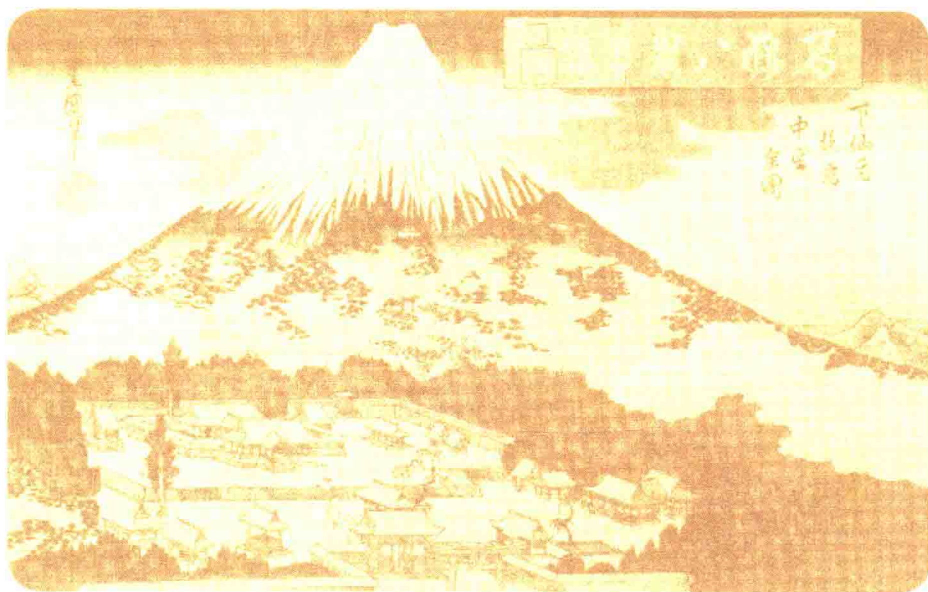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二輯

雜史

十六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3輯，雜史 / 周斌，孫錦泉，粟品孝主編 —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4
ISBN 978-7-313-11956-8

Ⅰ. ①日… Ⅱ. ①周… ②孫… ③粟… Ⅲ. 日本—歷史—史籍—叢刊②日本—歷史—雜史 Ⅳ. ①K313-5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4)第 199077 號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三輯　雜史
主　編　周　斌　孫錦泉　粟品孝
副主編　陳小法　尤　佳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　北京人天書店有限公司經銷
(上海市番禺路 951 號 郵政編碼 200030)
電話:64071208　出版人:韓建民
北京中獻拓方科技發展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889mm×1194mm 1/16
印張:946　字數:18920 千字
2014 年 9 月第 1 版　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13-11956-8/K
定價:23800.00 圓(全二十八冊)
版權所有　侵權必究

統　　籌　陳建華　施　維　劉邦權
責任編輯　陳建華　劉邦權
裝幀設計　陳燕静

第三輯目録

第五册目録（總第66册）

第六册目録（總第67册）

第七册目録（總第68册）

神道

第八册目録（總第69册）

雜紀

第九册目録（總第70册）

第十册目録（總第71册）

第十一册目録（總第72册）

第十二册目録（總第73册）

第十三册目録（總第74册）

第十四册目録（總第75册）

第十五册目録（總第76册）

第十六册目録（總第77册）

第十七册目録（總第78册）

第十八册目録（總第79册）

第十九册目録（總第80册）

第二十册目録（總第81册）

第二十一冊目録（總第82冊）

第二十二冊目録（總第83冊）

第二十三冊目録（總第84冊）

第二十四冊目録（總第85冊）

外史

第十六册目錄(總第77册)

十三朝紀聞卷之四

從六位下行兵部少丞兼和泉掾源朝臣熙年 編次
男 正七位上長門權掾源 穎年 校

中御門天皇諱慶仁　東山帝第五子也母大典侍諱賀子號　新崇賢門院内大臣櫛笥藤原隆賀之女寶永五年爲　皇太子至是受禪時年九歳二十四日尊　東山帝曰太上天皇稱新院左大臣輔實右大臣綱平内大臣通誠並如故　東山上皇宮成世稱上御門宮初幕府再造東宮也增拓其地以擬　東山帝遜位之後所御宮而　上不復還東宮而嗣位故直爲　新院○七月二日　新院自家熙第徙居焉十二日　新院朝　靈元上皇　大内成○八月二十二日贈中納言源綱重征夷大將軍二十七日又贈太政大臣正一位○白幽子歿年二百餘歳不知何許人居京師白川山石室中常誦金剛經蓋道士之流也駿河松隱寺僧慧鶴嘗過謁之受養生之訣著一書曰夜船閑話傳于世或云石川丈山亦學之八分○十月二十五日以前左大臣基熙爲太政大臣○十一月十六日自近衞氏第　徙御新宮時有雙鶴盤飛于　廷上頃之而北二十三日　新院

白幽子

入見　帝二十八日　靈元上皇入見　帝詔大赦天下○十二月基熙辭太政大臣十七日　新院患痘而崩年三十五稱東山院二十九日所生大典侍櫛笥氏薨年三十五○七年正月十日葬　東山帝于泉涌寺○三月二十一日稱嫡母　中宮曰承秋門院二十六日追尊櫛笥氏曰准后稱　新崇賢門院幕府奏鑄新銀款以二宝字謂之二宝字銀尋鑄三宝字銀四月發二銖金改鑄元字小錢復純質款曰乾謂之乾字金重二錢五分與元字金並行至享保三年廢之○六月　勅修　東福門院三十三年忌齋施米於貧民三條磧散之○七月遣右中辨藤源益光于下御靈行遷祠儀○八月十二日　詔皇弟直仁列宗室○九月幕府立東照公祠于東山吉田○十一月七日遣治部大丞王康忠祭主大中臣德忠小舍人齋部珍弘奉幣于　大廟告卽位十一日行　卽位禮琉球王尚益使見里王子豐見城王子來獻幕府○十二月江戸火二十三日遣兵庫頭王兼朝大中臣德忠齋部珍弘奉幣于　大廟告加元服二十五日以攝政家熙爲太政大臣是歳中務大輔本多忠國卒無嗣幕府命本多忠良繼之徙于

施米於貧民

刈屋○正德元年正月朔　帝元服太政大臣家熈
奉加冠左大臣輔實奉理髮遣使大谷寺修源空五
百年齋　上皇亦賜御書額曰華頂山揭三門大谷
勅齋昉于此江戸火○二月　勅禄皇弟直仁幕
府乃進千石邑大將軍使式部大輔林原政祐等朝
賀　即位四位五萬石以上諸大名亦使使奉賀二
十五日以權大納言左近衞大將藤原家久為内大
臣○三月一品兵部卿京極文仁親王薨年二十二
子家仁親王嗣○四月二十五日改元曰正德幕府
以豐後守阿部正喬為老中大坂火○五月幕府奏

改京都及諸國城市村落揭示○七月攝政家熈辭
太政大臣○八月幕府鑄新銀謂之四宝字銀○十
一月初朝鮮李焞使趙大億等過京師次本國寺
至是朝幕府上書獻物賀其繼世幕府使筑後守新
井源璵應接之大億嘆賞璵為人詠曰日出之邦源
大官胷清氣豪身桓桓胷中壯略龍虎秘筆下文章
星斗燔幕府賜宴於韓使也例有散樂於是始設雅
樂亦使者驚欣序謝之璵字君美江戸人幼歳録其

白石通曉和漢典故

詩　萬首請評於韓客辞易為序褒之及長刻意經
史通曉和漢典故大將軍在藩徵而寵用之及繼征
夷職從而入嘗請革答韓禮命掌其事因前月拜官
爵其應對大億也玄冠緋袍按劔以争禮文大億為
所折反嘆賞焉侍之設雅樂亦璵所請云享保十年
歿年六十九著平氏記藩翰譜五事略南嶋志本朝
軍器考讀史餘論等百六十餘種○有年○十二月
江戸大火二十三日尊聖祖母准后曰敬法門院
是歳幕府奏從松平忠喬于尼崎青山幸侶于飯山
阿部正邦于福山小笠原長信于懸川永井直敬于
巖槻初二位卜部兼敬再造吉田祠幕府給銀二十
貫錢助之至是成○二年正月宇都宮災○二月江

戸大火○三月幕府置監于近江草津駿府品川三
驛以改定諸道御馬錢傍錢等○四月十四日　新
上西門院崩年六十葬于泉涌寺○五月權大納言
藤原保春薨權大納言持明院基定之子是為高野
家祖其姪權中納言基顯為石野家祖○八月大覺
寺性應法親王薨年二十二　上皇第九子也十八
日大雨風山城大水漂没淀伏見笠置木津等民舍
溺死千餘人尼崎武庫大水武庫世多誤謂之兵庫
蓋其山曰六甲亦同音而本郡名也世俗據其書云
兵庫相當武庫變字從而柔音攝政家熈罷二十八

有童公繼職

帝避火于吉田

日以左大臣輔實代之補藤氏長者聽內覽賜牛車是歲幕府奏徙本多忠良于古河三浦明敬于刈屋牧野成英于延岡加藤嘉矩于水口鳥居忠英于壬生○十月正二位內大臣征夷大將軍薨年五十一十一月三日贈太政大臣正一位賜謚曰文昭院公殊好文學曾治甲斐聘源璵等四儒日講讀經史二十年及管天下增置侍講徵三宅緝明室直清土肥元成等故和漢群書靡所不涉獵公允省政事嘗聞大鐵不便及聽政所諸新課罷之欲大減外舶而在職不久未就既前已著靡風云○十二月二十三日

以幕府嗣子鍋松為權大納言敘正二位文昭第三公子也時年四歲　上皇命名家繼親染宸翰賜之○三年三月四日以權大納言源家繼為征夷大將軍遷內大臣遣權大納言藤原公全權大納言源重條就江戶拜焉前太政大臣家熙左近衛大將藤原師孝適江戶二十日中御門油小路火時西南風急火及相國寺側　帝避之幸卜部兼敬吉田宅或傳敬法門院避于是宅　皇宮　上皇宮皆得全一條以我德大寺花山院堀川伏原氏等第舍十七區武館七區民屋千百間延燒○五月大將軍使下總守松平忠雅等朝獻謝恩○七月二十五日　敕二品聖護院法親王道兼詣大峰諸國道士五百餘人從焉去冬陸奧荒濱相馬二村船稍八人漕米到江戶為風所漂著清國海南地方困頓尤甚夷人懸遠人無依為造五寸許木牌記曰番人打破船不得回籍伏乞列位大爺相公施舍米飯以救殘生公侯萬代令各帶之于腰轉而至廣東廣東商船歲湊長崎因附之而還二人在清病死清人具棺殮之一人舟中死投屍于海至是五人抵大坂陸奧守遣吏迎之五人皆不識字不能語其詳只云初到夷人掘泓

拾虫又觀戲場衆不觀其技而騐我輩異様時時觀漢人相爭以足相踢云○八月十六日　上皇薙髮法諱曰素淨法皇幕府以大和守久世重之為老中○十二月二十二日江戶大火焚死二百餘人二十六日　帝始讀紀傳文章博士菅原總長侍讀○四年三月營婢繪嶋以淫亂流于信濃○五月大將軍以文昭公遺志命改金銀諸幣復慶長純質○貝原篤信歿信字子誠筑前國守黑田氏臣幼而從兄樂軒讀書多成暗誦壯年遊洛講經知名初於陸象山王陽明之說皆有所取後讀學蔀通辨而一歸朱熹

益軒敬朱子如神明

嘗云吾後朱子得窺其說何幸福如之吾敬之如神
明尚之如蓍龜著書百餘種其近思錄小學備考官
姓地名辨文武訓家道訓樂訓養生訓女大學大和
本草諸菜譜前續風土記等行于世州有宮崎安
貞者與樂軒為友嘗著農業全書十卷樂軒為補正
之民大蒙其利樂軒兄曰存齋亦好學樂軒有子好
古儒雅類篤信為其嗣子篤信妻江崎氏名初有才
德治經通史工國風及隷書○九月幕府以所司代
松平信庸山城守戶田忠真為老中和泉守水野忠
之為所司代○十二月琉球使來獻幕府○五年正

閑院

月幕府以文昭公遺旨減省清及紅毛商船歲額清
船三十艘紅毛船二艘為限遣大目付仙石久尚等于
長崎與其人給船牌不奉令者皆拒逐歸自是紅夷
歲予銀三千貫錢銅百五十萬斤○二月拓皇弟直
仁第地于中御門烏丸三千坪　法皇以其[illegible]
子妻大將軍未東下尋以大將軍薨寡居京師尋[illegible]
十[illegible]王寶曆八年薨○三月攝政輔實辭
左大臣十二日以前右大臣實治代之[illegible]嶋幽
軒自號其壽八十會府下老者志賀瑞翁小林默齋
左治宗見等七人瑞翁年百六十七默齋百三十六

瑞翁百八

宗見百七餘皆九十上下云瑞翁誕天文十八年沒
享保中享年百八十○四月遣使日光修東照公一
百年齋○七月大將軍使豐後守阿部正喬朝　院
及　闕拜尚吉卒之命○八月實治辭左大臣十二
日以右大臣綱平代之內大臣家久為右大臣權大
納言藤原吉忠為內大臣○有年○十一月郡山臣
遠城重廣光乘兄弟為其弟重次之讎生田經好所
反殺經好亦郡山臣初重次與經好論劍術優劣遂
以木刀相角擊仆之重次年十七經好恨之數歲趁
情誘殺之二兄為繼母所督責不得已而追仇及于

不得已而追仇

生魂祠前將闘經好投佩刀于地給之門僕過殺令
弟既而悼痛數欲自殺以謝於冥途未果今為二賢
所復讎幸也然此處神境也敢請某日更會于崇禪
寺將被討蓋欲集無籍徒以援己也二兄不覺聽之
數日赴約衆寡不敵竟見殺○十二月以前權大納
言藤原宗顯准大臣敘從一位江戶火○享保元年
正月江戶災○二月大將軍遣阿部正喬納幣于
院尚皇妹故○閏月民部權大輔卜部兼充卒兼充
神祇伯平棗呂遠裔初號猪熊後改藤井是為藤井
家祖○四月准后前輪王公辨法親王薨于山科毘

胡元器物

有德公繼職

沙門堂年四十八　後西院第六皇子也正二位內
大臣征夷大將軍薨年八歲○五月紀伊權中納言
源吉宗繼幕府世納言源賴宣子大納言光貞季子
也初任少將封于越前丹生寶永中以兄卒相續職
卒無嗣歸養宗封常憲公賜偏諱進權中納言至是
迎管天下十二月贈大將軍太政大臣正一位賜謚
曰有章院天下大水○六月二十二日改元享保初
元祿戊寅歲博多商人善三葬其妻于州聖福寺壙
地之次得金銀造器法馬等物一覽讓之於寺置石
佛誌其處至是以蔡側竹茂生改殉移石佛穿土三

尺所又得一覽比前稍大藏金銀器物如前得銀法
馬八錠合重二貫百七十四錢其餘金鈴金虎銀刀
稍金銀鑄造物象諸只甚夥法馬面背各有鑿記三
行正面曰經歷郭德潤曰行宣政院福建分院曰提
調官副使側失監背面曰客商謝福曰花銀肆拾捌
兩重曰辦驗銀匠彭禎蓋胡元遺器也○七月十三
日以權中納言源吉宗為權大納言十八日任征夷
大將軍遷內大臣兼右近衞大將賜兵仗牛車時年
三十三遣右近衞大將藤原公全前大納言源重條
就江戶年爲內大臣藤原吉忠權大納言藤原兼香

適江戶○九月大將軍使讚岐守松平賴豐等朝獻
謝恩一品太宰帥有栖川正仁親王薨無嗣十月十
二日詔　法皇第十四子職仁繼之○十一月朔
以攝政輔實復辟關白十二月前攝政家熙女尚子
入為女御大將軍使出羽守松平宣維等朝賀大婚
○十二月幕府命甲斐守柳澤吉里獻其父吉保所
撰常憲公實記焉○二年正月奈良興福寺災十三
日江戶大火郭內諸邸皆延燒八月十六日東國
大風傷禾江戶官民邸舍多為之破○九月幕府奏
以所司代水野忠之為老中伊賀守松平忠周為所

司代○十一月先是建皇弟直仁中御門弟成名閑
院殿至是皇弟徙焉○十二月江戶大火是歲幕府以
書物奉行下田師古為和學方奏從松平直之于絲
魚川松平輝貞于高崎本多助芳于飯山奧平昌成
于中津間部詮房于村上後三年徙內藤弌信于村
上○三年正月二十三日以前關白內大臣吉
忠辭左近衞大將二十八日以權大納言兼香兼之
尋補左馬寮御監初權大納言藤原家爲經輯刊其曾
祖肅遺文和歌成於是以獻　上皇　法皇文集十
二卷歌集五卷○四月參議菅原長將卒權大納言

五條爲庸之子。是爲清岡家祖。其弟權中納言長義
爲桑原家祖。大將軍聞長崎人西川忠英善天文曆
算。徵之。○七月大僧正三寶院高賢奉　勅詣大峰
[illegible]。○[illegible]座主公寬法親王下東。大將軍命講經于營
中。自後每月行之。三宅緝明字用晦。京師人。幼
[illegible]名。耽儒學。及長改正名。偕之江戶。教授自給。
數年。正名還京師。寄如大坂。最知名。緝明初師淺見
[illegible]。後從貝幹。才學通博。能爲文。源光國見其拜楠
子墓文。感賞。召爲文學。正德初擢幕府侍講。致仕歿
于京師。年僅四十餘。世惜之。遺書有中興鑑言等。○

十月。大將軍營觀少將藤原雅豐蹴鞠。清舶林達文
奉幕命以馬裝二具來獻焉。十一月朔日。日南至。
一品妙法院堯延法親王薨。年四十二。法皇第五
子也。琉球使來獻幕府。○十二月。以住吉祠人津守
國教。叙從三位。初常憲公大修諸陵。然不審者少。
是歲。大將軍遣人悉檢山陵所在。圖寫之。或修釁
[illegible]或作犇欄。數年而畢。大將軍聽政之暇。好雅步學
於是造渾午表。置之于吹上。○四年二月。東山皇
女秋子內親王適伏見貞建親王。○三月十二日。遣
使長講堂。祭後白河帝。其御眞勅封啟[illegible]

庶物類纂

開。○六月。以日吉祠人[illegible]部行茂叙從三位。○秋參
議加賀守前田綱紀以稻宣義所著庶物類纂三百
六十卷獻幕府。宣義字彰信。號若水。江戶人。仕京
師。尤精本草。醫術兼通經史。名馳遠邇。四方來學。獨
斷。○十月。朝鮮使臣致中等來朝幕府。賞其纖悉。是
夏。清船林元錄。不齎證牌而入泊長崎。曰爲同商林
宗若所掠。故不奉卸之。至是林宗若奉其所掠而入
乃尊之逐歸。○十一月。幕府命木下汝弼室直清
等[illegible]。成荻生[illegible]等日講經于府下。高藏命諸吏聽之。
是歲。權大納言藤原公全爲內大臣。辭。○十二月朔

開經造書賜之東

以言忠再爲內大臣。十日。以權大納言源豐忠爲右
近衛大將。○五年。正月朔。皇子照仁生。二十日。以
女御尚子准后。是日薨。號新中和門院。○二月十
日。義秋門院患瘡崩。年四十一。葬于泉涌寺。大將
軍命高瀬忠敦撰明律釋義。忠敦字喜撲。紀伊人。受
業於林信篤。爲幕府儒員。清船伊孚九奉幕命以良
馬一頭來獻焉。孚九號萃野。又匯川。吳興人。周游清
國。稱商人來。儒博學。屬文。倣元畫。善山水。或傳其法
刊之。○三月二十七日。江戶災。東叡山大猷公廟延
燒。是月。陸奧白川民蜂起數萬人。薄城愬曰。明耶奉

清人伊孚九

白川民蜂起

徂徠　蘐之　越撚　度

行杉浦德使我輩得職其身喰之初部主松平基知
極驕厚飲委政於諸有臣自去歳冬部內益若不聊
生遂相率請之聲震天地城中大驚諭使歸禁錮
德及土岐半○十月水戶近衛中將源宗堯奉敎獻
大日本史二百五十卷于幕府○十一月四日以儲
君昭仁爲親王○十二月以松尾祠人秦相忠叙從
三位○六年二月遠流上鴨祠祝飛騨守賀茂連久
民部大輔賀茂常久右京大夫賀茂佐平備後守賀
茂郡久治部大輔賀茂致久等初祠祝與氏人數爭
事於是連久以下坐譴　勅及之幕府命秋生雙松

訓點清六諭衍義雙松字茂卿號徂徠以越賓師奉
明李攀龍王世貞之說自搆一格絶奇風靡府下著
論語徵學庸解學則等弟觀字叔達弟子服部元喬
等有餘文名各多著書松嗜絲竹技家寶藏西土佳
琴一隻嘗一日僧興儔詣松乞假之松性豪邁自負
文才睥睨一世乃遇儔無禮如弄稚子儔不以爲意
遂携琴而出既而松使人追之曰汝借此琴非欲模
造耶縱巧摸之襲皮相則莫能爲也若摸造必須剖
鮮以熟視裡面斧痕答曰素欲剖解以察其工夫而
得假耶即我所有也破之何妨琴主之許松聞報始

禁新様　幕府置甌許

驚儔謝度云與儔字心越故明杭州金華人善書畫
達音律崇禎間落髮游方延寳中歸化住長崎福濟
寺源光國徵爲水戶祇園寺主開關羽之祠令還俗
不從退居江戶○三月江戶災○六月幕府廢伊豆
下田奉行始置相摸浦賀奉行○七月大將軍獻經
解六百二冊康熙字典四十卷經解宋元諸儒經書
注纂而清人納蘭成德者所彙次也所司代松平忠
周奉敎齎入上進幕府令民間禁已端二節費人高
踰八寸裝之以錦綺及孩童玩具用金銀○閏月幕
府令禁變衣服器具糕餅等舊制作之新様○八月

幕府始置甌於評定所堂緣及京師大坂等市廳門
前上書者投之天下大水○九月二十七日　法皇
始幸東山修學院及林丘寺觀紅葉○十一月大將
軍賜處士某白金賞其投書於評定所進直言○七
年正月輔實辭關白十三日以左大臣綱平代之補
藤氏長者聽內覽賜牛車○二月幕府命室直清譯
六諭衍義大意刊之賜版于京師江戶書戶以敎民
間○二月十三日　法皇幸修學院及曼殊院觀櫻
花二十七日　法皇幸九條藤原輔實第自寬永年
間諸大名等及其老例獻遺稔于幕府幕府仍賜香

銀或五百枚或三百枚至是停其獻因賜銀舊式十
一為永準○四月幕府修有章公七年齋　朝廷依
近例將遣使賜萬部法會大將軍奏辭之自修千部
會爾後準之○五月關白綱平辭左大臣三日以右
大臣家久為左大臣內大臣吉忠為右大臣權大納
言兼香為內大臣　法皇賜大將軍本朝世記四十
六冊幕府以對馬守安藤信友為老中○六月大將
軍獻　法皇禮義類典五百十五冊頒賜六諭衍義
大意于諸塾師以為字帖教授兒○九月九日　法
皇幸修學院二十七日幸藤原輔實第○十月大將

軍獵于戶田聞醫具救村兒以豎世揭示賜白金十
枚加六諭衍義一帙令其諸近村寫之教子弟是歲
命府下諸郡各畜救火夫○八年大將軍得最上伽
羅於清舶以獻　天皇　法皇法皇名之曰隱家又
簷月○二月朔進柿本人丸神級曰正一位柿本明
神以權大納言藤原隆賀為內大臣罷四日以權大
納言豐忠代之罷八日以兼香再為內大臣江戶火
○三月朔　法皇饗其皇姊元瑤大尼壽九十　院

大尼九十壽筵

中開宴准尚齒會召大納言中時成正二位大中臣
景忠上北面松室仲親松室綱然醫師浦野道英岸

本惟明高倉玉泉伶官窪近純及大僧正侑雅及院
婢大進十老惟明年百二十近純九十三餘九十以
下惟明侍宴間賦詩獻之曰御苑青松尾上遷靈苗
獻日遠差肩凌雲蒼色同皇壽相共千年又萬年近
純亦吹篳奏五常樂合歡鹽長慶子　法皇嘆賞二
杜賜時成景忠有雅墨松各一幀加富士綿賜仲親
以下墨松各一幀加白金一枚○四月六日　法皇
謁下鴨幣納御製十二月和歌遂幸修學院及林丘
寺幕府奏以淀左近將監松平乘邑為老中徙之于
佐倉佐倉稻葉正知于淀○九月七日　法皇幸修

學院及林丘寺途謁下鴨下御靈廟左近衛少將源
榮顯卒　宇多帝遠裔宣之之子是為大原家祖大
將軍命室直清撰五常名義以為字帖使公子習之
尋又撰五倫名義○十一月二十日西海地大震遺
動踰月○十二月江戶火是歲幕府命紅夷貢其國
馬○九年正月江戶火芝口門延燒文昭公建之於
是廢○三月八日以權大納言藤原幸教為左近衛
大將尋補左馬寮御監二十一日大坂大火民焚死
者多先是　法皇欲觀修學院杜鵑花命計幸事於
是傷大坂災罷之○七月二十一日以權大納言藤

原冬熈兼右近衛大将後三月任右馬寮御監幕府
禁婦衣靡
令民間禁作婦衣繡價踰銀三百錢同深價踰銀百
五十錢者〇八月二十七日　法皇幸林丘寺及修
學院謁一乘菅神祠途　御幄命三位藤原實岑賦
詩捕　吉及夜還院〇九月大将軍召山田正朝命
講經題單親喩汝說詩亦能解頤聞汝多識也成器
培養自能受讓在營士舉驚眷遇異常時年十三於
是上疏其略曰臣聞嘉善而矜不能仁德之至也臣
幸夙被嘉善之寵是歲某月日特命有司試臣以讀
書賦詩問難對策纔奉恩旨召見賜俸二百石不知

臣常由有何功德今日膺此闔門感恩瞻仰無已臣
雖九死能答萬一哉臣伏惟大君殿下德超千古仁
遍萬方勉士以勤率民以儉納草茅之讜議詢金石
之遺文造人之念殊深勸學之心不怠令舉臣童子
旌之海內則宏材偉器雲興星離乃至幼而英敏百
倍於臣如甘羅孔融者歲貢月出有以標盛代文明
之化矣臣生十三蒙昧譾劣固無足錄自八九歲攢
嗜經史不好外戲專力於讀誦但未定師兼彼此就
問而已不意一二年來謬以幼學所向捎與等輩叨
蒙拔擢俾啓父業別起門戶臣父亦以臣之故為人

歎羨所謂揚名以顯父母者臣今賴殿下至德而一
旦致之嗚呼臣之大幸也正朝本姓菅原幕府醫員
正芳之子生而警悟少能屬文辭通經傳百家之言
又頗諳諦嫻樂律時人呼為神童直清亦稱天下第
一才子尋上京師從伊藤長胤學無幾以親病歸家
爾後每通書牘質問疑義長胤視進修不怠許以李
正朝李賀王勃之流
賀王勃之流云病疫歿年二十四有尚古堂文集麟
嶼遺稿其子正珍亦好學以方技聞著傷寒論集成
〇十月七日　法皇謁下鴨廟遂幸修學院及林丘
寺躍在中辨菅原為範在從中應制詩曰[illegible]飽霜

異邑寒幸從夙駕歷林巒行行錦繡供帷幄若春
山花日看稱　吉於林丘賜宴云前太政大臣近衛
藤原基熈薨年七十五子家熈嗣〇十一月初幕府
徵馬醫書可用者於清舶至是施翼亭者以丸亭療
馬禁來獻焉〇十二月幕府奏以松平忠周為老中
河內守牧野英成為所司代明年忠周復[illegible]京師與
英成共朝奏所司代交代初郡山大名本多唐助兄
弟卒無嗣邑除是歲幕府命柳澤吉里從治郡山甲
府首隸江戶〇十年二月江戶大火先是幕府數發
金賑貧府下遭災者於是又發金賑之初幕府命清

舶李又賢貢除馬經大全之外馬醫良方至是又賢以之來上○三月大將軍獵小金原○四月九日以大將軍長子家重為權大納言叙從二位遣權大納言藤原兼親前大納言源通躬就江戶拜之二十六日　法皇謁下鴨廟遂幸修學院觀壽月觀杜鵑花既幸林丘寺還在壽月觀語群臣曰此莊　一條永延中廷臣勝算者出家創之名修學寺安不動佛今雲母寺不動移之乎○五月大將軍使左衞門尉酒井忠寄因幡守大友某權大納言使前田伊豆守共朝謝恩○六月二十六日以一品孝子內親王為准

后稱禮成門院是日薨○七月先是清醫朱來章獻朱載堉樂書于幕府至是幕府命荻生雙松校之松尓隼人正水野忠恒在營中決心拔刀擊主水正毛利師就且付戶田長田俱救不死幕府奏收忠恒封祿其叔忠毅為旗本以繼之於是使戶田光慈于松本稻垣昭賢于鳥羽○九月十六日　法皇幸修學院途謁吉田祠觀昭高院院中語曰此地　清和外祖忠仁山莊趾而今前殿移聚樂第為之既游修學隣雲軒又夜回蹕二十五六日長崎地大震○十月十八日　法皇幸林丘寺謁　後水尾御真遂幸修

忠仁公山莊遺趾

學院初每幸制群臣上和歌於是親製七言絕句從駕諸臣多奉和之是春老中忠周之来也林丘大尼令傳其旨曰　故院幸東山一歲數四　今院只二回請加一幸我亦賴得養老至是幕府以大尼旨又上其費故有此幸自是後歲三幸大將軍奏改鑄大鈑復慶長舊制一枚當七兩八銖○十一月十一日以邦光為親王從一位前左大臣鷹司藤原兼熈薨年六十七無嗣近衞家熈次子房熈繼之○十二月二十一日以前太政太臣家熈准三宮居三日辭之不許薙髮號豫樂院○家久嗣是歲諸國竹華實而

枯至十五年復生紅毛以洋馬五頭來貢幕府自是至元文歲貢之○十二年二月二十九日越前勝山大風雨辨慶嶽震裂泚水涌出田野咸河人畜溺死者多○三月佐賀災○四月二十六日　法皇幸修學院途謁下鴨廟初　法皇命設射場于磧中於是使從駕諸臣射而觀之○五月幕府賞淺草倉吏拓植八郎遺僕理至忠賜淺草地二百五十八步元祿中八郎歿時八郎母良薰年八十理深悼其獨而無親族自賈于府下以致養遭火託薰于關宿相識吏為人僕送其辞錢養之薰不欲離在因負米為業人

理盡忠為主不寒

勸之娶辭曰如不貞不安老主終不娶敬事三十年
如一日大將軍嘉之曰雖賞千金猶表一時宜特除
其地永示諸人出故賜之〇六月朔關白綱平罷以
左大臣家久代之補藤氏長者聽内覧賜牛車〇七
月清船愈牧吉獻遼東參實百種採參記略一帙于
幕府〇九月關白家久罷左大臣十五日以右大臣
吉忠遷之内大臣兼香為右大臣准大臣宗顯為内
大臣罷十八日以前權大納言源通躬代之罷二十
一日以權大納言幸教為内大臣左大將如故〇十
月一品中務卿伏見邦永親王薨子貞建親王嗣〇

十一月二十八日以皇叔職仁為親王明年三月任
中務卿是歳　詔典藥頭小森頼庸列堂上興丹波
氏其家曰錦小路頼庸原姓劉氏後漢靈帝玄孫高
貴王歸化於　國朝高貴子志拏直居丹波賜坂上
姓志拏直子孫康頼任鍼醫博士稱丹波宿禰天文
中其二十世孫施藥院使盛直卒于相摸丹波氏遂
不祀而其族小森氏世仕于　朝小森頼季任宮内
大輔因聽其子頼庸昇殿以繼盛直後〇幕府命建
部賢弘校曆算全書撰之訓譯賢弘幕府臣最精推
歩術時有京師銀工中根元圭亦精數學世謂中根

流之祖也賢弘與之同校撰至十八年畢功〇十二
年三月十佐島智災二十四日儲君始讀書一位明
經博士清原宣通侍讀初江户之水道橋小石川小
日向番町駿河臺諸市舍多草覆至是幕府以其易
延燒禁之更瓦覆貸其費世傳是月安藝海上蓬萊
山見〇五月安藝瑞麥〇六月游士小笠原貞任上
書幕府請撿小笠原嶋聽之後五年大坂發舩赴焉
文禄中信濃深志城主小笠原貞頼奉江户命撿海
南獲此嶋名以其氏又呼無人嶋歳航海収其利寛
永中停之至是貞任以其曾祖所有故請航焉〇七

東埔塞使来

月四日以中納言藤原公福為權大納言叙正二位
柬埔塞王六佛嬌華使僊雅世宇至長崎獻書及方
物乞復互市幕府給舩牌却方物〇八月儲君摂權
大納言藤原公詮第大將軍營東宮故或傳非眞
東宮修　禁中小御所為假東宮〇九月　帝嘉大
將軍遺定家真蹟長歌短歌之訣於冷泉為久令女
房傳褒書于江户〇十月東山林丘寺元瑶大尼薨
年九十四　後水尾皇女也初名光子叙内親王性
靜好禪落髪曰元瑶能和歌畫大士號照山又號普
明院是為林丘寺始祖〇十二月十四日以攝大納

言源惟通兼右近衞大將尋補右馬寮御監江戸大
火幕府虎門延燒幕府令天下禁神祀佛會之變舊
儀作新様○十三年正月以權大納言藤原房熙補
左馬寮御監○二月江戸大幕府發金賑貸旗士遭
火者令市街皆畜救火夫伊呂波等字為之號宇智
郡大澤村民堀地得古瓦竪七寸横九寸厚一寸八
分有鑿記七行曰従五位上守右衞士督兼行中宮
亮下道朝臣眞備葬亡妣楊貴氏之墓天平十一年
八月十二日記歳次己卯○四月大將軍謁日光廟
途遣人撿足利學校藏書○五月幕府以佐渡守大

久保常春為老中○六月東宮成儲君自菊亭公詮
第移焉十一日立為　皇太子右大臣兼春傳之二
十三日　皇太子入覲大將軍使雅樂頭酒井親本
等朝賀二十六日追尊　新中和門院曰皇后西條
左京大夫松平頼安獻山井鼎七經孟子考文于幕
府幕府命荻生觀校之觀校次補其闕曰補遺鼎字
君彝受業雙松為西條藩文學或傳和歌山文學○
七月朔以權大納言藤原致孝為内大臣尋賜隨身
兵仗辭大臣八日大風東國畿内大水二十七日以
權大納言冬煕為内大臣翌月賜隨身兵仗○九月

節婦栗

朔二三日江戸大水破兩國新大二橋流昌平隆慶
等五橋漂没民舍○十月二十三日　皇太子朝
法皇二十六日以權大納言房凞為内大臣幕府奏
以讃岐守酒井忠音為老中徙田中太田資晴于舘
林○十二月幕府賜甲斐田中村民白金以旌故節
婦栗栗幼孤依村長村長愛其才與資粧嫁村人安
未幾安病廢而臥栗乃躬耕田以養舅夫而善事之
是歳七月大雨風川水暴溢夜中人相呼曰大水將
至疾避之時安體爛潰不可起乃謂栗曰我幸溺汝
逮去汝不我醜養藥之勞扶助之勤銘心無忘今親

嶺南國獻象

老汝必請全生存家栗泣曰相親數年臨難委之妾
不忍也言未畢門外响响且泣且號曰水音近矣後
者死矣栗扶舅出門託之於人舅曰與夫婦俱去對
曰大人出遅請先行妾與良人及焉油紙裹田券及
衣附之入誓天曰與夫同死遂溺代官小宮山昊狀
告之立烈女碑○十四年三月十六日　法皇幸其
皇孫家仁親王京極第○四月二十八日　天皇廷
觀童象象自拜跪人皆異之　法皇院觀之去歳夏
廣南鄭大威以童象二頭至長崎貢時其牝五歳死
于長崎牡是年八歳三月發長崎是月抵京師舍淨

久留米　伽羅出　普救類方

華院廣南象奴潭數潭綿二人牽而入明日發京師五月至江戸大將軍臨濱第觀之牡象青黒高五尺七寸長七尺四寸腹圍一丈餘頭長二尺七寸鼻長三尺二寸尾長齊之食竹葉饅頭等性緩而悅孩兒登山濟水皆速打鉤馭之鉤瘢半日自愈云廣南昔若日安南其宗國曰東京並古交趾也○六月甘露降是歲久留米玄蕃頭有馬則維得伽羅木于州山中以獻幕府大將軍剪之以薦京師及日光時謂神代伽羅大將軍命紅毛騎師圭豆留操馬於濱第而覯之命譯人名村市寫紅毛馬醫書○十二月從一

位前左大臣九條藤原輔實薨年六十一孫稙基嗣前關白二條藤原綱平薙髮號敬信院子吉忠嗣○十五年正月初大將軍憐僻地不得醫療命醫員林良適丹羽正伯譯寫府庫所藏諸方緊要為一書曰普救類方刊之於是散民間○四月内大臣左近衛大將鷹司藤原房凞薨年二十一弟尚輔嗣後三年叙從五位上右近衛少將○六月幕府令諸藩復諸鈔二十日室町上立賣街火延燒花園今野綾小路氏館及民房三千七百九十間西陣市概罹此災燒機三萬餘架而窮困幕府給花園等三家金各二百

人穴

兩銀各三十枚又發穀二千五百石賑貸西陣民京商亦多運錢米器衣賑之○七月二十一日以權大納言源惟通為内大臣幕府以右京大夫松平輝貞伊豆守松平信祝為老中並河永者奉幕命補正關祖衡五畿内志因西上途欲搜富士人穴謀之麓人曰勿往自古傳其多怪若遭譴累如之何曰尋異區吾所奉也遂與鄉導數人至人穴擎炬入之行阿百步而寒終不見怪異窟中惟有蝙蝠多飛耳初幕府命荻生觀按寫唐律疏義是歲命清儒沈爕菴閲之爕菴奉此書歸清國請刑部尚書勵延儀為之序至

元文奉還○十二月　天皇　法皇御麻疹愈二家以下大名與諸吏皆覲大將軍賀之自享保壬寅比歲登稔穀價年低是夏幕府穀倉張紙金十九兩張紙所以標米四十石直也至是大將軍憐府士得祿直太少發金賑貸五百石以下是歲奏從伯耆守本多正矩子忠中○十六年正月大將軍使吉良左京大夫朝賀疹愈幕府開左近衛權中將源宗武第于江戸田安大將軍第二公子有才學能和歌後累進權中納言是為田安家祖○二月幕府令天下武門專行儉約復令旗士以下上番衣絹送禮減半禁壯

米斛直銀二十六錢

居張宴○四月穀價益低京師米斛銀二十六錢天
下百姓殷富江戶大火櫻田虎二郭門延燒○五月
故中務卿邦永親王女嫁幕府世子○一井光宣歿
年百十六宣字挏助號鳳梧出雲人學林信勝教授
大坂○八月二十七日以天台座主公寬法親王准
三宮○十一月十三日夜江戶甘露降○十七年二
月入道前關白綱平薨年六十一○三月二十五日
以第三皇子忠篤為親王二十八日第四皇子良視
為親王○三月江戶災○四月大將軍於營中曲水
設詩歌會○七月幕府以豐後守黑田直邦為老中

○八月六日　法皇崩年七十九稱靈元院二十九
日葬于泉涌寺初左近衞中將藤原為香奉　法皇
遺詔於是奏之晦日　敬法門院薨年七十五○九

關西大蝗

月自夏西南諸道大蝗西海山陰山陽尤甚大飢於
是幕府移關東粟粟貸西國諸藩以賑其民○冬斛
米銀二百錢宗像郡武丸村民正助事親至孝其敬
長上恤孤獨亦非人之所及是蝗災也西海則無田

至孝感天

不被而正助畔內不見一蝗熟如平年人驚嘆以為
孝感所致正初至貧一夜有盜入竊米一苞正寤不
敢呼而睨之村人也明日正借人一苞負至盜家小
音諭曰子以窮昨夜取我米吾寧與之然夫米極擇
備耳請與此苞相換盜大詈曰不取正諭以求歐大
聲弗聽隣人趨來搜出竊苞盜拘于村亦正懇請釋
之寶永中黑田氏郡吏感嘆正孝行授田一段七畝
始業農既而黑田繼高屢賞賚之已而春永免三段
八畝租○十八年正月二十五日以關白家久為太
政大臣○二月朔　皇太子加元服太政大臣家久
為賓東宮大夫藤原實憲贊冠西國大疫狗多病死
山陰山陽不遺一頭幕府令書尸刊發時疫妙藥集
西南諸道益飢餓死者十六萬九千九百餘人於是

幕府又大發每男日給米二合女一合以濟億萬飢
者先是琉球始貢甘薯於薩摩藩長崎亦獲之於外
舶各藝焉是歉也其民賴免死者多至是上國亦識
其良萊始傳種○僧松弟子太宰純以其所校定古
文孝經孔氏傳獻于幕府○六月天下大疫至于八
月○九月忠篤親王為聖護院門跡更名忠譽先是
清儒朱佩章沈燮菴騎射師陳采若沈大成醫人陸
文齋只載南朱子章朱來章趙淞陽周岐來馬醫劉

清畫沈南蘋

經先畫工沈南蘋並應幕府之徵來僑至是皆還清
國南蘋名銓字衡齋吳興人寓長崎三年善畫花鳥

勅徵礼義類典　鳩巢

恍時日譯人神代繡江師之善花鳥其子繡山亦有
畫名繡江始學銓寫蘭一葉授之繡江經一兩日畫
之示銓舍而不顧人告繡江曰子欲得先生法學一
葉三十日許而示之繡江若其言銓喜悉傳其法云
○十一月右大臣吉忠女舍子為　東宮妃稱御息
所芳野吉水院僧充長獻新葉集于幕府○十二月
十三日修　東山帝二十五年忌齋行法華八講于
清涼殿一乘尊昭法親王主之延暦三井東大興福
諸僧徒被召詣焉十七日赦天下○十一月關白家
久辭太政大臣○十九年四月十日遣藏人藤原勝

胤于多武峰行遷祠儀大將軍奉　勅獻禮義類典
五百十二卷　帝嘉光國以來世竭力輯之令傳奏
藤原兼賴藤原公福傳褒詔于江戸○五月初壬子
癸丑兩歲西國及畿內飢也關西富民多賑恤之或
錄其名行曰仁風一覽上木至是成大將軍嘉之以
納京師及日光○六月幕府以丹後守土岐賴稔為
所司代中務大輔本多忠良為老中○室直清殁清
字師禮號鳩巢武藏人幼而仕加賀藩命講大學驚
其明辨令入京師游負幹門門下俊士皆讓席遂為
新井璵所薦侍講于文昭公大將軍所著有論語廣

江戸置養生所

義斤傳辨疑駿臺雜話等殁年七十餘○十月權中
納言藤原師香卒壬生基起之子是為石山家祖○
二十年三月二十一日　上讓位於　皇太子在位
二十五年改元者二曰正德享保元文二年四月崩
年三十七　皇太子立是為　櫻町天皇
櫻町天皇諱昭仁　中御門帝第一子也母贈皇
后諱尚子號新中和門院准三宮藤原家熙之女享
保十三年為　皇太子至是受禪時年十六二十三
日尊　中御門帝曰太上天皇二十七日　太上皇
徙居仙洞宮關白家久左大臣吉忠右大臣兼香內

大臣惟通並如故○閏三月大將軍使織田對馬守
朝賀受禪○六月二日　帝始讀紀傳文章博士菅
原在廉侍讀幕府於小石川藥園施與醫藥於窮病
名號曰養生所○八月仁和寺慈仁法親王薨年十
三贈一品下本名良視　上皇之子也○九月畿內
西海山陰山陽狗多病死時謂犬疫病江戸火○十
月二十六日遣兵庫頭王賢神祭主大中臣和忠小
舍人齋部親弘奉幣于　大廟告嗣位○十一月三
日行　即位禮大將軍使掃部頭井伊直定等朝賀
四位五萬石以上諸大名亦使使奉賀○細井知愼

殁。慎遠江人。其先室町氏臣。食廣澤邑。慎因以為號。
善行書。學文徵明。法於北嶋三立。極其奧。初仕柳澤
吉保。後為幕府筆吏。嘗奉延法親王。適江戶。偶見慎
書。大奇之。使書焚香聽雨四字。以為謗獻之。　靈元
上皇。上皇欣賞。遂有　內古書惟南獻壽四字稱
旨。令參議菅原長義認褒詔。中有字樣奇勝　叡賞
不淺之語。慎感戴。自號奇勝堂。云著篆體異同歌字

奇勝堂

林長歌碑字考證觀鵞白譚等。○元文元年正月二
十三日。以權大納言藤原常雅為內大臣。○四月二
十八日。改元曰元文。○五月。幕府奏改鑄小錢四銖

錠銀・碎銀諸幣款。以備號曰文換。舊金百兩新金百
六十五兩。舊銀十貫錢新銀十五貫錢。以悉史之。○
荷田春滿沒。滿字東麿。名稻荷祠人。羽倉攝津守子。
博覽長詞學。倡萬葉古風。卒年六十八。弟在滿在滿

東涯

子御風。名善和歌。○伊藤長胤殁。胤字源藏。號東涯。
博覽該通。能研乃父學。善文工書。旁好和歌。從學甚
多。著古學指要。周易卦變考。周易經翼通解。辨疑錄。
盍簪錄。閒居筆錄。名物六帖。秉燭談等。又有紹述文
集二十卷。後弘化中。幕府祿其裔孫。使家學永存。○
八月。家久辭關白。二十七日。以左大臣吉忠代之。補

藤氏長者。賜隨身兵仗牛車。家久內覽如故。○十月
入道准三宮近衛藤原家熙薨。年七十。先是清圖書
集成始來。至是幕府以其多錯缺。却還更徵全本。至
寶曆中乃貢。全册一萬卷。○十一月十五日。大婚。御
息所舍子為女御。大將軍使大和守松平朝矩等朝
賀。十萬石以上諸大名亦使使奉賀。先是大將軍命
挍寫類聚國史。至是畢功。凡五十七册。命焚其諸似
本及林氏所上考異。○二年二月。幕府奏鑄新錢于
城南鳥羽。○三月。京師大風破屋。○四月十一日
上皇暴崩。年二十七。稱中御門院。○五月。江戶災。公

寬法親王東叡山第延燒。八日葬　中御門帝于泉
涌寺。是夏東海疫行。狗狼狐狸亦多病死。人及牛馬
為之噬則皆死。諸方無驗。有一醫用土茯川芎甘艸。
三味愈之。○六月二十九日。以權大納言藤原宗熙
為內大臣。○八月。關白左大臣二條藤原吉忠薨。年
四十九。子宗熙嗣。十六日。以前太政大臣近衛藤原
家久准三宮。薨年五十一。子內前嗣。二十九日。以右
大臣兼香為關白。補藤氏長者。賜隨身兵仗牛車。○
九月二十三日。　勅修北斗法于東寺。僧正阿闍梨
隆幸主之。至二十九日畢。○十一月七日。以兼香進

左大臣關白如故○安積覺歿覺字子先家世水戸
臣幼師之聯能為明語及長善文與尚謙等齊名性
謙退不伐每過弟子如見賓客曰吾安足以為人師
至老氣力不衰年過七十撰烈祖成蹟二十卷又著
湖亭涉筆傳于世尚謙字利涉攝津人受業松永昌
易為水戸藩所召為人多能精通釋典嘗皆讀法資
治論十卷言儒與佛並存不相悖覺不可之扃誠曰
速附回祿不從然相善如故云○三年正月二十四
日以內大臣宗煕為右大臣權大納言藤原道香為
內大臣○三月遣前大納言藤原光榮于江戸宣舉

大嘗之旨一品准三宮輪王寺公寛法親王薨年四
十二　東山第三皇子也○四月權大納言藤原宗光
顯薨權大納言日野弘資之子是為外山家祖○六
月從二位右大臣二條藤原宗煕薨年二十一無嗣
九條幸教子宗基繼之○八月八日以前內大臣致
季為右大臣十三日賜隨身兵仗罷十六日以前內
大臣通躬為右大臣罷十九日以內大臣道香代之
前內大臣常雅復為內大臣○九月以前權大納言
藤原實陰准大臣階從一位然幾薨年七十八實陰
善和歌有盛名於世　靈元帝評之曰有道通院遺

風及薨　上親題其畫像曰玗幾支摩濃眉智耳逶
瑀耶吐陀農美玥沚比等能鳴志邉波堆麻毛和鄒
羅寧○十一月十一日遣使丹波守光技右衛門
尉齋部矩弘奉幣于　大廟告修大嘗又遣權中納
言藤原榮親左兵衛佐光香于賀茂權大納言源長
忠圖書頭尚秀于石清水並奉幣告之十九日大嘗
取祭禾於近江丹波行之仍禁浮屠內服入九門及
部下並鐘法會明日大赦○四年正月初名護屋權
中納言源宗春窮驕荒于游戲幕府密教戒之不悛
至是大將軍奏罷之命其從弟少將宗勝嗣世任參

議中將○二月三日以權大納言藤原植基為內大
臣○三月先是大坂橘街船戸太良洋中竊鬻其所
漕米數百石來歸詐遭颶投之于海事覺處斬及徇
其義子長太實子初五女德女壹女政相俱詣市廳
請斬已五人以贖父罪城代太田資晴感歎告江戸
大將軍嘉其孝行為由大嘗大赦減太良死罪至是
遠逐之令長太等五人歸家○五月十九日聽右大
臣道香內覧○七月十六日大坂大雷民震死若多
○十二月知恩院尊胤法親王薨年二十五　靈元
第十四皇子也是歳幕府始鑄鐵錢文曰寛永通寶

復新嘗

東埔塞貢蜻蜎

○五年二月十日遣參議近衛中將源重熈兵庫頭王賢兼祭主大中臣和忠等奉幣于　大廟告復新嘗○三月　天使前大納言藤原爲久前大納言藤原賴亂在江戶大將軍爲立亭于木母寺境供麒麟大竹等美船以特饗之○五月　勅起竹臺于便殿西庭以設歌會二十七日以從三位女御舍子爲准后○六月東埔塞商船至長崎獻蜻蜎于幕府令人學養之○七月十六日京師大水破三條橋○八月三日皇女智子生○九月幕府遣青木敦書于甲斐信濃諏訪索古記○十一月二十四日新嘗仍禁僧尼

入九門及都下洪鐘二十五日豐明節會新嘗慶者二百八十年于此自是後每年行幕府開左近衛權中將宗尹第于江戶一橋大將軍第四子也後進參議是爲一橋家祖○辛酉寛保元年正月幕士木村高敦撰武德編年集成○二月二十七日改元寛保二十九日皇子遐仁生○三月十三日遣前大納言源重孝于長講堂修　後白河帝五百五十年忌齋○四月幕府令青木敦書巡行武藏訪求古記○六月二十一日遣兵庫頭王賢兼祭主大中臣和忠小舍人齋部叶弘奉幣于　大廟告改元○七月淀

銀枚四十三錢

大水破大小二橋十九日松前海大溢民死者多○八月七日以大將軍爲右大臣其世子權大納言家重兼右近衛大將補右馬寮御監十二日世子長男家治爲權大納言叙從二位遣前大納言爲久前大納言賴亂就江戶拜之九月大將軍使少將肥後守松平容貞右大將使左衛門尉酒井忠温等朝謝○十一月京師火是歲幕府奏徙高田父松定賢于白川榊原政　于高田○二年正月十五日夜石清水齋撞自撓○四月石清水除厄神堂災幕府令天下禁壓錢世俗附喪以草鞋錢謂之六道錢至是停之

遣青木敦書于加奈澤相摸伊豆參河遠江訪索遺書古記敦書嘗募衆之次獲古貨數品中有源賴朝時金鈑形圓而竪長如今小鈑重六分八釐但其作桐章及壹兩字鑿之背面以見正向又有室町氏時銀鈑謂花降小判菊小判等亦形如今小鈑亦正圓也重自一錢餘至四錢餘各款曰壹兩其花降作櫻花圖菊鈑或作菊章或作菊花圖有　搾花降形方而竪長重四十三錢款曰十兩後文政中有石清水祠人家出古銀鈑三兩各重四錢三分形如今小鈑而置十二瓣菊章款曰壹兩亦足利氏時幣云敦書

洋学源始

正卿賑濟衆

宇文藏武藏人學伊藤長胤元文中辟寺社奉行屬
吏屢奉教列諸國佛寺民家捜索古籍稀文等後進
書物奉行嘗以凡有罪流之海嶋要在使終天年然
諸嶋乏穀動多餓死蕃藷也能味亞穀宜能廣之以
年亦免死上請徴其種子[illegible]薩摩刊已所著蕃藷考
併之頒諸嶋及東海民被其利號甘藷先生新井璵
闌紅毛學而未曾行於世敎書欲倡之嘗如長崎從
譯人習洋字質蘭籍力弘之於世近日蘭學浸備始
有種痘亦遺澤云著經濟纂要國家食貨略國家金
銀錢譜部名考長崎聞書和蘭文字略考和蘭話譯

等○六月幕府以所司代土岐頼稔為老中徙之沼
田備後守牧野貞通為所司代○八月自二十七日
至朔畿内大雨風京城内外大水破三條橋東海東
山北陸諸道大水幕府赤坂門下成河本所深川傍
村及市舍漂壞民多溺死信濃善光寺前水深二丈
餘上野下野武藏常陸損稼禾八十萬斛丹陸等亦
多損毛是水也武藏入間民家攪湮沒相接久下戸
村豪農荻生正卿漕食施予被水者仍載疲者數百
人而還請父曰大人平生誨兒以勉儉斯用豈備今
日哉願傾世積賑濟之父許於是大發飢民爭臻門

前成市為粥食之每人予米四升倉空馳人于四方
買米及大豆蕎麥金盡又請父貸田于江戸市以繼
之自十月至明年四月所活日六百人惠及四十八
村幕府賞賜錢帛旌門閭正卿少往江戸受經於成
嶋鳳卿歸教授郷里遂有此善行天明末歿年八十
遺言我死置孟子于几上以卒哭忍勿倦事其子孫
亦富有云○十月幕府修理東海為秋水所壞諸處
命細川伊達藤堂阿部仙石間部稲葉等十族助役
○三年正月幕府減紅毛貿易歳額之半出銀五百
五十貫錢銅五十萬斤為限○二月内大臣右近衛

大將九條藤原稙基甍年十九無嗣　勅其叔父權
僧正隨心院尭巖還俗繼之於是更名尚實○閏四
月幕府令民間禁銀簪擲○五月十二日以權大納
言鷹司藤原基輝為内大臣居數日甍年十七無嗣
○六月二十九日以權大納言藤原内前為内大臣
兼右近衛大將○九月四日以直仁王子典仁職仁
王子音仁為親王○十月閑院直仁親王季子輔平
為關白兼香假子繼鷹司氏○十五日以伏見邦忠
為親王○十一月更植南庭橘樹新橘内大臣内前
所上也十一日彗星見西方踰年乃不見時謂上元

復字　佐之　奉幣

勘平　偶心　学

始蓺　甘蔗

星又稲星○甲子延享元年二月二十一日改元延享戸隠山属院三ケ寺掘地得古大鈑八枚以獻幕府仍賜其直金古鈑文曰辨定判形方而竪長八枚合重二百四十五錢○五月二十一日遣兵庫頭王賢弟祭主大中臣和忠小舍人齋部矩弘奉幣于大廟告改元賀茂石清水春日平野松尾稲荷六廟亦使使奉幣告之所謂七社奉幣也○九月二十五日遣右近衛中将藤原雅重奉幣于宇佐廟告改元是禮久廢至是修之二十六日以典仁親王為太宰帥叙二品幕府以雅樂頭酒井忠知為老中命清船

貢卌府元龜續文獻通考圖書編古編函史編説文長箋品字箋百川學海玉海九書石田興長殁長字勘平號梅巖丹波人居京師其學宗朱熹專説心之為太虚著都鄙問荅齊家論殁年六十弟子手嶋信號堵菴京師人著玉第吾抆○十月大將軍求蓺甘蔗造糖蜜之術　本朝不產甘蔗自古仰糖蜜於外為損寳貨最影此間幕府徵甘蔗苗於外舶始獲之故有是命幕府置簡天儀于神田大將軍所自製也○十二月　中御門皇女成子内親王適閑院典仁親王是歳幕府奏從石川總慶于伊勢龜山板倉勝

讀書　不出　門十　餘年

惇信　公繼　職

澄于松山○二年二月朔以京極公仁為親王閑白弟香辭左大臣二十九日以前右大臣兼李為左大臣○二月幕府祭楓山東照公廟修法華八講梶井徹仁法親王東下同公遵法親王主之左大臣致李豚二十三日以右大臣道香代之前内大臣冬熙為右大臣江戸大火字野鵰殁鵰字士新京師角倉家吏子仍幼耽學共其弟鑒力讀書不出門十餘年奉李王之説修古文辭嘗聞肥前禪侶元皓大潮善屬文就正其文遂以能文擅名於世著論語考痛糾雙松鑿謨鑒字士朗經學充實不減鵰鵰弟子武田欽

繇字士明美濃人初師長渝渝殁後學焉亦善文為妙法院親王侍讀○五月冬熙辭右大臣十六日以前内大臣惟通代之公遵法親王自日光入朝任天台座主賜牛車○六月宇治河溢破御茶庫○九月朔德川源右大臣上書辭征夷大將軍正二位權大納言西三條藤原公福薨年四十九子實稱嗣公遵法親王辭天台座主東歸以青蓮院尊祐法親王再任之○十月七日以權大納言源家重為征夷大將軍遷内大臣補源氏長者叙正二位賜隨身兵仗牛車右大將馬寮御監如故遷權大納言源通兄前大

納言藤原賴亂就江戶拜之時年三十五准后遣從三位平範昌賀之左大臣道香右近衞大將宗基適江戶○十一月四日遣權中納言藤原兼胤參議源重熙于石清水行遷宮儀參議藤原重季卒儀同三司武者小路實陰之子是為高松家祖幕府以相模守堀田正亮為老中○十二月大將軍使讃岐守松平賴恭等朝獻謝陞職之恩○閏月右大臣源惟通罷二十四日以內大臣內前代之權大納言藤原宗基為內大臣賜直仁親王尊祐法親王牛車○三年二月二十八日以關白兼香為太政大臣江戶大火

○三月十六日以儲君遐仁為親王○五月大將軍營觀權中納言藤原宗城蹴鞠奏以隱岐守西尾忠直為老中加之封○十月二品興福寺別當一乘院尊賞法親王薨年四十八　靈元第十一皇子也幕府以伯耆守本多正珍為老中○十一月大將軍修　櫻町宮大坂災○十二月太政大臣兼香辭關白內覽十五日以左大臣道香為關白賜隨身兵仗牛車二十六日賜兼香內舍人隨身是歲幕府奏徙堀田正亮于佐倉越智武元于館林太田資俊于懸川○四年二月江戶火○三月十五日儲君親王加元

服十六日立為　皇太子內大臣宗基傳之○四月朔大隕霜殺新葉大將軍使隱岐守松平定功等朝賀立太子十六日江戶外城災仁和寺遵仁法親王薨年十一贈一品　中御門第五皇子也○五月朔詔關白道香攝政補藤氏長者二日　帝徙仙洞院讓位於　皇太子初　上有故震怒欲脫屣乃勅修櫻町宮至是遂居焉在位十三年改元者三曰元文寬保延享寬延三年四月崩年三十一　帝性聰敏恭謹殊敬　宗祖新嘗　後花園寬正已來無修　帝始行之又復宇佐橿日之奉幣初　東山舉

大嘗　中御門不修　帝復行之自是世世無闕東山大祀即日累行豐明等諸節其儀猶未備亦帝卯辰巳午日別行之悉復舊式　帝嘗欲見神祇伯源雅富神祇大副卜部兼雄之量召問曰水火二淨孰愈雅富對曰水火者陰陽神體故各至淨而無有優劣矣兼雄對曰水之為淨愈火一等　上問何以識之曰火有滓穢之忌至水無然此其淨所以愈火也　皇太子立是為　桃園天皇

十三朝紀聞卷之四終

十三朝紀聞卷之五

從六位下行兵庫寮史生兼和泉掾源朝臣照乘編次
男　正六位下長門掾源　楨　校

桃園天皇諱遐仁　櫻町帝第一子也母四位典侍諱定子號　開明門院權大納言姉小路藤原實武之女是歲三月為　皇太子至是受禪時年七歲七日尊　櫻町帝曰太上天皇九日　太上皇入見　帝二十七日尊嫡母准后曰　皇太后兼香太政大臣道香左大臣内前右大臣宗熙内大臣並如故〇菅野彥殷彥字直養江戶人學山崎嘉門人三宅重固或曰師佐藤直方講明程朱之學五十年幕府賞賜學地立會輔堂于本所〇八月朔大將軍使人牽御馬西上命所司代牧野貞通等入獻之八朔節獻御馬自古恒例也故記中略焉幕士板倉修理殺肥後侍從細川宗孝于營中有故欲殺同族某誤見宗孝服九曜章以為九鼓章所背殺之幕府賜修理死収其邑二十二日遣兵庫頭王賢兼祭主大中臣和忠小舍人齋部矩弘奉幣于　大廟告嗣位　九月二十一日行　即位禮大將軍使和泉守藤堂高豐等朝賀四位五萬石以上諸大名亦各使使奉賀

賜朝鮮畫屛

忠相列大名

幕府以右近將監越智武元為老中〇十月朔遣攝大納言藤原榮親奉幣于石清水廟初丹羽正伯奉前大將軍命撰續庶物類纂補脩其正編至是成續編六百三十卷補編五十卷是歲幕府奏徙備後守内藤政樹于延岡河内守井上利容于磐城平〇寬延元年三月七日以前大納言藤原光榮為内大臣罷九日以宗基復為内大臣〇四月八日　帝始讀書〇五月朝鮮三使洪啓禧南泰耆曹命采以下三百餘人過京師次本國寺既東朝幕府賀其繼世六月賜物遣歸賜中有書屏二十雙作人丸赤人景清引錣宗高射扇義光奪旗平城八景清水石山松島三景邦俗稱採茶花鳥等諸圖〇七月十二日改元曰寬延〇十一月三日遣兵庫頭王賢兼神祇少副大中臣長矩小舍人齋部矩弘奉幣于　大廟告修大嘗十七日大嘗〇十二月琉球使來獻幕府攝政道香罷左大臣二十七日以前右大臣冬熙為左大臣是歲幕府奏以旗士越前守大岡忠相為西大平大名徙篠山松平信岑于龜山龜山青山忠朝于篠山〇二年二月冬熙辭左大臣八日以右大臣内前代之二十三日以前内大臣常雅為右大臣

以下鴨祠祝鴨縣主秀隆敘正三位○三月彈正尹直仁親王女倫子嫁幕府世子權大納言○七月十三日以公遵法親王准三宮丹後但馬姬路大水多溺人畜○八月以堯恭法親王為天名座主東本願寺第災○九月幕府以左衛門尉酒井忠寄為老中二十四日有火光大如鞠東北飛賜貞建親王邦忠親王隨身兵仗聽邦忠帶劍○十月幕府以豐後守松平資訓為所司代○十一月常雅辭右大臣十五日以内大臣宗基代之權大納言藤原經透為内大臣○十二月罷二十四日以權大納言右近衛大將

藤原實顯代之是歲幕府奏徙酒井忠恭于姬路松平明矩于廄橋松平忠祇于宇都宮戸田忠原于島原松平信復于吉田本多忠敞于相良○三年正月九日以權大納言源通兄兼右近衛大將○三月二十八日以皇姊智子為内親王○四月二十三日上皇崩年三十一號櫻町院是日江戸大雨雹人馬傷者多陸奥日光路尤甚大如拳大將軍使畠山民部大輔入弔○五月十八日葬　櫻町帝于泉涌寺幕使及諸藩使詣泉涌寺供香銀蓋比例也○六月二十六日上稱　皇太后曰青綺門院○八月十日

雷震二條城閣

以權大納言通兄為内大臣二十六日夜京師大雷雨風電迸如白晝震二條天主閣災○九月京師諸山野白櫻紅梅悉華風光如春諸草木亦華○十一月内大臣通兄辭右近衛大將是日賜隨身兵仗○十二月辭内大臣二十一日以權大納言左近衛大將藤原尚實代之○寶曆元年二月京師地震○四月二十七日　帝始讀紀傳大内記菅原家長侍讀

越後地大震

二十五日夜越後高田地大震廬舍盡壞山崩涌水壓死者一萬六千三百餘人○五月賜攝政道香内舍人二名為隨身○六月正二位右大臣前大將軍

享寬律

薨年六十八閏月十日贈太政大臣正一位賜謚曰有德院公性仁明豁達躬勤儉率天下坐待旦省政事嘗云　天子且七廟也我廟安踰其數東叡山大猷公廟災也故不復修之合祀于嚴有公廟公自幼好學明曆象通和漢律令其在職憲後吏怒刑獄擬人民命大岡忠相石河政武等錄享保寬保之間斟酌古今律所以行者定為九十條頒之○七月一條藤原兼香辭太政大臣二十九日准三宮賜隨身兵仗八月薨年六十子道香嗣○十月二十七日改元寶曆山科勸修寺文學良野芸之獲僧奝然遺本鄭

注孝經于東大寺刊之漢代鄭玄註本於是始顯于
世○十二月以春日祠人中臣延庸叙正三位清寧
波商船送南部舟人六口至長崎歸之去歲冬此儕
八人遭風漂著福建二人死焉奉行賜船主米七十
苞餘各二十苞○二年正月十日以右大臣宗基叙
從一位○四月幕府以讚岐守酒井忠用為所司代
○五月老中越智武元與之共朝奏其交代秋元維
寧從寧參河人尾張竹腰氏儒臣立學舍于江戶曰
叢桂社弟子甚多○十二月琉球使來獻幕府○三
年六月一品彈正尹閑院直仁親王薨年五十子典

仁親王嗣○十一月冬至日陰陽頭安倍泰邦奉
勅測蕃于梅小路天文臺上幕府天文方澁川圖書
西川忠次郎來陪焉○十二月賜公仁親王隨身兵
仗○四年正月右大臣二條藤原宗基薨年二十八
子重良嗣幕府濬木曾川命薩摩守嶋津重年助役
○二月十九日以前內大臣實顯為右大臣賜隨身
兵仗○五月罷十四日以前內大臣通兄為右大臣
賜隨身兵仗○七月以兵部卿伏見貞建親王叙一
品賜牛車薨子邦忠親王嗣清船送歸陸奧耕舟
人六口前此二歲為風所漂去歲春著臺灣傍一島

孝子平三

吏漂抵廣東惠州至是得回○八月幕府賜守陀郡
拾生村孝子平三白金平三事親竭力自幼莫違命
其妻亦善事舅姑父甚好中元踏平三乃每中元請
村衆踏歌于門前夫妻與俱踏以供二親之樂亡母
畜一嫗使侍父曰勿違翁命吾亦視如妣氏嫗能事
之喪刻木為二親小像遠行必奉之樂歲亦奉出觀
田暑則爲二像供蚊帳日告家事無異於在美濃郡
上民數千人蜂起至八幡城乞免重租鹽加徭池增
禁後數群起又詣江戶愬之幕府修比叡山命安藝
守淺野宗恒助之○十月十九日詔陰陽頭安倍

造寶曆暦

泰邦改曆法十一月成賜名寶曆曆頒天下舊曆未
載天恩母倉月德之値日至是加之○十二月以權
大納言輔平補左馬寮御監○五年正月右大臣源
通兄罷二十九日以內大臣尚實代之權大納言藤
原經胤為內大臣○二月幕府奏削加納對馬守安
藤信尹封誅其宰以下數人命其子信明繼世明年
徙之于磐城平信尹君臣極奢濫刑故十九日以攝
政道香復辟關白○三月以邦忠親王為兵部卿世
傳遣使安樂壽院修　鳥羽帝六百年忌齋○七月
幕府以朝鮮困窮故賜對馬守宗義蕃金萬兩賑之

忠光列大名

自茲三年之間歳給一萬金十三日夜津輕雨雪積三尺餘○八月二十四日西海大風破廬舍○十一月十九日以權大納言藤原公晃為內大臣二十六日大婚故准三宮尊香女從三位冨子為女御大將軍使出羽守松平宗衍等朝賀十萬石以上諸大名亦使使奉賀○六年正月長崎災淀城火桑名大城延燒過半○二月大坂火○三月江戸屢火○五月十日以權大納言輔平為內大臣兼左近衛大將幕府奏封大岡忠光于巖槻徙永井直陳于加納右京大夫松平輝高為所司代○七月晦近江地震○九

月十六日大水流宇治橋淀大橋眾浦大和橋壞平等院前十三層大石塔大坂北邊和爭山地皆成巨浸前中納言藤原隆英卒內大臣攝竒隆賀之子是為八條家祖○十一月江戸災初幕府令長崎平戸等造糖蜜不得精製而嚴數年尾張侯門多出糖蜜品踰漢製是歳幕府遣吏長門採捡之永冨鳳見家所造鳳書製法示吏於是幕府令東海山陽造之皆出佳品蓋當時所造皆黑糖未傳白糖法至文化中始製之六鳳初在山脇尚德塾中與飛鳥輸者相善一日語及糖事輸曰吾鄉長崎有長變者受糖法於

永冨鳳

清人鳳招之同其兄學焉遂以說名薩屋藩造之兄亦以說萩藩云鳳字朝陽長門人弱歳入京師受經於尚德大奇之旹一日謂曰漢魏以還後世科試舉用俊傑以故無有望醫業志方術者今世幸有張長沙書存周漢遺方而古今未有明是書施其下者是以元元之衆死於養榮益氣之說不可勝計也吾子宏才非混凝於羣下者然救夭札保天命所謂其功齊良相矣寧從吾而學行夫二千年淪方哉鳳感服乃竭力方術數年妙決死生能治痼疾以醫名譽籍甚乞療者日百數人出居大坂明和中歿所著有吐

方考甲乙篇囊語條先秘錄漫游雜記等○十二月以陰陽頭泰邦為天文博士○七年三月追贈關白十六日以左大臣內前代之任藤氏長者聽內覽賜兵仗牛車○四月東海北陸大水壞東海道路沒尾張民居溺死者多○八月二品三山檢校聖護院忠譽法親王入自大峯傳　聖躬前月玉奉　勅往祀大峯及熊野三山至是還尋東下齊大將軍幕府贈之金以助其紫衣東下費蓋比例也三山謂本宮新宮那智○九月幕府掘山生靈芝○十二月二十五日以權中納言藤原實稱為權大納言叙正二位

怪寀

○八年三月初藏人權右中辨藤原敬明為法華會
使登比叡山館竹林院院中有怪寀曰乳兒部屋常
閉不許入敬明密令從者啓戶伺之室內空冥寒氣
滿焉忽然為之干歸京而死敬明照之亦發病至是
卒年十九自是禁會使館是寺○七月二日皇子英
仁生○九月大坂連日雷震幕府以所司代松平輝
高為老中河內守井上利容為所司代○十月八幡
式部少輔金森賴錦有罪幕府奏收其封寘之南部
老中本多正珍為賴錦姻戚與少老本多忠央勘定
奉行大橋親義大目付曲淵照親等連坐之正珍照

賴錦虐民

親褫役忠央親義奪邑初賴錦縱酒色行苛虐其民
轉散田野多荒白山南麓係八幡郡內背白山祠人
相爭事亦納曲黨賂愍逐直黨[illegible]五六人皆凍餒
直首因白川資顯王朝義幕府幕府按撿更聞賴錦
常極奢厚斂乃褫封流其佞臣二人斬白山祠首一
人○十二月奏徙青山達道于郡上本莊資昌于宮
津井上正經于濱松是歲權大納言藤原光胤權大
納言藤原公城左中辨藤原資望太宰權帥藤原公
積權中納言藤原俊逸從三位藤原經業正二位藤
原兼久其子右馬頭兼望少納言平時名從四位上

源通維權中納言源通積權中納言藤原公言近衛
少將藤原隆𠃵右少辨藤原光世右兵衛督藤原永
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雅諸號削光胤以下數人官職禁錮之于
各宅時有竹內式部者出奔不知所之○九年二月
二十八日以智子內親王敘一品○三月二十一日
以女御富子准后○四月金澤災城邑大半延燒人
馬焚死者多○五月十五日以儲君英仁為親王幕
府貸加賀宰菅原重教金五萬兩以助其修城○六
月一品兵部卿伏見邦忠親王薨○八月西國民皆
行正元事相慶豐年京畿民亦行之○九月大將軍

奏請拜其次子重好宮內卿兼左近衛權中將賜第
于江戶清水後進參議權中納言是為清水家祖○
十一月二品曇華院入道聖珊女王薨　中御門皇
女也二十五日畿內近江雷風關白內前辭左大臣
二十六日以右大臣尚實為左大臣內大臣輔平為
右大臣尚實世子權大納言道前為內大臣幕府奏
建一寺于深川名天王山靈雲院○十二月以平野
祠人中臣益親稻荷祠人秦親安敍從三位○十年
正月十一日以大將軍為右大臣其世子權大納言
家治為右近衛大將補右馬寮御監遣前大納言藤

内藤氏世襲產

原光綱前大納言藤原兼胤就江戸拜之江戸大火
両國日本永代江戸等諸橋焚而溺焚死八百餘人
大聖寺大垣火〇三月大將軍使讃岐守松平頼恭
右大將使肥後守松平容清共朝謝進官之恩〇四
月朔德川右大臣辭征夷大將軍〇五月旱幕府以
但馬守秋元涼朝為老中白川越中守久松定邦賞
將瀬郡須賀川驛民内藤平多舉他產子禄之州俗
古來間有不舉所產子者白川嚴禁之不止平之父
嘗歎曰雖習俗由貧困乃自元文中每姙婦與金一
兩使舉產子平能繼其志亦每姙婦施金一兩常賑

後明公繼職

窮之乎是定邦賞其世善行歳給穀五十斛至明和
中遂辟驛代官平子平次亦繼父祖之志多恤窮者
二〇六月十八日　詔第二皇子貞行紹伏見殿封
自邦忠親王薨絶世至是繼之〇七月二日以權大
納言源家治為征夷大將軍遷内大臣叙正二位賜
隨身兵仗牛車右大將馬寮御監如故遣前大納言
光綱前大納言兼胤就江戸拜之時年二十四右大
臣輔平内大臣道前適江戸〇十月大將軍使掃部
頭井伊直幸等朝獻謝恩稲葉正義殺兼江戸人受
業於山崎嘉門人佐藤直方為唐津文學館林秋月

秋田德嶋龜田佐貫岩村田村松大田喜土浦長嶋
新發田諸大名以為闇齋正派各就義家執弟子禮
而館林越智武雅尤信其學舉藩政任義云養生涯
不服纊物嘗曰暑袗寒裘飢食渇飲與寡欲以定心
氣皆吾方劑也歿年七十七有學話及文集〇十一
月幕府以所司代利容為老中伊豫守阿部正右為
所司代〇十一年三月松前大風海船多壞丹波龜
山火〇六月正二位右大臣前征夷大將軍薨年五
十一十七日贈太政大臣正一位賜謚曰惇信院〇
十二月　外宮拜舍災〇十二年二月奈良災〇四

月越前府中大火焚死二百餘人〇閏四月賜中務
卿職仁親王妙法院堯恭法親王牛車〇五月以輪
王寺公啓法親王為天台座主六月賜牛車〇七月
　帝不豫大將軍使伊豫守六角廣孝入候二十一
日　帝崩年二十二稱桃園院在位十六年改元者
二曰寛延寶暦二十七日　皇姉繼位是為　後櫻
町天皇

後櫻町天皇諱智子　櫻町帝第二女也母　皇太
后青綺門院寛延三年為内親王至是踐祚時年二
十三以關白内前攝政尚實左大臣輔平右大臣

古医方中祖

道前内大臣並如故○八月仙臺大水害稼五千餘町二十二日葵 桃園帝于泉涌寺先是大將軍使横賴駿河守入弔大喪於是又使壹岐守長澤資祐請泉涌寺上香命二條城番及龜山松平信直岸和田岡部長住衞泉涌寺高取植村家道衞般舟院法眼山脇尚德卒尚德字玄飛京師人本清水氏其父東軒為 東福門院侍醫法印養壽院山脇玄心子法眼玄修門人尚德未冠東軒没母駒井氏性端正讀經史知大義令尚德敬長兄弟讀書于搂上去梯喫食登厠唯許下而尚德好讀書忘寢食為玄修所

奇愛遂繼之性捷悟少小能屬文自紹養壽院爭講經史主張漢魏古註嘗覺唐後醫說可非者多及壯宗張機能愈疴疾著醫則臟志齋世餘言奉幕命校刻王燾外臺祕要子陶字大鑄亦以醫聞尚德友有後藤達字有成號艮山首倡古方多濟人民亦講經學有高名殁于享保中達弟子香川修德字太沖居京師其名藉甚足立要正居大坂亦為良醫吉益為則字周助安藝人徙家京師自號東洞與尚德達等為友專攻古方精修之著類聚方醫事古言醫事惑問古方便覽方極藥徵醫斷從學求療日繼于門並

施米於窮民

推為古方中祖尋有産醫賀川子玄阿波人居京師創方術多収效驗著産論等弟子子啓與師齊名有産論翼○九月十二日 帝為 桃園帝冥福施米於窮民誓願寺散之幕府奏徙古河松平康福于岡崎岡崎水野忠任于唐津唐津土井利里于古河○十三年二月十日尊 桃園帝生母姉小路氏曰開明門院○八月朔賜攝政内前内舍人二名為隨身○九月攝津大風大坂海口船舶多敗右大臣輔平辭左近衞大將二十五日以内大臣右近衞大將道前轉之賜輔平隨身兵仗二十七日以權大納言

白烏集南殿

藤原良尹右近衞大將道前補左馬寮御監○十月以重良補右馬寮御監八日以皇姪貞行為親王十六日以閑院美仁有栖川織仁為親王名護屋與○十一月八日還兵庫頭王賢尹祭主大中臣季忠小舍人齋部親以本職 大廟告嗣位二十七日行 即位禮是日有一白烏集紫宸殿上大將軍使雅樂頭酒井忠恭等朝賀四位五萬石以上諸大名亦各使使奉賀○十二月十九日賜正六位下源儀重爵授正五位下紀宗直從四位下大禮之日儀重首奏烏至宗直表其瑞兆故賞之也紅毛互市歳出

金也延享已來千兩為限是歲幕府聽紅毛請別給銅七萬斤以換千兩先是出銅也以其數請復頒毀明年減省之八十萬斤為限○明和元年二月朝鮮使趙曮李仁等來朝幕府賀其繼世幕府以周防守松平康福為老中○三月以織仁親王為兵部卿○六月二日改元曰明和幕府奏徙山形松平乘佑于西尾余西尾三浦明次築于美作勝山治焉○十一月二日遣使王賢妻大宮司大中臣長堯齋部親弘奉幣于　大廟告修大嘗八日大嘗明日大赦天下琉球使讀谷山王子朝恒等來獻幕府朝恒能和歌

如日出並

世傳之○十二月十五日冊時日傍有如日者二如三日並出以青蓮院尊真法親王為天台座主伊勢山田災○閏月一品妙法院堯恭法親王薨年四十八　靈元第十六皇子也以上鴨祠人賀茂正久叙從三位○二年幕府奉　勅造　桃園皇妃准后一條氏宮于烏丸勘解由小路東北○三月二十六日遣參議藤原公雄等賜幣于日光東照公廟修百五十年齋右大臣輔平青蓮院法親王尊真梶井法親王常仁詣焉○四月以內鴨川汎漲不得祭賀茂廟明日設浮橋遣右近衛少將藤原知通等祭焉○

毀京師東郭

六月賜織仁親王隨身兵仗○八月二日大風倒奈良市舍二百戶許美濃大水民多溺死○九月幕府奏始鑄方銀文曰文字銀五匁四緣作波圖匁錢省文又鑄新鐵錢文曰寬永通寶是歲塡大坂之江戶堀堀江富嶋諸渠起市街○三年正月二十八日津輕郡青森地大震且大火大雪人畜多死○二月江戶火○三月以大將軍嗣子家基為權大納言叙從二位越前府中長崎水戶災初幕府毀京師東郭北自　大内之東南至二條其後毀二條以南六條坊門以北至是又毀坊門以南六條以北文祿之役豐

臣秀吉在那古耶也獲朝鮮都圖善其竹堡摸築之于我京師命前田玄以細川藤孝掌其事周廻七里象紫微垣内曰洛中昇平日久市街東郊益起故元祿後毀其東面更以鴨川為疆云大將軍以世子拜官之慶赦罪五百餘人賴錦之敗其子出雲亦被竄至是見釋○四月江戶火○五月十四日英仁親王始讀書正三位明經博士清原宣條侍讀　帝賞其高識明日陞之從二位○六月十八日宇都宮山上水涌出漂壞市舍溺死二百六七十人○七月十二日大坂雨雹寒如嚴冬是月不雨淡路大旱西南諸

道自六月不雨至于八月○十二月播磨大風溺船稍三百餘人○四年二月幕府鑄新錢于伏見明石火○四月江戶火廣嶋火○五月先是塡甃大坂之曾根崎京町堀海部堀立賣堀阿波座堀蜆川本町曲東橫堀諸渠起市街至是而畢○七月大將軍命主殿頭田沼意次築于遠江相良治焉意次父曰意行故和歌山小吏也有德公繼幕府也從而入為近侍於主殿頭卒意次襲父官役有寵於惇信公大將帯頭加邑寶曆五年列大名至是特賜以城云十二日尾張參河間之山頭水涌出多溺人畜宮嶋海

起塚翁救水

二驛為之所破○八月小幡美濃守織田信邦坐事徙于高畠○九月准后徙居烏丸新宮○十一月朔日日南至百官表賀十五日大赦天下足立郡故豪農新井權者嘗起長堤于其宅中堤上設居屋及廐名卜塚每水災招集鄉里及草加驛等人舍焉與食救之其子孫助善繼權志常厚恤貧窮去歲秋東國大水也孫助出舟集人遂施麥於衆者二旬餘日十二月幕府賜之白金聽帶二刀是歲奏徙松平朝矩于川越秋元永朝于山形○五年二月十九日立皇姪英仁親王為　皇太子右大臣輔平傅之大將軍

使下總守松平忠剛等朝賀○三月大坂火○四月幕府始鑄黃銅大錢文曰寬永通寶背面作波圖以一當四○五月二十五日以攝政內前為太政大臣○六月十六日江戶大雷幕府竹橋門震燒○七月權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二條藤原重良甍子治孝嗣岐阜大火焚死二百餘人淀大水破大橋○八月九日　皇太子元服太政大臣內前加冠○十月十六日遣權中納言藤原隆望等于多武峰修大織冠公千百年齋○十一月十三日遣使奉幣于七廟○十二月二日式部卿京極家仁親王甍子公仁親

王嗣江戶火○六年正月內大臣道前辭左近衛大將九日以權大納言藤原輝良代之○三月水戶參議源治保請幕府以其部內久慈郡所出鐵鑄錢七十萬貫文曰寬永通寶背文曰久○五月三日至五日京師及諸國雨黑白毛長者七八寸短者二寸許○七月慧星見東方踰月乃不見時謂朱星○八月二日贈故左大臣藤原吉忠准三宮權大納言右近衛大將藤原長熙罷十九日以權大納言源重豐兼右近衛大將尋任右馬寮御監二十六日東國大風深川三十三間堂倒天下疫多死者○九月二日京

眞淵

織人雨雹四日雨毛以前左大臣一條藤原道香准三宮明日薨年四十八子輝良嗣七日至九日京師及大津雨白毛〇十月一品中務卿有栖川職仁親王薨年五十七子織仁親王嗣明年冬任中務卿賀茂眞淵歿淵賀茂祠祝某裔遠江人師荷田春滿長國學最善萬葉古風名聞遠邇著新學古今打聽萬葉考歿年七十三弟子揖取魚彦荒木田久老加藤萬佞等並精詞學〇十一月以伊勢大宮司大中臣長堯補神祇少副幕府奏以侍從大炊頭土井利里為所司代是歳徙岡崎松平康福于濱田濱田本多

嘉七孝友

忠肅于岡崎佐渡守板倉勝清為老中〇七年三月大將軍奉勅修櫻町宮命和泉守藤堂高悠大膳大夫南部利雄肥前守松浦誠信鍋嶋伊三郎直愈助役尋高悠卒丹後守松平直泰大和守伊東祐福代之小田原大久保忠由賞其部內交野郡打上村孝子嘉七與之錢給母食米爾後歳給米嘉父嘗失明兄亦多病嘉乃事村農送辛洙供二親天氣雷則雖深夜趨歸省焉歳月歸寧則負父詣佛寺等父沒兄愈母命繼他家辭曰兒繼人兄復臥無致食皆無幾兄復病益窮孩子亦多嘉故請其主每早采薪給

政武決獄如神

見家月夜耕兄田以養母兄云〇五月朝鮮舟十四人漂泊東海興津〇六月有星孛北方又有氣見東北狀如虹而直時謂旗雲又蚩尤旆京師町奉行土佐守石河政武任滿還江戶政武聰敏博覽衆書決獄如神初就任有累尹不能折三十訟政武曰顧私舍焉不忠於上不怨於下也吾苟奉行何恐由決獲罪哉一日而盡決斷之無怨者嘗悉政京師戶務印廳章止僞者密諭奈良奉行傳石刑及還開東寺南門一扇曰吾復上京師開之人至今猶過焉都民惜其罷相率送至石部皆隕涕云先是甲斐守曲淵景

赤氣

漸為大坂町奉行多顯政績與武齊名賜上總太守京極公仁親王牛車薨秋田災〇閏月九條藤原道前辭內大臣隨身兵仗薨年二十五前月十二日有星貫月是月十二日又貫〇七月名護屋鯱本富山災二十八日申時赤氣見北方及夜光輝天下徐徐東進而滅時京師訛言小濱硝倉災〇八月四日以權大納言藤原季晴為內大臣賜隨身兵仗江戶火自五月天下不雨至于是月井泉皆涸〇九月　仙洞宮成蓮華光院側有一老稱圭稅自號八九十翁享年已百六七十歲也人問其齡笑而不答以是歲

終〇十月藤原内前辭太政大臣〇十一月二十四
日　帝讓位於　皇太子在位八年改元者一曰明
和文化十年閏月崩年七十四　帝性敏慧能和歌
皇太子立是爲　後桃園天皇

十三朝紀聞卷之五終

十三朝紀聞卷之六

從六位下行兵庫寮史生兼和泉掾宗朝臣點陸編次
男　正七位下長門掾源　賴松　校

後桃園天皇諱英仁　桃園帝第一子也母准后一條氏諱富子號　恭禮門院明和五年為　皇太子至是受禪時年十三二十五日尊　後櫻町帝曰太上天皇攝政内前左大臣尚實右大臣輔平内大臣季晴並如故〇八年正月江戶災二十五日　太上皇徙居櫻町宮〇二月從一位前右大臣藤原常雅薨常雅博學多才明解朝章每奉　詔問應聲而對

百事無不理右大臣輔平甚重之為白拜相國或不可故止云薨年七十二二十六日　上皇入見　帝

宗吏人獵殺二虎

〇三月自十二月對馬守宗義功朝鮮釜山浦互市館傍多虎災館奴為之將至是館胥等獵之小平太折平共獲猛虎一頭小次郎又吉等亦獲一頭韓人傍觀驚邦人多力賦詩賞之明日東萊府贈書及物勞之其書曰即聞館人等獵捉二虎於館後山云其為民除害之功極為嘉尚不可無表賞之道其中一人為虎所傷聞甚驚念今送白米一石分給捉虎人活鷄為虎呀良藥以與被傷人使附傷處云云蓋釜山屬東萊故贈之二十七日彥根大雨雹〇四月朔大水鴨川溢溺死者四十餘人五日遣兵部頭正賢兼祭主大中臣季忠但馬守齋部生氏奉幣于大

夏日大雪

廟告嗣位自昨日至是日東海大雪相模大山尤甚十八日以權大納言藤原輔良為内大臣二十八日行　即位禮大將軍使侍從隱岐守松平定靜等朝賀四位五萬石以上諸大名亦使使奉賀〇五月九日尊准后曰　皇太后十九日　帝始讀紀傳〇六月二日江戶地大震自四月不雨至于是月紅夷送歸我舟人孫太明和改元之冬筑前唐泊浦舟人二

十口陸奥鹽屋洋遭風漂著亞蠟敢此嶋屬渤泥世俗所謂黑奴國也黑奴遭之抵噌定祿亦屬渤泥而黑奴也居一歲十人病死黑奴分賣其餘于四方孫太等二人乃發一人舟中死月餘至渤泥國港清商紅商黑奴等雜居焉孫太為清商所買居六歲紅毛請得之還瓜哇國時前月初也至是遂納長崎奉行依例賜在瓜哇漸混喇兒米五十苞送孫太甲比丹三十苞司捉二十苞以賞之漸混喇兒甲比丹亦紅夷官名蓋紅夷設館于瓜哇國都咬嵧吧以與萬國交易遣漸混喇兒掌之云〇七月九日上稱　皇太

后曰恭禮門院二十二日大水流淀大橋自三月至
是月畿內西國民爭詣　大廟沿道民給之食房轎
馬時謂御蔭　內宮每人予　神符一枚一月出一
百三十五萬二千其數大過寶永御蔭云○八月大
坂火○十一月三日遣兵庫頭王賢兼大宮司大中
臣長堯掃部權助齋部利尹奉幣于　大廟告修大
嘗十五日以攝政內前復為太政大臣十九日大嘗
明日大赦○安永元年二月桑名火二十九日江戶
大火郭門八揀武人大小館舍八千八百餘區及山
王祠聖堂及東叡先夫人廟數宇燼焉焚死者六千

七百餘人幕府發金賑貸千石以下遭火者○五月
幕府以主殿頭田沼意次為老中又頻益之封其威
震中外自四月天下疫多死者○六月二品伏見貞
行親王薨年十三福井火○七月二日肥前肥後筑
後大風水民多死長崎海溢揚舸于街破清船三艘
大風
○八月朔遠江以東武藏以西大風拔樹發屋三日
江戶大風拔樹破屋亦所深川大水損永代橋二十
一日夜美濃以西備前讚岐以東大風拔樹倒廬舍
備前大水漂民家溺死者多是時四條京極大槻樹
折世言是木經六百餘年二十二日以攝政內前復

為關白○九月幕府奏鑄新方銀文曰以南鐐八片
換小判一兩[illegible]重二錢七分謂之二銖
銀[illegible]江戶大風倒廬舍○十一月輪王寺公遵
法親王東叡山第從十六日改元曰安永大赦天下
○十二月五日大婚關白內前女從三位維子為女
御大將軍使讚岐守松平賴恭等朝賀是歲新田郡
孝子參次
牛澤村孝子參次歿參次貧其父[illegible]然母安參次之
養而依焉其耕耨每望母所捨耒歸[illegible]省神祠佛會
花朝月夕母所欲適之而往母老不耐于背乃製竹
轎輿于界之肯間蒲花縛官老者即刈而製之其妻

亦善事姑邑有疾者初甚疾參次後稱其孝時時餽
菓餅於參次母蓋感而化也青蓮院臣法印在原業
廣以能御家樣聞御家樣　伏見帝子尊圓親王書
法名王居青蓮院會得晉王右軍父子之法自創一
體其後　後伏見皇子尊道藤原持基公子尊應
後柏原皇子尊鎮　正親町帝猶子尊朝　後陽成
帝猶子尊純　後水尾皇子尊[illegible]繼住青蓮院各
能御家樣[illegible]尊[illegible]妹有聲業廣[illegible]尊[illegible]上而
稍[illegible]○[illegible]年四月二十二日多賀祠災○六月伊
勢山城大水美濃雨沙○七月八日大風雨至十二

日而止天下大水行潦止者數日○十月世傳十六
日賜攝津大念佛寺祖良忍謚曰聖應大師○三年
二月遣右少辨藤原賴熙于藤杜行遷祠儀中務卿
織仁親王適江戶○三月十七日 詔神祇伯資
顯修稻荷祭是會廢者三百餘年至是依古例謀五

怪鳥

條以南諸坊攀行自後歲修之○四月十五日夜有
一怪鳥止 便殿屋上而鳴聲如牛車之轟 殿中
不知何音皆驚怖 帝之乳母某氏趨出伺會月明
能辨之形大但如鶚少頃南飛後或因宮女忠子請
內祈乃 命禳之○六月六日江戶大雷震二十七

所二十三日大風攝津播磨山城近江尤甚折樹倒
屋壞大坂海口船大水漂沒河口市舍溺死千二百
餘人○八月大內計史田村肥後廣敬津田能登義
明服部左衞門廣辨西池主鈴直弟高屋遠江康昆
藤木修理保顯山本左兵衞清養山口日向厚敷關
月貢光宗等數十人有罪廣敬以下四人處斬康昆
以下五人處流餘悉免黜初廣敬等攝供御費私利
多金所司代每傳計簿於江戶求金撿問之未得窮
治至是幕府奏命所司代土井利里等推鞠及之自
是幕府遣勘定數員入掌經費停內吏專焉○九月

高野南谷災○十二月二十三日 詔故兵部卿貞
建親王子勸修寺門主寬寶還俗繼伏見氏以貞行
親王薨後伏見邸無主也二十六日叙親王更名邦
賴是歲幕府奏徙松平忠恕于嶋原松平忠周于上
田戶田忠寬于宇都宮○四年正月十二日以月蝕
廢踏歌節十五日行之○二月幕士青山主馬以罪
褫邑連坐者多○三月伯耆安養寺主修 後醍醐
帝四百五十年忌齋于長講堂相摸清淨光寺主
之○五月琉球船漂至鳥羽浦○八月雷震方廣寺
越前福井災○九月江戶火○閏十二月內大臣輝

良罷二日以權大納言源前豐代之罷十一日以權
大納言藤原賞季代之罷二十四日以輝良復為內
大臣○五年正月諸國疫至于二月○四月大將軍
奏謂日光廟赦天下○池野無名殁京師人自幼能

百富士

書畫三歲粗知字五歲於黃檗書辦寫字寺僧皆驚
嘆既長就郡山藩族柳澤里恭摸元明名畫又法清
蕭尺木遂入逸品自號大雅堂嘗數登富士山製百
富士圖亦登白山立山寫其峭拔之勢因又號三岳
道人又嘗攜弟子福原五岳備後人善山水長人物
餘风夜僧月峰各工山水○九月十日安房相摸伊

豆海溢破民家死者多○十二月松本火○六年五月仙臺大水○七月陸奥出羽及印幡大水○八月長崎海溢諸船及清舶損○十月久遠寺災○十一月幕府以大坂城代出雲守久世廣明為所司代大坂災天滿神祠延燒江戸火焚死四十餘人○十二月十八日以關白太政大臣内前准三宮是歳幕府命水野忠毅子忠友再築沼津城治焉初清鮑以文者收太宰純所定古文孝經于知不足齋叢書中至是其刻本始來○七年二月准三宮内前辭關白太政大臣藤氏長者八月以左大臣尚實為關白補藤

氏長者聽内覽賜兵仗牛車江戸火○三月十七日

大嶋焚

至二十日伊豆大嶋三原山大焚雨石沙聲如雷嶋中晝晦咫尺不辨山上至山下仲野澤中石沙積二丈既其火漸衰至冬不滅○四月　詔赦藤原公城藤原光胤已下罪南部災○六月大坂大雷震四天王寺浮圖肥後海溢漂沒民家○七月二日夜京師

水衝闕下

大水壞　闕下諸第墻及小川市舍堀川白川寺石橋大垣大水○十一月關白尚實辭免大臣名讓屋災○十二月十日以右大臣輔平為左大臣前内大臣經胤為右大臣賜隨身兵仗○八年正月經胤罷

十四日以前内大臣季晴為右大臣○二月幕府世子推大納言家基薨年十八舉府下歎惜民皆罷市明年十一月贈正二位内大臣○三月季晴辭右大臣二十九日以内大臣輝良代之權大納言藤原經

四月大雪

熈為内大臣○四月朔二日畿内及江戸寒如盛冬北陸及伊勢大雪三日江戸大雨雹○六月三日以女御維子准后○八月東海北陸大水尾張尤甚○九月京師火天下比日寒如冬阿波馬山雨雪　帝不豫大將軍使隱岐守前田房長入侯二十九日大

櫻嶋焚

隅櫻嶋南山大焚聲如雷雨燃石灰沙電光從火中

連起同時其海溢涌出七小嶋○十月二十日土佐海濱熊野浦山田尾張及江戸雨灰白如雪櫻嶋所噴也　帝病彌篤十五日遣兵庫助王兼宗祭主大中臣季忠小舍人齋部量弘奉幣于　大廟禱之櫻嶋火漸衰遂滅此災也民死一萬六千餘人牛馬二千餘頭埋沒田園亦夥數旬南山頭溢水出流巨石若干二十九日　帝崩年二十二稱後桃園院在位十年改元者一曰安永○十一月大將軍使侍從大和守中條康隆入弔大喪二十五日太宰帥親王第五子踐祚是為　光格天皇

連日霰霙

光格天皇諱兼仁初諱師仁　東山帝曾孫於先
帝為再從弟　東山帝生親王直仁直仁生諱典仁
乃　上之父也明和八年八月十五日生于閑院殿
至是迎繼　大統時年九歲以關白尚實為攝政左
大臣輔平右大臣輝良内大臣經熙並如故初　先
帝疾病也　上皇以其無子與准后内前謀欲迎立
崇光皇裔邦賴親王幼子貞敬然知關白尚實不
肯之未敢發及大漸　上皇入視欲得尚實而親告
迎立貞敬故使内前出殿緣連呼關白自亦勅尚實
曰准后呼矣速出面焉尚實為人果決有賢才心固

不可迎伏見氏即對　上皇曰　上將登遐臣奚得
退矣　先帝亦顧尚實曰後嗣之事汝宜圖之言畢
而崩尚實乃自定策迎　上立後○十二月十日葬
後桃園帝于泉涌寺大將軍命土岐大膳大夫詣
之上香命龜山松平信直淀稻葉正益衛泉涌寺水
口加藤明堯尼崎松平忠昆衛般舟院是歲不見守
酒井忠休奉幕命築于出羽松山○九年三月十二
日　勅修　宇多帝八百五十年忌齋于仁和寺藏
人頭右近衛中將藤原忠尹奉行連日霰霙寒如盛
冬○四月清江南商舶陳敬膽等七十八人漂泊安

房○五月大坂火○六月比日霰霙寒如冬陸奧大
水播磨高松大雷○八月二日以大將軍為右大臣
遣權大納言源信通前大納言藤原隆前就江戶拜
為大將軍使玄蕃頭井伊直富等朝獻謝恩○十月
十六日京師雷○十一月二十三日遣兵庫助王賢
通祭主大中臣季忠小舍人齋部量弘奉幣于　大
廟告嗣位賢通即兼宗避　聖諱改之○十二月四
日行　即位禮七日以閑院太宰帥親王叙一品十
三日以　先帝女欣子為内親王十八日遣使王賢
通大中臣寬忠齋部量弘奉幣于　大廟告加元服

二十五日以攝政尚實為太政大臣賜内舍人二名
為隨身古來民間婦女無都鄙冒菅笠自此間其俗
廢始遮涼傘尋男子亦往往遮之○天明元年正月
朔　帝元服太政大臣尚實奉加冠左大臣輔平奉
理髮江戶火○三月五六日縱民觀　即位儀跡十
一日大將軍使雅樂頭酒井忠以兵部大輔有馬某
朝賀　即位諸大名亦使使奉賀十五日尊嫡母准
后近衛氏曰　皇太后○四月二日改元曰天明○
五月七日　帝始讀書攝政尚實辭太政大臣幕府
以所司代久世廣明為西城老中○閏五月大將軍

孝子太良萬龜

以一橋左近衛權中將源治濟子豐千代為嗣子尋
命名家齊治濟有德公子贈權中納言宗尹之子也
○七月二日薩摩大隅日向大風幕府以越中守牧
野貞喜為所司代江戸大水破新大水代二橋二十
七日畿內大風喬木多折鹿兒嶋郡小田村民太良
萬龜兄妹事二親至孝薩摩守源重豪給太良米二
十五邑萬龜錢五千文時太良年十二萬龜十一○
十一月大坂災○二年正月德嶋災○三月五日以
大將軍嗣子家齊為權大納言叙從二位遣權大納
言信通前大納言隆前就江戸拜之金澤災○五月

江戸起天文臺

大將軍使讃岐守松平賴起等朝謝恩大德寺及竹
田村松生華幕府始起天文臺于淺草○七月十四
日夜江戸地震明日又大震市舍倒相撲尤甚箱嶺
崩小田原城壞營中生靈芝○八月四日江戸海溢
破洲崎諸店舍及辨財天子祠溺死者數十人○九
月以神祇少副大中臣長堯補造兩大神宮使○十
二月十日　帝始讀紀傳文章博士菅原在熙侍讀
○二年二月二日江戸地大震嶋原飲田災○三月
秋田災○四月江戸屢火○五月上野草津溫泉暴
熱浴人爛死天雨則火作○六月諸州大水箱嶺以

淺間岳焚

東殊甚且比日氷霙寒如盛冬八丈嶋焚自四月至
是月畿內寒如冬連日氷霙人服絮衣○七月七日
淺間岳焚聲如雷大雨灰石晝晦如夜腥臭聞數里
岳下黑熱沙水涌出漂壞柳井岩井中原初戸箱崎
川崎青山三嶋等三十五村人畜與大木蕩流於利
根川壓燃石溺熱水死者二萬五千餘人高崎等地
灰積齊於屋白如雪九日其地雨白毛長者八尺許
積者四五寸是日及明日江戸雨淺間灰○八月十
二日陸奧隕霜殺菽及蕎麥東國飢南部尤甚米斗
錢二貫五佰文餓死者多○十月十二日上稱　皇

富吉復父仇

太后曰盛化門院崩年二十五葬于泉涌寺下總民
紀富吉殺父莊藏之讎式宮條于江戸牛込條本名
甚內明和中鄉里社會與莊藏爭事殺之出奔變姓
名為幕府小吏時富吉年十二及長欲復之徃江戸
仕叙士數年至是路遇條曰汝非甚內邪何為殺我
父仍與鬪殺之植刀于地懸謚賽首○十一月十一
日夜雷震大坂城櫻門災江戸火○十二月江戸火
彗星見西南蜥尋乃不見謝寅歿寅本名長庚居京
師嘗遊與謝其愛其山水因以為氏天王寺村人故
號蕪村做元明名畫善寫山水楮亭等稱其神韻為

第一人妙於諧歌有集行于世弟子九老中漸中漸弟子蘆田各能山水○四年正月江戸岡山火○二月大坂火○三月大將軍進閑院太宰帥親王穀千石以　帝之生父故其終世每年加之幕士佐野政言所殺少老山城守田沼意知于營中意知老中主殿頭意次之子背假政言所秘佐野宗圖而不歸政言忿恨遂害之坐賜死○五月天下飢幕府糶二條倉穀萬石賑筆下民斛價銀七十錢時價倍之江戸大坂亦破賑○七月幕府以肉憍守戸田忠寛為所司代長崎清商館災○玉蘭歿無名妻也能畫山水

及蘭竹梅菊工和歌其母百合亦以國風聞○十二月江戸郭内災是歲近衛中將藤原東村請幕府鑄方鐵錢行之其郭内文曰仙臺通寶輪王寺親王侍讀井上立元歿立元字純卿江戸人初師紀德民門人井上通熙後折衷漢唐宋明諸説倡之著孝經論語集説經義折衷督城講義等弟子劉元簡集刊遺文曰金峨集餘稿○五年正月二十七日畿内雷○二月十九日以攝政尚實復辟關白○三月准三宮前關白前攝藤原内前甍年五十八子經熙嗣○六月天下旱○八月幕府賜大坂天滿孝子熊次兄弟白金熊年十四弟十○九月琉球大飢幕府貸穀萬苞金薦内丁薩摩守嶋津重豪以賑之陸奥飢○十一月四日尾張及畿内雷○十二月自十月畿内暖如仲春○六年正月朔日食皆既江戸屢災聖堂延燒○二月江戸日光火十三日　帝親製和歌以慶大將軍壽五十寄鶴祝為題召閑院親王邦賴親王及關白尚實左大臣輔平右大臣輝良以下四十九人各賦之賜御製以下于幕府○六月河内大水○七月武藏下總上野下野大雨自十二日晝夜如注至十九日而止江戸市街成河深者六七尺壞郭邑流

江戸大雨大水

新大永代關口奈加石切等諸橋男婦溺死無算幕府出船數百隻拯救數萬人兩國為食施與窮民尋發金賑貸府士遭水者○八月熊本大水○九月正二位右大臣征夷大將軍甍年五十○十月二十四日遣前内大臣賞季等弔之贈太政大臣正一位賜謚曰俊明院自春至是月天下多雨禾稼不登東國殊甚○十一月朔日日南至　詔修旬節關白尚實上賀表有云梅光已放春信忽至乾旋坤轉自然之璿　帝覽而賞之親製詩曰太行南經一陽來春信含香今日梅盛禮復依周代古乾坤生意紫庭開近

天下多雨

真仁親王獻白鳥

世多不舉此典至是復行是日都下比屋為餅相慶
云幕府發金賑貸旗士得邑入不及半者〇閏月主
殿頭田沼意次以罪削封尋病卒年六十〇意次歷
事惇信公俊明公甚得寵幸自秉政以來侈用貨賂
專聚斂是秋俊明公由病稍知其不臣意次不自安
乃以疾辭老中公聽之既遺命褫封夷城至是奏奪
半封明年十月悉收之〇十二月天台座主妙法院
眞仁法親王獻白鳥　帝勅菅原胤長為德在家益
長清原則賢宣條中原師資小槻敬義等諸臣上瑞
否之勘文公遵法親王亦奉　旨上勘文拾遺勘文

五歲養母

多述故事或曰德至鳥獸則白鳥下或曰王者敬宗
廟則白鳥至或曰蒼白背為中瑞或曰昌泰白龜亦
不純白或曰王者之瑞在時和歲豐賢進忠出且上
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云蓋此鳥色兩翼及尾純白
頭背肚並含赤紫嘴脚並淡蒼〇七年正月十三日
勅花苑司田中大炊放白鳥於其下處奉之漆柙
至山科竹鼻村川而放田字智年幕府賜鈴鹿郡坂
下驛孝子萬吉白金若干萬吉五歲失父傭擔人之
行囊以養母日每過門必入省母每病積多臥其劇
則萬吉哭乞藥去歲代官多羅尾以告江戶至是乃

文恭公繼職

天下大飢

賞之加母食米時萬吉十一歲〇三月朔尚實辭關
白長者內覽隨身兵仗以左大臣輔平為關白補藤
氏長者聽內覽賜隨身兵仗牛車　上皇賜馬慶之
六日以權大納言源家齊為征夷大將軍遷內大臣
兼右近衛大將補源氏長者任右馬寮御監賜隨身
兵仗牛車遣傳奏源信通藤原隆前就江戶拜之時
年十五權大納言右近衛大將藤原治孝等適江戶
天下大飢〇五月大坂飢民群起毀掠米商富貴數
十家大將軍使讚岐守源賴起等朝謝進官之恩關
白輔平辭左大臣二十六日以右大臣輝良為左大

米斛銀五百錢

臣內大臣經熙為右大臣權大納言藤原家孝為內
大臣賜隨身兵仗江戶飢民數百人蜂起毀掠米商
大賈千七八百間諸街鐘柝集人拒之府下騷然先
手追捕盜平時播磨林田及伏見界浦小田原加奈
川等亦飢民群起初熊本諸商倡邪市曰米扎城下
物價因騰踊熊本禁之不止至是夜有異人攫米悉
毀其商戶而去〇六月天下益飢餓莩相望京師米
斛銀二百五十錢江戶倍之京畿民衆詣建禮門迴
匝　宮外以祈穀價低下幕府發穀六萬苞金二萬
兩賑江戶飢民奏以越中守松平定信為老中任侍

白川悉除部内田租

從定信博學經籍世子時著國本論人稱其賢才癸
卯冬以飢饉悉免部内田租遂放家婢數十人唯遺
一女令妻衣不曳席名益著至是三家會議辟老首
委政事其始與聞也身衣澣衫食一菜時年未壯諸
老中驚愧各遽惡衣食云初有德公自執儉約嚴禁
奢侈近代禁弛天下復靡八月定信舉有德公政傳
天下武門專行節儉嚴飭武備令府士上番衣綾縞
禁其壯居宅設飲燕厚送禮等時謂京師聖帝在關
東賢宰出天下復淳古當不日○九月十八日以從
一位前關白九條藤原尚實准三宮再賜隨身兵仗

居四日薨年七十一子道前道前子輔家皆先薨二
條藤原治孝次子輔嗣繼之松平定信奉教擢幕士
通經學者十餘人充聖堂講師無貴賤聽之○十一
月五日遣兵庫頭王父通祭主大中臣季忠等奉幣
于　大廟告修大嘗賀茂石清水兩廟亦使使奉幣
告之二十七日大嘗右大臣經熙養鹿兒嶋源重豪
女為子嫁大将軍○十二月幕府遣美濃守岡部長
備収故田沼意次相良城河内守井上正甫伯耆守
本多正温隱岐守西尾忠移毀之各督處分正甫正
温令工卒解駿不傷之月餘不竣忠移購求漁網數

忠移機警

張以懸樓櫓轆轤引倒之一日而畢大将軍聞稱其
機警責正甫正温之遲旗本赤井豊前守松本伊豆
守並坐託權奸利削邑所司代戸田忠寛罷和泉守
松平乗完代之清主弘曆希慕國朝茶燕法具嘗令
商船至長崎求茶室燕具立之于其宮中此間乃開
燕云○八年正月晦日昧爽建仁寺前團栗里失火

京師大災

會大風盤轉火漲京城臾時延燒　皇宮　上皇宮
及二條牙營　帝奉　三神器避之于下鴨即夜幸
聖護院為　行宮　上皇幸昭高院郡山淀膳所篠
山龜山高槻諸藩以備京師非常皆馳上而龜山松

平信道先至奏請陪從　鳳輦及至聖護　勅准四
位侍從行所司代事外衞幕燈皆利錦時盛稱其機

信道忠信

警尋賞轉寺社奉行是災也東自大和大路西到朱
雀大路北自玄蕃町南到七條街公卿第宅一百三
十區武人館舍六十區民屋十八萬三千間及般舟
院及東本願佛光誓願平等相國本國本能妙顯妙
覺頂妙壬生等大小佛寺九百二十宇皆燼民焚死
二千六百二十餘人○二月四日　上皇自白川遷
幸青蓮院二條城番屬石河甚四郎議發城倉賑都
下城番曰都督未上當請江戸而後發甚四郎曰歳

甚四郎才頴其父武政

歎且災飢餒如此若蒙命下無及矣擅發之罪吾一
人被之遂發穀數千石詔町奉行散之事聞幕府賞
擢大目付大將軍遣使朝獻弔災復遣勘定奉行根
岸鎮衛等巡撿災跡計造宮事分給金數萬于諸縉
紳稟貸米三千苞銀六十貫錢于都民免其商稅所
司代松平乘完入京師館高臺寺○三月大將軍作
皇宮課天下大名助役命老中定信等掌事二十
五日
勅前左大辨藤原光世進古宮室制度光世
據醍醐理性院所藏古禁內圖與博古士藤叔藏者
共考其規度更製圖以進奏准三宮輪王寺公遵法

親王薨年六十七　中御門第二皇子也村山郡成
泥村民文六婦生子未幾倏長大量之七貫五百錢
明年七月十四貫錢時高三尺六寸○四月七日以
一品忠譽法親王准三宮尋薨年六十七　中御門
第三皇子也十一日暮有火光大一丈自東北飛西
南光照如晝幕府遠流大坂代官青木楠五郎尋代
官原田清力石萩宮村孫大學太郎亦抵罪楠以下
各主幕府歲入數十年驕縱暴歛私利巨萬金清萩
自殺○五月老中松平定信朝聖護院　行宮京師
奉行發金二萬兩賑貸市民近江小室和泉守小堀

政孫澤膺

政彌有罪幕府奏收其封放之下小田原其臣傑亦
多見流斬政彌遠江守正一之裔嘗為伏見奉行淫
酗肆虐奪民婦女起螺鈿樓殺無辜事籍沒無所不
課民不聊生乙巳歲九助九良二人潛詣江戶訴之
仍停奉行至是再詰其罪及之時人快焉初朝鮮王
將遣使賀幕府繼世幕府有故欲延其期於是命對
馬守宗義功傳延期之教○七月幕府辟金森欽負
本多兵庫為寄合○九月幕府課五萬石以上諸藩
築　宮垣○寬政元年正月二十五日改元明日大
赦○二月幕府遣勘定奉行主膳正柳生久通等監

蝦夷殺南部商船

大內工命甲斐守柳澤保光隱岐守本多康完丹
後守稲葉正諶下野守青山忠裕備工場○三月幕
府令都下六十歲以上十五歲以下男子攜堅　宮
地半日一替老給百錢少給五十錢于七月而畢令
諸國禁金銀器奢靡服及上巳端午鏤人等高過八
寸○五月二十二日以權大納言藤原政熙為內大
臣蝦夷俱奈尻酋月野柄殺松前監吏及南部商船
九十餘人初商船請松前開市于俱奈尻漕米酒烟
草等久之賂監吏專市利夷民怨恨至是月野柄將
其部五百餘人夜急襲市場殺之所司代松平乘完

釋奠文宣王
金時罪一贍衆

還江戸〇六月幕府命松前志摩守源道廣往討俱
奈尻賊松前將見次等率兵船三十餘艘先發未至
賊皆逃亡豐後岡災〇閏月幕府以備中守太田資
愛為所司代〇七月量定諸國娼戸嚴禁上娼〇八
月上丁 勅釋奠孔聖于 行宮菅原為顯年甫十
四進講孝經 帝歎賞曰秀才之名不空也二十二
日以權大納言源信通兼右近衛大將後二月補右
馬寮御監京師町奉行筑後守池田金時護送輪王
寺親王而還江戸金時豪邁明決自言吾律者罪一
宄以贍衆庶也嘗一暴富有罪籍沒之天明大災稟

孝子佐吉

貸九衢殊薄其息以其餘金為市民增築預備倉嘗
穀價久貴及漸低京師米商相謀奸利菜色猶不少
金時怒之奴輩出沽升米及商俯而料之拔刀斬其
首諸商破膽米價低賤〇九月幕府命天下藩鎮各
置預備倉每秩萬石積粟五十石命右筆源五郎撰
續藩翰譜二十二日 開明門院甍〇十月幕士宇
垣貞以游士平十許為己弟繼同僚前田氏事覺平
貞並處斬連坐者多羽栗郡孝子佐吉殁佐吉幼歲
失父事母至孝好讀書工畫梅竹自號昔齋初家貧
以販綿為業每不齋秤賣買皆使人執秤久之賣者

孝女幸

為昂錘買者為低錘因不圖致富云〇十一月江戸
甘露降〇十二月大坂大火是歲幕府令天下禁異
學自享保中雙松等專倡復古排擊程朱以來論駁
宋儒者相踵而出故有是命〇二年正月幕府令諸
國禁婦女衣簪奢美賜大坂嶋内街孝女幸白金幸
孤義母有病盡力進藥餌喪而固守遺誡其小祥供
養舊故亦非幼所能及云時年十五二十八日 青
綺門院崩于知恩院年七十五葬于泉涌寺門院歸
依佛法自從 櫻町帝移院日親寫般若經二十餘
年而終謄六百卷以比光明檀林二后〇三月二

勅廷臣行節儉
大内成

十四日 勅諸廷臣曰堂上堂下官人常行節儉大
禮節會拜賀等諸朝衣用其故有諸獻上減其舊額
幕府賞相樂郡平尾村孝子半傳二人半為村長事
母孝每恤孤獨傳敬事母兄亦恤窮者紅毛商人詣
幕府獻方物大將軍見之賜以時服三十領〇四月
幕府賜大坂天滿孝子源長大吉兄弟白金〇五月
命紫野邦彥岡田恕監聖堂事〇七月 勅隱岐國
造上驛鈴〇八月紫野邦彥著禁障畫圖考證成〇
九月 皇宮 上皇宮及 恭禮門院宮成足利氏
時 禁内在土御門烏丸世稱土御門内裏織田氏

造　宮于今地也奉準土御門舊制豐臣氏亦依之慶長中東照公歎　禁内隘阻朝儀難行增拓其東北新作之亦奉準其舊制至是更　勅幕府改造紫宸清涼二殿起兼明玄輝朔平三門兼明左右廊及河竹呉竹二臺㢊唐門等以復上古制　櫻町宮正門故南向至是更為西向矣隱岐國造以驛鈴来上故事　帝行具驛鈴因徵之國造世主水若酢祠傳此古鈴及亥予賜黃金一枚幕府減省外舶歳額先是清舶十二艘紅毛舶二艘紅毛給銅百萬斤至是減清二艘紅毛一艘紅毛給六十萬斤自慶長年間

紅夷歳詣江戸貢獻至是命改五歳一貢〇十一月夜江戸甘露降二十二日　主上自聖護院　徙御新宮即夜謁内侍所二十六日　上皇自青蓮院徙御櫻町宮皆縱民觀儀衛　帝親製詩賜大將軍曰遥慕周文囿不羨漢武臺舊章一是從新築本非催百工忽告竣整駕自東回拭目向城雉城雉亦美哉兩殿應規矩四門總崔嵬燕雀繞甍集櫻橋接階栽豈其爲逸豫講禮共衎細妥佩群僚會將幣九州來素心既已足起卧感鹽梅欣然歌思動乙夜濬言栽　上皇亦賦和歌賜大將軍曰瑞濃都俱利眉珂

幾陀智多屢羽玲支譜農浮浮魯瑀美諏縷耶摩吐琥登能波〇十二月　勅自朔三夜奏神樂于内侍所四日　恭禮門院自妙法院徙居烏丸宮琉球使宜野灣王子來獻幕府大將軍頒賜名刀於老中松平定信勘定奉行久世丹後守栁生久通作事奉行安藤越前守京町奉行菅沼下野守池田金時等以慰造大内之勞餘賜黃白金時服有差大宮街九條

孝婦察

北有孝婦名察初十四歳亡父乃事人十餘年以母老羅歸傭賃養之人勸察夫婿辭曰從夫則事母不任意是歳里正謀告廳得賞金固辭曰孝順於親當

然之事豈戴褒美哉果上言則妾行時年已五十未醮男子松平定信賞其封内磐瀨郡鏡沼村常松次

次良舉産

良多舉他産子與祿五十斛次良家世村長至次良篤志賑濟村人難租徭及求馬婚葬等費皆貸予不責不償仁井田村居民耗散殆盡寶曆中命弟之長無幾戸口復舊與祿十五斛州俗有一二子餘産不舉白川屢禁不止次良以謂越後也與州同地頭而多人雖乞食無不舉子迎彼女嫁州人則惡俗必易矣遂請白川多延越後女子自辦其費撫之于家醮入果皆舉産於是又賞其功命監郡中先是中將伊

達宗村從儒士田邊希文巡視其封内次某村希文
夢嬰児數十人挽已衣既覺聞人言曰此村生女不
舉文憫然以告宗村因定每生女給米一石錢五百
制云○三年二月琵琶湖綠毛大龜出四位以上諸
大名使使奉賀　宮成還御○三月十三日　勅修
後白河帝六百年忌齋于安井蓮華光院左中辨
藤原祖定奉行大將軍奏自今廷臣東下諸費幕府
給之蕃舶二艘漂泊熊野浦清人二口雜其中呈蕃
書又呈漢文曰本船乃是紅毛船地名花其載貨物
乃是銅鐵火炮五十具在中華國赴皮草國者經

孝子清七

貴地偶風波漂流至此在貴地五日之間不好風而
在此好風即日去此本船人童百口云云四月吏
徙撿之未達發銃而去○五月幕府賜京師岡孫孝
子清七白金清七九歳父沒母携之再嫁繼父久疾
清七年十餘鬻菜鮑養父母每隱不瞻顯有利迎醫
者祈神佛父所嗜皆求而進之歿後益愛異父弟謙
以孝母○六月朔以第一皇子禮仁為親王明日薨
○八月六日東海大風箱嶺崩水漏出流塔澤氣賀
兩溫泉浴場溺人小田原至江戸海溢漂没民舍輔
平辭關白二十日以左大臣輝良代之補藤氏長者

聽内覽賜牛車是日大風倒五條橋欄折祇園喬樟
及春日山樹三千餘株久留米大水○九月正二位
權大納言西三條藤原實稱薨年六十五子廷季嗣
幕府發倉賑江戸飢○十月大坂火江戸置醫學館
命多喜安長司之洛西民掘西寺趾得方一間許礎
石若干西七條村之南鹽小路南田時出古瓦色如
古銅有記曰西寺或傳西寺趾在九條朱雀西三町
○十一月經熙辭右大臣二十八日以内大臣政熙
為左大臣權大納言治孝為右大臣權大納言源信
通為内大臣○十二月江戸火○四年正月六日以

溫泉岳焚

家孝復辟内大臣兼右近衛大將辭十四日以賞季
復為之○二月六日以權大納言藤原忠良為内大
臣兼左近衛大將權大納言藤原實起兼右近衛大
將十四日以權中納言藤原廷季為權大納言叙正
二位○閏二月幕府郡代伊奈右近將監[illegible]邑
○四月朔嶋原地暴熱果樹盡萃自閏月溫泉岳焚
至是夜前山裂大發火輝映海麓人涌熱水多溺人
海亦火見大溢破嶋原佐賀肥後天草民居嶋原溺
死三萬人肥後溺死二萬人前山在溫泉下嶋原上
○五月大坂與享保中幕府令京師大坂等諸儒設

眞勢易

學舍教庶民。於是中井誠之應令立一費于尼崎街名懷德堂。其師三宅正名為祭酒。正名沒誠之純禎積善相繼為教授。至是積善以堂延燒上書幕府請再造。仍賜金三百兩修之。新井祐登歿。字謙吉江戸人。居京師號白蛾倡占筮業。屢有奇驗。最明河洛圖緯之要。兼通國朝典章。著古易精義周易精蘊本義考啓蒙考老子形氣國字解其他甚多。弟子眞勢達富號中州。精修筮法。有所發明。著復古易易學楷梯等。後世日者多宗之。此間有片岡基成者。尤精周易。亦善占筮。或問曰。先生師何人。友何人。曰。師日月寒暑四家。友子服惠伯。蘽君平二人。四師雖在九霄。每往來令我知盈虚存亡之統陰陽消長之微。二友雖隔千歲。暗通莫逆之交也。著周易解易林圖解左傳國語占例考世説解難等。○六月十八日夜。江戸有火大如笠。自西南飛東北。光照天地。○七月十三日至二十一日。東海道原吉原之間海溢。行旅不通。江戸災。小石川郭門九段坂厩延燒。幕府發金賑貸千石以下遭火者。○八月所司代太田資愛罷。○九月

江戸始課試

幕府於聖堂始科試。令寄合以下士應之。及第者賜時服銀帛有差。自後四歲一試。以相模守堀田正時

為所司代。○五年正月七日江戸地震。二十七日議

江戸召發親公明二卿

奏前大納言藤原愛親前大納言藤原公明。以幕府召發京。二月十日至江戸。初　上欲尊生父太宰帥親王為太上天皇。令傳　旨於幕府。當[illegible]以為　主上繼統。固為父子之義。豈有上[illegible]之理。遂召二卿問之。○三月四日以有[illegible]親王。七日幕府杜愛親館門。禁公明出行。十日二卿發江戸。既歸京師。○四月大將軍又進閑院太宰帥親王廩粟二千石。左兵衛佐藤原公碩卒。權大納言四辻公享之子。累為西四辻家祖。○五月山城宇治橋成。自寶暦中不修此橋。至是幕府再造之。○七月幕府置和學所。命塙一司之。一児玉郡保已村人。幼歳失明。習

聲者博覽

絃歌任撿校。殊好讀國朝古書。寶暦中徙江戸。師事萩原宗固。博學洽聞。時無及之者。嘗校訂正古載籍。定神祇官職律令系譜和歌物語管絃文華等數百部上之木。至是為幕府和學。文政初致仕歸京師卒。

魯西亜使來

○九月魯西亜女王豆和屢奴浮使[illegible]等至蝦夷根諸。乞通好互市。歸我民二人。大將軍臨吹上觀二人。二人伊勢白子船稍也。天明初駿河洋遇颶。漂至魯西亜。居十二歳。至是得回。○十月十七日以一

畫人應擧

衆院尊映法親王叙一品賜牛車〇十一月幕府遣目付左近將監石川忠房目付村上義禮等至松前諭阿陀弁曰此地不豫外事而邊有長崎若復宜詣焉然勿再致書至互市不許之乃遣歸〇十二月二十四日以欣子内親王准后〇六年正月江戸災虎門延燒〇二月幕府令諸國嚴禁奢靡器服〇三月朔大婚准后欣子内親王為皇妃自　恭禮門院宮乘牛車而入關白輝良右大臣治孝等從焉縱民觀儀衛准后欣子内親王朝　上皇于櫻町宮七日拜皇后稱中宮十日自　上皇宮乘葱華輦還　内

右大臣治孝以下公卿從焉所司代正時等陪從縱民觀儀大將軍使侍從隱岐守松平定國等朝賀立后以關白輝良夫人得子叙從三位〇七月六日閑院太宰帥親王薨年六十四　詔追尊自在王院葬于廬山寺子彈正尹美仁親王嗣秋葉山鳳來寺間之山上水涌出漂壞人家〇自六月不雨至于八月鴨川不漕〇九月十五日遣權大納言藤原愛德等修放生會以太宰帥親王喪還延之〇十二月第二皇子後宮薨〇七年六月江戸大雷〇圓山應擧歿本名仙嶺丹波穴太人入京師學探幽畫法於石田

友汀迥然出藍既而歎時畫事模擬遺形似專應物寫形成一家最善花鳥兼工人物山水歿年六十三其二子應瑞應受應瑞子應震並能畫弟子長澤蘆雪渡邊南岳森徹山吉村孝敬駒井源琦西村楠亭山口素絢奥文鳴等或善猛獸鱗魚或能花禽人物皆名世〇十月十四日以左大臣政熙補藤氏長者聽内覽從一位關白一條藤原輝良薨年四十子忠良嗣〇十一月十六日以左大臣政熙為關白賜隨身兵仗牛車晦日　恭禮門院崩年五十三葬于泉涌寺〇八年四月關白政熙辭左大臣二十四日以

右大臣治孝為左大臣前内大臣家孝為右大臣賜隨身兵仗二十九日京師雨雹鳥羽甚〇九月右大臣家孝罷二十六日以前内大臣賞季代之〇十二月賞季罷二十二日以内大臣忠良為右大臣權大納言實起為内大臣琉球使來獻幕府〇九年二月四日以幕府嗣子家慶為權大納言叙從二位遣前大納言藤原經逸前中納言源有政就江戸拜之〇三月大將軍使左衛門尉酒井忠温等朝獻謝恩二十七日以左大臣治孝嗣子權大納言齊通為内大臣〇五月　帝學琵琶於前右大臣賞季〇八月築

寛政暦

天文臺于三條朱雀將測景正節故於京城正中起
之五日以伏見貞敬為親王〇十月十九日　詔天
文博士安倍泰榮改暦法至十二月成賜名寛政暦
頒行天下　上皇傳古今集于　帝〇十一月以詔
仁親王為中務卿清人飜刻七經孟子考文二百卷
是歳以之來貢〇十年正月松前火〇四月美濃大
水浸加納城〇五月都南齋於方廣寺庭書雙鉤壽

大蝠

字竪九丈横七丈餘〇六月方廣寺堂中有一蝠大
倍鴻雁張翼止柱頭旬餘不去〇七月朔雷震方廣
寺災安永中雷震此堂也艮隅飛簷為之破修補至

是成復震艮隅遂燬門廊延燒時人異之十九日以
權大納言藤原實祖為内大臣右大將如故〇八月
足守大名淡路守豊臣利虎有罪幕府奏罷之命其
子利徽襲封〇九月　上皇召智積院僧浩然書御
障浩然薩摩人嘗獲董其昌真蹟法華經會得其法
擅名京師弟子僧道本書法渾厚源敷清京師人〇
十二月十三日以權大納言藤原實種為内大臣兼
右近衛大將補右馬寮御監〇十一年正月以参議
權中納言源治濟為權大納言叙從二位後陞從一
位大將軍命攝津守堀田正敦豊前守堀田正穀等

撰武門寛永以來宗支冊尋合之寛永系圖傳名寛
政重修諸家譜至文化中成一千五百卷〇二月所
司代侍從堀田正時罷備前守牧野忠精代之〇三
月遣右中辨藤原資董修役小角千百年齋于瀧安
寺謚神變菩薩十六日以權大納言藤原基前為内
大臣權大納言藤原愛德兼右近衛大將大將軍奏
割松前志摩守源章廣封以其箱館以東直隷幕府
易賜以武藏久良喜地遣書院番頭信濃守松平忠
明勘定奉行石川忠房目付羽太正養等于東蝦夷
與地撫夷人教交易命南部大膳大夫源利敬津輕

越中守藤原寧親遣其士卒戍箱館〇五月以宇佐
廟官宇佐公古叙從三位輪王寺公澄法親王為天
台座主　賜牛車金澤地震海溢衛宮越中井積善
以其所著逸史獻幕府仍賜葵章時服一領及金此

竹山

書自東照公誕至其薨凡十三卷積善字子慶號竹
山誠之之子與弟積德同學五井純禎各博覽能文
積德字處叔號履軒著通語自保元至元中凡十卷
積善一子曽弘曽縮並有學行曽縮繼懷德堂曽弘
弟子西浦德風嶋下郡人純禎大坂人持軒守任之
子受朱子學於乃父不尸祝之又好國學能和歌著

瑣語質疑篇非物編等○六月前右大臣近衞藤原
經熈薨年三十九子基前嗣長崎奉行飛騨守中川
忠英推問清國俗於其舶孟世燾費肇陽等錄爲一
書曰清俗紀聞○八月以宇治補宜荒木田經高敍
從二位嘗奉 勅禱于 大廟故特陞之○十一月
二十六日 帝賀 上皇壽六十勅伶人作樂于
禁中 上皇觀之○十二年正月前權大納言藤原
紀光薨紀光博學能屬國文嘗著閑窓自語以傳其
所見聞正二位權大納言西三條藤原廷季薨年五
十一子實勲嗣二十二日 中宮生皇子溫仁○二

月二十一日妃勸修寺氏生皇子寛宮○三月大將
軍使六角某朝賀降誕二十六日以儲君溫仁爲親
王○四月四日薨以儲君喪廢葵祭愛宕山祠火○
五月幕府遣目付渡邉胤大河内政壽勘定三橋成

戍幹鱸鮒

方等戍幹鱸鮒諸嶋幹鱸鮒東蝦夷北界在箱館北
三百里○七月雷震金剛峰寺大塔○八月先是老
中松平定信奉教徴諸國孝順忠貞救濟諸良民狀
使林信徴柴野邦彥等撰次之至是成名孝義錄九

江戶徴惟完

五十卷刊之賜版于書戶須原以布民間○九月幕
府徴廣嶋儒員賴惟完完家大坂初師宇野𨺗門人

片山猷後從佐賀文學古賀樸更宗程朱善文知名
至是與鹿兒嶋赤崎貞幹等同命講讀于聖堂二弟
惟強惟柔並好學柔仕廣嶋顯政績是歲富士山許
婦人登拜○辛酉享和元年正月江戶火○二月五
日改元享和○三月十四日遣權大納言藤原愛德
奉 宸翰于 大廟告革命兵庫助土定賢祭主大
中臣寛忠小舍人齋部康寧奉幣納神具七櫃神馬
三匹焉幕府遣納戶戶川安倫大河内政長巡視蝦
夷地○釋顯常歿常字大典號竺常近江人居京師
相國寺博覽多通能屬文工詩及和歌自幼從宇野

𨺗學云歿年八十三○六月所司代牧野忠精還江
戶出羽民大起侵劫山形上山高畑等地山形秋元
知朝治所上山松平信愛治所高畑織田信浮治所

出羽騷動

仙臺伊達周宗米澤上杉治廣亦發士卒守封疆出
羽陸奥騷動踰月亂民稍稍退散初上杉治廣兄治
憲英明專志政治安永初召紀德民聽之說周歲悉
革弊政尋建興讓學舍再召德民與俱巡行部内懇
問疾苦遍賑給之治廣繼世襲任彈正大弼亦能濟
部内聲聞天下高畑上山山形民望之已三十年至
是遂蜂起請其地頭傚米澤治云紀德民歿民細井

氏尾張人式部大輔長谷雄遠裔也母姙夢三辰既生眉間有七黑子成七星象幼好讀書未冠上京師求明師不得而歸請父母多買經籍自言此吾所師也及秋元維寧來講尾張善其學師事之教授江戶知名安永中權中納言源宗睦辟為侍講司明倫堂始置鄉學命巡講焉聽者皆感喜流涕愚夫愚婦亦為之化曾說米澤亦論得失省政刑百姓大被其澤呼為大慈悲生如來歿年七十四著諸經古傳平州小語嚶鳴館遺稿獻芹錄○七月幕府以所司代牧野忠精為老中大炊頭土井利厚為所司代○八月

知米

十四日勅放生會使參議左中將藤原實光兼告革命○平宣長歿長本居氏舜庵中衞鈴屋皆其號也伊勢松坂人徙居江戶初業醫後從賀茂真淵精修國朝古學為中興祖著古事記傳馭戎慨言玉加都摩宇比山踏等一時官民咸推服焉或以為我邦孔子好事者圖像傳世歿年七十二後有平田篤胤者志弘宣長學詣其墓自矢為弟子著古道大意等○十二月五日雷震四天王寺災二十五日辰時日有三暈正四位下中務少輔藤原仍孝坐竊御斂廢為庶人棄市中○二年正月十六日揭牓于紫宸殿

本居

兼明門兼明門書博士甲斐守賀茂保考書之○二月十五日遣權大納言源前秀藤原胤定等于北野廟修九百年齋幕府奏始置蝦夷奉行以羽太正養戶川安倫為之授正養安藝守安倫筑前守尋改稱箱館奉行是月至四月諸國疫幕府發錢米賑江戶病民○六月雷震大和招提寺浮圖災自天平寶字創是寺未曾有火災至是亡其古塔東國大水沒深川市舍流箱嶺浴場二十九日大水淀河決伊加賀茨田讚良若江諸郡成湖自是枚方以西河道涸運船由河內通幕府築塞伊加賀至十一月河道復舊

河內大水

大坂諸商爭漕食物衣器賑河內疲民京商亦賑之○九月七日以邦賴親王敘一品賜牛車○十月幕府以所司代土井利厚為老中下野守青山忠裕為所司代二十八日住吉四祠並災○十一月山城地震○三年正月二十二日遣右近衞權少將藤原雅光等奉幣于住吉祠謝災○閏正月攝津九條嶋白雉出上之幕府○十月朔伊豆大嶋之山焚二日其灰降于江戶○甲子文化元年正月以貞敬親王為兵部卿幕府以所司代忠裕為老中丹後守稻葉正備為所司代○二月十一日改元文化二十四日使

白雉出

傳佛法蝦夷

使奉幣于十七廟告之大垣火○三月十四日遣右近衛權中將藤原公說奉幣于宇佐廟告革令○五月幕府奏傳天台臨濟淨土三教于蝦夷創等樹院國泰寺善光寺二刹善光寺號大臼山至冬江戸僧莊海奉敎往東蝦夷弘淨土宗明年殁焉蝦夷有佛法始于此或傳昔松前氏築小堂于臼嶽安釋迦像莊海所往即其處○六月莊内坂田等地大震山崩填冢瀰廬舍盡壞人畜死無算初幕府欲停韓使入内地令對馬守宗義功傳敎曰自今聘獻受之對馬至是義功反命曰朝鮮奉敎將入貢○七月大僧正

三寶院高演奉　勅請大峯○九月高田火魯西亞王埡麻列陀羅馬使吟咱涅吐等至長崎獻書及方物乞通好互市再歸我民四人幕府竟弗聽互市明年二月遣目付遠山景晉于長崎與奉行豐後守肥田賴常俱傳其命仍賜米百苞鹽千苞綿若干斤給薪水遣歸癸丑之秋阿陀介至根諸也及還賜一牌因曰如再送歸漂人以此為照英魯西亞誤謂將許互市故給之吟咱涅吐來素奉其意仍固請不止然賴常抗辯使空還云我民四人仙臺船稍也寛政癸丑冬此儕十六人磐城洋值颶船壞東北漂甲寅夏

我民至魯西亞都

始着一嶋曰蘊提庚都蛤其地殆戴北辰常有氷雪不生草木嶋人穴居食魚衣皮魯西亞所開也乙卯四月附其課船西南六月至屋和都蛤港亦魯西亞所開而時候如我春分既為吏所誘乗馬而西多經曠野六閱月抵伊留歌都蛤其地雖寒稍饒亦魯西亞部落也廳司召漂人問所從來有一譯人言吾白子漂船留居已久生三子漂人初為廳所鞠寓譯人後辭各營生產居八歲魯西亞王徴之皆乗駟晝夜西北五十日至王都館大臣宅時享和癸亥五月也已而六人既望王召見十人親問以還否四人求還

餘乞留四人在都四旬王待頗厚觀以寺院戲場短人珍獸異花禽等王繼先志欲再乞互市故延見之於是發使船送四人六月西航二十餘日泊漢又剌既左望阿蘭陀而南十月泊南亞墨利加國伯剌西兒港其地常熱草木繁茂多產米黍土人裸跣食黍貿米在港七旬修船又南甲子春抵其國極南之海寒如北方折之西北過我東洋六月泊加摸諸都蛤亦魯西亞部落而北與屋和都蛤接壤南望我蝦夷加摸諸冬日海氷則運薪於屋和每舟駕狗數十頭一人牽之氷路二百里加摸諸與蝦夷間連小嶋一

十一其十八屬魯西二屬　本朝每嶋相距十二日
程云七月發加模豬過我南海至是歸至長崎其水
路自魯西王都一萬餘里〇二年二月妙法院眞仁
法親王適江戸相見大將軍〇三月十六日遣藏人
左少辨藤原建房于比叡山修　桓武帝千年忌齋
行法華八講〇四月二日遣藤原建房于安樂壽院
修　鳥羽帝六百五十年忌齋〇五月幕府奏增越
中守津輕寧親封其連年力營蝦夷故〇八月一品
妙法院眞仁法親王甍〇十月二十二日　勅天台
座主尊眞法親王落御學所天明災此殿燼是歲新

作之而成〇十一月廣嶋火火老出雲守立花種周
坐違教停役〇三年三月四日江戸泉岳寺前失火
江戸大火
會南風猛烈火漲府下燒大名邸六十餘區旗士以
下館舍千百餘宇民屋百二十七萬餘間及神祠二
十八社佛寺千三百餘刹焚死千二百餘人幕府周
賑市巷每人與米二升錢二百文於筋違神田常盤
等八處為食施予至四月而止諸大名商賈亦賑之
〇五月幕府以伊豆守松平信明為老中〇七月聖
護院盈仁法親王奉　勅詣大峰自六月諸國旱至
于是月〇九月魯西亜兵艦二艘寇西蝦夷辛太焚

朧高栅掠粟執戍卒四人而去朧高栅松前所置〇
十一月近衛中將薩摩守源齊宣率琉球使讀谷山
王子詣江戸王子獻方物告其主繼世大將軍見之
數日再見命伶童奏樂而聽之賜琉球王白金五百
枚綿五百屯王子白金二百枚時服十領餘賜有差
〇四年正月權大納言兼左近衛大將九條藤原輔
嗣甍年二十四弟尚忠嗣幕府以播磨守阿部正由
為所司代〇二月朔　詔修左右衛門權大少尉大
少志左右兵衛權大少尉大少志左右馬大少允每
官十員凡二百人藏人頭左近衛權中將源運能奉

行聖護院盈仁法親王詣幕府大將軍相見之贈以
白金五百枚綿五百屯〇三月松前城主源章廣有
罪幕府奏收其封徙之于陸奥梁川自是松前及西
蝦夷亦直隸征夷府於是南部津輕所遣箱舘守兵
分出戍東西蝦夷〇四月十三日魯西亜兵艦二艘
寇幹鱸鮒焚名蘭穗栅執戍卒三人二十九日進犯
舍那寨時戍兵僅數十人力戰殺賊若干人其夜賊
兵潛登寨後菜世鹵山發大銃我兵皆退保蔓米羅
山賊乃焚寨掠器械去泊朧高幕府飛檄東陸諸藩
嚴備之命仙臺伊達周宗秋田佐竹義和守松前〇

多變異

五月賊自朧高抵理井尻嶋焚抄船數隻使嶹日所捕辛太四卒齎書給舟放歸四卒著箱館納賊書告其意曰敢乞互市不聽明年大擧來攻東西蝦夷皆川愿歿愿字伯恭號淇園京師人能文工書及畫嘗甫十五與韓人唱和于席上愿詩皆佳韓人咸嗟歎著詩經繹解名疇問學擧要等○六月幕府遣老中攝津守堀田正敦大目付飛驒守中川忠英目付遠山景晋等巡察蝦夷地彗星見西南踰月不滅時又有幕府竹橋門内大松樹無故而折江戸氷川神祠落未幾自壞胡蝶群飛於板橋巢鴨之間等異○七

月幕府漕軍粮一萬五千斛于箱館○八月深川八幡會會永代橋折溺死千五百人○九月京師近江伊勢大風折木破屋二十一日以皇子寛宮為親王命諱惠仁○十月幕府奏始置松前奉行以河尾肥後守村垣淡路守為之遣銕炮方井上左大巡視下田浦賀諸備安房上總海岸○十一月江戸高輪海獲異獸時謂為蘆犀大將軍徵觀之○十二月幕府命保科容衆伊達周宗發兵屯蝦夷諸要害命吏小菅正容村上義雄山岡景亂夏目長徉督之備寇明年正月正容等四將發江戸會津仙臺兵六千二百

江戸徵邦彥

餘人屬焉柴野邦彥歿彥字彥輔號栗山又古愚讃岐人受業高松後藤世鈞博學善文嘗慨宋學衰廢極力起之名動京師天明中幕府召皆川愿不起更徵彥為侍講大用世推為朱派中祖歿年七十二子碧海弟貞穀亦以儒聞○五年二月八日　勅改鑄太政官印藏人頭源重能奉行○三月四日以閑院孝仁為親王後累進常陸太守式部卿遣右中辨藤原明光于醍醐寺修聖寶九百年齋○四月二十八日以僧正梶井兼真為親王幕府起熕臺于相摸三崎燈明臺觀音山伊豆下田安房洲崎上總百盡六

所命浦賀奉行石見守岩本正倫掌事○六月加賀能登越中大水○七月武藏下總大水傷禾○八月十五日諳厄利亞賊船一艘來泊長崎海中即夜乘子舟竊入浦抄掠民家遂上書奉行圖書頭平康英乞糧牛薪水康英飛檄州及筑後將燒夷之十七日夜賊忽遁去康英大悔失機自殺以謝幕府○十一月初正容義雄景亂長四將抵蝦夷也分守松前箱館辛太幹鱸鮒諸所而以無一寇來是秋罷歸江戸至是仙臺會津諸將亦罷守引兵而還○十二月幕府奏命盛岡城主南部利敬總督西蝦夷弘前城主

津輕寧親總督東蝦夷進利徴侍從寧親四位各益
封○六年正月江戸火浙江商舶二十七人漂泊日
向福嶋○二月幕府以若狹守酒井忠進為所司代
安曇地陥
二十一日安曇郡山中鳴動及二十四日昏其地南
北五百間東西九百間破裂中谷等四村與山野陥
入地中人畜無恙○三月二十四日立恵仁親王為
皇太子右大臣忠良傅之以小御所為假東宮幕
府修之至五月成○四月七日　皇太子進覲大將
軍使掃部頭井伊直中土佐守戸田某朝賀立太子
○七月大坂大水天神橋敗者二十間天滿橋傾○

八月伊豆相摸以東大風抜樹破屋○九月初再造
上皇壽會
住吉祠至是成大坂火○十二月十四日　帝賀
上皇壽七十作樂于　宮中僧玄瑞殁瑞號月仙山
田寂照寺主初學畫於雪關後法元明古蹟工畫人
女画秋山
物雪關櫻井氏江戸人其女雪保字桂月號秋山學
乃父善畫山水人物猛獸大障巨軸筆力愈旺男子
亦難及焉雪關弟子僧鸞山居淺草誓願寺有名聲
○七年正月朔佐渡地大震連日不止秋葉山寺災
小野職博殁博主殿寮主事佐伯職茂之子自號蘭
山受業稲宣義門人松岡成章以精本草知名寛政

江戸徴蘭山
末幕府徴之時年七十著本草啓蒙廣參說十品考
壷蓮小牘弟子山本世孺字永吉京師人精研本草
醫學著格致類編三十卷百品考洛醫彙講醫學字
林大和本草拾遺懐中食性子錫夫章夫並紹其業
○四月以輝井兼真法親王為延暦寺座主○九月
十八日　詔第五皇子盛仁紹京極殿封改第名曰
桂殿自公仁親王薨空第四十年至是皇子出居焉
水戸獻大日本史
○有年○十一月參議左近衞權中將源治紀上表
進大日本史綱條已來四世校補此書無怠治紀嘗
遣幕府催督將鏤版之因奏請公大日本史之名

帝許之水戸氏世願攙伸乃急付梓至是以紀傳二
十六卷刊就者先獻餘將續納云○八年二月江戸
大火○閏月三日　皇太子始讀書十四日始讀紀
傳○三月十六日　皇太子元服右大臣兼東宮傅
忠良加冠權中納言兼東宮權大夫藤原家厚理髮
朝鮮使通政大夫金履喬通訓大夫李勉求知中樞
府事玄義洵以下三百六十餘人至對馬上書獻物
以賀幕府繼世幕府遣侍從大膳大夫小笠原忠固
中務大輔脇坂安董莅對馬守宗義質府中城受之
大目付目付儒員林衡古賀樸等副之至六月賜荅

書及物遺歸韓王獻大將軍人參三十二斤黃蜜五十斤清蜜五壺大綸五匹大緋五匹苧布三十匹綿紬二十五匹麻布十五匹虎皮七張豹皮十張青皮十五張魚皮五十張花蓆十隻色紙十五卷色筆三十管真墨三十笏扇子十柄良鷹十頭鞍馬一頭獻世子大納言人參三十斤大綸五匹綾子十匹苧布十五匹麻布十五匹虎皮五張豹皮七張青皮十張魚皮五十張色紙十五卷色筆三十管真墨三十笏硯花三池扇子五柄鞍馬一頭履喬勉亦供獻大將軍大納言虎皮各三張豹皮各二張苧布各五匹

遺忠恂虎豹皮花布麻布等禮曹某亦遺之虎豹皮花布紙筆等大將軍仍賜韓王畫屏十雙青海波輪臺數寺貴德狛鉾打毬諸樂器馬裝十具絕纈五十匹緒縮五十匹硯紙等賜正使履喬副使勉求白金各五百枚綿各三百屯其餘賜白金有差大納言賜韓王大阜一隻色綾五十匹綿三百屯賜履喬勉求白金各二百枚綿各百屯餘皆賜白金○恂亦遺履喬勉求禮曹賜韓屏風畫源賴信渡海府家望鷹三位傳推受邑豊原時秋傳笙源賴朝獵富士野堂上放鷹櫻町菊亭春秋花鳥四時山水月下古梅野馬牧牛漢船諸圖狩野住吉描之○五月十六日以皇子盛仁為親王明日甍年二歲魯西亞將伊利古留船至理井尻八人上陸詰泊崎柵言語不通戍兵執八人發銃卻船○吳春歿春號月溪京師人松村氏隱吳服里因改吳為妙法院畫員初師蕪村後學謝寅寅歿後法應舉自成一家最善山水長人物卅木花實頗奇妙絕時無等倫嘗屢畫于宮中歿年六十弟子岡本豊彥備中人山水人物并花鳥獸皆能之名噪四方柴田義董工人物山水小品海仙為荻藩畫員居京師初守春法後倣元人善山水人物

善畫吳春

花鳥紀泉暉亦後倣吳道子工畫佛○十月五日修後桃園帝三十三年忌齋行懺法講于清涼殿天台座主兼真法親王主之至九日畢二十日賜兼真法親王牛車幕府賜二條市人張者及婢白金十枚賞其俱事孤主忠又賜清水側孝子榮次淨福寺街孝子莊八坂鄉孝子千助豐福王邑孝子重白金各若干枚幕府右筆尾嶋定奉教輯錄元和寬永間之事實成曰元寬日記○九年四月左近衛少將藏中守源定信辭老中定信田安中納言宗武次子於大將軍生父權大納言為從兄弟出繼久松定綱八世

白川木工頭定邦冒松平氏至是退隱自號樂翁為人多才以好經書博贍能文好畫其為老中務修仁政公平賞罰力行教化嚴禁侈靡舉世倚賴之嘗擢柴野邦彦尾藤肇古賀樸赤崎貞幹賴惟完及府士岡田恕等以再興程朱之學使天下士庶復嚮之所著有國本論求言錄資治清要鸚鵡言傳于世○山

北山

本信有殁有字喜六居江戶號孝經樓又北山從井上立元受業自建別幟文章絕妙有名嘗編輯國朝典詁曰事類集成凡一千卷纂輯國朝事跡載于西土諸書者曰日本外史九四十五卷著孝經集

覽較定孝經春秋孔志論語集說經義指說其他猶多龜田興字穉龍號鵬齋江戶人與有同師善屬文亦自為說從學甚多著大學私衡中庸辦義善身堂一家言○六月七日　詔修賀茂石清水臨時祭寬平元年始行賀茂臨時祭天祿元年始行石清水臨時祭並為恒例久行天下擾亂因廢者數百年累世

復南北祭

天子歎懼欲復之乃有是命大將軍奉　勅納其費自明年行之○八月伊利古留再至埋井虎使吾邦三人上陸請歸八僔不予伊利古留亦見擁兵動火器廻舶遁去三人一幹鱸鮒戍卒嘗為賊執者二

尾張安藝商人漂至魯西者於是皆回○九月下總

八歲而產

藤代驛女年甫八歲產子女名時初四歲有經水其父以為疾救藥無驗及懷姙以其固無匹配尚謂脹滿至是月三日旦生男母子無恙乳亦滋○有年○十一月四日江戶地大震加奈川程谷二驛尤甚民舍壞○十二月日光火寶庫延燒○十年正月從一位前左大臣鷹司藤原輔平薨年七十六子政熙嗣○三月壬午有事于石清水廟遣參議左近衛權中將源重能左近衛權少將藤原實義右近衛權少將源有言以下四十餘名行之所謂臨時祭是也○五

月以公猷法親王為天台座主尋賜牛車伊利古留復來去歲其遁也洋中掠我商舶而還至是使其商舶上陸詣泊崎栅上言曰往歲犯幹鱸鮒辛太等皆屬國加摸楮都蛤諸無賴所私而非吾王所知矣王及聞犯罪之禁其赴貴國辛未五月臣等入謝不圖被待如此吏請察無他賜八僔○六月紅毛商舶以童象一頭來請獻幕府命長崎奉行卻之新奉行伊賀守服部貞勝遣屬吏二人于埋井虎報伊利古留曰今歲中獻鵝日舍那所掠器械及入犯謝書則歸八僔賜答書伊利古留大悅還舩往屋和都蛤九

月又詣箱館壘獻謝書歸器械仍賜書并八虜於是貢方物數品以謝恩邦之給糧及薪水遣歸自北邊騷動八歲始平○大有年京師米斛銀四十錢天下殷富○閏十一月三日　上皇崩年七十四稱後櫻町院○十二月頒賜　後櫻町御服於近習臣十七日葬　後櫻町帝于泉涌寺○十一年三月鞍馬山寺災○四月治孝辭左大臣隨身兵仗二日以右大臣忠良為左大臣前内大臣實起為右大臣賜隨身兵仗○七月自四月諸國旱至于是月○八月以陰陽寮司賀茂保救叙從三位○九月政熙辭關白内

米斛銀四十錢

覽藤氏長者隨身兵仗十六日以左大臣忠良為關白補藤氏長者聽内覽實起辭右大臣二十八日以内大臣基前代之權大納言藤原愛德為内大臣右大將如故○十月輪王寺親王東叡山第災○十一月癸酉有事于賀茂下上兩廟遣參議右兵衛督兼東宮亮藤原隆純左近衛少將藤原隆道右近衛少將源有言等行之即臨時祭也古者南北之祭皆歲行自去年復之各一歲一祀為制○十二年正月關白忠良辭左大臣四日以右大臣基前為左大臣前内大臣實祖為右大臣賜隨身兵仗天龍寺火○二

月十七日以前關白政熙准三宮再賜隨身兵仗實祖辭右大臣二十六日以權大納言藤原政通代之左大將馬寮御監如故權大納言藤原齊信為内大臣兼右近衛大將補右馬寮御監○四月遣前大納言源有庸前大納言藤原忠言等于日光修東照公二百年齋左大臣基前及青蓮院法親王尊真梶井法親王兼真詣焉大納言實賢中納言資愛中納言公説參議推光近衛中將有長近衛少將基延等在齋使中五月歸途皆謁大將軍大將軍請推光蹴鞠而觀之實賢資愛公説有長基延及伶官一隊人奏

樂而聽之○六月幕府給所司代大坂城代役俸各一萬斛○八月初小倉大名小笠原忠固宰小笠原出雲狼抗專政列宰以下多去國於是幕府以東照公遠忌特減忠固罪禁錮之于其宅幕上仙石政和刊類聚國史六十一卷成此書菅大臣所撰原二百卷經喪亂僅存之云○十二月右大臣政通兼左近衛大將左馬寮御監四日以内大臣齊信代之權大納言藤原公修兼右近衛大將任右馬寮御監政通叙從一位賜隨身兵仗○十三年三月十一日以大將軍為右大臣世子權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補右

出野
安德帝崩

馬寮御監賜名刀各一口遣前大納言有康前大納言忠宣等就江戶拜之大將軍使肥後守松平容衆大和守松平直溫世子右大將使豐後守織田信順河內守中條信義共朝謝恩〇八月十三日以青蓮院尊融法親王准三宮〇九月大將軍奉　勅修仙洞宮至十二月成〇十一月夜伊豆松崎山頭水涌出流合溺人能勢郡野間莊出野村有一小祠曰八幡宮土人相傳昔檀浦之役左少辨藤原經房等奉　安德帝御一艇潛遁源氏艦鬧若山陽入山陰擁菅家連枝諸筑紫之帰以東走使駐蹕於入京師

而開　後鳥羽帝已立不果明年　帝病崩乃經房乃立廟奉祀憚世名八幡宮村農下辻氏即經房之後也此邑自古至今每歲五月十七日夜祠前列炬火以植禾亦傳　帝病時村衆作之以奉慰因以為祭事也邑內又相禁孩兒蓄髮犯之必為　帝所祟不知何故或曰　帝靈疾似龍頭也是歲下辻氏葺理屋宇於棟上竹筒得經房遺書埋在樑桁中其紀　帝事大抵同土人口碑其書尾附經房後系記天正中蓋求棟已來不載之也能勢氏觀之於白川樂翁翁使人鑒之皆曰六百年古紙也感歎自題外函

俾能勢氏寶藏之下辻氏准七〇十四年二月十四日以伏見邦家為親王尊任上野太守二十七日賜御書額於有德公惇信公俊明公孝恭公四廟〇三月二十一日京師雷電大雨雹殺麥苗二十二日

帝讓位於　皇太子在位三十七年改元者四曰天明寬政享和文化〇保十一年十一月崩年七十

帝性聰明好儒學精典故每勗諸皇子以讀書故後帝博覽能解聖州[illegible]文亦或涉經史或工詞章

帝尤能和歌神儒釋御製最為世所傳其神歌曰也衞俱毛鳴波羅布玗那吐農阿徽珂毅耳多茹麻濃

沍羅能都貴曾諸野計幾儒歌曰伊魯曾浮宮加羅倶吟奈比坦素語氏號楚野摩堵耳文基能堆叱毛巴備阿爲繹歌曰輿能徐加用惱記農波智須囊沍奈濃美乇阿理氏年那支貴鳴冱邊挪璃圭利　帝在位正宮殿制復南北祭修廢官數百員　在院幕府奏請舉　帝所欲因修修學院歲幸焉　皇太子立是為　仁孝天皇

十三朝紀聞卷之六終

十三朝紀聞卷之七

從六位下行兵庫寮全兼和泉掾源朝臣照矩編次
男　正七位下長門掾源　積矩　校

仁孝天皇諱惠仁光格帝第三子也母贈准后三
位局諱婧子姊東京極院權大納言勸修寺藤原
經逸之女文化六年為皇太子至是受禪時年十
八關白忠良左大臣基前右大臣政通内大臣齊信
並如故二十四日尊光格帝曰太上天皇二十六
日太上皇入見帝〇七月自五月不雨至于是
月〇八月二十一日遣兵庫頭王定賢大宮司大中

臣長祥能登守齋部康寧奉幣于大廟告嗣位幕
府奏以備中守阿部正精為老中〇九月二十一日
行即位禮大將軍使近衛中將讚岐守松平賴儀
等朝賀四位五萬石以上諸大名亦各使使奉賀幕
府奏從挪倉小笠原長昌于唐津唐津水野忠邦于
濱松濱松井上正甫于挪倉十月益津小越後守源
康孝封〇十二月十二日大婚准三宮政熙女從三
位繫子為女御乘牛車入内縱民觀儀衛大將軍
使使朝賀〇文政元年正月以阿蘇祠人阿蘇惟馨
叙從三位十八日宮中非藏人松室陸奥失心拔
刀振迅大判事勢多章武執之至五月死獄中〇四
月二十二日改元曰文政幕府奏始鑄八銖金文曰
二分款曰文重一錢七分五釐〇五月益越前守福
井源治好封諳厄利亜船一艘來泊浦賀洋中〇八
月幕府以出羽守水野忠成加賀守大久保忠真為
老中〇十月二品彈正尹閑院美仁親王薨子孝仁
親王嗣〇十一月八日遣王定賢祭主大中臣光忠
齋部康寧奉幣于大廟告修大甞二十一日大甞

文儒拷亭

村瀨之熙殁熙字君績京師人受業武田欽繇為秋
田文學博覽該通善屬文如橋正行墓碑觀者莫不

嘆美有文集傳於世賴襄入京師訪之熈他日謂人
曰久太多才吾愛之請為傳言暇日依我究覽蓑聞
而不含常希慕其文曰世賞淇園文辭不識拷亭為
文淇園書法磊落因大耆拷亭書學蘇軾而不縱故
難著耳若論其文工否不可同日而語矣〇二年正
月上皇第五子猗宮薨年五歳朝鮮商船十二人
漂至伯耆赤崎浦〇二月帝御殿大將軍使大膳
大夫土岐賴庸入侯及愈使中務大輔戸田氏敏賀
之〇五月奏改鑄元字小鈑四銖金款以草書文字
以别古文字金小鈑重三錢五分四銖八分七釐五

米斛銀三十錢

毛○六月十二日近江山城伊勢美濃地震蒲生尤甚舍壞人死京師石燈多倒○九月京師米斛銀三十錢天下比歲登稔穀價年低至是大將軍隣府下薄祿不給每百苞加金五兩百苞實四十斛○三年正月十七日以權大納言藤原尚忠兼左近衛大將補左馬寮御監望月寬里殘里青蓮院臣秘筑後能御家様與勝見孝友齊名弟子福地光愛守其法孝友亦青蓮臣○二月二品中務卿有栖川織仁親王薨子韶仁親王嗣○三月十四日尊嫡母 中宮曰皇太后是春芥川驛北真上村民堀地得石棺內

年足墓牌

藏銅牌方一尺許其文略曰武內宿禰命子宗我石川宿禰命十世孫從三位行左大辨石川右足朝臣長子御史大夫正三位兼行神祇伯年足朝臣天平寶字六年九月朔春秋七十有五薨于京宅十二月朔葬于攝津國嶋上郡白髮鄉酒垂山墓禮也儀形百代冠蓋千年夜臺荒寂松栢含煙鳴呼哀哉○四月從一位左大臣近衛藤原基前薨年三十八子忠熙嗣○六月朔以右大臣政通為左大臣前內大臣發德為右大臣賜隨身兵仗十七日肥前肥後筑前筑後大水嶋原山崩水漏出損漂田廬多溺人○七

月幕府奏改鑄文字銀以草文為款○十月發德罷右大臣十五日以內大臣齊信代之權大納言公修為內大臣幕士高橋作翻譯滿州諸書成尋譯魯西亜書○十二月二十三日以女御繫子為准后○四年正月鶴岡八幡祠災○二月九日以 上皇第七子悅仁為親王無幾薨諸國疫幕府賜錢米於江戶貧民濟之○三月准三宮前關白政熙適江戶相見大將軍大納言○四月七日以權大納言尚忠為內大臣右大將如故○六月遣藏人右少辨藤原隆晃于比叡山修最澄千年齋六日以第一皇子安仁為

紅夷獻駱駝

親王無幾薨年二歲○七月紅夷以駱駝二頭至長崎獻幕府長崎氏入錢求之牽而上京師觀于四條金蓮寺內數旬之江戶此獸性遲大三倍於馬色赭黑頭似駞頸似鸖脚似牛而長尾亦似牛所謂肉鞍牡雙牝隻○十一月幕府奏益沼津水野忠成封是歲免梁川志摩守章廣罪再為松前城主鎮東西蝦夷○五年正月二十一日辰時日有二暈而虹見于其兩傍至午乃滅○閏月十六日蝦夷地大震數日乃止○二月六日以右大臣大將軍為左大臣敘從一位世子權大納言家慶為內大臣敘正二位右大

將如故大將軍夫人嶋津氏叙從二位世子夫人鷹
司氏叙從三位遣前大納言藤原資愛等詣江戸拜
焉自大猷公任左府之後莫復拜之於是以任職最
久故進之而鎌倉氏已來世子任大臣此為始三月
大將軍使讃岐守松平賴恕內大臣使左衛門尉酒
井忠器共朝謝恩大將軍獻黃金千枚名刀一口良
馬一頭內大臣獻黃金五百枚名刀一口良馬一頭
獻進　上皇　皇太后准后黃金等關白議奏傳奏
及諸嬪皆有黃白金之遺○四月三日准后繫子難産
薨葬于泉涌寺追稱新皇嘉門院明年七月贈　皇

后幕府奏益古河土井利厚等封○五月大將軍奏
請　上皇數游幸修學院以修養　帝大悅許之
修學院自　靈元升遐之後就頽圮至是幕府修之
尋所司代信敦亦獻橋亭○六月清人徐豫闌至長
崎求村瀨之熙藝日鉞太田元貞九經談劉元簡醫
賸撰閩航墨梅後嘉永中有墨水道人嗚皆徵之能
畫之又工謔歌及書嗚性寡欲膂力絕人以拳壓堅
厚扳作指迹拳打鐵兜凹之寘踞空抹　嘗而壞之
本下館藩臣有故見黜寓大坂及墨艦等來鑄百十
數斤鐵杖曰吾若被赦以此器護主君○八月初處

士蒲生秀實徧歷　諸陵所在以著山陵志或刊之
至是戊先是相馬大作關良助二人有怨望越中守
津輕寧親乃於出羽白澤驛欲銃殺之覺被捕至是
幕府誅之○九月幕府以紀伊守內藤信敦為所司
代和泉守松平乘寛為老中○十一月修稻荷社成
十日遣藏人頭左中辯藤原光成行遷祠儀○六年
三月前左大臣忠良辭關白十九日以左大臣政通
代之補藤氏長者賜隨身兵仗聽乘牛車入　禁門
幕府奏徙白川松平定永于桑名桑名松平忠堯于
忍忍阿部正權于白川○四月幕府西城書院番松

平外記以私怨斫殺同僚右京等三人自殺焉番頭
酒井忠毅隊長大久保六郎等連坐褫役○七月從
一位鷹司藤原政熙辭准三宮不許辭隨身兵仗薙
髮號樂山予政通嗣○九月二十三日以有栖川幟
仁為親王尋任上總太守○十一月東本願寺從僅
遺庵門一宇時會新嘗此暮庵前忽有翁媼、人來
求火吏怪呵曰大節之夜奚與火為持杖逐之翁媼
去以笑曰諸國門徒將驟豈知之哉水焉火起於第
中○十二月　日彗星見東方光芒五尺長微踰年
猶見田沼意次之敗其孫意明特命為下村大名是

怪獸見　上皇幸修學院

歳意明叔父意正從還相良○七年正月關白政通辭左大臣五日以右大臣齊信為左大臣内大臣尚忠為右大臣權大納言藤原經久為内大臣幕府大番屬吏片山辰世著形政總類成○二月一品式部卿閑院孝仁親王薨子美仁嗣幕府設鑄二銖銀○五月十八日以權大納言源通明為内大臣兼右近衛大將補右馬寮御監○六月四日以權大納言源經豐為内大臣賜隨身兵仗參議藤原實熙為權中納言叙正二位前關白忠良辭領攝氏長者二十八日以權大納言藤原忠煕為内大臣左大將如故○

七月幕府奏始鑄一銖金文曰一朱乞上置桐章至天保四年廢八日蕃船一艘入寇薩摩寶嶋鹿兒嶋城主嶋津齊興發兵討之殺一人餘遁去○八月陸奥山嶽水涌出上野上總下總大水十五日夜江戸有二怪獸凌空自北馳南形如牛時雨甚而亦氣見於雲間照地雨白毛丁青山麻布○九月二十一日上皇始幸修學院觀紅葉　帝使前權大納言藤原隆純侍焉大臣以下前驅關白後來所司代信敦等陪從縱民觀儀衛　上皇命群臣賦歌詩賜歌題日水樹多佳趣又命奏樂親自吹笛彈琵琶箏琴有

忠英列大名

竹林青海波合歡鹽小娘子千秋諸曲爾後歳一回游幸焉大將軍賜幽簿之具命京師畫人原在明圖之於卧軸關本豐彥補山水而覽之○八年三月上皇幸修學院觀櫻花○四月大將軍奏益其侍臣肥後守林忠英秩列大名補少老○七月以德川入道前大納言治濟准大臣○八月二十二日准三宮政熙女從三位祺子入　内補女御○十月二十三日　上皇幸修學院是月琉球大飢餓死者多太田元貞殁貞字公韓加賀人少能文邁志儒學鄉曲稱為神童初從皆川愿又師山本信有後折衷乃合諸

說唱一家學著學庸原解論語大疏孟子精蘊九經談三經談仁說三書等殁年六十一○九年正月清人送南部商船五人至遠江納之二年冬為風所漂著暹羅遂如清清送歸之亦漂至焉○三月二十三日　上皇幸修學院大舍人助音博士源松甫私修國史略成是春江戸地數震○四月更裁南庭攝取之於巾務大丞大江俊常家園上總有盜賊群起所在抄劫○五月江戸有群盜夜殺掠行路人先手追捕之○六月松江大洲大水自五月東國旱○秋江戸地屢震○有年○十月從一位前左大臣二條藤

文恭公拜相國

原治孝薨年七十三子齊信嗣○十一月幕府以周
防守松平康任為老中○十年二月十六日以左大
臣大將軍為太政大臣賜左右近衛府生二人近衛
八人為隨身内大臣家慶叙從一位從一位儀同三
司源治齊薨年七十七明年正月贈内大臣初　帝
勞大將軍在職四十年也欲拜之大相國去歲十月
傳　内旨大將軍固辭不得命三月十八日奉　勅
除服遂拜之乃使掃部頭井伊直亮越中守松平定
永等朝獻謝恩○四月第二皇子鎔宮薨年三歲○
五月幕府奏益篠山青山忠裕封○閏六月大將軍

天下大風

使侍從青山忠裕等朝獻金一千兩獻　上皇銀百
貫錢增關白職俸五百苞諸公卿亦有銀帛之遺
天皇勅忠裕觀修學院復觀蹴鞠于小御所　上皇
賜之狩衣台後歳納　院白金百貫錢充東山幸費
○十一月二十二日賜筑後善導寺祖上人聖光謚
曰大紹正宗國師○十一年二月二十七日以德川
内大臣嗣子家祥為權大納言叙正二位○五月幕
府吹上別第火○六月二日賜眞觀寺祖僧正眞雅
謚曰法光大師○七月朔東海大水天龍川與小天
龍川溢合成湖流失刎橋二十許間十八日天下大

三條大地震

風雨京師拔木破屋西海殊甚且大水肥前筑前筑
後倒漂民房五萬餘間溺壓死者一萬一千餘人彥
山祠罹飄墮筑後松嶋山紅夷商船颶載福佐上部
村地西海及下關亡壞舩船不可舉計是日筑後海
溢後十二日再溢民前後死者三千餘人○八月九
日西海大雨霰二十三日以閑院愛仁為親王尋任
彈正尹○九月西海大水山陽山陰蝗二十五日以
前關白忠良准三宮賜隨身兵仗○十月二十八日
以一品公猷法親王准三宮天下承稼不登○十一
月二日越後上野雨雹十二日越後三條木賊村長

江戸大火

岡等地大震三條地裂廬舍盡壞災壓焚死者無算
本城寺堂獨不壞○十二年正月二十八日贈内大
臣治濟太政大臣幕府奏始鑄一銖銀文曰以十六
換一兩背面作法馬圖重七分○三月二十一日江
戸災燒大名邸四十七區旗士以下館舍九百餘宇
市舍十一萬八千間焚死者千九百餘人幕府於筋
違幸橋神田兩國等九處作食與遭火者○十一月
初東寺募衆再造食堂至是成先是京師八坂鄉媼
修耶蘇教發覺是月與其徒五人皆磔于大坂○十
二月以青蓮院尊寶法親王為天台座主○天保元

年閏三月五日修宇多帝九百年忌齋于仁和寺

新祀宮災

十九日夜宇治新祀宮災民家失火會風急與故
廟予祠皆延燒　大廟無恙二十六日　詔廢朝五
日以新祀災也○五月四日遣參議左大辨藤原顯
孝伊勢守王道賢祭主大中臣光忠等奉幣于　大
廟虔謝新祀災二十二日以女御淇子准后自三月
至是月阿波畿內山陰山陽等民爭詣　大廟沿道
民施之饋予食物等時呼御蔭參人與　神符

京師地大震

○七月二日京師及龜山地大震二條城西南壘數
十間與諸第牆寺垣皆壞市舍數十戶倒壓死數人

明治新刻　十三朝紀聞　卷七　二　[illegible]藏板

遺動至于明年夏七日　敕作新祀宮○八月幕府
西城門番秋元但馬守臣間瀨市與同僚鬪爭殺數
人處斬○十月二十七日以一品聖護院盈仁法親
王准三宮越後新潟農民群起○十二月十日　詔
改元略曰感符而建號前史之所記因變異而改
元後下[illegible]　朕雖盡夕陽[illegible]致鷄鳴率
率之[illegible]今[illegible]教化不行乎何爾　宗廟告人
火延及[illegible]坤震大甚　宮還懷危懼天下加驚
愕　朕之不逮何能答之先擇嘉號急發恩令其改
文政十三年為天保元年大赦天下今日昧爽以前

大辟以下罪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無輕重
咸赦免但犯八虐故殺謀殺私鑄錢强竊二盜常赦
所不釋者不在此限又復天下今年半徭廣民及僧
尼年百歲以上給穀四斛九十以上三斛八十以上
二斛七十以上一斛玄陰將謝陽春且布和尚衆
此時令宜與物更始普告遠近俾知　朕意○二年
二月四日　上皇[illegible]　帝幕府濬安治川大坂民
爭請奉役濬海[illegible]一阜世名天保山尋濬淀河○
三月幕府賜二條街孝子源太安次兄弟及源太妻
琴白金若干枚八條村民善者歷事五主敬忠如一

明治新刻　十三朝紀聞　卷七　上　[illegible]藏板

日是歲年九十尚勤主亦賜白金十枚○四月八丈

正名

嶋飢幕府禁民間名死者以院及居士其壯葬儀請
十僧以上墓碑高踰四尺先是近江守本多正收尹
長崎也其臣或遊娼家或舍妾於署中或買妓以歸
江戶至是幕府斬流伊藤半等數人封收宅門○
五月十五日　上皇入見　帝幕府以侍從備後守
太田資始為所司代○六月十日　上皇入見　帝
十四日皇子諱統仁生○七月幕士伊藤主膳坐弋
于府下押上園褫邑　八月關白政通之女嫁幕府
世子內大臣幕府遣左近將監石河忠房下總守野

孝女久濃

田梟父營婢等迎之十三日荘内大水○十月十七
日　上皇幸修學院水戸藩臣青山延于著皇朝史
略成川口長孺繼延于掌彰考館事亦著征韓偉略
成○十二月朔　詔藏人極﨟大江俊矩列朝貴聽
昇殿是為北小路家祖俊矩有賢才精國家典章○
三年正月幕府令諸國修溝洫○二月　勅公卿六
十一名各賦慶大將軍壽六十之歌以寄竹祝為題
賜御製以下於幕府　上皇亦賜和歌屏風慶之○
三月二十三日　上皇幸修學院○五月幕府賜葛
野郡川端村孝女久濃白金十枚久濃事義父母至

山陽

孝及父老代之耕耨夜則索綯以致養○賴襄
別名迂叟字子成安藝人惟完之子自號山陽外史
又以其三本草堂近望東山稱三十六峰外史其文冠
當世名震一時所著有政記日本外史通議新策等
歿年五十三○十月　上皇密幸山科勸修寺濟範
親王第觀琉球使過焉幕府奏鑄二銖金元錄中始
鑄之尋廢至是復之重四分諸國飢○十一月琉球
使豊見城王子等詣江戸貢獻是歲飛驒信濃美濃
竹藪實氏多取而食之○四年二月賜御書額於贈
太政大臣源治濟廟○六月陸奥出羽凍寒禾稼凋

正倉院

落○八月初東本願寺再造其諸堂幕府依例賜材
助之至是成教祖影堂南北三十七間高稱之○九
月二十七日　上皇入見　帝○十月遣藏人左少
辨藤原俊克等開東大寺正倉撿蘭奢待及諸寶器
書以修補正倉也十日能登輪嶋海溢破市舍數百
戸溺死五百餘人幕府賞町尻市人忠者歷事二主
至忠賜白金十枚○十一月幕府立長耀山感應寺
于江戸雜司谷[illegible]府公子某嘗失明大將軍聞日蓮
[illegible]感應寺僧善祈命禱有驗大喜為創之明年所
司代[illegible]命還江戸建言開明法亦必有明明乃請按

[illegible]罪談術遂流僧毀寺是冬飢陸奥出羽尤甚
其二國及播磨伯耆盜賊群起幕府發穀賑江戸飢
又賜銀於市人之賑之者○五年二月江戸大火鍛
冶數寄二郭門延燒幕府賑遺災民○三月十六日
以醍醐寺座主三寶院前大僧正髙演准三宮賜牛
車遣右近衛權中將藤原定章等于東寺修空海千
年齋幕府以越前守水野忠邦為老中○四月五日
詔修左右近衛府生番長舍人十二員九四十八
人八日富士山大没荒而震幕府以伊豆守松平信
順為所司代自春數發倉賑江戸飢武藏下奈良井

豪農吉田四良請幕府自茲五歲之間年納米千兩
千府以賑鄉里窮民肥前天草豪農平亦請年獻穀
五百斛幕府賞聽各帶二刀○九月四日　勅修賀
茂廟幕府作之明年三月成二十二日以權大納言
右近衞大將藤原輔熙轉左近衞大將補左馬寮御
監○十月十日以權大納言藤原家厚兼右近衞大
將補右馬寮御監○十二月幕府賑貸金萬兩於對
馬守宗義質以去歲冬朝鮮王城災且歲飢而罷與
宗氏互市故○六年自十月不雨至于二月○二月
有盜入幕府蓮池庫竊金二百五十兩○四月七日

美濃民蜂起

上皇幸修學院幕府降褒詞於出羽新莊大名戶
澤正胤上野沼田大名土岐賴功信濃高遠大名內
藤賴寧出羽長瀞大名米津政懿武藏巖槻大名大
岡忠固等以賞其能濟部內飢○美濃高須笠松等民
一萬許人蜂起犯笠松代官野田斧吉于萬壽新田
村代助宅破其鎧櫃折槍等斧吉狼狽走匿野村桑
名高須發士卒備之初代助修笠松大開路斧吉不
如舊制既而川漲開壞沒損笠松高須名護屋諸部
百餘村於是斧吉巡視水災所次代助宅諸村憤怨
將起報之而高須秋江村利等先起鳴鐘以集人及

黃雲滿空

之幕府召斧吉命大垣捕亂民擒致倡師十餘人斧
吉途自殺剖見磔○六月二十一日以皇子諱統仁
為儲君二十五日仙臺地大震海溢城壘震毀民家
數百間沒壞溺死者多○七月二十二日　詔第五
皇子節仁紹桂殿封自盛仁親王薨絕世至是繼之
○九月十一日以儲君為親王幕府奏始鑄堅長大
錢文曰天保通寶背文曰當百又鑄新鐵錢京師累
日黃雲滿空人面皆黃時以為異○十一月幕府遣
目付戶川播磨守等于長崎詰清船破令私貿易等
罪妙法院發米數千斛施貧民古來比年行之○十

左京弑其君

二月幕府奏以近衞中將掃部頭井伊直亮為大老
削出石諸侯仙石久利封誅其宰仙石左京等初
左京以慧黠為久利父播磨守久道所寵用及久道
長子讚岐守政美卒幼子久利嗣立無之極驕遂欲
以己子小太郎代久利與僚屬靜馬甚助等密謀先
鴆久道隙而間同列河野瀨及江戶邸吏神谷轉知
之為滅其口誣瀨於久利斬之託國事召轉出奔為
普化僧改名友鶩左京馳人捕之弗得大懼由遣刺
客夜刺久利于江戶邸中不中乃請江戶川奉行執
友鶩被虜至聽鞫冤以白左京逆狀幕府擒收左京

天下凍寒

等十餘人斬左京甚助靜馬梟左京首久道之死醫員己白者黨左京置毒於飴以弒也於是歸之磔于出石餘處流放○七年三月五日以皇子節仁為親王甍初老中濱田松平康任以仙石左京姻戚坐免老中至是幕府徙之于棚倉棚倉井上正春于館林館林松平齊厚于濱田○四月七日　上皇幸修學院○六月二十日遣藏人頭左中辨藤原正房等再檢正倉院諸寶物閉鎖之天下凍寒人服絮衣近江大水漂沒湖上人家○七月二十三日夜有大星西南流有聲○九月朔德川太政大臣奏辭征夷職請

京民往大坂沽糧

世子內大臣襲任之十一日　帝以天下飢命奉幣使兼祈年于　大廟幕府賑京師飢每一町與米二斗五升錢二貫五百東本願寺施錢米於境內民翌月又施錢○十月十四日　上皇入見　帝幕府再賑京師飢每窮民與米二升錢三百自二月至是月天下多雨禾稼不登京民多往大坂沽糧大津不輸尤飢故踰年大坂捕沽者○十一月春日樹藤無故多槁七日遣藏人頭左中辨正房于春日祠祈禳之命伶官奏樂于祠前自是夜至十三日夜而畢妙法院賜封內田租之半賑之明年又賜○十二月十一

儒者三郎賑飢　平八郎作亂

日勅賀茂祭使近衛少將源通祐兼祈年○八年正月二十七日　上皇入見　帝○二月京師儒者北小路三郎與同志數人設場于三條積賑救飢病民至冬而止幕府賜錢十萬文賞之十九日大坂町奉行屬吏大鹽平八郎格助父子師同僚瀨田小泉渡邉庄司近藤平山等七八人及河內攝津民作亂建旗幟曰救民揔勢凡五百人縱火焚建國寺天滿士民宅舍及营神祠進逼市廳城代土井利位等兵與町奉行山城守跡部良弼伊賀守堀利堅撤河橋拒之賊不得度天滿天神二橋乃爭難波橋而度之

分為二軍益放火焚諸大商玉造戍將遠藤胤統臣畑佐秋助胤統部屬山崎彌四郎坂本鉉助本多為助尨尾清次郎岡崎寅糟谷助藏等三十餘人皆持銃與跡部良弼俱追賊破一軍于平野街進遇一軍于界筋街相距可一町鉉助挺進銃賊隊將梅田某斃之賊軍驚潰棄車重而走大坂街多罹賊燹市舍一萬八千二百餘戶延燒城倉司嶋田等出糧之次別炊二百五十苞食難民○三月巨魁平八郎父子伏誅初賊軍敗也諸渠訓混避兵火者而逃四方或自殺或就虜未知平八父子所在二十七日有民告

城代利位曰平八郎潛匿油掛街染戸五良家遣士
卒與良弼等共圍之平八父子縱火自殺明年九月
檗二斛其屍黨與數人于大坂賊悉平自大坂之變
米斗錢四貫文
天下大飢至是京師米斗錢四貫文京畿及諸道餓
莩相望幕府糶二條倉穀賑京師飢民○四月幕府
以備後守太田資始為老中五月以所司代松平信
順為老中大炊頭土井利位為所司代○大有麥○
六月准三宮一條藤原忠良薨年六十四子忠香嗣
慎德公繼職
忠香善畫花鳥設色運筆俱古雅○八月五日以內
大臣源家慶為右大臣任征夷大將軍轉左近衞大

明治[illegible]十三年[illegible]刊　卷七　十九　其親[illegible]藏板

將補源氏長者賜隨身兵仗牛車其世子權大納言
家祥兼右近衞大將遣權大納言藤原實堅前大納
言藤原資愛就江戸拜之大將軍大相國第二子也
時年四十五右大將後更名家定　上皇遣權中納
言藤原實久慶襲替左大臣齊信內大臣忠熙適江
戸○九月讃岐守高松源賴恕因權大納言實堅獻
歷朝要記六十卷此編年原高松氏梶原某所著自
　後醍醐帝至　後水尾帝賴恕增補之至是　後
醍醐朝記成上之幕府奏始鑄五兩鈑一分銀廢二
分金改鑄文字小鈑一分金款曰保五兩鈑至安政

中廢○十月大相國使隱岐守松平定穀大將軍使
讚岐守松平賴恕右大將使左衞門尉酒井忠器共
朝謝進官之恩先是東本願寺煮粥施境內飢者百
餘日至是又散錢賑之○有年時價猶貴季冬始低
○九年正月十八日京師雪積二尺○二月幕府奏
改鑄文字諸銀幣款曰保○三月十日江戸西城災
大相國避火于吹上課諸大名再築之明年四月成
○四月幕府以所司代土井利位為老中下總守間
部詮勝為所司代○閏四月幕府令禁民間用金銀
造器悉收之賜其直○九月賞討賊之功賜但馬守

明治[illegible]刊　卷七　二十　其親[illegible]藏板

亂紛鎔一雙賜畑佐秋助時服二領白金二十枚遷
坂本鉉助為鉄炮方賜白金百枚加平八所携大銃
賜為助彌四郎助藏等金有差初吉見九郎亦黨賊
及巨魁將舉烽集黨俄欲歸順使其子英太郎等詣
良弼自首因進小普請英太郎亦得賞○岸駒卒加
賀人仕于　朝任越前介能畫得名其子岱亦工畫
樋口宰弒其君
弟子文鳳長人物山水華陽著畫乘要略○十年五
月樋口家宰岡田兵衞尉弒其君太宰大貳壽康被
執死六角獄中壽康嗣子近江權介功康連坐流于
隱岐○六月七日儲君親王始讀書從二位明經博

士清原在賢侍讀幕府賜法皇寺側民喜助白金賞
其孝賜建仁寺前氏佐助一萬錢賞其忠○七月二
品聖護院雄仁法親王奉　勅往紫祀大峯望祀葛
城金剛膽駒踰釋迦嶽詣熊野山既其至浦州藩大
饗之使浦衆鞋於舟以銛擲浮木為捕鯨狀蓋比例
也○十二月　上皇命設修學院茶室止止齋于
院中戍○十一年正月　兵部卿伏見貞敬親王
薨子三品邦家親王嗣幕府以備前守救野忠雅為
所司代○三月修小御所為假東宮十四日立儲君
親王為　皇太子內大臣忠熙傅之大將軍使近衛

少將越中守松平定永等朝賀○十一月十九日
上皇崩年七十大將軍使大藏大輔織田信恭入弔
先是　帝欲朝　上皇儆費用於幕府進金萬兩將
有朝覲之禮不果登遐朝野惜焉正月土佐守左浦
漁人萬次等五人偶風漂著無人嶋為北亞墨利加
捕鯨船所救至是抵虵巴布國四人留焉萬次再附
其船如北亞墨利加云○十二月二十日葬　上皇
于泉涌寺大將軍命二條城番及郡山柳澤保泰衛
泉涌寺岸和田岡部長和衛般舟院○十二年閏正
月太政大臣從一位前大將軍薨年六十九二十二

復諡法

日上稱　皇太后王氏曰新清和門院二十七日遣
左近衛大將藤原輔熙右近衛權中將藤原實愛右
大辨藤原聰長等于泉涌寺奉諡　上皇曰光格天
皇自　宇多帝停諡法大典廢者幾六十世至是復
之○二月十七日贈前大將軍正一位賜諡曰文恭
院准三宮從一位入道藤原樂山薨年八十一○三
月十二日修　後白河帝六百五十年忌齋于妙法
院左中辨藤原光政奉行是日於長講堂亦修之幕
府以備中守堀田正篤為老中時以文恭公喪禁天
下音樂因諸祠祭祀皆廢獨稻荷祭以奉　綸旨故

行○四月以妙法院教仁法親王為天台座主○六
月幕府以信濃守真田幸貫為老中○十月奏令天
下驕禁奢靡器服一品東大寺別當勸修寺濟範法
親王有故從嬖臣數人夜潛之伏見驛遂如大坂航
海西奔吏追及播磨奉歸京師明年七月　詔解其

泉涌寺災

官幽之于東寺觀智院○十一月十日夜泉涌寺
靈明殿　四條帝廟法會堂景福殿並災方丈失火
延燒之二十日修　光格帝第一忌齋大將軍使侍
從由樂貞靖詣焉幕府嘗量定米鹽酒漿薪油蠟漆
等諸戶菱欄船戶至是悉罷之免其稅課尋以酤戶

起與米無量再定之關白政通之女嫁幕府并于權大納言○十三年二月幕府令天下減物價○三月欽宮薨年十六　光格皇女也性敏好讀書工詩歌和歌之戒又妙于箏琴○四月幕府賜妙心寺村孝子伊勢栗田邑孝子太四壬生村孝女外錢各七千文外家貧寠離贅婿之後益孝順躬耕荷以養父母甲感而化○五月十七日京師大雨鴨川溢壞東九條南水關○八月左兵衛大尉瀧口衛士菅原重武有罪　詔停其官職二十二日以關白政通為太政大臣賜內舍人二人左右近衛番長四人隨身職

如故幕府奏廢一銖銀至嘉永中復鑄之禁寺內設戲場市中置娼家○九月二十八日　詔陰陽頭安

造天保曆

倍晴親改曆法至十一月成賜名天保曆自明年頒天下舊曆節氣及食等皆以支刻記之至是用數記之以復寶曆曆之舊以輪王寺舜仁法親王為天台座主○十月十五日修　光格帝三年忌齋行懺法講于清涼殿天台座主舜仁親王主之至十九日畢初幕府遣吏市野茂三郎等清丈諸國田地至是茂

甲賀騷動

三郎已打量北陸等將播弓於近江地甲賀郡民蜂起拒之其勢一萬人直逼茂三郎所次三上村茂三郎大驚遽令界出簿籍與左右數人持擔欒之忽有一人先至奪簿籍而隻手舉之揮以擊擔刀茂三郎倖易遁入但馬守亂紗館內餘走匿于三上山中幕府擒收俘師十餘人誅之清丈事竟寢○十一月琉球使浦添王子座喜味親方等來獻江戶○十二月以教仁法親王再為天台座主○十四年二月二

白氣見

日有白氣廣二尺長七丈餘自暮從西見東出翌月三日至中天乃不見以准門跡東本願寺光勝為權大僧正二十三日　皇太子始讀紀傳文章博士菅原在久侍讀○三月二十一日所生從三位勸修寺

氏薨年六十四明年二月追尊曰准后稱　東京極院海南三百里所西洋兵艦見不去幕府命淀城主稻葉正守等遣士卒于和泉備之數旬乃不見○四月大將軍奏謁日光廟押小路贅女昨及其妹峰油小路寡婦瀧而洞院商人藤吉河原街商人藤皆事親禁四條坊門商人定山御幸街商人藤吉皆事主忠幕府賜之白金各若干枚松村景文故文徵允呉春為妙法院畫員最善花卉翎毛兼工人物山水名重一時歿年六十五弟子横山清輝京師人工花鳥及青綠山水八木奇峯近江人○五月幕府嚴禁民

寫山樓

居修僭招牌金飾〇七月　詔嵯峨法輪寺募天下官民修其堂舍蓋比例也〇閏九月幕府以伊勢守阿部正弘為老中高野大塔災幕府賜之金助再造〇十一月幕府以所司代牧野忠雅為老中若狹守酒井忠義為所司代谷文晁歿晁江戶人初學畫於加藤泰都後法元人成一家又長青綠山水殆與明人爭席子文一文二各能畫妹秋香等亦工泰都字文麗任伊賀守幕府世臣也善畫名世〇弘化元年正月贈故外祖權大納言經逸內大臣〇二月紅毛兵船一艘入長崎告曰西洋同盟諸國遣兵來寇〇

五月十日夜江戶營城災營婢多焚死大將軍避火于西城課天下大名再築之明年七月成〇六月大將軍再造　靈明殿法會堂明年二月成初泉涌寺法會堂移延喜朝清涼殿為之小方丈移　後陽成朝小御所為之大方丈殿有公所建而四壁守信畫之客殿　明正在院賜　東福門院所居景福殿為之大悲殿移　櫻町朝御學所為之四壁洞春蕙白馬法會堂之前門亦木覆金飾至是合祀　四條帝于　靈明殿作假客殿假方丈內前門亦瓦覆之〇十二月二日改元弘化〇二年正月夜京師誓願寺

建學習院

災十六日　詔第六皇子胤宮紹閑院殿封先是愛仁親王薨時其弟教仁親王已為妙法院主閑院無嗣故以胤宮繼之〇二月北亜墨利加漁船送阿波舟人十一口南部舟人十一口至相摸浦賀歸之去冬來各遭風海中為之救至是得回〇三月二十三日以右近衛權中將藤原季知轉左近衛權中將〇七月正二位前中納言西三條藤原實勲薨年六十一子左中將嗣〇九月閑院王胤宮薨濱松越前守水野忠邦免老中徙于山形〇十二月大將軍為搢紳建學舍于建春門前　帝嘉之賜名學習院以

前中納言藤原具巻參議菅原聰長為之頭少納言菅原為定式部權大輔菅原頭長為有職學士明年冬大將軍納書十三經註疏史記漢書康熙字典所司代忠義納十三經註疏大日本史資治通鑑朱子文集語類陪衛明樂茂正內藤忠明共納三禮儀疏歷史綱鑑〇三年正月二十六日　帝崩壽四十七在位三十九年改元者三曰文政天保弘化　帝性孝謹好學工和歌　光格帝得疾　帝御小輿潛出省所朝覲及其遂崩復九百年廢謚以追尊大將軍使豐前守品川恭入候御病〇二月更使兵部大輔

有馬廣衆入弔大喪十三日　皇太子踐祚是為
今上天皇
今上天皇諱統仁　仁孝帝第四子也母從二位諱
雅子號　新待賢門院權中納言正親町藤原實光
之女天保十一年為　皇太子至是繼位時年十六
關白太政大臣政通左大臣齊信右大臣尚忠內大
臣忠熙並如故○三月朔奉謚　先帝曰仁孝天皇
四日葬于泉涌寺大將軍命大友豐後守[illegible]上香
命二條城番周防守朽木綱常[illegible]
豐前守松平信篤衞泉涌寺[illegible]明軌

衞般舟院三宅[illegible]賀以下諸大名亦使使上香○四
月江戸火○五月四條火祇園別祠及市舍八百戸
延燒江戸大水幕府賜近衞街[illegible]者白金十枚
○閏月金澤火二十八日北亞墨利加[illegible]艦[illegible]至
浦賀上書乞互市幕府遣大和守[illegible]總守
松平忠國備于海岸議弗聽之令[illegible]保
忠豐傳其命[illegible]六月六日亞墨利加[illegible]後
復來乞互市時魯西亞[illegible]乞互
市至安政元年且聽之而下田長崎箱館三港二十
日　新清和門院崩年六十八葬于泉涌寺門院性
慈仁嘗數聘諸侍臣每聞賤工入覲必命賜酒肉云
北亞墨利加[illegible]治幹鱸鮒幕府訖紅夷送歸之
○七月[illegible]京師大雨風鴨川大溢流三條橋二十
間許五條橋十五間許倒其石架十數脚雄仁法親
王命為食與其邑遭水民復發金賑之而三條家臣
平種松著帝皇略譜成後著諸陵說諸陵斷等○九
月大將軍詣浦　皇宮明年九月成○十月　帝賜
學習院書五經[illegible]四書[illegible]註四書大全四書集解
鑒本四書[illegible]經四書蒙引孝經大義杜註左傳
趙[illegible]古義七經孟子考文日本書紀續日

本紀延喜式令義解儀式逸令本朝文粹[illegible]記評林
資治通鑑通鑑綱目萬姓統譜大唐六典貞觀政要
文選六臣註等於是關白政通納書古事記日本紀
[illegible]三代實錄日本逸史明本二十一史等幟
[illegible]右大臣尚忠內大臣忠熙大納言[illegible]實
[illegible]堅光成俊明以下公卿亦各納經史等○四年
三月八日又賜學習院書五經正文四書[illegible]五經
古註四書朱註五經大全論孟古義　勅明日開講
十四日尊嫡母准后鷹司氏曰　皇太后尋稱新朔
平門院二十四日夜信濃地大震民屋壞倒丹波嶋

稲荷山二驛災時善光寺開龕遠近來拜壓焚死者三千餘人○四月齊信辭左大臣隨身兵仗○六月十五日以右大臣尚忠為左大臣内大臣忠熙為右大臣權大納言家厚為内大臣右兵衛大尉紀貞幹著一島曰國基　八月二十五日遣神祇大副大中臣教忠以陣頭王任賢能登守齋部則能奉幣于大廟告嗣位○九月二十三日行即位禮大將軍使左近衛少將出羽守松平齊貴侍從左京大夫武田信之世子右大將使近衛少將大膳大夫武田信典大將軍夫人使侍從大藏大輔織田信恭共朝賀

之四位五萬石以上諸大名亦各使使奉賀

十三朝紀聞卷之七　大尾



十三朝紀聞跋

近世多史裨於世道此慶長已還隆治文化之所爲與其恩且功德不可言也和泉掾安田源其親獨力修此史爲遂寢會十有五年今茲初脫稿以示德風一覽則二百四十餘年仁政施行朝典興復相門繼職竹園紹世與忠節孝順亂賊奸佞高士名儒奇衲盡心之蹤迹本朝始有之動植外邦瀕適之難異歷歷徵悉其義之也用此於正名言傳今時事者信存春秋遺意矣可謂前史良補復數正律也德風長於其親幾三十歲壯年遊京師久受之其父語德風曰吾姪母家原氏守成正月感夢孕之云

初其親依德風請天文推步之術文則畫濃復德風卻請之唱嘐夢有瑞想有妄想如其親之夢抵豈妄之云爾

時

安政龍集丙辰臘月津國西湖德風

謹跋





源照矩　撰

今日鈔

明治二年（一八六九）西京文求堂刊本

據明治二年（一八六九）
西京文求堂刊本影印

或云日本外史事之觸諱者闕而不記蓋擬
于孔子修春秋也然孔子所修周者　天子
也魯者邦君也事豈不可闕乎哉外史所諱
在幕府而不在
朝廷孔子褒董狐曰良史者以書法不隱也
是諸侯之事而非周家之事則與外史暴露
不隱者逕庭矣不知有所諂而然歟將別有
所見也世應有公論也故謂首創者難為功
因循者易為力良有以也兵庫寮史生和泉
掾源朝臣曩著十三朝紀聞以創述時體頃
復編次今日鈔以續之始弘化丁未訖文久
辛酉亦自有創意今也天下事多端内外勢
變遷出來錯雜皆難得而聞得而辨矣然而
斯史悉收之而取捨有法核備莫漏焉其傳
事輕重皆繫于日且曰稿者惟未讓辭更欲
盡聞見裨跡遺而後正史體也慶應紀元活
字行之也世間知其成請觀者晝夕相繼于

門源君不堪其煩乃去歲七月請　官鏤板
十三朝紀聞亦今日鈔其得　許將刊也信
門人青木成通携今日鈔來曰源掾之息長
門學擊斂於家嚴家嚴因與源掾友善此書
源掾所著頃者新寫之以示家嚴也先生請
覽之信因而縱觀斯史嘗聞其旨意諱則已
矣苟不可諱也直筆之蓋所取不論秘冊野
乘藩書有事之可徵則譯以漢語錄之固不
欲以文飾聳人目事實粲然能懲生靈史家
如不然何以取信於天下後世耶可謂其功
出于外史之上矣劉楊諸人稱司馬遷曰有
良史之才者非服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
隱惡垂戒于萬世乎源君夫有見于此也歟

時

明治己巳長至日郡上文學山田信敬書



今日鈔巻之一

從六位下和泉掾源照矩草稿

今上天皇諱統仁　仁孝帝第四皇子也母藤原氏

丙午弘化三年二月十三日登祚　三月朔　詔奉

謚　先帝曰仁孝天皇四日葬　仁孝帝于泉涌寺

大將軍使上香　五月十九日京師大火　閏月

二十八日北亜墨利加將官必氐荔帥兵艦二艘一

異艦始來互市

千人來泊浦賀上書奉行因幡守大久保忠豊乞互

市其畧曰我國始通中華而開市仍在華港數月今

明治新刻　今日鈔　巻一　　一　其觀樓藏板

將歸本國冀　貴國亦許互市如中華故入焉蒙許

奉　貴國制度幕府弗聽賜書畧曰我國嚴禁與外

國營通信互市自往昔諸蕃頻乞開市皆不許今後

幾回來請莫聽之且外事官長崎此港不之證宜速

還船勿復入焉　六月六日二艦還去相傳北亜墨

利加當我萬治寛文諳厄利閑之至安永天明寖大

今有三十一州自號合衆國其都曰華盛頓是其祖

人名二十日　皇祖母新清和門院崩年六十八葬

于泉涌寺北亜墨利加船漂泊蝦夷　七月七日京

師大水流三條五條二橋堡東街上水深三四尺上

口中口七條口閉門防之　九月大將軍修補　便

殿清涼殿及諸殿舍加賀白山祠災

四年三月八日　勅學習院開講十四日尊准后諱

信濃地震

祺子曰　皇太后二十四日信濃地大震　六月十

五日以右大臣藤原尚忠為左大臣内大臣藤原忠

煕為右大臣權大納言藤源家厚為内大臣有栖川

家臣飯田忠彦著野史右兵衛大尉座田負幹著書

國基　八月二十五日遣王大中臣齋部三使奉幣

于　大廟告嗣位賀茂石清水廟亦遣使告之　九

月二十三日行　即位禮大將軍使使朝賀之京民

明治新刻　今日鈔　巻一　　二　其觀樓藏板

喜助事冨小路商家羅出數年其主沒[illegible]晃主

家亡復入事寡主主欲鬻其居償借[illegible]夜力

産業終始不休遂興家云三條臺村農夫[illegible]時

事親孝其婿弁吉為冨次所逐人勸更迎婿時權

或復背父母辭之日躬耕耨夜則纘紡以養父母及

弁遺子云幕府賞之賜喜一萬錢時七千錢　十月

十三日上称　皇太后曰新朔平門院是日崩年三

十七葬于泉涌寺　十二月内大臣家厚罷二十七

日以權大納言藤原輝弘代之明年辞但馬生野民

孝子藤藏

藤藏事母至孝是歳幕府賜白金旌之藤少父沒其

盗發垂仁帝陵

明年母病蹇藤原鑛於地道僅給母食藥幾飢乃掘鑛或曰為石昌蒲寶蒿塩三味之浴温體則愈不得沽塩乞塩噌水於人供是浴每夜摩體冬則温脚於已肌膚供浴凡六歲至是母初起此時藤年十九此聞有大和盗和助佐蔵等四人盗發　垂仁帝陵竊御劔陵玉朱沙至安政戊午皆獲于奈良或云盗發陵之後讒布留祠人與俱多竊其祠庫寶劔大坂有其黨数八嘗一賈因人售名刀小狐丸於関白政通政通博覧尤精典故曰此劔非世間所有者唯大和布留社藏之命撿之事因皆覺盗盡捕

嘉永元年二月二日修　仁孝帝三年忌齋行識法講于清涼殿至六日畢十一日以權大納言藤原實堅為内大臣兼右近衛大將京師町奉行撿覈寡孤獨不能自存者賑之二十八日改元曰嘉永大赦天下仍　勅所司代侍從酒井忠義赦京師罪人遺撿非違使于六角獄釋之蓋比例也是月高臺寺修贈正一位豊臣秀吉二百五十年齋　三月内大臣實堅罷二十一日以權大納言左近衛大將藤原輔熙為内大臣權大納言藤原忠香兼右近衛大將　五月二日信濃雨雪積二尺九日京師白川雨雹十八日雨雹傷綿桁　六月五日近江大水信樂溺人畜宇治河大溢決巨椋流宇治橋并橋姫祠破豊後橋醍醐山科深草諸山崩出水丹後由良川大漲多溺人　七月十八日未時京師有白雲長二十丈許狀如蛇自首至尾無所散漫左旋以繞全體從西方起至四條朱雀低而迫地忽風飛瓦既騰徐徐東南抵鴨川之西七條之北益升小焉乃滅是日曇陰故見甚明時謂龍升天二十一日大將軍修補中宮及其別宮二十三日伏見桃山竹林中自地發火燒方六間許自六月不雨至于是月　八月十二日夜大雨

白雲如龍

大水倒五條橋架

風鴨川桂川大溢倒五條橋石架四柱堡東街上水深三尺是日紀伊尾張大水和歌山多溺人伊勢大風拔樹破屋　九月関白藤原政通辭太政大臣　十月十四日行放生會八月會使至淀河會洪漲乃反至是再發使修之十九日以右大臣大將軍源家慶為左大臣陞從一位贈大納言源廣忠與内大臣源家基正一位太政大臣幕府以和泉守松平乘全伊賀守松平忠優為老中　十一月　勅作悠紀主基二殿于南庭九日遣兵庫頭王任賢神祇大副大中臣教忠能登守齋部則能奉幣于　大廟告修大

嘗又遣權中納言藤原公純等于賀茂權大納言源建通等于石清水並奉幣告之二十一日大嘗仍禁浮屠喪服入九門及都下法鐘佛會　十二月十五日大婚左大臣尚忠女夙子為女御後進准后二十一日京師雷是冬　勅修　大廟北亜墨利加十五人漂泊蝦夷幕府命紅毛送歸紅毛辭以令亜墨利加迎之

二年正月二十日大坂大火二十九日大將軍使侍從左衛門尉酒井忠發長門守畠山義宣朝賀大婚四位十萬石以上諸大名亦使使奉賀是月内大臣

輔熙辭左近衛大將右近衛大將忠香轉之權大納言源基豐兼右近衛大將　三月北亜墨利加使舩来受漂人而還十八日大將軍率諸大名旗本大獵于小金原　四月七日　帝賜額於學習院右大臣忠熙奉　勅書之忠熙善書筆法渾整名于時時左近衛權中將藤原季知亦以和歌聞二十二日京師甘露降　閏月英咭唎賊船一艘来泊浦賀居二日奉行伊豆守戸田氏榮以教諭還賊歸途劫抄伊豆下田往大嶋刈麥掠牛復入下田測量海深淺山大小而去　五月五日幕府令諸藩益修海防　七月

前關白總良養菊亭藤原公久女為子嫁幕府世子權大納言幕府遣甲斐守渡邊糺綱等迎之去歲鷹司氏卒故再娶　冬幕府令天下武門上達文學兵法士庶姓名是歲西洋始貢種痘方蕃船闌入對馬南部津軽松前乞薪水糧食

種痘

三年正月朔日食二十七日贈外舅權中納言實光左大臣　二月五日江戸麻布火大名邸三十許區延燒　四月幕府賞六條坊門儒士柴田武修孝二條市人祐慶忠各賜白金十枚武修字謙藏本大野藩臣嘗入京師從修正舎鳩翁受石田興長學數年

武修孝行

致仕嗣鳩翁冐其氏事義父母至孝鳩翁沒而後委生徒贄於母不私一錢母性急怒則跪修俯伏恭謝任其所為母沒始娶時年四十祐慶自幼歷事豪商三井六主至忠雖年七十而削髮勤主如故云十六日京師五條火市舎八百許戸延燒自三月諸國竹簇實大如麥而白民取而食之　七月所司代酒井忠義還江戸　八月八日江戸大雷震四十餘處幕府造　新待賢門院第于清和院門内成　門院自正親町家徙居為西國畿內飢京師市廳令恤窮者賑之西陣每戸與米三升錢三百幕府擢收能登一

江戸大雷

流五條橋

天下飢

向僧頓成等二十餘人訟法事于東本願寺因起難故也明年見釋或云頓成被遠竄　九月三日京師大雨風鴨川大溢流五條橋二十間許倒其石架及三條石架是日肥後大風雨傷禾十一日幕府以大坂城代紀伊守内藤信親為所司代是月京畿躑躅及櫻華　十月肥後大飢京師米斗錢二貫三百文冨商合力於神祠佛寺區賑飢者或與外米或與半外而本願寺賑其境市東本願每人施合米踰年而止　十一月琉球使玉川王子野村親方来朝江戸知恩院賑京師飢每人施合米興長學徒於明倫時

石田學徒賑飢

習修正恭敬觀行樂行健順由行等十講舎為湯粥賑飢者非徒亦多合力焉日所活一萬五千人　十二月十七日第一皇子生而薨西町奉行發銀二十五貫錢東町奉行發米二百五十斛並賜十講舎助之

護王大明神

四年二月二日市廳再賜十講舎米二百五十斛銀二十五貫錢令諸街有志者給之金　三月十五日贈正二位和氣清麻呂正一位賜謚曰護王大明神遣大内記菅原在光少納言清原宣諭等就高雄神護寺廟宣命　二十八日幕府再量定諸商戸自天

影向松倒

保末嚴之難糾奸商故復定之而免其稅課如故　四月三日江戸大火　五月十七日北野影向松無故自倒壓破瓷狗外貨商黨所納也十九日市廳又賜十講舎米三百斛銀三十貫錢令諸街及僧侶祝人給之金以周濟飢者是月松前江刺大風壞海舩百餘艘米價漸低　八月斗直錢一貫四百餘文　九月修補内侍所成内侍所古来每二十年新之而其間修補亦新造別殿奉焉或云内侍所之名中古有説而難信矣是内侍常直焉故號耳謂之温明殿或　神器所即称矣二十日諸講舎散餘米每被

救者與十日之糧唯修正舎施粥至仲冬而止　十一月幕府以所司代内藤信親為西城老中　十二月以淡路守脇坂安宅為所司代大和守久世廣周為老中天保之末嚴禁土娼京師則除嶋原外皆被逐至是以享保舊制置北野祇園二條七條先是幕府令募十國修補北野菅廟明年成

五年二月十五日　勅修北野菅公九百五十年齋遣權大納言藤原光成權中納言藤原實愛權右中辨藤原胤保大内記菅原在光等行之　三月二十三日越前府中大火　四月大坂大火　五月二十

江戸西城災　災流三條五條橋

二日江戸西城災　七月二十二日山城丹波大和大雨風鴨桂淀木津諸川大溢皆決流三條橋十八間五條橋三十六間多倒五條石架民溺死于鴨川者四十人流淀大橋若干間紀伊大水漂壞三百許戸是夜聖護院王府為食與境内遭水者遂周賑之士賜金四銖賡錢五貫町奉行賑被水窮民處處賜銀百錢　九月二十二日妃權典侍局中山氏生皇子祐宮市廳賞合力十講舍民乃金十兩以上奉行手賜金四銖九兩以下下褒詞皆録名収之于廳庫十月二十一日暮有星大如太白流西南自分大

孝子七　主出不寢

小二而減　十一月二十日大坂大火　十二月五六日又大火六條積上漁夫七事父母孝父病濕臥者十餘年七赤貧而付膏藥摩遍體未嘗一日怠父性嗜海魚日進之亦使不知難沽父時欲洗浴亦負行買之其妻亦能事舅姑無有違命云御幸街民定助事商某忠某没大患其後衰乃專儉極力賈事日詣神祠禱主家昌遂興為主共舊故勸其或分業或嗣人然思主故辭之尤好石田學主出不寢云幕府賜之白金十枚七白金七枚是歳土佐漁人萬次自亜墨利加歸至長崎納世界計覧一幅萬國輿地圖六幅墨籍數十巻并記行沙金鳥銃阿片之屬

相模地震

六年正月自十六日至十八日江戸及其旁地大雪二十八日京師火　二月二日相撲地大震小田原城毀市舎壞二千二百餘戸壓死二十人損傷七百人箱嶺足柄二子諸山崩塞道路十八日幕府再築西城命加賀仙臺熊本萩安濃津德島等五十二藩助役　三月十一日小濱大火焚死百餘人　四月二十七日幕府貸大久保忠慤金一萬両助其修城是月幕府罷宮越奸商五良舉其田八萬五千三百石券海舩大小三十五艘米三萬五千四百斛大小

御靈鳥居門倒　夏日

豆五千七百餘斛大鉞二千九百七十枚古金三萬六千六百両金十七萬七千三百餘両銀二千百八十貫錢楮鈔重七十貫五百餘錢初五良設賈肆於秋田與弘前密遣商舶與外國貿易又疾宮越沼上尤漁村拒己之涸沼闢田而密沈毒于沼中以盡殺魚使七村皆失業乃及決沼水事盡覺去冬繫獄至是與其三子皆見檕金澤家臣篠原主殿篠原主膳篠原儀輿村由井結巴淺井高木等十一人連坐之皆自殺　五月朔夜下御靈鳥居門無故自倒二日夜江戸大雨雪雹　六月三日北亜墨利加主斐讃

兩雫

墨使陂理来

美韓達使陂理師兵艦四艘五百六十餘人來泊浦賀此內二艘蒸氣船蒸氣長四十五間兩舷設車船中焚石炭以轉之不賴風而日能行百里世未有此船頃者西洋造之一云墨主姓名伯理璽天德四日浦賀奉行伊豆守戶田氏榮使屬吏入外船問之對曰奉國書方物求通信互市我王命臣面貴國重臣獻之七日幕府命松平細川黑田毛利蜂須賀立花酒井大久保水野阿部中川松浦稻葉米倉加納森川諸族戍武藏安房上下總伊豆相摸海岸起方百間假館于浦賀久里濵為接使之所命肥後守保科

容保掃部頭井伊直弼等水陸警衛之八日幕府召水戶前中納言源齊昭復參營議近衛少将越中守細川齊護請幕府曰以弊部衆討滅蕃舶近衛将監立花鑑寛亦請為先鋒討之並族後命九日二奉行戶田氏榮石見守井戶某及大學頭林健莅久里濵館接使者陂理以兵三百七十餘人旗鼓而詣獻書函并洋帛百端名酒五十四瓶蜜醂五壷蒸氣船圖二幅草木苗五十種因言願大樹尊前開書函其書畧曰亞美理駕大合衆國大統領姓斐謨名美韓達欽差大臣水師提督陂理呈書於 日本國 大君

主殿下敬請結好互市二事抑我合衆國東西疆大洋西望 日本國從加理科吶亞馳火輪船則十八晝夜而到 貴國加理科吶亞我一大省而歲產黃金四千萬兩白金水銀寶玉許多 貴國亦多產同之乃相往來必有大利是以敢請開市矣試市或五年或十年而 貴國不益則宜罷之我商舶自加理科吶至中華者及捕鯨船之近貴海者時遭颶船破而窘吾尤傷之願 貴國速救我船到 貴國而歸之我火輪船每費石炭數萬石不得多載故時途絕之而窮如買石炭或求水則速與之其直以銀錢

雜貨充焉本國立政七十七年即壬子年十月六日幕府商議以為太平二百餘年武備或欠懈宜大修之而後荅十一日使戶田氏榮井戶某報陂理曰明年令在長崎甲比丹傳荅宜速還船仍賜和錦五卷羮椀五十四烟管五十箇團扇百柄鷄鳥百頭雞卵千枚葱五十束陂理奉其命更言往年入泊亦乞互市如聽之請假一嶋建商館常質五十人十二日相摸之大山浦賀間雨雹是日亞墨利加四艦俱還去初墨艦泊浦賀也時發空熕又隸卒上陸奸婬及欲還船俄入加奈川洋量焉吏詣之陂理對曰如不許

清商告西廣東乱状

互市復致軍艦数艘吾為之先鋒故豫量深浅也十三日所司代淡路守脇坂安宅奉教入奏亜墨利加事 帝大憂之十五日 勅七廟祝人七大寺主祈請夷船却去四海静謐 帝頃賦和歌曰玗羅那眉濃多遲諳淒隅堵毛奈耳加世年和雅阿支巴蘿波珂美嘉税曽冨倶十九日對馬守宗義和使石川将監等上書幕府曰頃者清國兵乱初當嘉永四年明代遺族澳姓者欲恢復先業煽岳州衡州等民以之攻破岳州象州道州等禁胡俗復明風遂陥武昌九江安察諸鎮清帝發吉林遼東等兵討之不克多死

徴兵食於四方皆無晉民大苦而賊軍所過不掠貨財犯婦女今民帰之如市敝藩吏在朝鮮以告来知事實姑以内聞如其違虚伏祈垂免長崎奉行志摩守牧義制亦上清船所告去歳乱状曰初廣西省潯州府高平縣炭商朱天徳憐郷邑以炭産衰窮散其所貯財濟之會群盗所過抄劫聞天徳多貲謀夜掠之或以告天徳曰人皆為君死禦天徳以謂闔邑賴我産生育吾為盗亡之當使盗盡奪吾財以全邑人矣乃積金銀于宅中夜置酒集人以族盗至酒酣聞盗来窺使人出曰縦汝徒恣取我財是欲莫邑人為

魯西使布恬廷来

汝等所害也肯之汝等亦共飲為盗大驚曰仁人哉我雖盗何掠若人財皆入謝相酬而去爾後盗屡来訪天徳縣令疑之囚天徳盗傷其無罪而繋獄蜂起毀獄奪之還山立為主移檄四方民争從之屯戍滿方十里人蓄髪著明代衣冠尊天徳稱王京師發兵遣滿官賽章何討之敗召還章何数其受賊賂耽酒色斬之更遣王草全征討然賊勢甚熾悉下廣西以去歳為天徳二年先年蝗時民為咸豊天徳二符附之於稲旁咸豊處皆枯天徳處皆熟是以民仰之如雲霓又廣東有賊王寶者大集民所在攻奪自稱大

王無幾亡朱賊亦烏合師當不日而亡但非前明帝裔云二十二日従一位左大臣征夷大将軍薨年六十一是日幕府遣少老越中守本多忠徳勘定奉行左衛門尉川路聖謨等巡視浦賀及其傍岸 七月朔幕府移合衆書於諸大名旗本因曰亜墨利加所乞非容易事宜熟讀此書建白是非得失十二日江戸大風鷗群飛於芝麻布高輪築地之間十七日魯西亜國使布恬廷帥兵艦四艘六百九十人来泊長崎此内二艘加模赭都蛤舩云福岡佐賀大村五嶋等諸藩發士卒備之奉行筑後守水野忠篤使属吏

入外船問之對曰奉王書也願謁貴邦重臣獻之忠篤奉教受其書畧曰俄羅斯上宰相子也利羅德欽差大臣水師將軍布恬廷呈書於　大日本國貴御老中以懇乞三大重事其一則修隣國之好二則正界辛太嶋南岸中　貴國極北與本國極南相錯之處使邊民勿失利三則開市於　貴國海口相換貨物暨本國兵船往加模赭都蛤北亜墨利加者有急而需物於　貴國則給之俄羅斯即魯西亜或云辛太中我疆内多産石炭魯西欲奪之故乞正界是皆

彗星見

彗星見西北光芒四尺許至二十一日乃不見　八

月尾張權中納言源慶恕上書幕府請停紅毛雜貨代之以大熕戰艦六日　帝遣前内大臣藤原實堅少納言清原宣諭于江戸贈大將軍太政大臣正一位賜謚曰愼德院准后遣三位藤原有長弔之幕府築熕臺于品川海東一里所其西臺廣一萬一千坪中臺一萬三千坪東臺一萬五千坪高皆二丈四尺各相距八町至明年四月成又築數臺十日幕府始許諸大名齎火器入江戸十五日　帝命放生會使兼祈國家安穩戎類却退時幕府以愼德公喪禁天下音樂因諸祠祭會皆廢而是會也八幡封内弛音樂三日以行之二十日近衛中將薩摩守源齊彬上書幕府曰敝藩屬國琉球那覇港有北亜墨利加船四艘來泊泊間圖寫山嶽測量海洋時會在港英咭唎人而港上積其所漕石炭三十一萬二千二百斤前月四船先後還去自五月天下大旱至于是月賀茂川不漕宇治河獺窟見龜石出是月江戸木商源八上書市廳請設水寨水柵于海口禦外船安入因獻其方畧是秋開上野藤原山道自越後通于下總銚子利根川　十月大有年幕府命紅夷上蒸氣及由屢歇吐等諸戰艦十數艘因言明年船來之次納

之而諸艦以空虚難漕則載土苞底之晦日　遣大目付肥前守筒井政憲勘定奉行川路聖謨及儒員古賀增等于長崎賜老中答書于魯西亜使略曰貴國思兩國邊疆之交錯欲加釐正則諭飭邊藩細加查覈查覈必按圖籍確有憑據不許絲毫疎繆若夫貿易來往之事則祖宗遺法有厲禁歷世所遵奉弗失故曩者貴國有開市之請而我邦業已固辭但今宇内貿易之風駸駸日長誠不能取古例律今事頃者合衆國亦來乞市日後列國之乞市者必接踵而至夫列國乞市之繁如此乃是我盡一國之力應兼星

羅甚布之萬國其力之給不給未可知也且如我境内邦土之貢撿其多寡亦豈且夕可辨之邪矧我　君主新嗣百度維新如斯等重大事須奏之京師告之列侯議定而後從事顧勢不獲弗費三五年之時月況我國之於貴國壤毀相接宜加鄭重故特遣重臣二員於長崎會晤布恬廷以盡其曲折幸有以諒之不宣　十一月五日幕府令禁蕃語項者武門始習西洋武事摸其戰艦劒銃戰袍等而行之者漫用蕃語故有此命於是其不難譯皆邦語飜之七日幕府

江戸徵萬次

徵土佗漂人萬次為普請萬次以大保末漂流為墨舩所救經蚵巴布國適北亜墨利加為救者鞠性敏游學六旬略通之為救者女婿業釣鯨每航大洋居十三歳欲還乃往南亜墨利加摘温泉所出沙金為路資又省舅妻稱復摘沙金航抵蚵巴布誘向留鳥二儕著琉球遂至長崎告曰北亜墨利加七王有三十六州無世王每四年擧賢者代之氣候齊我邦蚵巴布夷人省言巴布距今五十年墨人開之一王統七嶋每嶋大如我四國氣候常暖西洋商船多湊鳥巴布有一本邦大刀言日本以此斬首而感其武勇云薩摩守源齊彬上書幕府曰前月十六日亜墨利

加艦三艘来泊那覇港問之對云一艘八月自那覇至無人嶋而還二艘自中華廣東省香港来内一艘留那覇二艘将往中華而自廣東来一艘卸石炭積港上故敝藩令益飭兵備增築熕臺十四日幕府命會津熊本荻鳥取岡山川越忍柳川諸大名戍武藏相摸上總安房海岸　詔以權大納言右近衛大将源家定為征夷大将軍轉内大臣補源氏長者右馬寮御監淳和奨學両院別當賜牛車隨身兵仗右大将如故二十三日　天使權大納言藤原實萬前大納言藤原俊明就江戸拜焉准后遣侍從藤原雅典

温恭公繼職

慶襲晉龙大臣藤原尚忠左近衛大将藤原忠香東下陪拜席大将軍慎德公第三子時年三十二十八日淺草倉側女鷹斫殺其兄讎與鷹信太郡波賀村民忠次之妻　十二月布恬廷上陸請聽受蘇書明年正月八日四艦俱還去三日町奉行中務少輔淺野長祚發米五百斛賑西陣窮民三千人對馬守河野通訓發米二千斛賑諸巷窮民以絲泉乾耗物價騰踊故恤之　帝大憂外舶闌入十七日　詔大廟及二十二祠祝人祈不汚神國不損人民七日仍

女鷹殺兄仇

祠給白金十枚又罷比月歌會時七大寺及比叡山

亦奉　詔禱之七日其略曰夷船頻来　叡念不安
偏仰佛陀冥賭祈請速攘夷類莫損國體曁天下泰
平寶祚長久武運永延萬民娯樂二十七　日幕府奏
再鑄一朱銀重五分自明年正月行之

今日鈔卷之一　終

今日鈔巻之二

従六位下和泉掾源照矩草稿

墨夷陂理再來

安政元年正月十三日亞墨利加將陂理師兵艦七艘[illegible]十八人來泊浦賀此内三艘蒸氣十四日幕[illegible]付石見守井戸某町奉行對馬守井戸學弘大學頭林健等于浦賀按問之十六日墨艦皆進泊本牧夏嶋爾後數發空熕量海底十八日幕府命金澤預衛　大内命水戸預衛江戸城仙臺久留米米澤預衛其諸郭門郡山淀等亦預衛　禁郭餘皆

衛江戸及諸道要地二十四日大將軍使左近衛中將讃岐守源頼胤侍從播磨守由良貞靖朝獻謝進官之恩二十五日浦賀奉行戸田氏榮石見守井戸某等遺陂理乾餻六筥橘子十筥鷄五十朋一千蘿蔔八百胡蘿蔔千五百葱七束雜菜五百束以問其病召見副將陬罘須謂曰闌入内海國制所禁宜速歸浦賀港對曰自遠方航海甚苦空日有渇貴答即還素欲直造江戸而請故且入内海敢請自茲入江戸上書不許阿單須乃上書氏榮等二十七日墨艦又進泊大森加奈川川崎明日迫品川熕臺二十九日浦賀奉行伊澤政義井戸學弘林健等自浦賀亥加奈澤計接使之所京師町奉行屬吏津久井清影著陵墓一隅抄成尋又著聖蹟圖志清影博學屬文識者以二著為精的云　二月少將越中守細川齊護撰死士備攻具固請幕府討滅亞墨利加使船不許十日　詔　大廟及二十二祠祈請速垂神助以伏外夷静國家又　詔七大寺及延暦寺祈請夷類降伏國家安全寶祚延長武運悠久萬民娯樂是日幕府計　帝避外寇之地遣使大學頭林健對馬守井戸學弘美作守伊澤政義目付民部少輔鵜殿長鋭等于武藏横濱村假館應對亞墨利加使既畢饗之於是陂理上書略曰謹案　日本政府與合衆國相親之命使者亦大慶之然而不定其約條則兩域人民猶懷未寧乃示約曰泊船之求肉菜入其直給之求薪水亦給之曰士卒以養生故上陸許之曰測量海岸為欲以其所記呈政府故其上岸立標勿禁曰諸商船與奉勅釣鯨五百艘皆絶糧食薪水乞之貴港厚恤之十四日日光新宮神室震蔀戸自開十

日光新宮震

六日幕府賜墨船物中有米百斛毎苞入五斗使角力等数十人授之有白眞弓者躯擧八苞而運頂戴

小栁但墨三人角力

慈性親王奉勅禱

安寧豐登

其一苞。掌踊其一苞。小栁者亦墨人大驚其力量乃
請與之角力選最有力三人共舩小栁小栁挾一人
躝一人揚一人墨人咸拍掌大嘆賞問譯人曰彼輩
多力何以如此哉曰食日本美米飲美酒故也二十
五日　勅大覺寺法親王慈性上　嵯峨帝真蹟金
書紺紙般若心經　親開其封使奉歸設大法會禱
天下安寧年穀豐登或云古來大變　勅修是會弘
安元寇亦修之二十八日幕府令撤武藏相摸伊豆
上下總等海岸諸陣自去歲六月諸大名奉教備之
總兵三十三萬六千三百餘人至是皆罷歸二十九

聖謨政憲共呈疏

日京師雨雪積五寸是日陂理請林健井戶學弘伊
澤政義等十數人舩中饗之　三月三日林健井戶
學弘伊澤政義鵜殿長鋭會陂理于横濱村許其泊
下田箱館二港入鐵求薪水食物石炭居下田沙子
嶋方七里約貸箱館地若干十日右衛門尉聖謨肥
前守政憲共呈疏於老中阿部正弘曰僕等使於長
崎亥命未被報而幕下已命對墨使于加奈川聽薪
水糧之給絶石炭之卸地加之開伊豆松前之港薪
水糧之給絶猶或可許何為假之以伊豆方七里之
地矣墨使所敢請皆出於其私欲而獻書中所無也

如斯則渠威惟加我制惟廢但其應對無記載故委
曲難知也僕等不可通好開市固信答書中云不能
以古例律今事之意乃奉使長崎也嚴宜國禁抗辯
俾還爲私聞接墨使諸吏心許通好開市主因循姑
息故無難也若夫魯使聞墨使之所獲必謂雖幕肯
許諾政憲聖謨不肯之密為答書以障我顧矣乃起
不虞事執僕等殺而戮被執見戮為君主且國固甘
心爲故始就長崎也令黒田美濃守将命曰苟悉張
皇國制須焚殺余兩人矣因討具硝舩入魯艦也渠
如得折僕等而請老中少老則僕等不得復開口而

大內災

魯蕃之爭及淂易決哉然事至於此則必損國體揃
國體不無自我擧兵不擧則天下志士恚怒必釀異
亂矣今且暗機諸吏及不無所大為如之何僕等不
敢建言無所逃罪伏祈近思遠慮有報焉夫浦賀加
奈川之應對淂具聞之尚努力計穩當而言之十三
日亜墨利加七艦俱退赴下田港二十四日甲府火
四月六日午時大內災　帝奉三神器同
新待賢門院及准后九條氏皇子祐宮避火于下鴨
廟即日　移幸聖護院　門院及皇妹和宮更移青
蓮院此火起自芝殿會風急西北至淨福寺街今出

川街西南至猪熊街勘解由小路　仙洞宮一條西園寺今出川醍醐日野烏丸勸修寺等諸第舍及民房一萬一千七百餘間延燒焉芝殿在　仙洞宮内故為　新清和門院宮自皇妣淑子内親王居之称為芝殿市廳於妙顯妙覺等三寺為食與遭火民是日弘前大火九日大將軍命掃部頭井伊直弼曰汝家或世護京師自今以後上國有急則速趨爲於是罷其羽田大森之戍命阿波守蜂須賀齊裕代之使信濃守由良貞時入弔災獻黃金五十枚御袷三十領御屏二雙進准后白金百枚縮絹二十卷長橋

以下宮女亦有白金之遺尋分給金數千兩于遭災縉紳助其修宅十五日　帝自聖護院還幸桂殿為行宮大將軍奉　勅造　大内課諸大名助役命老中伊勢守阿部正弘掌事遣勘定奉行土佐守石河政平左衛門尉川路聖謨等董役開荒神口漕比例也二十三日大坂城前門内石壘無故自壞者五間許　五月五日京師雨雹二十一日林健井戶學弘伊澤政義等會陂理于下田許墨船居箱館地方五里尋許泊長崎是月京畿生松蕈多如秋日　六月幕府賜大坂長堀街孝女寅白金七枚時十七歲

孝女寅

寅十歲其母病蹇失明父亦多疾寅事之盡力特愛二妹以供父母之樂云十日下田亞墨利加艦皆還去十三日福井火十四日夜伊勢伊賀大和近江地大震四日市驛廬舍盡壞災壓死八百人伊賀家多壞災植野壓死百七十人奈良市舍多倒春日祠毀其石燈壞千七百基全五十基膳所城櫓壞二宇山城鼇原地裂涌水明日又大震少將肥前守鍋島齊正築熕臺于長崎之神乃嶋伊王嶋成十八日幕府賞其壯堅賜名刀二十六日江戶住吉街太田六助斫殺其父幸四之讎山田金幸四本堂氏臣天保初

四日市地震

六助復父仇

農夫吉次通幸四妻殺幸四變姓名仕水野氏時六助尚幼亦仕本堂氏索讎積年至是遂復之二十九日幕府奏復置箱館奉行以竹内保德為之授下野守翌月增一員以織部正堀利煕補之　七月六日咬𠺕吧都督瀚涅喇児使甲比丹上書長崎奉行水野忠篤其略曰本國王奉　日本政府命索諸戰艦會西洋大國四域大戰于海陸以故未有所索艦到爪哇到則速上焉本國傳聞　貴國聽合衆魯西亞二國愈於阿蘭陀二國其始通而得如之本國則已久通信矣敢請自今蒙許齊墨魯二國魯西亞瀚碎

紅毛使上書長崎

土地将併呑差我廉蝦夷延及　日本國焉西洋則
防禦之而英咭唎貌利太泥亜女王俾僕為東方水
軍大将以追魯西亜軍僕故欲更帥兵艦而發顧他
諸将亦且發蓋英咭唎冀與　日本國親睦日本政
府請覺其事情或有我兵艦入長崎及諸港輒許之
差我廉本朝所謂辛太也幕府會議至八月荅之略
曰以討魯西亜故乞給諸絶物矣然魯西亜在昔来
請通信去歳亦来請和親雖未及許府議将應之故
以討之乞則不能給以身窮乞薪水糧之属則或給
之但入泊不許長崎箱館之他矣既而以固請又許

孝女安

下田十二日幕府奏廃五両鈑江戸本郷街女安事
父母孝一夜有盗三人入掩父母抜刀喝曰不出金
則斫殺矣出銭安攫三盗衣大哭曰赦爺孃矣爺貧
乏日鬻菜以僅存写厥銭惟銭本失之爺孃飢矣請
免諸免盗感嘆舎銭而去幕府賞之賜白金五枚時
年十四二十二日清舶陶梅江貽書於其叔在長崎
者曰去夏五月本船歸乍浦数日王氏二船亦歸其
春正月廣西朱賊破江南陥南京鎮江楊州三城蘇
州人民負荷四散是以賈匠倶廃諸貨不行其秋八
月上海土賊群起乗城郭諸省大發兵戍諸要地及

勅廷臣行賞素

江南然戍兵劫抄居民民懼而罷市是以其冬亦不
能聚貨発舶今也賊軍皆敗績潜匿然旦夕難平也
浙江省不初騷乃今與王氏相謀各發一艘王氏渇
寶船姪豊利船七月十日艤乍浦十六日發両廣尋
源寶船亦發今姪以潮落泊野母将入長崎云自寛
政中減外舶歳額清舶六艘紅舶一艘為限清舶半
謂春船半謂秋船去夏西歸陶王乃春船也　閏月
勅公家及堂下官人曰主賀素莫僭踰曰節會及
恒朝衣服随身諸器勿靡麗曰慶宴賀饗送禮等専
省略三日亜墨利加一艘至下田歸我民二人二人

英使約殘私諭幾来

石船郡牧久村船稍嘗漂流至是回十五日英咭唎
貌利太泥亜女王比倶吐理亜使船至長崎上書其
略曰大英國海陸總兵官某謹呈　大日本國長崎
鎮臺奏案下某等奉英國女王命諗軍國大事於
大日本國王殿下近来鄂國猖獗無状有呑併全歐
之志吾王哀全歐人民罹肝脳塗地之禍恭告於昊
天上帝問罪於鄂國既命将出師海陸並進今録舉
兵之由以報　大國夫兵凶器也吾王冒危而問罪
於鄂國洵非一朝一夕廟算将以洩人神之憤而救
生靈於水火間昨年鄂國遣使於大國約長通音耗

貿易有無諸執事待以客禮許其請而遣之吾王聞之擗踊曰大國洵君子人而鄂國所謂虎狼之秦也吁危哉頃者鄂國挾其妖教凌暴土國假名於平等利益欲一攫其土地人民土國孱弱不能支告急於英國吾王傳檄於同盟發精甲數萬某月日戰于某海擊碎其艨艟十隻打殺其將健數千人零賊乘風濤而四散或奔竄于外國或惕息於海島吾將來其驚魂未定草薙獸獮而殲其醜類聞諸將經大國海土而歸其邊徼今某等艤軍艦數隻於大國大馬頭者將跡鄂國敗兵而鏖之以作京觀於東洋毫無關

係大國若以其嘗有和親之約不忍傍觀或天稟英武不勝技癢而有一彈一箭以為其後繼某等部下將校洩怒於大國形移執轉而天下之旗改其所指則大國其何以應之輿言至此雖甚類不遜精誠之所激不覺呈露肝膽鄂國流涎於差我廉地方者于茲有年行并吞蝦夷以北千島以隸其部落自皮至肉自肉至骨髓而終將吸收精神而止吾曹亦為大國寒心大國其熟慮深計而莫為狡爲今通款於大國竭區區之意者欲使大國先得一著於局面也英國惟敬天而愛人力可能取而義不敢取豈傚鄂國

壓倒小弱而自大乎此所以英國横行于世界而駕御桀黠諸國也自今以往英國船隻取道於大國管轄者不論何地何港舉徽而入下錨而泊或繕哨船或取薪水不必一一請謁請下令於沿海諸道使知無他腸今英國與大國得立盟結義為東西呼應之勢則鄂國形露勢阻不得逞其凶虐吾王東望欲明此衷曲於大國者不知歷幾寒暑然軍旅之間不能幣儀而盡拜趨之禮臺其知悉而報之於　殿下速賜報決不任戰栗之至曆数一千八百五十四年水師提督約茂私喩幾謹筆或云大馬頭大音對頭音

島蓋指對馬嶋是猶胡元指平戶謂平壺又云修俄作鄂是指俄羅斯　八月長崎奉行水野忠篤目付永井岩丞等奉教應對英咭唎使者于廳中凡四次二十三日許其泊長崎箱館二港求薪水糧之屬二十九日使船皆還去　九月十八日魯西亜兵艦一艘從南海來泊大坂海中起幟曰於呂之也蓋弘法草也將卒三十人許乘子舟入河口拜吏捧書指以請達市廳而反本船幕府檄和歌山郡山明石尼崎高取岸和田高槻三田麻田狹山伯太小泉諸藩備之于海岸十九日彥根發士卒四千人陣京師本能

（頭注：魯艦來大坂）

地震海溢

寺郡山淀亀山膳所亦各發士卒千餘人陣東福寺
出町山崎伏見鹿児島熊本亦發士卒東上備之二
十八日膳所火　十月九日魯西亜艦退泊加田浦
遂南去十五日其艦更来泊下田港幕府遣大目付
肥前守政憲勘定奉行左衛門尉聖謨下田奉行美
作守政義目付松本重及古賀謹一應接之　十一
月四日東海道美濃加賀紀伊攝津播磨地大震二
子山崩塞道路自伊勢白子神戸以東海溢下田震
溢倶甚民弱死八十餘人魯西亜艦損五日東海南
海西海山陽畿内北陸地大震東海南海西海廬舎

多壊冨士山崩壅冨士川矢矧橋壊南海東海海大
溢阿波土佐民溺死無算紀伊破湯浅民家千許戸
没大島島民盡死志摩破鳥羽城邑士庶溺死千數
人伊勢破山田市舎數百戸安濃津晡溢終夜聞南
海濤聲尾張以東亦多破家和泉攝津播磨亦海溢
大坂怒濤從黄津川入時市人多乘舟以避地震其
在道頻渠溺死七百人是日晡京師西南有聲如雷
南海溢音也越中亦海溢十四日若狭大風發屋十
八日大将軍命井伊直弼常衛　大内陣本能寺小
濱修理大夫酒井忠義郡山柳澤保徳副爲命篠山

青山忠良淀稲葉正邦膳所本多康融高槻永井直
輝戍京師七口命和歌山築熕臺于加田浦徳島築
于由良港岩屋濱明石築于明石浦命宮津田邊峯
山各厳備海岸逼與和歌山已下相爲應援二十二
日　詔改元曰安政二十四日幕府以災害頻至命
寛永寺増上寺祈請天下安全二十七日行改號儀
于近衛氏第中大赦天下仍　勅所司代侍従脇坂
安宅赦京師罪人遣撿非違使右衛門尉大石宣弘
于六角獄釋百餘人行儀于陽明家者　行宮隘陜
故幕府以諸道城郭驛舎毀壊令長崎停来年甲比

丹朝江戸於是賜紅毛王名刀二口緋縐緋繒各二
十匹掩障一書案一層藍花瓶等　十二月二日多
摩郡八王山寺掘地藏堂地瀉慶長小鈑三十八兩
小方銀二箇十日仙臺家臣三好武三郎邑日形有
小鳥蔽空會戰日自晡至昏方二里間如夜鳴聲搏
音動天地暮則半栖沼田山半栖梟操山中袖山之
間天明四散至未申之交始戰日死者一二十頭至
明年三月不止鳥形似雀大如鶉云二十一日筒井
政憲川路聖謨奉教會魯西亜使布恬廷于下田許
泊下田長崎箱舘三港入錢求薪水糧食石炭之屬

居下田犬走島方七里箱舘地方五里二十三日
詔畿内東海東山北陸山陰山陽南海西海七道毀
諸梵鐘以鑄大熕小銃陳之海國要地以備外夷入
寇特餘古名鐘宗寺鐘報時鐘全之　勅幕府布告
二十八日江戸大火晦相摸大山寺火既熄翌月一
日遺燼起堂舍盡燬
二年二月二十二日幕府命福山城主源崇廣上東
西蝦夷地以直隷江戸東木古内村以北西乙部村
以北至季冬易賜以伊達郡四萬餘石地福山即松
前二十八日所司代脇坂安宅奏始治軍于嵯峨衫

衢　三月三日幕府傳鐘鐲詔於天下大名因令印
諸寺鐘銘收之是日彦根小濱郡山七卒共治軍于
衫衢六日幕府令天下禁除戎器之外以銅鐵錫鉛
鑄諸器翫并佛像道具夜有盗入幕府平川金庫竊
濬賀茂川
金三千兩町奉行淺野長祚等以鴨川大填上請幕
府濬之十三日勘定宮田菅太郎石川周藏来量磧
沙深淺亜墨利加船至下田上書乞測量海底嶋洲
陳以使每通支那諸舶諳海路避颶溺之難因言尋
復奉報既去幕議大難以謂不許而不服遣使於彼
論理於是令天下益修武備　帝使使詣　大廟石

清水廟武藏川口郷民七助妻西野有身二十有一
月而生男俄長三歳大而能言　四月十五日夜京
師有大星流十六日夜有大星自東北流西南二十
五日幕府命陸奥守伊達慶邦戍東蝦夷白追以北
愈不津根諸幹鱸鮒俱奈尻等右京大夫佐竹義睦
戍西蝦夷御神居以北真舜添矢及北岸知床等越
中守津輕順承守箱舘豐戍江刺乙部及御神居以
南伊豆守松前崇廣戍箱舘岬江刺岬七重濱木古
内及東蝦夷惣邊津二十七日夜京師有火光西飛
江戸女化為男
大如鞠　五月江戸牛込若宮巷賣酒家女變為男

子女名咲年十五仍去頂髮称文藏云　櫻町帝復
新嘗也立假神嘉殿以行事自後循用之至是以其
陝陋　勅幕府改作之覆以檜皮寛政之役廢假兼
明門復之古制也以門南隘拓宮地于南仍欠巽坤
之隅各百餘坪以見增跡至是以殿南亦隘拓坤隅
及巽隅遂欽櫻町宮乾隅清水谷家艮隅各百餘坪
以路之云　六月會津及石見國有群鼠食苗田圃
多荒　七月十八日夜京師有火光東飛大如鞠紅
毛王使以蒸氣船来上二十九日幕府遣景藏亭次
郎鱗太郎于長崎學操之　八月十四日中将薩摩

風倒神嘉殿

守源齊彬以其摸西洋制所造昌平船献幕府仍賜名刀景光二十日夜大風雨倒新造神嘉殿泛大水流大橋三十間許再作神嘉殿悉舍舊木不用二十七日大将軍命治軍于吹上庭中而覧之　九月皇宮成十四日　勅天台座主青蓮院尊融法親王落之至二十日而畢二十八日東海地震　十月朔夜幕士大岡有九郎内房忽有赤蟹二頭出逐之翌夜再出歩馬地震有五壓死二日夜江戸地大震城多壞於東北大名邸士民宅舎震倒無算且大火壓死者二萬五千三十餘人幕士播磨守関盛泰筑

江戸地大震

前守大久保忠恒甲斐守逸見長道美濃守堀某淡路守大久保某土井主計佐藤金吾伏屋六助栁瀬正鈴木四郎田沼市小笠原守齊藤正作三十郎福山某根津某幕医佐藤道安堤宗琳等皆居小川小石川本所而死于其宅中幕府於幸橋廣小路淺草深川等為食與窮餓者日光王府亦於寛永寺及永代寺施食伊達氏亦施米一萬苞幕府奏益開蝦夷命箱館奉行掌其事先是江戸清水氏無嗣廢至是遣其遺臣及士庶千数人教化之乃講文武闢田野牧牛馬畜可食可藥禽獸索金銀銅鉛伐大木及薪

植草木造器具掘石炭採藥捕鯨　十一月二十三日　天皇自桂殿徙新宮御道今出川室町三條界町左大臣尚忠以下公卿前驅関白政通後乗所司代安宅以下武士陪從縦民觀儀衛是夜准后九條氏自桂殿直還　内權大納言宰経權中納言公遂参議基貞等從焉　十二月四日大将軍賜名刀光重于老中阿部正弘黄緡五端于以老遠藤胤紡以慰造大内之勞八日使越前守六角廣泰朝賀從御新宮諸大名賀使故各自部内発之於是以邊備繁多始許京邸吏入賀唯加賀藩自國遣使如例

三年六月幕府奏再鑄八銖金款曰政先是幕府築熕臺二于界浦至是其一成太政大臣政通辞関白　七月三日鴨川濬工成自五月興功役市巷村落三十九萬六千人幕府為費金十萬両不給故町奉行令諸豪商出金助之九條南北川隘且磧中多竹林自其北涯至南涯十餘町間人行磧中故水則不渇度於是廣川伐竹増堤闊道于堤上世大使之五日　新待賢門院薨年五十四二十三日盛岡八戸地大震盛岡俗呼南部相傳藩祖光行從源頼朝建戰功賜甲斐南部郷因以南部為氏尋徙今地遂称

大坂大雷　江戸大風海溢

焉自六月江戸及陸奥多雨人服綿衣自五月京畿不雨至于是月　八月七日江戸雪八日以左大臣尚忠爲關白十一日夜大坂大雷震三十八處二十五日夜江戸大風海溢城樓濱第諸武館市舍及永代橋爲風溢所破民死傷者多是秋幕府命高松松平賴胤松江松平定安築熕臺于大坂海口　十一月十九日京師雷

四年正月關白尚忠辭左大臣四日以右大臣忠煕爲左大臣前内大臣經久爲右大臣賜隨身兵仗二月經久辭右大臣八日以内大臣輔熙代之權大

清商告朱賊乱

納言右近衛大將源基豐爲内大臣賜隨身兵仗權大納言藤原實萬兼右近衛大將補右馬寮御監十九日清舶江星齊等上書長崎吾於問朱賊狀畧曰紅巾賊起自道光末討之數年今平十七八而南京城賊恃其堅固死守不降因諸省竄賊復蜂起自去歲春至秋攻畧城地劫掠民家湖北河南江西安徽等皆罹其禍八月蒙古僧林訥奉勅帥精兵數萬連破賊軍悉復城地遂與江蘇守兵合勢以備南京鎭江等餘賊江蘇守兵自咸豐三年向榮大人徼之於諸省近日則廣東湖州悪少年多來加焉侵掠蘇州民不與於賊去歲七月其徒謀叛招集萬餘人向榮大人以計鎭之未幾卒於是悪徒將復起蘇州知府蘇爐知之乃以僞官郭振瑞爲廣東產令之嚮導自帥鋭兵若干八月望夜襲擒其魁十七人黨百餘人明日誅之于城下遂悉逐廣東人蘇州賴始息肩焉冀不日復南京民和尚昌去歲九月廣東省亦執所逃來紅巾賊十三人誅其七人因餘嘗英吉利船雇此賊爲司柁於是苦請赦其罪歸船兩廣總督葉名琛弗聽仍嚴禁英人至城下置兵警衛十月十日英人卒起逼城下縱火焚市舍延燒三日市舍盡爐燹

大人大怒遣官兵悉焚英賊館舍飛檄四方將鏖之英賊懼而請和請再造市舍復舊献造屋銀六萬貫錢然英吏姦黠變詐自後若之何謹録傳聞以上

建四條橋成　夏日雨雪

四月十五日　帝賜六六歌仙詞册於奉造宮役諸大名各一部以慰其勞於是護京師彥根小濱郡山衛工塲淀膳所篠山高槻尓賜御扇晦四條橋成長五十一間四條磧故爲島以比市舍水僅通東西涯際川漲因每溢去秋町奉行淺野長祚告幕府課祇園會境諸街建之以疏川道　五月二日白川棚倉之間雨雪積三寸　南庭垣際始列植松檀幕府奏

始鑄箱舘通寶鐵錢行之蝦夷基豐罷内大臣十五日以權大納言實萬為内大臣右大將如故權中納言藤原實德兼大歌所別當是月盛岡美濃守南部謹敦請幕府鑄新鐵錢于其部内文曰寛永通寶背文曰十自玆七年之間歲鑄十萬貫文　閏五月二十三日駿河地大震海溢破興津隣村　七月朔龍野大風拔樹発屋十七日幕府教薩摩守源齊彬曰紅夷言亜墨利加佛朗西並與琉球約事請我國亦與之約事紅毛使造卿董其事二十四日幕府奏聽亜墨利加使巴爾理士請延見之二十六日水戸前中

納言源齊昭與其子權中納言慶篤同上疏幕府敢諫大將軍見亜墨利加使尋上書前関白政通請止見之　八月朔以日食廢節朔日行之幕府奏以所司代脇坂安宅為老中美濃守本多忠民為所司代溜直大名連署諫大將軍見亜墨利加使其疏曰降書告許亜墨利加使入覲待之重於甲比丹一等奏之京師云是幕下非一朝而亡其職掌萬世之格耶當渠始請見之時微曹有奉内意則議論盡之矣諸而後雖論無敢矣而微曹世奉重職故雖遂事不爭自獲罪也惟今忽國體肇見墨夷則諸番必繼踵求

無倪矣幕下豈聽之而一一見哉今日許入覲廢前日除國辱之令何以臨天下矣別疏陳國辱利害敢請更商議勿延見焉溜直寛文初置以監老中本任高松彦根其後加會津為三家既時增之今松山桑名忍姫路亦任之二十五日松山大洲地大震二十八日大將軍增其侍臣丹後守本郷泰固秩奏列之大名為少老　九月參議左大辨藤原光愛從三位清原宣諭等四十人有罪　勅削光愛宣諭官職餘停朝參近衛少將肥前守鍋島齊正上疏幕府請罷見墨使而征討之以雪嘉永已來恥辱　十月十四

日亜墨利加使巴爾理士自下田入江戸十八日詣老中備中守堀田正篤邸二十一日　帝觀散樂于西庭諸公卿與所司代陪衛侍二十六日巴爾理士詣堀田正篤邸告曰雖上書于大君今親上言以詳之其略曰合衆國自禁有十於異域故諸外邦求屬本國其隔絶地皆辭之曰自造蒸氣船以來益爭互市由是西洋諸國皆富曰自造蒸氣船以來視遠域猶隣里因欲與諸邦和親如同族是以拒結好之國必除之曰世界無有拒和親者貴國亦聽之則請許二事其一置合衆宰官一員于貴府下其一縱諸邦

商舶入港互市此二事不啻本國請西洋諸國所望
也曰日本危難在英咭唎及歐羅巴諸國嚮日英咭
唎將約蔑私崙幾與貴國契約也英咭唎不可而言
約爭不同諸邦莫諾矣仍欲伐貴國曰英咭唎惡魯
西亞蚕食諸邦故近来與佛蘭西合軍與之會戰而
懼其所有東印度亦為之奪曰魯西亜欲併滿洲及
清國以其甲取東印度英咭唎亦欲得差我廉及蝦
夷以横絶魯西亜軍曰清國距今十八年以阿片事
與英咭唎数戰多亡軍卒奪諸港及南京其終行成
也出億萬金以償阿片直今再英咭唎佛蘭西共伐

清國而佛覬高麗英覬臺灣初英佛伐清國也遣使
請共攻然本國弗聽之曰阿片烟草産于東印度距
今二十年清國唯廣東行餘省不行在今諸省容行
每歲為之損二千五百萬両阿片之為毒也弱身體
耗精神人一味之必欲復英咭唎冀弘諸日本同清
國以專利啚合衆為貴國甚危之也與英咭唎交易
須禁阿片曰日本開市同諸域而迎我國宰官督之
則莫如清國乱作也曰諸國遣使約事須咨云世界
第一合衆國與我國約事如斯條件然則莫有違乱
者曰亜墨利加佛棠邪穌堂並在而民隨意歸依曰

今時世界互市之風也移潤餘于涸竭以行平等耳
曰諸舶每市納税世界通義也亜墨利加則以其税
金足國用餘藏官庫曰僕来日本之途至暹邏與約
事既又與佛蘭西約事是本國知英咭唎欲屠暹邏
故與約將為暹邏防英咭唎也曰東印度今為英咭
唎所有是不與西洋諸國契約故也彼如與契約則
諸國援之矣請日本鑑東印度更開市以與諸邦相
識曰戰艦蒸氣船戎器之屬貴國欲用則本國送之
水師陸軍亦送之曰僕於清國香港會英咭唎大將
某某曰吾使於日本矣因示書四通內有云率蒸氣

船五十艘往江戶更約二事其一置一官于貴府下
一縱諸域商舶入泊互市如意也言不之許自我動
干戈矣佛蘭西黨之必俱来求同事某言今茲二月
到江戶而其緩者與清國戰故也然清國不能久支
也戰止必来矣貴國其為應之之設僕惟為之設莫
善於許互市許之則僕飛書於英咭唎佛蘭西告曰
本政府與我約互市事許諸舶入港貿易然則所言
五十蒸氣船之来亦一二艘而已矣貴國信用僕言
僕為安全之媒是無上幸也君其熟慮與同列決之
十一月六日堀田正篤令丹波守土岐賴旨左衛

門尉聖謨等會巴爾理士于蕃書調所質問前月其
告中疑件金澤鹿兒島仙臺熊本以下二十一藩共
上書幕府曰告云依寛永以前例延見亞墨利加使
矣否曹評議之皆曰寛永以前蠻國来朝也皆卑己
謙辭以貢献足素為我國規模矣然其後嚴禁與萬
國通信今者亞墨利加使陂理者航来也尊大己國
輕蔑本朝而恣言無道失禮矣執政申諭國禁不奉
則恐懼為議其所請故及有今日之事乃為蠻夷所
辱莫大焉諸藩深憾汚先祖名為子孫瑕因請亞墨
利加使朝府之日一免連名者牙參且又比年物價

涌貴故諸藩甚疲於江戸邸費會同路資而難走命
敢請依寛永以前例使連名自来年十歳之間士著
以勸農桑講兵學富國内強兵士而備萬一内變外
患奉殊勤焉信田仁十郎堀田芳輔蓮田藤蔵相謀
刺殺巴爾理士十六日夜俱潜入小川街蕃書調所
乖刺之為幕吏所拘或云仁十水戸宰武田伊賀正
生臣藤蔵水戸農夫各有謝世和歌云二十一日巴
大将軍見墨使
爾理士朝幕府献書大将軍臨大廣室見之賜以時
服十五領饗之于聖堂　十一月二日堀田正篤等
造巴爾理士謝其懇告巴尓理士曰明後日属月曜
日願以此日決事四日正篤奉教會巴爾理士巴爾
理士再上書固請置宰于府下開市于十港五日幕
府遣大學頭林健目付津田半三郎西上奏亞墨利
林健等西上奏合衆事
加事或云川路聖謨建言宜使使奏聞而後許故使
健等奏之蓋奏事皆送書以聞故謨云爾十六日幕
府移示合衆國書巴爾理士言于諸大名因曰墨使
所求非容易也有思慮速上言二十九日傳奏前大
納言菅原聰長前大納言藤原光成接林健等於是
健上亞墨利加國書并巴爾理士所告諸件因言略
曰萬國之風自四五十年前一變皆事互市　皇國

亦歐羅巴諸邦會議欲開其鎖而亞墨利加為之魁
首故遣陂理求和親若弗聽之彼必来寇矣事見船
来諸書曰疇昔與亞墨利加和親也約十八箇月後
置其吏于下田因之辰歳七月巴爾理士齎國書来
固請見大樹公以献之是以去歳以来数應接之曰
前月延見巴爾理士是月四日巴爾理士再献書乞
置買所西吐兒于府下縱諸域商船與我邦商人直
貿易為之開港十所幕議欲除其不可之外許之然
事與嚮許入泊給絶物大異故使臣等入曲奏之曰
開港十所欲減省之互市場欲避京師開之於江戸

邊以綏　聖襟焉一卿報曰孟春多節不遑會議應
竢畢節之後眉吶西吐兒蕃官名是月肥前守鍋島
齊正上疏幕府曰亞墨利加船闌入內海而橫行然
幕下以為今武家衰弱故忍國辱圖穩和亦良計哉
然國法自　神武闢國儼乎威震萬國矣東照公繼
紹其緒再造天下建功至大定呂不輕然今者為墨
夷所剥其政因而諸夷繼踵今已聽墨夷朝府且見
也求皆得之是蓋豫期志願次第者而其無已哉竊
聞　聖慮為之惱矣可不懼乎今實國家安危之秋
也敢請為速援及列藩更計畫外事不肖素荷岳高

之恩矣臨難安不報嘗推考夷狄內外事情彼見武
衰結和親者遠謀纂奪　皇國也乎武士之事固尚
果決矣始患難終安與前甘心後危孰好幕下絕於
彼則彼必入寇然諸藩并力擊攘之不及旗本出陣
而事平矣嚮祖奉東照公明命辱守國關長崎襲守
二百餘年以為家之重大矣乃聞墨夷朝府也遺憾
恰如為敵兵破後門不肖雖過言以效苟謝恩之志
且又欲使家臣習熟防戰之術躬督足食足兵之事
以奉助非常之役因請更許土著十有八年焉時他
藩亦多詣營上疏

今日鈔卷之二終

今日鈔卷之三

從六位下和泉掾源照矩草稿

老中入請墨夷書

安政五年正月五日所司代美濃守本多忠民堀川館災是日大坂火市舍千許戶燼八日大將軍命老中備中守堀田正篤西上曲聞亞墨利加事請許其所乞勘定奉行左衛門尉川路聖謨目付肥後守岩瀨某等副之十六日夜京師有火光西南飛大如日十七日　帝召諸公卿商議亞墨利加事二十三日亞墨利加使巴爾理士自江戶歸下田二十六日　帝召大臣以下參議以上三十五名再議亞墨利加事各上封事多云勅諸大名建言二十九日幕府賜巴爾理士書并藥物鷄卵問其病使伊藤貫齋診之

二月二日修　仁孝帝十三年忌齋行懺法講于清涼殿至六日畢三日奈良大雪五日老中堀田正篤勘定奉行川路聖謨目付岩瀨某等入京師館本能寺先是幕府修補大坂城夷天保山以營熕臺令彥根起寨于鞍馬口至是熕臺成九日侍從老中正篤朝獻黃金五十枚金香鳳凰伽羅准后及關白太閤傳奏亦有進贈或云贈關白尚忠太閤政通傳奏

蜂須賀齊裕上書

聽長光成金各五百兩尚忠聽長光成並不受十日江戶大火十一日傳奏權大納言菅原聽長權大納言藤原光成莅本能寺接堀田正篤川路聖謨等正篤特饗之是日中將阿波守蜂須賀齊裕上書曰林大學頭津田半三郎堀田備中守等相續上京奏請亞墨利加事矣近來時勢不穩而及至今日事件已大慍　宸襟矣臣誠懼竊慮何如今日事固爲不容易大事若忽焉奈將來何臣嘗見外夷形勢頻變而未得以聞今及臨深履薄之世運而諸夷望近京海岸者誠大難事而危急時逼矣臣爲之日夜苦慮痛心不安眠食也京師若有非常事臣進軍卒以警衛及其變亂身先諸藩入護京師粉骨碎身以盡微忠報國恩仰念制置有　宸襟安泰之計於是又呈書藤原政通曰小官嘗數上書幕府以效愚計然一無有採用而諫爭之路絕小官嘗憚時義雖不得奏愚慮而今者非可逡巡之時也愼思天下之安危在今日一決矣祈望殿下命　寶祚長久兆民安寧外夷威服之處置十三日堀田正篤上書請外事其件與林健所奏稍異數日菅原聽長藤原光成傳三旨於正篤曰蓋與夷假約雖不得已而始開港

而去臘二十四日勅以不使彼依泊畿内近國之海
雖然不得不開武庫港乎曰今者　皇宮無有嚴郭
故欲使大藩嚴護衞　皇居四面畿内近州門開数
港建夷館其制豈有所不究然夷情無饜其漸次募
求竟或及亂須奏其先見正篤奏對曰武庫之開港
其對盡辯我事件而許之諸外人素望開市於京師
大坂及江戶且識昔者外船入兕浦而市南蠻寺亦
在京師等事故不敢兼服然百方諭理以僅開之因
而禁墨人入京畿十里内瀕尼崎猪名川若是強而
定事者非容易矣　聖襟請恕京畿之護衞比開武

庫港必嚴之幕府方今專計安　帝心乃如　今旨
亦會議必設焉反乱之先見今也不以和親則
構怨於海外諸國忽釀入寇故今計無如聽和親互
市以開富強之基矣約事素圖而域無難我不速無
理彼莫作反乱而如後日生違而相爭者難豫奏之
夫萬一之變負約則諸國入寇猶在目前故自今嚴
武備張教化使彼自服之他無復有方策二十三日
尚忠政通同奉　旨使議奏傳奏齋書莅堀田正篤
本能寺館傳之曰奏聞之條件非容易事矣故　上
懼　大廟諸先王神慮何如也今實人心向背國家

存亡之期因而欲聞三家以下諸大名建言矣幕府
其徵天下藩鎮之言而奏之正篤驚　旨川路聖謨
與俱對曰敢請還而少更文菅原聰長爲欲之擁大
納言源建通以議奏在使中前曰此書難更矣是雖
関白之命即　上之旨也宜速達之於江戶矣正篤
乃奉爲是日所司代兩町奉行伏見奉行等士卒治
軍于衫衢二十五日大坂道頓街火市舍一萬三千
餘戶燼焉焚死四十餘人是夜越中飛驒地大震立
山崩塡壅山上七池山下小鳥佐伊兩川山頭神祠
壞山麓地裂涌水民家震倒人多壓死飛驒角川羽

（頭注）立山大震　大亡　嶺崩　祠壞

根元田月瀨天生等三十六村盡壞亦壓死數千人
角川等邑在高山城北八里許佐伊之壅至翌月十
日而決多溺人既而再壅是流木多橫於溪故小鳥
之壅至秋尚窒其水成瀑前關白政通辭准三宮内
覽隨身兵仗是月典藥頭小森賴愛門人藤務者於
其油小路宅與諸同僚倶施療鰥寡孤獨其難步者
往療初花山院醫員栁田濟著傷寒論繹解十卷刊
之又著金匱要略方論繹解十卷萬病證治六卷至
是成醫苑謂爲良方　三月五日幕府送書於堀田
正篤使之奏對略曰　宸旨允當矣然至人心向背

（頭注）傷寒論繹解

幕府能操制之願　帝心安之七日權大納言藤原
忠能權中納言藤原實愛藤原實德參議藤原隆祐
源通富藤原實麗藤原定功共上疏請徵天下大名
建言而後荅幕府十日　帝召関白大臣議奏傳奏
等商議毅府之事左大臣藤原忠熙內大臣藤原實
萬不朝　帝使右大臣藤原輔熙權大納言藤原齊
敬往召之入議定十一日召諸公卿大夫示毅案報
案有依賴幕府所置之語在朝縉紳多曰其未可前
內大臣藤原實堅前曰此荅稱事之宜矣卿等何得
非之矣縉紳皆不能荅獨藤原忠能怒對實堅曰若

此荅則日本不立矣　主上素懼　祖宗神慮何如
然媚幕意而降此荅則舉朝不臣也臣不敢服從於
此矣議奏權大納言藤原正房亦對曰臣固不可開
市雖以爭奪邑不能從於此矣即顧諮左右左右同
聲應之十二日忠能因傳奏光成上疏請改報案薄
暮與藤原家信藤原實愛以下八十餘人俱詣関白
尚忠第愬之十三日　帝嘉忠能等直言　勅改報
案因令太外記中原師身大史小槻輔世以下諸堂
下上疏論之十四日權大納言菅原聰長辭傳奏藤
原實萬辭內大臣十六日以權大納言藤原忠香為

內大臣左大將如故十七日　命權大納言正房行
傳奏事翌月為真權中納言實德行議奏事十八日
陪衞駿河守都筑峯重自殺或云峯重容矢堀田正
篤遂奏請事不感故割腹謝之二十日関白尚忠左
大臣忠熙右大臣輔熙內大臣忠香權大納言光成
正房奉　命召堀田正篤入傳之　勅報曰墨夷之
請事　神州之大患國家安危係焉乃以告　大廟
累帝奈之何苟變東照公以來良法障國民歸向而
難保萬世乎是以深憂也往年下田開港固非容易
而今又以所奏條與彼約則　國威不立也廷臣群

議亦曰當今奏請殊係國體惟後患不測云幕府其
降教三家以下諸大名更商議而奏之正篤同本多
忠民於小御所奉之既虎室賜酒饌或云於是別命
進三廟之奉幣費速設幕府嗣子嚴京師兵備等事
二十四日目付岩瀬肥後守奉　勅書還江戶二十
六日　帝令議奏建通實德傳奏光成正房等復傳
旨於堀田正篤曰約於夷狄之條非可許容矣若
衆議纏滯須據　前旨以荅彼矣縱彼變而我何恐
哉所賴在申　朕旨矣宜體是意而計事幕府召還
堀田正篤是月京師坂樹杜榊樹暴槁　帝命禳之

坂樹 杜榊 樹幾 稿

於　禁内相傳慶長中卜部某詐奏曰伊勢大神告曰遷吉田護帝都矣鴨川有鹹味即二見海隨之之驗也蓋竊埋鹽於水源云於是　朝廷栽無根榊祝曰此榊榮則大神不遷枯則遷也既而其榊歲茂幹圍五尺而朽今稿者其繼植亦幹圍二尺　四月三日堀田正篤朝告東歸於是又　勅之曰今已夷狄覬覦矣須命大藩嚴衛　大廟并京師京師雖自往年井伊氏等警衛其備未整又有　大廟祝人奏請之事宜速議命二所護衛仍賜大將軍硯匣一合文臺一脚花鳥圖金屏二雙南都八景畫幅賜正篤十

體和歌冊原錄助縮緞五匹立田弥三匹准后亦贈大將軍嵐山高雄圖對幅曲水與牽駒圖掩障五日正篤聖謨録助等發京師正篤後更名正睦二十五日幕府移示　勅書於諸大名二十六日佐伊蓮復決富山金澤田地千數町蕩壞人多溺死二十八日堀田正篤召巴尔理士於私邸謂曰夫約條于今難定者國内人心之不合如嘗所告諭敬也京師亦叡慮為之惱云巴爾理士對曰兩國相談判而後以人心不合延定約之期者萬國之所無也史書亦未之見江戸政府不能捺印約條則我不復詣江戸直

紅商 始入 洛中　幕府 復合 衆

詣京老有權門而談判矣若是則生難於江戸必多矣卿之所言者無以何日為期限也敢請定期日以報焉是月幕府以掃部頭井伊直弼為大老特命屢上直省政事文政中京師民口四十萬餘人今茲民口三十六萬八千餘人初紅毛甲比丹朝貢江戸也途過京師巡觀祇園祠方廣寺蓮華王院等而去未曾有許入京城至是甲比丹入觀東西本願寺遂詣北野而去　五月六日幕府賜亜墨利加荅書曰肅復亜墨利加合衆國大統領皮児設殿下貴國往年已降屢求兩國修睦交慰靡鮮且現今派領事官巴

爾理士為使節齎書翰謀使兩國人民共通貿易永以安寧調旨懇款感倚曷已乃宜以章程草案相示也然期日不得不緩者以有我闔國會同商議之事也幸諒察之併祈貴國安全不悉安政五年戊午五月六日日本國源家定其名下印朱章巴尔理士奉之明日發江戸還下田所司代美濃守本多忠民還江戸　六月幕府罷備中守堀田正篤中務大輔脇坂安宅老中以懸川侍從太田資始鯖江侍從間部詮勝西尾侍從松平乘全再為老中若狹守酒井忠義再為所司代於是增忠義姉小路邸地賜柳沢保

申日暮地起寨賜忠義保申地者曏昔與非伊氏同
京師大火
命京師護衛故也保申初名保德四日京師大火北自樋口街南至七條鹽小路村西自町尻街東至萬里小路堡其民房一萬三千八百戶及長講堂東本願寺西念淨運萬年莊嚴崇仙福田金光諸刹洞庭園燼焉京師有一醫闢治湯火傷奇方其劑則取寒中所獲鷿脊髓之白脂入土鍋上火自成油是也夏日以直附傷處以他膏粘其上冬日自凝成膏故塗紙以附皆巾包之更附一日一次雖重期月而愈六
江戶大雷
日江戶大雷震二十餘處十二日准后九條氏生皇女尋薨十三日亞墨利加艦二艘來泊下田十七日遣權大納言藤原公純神祇大副大中臣敎忠筑前守王任恒大和守齋部則能奉幣于　大廟祈請安天下伏夷狄此　天使過三條京極有黑烟一道自
東岡崎山黑烟起
岡崎起衝天所司代鳴鐘發救火夫至則無有蹤跡時以為凶兆江戶大火會西亞一艘來泊加奈川亞墨利加一艘自下田入小柴十八日幕府遣勘定奉行玄蕃頭永井尚志下田奉行信濃守井上清直箱館奉行織部正堀利熙目付肥後守岩瀨某等于加奈川撿之井上清直岩瀨某問於巴甬理士對曰英

咭唎佛蘭西共伐清國大勝之乘勢將來獲其所欲也我憂貴國不耐其求矣雖然貴國聽我請而署印鑑所相約條目則我力諭英佛圖無恙矣幕使聞之
幕府改訂合衆互市
皆懼十九日清直肥後與巴甬理士相謀取舍舊約定互市則十四條花押以許之或云二吏以老中久世廣周命答外舶曰往年下田所約束他京都不許故雖知所告不能應焉夷大怒禽二吏恐怖而聽二十一日幕府命讚岐守松平賴胤起寨沓掛出羽守松平定安起寨八幡越中守久松定猷起寨鷹峰命和泉守藤堂高猷預備京師非常命兩池田氏山內氏戍大坂毛利氏戍武庫立花氏戍界津以益衛京師二十二日幕府奏聞亞墨利加事二十三日遣權中納言藤原實愛等奉幣于賀茂廟權大納言藤原忠能等奉幣于石清水廟並祈請同伊勢二十四日
幕府會議嗣事
幕府會議設大將軍嗣子大老掃部頭藤原直弼老中備後守源資始下總守藤原詮勝和泉守源乘全等與前中納言源齊昭權中納言源慶恕近衛中將源慶永等爭論為初齊昭以大將軍不肖且無子計使己子一橋慶喜為西城以張皇國威慶恕慶永等亦從慂而直弼與諸老中少老等每忌齊昭故宣言

迎紀伊宰相為西城於是齊昭更訐以慶喜先紹將
軍宰相為西城與慶恕慶永慶頼俱面請大將軍以
定事因求面大將軍然直弼以大將軍寢病辭不肯
為通而會太田資始以下諸吏及尾張慶恕以下幕
族大議嗣事齊昭等皆曰宰相幼少今也朝廷命事
嚴異國来窺頻宜迎刑部紹征夷職宰相為其世子
矣世次如是則萬萬歳也直弼等曰迎宰相者為當
然矣舊制立世子皆迎血續之近矣得違其例矣齊
昭大怒而抗論將與閣會間部詮勝趨来呼曰上召
掃部殿矣即扶之而入齊昭等皆退歟或云會議以

前大將軍為醫所誤卒薨然祕以議嗣事又云至二
十八日薨是日　天使藤原公純歸途觀網于香良
洲州藩藤堂氏為立亭饗之故二十五日参議源慶
福迎為幕府世子賜名刀長光國光二口尋改名家
茂世子於大將軍為從弟紀和歌山無嗣文恭公弟
六子齊順継之任大納言乃世子之父二十六日井
伊直弼以大將軍命名水戸齊昭告迎紀伊宰相為
西城二十八日褫丹後守本郷泰固少老停侍醫岡
櫟仙櫟仙子了節等三人皆杜門　七月四日英咭
唎兵艦三艘来泊品川請詣江戸定和親貿易之約

幕府疏徳川慶恕齊昭等

條互取之幕府使使接之五日幕府罷尾張權中納
言源慶恕常陸前中納言源齊昭慶篤父子越前中
將源慶永命攝津守源義比代慶恕日向守源直廉
代慶永停用側土佐守石河政平政平子小性豐前
守本郷泰固子諳並石見守眤勘定奉行信濃守佐
佐木顕發為小普請削泰固政平邑義比慶恕弟直
廉慶永族用側小性諳並普請並幕府職名先是
朝廷欲徵三家大老等咨議外事　勅幕府上之八
日幕府奏對曰奉　勅雖然中納言慶恕中納言齊
昭並有罪中納言慶篤連坐之餘皆弱輩不可上大

老井伊直弼任京師護衛故當上然會三蕃艦来告
事魯西亜軍艦亦續来是以不得發去月二十六日
命老中間部詮勝西上所司代酒井忠義亦將上請
及詮勝之入洛為十日幕府命外國奉行玄蕃頭永
井尚志長崎奉行駿河守岡部長常等會紅毛使改
舊市則定為十一條花押以許之十一日命永井尚
志箱舘奉行堀利熙等會魯西亜布恬廷許互市改
舊約定市則十七條花押為十三日使侍從越前守
六角廣泰入奏事或云辭大將軍請世子襲任之十
八日幕府命外國奉行筑後守水野忠德永井尚志

詔水戸佐幕府

下田奉行井上清直堀利熙等會貌利太泥亜意而
蘭士而使許互市改舊約定市則二十四條花押焉
意而蘭士英咭唎之種初藤原政通辞准三宮内覧
而未報二十六日乃免其内覧　八月八日　詔入
道前中納言源齊昭輔佐幕府左大臣忠熙右大臣
輔熙内大臣忠香前内大臣實萬權大納言齊敬忠
房同奉　旨認詔略曰嚮奏曰與墨夷假約於加奈
川不得已而署印之將使閣部詮勝上京奏其事是
非無嘗　勅徴諸大名之言乎哉抑於行　皇國重
事也署印而後聞則伺　叡慮之謂何在其背　朝

命忽國計有司用心如之何縱外事姑舍焉行政如
是也國由是而亂歟故欲使公武盡實合體特召三
家大老也而對曰水戸尾張與餘族皆有罪云雖未
聞其罪狀而當外夷来窺之時斥擯營羽翼之家則
必障人心歸向乎徴三家以下大名之言者不獨外
事欲合公武以安百世也大老老中與三家三卿天
下大名及退老者其速會議圖治邦國合公武扶擯
營禦外侮焉　特命爾列及三卿等相與賛成傳
勅旨於四方三卿謂一橋田安清水初齊照之黜遺
憾殊甚故欲奉勅相府以遂事因人密奏索此詔於

天星出

是其京邸留守鵜飼吉受之傳奏司奉發京師是日
正二位内大臣征夷大將軍薨年三十五十一日曉
彗星見東北光芒三四尺至十七日暮乃轉見西北
大如太白光芒一丈許十六日三位陰陽頭安倍晴
雄上書奏天象略曰自上旬晨昏彗星見於翼度常
陳星側光芒北指其長二三尺戌前没于乾方寅後
出于艮方蓋入地淺故旋天速也上旬多陰難量十
一日乃東進去翼次軫昨夜雖迫紫微太微而垣未
犯入焉其無大禍歟天文大成曰彗者除舊布新餘
殃不盡為大旱飢暴疾疫長大見久災深小短見速

災淺但舊史古書舉其占許多或以為兵革喪亂水
火大疫之兆然兆之驗否在政之省否　宸衷益加
慎謹崇敬神明則天星滅乎十七日遣權大納言源
忠禮少納言平時萬于江戸贈大將軍大政大臣正
一位賜謚曰温恭院奠金書紺紙般若心經蓋奠經
亦比例也准后遣左近衛少將源通久弔之　九月
三日幕府命水野忠篤永井尚志堀利熙等會佛蘭
西使許互市約其則二十二條花押焉自六月改許
互市五外國各同約束其條曰永相和親曰自明年
六月始互市其七月開加奈川港以代下田曰自今

後四十箇月而置市場于江戸五十箇月而開武庫港置市場于大坂應開新潟港而難則別開一港于西州曰聽設館庫于加奈川武庫長崎箱館等五港墜居武庫加奈川箱館地各十里但武庫禁入京畿十里内長崎限御料地曰米麥禁出而給船糧絶曰金銀幣互行國内曰赤金用要器之餘貿之曰嚴禁阿片烟草云彗星自轉見西北夜南漸大夜中其旋地下芒末竪見北方長数丈至是星已抵西方大倍前光芒赤其状如牛角廣本五寸末六七尺長半天每二更西没既夜南漸小至晦在西南光芒二三尺

世始有暴痢

如糸而亡自夭星出世始有暴痢時呼虎狼痢朝瀉夕死諸藥無驗天下病死不知其幾億京師比諸道為少矣江戸病死十萬人大坂三萬人西海亦甚多及夭星滅痢從而息舉世大異之二十三日或所殺勘定手島重太郎于府下幕府大索黨水戸者執先手部屬中井數馬下田奉行屬吏大沼又三郎鐵炮方屬藤田忠藏二城留守古賀氏臣藤林恭助小性曽我氏臣飯泉春堂小普請阿部氏臣勝野森助兄第松平又三郎臣日下部裕進福井家宰橋本左内鹿児島家臣日下部伊三次高松家臣長谷川宗父

老中詮勝入捕

子宇和島家臣吉見長鳳園寺道士行阿游士一蒲市正等命老中下總守間部詮勝西上輿關白藤原尚忠謀俾前関白藤原政通前内大臣藤原實萬削髪捕黨水戸者等奏請外事　十月間部詮勝入京師館妙滿寺令町奉行岡部豐常等執王人大監物紀正恒有栖川家臣飯田左馬忠彦鷹司家臣兵部權大輔藤原俊璹筑前守藤原良典兼田伊織三國大學一條家臣土佐守藤原則賢若松大藏久我家臣讃岐守源仲襄三條家臣因幡守源常安若狭守源常邦豐前守平正庸富田織部西園寺家臣但馬

守藤原尚弼青蓮院臣山田勘解由伊丹倉人僧百甫大覺寺醫員六物空萬近衛家婢村岡岡部豐常臣筧兼三清水寺宰近藤正慎儒者頼醇池内時梅田義質畫工浮田一蕙等三條家臣有飯泉喜内本江戸某氏臣来為京黨謀主是歳七月之江戸被捕儒者梁川孟緯没後三日覺緯少師北山又從詩佛善詩擅名京師鄉邑有星嶽因自號星巖二十日京師雷雹二十四日京師雷老中間部詮勝輿攝津守宮原義直播磨守由良貞靖共朝義直賀皇女誕貞靖謝贈官謚二十五日以源家茂為内大臣任征東

家茂公繼職

大將軍兼右近衛大將叙正二位補源氏長者奨學淳和兩院別當行宜儀于南殿比例也兩院別當亦世任也時年十三二十七日間部詮勝朝奏其畧曰主上欲距絶夷狄也幕府固然之諸吏亦頗行聖旨而非使公武能合體則難絶外夷復國法以綏聖襟矣祈且緩絶期　十一月十六日　天使前大納言藤原光成前大納言藤原正房大外記中原師身以下數負准后使右兵衛權佐藤原親賀與權大納言藤原齊敬權大納言藤原忠房適江戸將軍宣下故　十二月十四日遣主殿權助王職保神祇

權少副大中臣盛光大和守齋部能弘奉幣于大廟是神嘗而世謂御祭也季秋將行之也藤波氏與其族河邊氏各有喪不可使故將動平野祠人大中臣其行事而祭文有誦法藤波教忠忌傳之於他因養參議西日野光暉次子盛光為子以奉使因遷延為於是盛光分房于教忠伊勢邑中亦冒河邊氏云

泉涌寺帝廟災

二十二日夜泉涌寺　靈明殿災火起自　殿中法會堂方丈延燒釋迦堂舍利堂四脚門得全東本願寺免其境市地租夏火故

六年正月幕府令從諸商戶于加奈川初畫日幖幕府運漕惟用之而自近日令諸藩摸造西洋大船許諸海船用此幖以為　本朝惣號至是又令諸海船帆幔用白布艫上起畫日白旗以益別外船　二月

教講武所

初江戸多置講武所講習叙槍銃三事至是老中太田資始奉教傳之講武所曰初銃法且準西洋令者銃熕術始備傳聞武事西洋諸國亦有異同也若不省本邦風俗一依紅毛銃法必陥偏固失機宜矣須辯論折衷以創銃及射槍步騎兵諸法定其制度研之勿慕彼伎術屈我勇武溺夷狄陋習失本邦舊俗

先是間部詮勝執水戸黨與三十許人檻致之于江

戸二十日乃東歸二十八日奈良火元興寺浮圖延燒諸伽藍亡滅已久矣唯五層大塔遺存亦至是亡

三月左大臣藤原忠熙右大臣藤原輔熙並辭官薙髮十七日以內大臣左近衛大將藤原忠香為左大臣前內大臣藤原家厚為右大臣權大納言藤原齊敬為內大臣兼左近衛大將　五月幕府令天下

禁異服

禁異服二十二日　帝賜關白尚忠黃金五枚入道准后政通入道前左大臣忠熙入道前右大臣輔熙入道前內大臣實萬黃金各三枚議奏傳奏職事黃金各二枚諸堂上金各若干兩以慰外事之勞因

勅曰嚮侍從詮勝入曰云云然　朕為公武又傳
旨幕府者再三今　朕欲暫觀幕府所置天下物情
也爾等且含焉　六月水戶士卒多詣幕府愬事或
云請歸被囚家老某幕府令天下嚴禁貿於外舶以
朝服甲冑兵書劔刀公鑑武鑑諸冩本城郭陣軍圖
弁銅屬是夏幕府奏增関白尚忠第地於是撤春日
街市舍以拓之　七月二十九日加奈川及江戶大
風海溢溺人損舶　八月今出川家號之已久矣至
是奏復其古號菊亭十六日幕府奏益関白尚忠職
俸五百苞采邑一千石二十七日幕府斷水戶等獄

幕府斷水戶獄

數前中納言源齊昭愬外事於京師諮幕嗣於親王
堂上密請　綸旨使微者奉之等罪禁錮之于其居
城幽其二子權中納言慶篤刑部卿慶喜停作事奉
行肥後守岩瀨某軍艦奉行玄蕃頭永井尚志西城
留守左衞門尉川路聖謨小普請奉行備前守淺野
長祚駿府町奉行民部少輔鵜殿長鋭水戶家宰備
前守中山信寳等尋斬鵜飼吉幸吉父子茅根伊與
助飯泉喜內橋本左內吉田寅頼醇島幸吉首使安
島太刀佩自殺流鮎澤伊太小林良典六物空萬日
下部裕進勝野森助餘或遠放或寘其家太刀佩伊

與助伊太並水戶家臣太刀佩為宰左內博覽在獄
中註資治通鑑訖其漢紀云死年二十六寅字寅次
郎萩家臣工詩及文著幽囚錄留魂錄醇字子春山
陽襄之子號三樹又古狂生其罪不重幕府欲宥之
而醇有氣節自比宋文履善在幕庭詆詈不止遂見
斬有二兄協復協仕廣嶋復居京師各業儒義質死
獄中若狹人因號雲濱其學宗闇齋云先是佐倉堀
田正睦上田松平忠優並請退老至是許之　九月
七日幕府奏分金二萬兩于宗室攝家堂上堂下及
宮婢中使眼病大行上國三五日而愈江戶頗劇有

眼病大行

朝發夕盲豐後薩摩等亦劇踰月而止二十七日幕
府奏分賜蝦夷地於仙臺會津久保田盛岡弘前莊
內六藩闕田野蝦夷謂除松前箱館外　十月自七
月暴痢復大行京師病死二萬人至是而止暴痢皆
大渴而懼加瀉不飲能登國試剖二屍臟腑盡焦因
而鳳至郡總領村爭縱飲水病者七十人皆愈隣村
傚之亦不死云十七日夜江戶牙城災再築之明年
成　十一月幕府再作　靈明殿法會堂及方丈復
立　四條帝廟　帝賜前大僧正東本願寺光朗紫
衣慶其年八十本願寺聽紫衣此為始晦夜西陣竊

暴痢飲水愈

西陣市人蜂起

民三百許人蜂起打毀大宮街絲商其家町奉行小笠原長常發吏卒捕之有一老俠者自首曰奴為倡帥奴年已還暦何死之惜素傷西陣衰微起事敢請使織戶營産如故而後被刑矣長常乃撿西陣市執奸商五六人自亜墨利加来求絲彖昆布等其属日貴矣其以為時至停貯巨萬絲彖宣言外船貴市之而三倍其價諸絲商為之所煽亦停貯多絲故織戶廢業而起會大坂町奉行飛書告長常曰頃西陣民多来浪華乞食因収之廳内恤食七百人長常大驚悉集西陣窮民手領金一萬両諸商亦於石田學舎

次良七十勤主

等為粥日賑之亦費銀百貫錢云　十二月十日大坂大火幕府賞三條市人次良歴事五主忠賜白金十枚次良今歳七十尚勤主云又賜大宮街孝子源吉白金七枚新春日街孝子吉助及其妹政新車匠街孝女麻白金各三枚源吉少事人以親貧困罷帰養之父卧病醫藥盡力送終亦盡焉母命取妻而顧口増母飢後喪之後初娶云麻未從夫婿而父母耄因庸織養之不給上街誦謠伊呂歌訓

幕府遣使外國

萬延元年正月幕府遣外國奉行淡路守村垣範正豊前守新見正興軍艦奉行木村攝津守目付豊後守小栗又一勘定森田岡太郎等二百餘人于亜墨利加國十八日攝津守乗島津氏所献太元船発加奈川尋村垣範正以下二百人乗亜墨利加蒸氣船令之嚮導而発至十月帰或傳攝津守不適亜墨利加至佛蘭西而反二十九日幕府令天下改金幣之直保字小鈑當三両六銖保字一分當十三銖正字小鈑當二両十一銖正字一分當十一銖正字盖安政政字邊　三月三日水戶家臣佐野竹助黒沢忠三郎等二十六人與鹿児島臣有村兼治等共撃大老中将掃部頭井伊直弼于外櫻田殺之是日大雨

雪直弼乗篋輿具従者唱道而行水戶黨雨衣奴装袖銃跪路旁卒起鬪而闘殺傷二十餘人林忠為彦根衆所殺兼治被重創明日死稲田重藏高橋良一郎闗鐵進海渡崎仌亦被重創自殺焉竹助忠三蓮田市五郎齋藤監物詣老中脇坂氏邸自首竹助等亦傷甚無幾死大関和一郎森五六郎杉山弥一郎森山繁助詣細川氏邸自首安島太刀佩子某提一馘詣遠藤氏邸自殺或云廣岡義次郎関泰助山口辰助鯉淵要人亦自殺餘不知所之竹助兼治懐和歌世争傳之五日寺社奉行大目付等於評定所訊

問和七五六弥一繁助忠三對曰前中納言数上書
諫外事然諸吏忌而不為通是以未有聞湛絶信之
舉是故僕等志悉誅主外事者矣是不獨奉前中納
言意為天下盡忠也九日日根郡民三千餘人蜂起
打毀佐管源六館及豪農數戸源六提孥逭走前年
不登民請薄歛源六曰常免之地奚薄歛為責輸不
已故起云常免謂校數歳之中以為常十八日　詔
改元曰萬延幕府之災是政堂之災故其火比例改
號今改之者以去歳災故也二十日大赦天下仍遣
撿非違使于六角獄釈罪五十人二十三日水戸臣

高橋父子自殺于四天王寺中篠澤自殺于生魂祠
前皆從撃井伊氏逭来也先是幕府命郡山淀篠山
膳所柏原等戍山崎揚谷塚原千束宇治牛尾蹴揚
白川龍華御菩薩等諸要地至是皆備　閏月十日
小濱大雨雹　四月幕府奏改鑄小鈑四銖二銖比
舊制皆小也昔者小鈑錠銀碎銀等多行如泉布文
政中猶然其後小鈑銀子歳耗矣天保改鑄之後行
者舊時什一二無幾共文錢等漸次消亡而世希見小
鈑至是有改鑄名莫見鈑形　五月五日秋葉山祠
災自前月多雨近江山城大水膳所城大津市唐崎

陪衛奏勅使於江戸

松瀬田橋並浸半至七月湖始減　六月　勅陪衛
大隅守大久保忠良齎　詔書就江戸傳之至八月
反命自古置武家傳奏司其宣傳聞奏皆掌焉今乃
始不経之而傳故舉朝不知其為何或云　闕下置
衛陣開淑子内王第等五七事　七月十日以皇子
祐宮為儲君二十五日英咭唎眉哈西吐児等二十
餘人上冨士山幕府吏卒百餘從焉中夜遇暴風不
得行下抵海量冨士高遂浴伊豆温泉自下港還洋
或云人究亦英人量之深一千八百尺　八月幕府
命掃部頭井伊直憲拵澤時助保申嚴衛　禁城井

幕府奏請尚皇妹

伊氏陣畏街清和院二門外兼京極勘解由二門柳
澤氏陣今出川門外兼石藥師正親町乾蛤四門十
八日大將軍使婢勝光院橋本氏入京師奏請尚皇
妹和宮先是和宮命適有栖川王府故敢辞　帝亦
弗聽然橋本氏固請不止云是月水戸入道前中納
言源齊昭卒年六十餘齊昭博學嗜韜畧天保末託
田獵始治軍悉廢佛寺壁趾令僧為農多毀法鐘以
鑄熕坐之寘於家削髪及墨船来猾我舉府謂其多
武召參與政事鐘鐲詔實齊昭之所請而議論每與
老中不合再坐事鞅鞅以終世遺書有明訓一班抄

利煕效死而諫

等嘗疏曰造三檣舶數百千艘鑄大熕數百萬隻復往外國互市使天下僧徒畜妻子習武藝以大豫備為今海内有禪宗一萬九千三百八寺密宗一萬千百寺一遍教六萬七千六寺源空教十四萬二千寺融通派一千五百寺一向派本願門徒四萬五千寺東本願門徒八萬八千三百九十四寺專修門徒七千五百二十寺日蓮教八萬三千二十寺其用之云

九月二十八日以儲君諱　睦仁為親王　十一月　帝以幕府請尚和宮再四依吉子内親王東降等例許之五日箱館奉行織部正堀利煕效死切諫

老中對馬守安藤信正是歳之秋諸藩固請借府下殿山信正將欲許之於是利煕舉其不可數條諫止不聽又有信正謀不軌風聞故與書而自殺其畧曰謹白諳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僕嚮激論妄咎不服於閣下之高議其罪當萬死乃碎肝腦注腸血聊述鄙言以奉閣下抑外虜航海再來公議百方不決戰而決和親誰不可防也僕深憂之奉縷縷鄙言預其事東馳西奔臣職不淂竭然鈞是人也豈無慷慨義烈之志哉夫溺於公議之海涵恣意忘行無顧忌犯大義者不可算也墨夷都督米

園部民蜂起

理努留微造貴邸專論我政務閣下與之共被同餐尊之如師父遂許刑典數部是可怪一也渠與閣下結伯仲之義贈衣帛珠玉巨萬閣下酬之以慶長正保金一萬鎰是可怪二也渠醉倒之際戲於閣下侍妾閣下許而與之是可怪三也渠堅請築居舘于御殿山閣下遂許之是可怪四也竊聞渠專論廢　帝之事閣下慫慂使國學者探索舊典私議其事故僕血涙如雨鐵腸如裂誰不慟哭仆地實天下逆賊天誅固不容也夫顛末於彦根老閣可鑑矣是僕為閣下深憂而所以不服其高議也伏祈閣下不忘我邦

大義奉忠　天朝致身幕府施仁政於民僕之屠腹而死其言也必善請容焉臨疏泣涕不堪也信正磐城平大名也老中故利煕尊称為閣下至壬戌春利煕臣三嶋通植怒信正不從利煕遺諫與同志十餘人倶擊信正于坂下門前通植等八九人死之丹波園部民數千人蜂起薄藩主小出氏哀求除重課二十日京師町奉行遣吏卒按問之　十二月二十五日幕府使所司代侍從若狹守酒井忠義入納幣黃金百枚物若干品分金一萬五千両于大臣親王堂上堂下初東本願寺營假堂舎是月成阿弥陀堂教

水戸臣屬樹黨

祖影堂並大如舊請幕府建東照公廟于寺中亦成
辛酉文久元年正月幕府奏始鑄鐵大錢文曰寛永
通寶背面作波圖以一當四　二月水戸家臣之庶
倅凡二百人脱出捴州長岡駅宣言奉故黄門遺志
攘夷乃牓曰献金四両聽従軍給劔刀又諭州豪農
冨商出金穀曰事成倍償不貸刎首數日軍糧堆疊
諸藩亡臣悪少年等競集千八百人起常州及上野
下總要害四所毎夜張燎煽動移檄畧曰継故黄門
志以擧義兵一将率水軍突横濱焼夷館鏖之一将
率陸軍入江戸悉誅預互市吏以救天下民震皇國

威十日江戸戒嚴先是權中納言慶篤懇幕府曰我
家臣之庶子弟等多出奔樹黨願発士卒捕之至是
幕府命慶篤追捕長岡等諸黨伊豫守堀田某筑前
守岡部長寛属為命左京亮堀直賀自北國口入捕
之式部大輔榊原政恒属為命佐倉堀田鴻丞備水
戸路宇都宮戸田忠恕備日光路郡代寄合先手市
廳属吏阮永代新大両國千住水道和泉昌平諸橋
遣小普請三百人講武所等于横濱益衛蕃客館時
麻布善福寺高輪東禪寺三田濟海寺亦為蕃館因
令衛之大名備十二日　帝聞物價日貴庶民困疲

帝發內帑賑窮民

發内帑黄金五十枚賑山城國窮民其　詔略曰民
國之本下民困窮罪在　朕躬乃毎勞心恕嫁和宮
欲安天下今特発金分與窮民施予不周幕府補助
恤四海人愧輦下窮先頒山城勿遺孤寡十五日賜
御香於東本願寺以奠上人善信六百五十年齋儲
君忝奠之一向祖齋　勅奠此為始十九日　詔改
元曰文久辛酉為革命之歳甲子為革令之歳並例
改號今茲太歳次辛酉故改之二十三日幕府命江
戸町奉行勘定奉行加奈川奉行等嚴備長岡等黨
竢其四出捕之　四月十九日以皇妹親子為内親

修學院大松倒

彗星見

有賓華突入東禪寺

王二十四日親子内親王自桂殿詣石清水廟堂上
堂下及武人多從　五月七日夜東山修學院内大
松樹無故而倒初親子内王欲遊觀修學院幕府為
葺之遊期在明日然以是異故延期八日遣藏人頭
右大辨藤原胤保神祇伯王資訓神祇大副大中臣
教忠大和守齋部能弘奉幣于　大廟告革命二十
四日　勅落　靈明殿安　累帝神主是昏彗星見
北斗西北星大三寸光芒廣三尺長三丈餘二十八
日夜水戸亡臣有賀重信岡見富次郎前木新八郎
森羊蔵榊鉞三郎等十四人持槍突入英咭唎東禪

英咭唎請量海

寺館中殺傷英卒三人而進衛館幕吏郡山西尾士卒驚起禦之亡臣健闘殺傷衛館十餘人重信等二人死之鉞三等二人見拘餘逃亡亡臣皆懐一書曰僕等不肖也然不忍坐視神州為夷狄所卑汚乃決心尊王攘夷之大義矣而僕等焉能震國威於海外故今顕微忠寸武以起攘夷之緒為報國矣由是遂安　聖襟台慮無過此者因委身而入二十九日親子内親王遊修學院途謁鴨廟在焉觀西陣工女数人織錦綺　帝以彗星迫逼帝星大懼　詔七廟祝人七大寺主禱禳之七大寺謂東大西大興福元

明治新刻　今日鈔　卷三　廿九　其觀樓藏板

興大安藥師法隆世或云是月英咭唎兵船入對馬請假館地發煩而薄國守宗義和盡鋭防戦互有勝敗遂却賊船飛檄鹿児島乞援兵　六月十三日彗星幾滅自始見夜南漸小至是已抵北斗東南光芒僅尺　七月英咭唎請幕府曰自加奈川至長崎箱館海中多暗礁而運船毎為之所破請盡測量水路深淺許之於是幕府令沿海諸藩繼量人上陸給之糧食使外國奉行属吏入英咭唎量船與俱測量而圖之及量冊成諸藩亦賜之　十月三日親子内親王乘牛車詣祇園祠以為東下首途權大納言藤原

皇妹東下

幕府茶秃上疏

忠能權中納言藤源實順參議右近衛中將藤原實麗左近衛中將藤原定國藏人頭右大辨藤原長順等從焉王車所謂絲萱也懸紫絲貼金碧盡美極華二十日親子内親王東下其母觀行院典侍局庭田氏營婢清水谷氏與藤原忠能以下公卿少老遠江守加納久徵高家右京大夫大澤基暢以下多從觀行院故大納言橋本實久之女　十一月内親王至江戸館清水氏遺第茶秃長沢蒼翠上疏幕府曰改天下政事復大猷公以前與有德公及樂翁時曰復上洛之禮率天下大名入朝曰明春或有天下亡命

明治新刻　今日鈔　卷三　丗　其觀樓藏板

集京師故今遺大小譜第二名護京師陰備之曰黜陟令諸吏自老中至小吏皆用正議人使一橋刑部卿輔佐幕府越前前中將為大老曰吏門毎接使者於内廳是納賂流弊也故嚴禁之曰君公之齡未五五委政事於大老者舊例也然為時勢不穩雖違例而君公每臨公堂聽諸政而議其大事於京師因罷今関白九條公選一條公二條公近衛公代之曰互市停横濱箱館從舊制許長崎種島長崎委黒田鍋島兩氏種島委島津氏曰古来間有君公不臨公堂而令老卿將命然君賢臣哲則或使焉如君臣俱凡

庸則必弊焉自文恭公時大名因之進官旗本因之任役遂成賄賂公行之風曰昔者隱目付也命掃除者等為之東照宮特選其人材矣近来則不然循畨命之故其久在他國或媚吏利吾或欺他取余或受賂告實昔又有重吏巡察之例板倉周防守松平伊豆守酒井讃岐守松平樂翁等是也自今以後重吏與側衆二三人俱密巡則天下政事自明矣曰金直依東照宮時例以中和定之米直雖從豊凶而高低然百邑價自金五十両及百両之間而定之若貴則雖幕府積倉以平之曰今者已尚内親王因速上洛

親謝為奸佞所蔽仍通徹實情合同公武則天下太平也臣所進愚策雖不敢請納用而祈行上洛禮修尊王道上安　宸襟下保萬民矣　十二月十一日

親子内親王與觀行院庭田氏皆乘牛車入營

其親樓藏板

今日鈔卷之三　終

明治四年辛未冬發行

弘通

書肆

京都東洞院三條上ル町　村上勘兵衛

同　二條通御幸町角　大谷仁兵衛

同　三條通寺町西へ入　杉本甚助

同　魚之棚間之町東へ入　白井平兵衛

同　寺町通三條下ル　神先宗八

同　御幸町姉小路上ル　藤井孫兵衛

同　二條通高倉西江入　島林專助

同　三條通柳馬場角　辻本仁兵衛

明治七年甲戌冬發行

慶弘紀聞



此史自第一至第三業已附于慶弘紀聞

今日鈔

自第四至第九

安田照矩編輯

其親樓藏版

近其親君著今日鈔閲畢　降嫁
然厥時壬戌以還史亦已成而至
德川氏奉歸政權于
朝廷而畢公錫忝及其親君乃嘗
請讀之如至往文用心先指巳著
焉何復言之雖然公錫觀此史之

體僻乎艱難紛擾之際而列藩執
國壯士勤王三軍悔成事蹟與攸
事者歷皆班々指掌可謂開曉初
稱揚色者君初乎西三條氏十年
夙授之家史自嘉永初仕于
朝爲兵庫寮史生益得窺秘册矣
且係之識國體禮法過處士野俚

之徒也是　都府嘗許刊行十
三朝紀聞等作之於保建大記因
賜一題以曰慶弘手君幼記誦如
流其師驚歎曰吾子記若天性也
何愛句讀之勉宜依某字書而進
卻勉學矣時有中井蕉園門人西
浦澹風攝之泉原人仁和寺王府

世臣工詩文多藏書自文政末某
遊京洛君執學焉爲所愛重及壯
遂專力修史云須去公錫仍觀續
國史略其書唯精武事嘗朝典其
記二條　行幸事以武弁爲親隨
搢紳爲陪從乃裁意也宗何其說
且倒何足鑑前代公錫病其眩惑

後進因勸君悉出今日鈔因辭力
勸遂出其第四乎六也蓋君之修
史固取古朝典左武掊矣授其實
乘親見直書之而傳聞難不阿
權門乃傳建白上疏類也唯更不
通者稍悉用原辭是以文質並存
不失其本矣史雖不當爲一時所

以長傳國體風俗常鑑邪正終始
者因難得其人也
明治六年南至前一日
　　淳風坊酒井公錫謹識

廬山慧拜書

慶弘紀聞今日鈔巻之四

安田源照矩編輯

春日鏡變

文久二年正月二日春日第四祠額鏡無故自落而破第四祠。　天照皇太神十五日三島通植等十餘人撃老中對馬守安藤信正于幕府坂下門前傷之其黨或揮刀或發銃撃之信正在輿中無多從俠士自衛俠士力禦通植等奮進斫傷信正同豐原親忠細谷忠齋吉野政助淺田儀助相田千之内田萬助等死之通植等皆懷一紙題斬奸旨趣其略曰申年

斬奸旨趣

三月報國之徒斬大老井伊直弼也固非敵幕府包禍心矣直弼之執政蔑　天朝夷義士是誠為國賊矣臣等誅之也心期幕府因之悔悟而尊　天朝斥外舶顧國步安危人心向背矣然未悔悟而益行暴政也老中安藤信正為其罪魁信正嘗助直弼暴政喪直弼而後其奸謀詭計超過之將悉亡忠烈之士今赦之益惱　帝慮盡失幕政使大樹公千載蒙汚名如懸鏡看之但因循姑息以經年天下為乱臣夷狄之有以故臣等相俱誅戮信正信正罪不舉數而證其一端則皇妹之嫁鄒陽唱公武合體而威力奪之陰謀控皇妹以要許市詔而聲言　帝若不許互市奉遷遠島矣因命和學索廢帝古例將使大將軍陷大不義流逆名於萬世過北條足利二氏嘗聽外舶量本朝周海教之皇國形勢貸之要地殿山其與之密談每盡漏刺亦有請外船志葦貌兒參與政事信正久秉政廢　天朝倒幕府受外國封爵亡　國朝神聖之道奉蠻夷邪穌之教廢君臣父子大倫溺夷狄禽獸貪欲矣微臣殺戮此賊也欲上安　天朝幕下下防萬民禍害伏祈革井伊安藤二奸遺政慰　帝慮逐外舶本東照公遺誡救庶民困窮矣如不省

於此則天下大名皆背幕府各據其國必矣今或名討狄而舉兵者天下過半從之皇國風俗能辨君臣上下大義甚好忠烈直節之道幕府數違　勅旨則忠臣義士舉不與幕府而幕府為孤矣故革政否即幕府興廢也敢請九合諸大名却驕傲外舶正君臣上下禮與天下同死生因而盡命斬奸告訴幕府當路是月薩摩近衛少將島津茂久密上書請勅幕府攘夷狄既而福岡亡臣平野國臣著培覆論以遺茂久重臣道隆等是更說　帝之親征天下以攘夷狄也○三月四日春日第三祠額鏡無故自落第三祠

國臣培覆論

春日再變

上勘文

天兒屋根命　帝以其變異再至　勅神祇官陰陽寮土御門氏上勘文神祇官指東山吉田廟近古已来以此廟為假神祇官設八神殿陰陽寮亦指堂下幸德井氏十七日陰陽助兼曆博士賀茂保源上勘文曰春日廟神御鏡之落奉靈基經謹占之其卦値於節居貪事若無有門戶出入跼蹐立錐無地逌然不群獨居於位外不相應內無所居貪弊艱辛跼蹐而已居宅無所依憑故曰立錐無地此卦百事不利宜修福愼行以祈天永命敬白十九日從四位上侍從卜部良義上勘文曰正月二日春日廟第四祠簾

頭所揭鏡花落破今月四日同廟第三祠所揭鏡之落臣於神祇官謹推卜其吉凶並不吉也但兩變可以為其氏之愼欽敬白同日陰陽頭兼天文博士安倍晴雄上勘文曰正月元日春日廟第四祠神鏡落損三月四日其第三祠神鏡落也謹揲神筮遇天水訟不變卦臣欽考其卦象上卦之乾為鏡為天下卦之坎為陷為降是神鏡降落之象乎易曰天水違行訟訟違忤也爭辨也蓋乾升坎降天西行水東行上剛健以制其下下險剛以忤其上皆背戾之象故上下唯以警戒但以不變卦考之則不變者勿變動乎

亡臣群起

毛利慶親

諫幕府

不就卦象述之而神明幽玄之兆不可度卜筮吉凶之占豈易斷頒奏神樂祈安穩變災自消敬勘如件遣前大納言源有長權中納言藤原公績右兵衛督藤原基政詣春日祠禳鏡變奏神樂二十五日大將軍使近衛中將掃部頭井伊直憲等朝奏親子內親王婚成賀之四位五萬石以上諸大名亦使使奉賀之幕府以婚慶分金一萬五千兩于諸公家及堂下

四月福岡鹿兒島岡久留米熊本佐賀秋月備中等諸藩亡臣群起相俱由山陽東上五日近衛中將大膳大夫毛利慶親見老中大和守久世廣周強諫

曰井伊安藤專政故鍋島氏請老是知弊政之難拯而圖土著以強其國也他諸大藩亦如之小官為德川家誠苦心爲嚮尚和宮也卿等連署奏曰尚宮則大樹上洛而竟不朝矣是非欺京師乎是以　天子逆鱗兆民不歸也敢請以越前守為大老一橋卿為輔佐而如川路佐々木以正議黜者及諸志士悉舉以復舊政矣廣周與同列共對曰貴言固是也然我力微不能爲廣親怒曰諫不聽則奉　天子協四方之他無復策矣事吾已與薩州約十日　勅堂上堂下曰國威日逡巡夷狄月猖獗矣深憂之敷傳旨於

幕府幕府對曰十年之內或辞謝或征討以必絶矣
故今不復催乃至絶期必有攘夷後而非國內一心
而陸備充實水軍練熟難遂大事故從幕府請降嫁
和宮以開宇內一和之基示公武合體之實而遲海
內協和國威張皇爲遐迩其體此意建議上略是日
所司代酒井忠義呈書傳奏藤原光成藤原俊克略
曰頃者道路風聞西國諸亡命大集兵庫大坂等唱
不容易義矣公家與諸藩士等通也素有規則若漫
規則踏戊午八月八日覆轍必有意外事微官爲公
家深懼之嚮特降嫁以和公武矣今苟作異論是隔

公武也敢請勿卒示與之謀矣諸亡命雖唱暴戾之
説天下人民豈歒　天朝進干戈若有反黨動干戈
於王城地微官竭若狹國力指揮諸藩護京兵誅之

魯艦入寇

敢請勿卒示十二日魯西亞兵艦寇對馬淺海浦十
三日對馬守宗義達上書幕府曰頃者魯西亞艦託
修船泊淺海浦聲言夏間泊焉其意在開港而動橫
行雖然以曾有教令故穩順偶之渠乃侮我以爲不
能起兵昨日其衆乘子舟進破瀨戶關柵捕戍七二
人而上舟一卒追擊亦銃殺之歸本船嚮日幕下與
魯國通信故令家臣忍恥抑兵今自彼破事舉藩憤
起騷動下官不討賊莫之制且爲　本朝瑕瑾矣乃
兵食不足應援無來事勢不待教而戰爭仰願速賜
輝國威指揮既而對府盡銃擊却之追北十數里而

島津和泉入京

旋十四日薩摩藩宰島津久光以士卒千餘人入京
師錦小路邸十六日詣權大納言近衞藤原忠房第
請議奏權大納言藤原忠能權大納言藤原實愛訴
諸藩亡臣蜂起等事因上書曰僕之東上宣言詣江
戶謝延會其實願公武合從而興　皇威革暴政矣
戊午以來幕吏違　朝命許互市恣禁錮正議之親
王三公一橋尾張水戶越前土佐宇和島等斬竄正

士俊民是以諸藩志士自亡命倡尊攘結黨於四方
或刺大老或戮外舶遂欲起義兵如斯反失勤王正
路陷外船術中僕之宗子蒙德川氏大恩三百年于

齊彬遺命久光

玆先考齊彬臨終命僕等曰爲　天朝幕府繼我志
盡精力矣僕乃傍觀國難無遁不忠不孝之罪因與
修理大夫議詣江戶切諫三月十六日發本藩此月
六日至姫路遇亡命群起要僕求事不得進而十日
初至大坂諸亡命亦繼至於是僕喩曰汝輩誠志勤
王吾爲上京以聞須竢其報命下伏請奏之賜於天
下之制置實愛一覽曰咨諸幕府而後議爲久光怒

曰事皆頼江户故國危至此矣因復上疏九目弁平
野國臣建言其疏曰命老中大和守上京可乎曰免
粟田宮鷹司大閤近衛左府公鷹司右府公之幽可
乎曰令幕府免一橋刑部卿尾張大納言越前中將
土佐隱居守和島隱居之幽可乎曰退九條公及所
司代可乎但諸亡命大集浪華不報此等處置則變
起自彼反不得人心一和之所曰幕府不待安藤對
馬守世因亂乎曰一橋卿為幕府後見越前中將為
大老可乎任是等人人心因一和乎曰不宜此諸件
則　朝威不立良吏不用曰越前中將辟大老宜召

而立　朝廷憲法以辨邪正明罪否曰公武合體上
下同心而後公論異舶事以定萬世可貫之制成
皇威可輝之績僕奏聞也雖不免僭踰罪鈇鉞罰而
窺近來國步則綱紀日廢士氣寖衰將受異邦正朔
失　聖躬在所是以忘其卑陋顧佐　聖慮云土佐
隱居謂侍從山内豐信宇和島隱居謂侍從伊達宗
城也後見監督俗語也久光一作久道少將修理大
夫茂久生父也十七日　帝令忠房報久光曰亡命
蜂起汝能壓之可謂勤矣而其黨如起難於輦下則
憂加焉汝須留京師遥鎮撫之又汝所忠告諸目奏

御前議久光上言

長藩入京

也深感焉當有賜答矣遂會諸公卿于　御前議召
老中久世廣周焉西海等亡命已會集大坂而武藏
出羽京師諸亡命亦来黨皆激厲遅久光之報數十
人至伏見將入京師二十五日久光使路部者往諭
還不聽路部斫殺同僚黨之者七八人以止之被創
自殺晦前左大臣尚忠辭關白藤氏長者隨身兵仗
是夜　詔入道准后前關白政通入道前左大臣忠
煕入道前右大臣輔煕復朝參獅子王院尊融再為
粟田青蓮院門跡○五月朔　詔近衛少將長門守
毛利定廣曰昔汝祖元就之勤　朝廷也朝廷固德

其緣由矣頃者汝父慶親亦志勤王説幕府以立治
本將成　朝家所慮而使永井雅樂西上奏之　朝
廷甚感焉昨聞汝過京師　朝廷乃欲使汝從乃父
志而周旋汝其姑留京師克計焉四日幕府赦尾張
權大納言德川慶勝一橋近衛中將德川慶喜越前
近衛中將松平慶永前土佐守山内豐信復牙參以
近衛中將肥後守松平容保為後見先是安藤信正
辭老中至是聽之九日始置政事總裁以松平慶永
為之中務大輔脇坂安宅再為老中兼外國掛慶勝
即慶恕被幽改之十一日　勅權中納言藤原實則

大原重德

權中納言藤原季知左近衛中將藤原實美參議源
有容等撿係外事諸奏書會諸公卿議詔賜幕府詔
書將遣使江戸傳之毛利慶親已入在河原街邸於
是奏固請罷其遣使弗聽十五日幕府命老中久世
廣周朝京師二十一日禁安藤信正出邸二十二日
遣左衛門督源重德奉　詔書適江戸令島津久光
及萩藩等從焉其略曰　朕惟方今夷戎益猖獗幕
吏失措置天下騷然萬民將陷塗炭　朕深憂之仰
耻　祖宗俯愧蒼生而幕府奏曰近来國民不協是
以不能舉膺懲之師矣而降嫁皇妹於大樹則公武

一和天下勠力掃攘夷戎矣故許其所請已而幕吏
連署奏曰十年内必攘夷戎　朕甚喜之祈　神以
待其成功昨臘和宮入幕府也使千種少將岩倉少
將諭大赦天下且告國政仍舊概委幕府而至外夷
事大係　國體故咸問之　朕而後議定之或使二三
大藩預聞夷戎處置矣幕吏對曰　宸意事重大矣
難遽奉行請暫猶豫焉既而列藩有獻謀議者如薩
長二藩親来奏事且西海山陽南海志士蜂起詣奏
曰幕府奸徒加多正議委地蔑　王家睦夷戎故物
貨濫出國用乏耗矣可知不日殆受夷戎脅轄也冀

舉旌旗奉　鑾輿於函嶺誅府之奸吏或曰為除太
平之游惰浸潤之弊誅京師奸徒或曰不顧幕府而
下攘夷令於五畿七道諸藩矣如其諸議雖畢出於
忠誠憂國之至而事甚激烈故使薩長徒鎮之因
召老吏久世大和守而未唯而始行昨臘所命大赦
矣幕吏因循偷安失撫馭術如斯則　國家傾覆可
立至矣　朕日憂懼焉所謂偷一日之安忘百年之
患聖賢遺訓可鑑也要須内修文德外備武衛克建
攘夷之功矣　朕欲使德川氏興先祖功業張天下
綱紀因策三事曰大樹率諸大名上洛公議治國家

三笠山鳴

攘夷戎上慰　祖神震怒下從義臣渴望啓萬民和
育之基比天下於泰山之安曰依豐太閤故事沿海
五大藩為五大老使之咨國政決防禦所置則環海
武備堅固必有掃攘夷戎之功曰一橋刑部卿相大
樹越前中將任大老以為幕府内外之政則當不受
左袵之辱是萬人所望恐不違焉　朕意決此三事
故下使宣之幕府其選三策之一行之聞奏讜言二
十三日三笠山鳴三次二十五日幕府罷紀伊守内
藤信親老中召所司代酒井忠義信親後改信思二
十九日罷出羽守水野忠良老中上野介大久保某

小性初久世廣周之命西上會病辭老中至是免之
○六月削老中脇坂安宅傳敎於諸幕臣曰升平三
百年綱紀弛武備廢近年外國事務頻加天下物情
漸動谿至臘　叡慮焉君公深恐之盖公家武家之
間素無有隔意故君公欲速上洛直奏事通徹實誠
一變弊風振飾武備使　皇國為世界第一強域以
上安　天朝下保萬民諸士其體認此意苟有見於
革政之道不忌諱上忠告矣先是幕府以雅樂頭酒
井忠績為京都取締九日入京師幕府獻納金六萬
兩加久我正親三條中山橋本久世岩倉千種野宮

安於者

今城富小路十氏俸各二百石皆預降嫁事故於是
權大納言源建通啓幕府曰加家祿也下官以為忝
矣而奉勅預嫁事是猶職分故敢辭之若周加諸家
則辱受焉因之正親三條氏已下亦辭不受云虎狼
漸復行二十三日以前左大臣藤原忠熈為關白○
七月朔幕府賜京師民年八十以上者錢各三千文
以伯耆守本莊宗秀為所司代島津久光上書幕府
曰丑年亞墨利加航來諸舶繼來請望數事然而幕
府不伺　叡慮而與之約事公武之間因而隔天下
人心亦不穩我藩蒙幕府鴻恩已三百年且為厭屬

故不可傍觀焉亡兄薩摩守平素志為公武盡忠不
果臨終遺命僕以其事爾來僕日夕苦慮忘寢食去
春以來天下之變不一矣不改其故轍則危急不測
矣僕非家督故雖僭越而察近日政事則尊　天朝
之道廢而邪正之別叉魂魄愁聲滿原野至外政則
不免因循苟且四字去臘使家臣請久世氏建言然
不聽乃欲躬詣府上言與修理大夫議之三月發國
途會亡命蜂起喩之止大坂邸四月詣近衛氏告之
遂有　内勅鎭撫亡命仍留京師既　朝廷特遣使
幕府亦命僕為之周旋五月發京師前月入府下而

流星無數

島田大尉被害

僕不速上言者懼先奉　詔則無　天使故也竊聞
幕議將奉　詔僕不堪感懌之至而其持論也祈俾
天下屬望之人當要路之職盡一和之真實寄諸吏
之黜陟革壓服之舊弊建制舶之良法復寛永已前
政事立公武合體基本伏請用焉近衛之上書謂先
考此上書謂亡兄盖齊彬為其義父也耳十五日夜
星流西南無數都下大異之薩摩藩起新邸于相國
寺前明年又大開邸地于岡崎二十日夜有三士入
左兵衛權大尉橘正辰宅所殺之梟首于四條磧立
榜略曰島田左兵衛大尉與逆賊長野主膳同謀不

彗星見

勅志士祀

詔之及因誅之正辰九條家臣有功於降嫁尚忠在職時幕府請以正辰爲公武取締加之俸掌公家武家奏事威稍加上下主膳名義言彦根藩臣聞正辰見戮自京走歸被囚云此月之朔幕府以新式數條對　天使重德重德欲對條稱旨而後還洛之關白忠凞忠凞乃使其臣式部權少輔藤原長義東下取對條二十七日長義發京師是昏彗星見西北光芒三尺先是幕府召京師町奉行属吏加納繁三郎大河原十藏至是所司代忠義臣三浦七欋連坐之自殺或云三士尤力降嫁事二十八日　勅黜右衛門

内侍堀川氏少將堀今城氏並曾從憑降嫁故頃者闕下有聲言諸藩志士俱請遠堀川今城二女弗聽爲　主上闕入執之因而朝議黜之酒井忠義之召乃奏東歸　帝不許至是許發京師二十九日贈故内大臣藤原實萬右大臣　帝謂其忠特追之○八月二日　勅毛利定廣就江戸傳　旨略曰戊午以来公武幽黜稍赦之而至堂下等未有赦宜速釋之往年長岡黨遭害安島鵜飼以下見斬櫻田東禪坂下伏見盡命等諸死國事宜迎其精魂禮葬之令子孫祭焉餘黨現存宜皆復舊業而無存亡録其姓

幕府再賑老者及窮

士藩入京

名速奏之又傳　旨曰感故中納言源齊昭忠節因贈之大納言幕府其命中納言慶篤繼先志爲　皇國形丹誠云三日幕府賜京洛及近村民年八十以上與鰥寡孤獨錢八十以上各三千錢德川慶喜松平慶永脇坂安宅松平信義水野忠精板倉勝静共呈書傳奏司曰嚮日關東有失政因今降　詔幕府謹奉之慶喜以下皆盡心勵精計畫一公武安萬民以綏　叡慮矣而未奏行政者以事非容易自思千慮也又　勅慶永上京亦請方今計畫間少延焉前日大怪　宸襟也又世廣周安藤信正失執之所爲

而大樹公與吾輩深恐之今者　宸衷益欲公武合體而察當卿等與吾輩之旨謹奉之然所難行於時勢者敢辭之卿等亦思焉二十三日仙臺家宰某領士卒入京師二十五日侍從土佐守山内豐範以士卒三千人入京師河原街邸明日移館洛西妙心寺或云島津久光從　天使至江戸私請之入護京師故来於是傳奏藤原光成等傳　旨於豐範略曰自墨夷航来　皇國不穩京師萬一有變因之天下亂是陥事狄胸算也　宸襟深患焉聞卿奉幕命欲戍大坂頃者薩長二州專勤國事前月幕府奏革政詔

置京都守護役

久光封將

幕府同判

云卿亦以非常故留衛京師與二州同勤事初本莊
宗秀之命所司代未西上而罷於是酒井忠績奉敎
代酒井忠義自本滿寺徙堀川所司代館幕府奏削
彥根井伊直憲封○閏月幕府奏始置京都守護役
以近衛中將肥後守松平容保為之六日　大使源
重德島津久光歸自江戶復　命曰大樹家茂公奉
詔以一橋德川慶喜為幕府後見越前松平慶永
為政事總裁兩人與諸老中共盡力變更政事幕府
深悔前非而一遵　勅意欲一公武和天下以安
聖慮綏萬民矣九日　帝勞島津久光賜以御劍尋

授近衛少將幕府之制不許諸大名私入京師然自
嚮毛利氏入洛其制自廢至是諸藩多欲朝京師或
索館所或廣舊邸乃肥後藩假南禪寺加賀藩假建
仁寺阿波藩假佛光寺長門藩假東福寺蓋舊邸皆
陝小故館大寺十九日　勅諸公卿上書奏外舶處
置二十日夜有士數人與本間精一郎鬬殺之明日
梟其首于四條磧立榜曰本間精一郎以虛喝惑衆
人讒訴薩長土三藩于高門離間志士謀叉貪賂焉
予姑免則起不測禍害故誅也精一江戶游士通史
書能擊劍云二十二日幕府奏改諸大名會衛江戶

幕府修山陵

之式曰水戶藩今歲會衛江戶尾張藩亦歲會衛紀
伊藩子歲會衛大廣室直諸藩與謁番菊室直等諸
藩三歲一會而衛營百日此內福岡佐賀對馬三藩
衛營三十日溜室直外樣譜第諸藩三歲一會而衛
營周年因縱諸藩妻子悉還本國諸旗本亦歸本邑
黑田鍋島兩氏自昔每半歲更守長崎宗氏亦屏邊
土故並多土着蓋改會同制者使諸藩多著本土以
嚴備外寇而幕府已衰弱故改制不正行由是大藩
益不會云外樣譜第並大名品稱是夜有數士入九
條氏沙川別第斫殺玄蕃頭橘重國梟首于五條磧

重國九條家宰為人淳直而以與正辰並肩故見殺
時人寃之二十三日近衛少將島津久光奉御劍還
薩摩關白忠凞餞之以縋垂鞍馬二十五日藏人句
曹式部少丞菅原為恭出奔二十九日　詔褫醫師
肥後守賀茂保䋤菅原為恭官位既而保䋤亦出奔
○九月幕府奏修　諸山陵命宇都宮越前守戶田
忠恕掌其事七日老中周防守板倉勝靜和泉守水
野忠精豐前守松平信義連署奏大將軍以明年二
月上洛十五日　勅開馬場于凝花洞宮趾建御覽
所十九日　帝召肥後藩細川慶順因幡藩池田慶

與力同心被召

德阿波藩蜂須賀齊裕或云島津久光奏還之次請召此三藩議外舶制置故有此命二十三日夜有十餘士斫殺大河原十藏渡邊金三郎森孫六于石部驛梟其首于粟田口上田助丞亦為之斫遁而自殺助丞金三孫六亦町奉行屬吏向十藏召其後歸至是幕府再召十藏及助丞等發京遣害梟前有榜略曰此儕戊午歲以来黨長野主膳島田左兵而與加納繁三郎上田助丞等共恣斥憂國之人羅織無名之罪其甚處之死流仍加天誅也二十五日聽入道前關白藤原圓真退居東九條村圓真即尚忠辭職

後薙髮称之於是隱其遠祖第趾○十月幕府營淑子内親王第于恭禮門院宮趾五日長門藩臣前田孫上書略曰今將　勅關東云云戊午四月有　命聞　神宮及京都警衛之略然海國各當禦外且邊土自難達畿内之急京都　神器并　列聖山陵之所在故不速置親兵莫安　宸襟之日往昔以大伴佐伯為内兵撰武勇者補内舍人亦嚴六府禁衛耳祈洞觀古今斟酌舊典　嚴命關東募親兵於諸藩　朝廷精選之如往昔兵部試鍊其武器糧食亦徵之諸藩十一日遣權中納言藤原實美右近衛少將

始置親兵

藤原公知傳　詔于江戸命土佐守山内豐範從焉其略曰先年　攘勅今尚不變而柳營奉　朝旨漸施行新政　朕感不少然天下人民不一心於攘夷則國且亂哉　朕苦慮之欲營議決攘夷布告之於諸大名而其策略為武將職掌其宜盡衆議決公論奏距絶之期尋　命近衛中將相摸守池田慶德近衛少將安藝守淺野茂長等追從　天使因又傳詔略曰今定攘議告之天下則外夷或刧掠海岸闌入畿内故欲嚴重　禁内守衛然海國悉當防禦山藩皆備救援且自邊鄙趨畿内之警者難届矣因京

薩藩獻米

師守衛欲常置親兵令諸藩上強幹有氣節徒并其武器糧食以充之事為急務幕府其速教諸藩應其石秩貢獻之京都守護近衛中將松平容保入京師館智恩寺尋移黑谷光明寺士卒皆次岡崎村近衛少將修理大夫島津茂久獻米一萬斛上書曰貢年年奉預租米　帝嘉之以分納　大廟諸大祠泉涌寺分賜諸公家堂下近衛中將大膳大夫毛利慶親獻黄金許夛久留米安藝因幡筑前宇和島等諸藩相續入京師○十一月初幕府奏直憲收封至是削其十萬石又奏削對馬守安藤信正下總守間部詮

勝紀伊守内藤信思封各一萬石長門守小笠原長國封二萬石藥師寺筑前守封七百石錮信正備中守堀田正睦左京大夫酒井忠義大和守久世廣周直憲筑前並抵父遺罪長國褫役筑前原三百苞近来食千石云四日遣權大納言藤原實德奉幣于春日祠十日　勅左近衛中將和泉守藤堂高猷再造齋宮尋以世益騷動事竟寢　勅修理大夫中川久昭戍山崎十五日有斫殺一士于日岡梟首于粟田口立榜曰此多田太刀佩與島田左兵衛加納繁三郎永野主膳陰謀戊午歲開志士所通牘封予之渡

邊金三郎由是事敗至憂國黨拂地其罪不可宥因加天誅也○十二月　勅免彥根若狹郡山諸藩九門守衛尋　勅會津薩摩長門土佐仙臺因幡備前肥後安藝阿波米澤安濃津久留米等諸藩代守之五日大將軍呈書　天使實美公知曰謹奉　詔拜策略之任乃盡衆議及上京曲奏對爲阿波藩起新邸于聖護院南尋安藝藩開邸地于其東肥後藩起新邸于壬生村佐賀藩起于西陣筑前因幡備前藩開邸地于堀川筑前又開于舟岡因幡又開于椿寺西長門土佐久留米仙臺安濃津等藩廣其舊邸十

二日大將軍再呈書實美公知曰　詔云布攘命於天下設親兵於京師臣奉承之然臣家茂服征夷重任兼任右近衛大將則親兵守衛即臣之職掌故臣雖不肖嚴備其守衛矣然而　主上猶懷不足則徵之於諸藩矣而至攘夷固要　皇國全地兵衛矣故令列藩養國力而譬如守九州者誰誰守奧州者誰誰以專藩任矣御願聽此言臣明春上京具奏聞警衛方略是日或乘風縱火燒殿山外客館十三日　勅堂上堂下官人曰幕府遵奉　勅條則決攘夷然諸大名策略亦　朝廷徵之參考而後有所處置矣

今實　皇國安危之秋故殊勸善懲惡且盡衆議命有志輩知事諸臣其爲報國有所願請知事建言改政主意在直邪曲正名分若爲己進退人及有違制則必譴責十六日京師雷電二十三日　天使藤原實美藤原公知及山内豐範池田慶德淺野茂長歸自江戶是夜有士入江戶三番町塙次郎宅斫殺之明日梟首于日本橋榜曰此人昨年服逆賊安藤對馬守而與前田鎌助共搜索不謂舊記嘗辨國體而爲大逆之至因行天誅也次郎幕府和學保己一子孫以信正命錄奉遷於遠島之例云毛利定廣歸自

江戸

慶弘紀聞今日鈔卷之四終

明治新刻 慶弘紀聞今日鈔卷四 廿一了 其親樓藏板

慶弘紀聞今日鈔卷之五

安田源照矩編輯

文久三年正月二日　帝延見京都守護松平容保
所司代牧野忠恭等容保賜袙一領　勅傳奏藤原
光成藤原俊克在京大名賀正于學習院三日
帝延見中將池田慶德少將毛利定廣侍從山内豐
範侍從伊達宗城淡路守毛利廣篤各賜御襯一領
命曰以此為戰袍自去歲每諸藩入京皆延見賜
以御盃今特賜慶德等以御衣御盃俗曰天盃古來

武門惟幕使賜之近日則周賜亦為殊恩矣幕府令
曰今春上洛也傷士庶之因而苦故自大坂至京都
沿道郵館勿修補民舍亦如平常且在二條大坂之
日勿罷市五日幕府後見德川慶喜自江戶入京師
館東本願寺八日近衛中將蜂須賀齊裕獻御馬十
頭内有銜高綱宇治河先濟所用名轡猿聲者但德
島氏累世所秘云　帝甚嘉觀之于東庭　命養于
其邸未有御廐故是日前尾張藩入京師十日　帝
延見權中納言德川慶喜賜御盃并物老中圖書頭
小笠原長行入京師十五日福井藩入京師十七日

（頭注：阿波守獻良馬）

延見近衛中將毛利慶親左京亮毛利元周時慶
親任參議賜以御劒先是慶親與慶德豐範共奏請
曰一橋卿已入越前藩亦將入京師護衛自備請一
歸見藩事於是許之尋有轟武等事而小笠原長行
召還慶德半途而反二十二日大坂難波橋有梟首
榜曰此池内大學嘗蒙恩於高貴門戊午歲與化議
士為之周旋既反通姦吏多害諸藩志士因誅之也
前左大臣忠熈辭關白再四許之二十三日以前右
大臣藤原輔熈為關白二十五日尾張藩前土佐藩
入京師是日有武夫詣正親三條中山二家呈池内

時職及書數日藤原實愛藤原忠能並辭議奏職時
即大學名　帝聞肥前大名丹後守大村純熈學志
報國令其京邸留守井上兵衛傳　特詔二十八日
夜有士入千種家臣賀川肇宅斫殺之遺書曰云云
二十九日武夫數人詣千種岩倉二家呈肇腕及書
初宇都宮藩掌修　陵事也其宰間瀨和三郎入京
奉　勅往撿大和河内等諸陵至是　帝特授之大
和守尋谷森種松亦授大和介與俱撿考○二月幕
府奏鑄銅大錢文曰文久永寶背面作波圖以當
四又鑄新鐵錢文曰寛永通寶幕府賜京民年八十

（頭注：鑄文久大錢）

賜老若窮貧者

以上者錢又賑賞鰥寡孤獨忠節孝順濟人者二日
詔青蓮院法親王尊融還俗賜第名曰中川殿尋
任彈正尹更名朝彥是夜有置肇首于德川慶喜東
本願寺館庭附書略曰獻以為攘夷血祭四日政事
總裁近衛中將松平慶永入京師居其二條邸六日
武夫斫殺唐橋村長吏懸其首于山內氏邸後門附
書略曰今者有　攘詔而大樹公上洛也須洗太平
游惰之弊耀　皇國武威于八蠻其機不可失矣老
公所置者實係　神州安危請速決攘期一朝而滅
久惱　宸襟醜夷矣是天下所願因供一輕賊首以

慶法親王

為血祭矣老公指前土佐守豐信守護松平容保令
都下曰決攘夷教改革之時不無一新舊弊協和人
心然而近来輦轂之下多私殺害人者是言路壅蔽
有司不省之所致也可恐矣自今或欲貫達上下意
情或有關係　皇國利害內外大小之善惡而掩蔽
之須毫無所憚速訟之或封書以告我焉薩摩蒸氣
船東上至明石觸暗礁而沒幕府奏請二事曰　宸
襟近来為蠻夷所痛因復春秋行幸之典以奉慰焉
曰皇族為法師自今罷之十日傳奏權大納言俊克
等奉　旨召德川慶喜報曰罷皇族為浮屠　上以

為當然事宜行之春秋游幸　上欲至攘事成功人
民安堵且　命之是日肥後藩臣轟武長門藩臣久
坂玄瑞寺島忠三郎俱詣關白鷹司氏第上書曰卑
賤身誠恐告不容易事件然時勢切迫難堪默坐故
不顧萬死上書嚮　天使莅關東命攘夷奉承之然
未有奏其期限是以天下人心騷動或將變作大樹
公萬一遷延上洛也僕共伏請速遣後見總裁命攘
夷期限矣欲攘夫無前大寇輝　皇威于海外也
宸斷以非常已志親征矣雖然如向　在深宮隔絕
君臣之間則恐不有遂事矣故僕共伏請洞開言

上書不退　二日

路除壅蔽患召近習及諸堂上每侍　御前使盡其
胸臆因而減知外事員數精選其人材日　聞列藩
情實國家大計矣近日諸大名參　內也皆特賜天
杯然則宜開非常格　親聞之赤心矣一日之安千
歲之禍伏祈速立攘夷大舉之基本誠恐誠惶頓首
敬白三士昇第不退二日賜食曰有誓心斷食關白
輔凞入奏　帝嘉納之十二日　帝命權中納言藤
原季知參議藤原定功參議藤原公誠左中將藤原
實在左少將藤原公董右少將藤原公知大藏卿藤
原隨資侍從藤原實梁就德川慶喜東本願寺館求

開言路

攘夷期日十二日　勅諸廷臣武人曰攘夷之期定
則闔國人民應須勠力報國矣近来誠忠諸輩為國
家周旋也　朕感之不淺今更懼忠告至論淪沒特
洞開言路因雖草莽微賤宜韜忠言詣學習院因知
事上之十五日德川慶喜松平慶永松平容保山内
豐信共呈書藤原季知實梁等八卿告攘期略曰大
樹公在洛十日為限而二月發舩無風波則四月中
旬為攘夷之期請歸府之後幾二十日十七日　帝
悉召公卿大夫議攘夷事十八日悉召在京大名議
攘夷事一橋會津名護屋津山福井松江細川黒田

置参政　復寄人　省知外事

淺野毛利鍋島池田蜂須賀山内佐竹上杉宇和島
中川深溝等二十二族朝焉　詔始置参政以参議
右近衛中將藤原實麗大藏卿藤原隨資左近衛少
將源通禧右近衛少將藤原公知為之復置寄人以
權大納言藤原實德左近衛中將藤原實在右近衛
中將藤原基敬左近衛少將藤原公董修理權大夫
藤原基修侍從藤原忠光侍從藤原隆謌右馬頭丹
波賴德主水正備前權介清原宜嘉為之改知外事
官員以權中納言藤原季知權中納言源重胤權中
納言藤原實則参議左近衛中將源有容右近衛少

梟偶首

将藤原公述右衛門督撿非違使別當藤原光愛權
右中辨撿非違使藤原博房侍從藤原實梁中務少
輔藤原資生補之京城内外武人盈滿時有犯婦女
試斬人於是守護及町奉行吏卒毎夜揮白刄持機
燈巡行二十二日遣權中納言實則權右中辨右衛
門權佐博房詣　神武帝畝傍山陵奉幣告修山陵
北山等持院自古安足利尊氏以降十三世等身木
像有士夜入奪尊氏義詮義滿三偶首及其神主二
十三日連梟之于三條磧榜曰應正名分之今日吟
味鎌倉以來逆臣此三賊為其巨魁因先加天誅於

英船求贖

其兇像也又榜于三條橋側誹謗江户氏加賀藩入
京師館建仁寺頒寺境三十餘町市民米二百五十
斛二十四日　帝御于東庭遥拜　神武天皇儀准
四方拜二十五日夜松平容保發士卒擒松山鳥取
亡命江户常陸下総不逞等十人于市舍中梟偶首
立謗榜皆此黨所為云去歲嶋津久光之従　天使
自江户還也於生麥暇久光臣某等大怒英咭利官
人無禮斫殺其二人此月十九日英咭唎軍艦數艘
至加奈川訴曰嶋津三郎殺英國官士英國欲捕三
郎及其族刎之而今者日本政府威勢衰薄故難處

置之宜出金三十萬兩償之受償而後至薩州鹿兒
嶋取養逢害者妻子金一萬八千兩若拒之則及戰
爭矣請日本政府使重吏一人為撿使乘英國軍艦
自今日至明日凡二十四時間賜貴答但猶豫限三
月九日踰之即遣軍艦於大坂長崎箱館及諸港奪
出入之船且燒江戶矣日本其忽英國旗章并約條
故不得已而及之三郎即久光初稱和泉後稱之故
英書云爾江戶戒嚴命安房守閣部詮實守殿山下
式部少輔津輕朝澄左京大夫岩城某守調鍊所山
城守松平信庸關宿久世鎌吉守濱第磐城平安藤

隣助守羽田遠江守山內豐福廣嶋淺野為五郎守
大森二十六日夜幕府奏英咭唎事教中將掃部頭
井伊直憲曰異國軍艦待荅然事非可聽矣議決于
戰矣汝速發兵守横濱川崎之路盡力防禦二十七
日　帝召德川慶喜德川慶勝松平慶永與諸公卿
議英咭唎事是日松平容保上書曰定攘期也當計
干戈事然非　神州一和一團以分部管轄難建其
功矣臣故欲為在京諸游士置之長立部伍以充攘
軍先鋒使之遂尊王攘夷之素懷臣亦指揮之得力
請許之尋設館于壬生油小路等數所養之號為新

改定途上偶禮

還部　勅改定途逢禮頒之曰關白大臣親王輿行
納言不下輿參議以下下輿而揖曰攝家納言已下
時公卿逢之不禮殿上人下輿而揖其殿上人時逢
公卿徒行下輿而揖殿上人不禮曰諸家公卿互禮
如故逢殿上人不禮其殿上人時逢公卿徒行下輿
而揖曰六位藏人如舊禮曰攝族門跡僧正時逢公
卿殿上人不禮其僧都時逢公卿徒行下輿而揖殿
上人不禮曰本願寺已下僧正逢公卿輿行不禮逢
徒行下輿而揖殿上人不禮其僧都逢公卿殿上人
徒行下輿而揖曰德川家從時官位而禮曰大名高

家與堂上同格互禮但堂上逢大名服半袴不下乘
曰非藏人堂下旗本公武家臣逢堂上大名下輿馬
但堂上服短襖不下又堂下奉使之行非此限（）三
月二日　勅加賀藩前田齊泰還國備京師軍糧守
北陸海岸長門藩毛利慶親設備對馬援兵軍糧因
罷其武庫戍津山藩松平慶倫津和野藩龜井茲監
岡藩中川久昭代戍武庫福井茂昭毛利元周細川
護久等二十許藩亦或奉　勅或奏請還國守海岸
尋山內豐信亦還土佐使弟兵助代衛京師或云尾
張藩德川茂德亦奉　勅往戍二見浦同安濃津藩

祈攘英

護　大廟是日仙臺藩入京師四日遣知外事權中納言藤原光愛右近衛少將藤原實梁奉幣于　大廟祈攘英咭唎征夷大將軍自江戶入京師居二條城

大將軍上洛

天使光愛等以大將軍罷浮海而從海道十故向大和路而大將軍早入京故儀而由近江路如例云祈　大廟數旬更遣知外事參議源有容右近衛少將藤原公述代之五日　勅因幡藩池田慶德權督攝津諸戍兼守隱岐水戶藩入京師七日大將軍入朝獻御劔一口鞍馬一頭黃金百枚白金千枚蘭絹五十卷綿千屯屛風一雙掩障一雙唐名畫雙幅

大將軍入朝

青磁香爐書案匣硯等獻儲君親王名刀雲生一口馬直銀五百枚黃金二十枚和錦五十卷綿五百屯名畫一幅書架花瓶進准后黃金白金綸子綿等贈遺宗室攝家堂上法王宮女堂下中使白金縮緬等內親王親子天璋院敬子亦獻白金緞子紗綾獻親王白金緞子綸子是日留府老中河內守井上正直傳教江戶諸奉行曰英國軍艦所請條非容易矣故對以還營之後裁答雖然應對不協不得不急起兵若至此須決死防戰勿失報國八日　詔延曆寺禱攘英咭唎七日其略曰英夷軍艦請求欲寇仰祈佛陀冥助　皇國奮起勇威和齊國內遠攘醜夷永絕覬覦而成　實祚延長武運悠久九日大將軍在二條城召見市人長茶屋後藤等頒賜諸市人白金五千貫錢時洛中民房四萬七千六百七十戶皆賜洛東市人不賜岡山藩入京師十日以近衛少將修理大夫源茂久為參議　帝賞久光勤王事因特進之是日前大納言德川慶勝上疏曰恭惟兵者以和為要矣夫膺懲之事非君臣一和不可行君臣一和則人知歸向知歸向則普天率土無不一和然後始可行攘夷抑大樹在京師僅十日而東也其百里之遠別

幕府領洛民白金

必生間隙如生之天下之勢至不可救乎是臣所不安寢食也仰願　命大樹及一和相整四海歸一而後東歸臣計夫攘事宜遣人行之昔壽永之役賴朝在鎌倉遣範賴義經滅平氏是乃將軍不親征也云十一日　帝謁賀茂下上兩廟祈英咭唎却去關白輔熙右大臣齊敬權大納言忠禮以下縉紳二十名堂下若干與大將軍家茂權中納言慶喜及權中納言慶篤以下大名十八名旗士若干皆騎從焉先是嶋津茂久臣本田彌獻策十件曰復築大坂外城引淀河于城內其規模倍豐臣時而四面起熕臺諸門

帝謁鴨廟

設大銃數千曰徵近江美濃丹波等不沿海國兵守
大坂曰尼崎岸和田両城為大坂羽翼因做坂城制
開閣池起熕臺集攝州兵于尼崎泉州兵于岸和田
曰和田岬築八稜城亦徵不沿海國兵守焉曰自安
治川黄津川至山崎八幡峡連起熕臺曰令武庫界
浦市人提其弩速徙京都曰紀州阿州淡州遣堂上
各一人巡視其藩備作之圖以奏聞曰沿海諸國建
擴其土以戰守之策勿勞奔命曰武庫界浦及其他
易碇泊之港置軍艦曰大將軍歸府則神州腹心之
京都空虛矣其備否為神州存亡之機故志士皆祈

　朝廷為之一議假令尾紀水三家留衛京都其號
令必不如大將軍行之伏請顧焉十四日近衛少將
嶋津久光入京師居三日上書還國其略曰臣奉
内旨上京嘗盡策獻公武重職然未見所用之色臣
恐不用而久在京師則開讒口且有攘夷命也本國
三面沿海雖寸地為醜虜所奪卽貽　皇國威矣故
為防戰明日發京師事遽或被疑伏願察無他腸又
呈書所司代牧野忠恭曰奉攘夷嚴命若夷舶入領
内不及應接而誅之或應變遣軍艦于彼征之因而
豫告焉或云源重德使於江户也有欲忠而少私焉

開眞川

是春發覺琥官久光懼連坐之故速還　勅幕府開
　川于洛西達于鳥羽呼西高瀬有河村者上請幕
府委任此役　帝聞而賜之黄金二百枚單曰金者
稱小鈑等曰黄金者指大鈑大鈑享保間一枚直小
鈑七両八銖是猶慶長古直其後漸貴文政間直小
鈑二十餘両今者一枚直小鈑八十餘両幕府奉
勅令天下益開京師水陸運路初大將軍以在都將
十日告東歸有　内旨止之於是又奏歸江户伐英
咭唎十七日　詔大將軍召英咭唎于大坂宜距絶
之教不奉則將軍出伐之因又有　内旨　朕親祈

石清水廟神前授節刀矣紀伊藩入京師十八日幕
府教十萬石以上諸大名貢忠勇士常衛　禁闕萬
石一人期年交代武夫數人擒僧二人至三條磧斬
其首搒略曰正惇光惇二僧黨奸賊謀錮義士又與
某山衆同咒忌諱是神人所不容因而我等代天加
誅也餘黨不悛戮如此僧十九日大將軍入朝見
帝禮畢　帝命延之便殿親語事賜饗於是大將軍
請曰歸府討英咭唎發京以二十一日弗聽二十一日
遣權中納言藤原實順等奉幣于　神武帝陵　神
功皇后狹城陵祈請　神國威德輝遐荒夷戎拉滅

縮裁　慶永不中所置

如弘安天下平安　寶位無動是日近衛中將松平
慶永不告還越前初　帝謁賀茂　鳳輦之出由南
殿慶永與慶喜同從大將軍族之于月華門廊十數
刻　輦未出慶永不能耐而恚將出歸其邸慶喜惶
懼力喩止之強從　駕居數日辭總裁不聽至是自
損其邸門示不復入而歸二十四日　勅水戶權中
納言慶篤代大將軍往守江戶悉攘外艦因曰卿家
世厚志王事須繼先志舉藩盡力掃攘奏成功矣又
命其家宰大場一真曰嘗聞汝有節義之忠須輔慶
篤為國家盡忠矣　帝怒松平慶永專恣二十五日

勅停其政事總裁錮之本藩二十六日參議嶋津
茂久使嶋津將監等詣二條城上書曰傳英國所請
難條茂久謹讀之蓋去秋於生麥畷嶋津三郎不忍
英人無禮殺害之故曰劾三郎及其族否則出贖金
巨萬幕府不處之則起甲兵因而三郎曰幕府以授
我首安堵我速抵江戶與英人會戰援之事為　國
家重大矣請商議急靡之二十七日　勅德川余四
丸曰自先年以降　攘詔矣幕府奉之而未建其功
廷府之間有隔意則業基難立矣汝其周旋於和
人心建攘功事又命其傳武田正生曰汝勵精扶助

賑窮老　忠光出奔

余四丸貫徹　勅之之事余四丸慶篤弟館京師本
國寺正生號耕雲齋有贊才博學好孫呉二十八日
帝出于東庭遥拜　獻傍陵所攘英艦二十九日
御于東庭遥拜　狹城陵祈之東庭謂小御所東
庭幕府賑京師民年八十以上者白金各二枚賜窮
民錢或四千文或二千文先是寄人侍從藤原忠光
出奔長門晦　詔褫其官位忠光前大納言中山忠
能季子性[illegible]悍與人論事動撫劍一日詣朝彥親王
第與論外事[illegible]爭拔刀追之不及懼而奔○四月
勅分親兵屬左右近衛中少將權中納言藤原實美

大和大水　新徵部

司之實美贈右大臣實萬之子其母山内氏有烈名
遇大難變操貞誠完每實美朝議之曰家有弟公恭
也汝竭忠於朝廷勿顧家身矣四日大和大雨水丹
波川新大和二川皆決漂沒百二十餘村民溺死者多
紀伊德川茂承請藩奏還國守海岸諸藩亦命等所在
樹黨私計攘船月加歲盛幕府嘗為其在江戶者設
館于本所置千五百人之館馬喰町者為傳通院
等寄四五百人號之新徵組頃者部徒數百人分至
諸大名邸攘役費不與狼藉而過府下大騷或云毎
商請[illegible]女有軍旅起借一萬金因豫予假金文契不

長崎申絕令

聽狼籍之九日幕府命酒井大久保阿部等五藩逮
捕之擊殺其魁高橋伊勢等四人擒黨十三人餘遁
亡十日梟二首于兩國榜曰神戸六郎岡田順三名
報國貪金銀騷市中動人心因誅之後三日餘黨三
四十人復起殘害市中命悉捕新徵部發兵五千八
百圍之於是部長縛倡帥三十許人出之執部長二
人事平初近衞中將黑田齊溥侍從鍋嶋茂實丹後
守大村純熙同奉　攘詔往軍長崎各令其士卒曰
及戰勿顧顧即斬乃與奉行議罷互市欲悉燒市舍
為戰場因諭市民皆從他每家留一人遂申距絕令

帝謁八幡宮

於外舶外舶皆怖請延絕於奉行或十日或五日而
魯西亞紅毛共上請曰互市何地何港維命之從敢
請許之英墨或方命而冠我二國援日本矣奉行答
曰令令也大名奉　勅來施故予不得為執事三藩
俱謂奉行曰延期即違勅矣必勿聽之再令外舶曰
四月十五日為　距詔之期宜速還去既而諸外舶
皆却去獨英咭唎不去然猶愼云至是齊溥歸福岡
飭藩備益發攘兵十一日　帝謁石清水廟祈外舶
却去十二日還宮御道由小路橫大路從街美豆關
白輔熙左大臣忠香權大納言家信忠禮資宗權中

慶喜奉檄詔

納言實美以下縉紳二十名堂下若干與權中納言
慶喜及近衞中將容保近衞少將毛利定廣上杉齊
憲南部利剛侍從宗義達等大名十三名旗士若干
鹿兒嶋宰彈正仙臺宰小十郎等從焉初　帝欲授
節刀於大將軍也新裝　後鳥羽帝所鑄寶劍藏之
而行而大將軍臨期稱病不從　帝乃欲授於慶喜
召進　廟階亦遠避不至故更召定廣　廟階手授
之云十七日　帝召大將軍及慶喜　詔大將軍教
十萬石以上諸大名入衞京師三藩同衞百日一替
詔慶喜適江戸距絕諸外夷以五月十日為之期

大將軍適大坂

限於是定令歲衞節此月至六月安藝米澤中津自
七月至九月加賀備前盛岡自十月至十二月柳川
二本松大垣近衞少將毛利定廣朝告歸長門二十
一日德川慶喜朝告東進明日率諸旗本等發京師
大將軍適大坂途拜石清水廟自河口乘蒸氣船巡
視加田淡路武庫等海岸還在城召見大坂市人長
頒賜金一萬兩於諸市人二十三日遣左近衞少將
藤原公知巡視大坂紀伊淡路武庫海岸毛利蜂須
賀士卒屬焉或云和歌山細川山内士卒是日　皇
姊淑子内親王乘絲葺車自　内徙今出川桂殿公

卿宮婢多從儀如親子内王東降中川朝彥親王兵部卿伏見貞敬親王季子有俠氣　帝甚寵之故還俗任彈正尹與聞朝政去歳營皇姊第于勘解由小路至是成亦　帝欲賜之於朝彥故使皇姊改居桂殿尋賜朝彥其新第改中川曰賀陽殿上林池口有一書函泛入油紙裹之題曰私開封必蒙日本六十餘州神罰仕丁拾以進宮女　帝一覽曰善哉忠告後日又拾如斯物皆致長橋局二十五日　詔二品行中務卿幟仁親王正五位下中務大輔卜部教久正五位下中務少輔藤原資生行鑄大錢之儀賜號

行鑄錢儀

曰文久永寶是歳二月幕府所鑄是也天保中幕府鑄當百錢也内大臣藤原公修奏宜行鑄儀于廷而寢不行至是其孫實美等奏曰不行儀于朝猶私鑄因追行徵其費於幕府納穀五百石加賀長門肥後筑前因幡肥前阿波彥根等諸藩奏請獻米而　帝恤其守衛繁多弗聽幕府令天下曰有　詔云攘夷五月十日為期限矣諸藩其益嚴海防有來寇掃攘之二十八日藤原公知歸自大坂幕府依例賜大通寺修六孫王廟金募修廟於清和諸武門并山城大和東海東山山陰山陽南海西海二十國江戶大坂諸民但應募出錢多少任意今茲募之限來卯年〇五月六日幕府奉　勅進朝彥親王食封三千石貫名苞歿苞字君茂阿波人徙居京師以儒為業能書巨牓大障其妙愈見名聞海内又法元畫工山水自號海屋晩隱鴨村菘為其土名產因又號菘翁嘗其藏書納　廟充一庫歿年八十六姪祁稱右近繼業仕一條氏亦工書七日　詔使文官皆每帶劍自上古文官士無佩劍雖大臣納言非兼近衛等武官及特勅聽之不得帶劍至是以世不平故革其典　詔德川慶勝補翼大將軍米澤火八日德川慶喜至江

文官始佩劍

戶九日老中小笠原長行在横濱與英咭唎金三十萬兩以償去歳嶋津家臣殺其官人十日夜毛利氏下關戍兵出庚申艦發熕擊一亞墨利加艦泊田浦洋中墨艦亦進發熕皆不達于陸又出一艦發熕交戰二十餘剋墨艦西遁二艦追擊而返初墨舶欲赴長崎七日發横濱此日申時過泊焉藤原忠光偶游下關屯中力勸戍將伐之使人入墨舶申攘令即夜擊之云十一日大將軍自大坂還京師十二日入朝十四日德川慶喜在江戶上書關白輔熙至十九日其書到鷹司氏曰僕奉攘夷　聖旨而東發也雖則

長行贖英船

長門首攘外船

長門擊洋艦

未有全勝之算而以　綸言如汗幕旨亦不可背欲與江户諸有司共討外艦死之然而老中以下無一人與僕同心應之却生横議懐嫌疑是故不能遂行聖旨焉僕不才不察江户情實守內形勢而奉攘夷重大之　命誠不堪恐懼之至仍而待罪伏願垂憐為僕奏請免此任云是日西洋艦一隻過長門赤間關海毛利氏戍兵發熕擊之外艦亦發熕而走赤間關即下關十六日夜　勅問過絶期不聞事於德川慶勝十八日慶勝奏對曰自起距絶已來再三徵攘狀然未有所荅故將馳使督責而事已惱　震襟

詔長行罪

是軍職所以不可須臾安也乃將軍親馳距絶之他無復畫策矣祈更賜將軍東征之命十九日老中侍從水野忠精老中侍從板倉勝靜共詣關白輔熈第呈德川慶喜所致書并小笠原長行贖英帖白曰一橋中納言奉　勅不能距絶小笠原圖書頭獨斷相與贖金中納言柔順圖書頭亡狀並不可任用請勅罷之削髮矣　帝大怒長行自專二十日　詔褫其官爵召忠精勝靜容保等命詰問長行罪罷其老中或傳命收封三條積有一戩并記曰家里信太郎性姦佞紊名教敗正議圖離間公武之事因戮之懲

刺公知

餘姦也是夜有所殺參政右近衛權少將藤原公知于朔平門外公知權中納言姉小路公遂之子性剛直　帝寵信之嘗乗氣舩巡視海防會風波人皆失色有嘔血而公知為不動既著淡路州藩齊發十熕示之亦操扇自如武人皆驚嘆云死年二十七　帝大嗟悼　勅松平容保等急捕殺者二十一日大將軍上書曰昨日守護容保老中忠精勝靜所奏事件也臣無以對　天朝之言而誠恐焉今者雖老中歸府接彼而既往難回矣故臣躬至小田原罰諸奸吏召一橋慶喜水户慶篤切問江户情實而急攘夷奏

長府擊洋艦

成功矣敢請聽臣發向二十三日佛朗西蒸氣舩二艘西下過下關海荻及長府戍兵擊鼓將發熕一艘驚鼓聲遁亡戍兵連發熕擊一艦一艦亦發熕二三次而走失操柁艦躋小倉岸際乃發數熕以泛艦走玄海二十五日　詔贈藤原公知參議左近衛權中將二十六日會津士卒入薩摩藩京邸執田中雄平雄平嶋津內藏家臣以之為殺公知者故拘也送市廳未訊自割腹而死公知之遇害有刺客三人公知臣吉村右京與一客鬭奪其刀刀柄有記曰藤原英鎮即雄平姓名人或云刺客安記已名於其刀中是

忌　朝威之徒嘗竊此刀以除　天子所倚頼臣及
爪牙鹿兒嶋氏也然雄平愚直大耻失刀不欲自白
洋艦入寇
焉憤恚自殺是日西洋蒸氣船一艘自西入寇下關
發熕二十許次覆軍艦商船各一隻破龜山八幡祠
之拜舍佛寺一宇市舍二三間無死傷者赤間軍令
應六蓮島伐鼓而放砲龜山等五六臺自聞鼓大發
熕終却之賊艦數被彈丸遁走檀浦戍兵發巨熕中
之賊艦盤轉而去或云賊即阿蘭陀其犯我彈丸重
六貫錢二十九日　勅免鹿兒島氏衛乾門松江氏
洋艦入寇
代之以雄平故也○六月朔西洋軍艦一艘自東入

寇下關大發熕長門守毛利定廣與藤原忠光乗庚
申艦發熕禦之退上陸益發熕少傾賊熕庚申艦覆
之熕丙申艦及市舍二三間破之丙申兵傷者七人
諸熕臺競發熕賊艦却舉狼烟前田臺發熕中之賊
艦損而東走或云敵船英咭唎或云佛蘭西萩藩飛
撒小倉福岡久留米等求援二日紀伊界橋山名左
山名兄弟復父讎
斫殺父讎津田勇助左父子勇助並土佐藩臣初勇
助與左父佐爭事殺之出亡左忠三郎兄弟欲報之
索仇十年勇助傭築支嶋熕臺左知之愬和歌山捕
西城災
囚之脱走至界橋左忠三追及與鬪遂斬之夜江戸

西城災府下火會西南風急延燒之三日　勅諸國
大名曰自布告距絶期於天下以來列藩當攘斥夷
船而藩有傍觀者　朕心惱之夫長州已起攘兵矣
皇國一體也其須互援掃攘不成　國辱并力盡
身遂行　朝旨是日大將軍入朝告東歸先是有
旨聽其東發於是奏言歸府訊償事於諸吏而正與
洋艦入寇
刑　帝賜之酒饌及鱸物五日佛朗西等軍艦二艘
至田浦呈譯書浦吏曰我無伐小倉地請安焉長州
嘗擊我不意故致兵艦也既向檀浦杉谷大發熕犯
之檀浦戍兵發熕十數次轉合前田禦之佛兵百許

人乗八子舟發砲而前前田臺頻發熕中之有覺子
舟皆退五六町佛艦揚旗發熕而前岸間諸戍兵與
前田兵皆大發熕却之可三町佛艦得援又前我兵
佯退保長府佛兵復乗子舟前上陸發火箭焚前田
臺柵及民家十五六間我兵俄出掩擊之佛兵爭先
上舟而遁下關戍兵大發熕横擊之殺數人佛艦皆
退赴田浦小倉發兵備文司浦萩人雜焉佛艦乃去
夜泊周防洋中先是萩藩遣其宰信濃等催應援於
福岡久留米至是率兵若干而歸佛朗西一云英咭
門長行
唎萩藩上書奏國捷老中水野忠精奉教適淀城詰

責小笠原長行狗私償英咭唎艦其老中因之城中
去月二十日夜長行聞一黨憤償英剌松平信義續
剌已將入郯潛遁浮海至大坂欲入京師理償事而
又有別賜提火藥數十櫃北上事聞京師松平容保
家宰與備前守池田修政及諸藩士卒至淀拒之在
京亡命亦欲狙擊多伏淀北葭島者既忠精至誚罪
因之修政自請往拒修政實故源齊昭季子初繼忍
松平氏覺其不厭互市出黨父之諸亡臣相俱擊直
弼于櫻田岡山藩慶政賞其勤志請為嗣子云六日
朝佛朗西等軍艦二艘復前大冦下關毛利氏等兵

大將軍東歸

與傾戰互有死傷及暮二艦從豐後洋遁亡九日大
將軍發京師至大坂收小笠原長行因之于城代松
平信古館中或云東歸携之十日　勅諸國大名曰
攘夷不竢命下相應援行之必勿如向旁觀荻藩矣
十三日大將軍乘蒸氣船發大坂至十六日歸江戸

賜御旗賞長藩

十五日遣寄人左近衞少將藤原公董于長門賜紅
白御旗于參議近衞中將大江慶親以特賞其能禦
外冦兼巡視長門等海岸水戸會津伊達細川池田
山内有馬等親兵數百人從先是慶親聞　天使西
下獻其資金一萬兩於是　帝賜其二千兩于公董

幕府獻米

二千兩于從兵是日對馬藩宗義達丸龜藩京極朗
徹奉　勅還國守海岸大將軍奏每年獻米十五萬
苞以增供御米諸廷臣祿至秋納之每苞四斗九六
萬斛也初供御田戰國時有山科十七邑是織田信
長禍亂中所獻後世謂之　禁裏本御料至東照公
增供岩倉三栖深草小栗栖甕原等十一邑獻　上
皇湯沐一乘修學川嶋西鴨小野郷大原野寺田並
河千畑氷所等二十三邑女院糀田鳥羽久我五箇
庄木幡等八邑世謂之增御料而謂其供御亦曰本
御料謂其　上皇邑曰仙洞御料大猷公又獻八瀨

唐橋植野田原郷和束郷多賀櫃川三室等三十六
邑謂之新御料世太平事物漸次華侈故供御或不
給因其後每年納二條倉穀若干石稱為御貸米至
是又有此獻而及諸臣初攘夷之令　朝廷屢發幕
毅未布故長門自冦也小倉中津等諸藩懷貳不救
於是筑前黑田肥前鍋嶋等四族馳使至荻城曰貴
國復有冦至必致援軍安藝淺野茂勳亦欲援之奏
請二十一日發京師權大納言藤原俊克辭傳奏權
中納言藤原雅典代之二十六日三條朱雀田上有
一馘并牓曰此植村張者詐倡報國而之諸國今來

英艦入薩摩

洛陽黨惡徒謀動搖矣因誅之或云張正士欲勤王者二十七日蜂須賀齊裕獻御馬裝若干具古制盡美極巧云因幡藩再入京師二十八日英咭唎軍艦七艘來泊鹿兒嶋城下海口呈書求養向生麥被害者妻子金百萬國守嶋津茂久等嘗以謂彼失禮於天使而我斬之而何贖之為於是使人接英咭唎人理辯其曲直

慶弘紀聞今日鈔卷之五終

明治新刻　慶弘紀聞今日鈔卷五　二十五　其親樓藏板

慶弘紀聞今日鈔卷之六

安田源照矩編輯

嶋津氏起英艦

○七月二日昧爽英艦倉卒奪城下蒸氣船三隻而還嶋津氏急令諸熕臺擊之互大發熕晝夜大戰三日午時英艦終敗歸過孤嶋戍兵大發熕仍又大戰英艦七艘倶夜遁去四里而泊四日留一艦于洋中以備我追而繫一敗艦於豎艦曳之與餘艦留者皆還去既英屍器械從至者多此舉也我多殺英兵傷其艦然我士卒死者七人傷十四人氣艦三艘集成

舘一區士舘佛寺市舍若干宇爲敵燹所燬五日參議修理大夫源茂久上書及圖奏國捷所司代備前守牧野忠恭還江戸夜有數士斫殺橫濱商賈十數人梟其首自開港以來物價三五倍於前時於是亡命黨等以謂有攘命莫行更夷滅我互市諸商則外舶自不來故戮之云十七日遣寄人右近衛中將藤原基敬巡視加田等海岸寄人侍從藤原隆歌巡視明石等海岸淺野藤堂氏等宰從東園氏黒田池田氏等宰從四條氏

製幡

朝廷據古典製軍幡八旒於是成幡制每旒三分上朱錦織作七寶等圖七分下白繒裁爲二幅每繒頭畫一鷹但四鷹左向四鷹右向數詔幕府攘外舶莫之能行故帝欲自征之救國人吉先廟因造此八幡或云欲旌勤王諸藩而作之二十日夜有三士入右馬大允大伴重直宅斫傷之遁斫殺其妻重直德大寺氏宰也使外舅多買絲運之橫濱西陣絲商聞之四五人逃亡二十三日詔參議嶋津源茂久賞其捍英功曰英艦入寇也卿發砲血戰終攘却之朕感其行布告之旨者不淺自後彌勉勵加輝皇國武威於海外矣勅保科容保至幕府催攘夷容保以守護多事辭乃勅陸

衛小栗長門守東下催之二十四日勅諸大名曰屢令修飭海岸禦備而聞或未飭備且有傍觀懷貳之藩因頃遣使于加田浦明石浦等監察之自今忽令輩必褫其官位矣列藩其知之有梟一油商首于三條橋側榜記油商等五人所居并其罪曰此儕近來多貯銅鐵蠟絲油塩屬輸之橫濱長崎等由是物價騰貴庶民多困苦至流離飢渴雖惡政致之然爲生民不欲報國恩背上之主意率歡夷害國人其罪不可言因欲悉誅此儕先梟一首此他大坂長崎宇治岐阜飯田長濱西國東國諸奸商亦一一檢之

夷其二族以絕交易之根矣既而指所居者皆提家出亡時大坂亦梟三商首于橋上二十五日三武夫

幽叟見殺

入下總守藤井幽叟室町客舍詰問之斬其首明日懸之于三條揭示亭榜曰此人黨奸吏板倉周防水野和泉名築砲臺募諸富商貪多金因加天誅也幽叟又號大藤備中吉備津祠人甞上策學習院說設暗礁于大坂紀伊海底使寇艦觸之壞其募築臺欲設之于山﨑或云二老中非奸吏板倉勝靜常欲行朝旨幽叟請之得其許牒募之大坂不獲因來京師遭害筑後水天宮祝人和泉守眞木保臣亦上其

所著勢斷勞三論于學習院至翌月變西奔二十六日有士斫殺藤原高光夫妻肆其首于紫野高光故前左大臣治孝遺孽寓光念寺或云其妻豪商女其

焚高臺寺

或係貿易是夜有士數十人鬨而發銃焚高臺寺而法堂豐國廟並得全初松平慶永欲再入京師館是寺因修補之其家宰已入館本願寺油小路說堂亦有貼其門曰不逮歸國焚之宰不出而備之豐國廟在寺後園廟正中懸　後陽成帝宸筆豐國明神書幅左安豐臣秀吉等身像右安夫人淺野氏等身像二十七日遣參政右中將藤原實麗于伊勢代源有容而祈翌月召還藤原公述欲遣左少將藤原公允代之而以二九之變事竟廢肥後加賀久留米安藝松山等諸藩相續入京師　帝欲自攘橫濱等諸外舶　勅召因入也薩摩藩亦撰兵數萬欲備御軍後

帝觀治軍

繼云晦　帝臨建春門外觀松平容保治軍諸縉紳及親兵侍御覽樓下親兵皆持短槍會津兵騎五十步二千皆國裝士卒進退如運於掌　帝大賞之

八月二日大坂火五日　帝觀諸藩治軍有弓銃槍二事池田慶德躬指揮其騎卒上杉齊憲舍家法行洋事齊憲前月上書曰不攘外船國家必疲弊矣攘

事臣齊憲主從決志焉因去秋上策幕下言之切其冬歸邑則賜上京之　命臣主從感戴維待建寅以謂　天子親征盡老幼先攘矣乃元旦踏深雪西上敝藩固有家法祖先以來不怠其實練矣然不知彼不可征之故嘉永已來家學之外又習洋法云云其洋事與池田氏國法皆可觀云是日　詔大宰帥有栖川熾仁親王惣督攘夷諸軍召仙臺藩先是幕府以淀長門守稲葉正邦爲所司代於是入京師十二日夜　帝召在京九大名宣　親征橫濱旨初　帝

慶德切諫

欲續觀治軍而池田慶德數諫曰如有反側在治兵

中有不虞事因停之至是又力諫　親征曰横濱之
路不為近矣臣大懼御道中或變作矣願姑延發期
帝鋭意攘舶弗聽尚争曰臣素非諫　御征矣敢
請須史族幕府奏對而諸吏復舎攘事併外舶征之
帝入既而出曰姑從汝所請仍更詔行大和謁
大廟他日慶德謂人曰吾諫争　主上也欲有搆之
雖公卿也刺之於　御前矣吾固獻命于　上矣苟
知其危殆豈得不争夜有士數十人銃毀屋街一二
商絲庫焼之明日立榜集人與共打毀之家十三日
傳奏藤原雅典等奉　旨令曰　帝為祈攘行幸大

和謁　神武帝陵春日祠等仍暫駐蹕會議　親征
軍事而後謁　大廟是日或梟松井中務首于三條
橋側中務本願寺臣為松平慶永往返於越前亡命
數人蹤之及歸宅殺之或云慶永還國又欲公互市

慶永欲公互市

召横井平四郎謀事欲入京建請之開交易場于本
願寺境市中務為之周旋淺野有馬氏家臣等潛蹤
之捜索其事情及之先是徴十津川郷士一百人隷
行幸前驅至是入館圓福寺大坂商人業互市者
皆畏見害於是諸橋上貼帖曰以交易為業二百人
並出金及家具以請命亡命黨貽報曰不限二百人

因之其商又貼著許多人名時言京師亦有業互市
二百許戸幕府悉召同族及譜第諸藩謀事十六日
議　行幸發期定以二十七日十七日上御靈祭場

中山黨起

前雙燈架無故並倒人皆大異之先是中山忠光潜
出長門歸京師居數月亡命三十餘人奉之為大將
之界浦會十津川郷士等與共詣河内北條白木諸
族稱勅使借鎧馬銃及士卒遂到上太子及楨本院
假其所秘楠子陣笠戰袍劒鉦鼓等至是忠光將兵
八十餘人造大和五條村代官鈴木源内謂曰天子
親征關東我等為其先驅汝以所管十萬石諸村獻

納之弗聽於是斫殺源内主従五六人焚其館舎梟
源内首仍軍村之櫻井寺建菊章幟立榜略曰天子
親征將臨幸此國因奉勅撿諸管土地人民者是非
而源内不奉朝旨亦驕奢苦下民因誅之自今五條
所管諸村皆為禁裏御料永免田租之半且奏事有
命益招亡命十津川徒等遣使四方借金穀大坂亦
有來借者甲斐守柳澤保申聞警自京師馳歸郡山

閉禁門

十八日俄而閉　禁門及諸郭門在京武人驚動馳
集守郭門内外初昧爽池田慶徳本國寺館中有驗
擾既而慶德臣數人提二馘趨至關白輔熈第訴事

拒關白等

黜長門藩

示省奏之因急鎖內外諸門諸縉紳大驚遽朝皆不得入而彈正尹親王朝彦守護松平容保所司代稻葉正邦等已在　禁內以　旨拒關白議奏傳奏知外事參政寄人與三條氏不入餘稍得入於是議奏以下悉集鷹司氏第近京武人聞變爭入都下大騷未時召關白輔熙入遣中使參河介源吉伸至毛利氏邸命免其衛界町門讃岐守毛利元純吉川監物經禮益田右衛門源吾共對曰　朝廷以何罪黜敝藩吉伸見士卒皆拂髻欲戰駭不能強而歸更遣權中納言藤原光愛傳　旨略曰行幸之計有跡暴矣

將撿之因有免命然　上確乎慮攘夷也宰相當効力　朝家振興人心故令而後彌倚賴之其益勤王事於是萩宰益田源吾上書對曰謹奉　旨雖未知被何撿然　行幸之期已定矣而悉黜有志公卿三條氏等免敝藩守門徵衆武警諸門事皆非尋常矣微曹向者詣關白殿下伺之大恐有不虞矣敢請使微曹警衛　御座所近下敝部未嘗有行跡暴者請亮察之使三條氏等皆復舊掌而諸事尋常不報既源吾元純經禮等爭擐甲類使使請鷹司氏而權中納言實美知外事權中納言季知參政左近衛少將

七卿西奔

通禧寄人侍從隆謌等七人以謂雖有讒者至此矣而毛利氏　主上所倚賴也與之勤事必有建功者告旨源吾再上書曰向者奉對　天使事件也謹待聽之然以免衛界町門故更欲盡力於本國海防乃毛利元純吉川經禮以下衛都者令歸國而感戴倚賴　恩命因舉國甘死以從事矣三條氏等皆誠忠乃願為攘夷先鋒因而奉之西歸仰待其復職之命於是實美季知通禧隆謌寄人右馬頭賴德修理大夫基修主水正宣嘉出鷹司氏第與毛利被甲千許人俱退東山妙法院及東方白西奔是日令諸大名

曰　行幸暫延其期而攘夷也　朕累年念成功之速矣勤王諸藩其不待幕命而掃攘夜二更至三更禁郭內有鳴響自南至北三次或云毛利氏素知幕府不能攘船是夏遣其臣岩國城主吉川經禮等與親兵司實美知外事參政寄人等議表勸　帝親攘之　帝固既意攘事聽之然以慶德力爭故更大和行幸因之實美等又勸速行幸遣諮不果又云本國寺之騷慶德近臣有不可行幸請慶德奏止之人又有欲慶德同萩藩勸　帝速南駕二十許[illegible]乃館東山良正院相與議曰誅夫嬖幸三人以勸上若

使城番催攘事

同心萩藩主君固精忠必聽之乃數人自院入寺夜
五更倉卒剌殺二人一人寢慶德側而免剌者白事
慶德遂愬輔熙奏之急召朝彥容保等時　上已蹕
勸亟行幸者遂拒斥之十九日　詔褫西奔七臣官
位免權大納言源忠禮權中納言藤原實則正三位
平信篤議奏以前大納言藤原實愛權中納言藤原
光愛右衛門督藤原胤保代之是日使二條城番豐
後守松平勝行齎　勅書至江戶催攘夷曰六月攘
夷之失期非一矣故使小栗長門守催之而不反命
七月松平式部大輔會江戶途入朝因　勅之再催

國臣奔長門

賞入衛

攘夷亦未奏事矣何以其因循須迅奏攘功大輔松
山藩定昭二十三日召還使藤原公董　勅親兵部
至長門逆之辭更　勅正親町家臣某迎之松山若
狹等親兵五十人從夜會津士卒圍平野國臣薪高
衛容舍國臣適在外歸途聞捕奔長門二十四日
詔停關白藤原輔熙寄人左近衛中將藤原實在右
近衛中將藤原基敬參政右近衛中將藤原實麗大
藏卿藤原隨資知外事右中辨藤原博房侍從藤原
光德等二十二人朝參　臨小御所延見所司代正
邦守護容保池田慶德上杉齊憲蜂須賀茂部戶田

中山黨攻高取

氏彬本多康穰加藤泰祉阿部正方分部光貞管諸
大名横瀬貞篤中條信禮諸高家金澤宰本多播磨
守水戶宰鈴木縫殿鹿兒嶋臣內田仲助仙臺宰古
田右近熊本宰長岡內膳岡宰中川覺等諸陪臣賜
稻葉氏以下絹各五匹并御扇三柄旗本絹各五匹
前田家老以下綿各五純以勞二九之入衛因須其
諸大名士卒金一萬兩二十五日開內外諸門　命
松江氏衛堺町門嶋津氏復衛乾門二十六日天野
川中山忠光黨兵攻駿河守植村家保高取城敗初
忠光之起稱奉密詔自號天誅部故諸藩陰備之未

敢發忠光陣五條村之後黨與日加分出劫抄或詣
宇野代官小堀直次郎館已逃聲其厚歛使土人毀
館併家什市之頒其錢宇野西河內栗野三村民造
西谷村代官增野三十郎借米二百苞或到中村豪
農假米百苞或造龍門三山丹原等村長借米若干
斛運之十津川時已得十津川徒千五百人或甲士
揮白刃至高取城下諭重吏假槍三十竿銃二十餘
隻馬二匹米百苞忠光以銃手上高野山授一書諸
曰從將軍家乎屬天誅部乎因答狀焚伽藍山徒曰
普天之下无非王土何不應之為陽從之陰馳使以

勅討中山黨

聞亦訴所司代既忠光聞大軍來自櫻井寺移上市澤井寺築壘于十津川郷口天野川辻為本營至是遂從之與諸渠帥謀取高取城據之乃發兵千許人竹下熊雄將前軍吉村景道將後軍鼓吹進軍植村家保率兵一千人出土佐街西口一町而備既合戰黨兵發木熕熕以生松造容火脂涌溢丸筒破反傷其兵狼狽不進家保兵乘之發熕銃如雨黨兵潰散家保將遠山權六振槍呼一番槍吾也馳入敵中與衆追北殺七人虜五十餘人獲木熕六筒小銃三十餘弓槍若干　勅安濃津藩藤堂高猷討中山忠光

高猷發兵三千五百人至翌月陣五條古市等幕府敎大和紀伊河内等諸藩攻忠光黨命彥根柳本芝村小泉助高取紀伊兵三萬人陣高野山及福本郡山兵三千餘人陣下淵尼崎兵五百人新庄柳生狹山丹南等兵千餘人繼之彥根兵六百餘人陣興福寺二十七日參議大江慶親呈書右少辨藤原經理略曰延　親征期免御門衛之　勅謹奉之然臣慶親盡心於尊王攘夷也　叡感維屢而特下　制使豈圖今日停警衛職臣誠恐　叡慮何如欲上京訟冤然以嚴備外寇故使家臣懇之仰願奏請　顧前

小源太節死

日寸誠埀憐愍之命尋又呈書皆不報武門之奏皆因傳奏司獨毛利氏古來因勸修寺氏二十八日紀伊將水野多門以兵二千人來陣五條村中山黨遣使謂曰奉勞貴藩遠來因明日進楮砲供貴覽是夜黨兵遠設燎數十所多門懼欲遁有荒卷小源太勸之出陣決戰弗聽憂憤自殺多門不以為意竟奔紀伊慈野村後坐奪采地半荒卷家加俸是日紀伊藩入京師晦尾張藩入京師先是權大納言茂德有罪幕府命慶勝代再為藩主初長行償英舶也茂德留守江戶陰預其計事覺因抵罪茂德即義比兼宗封

改之○丸月二日有武夫所殺一佛朗西人于加奈川四日藤堂高猷自津入京師五日水野多門率福本兵一萬人向天野川晡時陣目吹村天野川兵逆戰勝敗未決黨兵佯走多門兵追遇伏敗北黨兵蹋之投炬發熕焚目吹八十餘戶多門已遁餘兵戰敗走入高野奥院後山黨兵掠目吹器械粮米而去目吹一作富貴蓋吹富貴同音作富貴者省目字同夜郡山兵以大銃攻黨軍銀嶽砦敗尋再攻遂拔據之是日忠光使澁谷伊與作等三人詣藤堂氏五條軍門兵多出捕之伊與作膂力過人捉擲兵十數人就

廢親兵

虜曰丑歳朝議決于攘夷也我徒受其真勅云云今
被使而詣不意見執乃襟出使之告案曰去月十三
日有　親征令因命募義兵衛鳳輦云云松平容保
謀反幽　主上偽令討我是敵官軍也願得聞求討
由七日罷親兵　勅在京諸大名宿衛　禁闕内加
賀薩摩隣所大垣水口等士卒戍三條四條五條宇
治豊後諸橋鞍馬口粟田口澁谷滑石及西郊諸要
地凡二十餘所是日安濃津將藤堂新七郎帥兵千
六百餘人攻黨軍和田村砦拔之進攻大日川砦黨
軍據嶮潛兵設釣壁欲敵兵附之截其維鏖之新七

慶德上疏

郎兵覺之轉出崖上發大小銃破黨前軍後軍晉之
仰發熕新七郎兵冒丸奮進頻發大銃遂拔之燒其
營攙旗木熕等而旋近衛中將池田慶德上疏曰方
今形勢誠不容易矣　皇國開闢以來内憂外患並
迫無甚焉至難至急之際一事得失關千載之汙隆
一夫向背係四海之安危矣十八日以來變動也人
因不知所適從矣是又生變動乎嚮日拜　龍顏而
御前拜誦　宸翰曰十八日前之勅者真偽不明分
其以後之勅者真旨云然前後真偽之辨愚昧之徒
不得瞭之却懷疑惑而下窺上乎慷慨夫國難也自

有處士行踈暴雖然太平人心多游惰因循而所為
皆偷安苟且故攘夷之　叡旨難行横濱之交易漸
盛是以數發　詔書皆如故紙然夫慷慨輩憤怒之
大欲起興因循鼓舞游惰故自涉踈暴而背　勅意
也乎薩州周旋公武而振興尊王之道長州奉承
詔旨而首行攘夷之役皆世所仰也縱背　勅意皆
出於忠誠之心矣故審問其事情公正之處置雖蒙
大譴而臣子之分甘心焉事曖昧而逢一朝譴怒則
以不得其實不安其罪名矣傳聞者亦懷嫌疑且惑
是自係天下人心向背矣關東因循之徒乘之沮事

攘夷銳鋒為之所鈍遂陷夷奴術中矣夫慷慨紛紜
一時壓倒之其激發或有不虞事方今　聖主視朝
賢相執政根本之議雖毫無所變而外臣不預　朝
議故如臣等皆不知其事實矣況郊野人乎世發亡
説則一事一端流言四方疑惑而天下動揺矣仰願
公卿藩士力勸評裁之不挫其奮發勵精之氣觸諱
犯罪嚴責之不空其勤王殉國之功草莽陋雜固拒
之不塞其發鬱直言之路非常警衛仰命之推寛大
裕闊之恩東西侯伯朝會之無四方凋弊之患文武
諸官補任之無偏愛濫授之私以建　皇道盛張海

內悅服之基本今時緊要惟攘夷事外患未除內難發起則　皇國亙為左衽被髮矣薩長二藩之有功且被譴黜則餘藩自鎖口或呼朝議朝議以為弄言矣若是則上下不通言路屏塞遂王列藩積怨逼迫朝廷而朝憲為之墜地矣臣悲歎之不堪也上下同心合力如藺相如舍私怨與廉頗共公事則闔國尊王日盛也乎右所陳也　陛下以為迂遠乎然不治內莫攘外也攘夷基本宜少貸過發憤激矣不然難速奏功矣因同人心併衆力為今時急務矣而同心併力在　陛下制置矣凡事莫以今日小過廢前

日多功而舍細故用長能則列藩知適從志士得其所天下方向定矣不然下情相疑故　勅書數降而無効　天使頻東而何功哉今者為天下向背初定之機矣故先立根本制置而　宸斷必主寬宥闊豁廟議不折　皇國正氣矣不然則萬事不行攘役自廢內亂日迫外寇月逞矣今已和州一揆稍盛開東拒攘漸緩是即陷彼術中也一揆所為雖觸法憲非容易而其黨亦决志勤王而憤起故一宥其罪遣勅使鎮撫之慰諭以居易竢攘命盖　國內一心戮力則攘夷容易也右諸件也臣知其可否而黙則

背君臣名義故甘死罪以上言臣慶德欽惟　叡慮惱於種種皆念　皇國安穩咫尺不犯乎敢請　陛下命斟酌臣愚慮大幸云」九日小栗長門守歸自江戸奏對」是夜天野川黨兵百許人襲彥根將永野伊豆下市村市人衆擊出環之大發銃縱火燒村家二百餘戸伊豆衆潰走黨兵追之殺傷若干人掠粮馬器仗而去」十日　勅太宰帥熾仁親王往催督幕府攘夷池田慶德池田修政蜂須賀茂韶上杉齊憲等屬焉發京期翌月朔」十一日幕使雅樂頭酒井忠績入京師數日還或云幕府使之對松平定昭所傳

高猷上疏

旨而　帝欲召大將軍令之歸傳　其命天野川渠帥野崎主計入藤堂氏陣訟為巨魁所欺而抗官軍上謝書自刄而死焉主計十津川鄉長初諸渠帥稱奉内旨也主計首信從之説鄉之千擔家等得數千人既而傳奏司命在京鄉士曰中山徒僞勅煽十津川汝等歸鄉諭之由是鄉內始懷貳至是皆知欺詐主計慚悔遂自殺黨人聞其死多逃亡」左近衛中將藤堂高猷上疏略曰七日之捷已以聞奏而切訊俘虜皆篤志尊王攘夷甘為之抛身命矣是非眞亂臣賊子哉今特　勅師官為使節則關東不得復違背

矣然則今可啚勇敢之士之時而夷滅此黨豈不惜
哉仰願宥撫之喩諸亡命歸郷里　勅其地頭糺之
是非曲直臣受　追討命表請之者誠有恐矣雖然
當攘夷距絶之機損勇民且畿內動干戈也臣慨歎
之乃爲　皇國不顧罪而上言但敵地且遠先鋒乘
勝　朝廷察臣言敢請急赦之　勅金澤宰本多淡
路守援安濃津軍討中山氏十三日淡路率兵千五
百人發京師初淡路衛正親町門於是備前藩代之
津軍陷天野川
是日安藝藩入京師尋其世子亦入十四日安濃津
前軍攻天野川辻壘壘兵盡銃扞禦終縱火焚營而

遁會日暮不追之諸砦渠帥先已集十津川長殿村
設柵築壘拒守安濃津彥根諸軍進攻其前門紀伊
軍攻後門安濃津前隊令歸順郷士嚮導從山上鼓
譟馳敵中銃殺五六人黨兵大愕不戰而遁渠帥藤
本眞金松本泰武那須眞吾等俱突入紀伊軍奮擊
眞金勇健冠黨中揮大刀追騎卒斬七八人紀伊兵
忠光復奔長門
辟易二軍前與俱發銃如雨眞金泰武中丸死彥根
兵已進擊殺眞吾等十許人餘黨悉殲亡中山忠光
已遁潛匿數日欲突圍奔長門乃白粉渲顏紅脂傅
唇鉄漿染齒作點上眉被緋甲冑白衫騎美馬携二

虎皮與渠帥八九人馳彥根軍大呼曰寄人中山侍
從通行矣彥根兵披靡遂達大坂航海西奔二十二
慶德再上疏
日池田慶德上疏略曰今日　朝廷處置即治亂隆
替之所由判也臣以爲至大至重事因又獻言外臣
素無測知　九重內事然方今非常之時也祈　朝
廷精議萬端而使諸藩勿建請換更所　勅之事
矣養　皇國全力維持之固爲　朝廷規模矣然而
七道之二百藩也封有大小路有遠近土有肥瘠海
有廣狹其貧富皆因國産地利矣而土地所産有限
財寶所貴無量願　廟議計其大小肥瘠之程使諸

藩各均盡力矣如今勢也瘠土諸國日益疲弊因竟
不得勤王事而萬一有入寇乃反釀國辱乎臣甚憂
懼焉項者道路說曰長州家臣至大坂　勅止其入
京已而許輕裝上京將上復止之若是則可謂　朝
議容易變動哉臣雖未知　朝廷何以不許長州家
臣入京師而側聞宰相父子欲上赤心之言故願上
京臣敢請　命入京師詳聞其意而忠告讜議採用
之暴言疎論譴責之宰相父子厚蒙　朝恩假令不
蒙而　神國內無有向　禁闕行不臣事者況名義
反正之今日乎仰願　陛下勿憂患之然果止其入

輝虎賜御旗

京則其群臣積疑惑或反起輦下動搖之事聖慮寬大制置公正則縱有一不臣而終畏天威服叡慮感動信慕聖愛矣臣仰祈朝廷公議皇國一到和睦矣先是轉近衛少將上杉齊憲為近衛中將上杉氏十世祖定勝以來官至或侍從或少將而罷於是特進之昔輝虎奉近衛氏首倡勤王也朝廷賜以御旗喪亂遭火僅存燼餘帝嘗聞而徽覽之其錦紋猶粲方存日月章齊憲奏請摸織之於西陣至是朝告東歸時織工未畢留其宰獻之二十四日詔關白藤原輔熈復朝參先是詔朝[illegible]

力兼二十五人

親王內覽文書至是右大臣藤原齊敬代之內覽長門藩士卒多東上館嵯峨天龍寺二十五日近衛中將松平慶倫池田慶德侍從淺野茂勲蜂須賀茂韶藤堂高潔等共上疏請許宰相毛利慶親父子入京師書奏不省是日安濃津彥根郡山等軍分道追中山餘黨彥根軍與渠帥景道等數十人戰于鷲家口獲之彥根兵有大舘者力兼二十五人挺進與渠帥五人鬪盡斬之傷甚死焉景道有驍名慚高取之敗欲襲取之領二百人匿重坂村此月十九日夕與二僚謀如城下伺之遇斥候十餘人與鬪一僚死一僚

中山黨平

走景道奮擊殺傷七八人還療創聞津兵同[illegible]其[illegible]
有[illegible]小倉買名[illegible]
進攻還戰景道喻左右遁去獨立大樟下大音曰追兵謹聞我言汝等忘世蒙天朝鴻恩為關東向刃於尊王攘夷先鋒矣其當後三年不逃天罰矣吾天誅部裨將寅太郎也欲獲我者前而高名矣言未畢揮大刀奮進擊殺數人前隊破却二隊更前銃斃之蘇起再銃之死餘走前後就虜黨悉平鷲家大和地一作走鹿藤堂高猷世子侍從高潔上書請俘虜命曰黨與信偽勅誤勤王今大悔矣戮之不仁哉臣敢

請垂憐赦之二十八日肥後藩入館本願寺○十月三日天使藤原公董歸自長門是日米澤宰[illegible]戶九郎入獻朱錦御旗一旒少將嶋津久光奉勅入京師蓋前後入京諸藩皆帝召之也七日勅暫留太宰帥熾仁親王使於江戶先是松平容保奏曰幕府欲鎖港自九月十四日議之於橫濱云由是德川慶勝德川茂承亦奏請且留熾仁親王東下故有此命九日遣內舍人圖書權助賀茂清光內豎出雲守源珍鍋于大和巡撫十津川鄉藤堂氏士卒屬之或云島津細川山內士卒亦屬十津川鄉縱十九生

横三里自古無輸田租稱鄉士佩二刀至德川氏剗業教受槍千竿弓千張銃千隻每將軍上洛以其三器衛二條城後門獻鹿皮千張爲例云巡撫使還後勅傳奏司管鄉内戶籍諸訟等改庄屋年寄稱復其舊曰庄司目代十三日盛岡藩入館誓願十五日勅召大將軍先是欲聞鎖港悉曲召德川慶喜於是命與之俱西上翌月又使町奉行奉　詔至江戶催之是日若狹等兵以中山黨俘馘入京師安藝藩西歸是夜新徵部木村達斫殺父讎山本仙助于千住驛達本喜連川臣生三歳其父爲仙助所殺仙

召大將軍

木村達復父讎

助本浮屠還俗亦入新徵部達欲報之憚其強很佯爲不知父故相善數年請同僚藤村鬼一助報仇至是卒然謂仙助曰汝豈忘十有七年前事我安與父讎共戴天仍鬪終與鬼一共斬之或斫殺一條家臣大原倉人于四條街十六日藤堂高潔自大和凱旋京師致首十五級虜二十餘人或云高潔不往大和是其裨將也初中山黨至大和唯念寺曰我黨奉内勅起義兵不從則殺矣從之將擅農五十人與紀伊磋刀匠所率共守天野川一谷口安濃津兵以大銃攻之唯念勵衆曰朝敵來鏖之衆發銃潰走入里許

告狀本營呵曰盍支矣疾出拒之再入必斬沛遂遁詣本願寺告曰屬官軍爲賊所逼一寺將亡請來救焉門主致之市廳至是赦歸門主十八日以右大臣藤原齊敬爲關白是日出石仙石久利等三藩奉勅還但馬討姉小路五郎麻呂五郎麻呂即清原宣嘉嘗自改稱號初宣嘉與平野國臣等諸亡命陰結黨謀伐松平容保等夜潛出周防客館國臣乃南八郎白石廉作等二十餘人從之此月十二日到生野鎔場吏舍請止宿夜中擐甲吹螺造代官川上德太郎館德太以公事出在備中其臣武井等接之曰

勅討生野五郎丸

我曹奉　勅征兇徒矣固有約於長州京師其援兵將至請姑假此陳屋武井惶惑貸之奉德太孥徙民家既又請借鎧仗及米五十苞金千兩飛檄四近藩數書封面記澤殿御內某命武井等召集管內農千餘人使鎔場吏等鎖邑之四口守之每口亡命監焉居六日召武井市川等諭曰有後繼之約日遲之未至故又催之請還館如故宣嘉以下皆發既而邑人相聚曰遭斯命而令無難而還者遺恨矣可追擊也數百人追之黨人且戰且走國臣與藤藏等數止戰以逸宣嘉被執因生野有謝世和歌餘十數人走以

加藩獻米

謀曰死也一耳何係農夫手八郎從請列十八而自
又有一力士欲宣嘉達長門從至因幡界贈出石豐
岡等旌旗追來遂自殺宣嘉亦為追者所殺福井松
平慶永入京師幕府開守護館于勘解由小路町尻
明年松平容保自岡崎光明寺徙之二十三日夜有
數士斫殺江戶商賈十五人肆其首于橫濱初權中
納言前田齊泰還國備京師軍糧而未之繳是夏奏
請獻其一萬斛因有命先納五千斛於是其米至鳥
羽適西高瀨川工成乃首漕之是月幕府以川越大
和守松平直克為政事總裁先是毛利慶親大築于

山口城壘至是自萩移居焉益飭海防其士卒自季
夏每被甲治軍有農兵隊僧兵隊雜之〇十一月七
日從一位左大臣一條藤原忠香薨年五十二子實
良嗣九日遣權中納言藤原光愛祭　神武帝陵修
諸山陵畢故也福井藩起新邸于安藝邸地東尋
加賀藩開邸地于南禪寺西會津藩開于阿波邸北
土佐藩開于白川村岡藩開于其西尾張藩起新邸
于智恩寺南犬山藩起于福井邸北姬路藩起于堀
川水口藩起于六波羅山形美作藩開邸地于會津
邸地北宇都宮藩開于山鼻出雲藩開于小川[illegible]

牙城災

宮津藩開于油小路松代藩開于水口邸南飫肥藩
開于清水坂舉母藩開于真葛原凡北白川三條間
之田朱雀大路傍之田西京內野側之地概為諸藩
邸地其名不具載十五日暮江戶牙城災時未築西
城大將軍乃避火于吹上數日移清水第親子內親
王避于田安二十一日大坂新街火會風市舍二萬
戶延燒二十六日德川慶喜再入京師〇十二月
勅諸藩等今後開邸宜設之于市街之外時開邸也
間有屏塞市街商賈頗困故有此命二十日以右大
臣藤原齊敬為左大臣關白如故內大臣藤原公純

為右大臣權大納言藤原忠房為內大臣二十二日
勅荅萩藩遣右少辨藤原經理至藤杜接萩使井
原主計傳之主計不得入京故至伏見上書而竟不
聽而還德川慶喜自東本願寺徙若狹藩姊小路邸
二十四日夜嶋津氏洋製船過赤間會雨雪其旗幟
為之所凋不辨成兵誤以為外艦大發熕破之溺死
二十餘人餘乘子舟而遁二十七日前土佐藩入京
師是春　勅修賀茂廟幕府乃營之至是成　帝使
使行遷宮儀齋戒三日　宮中拜之修賀茂下上[illegible]
每二十年新之為式而河合貴布禰御蔭比良木等

修鴨廟成

祠皆以附廟自古同時修之亦成

慶弘紀聞今日鈔卷之六終

明治新刻

慶弘紀聞今日鈔卷六　二十五　其親樓藏板

慶弘紀聞 今日鈔卷之七

安田源照矩編輯

甲子元治元年正月朔夜京師地震二三日在京大
小藩四十名朝賀正元十日近衛中将池田慶徳上
書請速許毛利慶親父子入京令實美等還廷以使
海内人心勿錯亂而遂累年　聖志因言如萩藩少
年流離之徒等起亂而内地生變則恐其邀而陥術
中也　朝廷請顧之去冬　勅召慶德會病故今在

大将軍上洛

鳥取上書十九日大将軍入京師季冬自江戸航着

大坂至是入居二條城　詔大将軍大備摂津要地
嚴飾列藩要港減省因循冗費精強征討兵力以張
膺懲之典盡乃祖之業勿違天地鬼神　詔赦前勸

諸親王還俗

修寺門跡濟範罪還俗濟範因復稱親王開第于河
原街號山階殿尋　詔仁和寺純仁法親王聖護院
雄仁法親王知恩院尊秀法親王還俗純仁尚弱其
諸臣上書辭之不許雄仁固辭曰為社稷　命還俗
者臣法身而執戈矣雄仁伏見親王貞敬之子有[illegible]
才封内民遭水火等難必厚賑之伏見氏貧而[illegible]
商賈避門而過雄仁為設儉則大省經費三四歳而
復有後再命蓄髮然絶婦女葷肉如故云二十一日
大将軍入朝獻御劔鞍馬黄白金綿綸等物分廷臣
白金等皆如初朝禮二十七日大将軍入朝萩藩使
其京邸留守乃美織江上書曰有外艦将寇赤間之
風聞故益嚴其兵備伏請令諸藩洋製船告其過於
赤間陣如故但夜船章不辨願晝間過焉翌月三日
勅答曰異國製船無自彼發砲則宜不支令過○

三條氏等上書

二月朔在萩藩三條氏臣平正庸西三條氏臣藤原
李興詣傳奏權大納言藤原俊克呈藤原季知藤原
實美等六臣連名疏請奏之其略曰臣等犯罪之身

而奏言國家大政也自以為不憚　朝憲乃戰慄恐
懼難白矣然而攘舶者外嚮於夷蠻叛服内係於國
脉盛衰故臣子之分不忍沉黙而敢犯萬死建言鄙
衷抑拒絶外舶也去歳布告天下曰不拘幕府示令
而掃攘既而更告列藩曰關東與外舶談鎖港故其
應接間勿輕擧暴發矣臣等以謂必有絶斥處置而
至今日臣等未聞鎖港實効矣今也大樹公上洛列
藩亦上集其必有國是膺懲之廟算然而萬一遷延
此時則不復有掃攘機會而無貫徹積年　叡念矣
遂失國人方向加之以萬民困苦邦内瓦解其禍亂

不可撥而竟陷庚賊勿饜之術中受振古所無之大耻而　神州成腥羶汚俗矣臣等泣血悲懼爲敢冒瀆　天尊以上言　仁者不敬不憚　聖察蒙昧仰願云云七日大將軍入朝遂朝泉涌寺　帝廟上香銀益祭田

幕府益泉涌寺祭田

累帝上香各白金十枚寺之采地原六百八十石於是加三百石十日幕府奏始置軍事總裁役以松平容保兼之賜役俸五萬石是日近衛少將立花鑑寛上書告還柳川曰臣聞外艦入南海矣毛利父子蒙疑而外兵冦之　皇國急事因歸國援之時有外艦犯長門幕府代萩藩之風聞或云鑑寛

痛慶親究欲助之故雖告不獲許而歸十二日大將軍遊觀洞庭園園有偶仙樓臨池亭停雪橋五松島倣花閣丹楓溪等勝東本願寺別莊也此園池在昔擬諏訪湖有上諏訪下諏訪兩祠初東照公賜東本願寺地也東疆高倉時京城東堡在高倉其堡北至六條折東至富小路又折東北至五條橋南而高倉堡之東六條堡之南皆田野此祠在其野中及大猷公又賜東本願寺高倉以東地移六條堡于七條高倉堡于富小路其内閙市街因徙諏訪祠于今諏訪町仍祠趾池樹起別莊稱洞庭園世或以園裏有石

大將軍遊洞庭園

造鹽釜故爲大臣融河原院遺趾者誤矣盖院所當富小路六條東北十五日幕府奏以前近衛中將松平慶永爲京都守護無幾辭之松平容保復補守護

斬中山黨

十六日幕府斬渠帥澁谷伊與作酒井傳次郎尾崎太郎安積五郎岡見富次郎田所勝次郎中垣謙次郎荒卷半三郎伴林光平尾崎鑄五郎鶴田陶司安岡斧太郎江頭權八土井佐介嶋田省五郎等十九人于六角獄庭此内七人高智亡命六人久留米亡命餘岡山水戸亡命也渠帥臨刑或獨言臣不畏死矣然斯政拙　天子叡慮矣臣深傷之或言躬今死

魂不死必以護　天子矣或問　天子之方向之九拜或詠謝世和歌觀者皆流涕伊與作亦有獄中詩時獄中餘三十人許或云赦之二十日　詔改元曰元治二十四日復置諸陵寮選其官人至五月定之

復諸陵寮

詔修理大夫菅原量長任之頭大和介平種松河内介中臣勝藝爲之主事近江大目平教愛河内大目平長喜爲之史生量長家號若江世伏見氏宰有女名董子學乃父博覽經史辟淮后九條氏侍讀年逾二十未醮男子政還之後上疏官廳曰妾以閒也固不辭鼎鑊刀樁之戮其書千八百餘言句句顯忠

女丈夫

無所忌時人稱為女丈夫其後屢上言有觸被因其赦出詰吏之失言不貸云二十九日幕府以 朝旨命乃美織江召萩分藩一貞及吉川經禮織江家臣一人逮至大坂二十六日有二士梟一首于大坂東本願分寺南門立榜而昇寺堂並自殺各遺和歌記姓名曰水井直一山本朝正盖萩藩亡臣也其榜略曰去冬我等聞此大谷仲進買油綿為巨萬以自界浦運長崎今茲要仲進于周防別府浦訊之曰欲與外舶交易而漕下也汝君藩以其先君遺旨揭擧尊攘大義奮起天下人心矣豈圖今日忘却其遺旨與

外夷交易是如汝諸吏貪慾無耻私計之所為而上亡蔑攘夷十有餘年 聖衷下不顧諸品拂底人民困窮内疲斃 神州之力出其有限之產外陷溺豺狼之計充其無厭之慾矣其罪天地不容神人共怒因之燒竭漕貨誅戮舶吏梟其首以戒世間交易者

荒尾上書

二十七日鳥取家宰宿者米子城主荒尾但馬上書曰陪臣仄聞 朝廷欲糺問長門宰相父子召萩分藩以下三人至浪華世謂憚長人暴發止之浪華而今者大樹公領諸侯伯在洛豈有憚之哉陪臣以謂天朝幕府得事之宜以處置之長人何暴發之為而萬一暴發則敢請 命陪臣但馬討平之但馬代主相摸守勤京師故盡死力能制之去年長藩家老根來上總井原主計先後至浪華上請入京而不許入而使勸修寺氏接主計於伏見遣歸是恐 朝廷規摸狭隘失上下之體歟伏請今更召長人至輦轂之下但馬欽惟召三人内有吉川監物則分藩毛利讃岐守家老益田彈正亦當召之仰祈 天朝幕府處置之以適宜矣別認寛容糺問等事欲明日上之右建言陪臣但馬大恐僭越之罪然是擧藩所懇願云云相摸守中將慶德兼官後任因幡守於是但馬

又上書幕府曰幕下内命我主相摸守曰幕府糺問長門宰相父子而萬一不服則征伐之因命相摸守備從征之設但馬謹奉命然此擧甚重大事故須相摸守速上京白其意而向來相摸守卧病不得發邑因之但馬雖僭踰代相摸守與衆議論以上言抑長藩事我主嘗建言于 天朝幕府懇請寛大處置者素非曲己阿黨長藩矣皆思 皇國安全耳敢請今日糺問亦申以寛大而宰相父子心服恩德有所謂不以力服人以德服人之所置矣竊聞 主上嘗宣長藩徒不可不罰雖然是皆 朕不德之所致也

主上且自咎矣但馬恐而感泣爲令幕下深責長藩
罪則　敵慮為惱矣糺問以寛大則　主上亦安矣
是不獨長藩心服天下人民亦服恩德遂莫及征伐
也事係　神州泰危台威隆替矣伏請寛大其處置
云由黒田齊溥荒尾但馬等諸建言更商議二十九
日命京邸留守織江奉還召帖將許入京師是月某
藩等不可之又命至大坂（）三月幕府改造泉涌寺
陵域前門新作拜殿奠舍及廊長岡護美詣一條
城強諫討毛利氏言其失籌護美字良助少將細川
慶順弟也去月　勅諸藩上言國是各應之上書於

明軌上書

是水口越中守加藤明軌上書略曰國之安危存之
勝敗在人心和否矣因請大樹公在京攝之間成國
是一定人心一和令舍洋舶大患紛國內處置則人
心益動散矣敢請速召長門藩尋問其情實從寛典
施至當處分矣如嚴罰諸亡臣等罪則彼以己陷死
地必釀大變矣此徒慷慨國難故離別父母妻子拋
盡其身命是即　皇國元氣也若夫疏暴舉動皆悲
國威廢墜惡洋舶猖狂之所激也故窮治之又起紀
州但州等變今宜召其潛居京攝之間者命以攘夷
先鋒必感戴有奮前勇往報其効矣雖然去年以来

頻召諸侯各多趨從冗費却亡軍備用貲仰願使已
奉　旨者速歸邑厚養國力及有急能辨軍須矣是
懷諸侯和民心之一策歟大綱且振諸侯一和然後
以六十餘州全力攘異舶則必回復　皇運震耀幕
威云龍野淡路守脇坂安斐上書略曰客歲　勅攘
夷而列藩至草莽士皆感奮盟起以為千歲機會矣
故自有蜂起憤發之徒而今在斯危急之時一一按
問之則反闇人心離反海內分裂之基必陷外夷之
術中矣故夫同異紛紜皆從寛典不問而合闔國之
勢以其全力攘舶則　國體自立矣十一日遣權中

祭神武帝陵

納言藤原定功等祭　神武帝陵自後歲遣使祭焉
十三日夜江戸大火明日熄十四日荒尾但馬上書
幕府告歸曰不肖但馬以敝主命代入上疏傳奏飛
鳥井氏請召長人入輦下寛大其所置而今仄聞召
之至浪華乃窺其非寛大而大痛心矣亦聞外艦犯
長藩而不忍傍觀因欲具應援調度備外艦或入敝
部雖有支藩伊勢守亦罹病莫指麾故但馬急歸國
伏請之　勅傳奏權大納言藤原俊克議奏參議左
近衛中將藤原公誠至大坂接毛利慶親使吉川監
物經禮等傳　旨爲幕府令老中遠江守有馬道純

田九黨起

屬之二十日久留米藩入館洞庭園二十四日大將
軍入朝二十九日大將軍入朝○四月水戸重臣田
九左京稲山國兵部喜齊藤佐檜山三介藤田小四
郎田中源藏以下二千人與王人倉川旗本鈴木宇
都宮重臣戸田木村鹿児島臣松脇中村臣黒田及
一橋仙臺佐倉徳山岡部等諸亡命鹿島青木岩舟
大森等諸祠人龍寶院主農夫等私樹攘舶黨其二
千餘人據州伊田子山川等村其千餘人據筑波板
倉諸山移檄於四方題曰忠憤状五日魁師田九稲
藤田小四郎等以黨三百餘人奉其故主贈大納言

宿衛禁庭

齊昭木像於輿四十人舁之至下野宇都宮次古將
宇都宮氏菩提寺張紫幕禁乘過有會津士騎過乃
斬之聲言我等詣日光山奉東照公神幣以為主將
烈公像為副將赴橫濱行攘夷矣烈公謂齊昭也八
日大將軍入朝九日越前守戸田忠恕在江戸聞警
馳歸宇都宮福島内膳正板倉勝顯莊内酒井繁丞
等亦自江戸馳歸其邑十六日幕府役大坂城兵千
五百人戍二條城外令其三十六人宿衛　禁庭其
二百五十人晝夜巡警　禁郭七町外其二百五十
人次兩本願寺巡警市街先是　勅諸藩使其士卒

巡警都下至是廢之是日錦小路丹波頼徳卒于長
門頼徳與同僚共在周防湯田以疾游下關卒年三
十毛利氏廟祀之于湯田赤妻山十八日夜有數士
詣出雲守源信貫宅誤以謁者為信貫斫殺之信貫
與其母妾等置酒大驚踰垣而遁士乃殺母傷妾而
去信貫朝彦親王家宰其宅隣知恩院匿之免或云
朝彦右幕府之計信貫最力故攘黨欲殺之細川有
馬山内淺野黒田立花等關西諸大名及嶋津久光
自上旬相續歸國或云疎斥毛利氏委任幕府而諸
藩見事之不遂故多託海防而還二十四日使使奉

詔委西事

幣于　大廟及賀茂石清水春日等六廟告改元賜
大將軍　詔書略曰幕府職掌内治安　皇國外征
伏夷狄然泰平久而上下流於游惰外夷驕暴萬民
艱苦遂成今日形勢今者將軍上洛也有列藩因之
建議事務以故欲更委諸政於將軍出政令於一途
以使人民莫疑惑矣須從別旨之目嚴修職掌但大
政大議必奏聞之其目曰橫濱之鎖港也必奏其成
功但勿無謀而攘夷曰專力海岸防禦急務實備曰
長州之處置也藤原實美等諸脱輩毛利氏諸暴臣
之事　朝廷莫復預之矣幕府其以委任故宜處置

之但主曩曰所命意曰方今物價涌貴萬民困窮須
速勘辨而恤之行人心和合之處置二十九日大將
軍奏對略曰謹奉　聖旨臣家茂不肖不堪其任然
尚盡力勵精修職掌而　別旨橫濱鎖港海岸防禦
長州處置物價勘辨諸件奉　叡慮竭微忠但長州
之事遵　向命主寛大行至當先是大將軍莫定新

新令十八條

令十八條奏請之曰奉去年　旨增　大廟供料自
今歳而年納穀二千苞曰關字出平布告之於海內
如命曰聖誕六月四日停刑戮曰仁孝天皇忌辰六
日新朔平門院忌辰十三日布告海內慎之曰東府

繼世將軍　宜下之後躬上洛拜　恩命但將軍歳
未滿十七則使使謝恩及十七歳必上洛曰三家以
下萬石以上諸大名為家督拜官位各上京謝恩但
其歳未滿十七則使使謝之及十七上京曰西國諸
大名關東之往還途朝京師任其意曰政務委任命
如舊例然國家大事必請　叡慮而行之曰朝廷忌
辰無重罪輕罪停刑戮曰九門警衛萬石以下三千
石以上為之曰主上春秋二回謁山城內近都諸神
社而為厭廣人難滋輕少其鹵簿儀衛曰諸大名年
獻納國產一二品但令諸藩疲弊故五歳一使齎積

品詣所司代貢之曰親王大臣薨為之廢朝因令海
內禁音樂曰禁內增拓西面以廣宜秋門內但西方
今年大將軍凶方故次年營之曰禁內補拓東北欠
隅曰仙洞宮凝花洞宮平常掃除曰禁中經費御廚
供物加進潤精曰皇子皇女罷浮屠因而皇子世世
血續之方又議奏之　制可雖然朝廷命改條凡八
件改條皆依原件精之耳故略至是慶喜直克忠績
忠精正邦五吏連署奏謹遵改條命併大將軍對書
上之是月幕府以侍從越中守松平定敬為所司代
尋任少將○五月二日大將軍入朝告東歸三日權

實良上書

大納言藤原實良上書曰戌年宣降攘夷詔於幕府
布告之於諸國大名去年　主上謁石清水社賀茂
社祈請攘夷又告之　先皇靈位矣幽明皆透徹上
下共遵奉大事其如此矣前月移賜大樹　詔文也
臣拜覽之變攘夷命為鎖港命蓋近日公卿大名從
　王命奔走四方上下也事無不關係攘夷而在今
等閑轉換而唯命橫濱成功無復命周海攘夷矣臣
甚訝之初大樹一橋上京也數有　攘詔乃速奉兼
之亦乍違背之今委任若人以萬機者有何誠而然
乎抑大樹等難奉行　攘詔盡奏之理而固辭矣其

卒爾而奉承之等事臣固難解也今含攘夷命安諸
政於人樹也縉紳不可復與同列矣故臣固辭備關
事之員雖然臣苟生攝籙辱任亞槐自後有大議之
以尋諸臣異見也臣安復辭預爲書辭尤觸忌諱然
臣奉應　詔問不蔽心底以上言」四日水戶氏家宰
興津倉人中山與三共遅疏老中板倉勝靜曰横濱
鎖港屢有命令而無有事業以顯者三港通商今尚
依然是以人民惑方向國內將動搖蓋天下擧憤怒
外猾故敢請令斷先停互市矣我主奉敎旨留守府
城而頃者東埊益動搖矣乃待遠方命徒過機會必

生禍難故不得已而計發停市令今也懼自鎖計而
兵革起則鎖港且不成也我主爲之痛心命請幕下
蓮心被害
速議之」五日或斫殺僧蓮心于大和丹波市蓮心卽
菅原爲恭壬戌出奔不知其所在剃髮變名匿紀伊
小川有士毎索至是戮之置首於石燈貼帖曰此固
田式部生育于王城下忘却尊攘大典黨長野義言
娟酒井若狹守排正議害正士又預廢立献毒之逆
大將軍東歸
謀云云」六日大將軍發京師還江戶德川慶喜留守
京師」八日遣權中納言藤原定功奉幣于　神武帝
陵告改元」十三日令幕府傳　詔於權中納言德川

慶喜曰横濱之鎖自委幕府其効當顯而未奏功矣
專係人心向背故殊念速成功矣嘗　詔爾也繼賜
大納言遺志今須盡力助鎖事展　朝旨因而與松
平大和守共圖之大和守名直克川越城主其父故
大和守直候贈大納言齊昭季子」十五日三條氏西
三條氏使正庸李興等三人至伏見被執藤原實美
等五臣再上疏令之齎東上於是因于所司代館中
至七月變皆遭害」二十日夜有數士刺殺內山彥次
郎于天神橋上貼帖于橋曰嗣子及大森八田旅不
改其業又罪之彥次町奉行屬吏通韓非得名大將

軍在大坂命准旗本賜葵章服向毛利氏黜而後互
市益行物價從貴彥次釀之云」二十二日遣右近衞
中將源通善于豐前奉幣于宇佐廟告改元是日有
縣一首于方廣寺樹枝附記曰會津肥後守家臣松
田鼎去歲八月已來於清水坂正木主水宅與横山
外記謀叛事蔑國家因加天誅梟之」自春以來寒如
冬及是猶仲春」或斫殺賀陽殿臣高橋建丞于大坂
梟首有榜畧之建丞本紀伊藩臣稱宮本弥仕殿又
今姓名」二十五日毛利氏士卒三百餘人入其[illegible]
邸又毛利氏士卒浮坊津川入天龍寺」先是幕府命

田丸黨擬筑波山

外艦逼長門

常陸下野諸大名討田丸黨因田丸稱等自宇都宮從陣下野大平山募軍須於櫪木驛大商等以備之下野吹上有馬兵庫頭先赴討數戰互有勝敗田丸黨縱火驛市遂走兵庫頭晦田丸稱等以四百餘人還據常陸筑波山大集墓碑以築壘為本營黨與從而集焉○六月二日田丸黨百許人入下總至水野日向守結城城下二騎士入城門請硇重吏不出固請不退吏出會之于一寺已而黨去有亞米利加魯西亞英咭唎兵艦欲入長門之風聞於是安藝守淺野茂長令森嶋原二川三將率兵千五百人出乎大

竹村援長門三日田丸黨衆詣州下舘城歃血押於攘裏船盟書因請貸金穀養兵士百人四日使塚飯者馳来曰敢請血署若不肯致軍卒時城主若狹守石川総管在江戸乃馳歸邑五日夜會津士卒擊殺荻臣年丸興藏等三人于三條四條之間年九建開與興藏等二人偕殺傷士卒十五六人年九吉田寅之姪時禁荻使入京未遂在邸者於是會津百餘人伺邸人出入害之七日外艦一艘来泊長門黄破戸浦戍兵發熕擊之外艦亦發熕數十而北遁初大將軍將還也處六亡臣荒毛利氏罪令近衛少將松平定

毛利兵船至大坂

陣大山崎

毛利上書

安歸國遠命萩藩萩藩不奉其對或當俚定安不得強而不報幕府疑其親服毛利氏召之脅將於是命典藥寮其氏如松江診之二十二日毛利氏宰福原越後與久坂義助来嶋又等率兵船數雙至大坂入其邸二十三日越後告事於市廳以兵五百人起六旗吹三螺北上途韞旗螺舍牧方驛或云其第三隊紅白分染絹旗去歲　朝廷所賜夜毛利氏大坂兵皆渉淀河二十四日至大山崎有六隊其一號忠勇初三條氏等西奔也山内有馬宗黒田氏等親兵多從因為設忠勇隊云濱忠太郎等五人造柳澤氏離

宮祠前戍所曰頃者我同僚詣石清水八幡宮祈主宰相父子與三條公等被赦命也吾徒亦欲祈之于此社事皆訟稲葉老閣而祈者不少故欲寓寶寺請許之又藤村幾進等二人詣淀城呈書三通吏受其致正邦者曰上　朝廷與幕下者洛美濃守而後受二人曰不得皆納則吾輩無以報屯山崎四千人者請受受二人曰退山崎族貴咎時稲葉正邦老中美濃守幾進等所上書略曰天下禍變迫於目睫也非以回天猛斷速擧齊懲大典則三千年卓立之　神國亦為髯虜被髮之域矣草莽微臣上書甚怖其非

分而抱憂不遑忌諱因祈石清水廟縷述血誠以奏
言抑自外舶變起 宸襟日夜憂悩屢 命攘夷而
加奈川之約有司無道故其後四五年間妖氣怪氛
欝塞天地壬戌之秋 勅使東下督促攘舶去夏
帝親命大樹以攘期布告之于天下 親祈賀茂石
清水廟竟告 幸大和 謁 大廟豈圖 闕下擾
亂三條公等與敝主宰相父子蒙 譴詔及今歳正
月已賜 宸翰二次四月委任諸政於関東委任関
東雖當然事而十年之久 聖断雖冨嶽崩湖水涸而
不動搖者與今日行事齟齬者恐 九重之深諛誣

欺罔令然乎野臣胸膈為之摧裂叫天號地悲痛不
堪若夫諛誣欺罔之徒喋喋諂以七事曰云云以惑
聖聴哉正氣消滅壮烈切歯四海鼎沸風俗左袵
矣三條公等承順累年 聖衷欲措 神州於冨嶽
之安宰相父子亦盡力於官武之間東馳西騁建白
以復上洛興其二百年廢典又奏請賀茂石清水之
行幸自布告攘期之後毎忘寝食勉勵武技倡尊攘
鼓舞士風而與三條公等皆無有他腸矣 聖襟若
疑其有異心謹請召之於 玉座之近而顧車戸紏
經 大聴然則 震怒自霽矣然而 宸衷或有所

不協而 聖諭且垂之則必感激奮興益甘劑粉身
骨矣謹觀古今創業中興事蹟未有不枕戈[illegible][illegible]之
勞卧薪嘗膽之苦而成就之者蠻夷拓國廣地或後
舊地成獨立不羈之國皆劍槊相摩弾丸注面之際
而就之若夫牀蓐枕席之間雖有神策明籌猶屬畫
餅盖行大義於 國宗大讐者不可須臾遷延也謹
請 聖断速建欠字國體而以覆載之德涵容三條
公以下宰相父子赤心以率勵天下士氣如此則四
海億兆歡喜踊躍因而掃討倒海大寇不難焉寶寺
兵分陣天王山及觀音寺等寶寺觀音寺皆在山上

旌旗多書軍神名京師戒嚴越後入伏見邸遣使京
師曰敝主大膳大夫父子有訴幕府僕為之使赴江
戸而頃者敝藩等亡命多集山崎僕恐其或起事故
姑留宿伏見守護松平容保遣兵卒于西南諸堡口
及伏見備之二十五日老中正邦遣使山崎曰藤村
等所上書因一橋卿奏之卿謂迫京城奏事叡慮
不安宜退武庫以待忠勇隊將松山深藏等對曰諸
士欲詣 闕奏請僕等抑而止若強之以退恐生變
故不能奉命二十七日容保帥衆自岡崎入 禁郭
陣凝花洞官趾令在京諸大名發士卒陣四郊毛利

氏山崎兵百人詣石清水廟祈請　帝確乎攘外船
與議實美等七臣慶親父子之徒被黜自旦終夜而
歸是日來島又以兵三百餘人自伏見從天龍寺途
起白旗而行○七月二日　帝召德川慶喜　命徵
四方大名備變池田慶德以士卒一萬人入京師近
畿諸大名相續而入幕府令膳所兵陣太秦備天龍
寺宮津兵千餘人陣橋本備山崎會津兵雜爲先是
小田原兵七百人守山崎路向日町至是召還之令
郡山士卒戍離宮者退守向日町三日老中正邦遣
使山崎回奏藤村大谷兩士所上書也小官爲周旋

求其通徹而竟弗聽也宜力計歸國限八日而發先
是幕府遣大目付永井尚志等于伏見命越後曰汝
爲詣江戶而留者許之而山崎天龍光明諸黨令之
歸國至是又遣尚志等命越後急還其黨七日中務
大輔藤原健資上疏曰從幕府請不宥毛利氏則輦
下擾亂海內不協敢請省之已而諸堂上連署請許
萩士入京師九其所訟因有栖川熾仁親王奏之八
日福原越後如山崎山崎入江弘致等又上書請實
美以下慶親父子蒙　赦詔再輔佐　聖慮撫萬民
耀武威使使詣淀城因正邦奏之其書千三百餘言

幕府討田丸黨

讀者慨歎初田丸左京稻等據筑波山來黨者日衆
號一萬人食不給而時侵掠民家放火於城市村落
於是幕府命大番頭修理大夫本多助真講武所目
付小出玄蕃英道等率大砲隊八百餘人討田丸黨
命高崎右京亮松平輝照佐倉相模守堀田正倫與
共攻之水戶亦發兵攻之九日松平輝照小出英道
等與下館石川總管下妻井上正兼笠間牧野貞明
等兵共攻筑波山黨伏精兵數百人于壘外遣羸兵
二百餘人逆戰敗還諸軍乘勝逼壘壘兵開門大出
與伏兵夾擊破走之夜毛利氏宰國司信濃以兵五

百人至山崎遂從天竜寺法輪寺十日幕府諸軍再
攻筑波山敗小出英道死之十一日有士數人斫殺
佐久間修理于三條立榜橋側畧曰修理主張開港
說出入樞機家近日黨奸賊某某二藩與某親王謀
欲奉移　御座于彥根城令頻窺其機會因行天誅
也修理號象山博覽衆書最精西洋學本松代藩臣
嘗爲幕府所徵受其俸首服洋服令服用國制亦嘗
洋鞍而被害云十二十三兩日幕府諸軍與筑波黨
會戰大敗本多助真使番永見貞進父子大炮隊牧
野貞明松平輝照等兵多死之英道遺臣有提敵首

象山首服洋服

幕兵攻筑波大敗

三級歸營而斃者其一渠帥首云使番幕府聯兵
四日毛利氏宰益田源吾以兵六百人来陣天王山
十五日幕府命少老玄蕃頭田沼意尊帥旗士以下
一萬人往討田丸黨遣金田貞助于仙臺松平龜六
于盛岡松平孫次郎于秋田命發兵助討黨意尊至
九月入常陸大目付之喩越後還兵也對曰不能制
然不可方命力退之乃令嵯峨粟生黨多退山崎至
是又遣大目付命曰宜明日歸國不然致軍對曰傳
命山崎請緩三日去歳閉門之變毛利諸臣怨望松
平容保謂容保與某親王誣奏作之其冬有説容加

毛利兵入京師

藤熙者激越後等曰起兵抵山崎伏見以訴則必有
天使莅陣得雪君寃和邦内遂加邦威於海外其
論十五條列宰多憚起兵迫京故頻使使請入及不
許遂用熙策而東上軍士咸志屠容保等清　帝側忠
勇隊有源忠成者曰余與諸同志東上無生還之意
當以七生滅國賊其切激皆如此於是伏見山崎八
幡天龍諸将會議進攻京師移檄在京諸藩曰由誅
容保傾剗犯輦下請恕源吾越後信濃連署之十六
日夜有大星自東南流西北十八日夜四更福原越
後以兵五百人由大和大路入戸田氏寶塔寺戍兵

及井伊間部氏等兵禦戰破之殺隊将新見彈蔵以
下九人越後中丸落焉遂奔山崎初三更戸田氏候
之伏見還報曰長州将六七騎出邸麾五六百人調
隊伍将由大路入京戍将小原仁吉田團平等急部
署其兵為三隊令二隊分登沿路民屋樓上人持銃
不用燈一隊備路上具銃毖下燈著地既毛利兵至
望見其燈以為敵軍猶遥倉卒三隊夾擊之毛利軍
顚亂而頻發小大銃苦戰二時越後被創敗北戸田
兵追至墨染中村九郎殿死鬪却之十九日昧爽國
司信濃與来島又等以兵九百人自嵯峨入京師久

坂義助入江弘致等以兵五百人自山崎入京師信
濃兵攻勘解由門會津兵拒守不得入與一橋兵戰
破之進攻蛤門正親町門皆不得入島津将仁禮源
丞等率兵二百人来與信濃兵銃戰于正親町門前
却之與一橋兵夾擊遂破之信濃集敗兵整隊伍走
嵯峨来島又兒玉小民部等先已率所部破石山八
條氏等後門由其庭入郭内大發銃犯守護會津容
保凝花洞陣進至蛤門内勸修寺氏門前欲要擊容
保等趍　禁内時所司代桑名氏兵常衛御庖門會
津氏兵常衛宜秋門島津氏兵助會津其諸衛兵與

燒鷹司氏第

毛利兵敗走

大戰桑名兵却入御庖門毛利兵蹶追至門會津島
津兵横擊之合戰十刻毛利兵遂却出蛤門又戰數
合来島又驍勇每身先士卒奮擊其兵有内田彌三
郎振千鈞鐵提挺進毆殺十數人諸軍辟易久坂義
助入江弘致寺島忠三郎等已據鷹司氏第將進攻
凝花洞井伊將木俣土佐福井將伊藤友四郎桑名
將某等與一橋屬將大澤顯一郎河野外一郎各率
所部圍之井伊兵西鄉政介持長槍躍入毛利軍呼
曰我此戰一番槍誰敵者中村恒次郎挈短槍前曰
我能敵爾即鬬少傾遂刺殺政介既兩軍大戰発矢

飛丸如雨多士卒死者德川慶喜自四更入　禁内
數出伺戰狀至是視戰酣在京諸藩未集乃意　帝
震怒不利　詔他藩擊卻之幕府家命今日而盡兵
不如縱火敵後走之亟獻捷乃命急傳火烏丸春日
諸市舍容保亦奏請燔鷹司氏第於是先燔鷹司第
焚之與市舍焔烟漲天諸軍鬨而乘之毛利兵皆敗
北義助忠三等被重創趨入第火中喻衆據天王山
合伏見崖義兵圖再舉真木保臣松山深藏品川彌
九郎等以義助言率衆突圍奔山崎田中幾藏高木
元等五六人死于御庖門前来島又湯川庄藏野本

八三郎那須唯市平田國彦等十餘人死于蛤門外
義助忠三弘致野口逸丸上岡丹治原陸太那須俊
平津田愛介真田四郎粟屋龍介安藤誠介名和幸
胤等二十四人死于鷹司第内界町門内外有伊藤
香助年甫十九能操十錢丸銃本高智臣　朝廷募
忠勇士置親兵香助充之西奔入忠勇隊在鷹司第
與衆登墻拒戰香助銃殺井伊福井兵八九人遂出
戰被重創而死鎧裏有謝世和歌世憐之日中毛利
兵悉出京走本國明日島津兵追信濃至崖義信濃
已走山崎追兵捕疲兵十許人遂焚天龍寺法輪寺

會津將横山主税等與桑名井伊將以兵千五百人
追至大山崎焚其十八町人家及離宮神廟與毛利
兵三十餘人戰殺之進登天王山保臣深藏等山上
頻發銃逆下諸軍以為敵兵多據之乃退不敢逼於
是保臣深藏松山良藏北畠四郎池田健次郎名和
宗介池尻茂四郎加屋四郎等十七人縱火自殺初
益田源吾留守天王山越後信濃保臣深藏等敗至
保臣深藏喻源吾等先歸本國與越後謀再舉曰今
有死士百餘人據此山支二三日本藩大軍必至遲
之誅國賊議決遣本國報至曰有外寇故後艦至多

渡津而反衆失色保臣更勸越後等歸國鼎冠衆去里詐追兵至遂焚觀音寺寶寺保臣水天宮祠人歎攘詔不行入萩藩為隊將博學善歌有謝世和歌云」二十日夜初更便殿庭忽有兵士三百許人来上請奉　鳳輦而出　帝驚避之南殿兵士更詣　儲君親王所上請奉而出其士皆鐵衣持銃附煙繩宮女辭以親王視汝徒發病兵士乃去或云容保常懼為敵者所奪　帝則失其職掌故嘗約一黨曰有變奉遷　鳳輦于彦根城其黨畏負約故至黨即十津川鄕士也」會津等兵焚鷹司氏第也尚恐他二四

會津兵燒京師

縉紳亦敵兵匿焉故續而熕醍醐正親三條西三條難波錦小路氏諸第舍燒之遂引熕於南方青夜焚諸市街以到七條熕東本願寺燒之而北還此災北自正親町春日街南至七條野外東自京極鴨川西至堀川公卿第宅十八區武人邸館五十區民房三萬八千三百餘戶焚蕩至是熄或云松平容保命守護加封五萬石而以多畜士卒經費不給故又加五萬石然用竭而士卒時相結黨詣京中大坂豪商借金此變前二月請東本願寺借金二萬兩弗聽其晦之因聲追敵延火罹之時火中多竊盗遺庫有扉閉

幕府賑災民

內空自後九衢多假居荒地不亦復前時東本願佛光本能妙滿等諸大刹亦不再立」幕府糶二條倉米五千斛賑遭災民時價升米錢二百糶其半又與金米及粥賑之設場于市廳守護館北野祇園四條金蓮寺壬生寺島原等日施予每人賜米或三升加金一銖或二升加二百錢或二升或一升」二十三日

詔討毛利氏

詔討毛利氏權中納言德川慶喜為大將近衛中將松平慶永為副將督山陽山陰西海南海二十一藩軍攻之未發」二十四日幕府罪遣外國池田筑後守河野攝津守河田相摸守褫其官爵外國奉行或削

俸或禁錮更命合原猪三郎使於外國去歲冬命筑後等三奉行往說諸外國罷互市三奉行先至佛蘭西諭之不聽遂不之他國而歸獲罪」二十八日

詔停中務卿有栖川幟仁親王太宰帥熾仁親王前關白藤原輔熈權大納言輔政右近衛大將藤原家信權大納言藤原實德藤原資宗前大納言藤原忠能前近衛中將忠愛權中納言藤原實麗左近衛少將藤原基文甲斐權介藤原時厚右少辨藤原經理正五位下藤原安仲朝參皆疑於毛利氏事故　八

洋艦十八

月朔大坂大火是日英咭唎佛朗西亞米利加阿蘭

洩疑長門

陀軍艦十八艘来泊豊後姫島海中四日前泊長府下關海中五日毛利氏吏往問外艦又應對之于下關既長府外濱及諸熕臺爭發熕擊外艦外艦大者舷面設熕九十門其次設七十二門其次設四十八門皆發我臺力當之熕聲震天地毒烟塞海陸及暮互退六日復熕戰如前日互有勝敗下關市舍多罹兵燹

長府上書

長門府中城主左京亮毛利元周上書曰敝宗大膳大夫慶親欲敵請攘夷與鎮撫亡命使家老益田源吾福原越後國司信濃上京而源吾等三老違慶親宿意為亡命所誘去月十八日夜騷擾闕下

京師留守織江歸来告之慶親父子大恐怖乃幽源吾等三老于分藩德山城中臣元周戰慄伏待　怒命七日諸外艦又前逼臺擅浦前田彦島三戍以詐自焚營而亡外兵上陸至角石山我兵掩出擊卻之因大戰于擅浦前田等處戰酣地雷發於濱上外兵陷之多焚死毛利兵終夜防戰八日又克之外兵死者四百餘人我兵死傷不滿四十人而毛利慶親聞有　討詔以謂我素無有宿怨於異域之王而毋抗之苦數萬州民者以勤王事也然近日反忌勤王事疑之今者幕軍將来伐是腹背受敵也不如與外國

慶親與洋艦連和

和親以待時九日乃遣其臣毛利出雲因安藝藩上書奏國捷并與外艦議和使長府一將吏詣外艦議和單騎馳至前田外兵環之將吏講和外兵皆含銃羅拜或悅撫將吏馬既乘子舟鳴鐘揚白旗以示求和於本艦本艦十八艘亦各鳴鐘揚白旗遂互回兵誓為外艦九隻泊下關餘皆損壞著田浦修之竟悉去或云歸橫濱葬戰死五百人本願寺為粥賑其境市七十町民自兵燹熄行之至是止尋又施金賑之每戸一両自六月不雨至于茲十二日佛朗西兵艦一艘入長崎其將吖哩寧至立山廳謁奉行曰我元

帥頃務鄰命僕告臺下以頃者戰於長門始終而僕得見者忝矣已而答我問凡九條其所語彼戰死人數軍艦損狀等與邦人所傳者頗異也最後曰僕今日還船赴清國上海橫濱諸外舶請幕府出萩藩之贖金三百萬両幕府答曰府取之於萩藩而與十六日幕府罷於市廳等日賜金米更發穀一萬斛賑災否每間與五升賑之十九日池田慶德上疏曰謹奉

慶德上書

討長門宰相之期而臣傳聞頃者外艦數十艘碇泊姬島海是欲犯奪赤間地也臣請　勅九州四國山陰陽諸藩擊却之今也雖　勅討宰相父子而防長

二州即　皇國土民乃為外艦所侵伐者固皇國
耻辱也近隣諸藩以已有　詔故避嫌疑顧形迹而
傍觀之雖尺寸地為外艦所掠奪則　皇國耻辱莫
大焉若外艦海面犯之王師内地伐之自成夾撃果
至此則如國威何臣深痛心焉敢請急停伐萩勅
伐萩諸藩先撃攘外艦外艦還去而後問毛利氏罪
若是則威武輝名義立事宜係　皇國安危也知而
不言臣以為不忠因不避嫌疑而上言仰祈留　叡
慮於内外緩急之宜常陸安藝二藩亦上疏率同之
幕府以伯耆守本荘宗秀為老中二十日　帝發金

帝恤遭災廷臣

穀賑遭災公家堂下公家毎門百両十五斛堂下毎
官或二十両或十両或七両是日松平輝照兵船十
二艘襲武田正生黨水戸湊村營走之奪其器械二
十四日幕府再發穀一萬斛賑遭災士庶毎間一苞
但三斗因幡藩慶德亦發穀賑之毎間三升幕府遺

幕府分金于廷臣

遭災公家金助其修宅依例分之攝家二千両華族
五百両大臣三百両納言二百両参議散三位百五
十両殿上人百二十両嗣子任官者銀三十枚堂下
諸司亦賜之妙法院王邑市舎在川東皆免災其在
川西十餘町皆被災於是王府發米五百苞賑之至

冬又除其地租二十八日東本願寺施金其境市六
十餘町民毎戸四銖至冬又免其地租明年亦免之

筑波陥

○九月七日幕将田沼意尊等率諸軍攻筑波山遂
陥之先是武田正生與同僚市川参數戰于水戸遂
據湊村及舘山於是田丸稲藤田小四郎等欲往助
正生其黨曰我輩敬攘詔棄身命何私闘之與去者
相續幕軍乘之稲等力拒不支遂以三百餘人奔舘
山十日　詔前大納言徳川慶勝代徳川慶喜為大
将往討毛利氏近衛少将松平茂昭代父慶永副之
在京島津氏士卒屬焉慶勝告奉　詔于幕府幕府

委任之十五日開　禁郭九門二十八日幕府發二
條倉賑遭災堂下毎官二斛征西大将徳川慶勝令
關西二十九藩水陸圍長門周防○十月幕府發米
周賑京師民被災毎間一斗六升不被毎間九升自
兵燹熄之後散立假屋千數間于焦地令窮民居之
毎間與米一斗八升或給衣被自同時於七松街日
與窮民米毎人二合至季冬賜之糯餅入三十而北

黜宮婢

野祇園四條壬生等與粥至明年二月而止十日
勅黜勾當掌侍高野氏大典侍中山氏督典侍中御
門氏大乳人壬生氏四宮女詣泉涌寺不得復入鍋

征西大將發京師

幕兵擊耕雲齋

島齊正入京師十五日征西大將前大納言慶勝以士卒一萬七千人與越前守少將茂昭偕發京師抵廣島翌月召萩宰志道安房令大目付主水正永井尚志申討命十六日幕府以去歲上洛之慶頒賜金六萬三千兩于府下市民時江戸民房十三萬三千六百二十戸十七日　帝延見近衞中將鍋島齊正賜以名刀二十二日　勅德川慶喜令鍋島齊正爲征毛利後距如大坂京師留壓幕將田沼意尊鳥居忠寶率兵二萬人與武田正生田丸稻山國喜等戰于水戸水戸宰市川參朝比奈彌太郎率所部助之眛爽幕兵縱火城第掩殺武田黨若干人市川參黨襲武田黨湊村營大發火箭及熕殺傷二百餘人武田正生在舘山常光寺望火即與稻喜小四郎等率黨兵千餘人馳入幕軍二萬人中奮擊連破之進又破市川參軍于中根村追參至下村多斬其兵遂還舘山諸軍圍之忠寶官丹波守壬生城主此舉惟其兵力戰餘披靡云天保中小四郎父東湖彪與結城寅壽武田正生等爲中納言齊昭所親重皆列家宰寅壽黠多權詐深疾彪等後進變更制度讒之於幕府齊昭因獲罪削髮彪正生等皆黜正生削髮號耕

水戸內亂

雲寅壽援黨悉改齊昭改時目其黨曰奸黨彪黨曰正黨墨艦初来幕府復辟齊昭齊昭誅寅壽復任彪正生等齊昭再坐事而卒寅壽遺黨市川參等又專政彪正生稻等憤怒欲遂齊昭遺志彪歿遺命小四郎復齊昭政彪博覽能詩文有正氣歌傳世去歲春一橋慶喜初入京師正生以爲遂志之時至乃屬之任伊賀守　詔水戸慶篤兄弟助府攘船　勅正生扶之正生感激數上疏幕府力勸攘外舶雪國辱不報正生以謂因循如此則吾主必獲罪于京師向吾數上書者君子湯今國家罹非常病非常病當用非常藥愈之窓嗃其門人田丸稻及小四郎等結義黨據筑波起義旗動遠近而欲自周旋幕府本藩之間以成事適有勅變攘夷爲鎖港由是市川參等之江戸讒正黨於慶篤將悉因之正黨三百人出奔下總欲愬于江戸邸正生勸慶篤遂歸市川參參還水戸撤諸橋築熕臺于郭外備正生等正生因又勸慶篤就國討之慶篤訟事于幕府命分藩大炊頭完戸賴德歸邑靜鎭之正生請奉賴德領正黨三百人還水戸參發熕拒之正生攻拔參黨岩舟湊村二營貝火器以攻參數日憚向主城還湊村議戰略設備砲食

遂據舘山少老意尊之命將有故延出前月始攻筑
波參素與之通謀意尊因進軍臨湊村軍目付戸田
五助等使田中某入正生湊村陣說曰軍監戸田佐
佐木同欲歸府由告事情行成如何宍戸賴德欲如
五助營語内亂終始和解之正生曰渠稱病使對
之嘗其虛實賴德不聽而往遂從五助適江戸正生
與幕軍對陣艾江戸報四十餘日至是夜水戸士卒
從多集城第因武田黨亦召趨之水戸重吏告之曰
幕將得報將擊奸黨而顧正黨混之賜府幣分之付
此無擊授府幣數百巾或謂正生曰授幣與敵大欸

明治新刻　慶弘紀聞今日鈔卷七　三十五　其親樓藏板

頭同術不可信也正生即夜自湊村徙舘山然信幣
者留第及湊村俄刻幕軍掩至擊有幣者及之云清
水清二稻葉丑次郎二士斫殺英咭唎二人于鎌倉
雪下幕府追捕二士翌月斬之于横濱清二臨刑瞋

耕雲去水戸

曰殺我亡本朝元氣之一端二十三日武田正生田
丸稻山國喜藤田小四郎等率黨兵八百餘人突圍
出赴京師○十一月朔島津氏相國邸士卒五百人
西發皆被甲　帝臨建禮門觀之七日毛利慶親命

毛利三老自殺

家宰益田源吾福原越後國司信濃清水清太郎毛
利登人周布政助宍戸左馬等十餘人自殺悉斬預

其謀者已與定廣皆出萩城自幽于城下[illegible]寺使
佐竹三郎等九人詣大將德川慶勝軍門上書告之
請撿源吾以下首及賜　恕命吉川經禮副之德山
城主毛利廣篤清末城主毛利元純亦使使共上書
告行刑自幽請　恕命是日或酖殺中山藤原忠光
十四日　詔復北野廟臨時祭遣殿上人宣　命行
之時三條氏家臣某失心拔刀斫殺屬祭使仕丁因
又傷五六人昔者祇園平野松尾稻荷大原野日吉
等諸大祠同北野有臨時祭自明年除稻荷外皆復
之蓋稻荷每歲有　綸旨祭之賀茂石清水臨時祭

明治新刻　慶弘紀聞今日鈔卷七　三十四　其親樓藏板

自文化至去年各二歲一行亦自今年歲修之加賀
藩宰長大隅守以士卒五千八百人發京師赴安藝
十八日上御靈祠神膳卓無故自顛覆未時北野廟

京師頻有災異

石造鳥居門棟東半無故自斜裂而落初京師市人
等合力以巨石造之建于影向松側建而七日有此
異上御靈祠人大驚神膳變奏聞仍賜白金二枚禳
之此夜會新嘗　帝入神嘉殿祈將訖殿戸帳無故
自燒時々益異十九日京師雷電大將德川慶勝在
廣島城遣家宰隼人正成瀨正肥以下百餘人蒞城
下國泰寺撿毛利家宰首幕府目付軍目付等副之

毛利獻三老頭

正生西上

安藝等諸藩宰左右陳列毛利氏宰志道安房齎益
田源吾福原越後國司信濃三人首進置正肥前撿畢
岩室某収之己而德川慶勝命毛利氏毀周防山口
城使家宰石川佐渡守及目付戶川鉾三郎監之幕
府始置京都見廻役以相摸守蒔田廣孝為之見廻
役巡察使也目付亦監察使也軍目付軍監也凡武
門質俗其職名所以避朝官嫌疑也若厭其不雅妄
漢譯之失　王覇之別亂國家禮文矣初武田正生
之去舘山謂諸渠師曰我決死賴吾子輩力復戰必
誅奸魁市川等然我死之無復有繼烈公之志而勤

明治新刻　慶弘紀聞今日鈔卷七　三十五　其親樓藏板

王事一橋卿烈公愛子其初上京師我屬之其後
朝廷命小官以扶助攘事貫徹之今我又依一橋卿
自起義兵之由必有所遂矣乃以黨兵千二三百人
擁旌旗具車重至大宮村有追兵武田黨與砲戰破
之己而途劫掠河原村至朝倉有氏多出拒之黨與
戰于邊栗嶺不利東﨑等死之又與戰于大澤嶺破
走之過月居至佐貫有市川參兵七八百追及黨與
戰于兩驛之閒三日五有勝敗黨燒一寺遂破參兵
薄井死之此月初入下野黒羽城主大關增裕發兵
拒之那須城主大田原鉒丸發兵二百餘助大關氏

正生入北陸慶喜奉勅拒武田黨

黨與砲戰破之至高久村先是小島村借會津氏倉
穀至是再借會津氏倉穀既入上野高崎城主松平
輝照發兵三百焚梅澤氏家以禦之黨兵力戰大破
之殺三十餘人獲熕四門繁藏等二三人死之入信
濃二十日高島城主諏訪忠誠松本城主戶田光則
並發兵焚民家以防之黨與大戰于和田嶺破走之
舍下諏訪驛無一人在二十四日至飯田告西上之
由城主堀親義餉午食入美濃二十七日至中津川
有豪農饋糯餅豉醬大垣城主戶田氏彬自實塔寺
馳歸備之島津氏兵自京師如美濃斥候騎武田黨

明治新刻　慶弘紀聞今日鈔卷七　三十六　其親樓藏板

至鵜沼先是多經閒道至是以加納大垣名護屋桑
名等兵拒守故又入閒道○十二月二日至谷汲寺
令僧嚮導如越前三日權中納言德川慶喜奉勅
為大將以桑名會津松江福岡阿濃津小田原等兵
二萬人出陣園城寺及大津加賀兵四千人為其先
鋒進次草津慶喜令停諸漕船設柵瀨田橋四日德
川八四郎丸為副將以其士卒發本國寺八四郎水
戶慶篤弟後任民部大輔越前大野城主土井利恒
發兵拒黨其兵至秋生燒沿道數村使黨不得次宿
五日市師大風大野兵燒本戶黒戶等五村黨軍至

正生上書

中島村屋已燬亦會大雪舍遺庫橋下餘露次多凍
者六日德川慶喜聞黨軍由北陸西上令先鋒加賀
兵轉赴海津九日黨軍至今庄民負荷四散居一日
族後軍十日加賀將永原甚七郎進至葉原令前隊
守木部嶺小田原大垣兵繼至疋田德川八四郎丸
至山中郡山兵至荒路山桑名兵至海津其餘加賀
福井大垣彥根小濱兵凡五千三百人與一橋氏屬
將等兵五百人皆次敦賀十一日黨軍進抵新保民
皆避入山所遺米麥醃醬食而盡毀風障戶燎而竭
伊賀守武田正生呈書葉原陣曰僕嘗為同僚市川

正生降

參等所讒譖因蒙幕府嫌疑遂亡失源烈公積年素
懷矣臣子之情不堪遺憾故欲投主君族家訴事固
無有抗諸侯之意請道路無支令得過焉永原甚七
郎答曰先鋒軍欲令經過不可得也尚報後刻一戰
之期正生再呈書以辭戰請聽上書總督於是甚七
郎入新保軍按問之正生稱病令平太郎等二人應
對進書五通一上慶喜一述事終始一謝罪一陳因
加賀藩乞降一呈甚七郎甚七郎感所對之忠誠為
之疏請寬裁及急恤黨軍飢十三日併諸書進之於
中軍目付播磨守瀧川具舉正生上慶喜書曰臣正

生頓首百拜敬白於一橋公閣下臣等不顧天下之
大禁被甲率衆縱行諸州非好亂挑戰矣誠不得已
之勢耳閣下所知逆臣結城寅壽餘黨市川參佐藤
圖書朝比奈彌太郎等讒譖臣等奉繼烈公遺志歸
除侮我洋舶盡殲忠於國家之行而百方妨之一鍊
金錢故臣與之數戰于本國雖則與同僚戰爭若非
臣本意然臣等終因循則戊年以來　天朝所降攘
夷之　詔皆為水之泡而　綸言如汗之大義亦寸
地且不行洋舶益跋扈國體殆掃地如此則烈公繼
述祖宗遺志欣慕東照宮風教之事殆泯滅至無跡

解毛利之圍

矣臣子之情也遺憾無過於此矣臣正生固甘粉骨
碎身志掃攘洋船盡殲忠於・天朝幕下也別冊認
其勢情之始末仰願閣下賜察之伏地待命是日大
將德川慶喜以諸軍進陣海津二十日令永原甚七
郎入新保軍命事二十二日武田正生悉東兵伏送
葉原陣二十四日甚七郎等徙置正生以下于敦賀
本勝寺等二三區自後前田氏厚養之初幕府以伊
豆守松前崇廣為老中奉敎入請問武庫港弗聽於
是東歸二十六日德川慶喜凱旋京師二十七日征
西大將德川慶勝令諸藩軍解圍還邑命黑田及島

津細川鍋島有馬諸族留其士卒護三條氏等五臣待徙置之命幕府築壘于淀河南北涯橋本高濱以關水路自去冬興功至是橋本壘成於是又築壘于山崎之西梶原以關陸路明年與高濱壘皆成

慶弘紀聞今日鈔巻之七終

明治新刻　慶弘紀聞今日鈔巻七　三十九　其親樓藏板

藤原孝範 撰

柱史鈔

舊鈔本

據舊鈔本影印

柱史抄上

年中

正月

元日節會 十　　朝覲行幸 十

叙位議 三　　七日節會 五

女叙位 七　　御齋會竟 八

除目 九　　十六日節會 九

内宴

二月

祈年穀奉幣 十　　列見 十六

三月

三日節會 廿　　石清水臨時祭 十七

四月

平野祭 次　　擬成選位記 十九

任郡司位記 十　　賀茂祭 十

六月

神今食 廿　　祇園臨時祭

七月

祈年穀奉幣 廿三　　相撲節 廿

八月

石清水放生會 廿　　北野祭 新增但在奥 四十三

九月

重陽宴 廿二　　神嘗例幣 廿四

十一月

平野祭 廿八　　日吉祭 廿七

豊明節會 廿 付朔旦叙儀賀表詔書等事 廿八

賀茂臨時祭 廿九

此位記事在奥 三十

位記様 卅二　　宣命 卅十

柱史抄上

正月

元日節會

午刻參内（近方不着魚袋、但殿上内記着之）暫着腋陣（近代大内記不必着之、徘徊敷政門辺也）大内記問分配内記曰、宣命・文杖等用意否、各申相設之由、時剋天皇出御南殿、内辨昇堂上、後辨少納言・内記・外記・史等經敷政宣仁兩門内、宜陽殿西壇上着軒廊階下座（西上南面、弁少納言着壇上、大内記以下守渡座）（但大内記近代不着之、六位外記内記史着之也）内記使部一人持文杖相從立敷於壇後、三献立樂畢、内弁起座降自東階召參議、令進見參次召内記取（内記承取）文杖、宣命（插之）竪參進降壇下、相從内弁後、壓入軒廊東二間、向（杖）依座着軾、進文杖、内弁拔取宣命披覽之後、把笏揖、内記持空杖左廻復本座（大内記分配内記為進參之時令持文杖）於使部（徘徊軒廊若宜陽殿）西廂辺、依召參上進宣命也（記）事記賜祿退出

宣命（依例狀無内覽草奏等）

天皇我詔旨宣大命乎衆諸聞食宣、今日波正月朔旦乃豊樂聞食須日爾在、又特毛寒久雪毛降（仁）依御被賜（破）久宣

某年正月一日

内記式曰、元日朝賀依有滯故延用二日・三日、其宣命之辭猶稱朔日、口傳云、天晴之時止雪降二字、江次第曰、若降雨之日加雨降字云々、治暦四年正月二日成季朝臣記曰、昨日依日蝕不被行節會、今日所被行也、但宣命狀載正月一日之由云々

朝覲行幸（正月二日有此儀、式又有擇吉日之時）

六位内記二人供奉、此事天皇臨幸仙院之後著上官座、車駕還御之時、赤輦御輿之間上卿以官人召内記、内記入自中門、磬折而立、上卿仰云、某人賜其位、内記微音稱唯退帰、若及數輩之時、下賜折紙（上卿若坐堂上者五位居階、腋奉之、六位居地奉之、若依）立被仰者各、内記式云、凡供奉行幸遠所内記二人、史生一人、内記分在左右、近所内記（一人）史生一人

五位叙位儀

哺時皆参整設位記叙位議畢（異）請印上卿令持下名於外記（入筥或下名取副於笏）率参議著伏座（議所或著）召陣官人令敷軾官史挙燭掃部寮敷内記座（軒廊内西上北面）主殿寮挙燭上卿以陣官召内記（清慎公流以外記仰内記可持参位記之由九条殿并西宮流先召内記云々）大内記参進軾上卿仰云位記大内記微音称唯退帰出宣仁門引率六位等著軒廊座（各持位記并同筥覧筥等大内記不持之其覧筥除六位重持之）次上卿召大内記下給叙位簿大内記賜之復座（細筥給之着指筥不納持筥之時取副笏退帰）披簿読之令少内記等一々吟入眼各（令）積塗筭合（公卿一合文武一合皆不覆蓋或説親王公卿文館武館總四合分入之但九条殿年中行事公卿以下有三筥清慎公入一筥令奏之最未被分入三筥西宮抄云最初并請印度入二筥有何難乎北山抄云令持二人江次第又如此所詮可随上卿命歟）少内記二人揖（指）笏取筥著軾覧上卿上卿加検察仰云内覧少内記等持参博陸御直盧此間大内記留座披簿立次第内覧了少内記帰参進上卿（宇治殿時〻被仰云夜及深更不可持参者近代慣彼例上卿兼被申請也）上卿返賜筥於少内記少内記退立小庭上卿起座（自軒廊徙小庭）（東二間出入）経階下進弓場取筥付職事奏聞職事帰出賜筥仰可令請印之由内記進寄賜筥上卿経本路復座令内記移入位記於一筥了（位記九条此時令盛一筥）大内記各相率退帰此間上卿召縁事諸司令行請印事少納言捺印之時少内記等立加巻調請印了上卿召内記大内記以下如先例列居本座上卿召少内記如元令分入位記於二筥令内覧（或兼被申請之子細見上）内覧帰賜之後上卿起座覆奏（其儀如先）職事返賜筥仰云令成第上卿復本座召大内記被仰云可立次第大内記賜之復座六位等相共一々付次第了各積塗筥三合（公卿一合文館一合武館一合）覆蓋以緒如十字緘之（件緒兼日所請武官一合）其上押銘（式一式二兵白紙方二寸許切）（之各所書之也）三合整了少内記等持参上卿前先是参議書式兵下名了進上卿上卿賜件下名於内記各令挿筥次上卿如元令持内記等進弓場奏聞（御所留筥）之後上卿以下退出

位記事

内記式曰神位記三位已上者縹紙緑褾雜綺帯黄楊軸親王位記者白紙表白呉綾裹紫羅褾緑綾裹雜綺帯赤木軸三位以上者縹紙緑褾雜綺帯黄楊軸五位以上者白紙白褾皂帯厚朴軸 女亦同但僧都以上准三位律師准五位

七日節會 大嘗同 元日儀

已時参内 廻方不付弁官但殿上内記付之又為叙人之時同可付也 大内記招弁配内記尋宣命二通 一通叙人 一通白馬 文杖等用意否之由各申相設之由時刻天皇出御南殿開門闈司着後内弁於東階召宣命内記挿叙人宣命於文杖入自宣仁門経小庭出自軒廊第二間西進於東階南頭壇下進之内弁抜取宣命昇堂上内記持空杖退入内弁謝座昇堂上之後弁少納言内記外記史等入自宣仁門経軒廊着階下座 式説諸卿不参進以前政官[illegible]等着階下座若然者内弁召叙人宣命之時起階下座出東階奉宣命也大内記近代不着之子細見元日 叙人拝舞畢白馬渡南庭舞妓退入王卿拝舞之後内弁降殿着仗座召白馬宣命内記持参之内弁抜取之後内記持空杖退帰

宣命 叙位用杖無 内覧草奏等

天皇我詔旨度勅大命乎衆諸聞食止宣仕奉人等中尓其仕奉状随尓治賜人毛在又御意愛盛尓治賜人毛一二在故是以冠位上賜波久止詔天皇大命乎衆諸聞食止宣

其年正月七日

宝亀六年正月初有此詔内記式云七日叙位賜宣詔旨当日進参議已上

白馬節 用杖無内覧草奏等御酒 近年如是欤如何

天皇我詔旨良久良度良岐宣大命乎衆諸聞食止宣今日者正月七日乃豊楽聞食須日尓在故是以御酒食多倍恵良岐常毛見留青馬見太万比退止為天奈酒幣乃御物給止波久止宣

其年正月七日

口傳云件宣命上卿覧了返給内記内記授外記近代之例不然

今日若有加叙之輩者内弁着仗座召内記内

記參輒内弁仰云姓名叙其位内記微音称唯
（及両三人之時書拆紙給之）退帰書白紙位記進之内弁申
下位記筥令書加下名又以白紙位記挿筥上
（式人叙者挿式筥兵人叙者挿兵筥）位記筥已置位記案者内記
召二省賜白紙位記也八日作給加叙位記
天德五年正月七日御記云左大臣申延
光朝臣云讃岐介子高蘭叙之内記可被賞
由昨日諸卿定申畢而令執奏宣（旨）申此由仰
依公卿定令加叙大臣令申云々子高位記參
日可令作加位記所司已退出令召之間日漸
欲晩且始行節會何令仰云始節會之後何依
位記畢須後日令作云々八日左大臣令延光朝
臣申云今日可令作子高位記云々

八日女叙位（隔年行之八日為式日或又擇吉日）

次第一如男叙位但有内親王女御等位記者
請印之後内記不入筥奉上卿上卿別令持内
記以職事奏之或又有内記持參本所之例可
随時議也

内親王位記悼日次不依例
應和元年十二月十九日御記云右大將（師尹）
藤原朝臣令延光申云依申日不作昌子
内親王位記以後日令成

十四日御斎會竟
畢（早）且内記以宣命付内侍所奏之了（入挿筥奏之返給之）
（代無此儀歟）大極殿行香了僧徒退出之後上卿召
内記内記經東壇上參上卿仰云宣命可持參
（或直被仰可持參宣命之由）内記微音称唯退帰挿宣命
於文杖持參之上卿披取之後内記持空杖退
入上卿以宣命賜王大夫著座宣制退下

宣命（用黄紙無内覧奏事）
大命仁坐衆大僧等仁白佐倍与止詔久正月波常
毛人々乃無假月尓之司々乃人等乃造供養
之廉久織久在加奈止常見羨行念所須又時
毛寒在加故尓御被施奉止久白佐倍与止宣大命乎
白

内記式曰正月十四日斎會詔旨前一日付

內侍內侍奏之トアリ或ハ錯ノ字ナラン

內侍內侍執奏了、而時返給授內記、內記當日早旦進大臣云々

十一日除目　清凉記云、九日始議外官除目、十一日或擇吉日行之

被加行敍位之時、召內記仰云、多是入眼夜執筆書之所下給也

十六日節會　大暑同　元日儀

宣命　用杖、無內覽、弟奏等

天皇我詔旨良万宣布大命乎衆諸聞食止宣

今日者正月望日乃豐樂聞食須日尓在故是以踏謌見御酒食倍惠良岐退止爲天奈御物賜者

止宣

某年正月十六日

內記式曰、十六日踏歌詔旨當日進參議云々

大內記付藏人奏之、依內侍不候也

廿一日內宴　清凉記云、廿三日間若有子日便用其日、長元以後不被行、而保元平治兩度被行之

時刻天皇出御仁壽殿、御倚子、公卿依召入左青瑣門、列立庭中、近將各一人當舞臺坤而立

大內記文人着座、當近將巽而立、其後大臣以下謝座謝酒了、公卿昇南殿良角小階（宗形相從）上下皆用（今日昇降）此階、南北相分着座（位草墪、色異）、隨次近將二人着東欄出居座（草墪、西面北上）、次內記二人着南殿北簀子、文人座（草墪、北面西上）、樂縣雅頌一々如式

二月

祈年穀奉幣　擇吉日被行之、或及三月七月同前

兼日上卿着仗座、仰弁召陰陽寮令勘日時、召外記令進硯續紙、令進諸社使定文、召大內記仰宣命趣、大內記參軾奉之退出

內記不參之時、後日上卿或召內記於里亭仰之、若有辭別者、或以職事書狀賜之、或以詞仰之

前一日有草奏事（近代或用當日）、上卿着陣、召大內記令進宣命草（諸社一通書之、但有辭別之時、及數通）、內覽奏聞、如恒、又關卜串仰其王可令奉仕使之由

當日早旦皆參、少內記於腋陳清書宣命（或不奏草）奏之、後召六位等於大內記里亭、且令清書、關使名所并年月日、若有辭別者、爲令書加也、兼日清書頗

史

雖無其謂上卿着陣之後遅引則之責為難遁也尋取使差符於外記書
入之筥一合次第積之毎宣命細擬同色紙結
中或說不宣命之上端銘社名一字所謂伊石
賀松平稲春原神上和廣龍住日梅吉祇北丹
貴也但伊勢賀茂等不銘是依紙色異他也就件次第並筥内賀
茂以下廿一社並之伊勢一通諸社宣命首横
置之成季朝臣記曰二条殿教實招客之次被
語仰云往年或人云諸社奉幣同日被發遣之
時當初以石清水宣命諸社宣命首横置之而
彼時以伊勢宣命可横置之由有夢想告以来
以伊勢横所置也又敦光朝臣曰俊明卿称家
說以石清水宣命横置之者
故内府通一度被用其說之處自上直入下
給又兼保二年三月六日大内記成季朝臣
如例以伊勢宣命一通諸社宣命上横入之
而上卿權大納言俊家卿被命云伊勢宣命
強以横不可入但又有其說歟被命此日諸
社一列所被加入也成季申云近代皆横所
被入也往古以石清水宣命横入云々然而近
代只以伊勢横所被入也者是則博陸前大
相國御說也奏下之處近代例以伊勢宣命
横入直所下給也
時刻上卿着仗座召内記仰宣命可持参之由
内記持参清書宣命筥候軾内覧奏聞儀如恒
上卿返給宣命經月華脩明等門向八省着嘉
喜門北廊座召弁問幣物具否召外記問使参
否次以召使召内記内記持参伊勢宣命筥入其
路入自嘉喜門降自南石階立庭上幕案角北面
上卿起座着東廊座内記持宣命筥相随後座
次弁外記史等相随上卿着座之此座五位以着今六位着之
座定之後内記置宣命筥於上卿前着座上卿
座西面一許丈相去敷弁座南面政官座東上南面内記
外記史等一行着之次召使趁出召中臣中臣
相率齋部卜部等出入自東福門或雖無其召進参也向
小安殿忌部卜部等請幣物二捧内宮外宮自上捧
之出自同門中臣取笏在其後次王着上卿前

軾上卿賜宣命王賜之出自同門幣物出郁芳
門之後上卿目内記参進賜空笏本座北二間
許當腰長押下持笏立弁外記史等立定上卿
起座過其前之間弁磬折上官平伏（大臣之時五位外記史平伏納言時磬折於六位者雖納言平伏但内記依捧笏不平伏也）上卿還着
北廊座弁出自嘉喜門於小腋行支諸社幣皇
城東立仵門東腋内記隨召（或不待召参云々）持参諸
社宣命置上卿前内記將出嘉喜門東腋迯之
時上卿召諸社使一々賜之畢記弁以下政官
立嘉喜門（弁一行上官一行南上東面）一上卿出自待賢門参
少納言相分入自脩明門参内外記史等相隨
送之上卿於待賢門留下一顧而退也

神祇官儀（八省無實之時用此所）

神祇官門外東腋敷筵為弁官并内記座（南上西面）
西腋敷筵為外記史座（南上東面）同門内東腋敷筵
為奉幣使公卿座（北上西面）西腋敷筵為上卿座（東面）
（近代上卿多被着東腋座）内記隨上卿召持参伊勢宣命丁
通（入笏）其儀先起座着沓降壇下搢笏取笏企自
門扉過上卿前立庭中（西上北面）次上卿起座着東
座（近代用腋）大内記持笏相從弁外記史少内記等
在其後上卿已下着座上卿南面弁東面其後
史内記等同東面上卿座定之後大内記持笏
渡砌進上卿前退歸（近代大内記不着座六位所着也）賜宣命
於使王之後上卿召内記内記参上卿前給笏
退歸外記史起座立幄下上卿經外記史内記
等前着門内本座弁外記史内記等經上卿前
着門外本座次上卿召大内記大内記持参諸
社宣命（納笏社次第並之）進上卿前獻笏退歸着本座
上卿召諸社使一々賜宣命之後召内記賜空
笏次上卿以下退出

宣命（非例歟新作也）

天皇我詔旨止掛畏岐其太神乃廣前尓恐美恐美毛
申賜止着久申久云々天皇朝廷乎宝位無動常磐
堅磐尓夜守日守尓護幸倍奉賜天比云々恐美恐
美毛申賜止波久申

年月日

廿二社有辞別之時ハ随上卿命書載之但丹
生貴布祢等社祈雨止雨之外不載他事云々

宣命載卜部有勅難事

寛弘七年九月十一日御記曰辰刻沐浴午
剋治部卿藤原朝臣令藏人季任奏幣宣命
草覧令給仰云前例不載卜部名而今日書
之令問其由令申云召問内記菅原資高令
申偏任神祇官差文不尋先例書載之由仰
令改書暫改書令奏覧了令八省院発遣使
則刻限出南殿拝伊勢大神宮

宣命文勅難事

延文三年三月十四日大内記成季進宣命
草頭中将實秀朝臣仰云宣命文作雨澤須
旬之句如何先例順時也入祈年穀状也而
載蚕養之事如何者余返給宣命書改件文等
奏覧之次奏云件雨条事祈年状先例多依
載又有不載之例仍書改所奏覧也重仰云
順旬之句御前所候之旧宣命廉令作載又
蚕養事等ハ如本清書也尤可書載者

地下公達受領功輩勤奉幣使例

延文五年九月十八日令廢使依関白殿仰
地下君達相交勤之可然也成受領功之輩
并旧吏等称張于徒不務公役自今以後如
此之輩相交可令勤仕者諸大夫等各感悦
云々

十一日官列見

穏座三献了就西廳座行礼大弁執笏申云座
辺諸司召上卿抜笏取笏揖許大弁召史仰
之内記及近辺諸司入西廊立坤壇下東上北
面再拝昇自西小階着召五位内記令候弁座
末非参議大弁着穏座之時五位内記不着之
内記先着後非参議大弁後着者内記起去云々

三月

三日節會 用抜無内覧草奏等 此事絶而不被行之

令詔久 今日故三月三日乃豊楽聞食須日尓
在故是以御酒食倍恵良岐退止為天常毛賜布御

物賜布御物賜止波久宣

某年三月三日

中午日石清水臨時祭

當日午上尅参内御禊畢上卿於殿上召内記内記参進弓場殿辺上卿降居小板敷召内記内記入宣命於筥入自無名門進之給空筥退出或於殿上座召之内記於小板敷下乃進之教光朝臣説云縣片膝於小板敷云々而少内記用其説之處上卿被咎云云

史

宣命用黄無内覧草奏等

天皇我詔止掛畏岐石清水尓御座世八幡大菩薩乃廣前尓恐美恐毛美申賜止倍申久去天禄元年与利始天奉出給布宇都乃御幣手官位姓名手差使氏令捧持氏東遊走馬調備五奉出賜布掛畏岐大菩薩平久安久聞食氏天皇朝廷手宝位無動久常盤堅盤尓夜守日守尓護幸倍給比天下國家毛手平久安久守幸賜止へ恐美恐毛美申賜者久申

某年三月日

史

一本朱書 天禄元年始奉石清水臨時祭

圓融院御時初有此事天禄二三八

月蝕日例

延久五年三月十五日天晴石清水臨時祭也今日可有月蝕何無日件祭可有否被議定云々

四月

上申日平野祭十一月同之

上卿着陣召内記令進宣命令持内記参弓場殿辺付藏人令奏上卿候殿上藏人返給宣命上卿召使於小板敷給宣命次召内記於小板敷返給筥次使退出次上卿退出或上卿不著殿上還陣給宣命於使希例也

宣命用黄無内覧草奏等

使付職事沙汰也外記不知也

天皇我詔旨止掛畏岐平野乃太神乃廣前尓恐美恐毛美申給止倍申久去寛和元年与利始五奉出給布宇都乃御幣手官位姓名手差使五令捧持五東遊走馬手調備五奉出給布吉止手掛畏岐大神此状手平久安久聞食五天皇朝廷手

宝位無動久常盤堅盤尓夜守日守尓護幸比
賜比天下国家乎平久安久護幸給止倍恐美恐
美毛申給止者久申

某年四月日

華山院御時初有此事

七日授成選位記近代絶不被行之

大政官式曰凡選應叙位者大臣以下就朝座
二省率應叙人就標位弁官大夫宣命内記進宣命文
外記讀其文授宣命訖叙人称唯云々
大夫任郡司同之

宣命用杖

勅旨慶宣大命乎衆聞食止宣其年成選人等
仁其奉仕状乃随尓冠位上給比治賜止波久宣
大命乎衆聞食止宣

年四月七日

本ーー年号常載當年式又載去年内記式
曰四月成選位記詔旨内記前一日付内侍
奏之内侍執奏了即時返授内記内記當日
早旦進大臣

廿日任郡司位記近代絶不被行之

宣命用杖賜郡司爵例宣命

天皇加詔旨止宣布大命乎衆聞食止宣今國
國乃郡司尓任給布人等毛尓冠位上給比治賜
止波久宣大命乎衆聞食止宣

年四月廿日付内侍前一日

中酉日賀茂祭

宣命用黄紙内覧無奏等

天皇我御命尓坐掛畏岐皇大神尓申給止者久
申大神乃助給比護給仁依旦天皇朝廷者平介
大坐旦食國乃天下無事可有止為天奈常毛
進留宇都乃大幣乎内藏頭若助位姓名尓令捧
持旦阿礼乎止阿礼免乎止走馬進良留申

年四月日

前日請紅紙分配内記於宅書之以使部付内
侍所若當御物忌者前日付之使内藏也清涼
記云當日早旦内記書宣命付内侍内侍奏覧
訖令給内藏寮使云々口傳云若内侍不候者當

日上卿奉勅召内記令持宣命就御所付藏人奏覧之後帰陣座賜使應和元年四月十七日己酉御記云賀茂祭也少内記紀時文令藏人守仁奏宣命依内侍不候付藏人令奏之

六月

十一日神今食同十二月前

中和院神祇官等有行幸之時内記參仕如恒

十五日祇園臨時祭其儀同平野祭也

宣命用黄紙無内覧草奏等

天皇我詔旨度掛畏岐祇園天神乃廣前尓恐美恐美毛申賜者久申久去大治元年与利始弖限永代弖毎年乃今日恒例乃會日尓東遊走馬并神樂等乎調備弖官位姓名乎差使弖礼代乃御幣乎令捧持弖奉出給布度掛畏幾天神此状乎平久安久聞食弖天皇朝廷乎宝位無動久常磐堅磐尓夜守日守尓護幸賜比國家安穏尓天下快樂尓護恤給倍度恐美恐美毛申賜止波久申

史

年六月十五日

崇徳院大治以後有此事歟

七月

祈年穀奉幣同春或及八月

相撲節

内記雖無指役所參也巡方

天皇御南殿公卿參上着座政官等着階下座件座以西為上而今日以東為上也見物之間有其便宜之故歟

八月

十五日石清水放生會

分配内記參勤之上卿着仗座召内記令進宣命賜内藏頭

宣命用黄紙無内覧草奏等

天皇我詔旨止掛畏幾石清水尓御坐勢留八幡大菩薩乃廣前尓恐美恐美毛申給倍止申久去延久二年与利始弖納言參議弁外記史并諸衛等

遠差定豆放定豆放生會尓行幸乃如尓令供
奉女無又前後當日相并豆三ヶ日放生乃事
遠令行給比豆宇都農御幣遠某人遠差使豆奉
出給布掛畏岐大菩薩此狀乎平久安久聞食
豆天皇朝廷乎寳位無動久常磐堅磐仁夜守
日守尓護幸給比天下國家毛無事久無故久
安穏泰平尓恤助給止恐毛申給止波久申

年八月十五日

後三条院御時初有此事

九月

重陽宴 節會久絶、代々不被行之

節會儀如恒但立文臺於兼明門西第二間博士應召經東西廊及春興宜陽西殿砌參上式部輔取文臺置筥上又同侍從幄依例設春興殿文人幄設安福殿三献召題者奏事由令參議一人召之參議於南檻召之如召御酒勅使云々探題之時以韻二紙給内記并式部録内記於階下聞文人唱聲記也

宣命 用杖無内覽草奏等

天皇我詔旨止良万宣布大命乎衆諸聞食止宣
今日者九月九日乃菊花豊樂聞食須日尓在故
是以御酒食良倍恵良之退止為天奈牟常毛賜酒幣乃
御物賜止波久宣

年九月九日

内記式曰九月九日賜宴詔旨當日進參議已上

十一日伊勢神嘗幣 用紙縹

上卿着陣内記獻宣命無内覽并奏但有辭別之時必有草奏并内覽延引若後日被行幸之時載其由於宣命也上卿經軒廊月華門參八省東廊座内記持宣命在上卿座定内記進宣命着座上卿召使王給宣命之後内記賜空筥退歸行幸大極殿之時政官并内記可皆參 着靴帶 不着靴淺沓也但自離宮有行幸者六位二人騎馬着靴供奉御輿華南階經日華脩明門入自昭慶門御小安殿上卿着北廊少納言弁外記史等

着嘉喜門内西腋座天皇召舍人二音少納言参進
仰云中臣召セ中臣賜御幣忌部卜部等
仰中臣云能祈申セ中臣称唯出自東福門上
卿起座相率内記弁外記史等出東福門着同
門西腋座西面内記進宣命於上卿後座弁内記
政官等着東福門東腋座上卿召王賜宣命
之後被召内記内記参進之間外記史等起座
寄廊中種子下敬屈而立上卿自本路還着北
廊幣帛於郁芳門之後車駕還宮天皇出御南
機之間摂政参大極殿行之着小安殿召舍人
中臣如主上但上卿起座着東福門座於廊座
召王賜宣命

宣命〔用呂無日　覧草奏〕

天皇我詔旨止掛畏岐伊勢乃會度乃五十鈴
乃河上乃下都磐根尓大宮柱太敷立天高天
原尓千木高知豆稱辞定奉留天照坐皇大神
乃廣前尓恐美恐美毛申給止申久常毛奉賜布
九月神嘗大幣乎王官位名中臣官位大中臣
朝臣名等乎差使豆忌部官位斎部宿祢名弱
肩尓太繦取縣天礼代乃御幣乎持斎利者令捧
持豆奉出賜布此状乎平久聞食豆天皇朝廷乎
宝位無動久常磐堅磐尓夜守日守尓護幸倍
奉給止恐美恐美毛申給止申久〔本頭書曰或説礼代御幣乎令
捧持天奉出賜布皇太一一又説礼代乃大幣
乎持斎利奉出給持斎字余社無此二字〕

年九月十一日

内記式曰凡宣命文者云々但奉伊勢大神宮文
以縹紙書云々口傳云件宣命不草奏者有諱
別者只奏其草

十一月

上申日平野祭〔其儀同四月〕
〔日吉臨時祭〕中申日日吉祭〔無草奏黄紙宣命例如也〕

天皇我詔旨止掛畏支日吉乃天神乃廣前尓
恐美恐美毛申賜止被久申久去建暦三年利天
限以永代天毎年乃恒例乃祭日尓東遊走馬
神楽手調備豆官位姓名乎差使豆礼代乃御
幣遠令捧持豆奉出賜古度掛畏支天神此状

手平久安久聞食旦天皇朝廷手宝位無動久
常盤堅磐尓夜守日守尓護幸賜比天下安穏
尓人民快樂尓護恤給止倍恐美恐毛美申給止波久
申

寛元四年十一月十七日

中辰日豊明節會

秉燭參内分配内記事書設例宣命五位雖參内以分配六位
仕之令勤 南殿出御儀如常外弁上卿入自敷政
門着宜陽門外座床子内弁着宜陽殿兀子舞
侍召人内弁謝座昇政官内記等着階下座舞
妓進舞了帰入公卿降殿拝舞之後内弁着陣
令召内記内記起階下座経軒廊幔門着軾献
書杖内弁抜取宣命内記持空杖自本路帰着
階下座書杖於階下迎賜之 次内弁召外記宣命使參議
宣制両度群臣拝舞次賜禄各退出

宣命用杖無内覧草奏

天皇我詔旨良万宣大命乎衆聞食止世宣今日
者新嘗乃直相乃豊樂聞食須日尓在故是以
黒支白支御酒赤丹穂尓食倍恵良岐罷止為天奈
常毛給布御物賜止波久宣
年十一月　日

大政官式曰新嘗祭小斎諸司青摺布衫者
云 内記二領
内記式云十一月大嘗會詔旨當日進參議
已上
口傳有大嘗會時以新宗改大字

朔旦時儀

今日被行旬節會公卿奏賀表件表儒宗多作
之又公卿儒有例
中丑寅日間有叙位儀内記皆參入眼次第一
如恒例
辰日節會有詔書并宣命也上卿召内記内記
參軾仰云朔旦冬至詔書可草進者内記称唯
退帰入詔草於筥持參内覧奏聞之後上卿帰
本座仰内記令清書以畢覧上卿奏覧如恒但
詔書有御畫也返給之後召中務輔賜之次召

史

檢非違使仰詔書施行以前可免囚徒之由次
内記（入六位例也）参返給空筥了次節會儀如恒内弁
還着陣座召内記内記挿宣命於杖参進内弁
於東檻壇下取文杖昇殿進之其間内記徘徊
軒廊辺内弁降檀下返給空杖其後退出
下酉日賀茂臨時祭（其儀如石清水）
宣命（用筥紅紙無内覧草奏等）
天皇我詔旨止掛畏岐賀茂皇太神乃廣前尓
恐美恐毛申賜止倍申久寛平御代与利奉出給布
宇津乃御幣手官位姓名手差使豆令捧持豆
東遊走馬等手調備天奉出賜止申給波久掛畏岐皇
太神平久安久聞食豆天皇朝廷手宝位無動
久常磐堅磐尓夜守日守尓護幸賜天天下國
家手平久安久守幸給止倍恐美恐毛申給止申久
申
年十一月日
宇多天皇御時始有此事
以上藤原孝範朝臣作也宣命草如元

此條可疑

本云
私記
自此私記至御即位宣命者藤原孝範卿加之歟
社司國造等位記服解之人雖書位所不入
名云云
私同書之
公卿位記青紙又或人云緑紙羅表帛縹
比保赤木軸（已上大臣贈位特旨之也）臨時位記年号下月
宣旨下日云云用其時公卿
凡五位以上位記料雜物色紙羅綾綺帛帯軸
等量其可用之数作奏進内侍奏覧畢羅綾縹
帛帯者自内侍所給之色紙者受藏人所赤木
黄楊厚朴等軸受内匠寮
凡造位記料板二枚（長各八尺廣二尺四寸厚二寸）鐵工人一隻
長一丈刀子二柄（長五寸廣一寸）机二脚（並受木工寮）砥一
二寸
顆（受大藏省）柳筥四合（受内藏寮）隨損請換
凡賜渤海啓書日内記從使赴于客館
凡供奉行幸遠處内記二人史生一人内記分
在左右領被鞍御馬官人之後馱鈴馬主鈴之

桂破

前近處内記一人史生一人

允書位記料麻紙者上總國一百五十張下野

國一百張毎年進之詔書料黄紙者随用直奏

受藏人所

允紬位記料革筥八合緑綃八尺 結筥帯料 並随損

付内侍奏受内藏寮

允納贈位位記料柿筥臨時受内藏寮

位記様

無位藤原朝臣―― 子

右可――

中務徳教惟懋芳徽云薫養姑射山之深窓之

彰婦道之早對宜授栄爵式照恩輝可依前件

主者施行

永久五年十二月―日

中務卿闕

従四位下中務大輔臣源朝臣能明宣奉行

中務少輔闕

正二位行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将皇后宮大夫臣

桂破同

正二位行大納言臣

正二位行権大納言臣

位記

内親王位記

中務懿徳已懋礼儀恒祇天之仁妹家之慈母

宜増栄爵以遵彝典可依前件主者施行

年月日

女御

中務徳教已備芳徽久彰婦人之所儀形管之

所記宜増栄爵式照恩輝可依、、、、

御乳母

中務――嬰孩端力乳養爰洎勝冠繁是焉宜

加栄顕之弊用報抱育之心可依、、、、

命婦

中務四徳克備六行幸修婦人之儀形女史之

所記宜授栄爵式穆朝章可依、、、、

舞妓

飄

裹 赴

中務伎妙柳枝齡老梨園頽簿羅而腰鶴起急
管而骨輕宜授光榮以輝教坊可依、、、、

親王位記

中務地居磐石望重維城敦序茂親有深恒典
宜申朝獎用照寵光可依、、、、、前件主者施行

年月日

親王位記白紙表白呉綾裏紫羅縹緑綾裏
雜綺帯赤木軸見式延喜皇子位記白小文綾
無文綃青羅綺見旧例

大臣

中務爕理陰陽冶亮天地總百僚而能輯執丸風
雨而不忒宜加榮奬以務朝章可依、、、
、、

年月日

參議已上

中務諸參在位參衡萬機僉望惟諧政績允懋
宜加榮奬以務朝章可依、、、、、

年月日

散三位

中務績參在位僉望惟諧慶賞攸鍾抑惟令典
宜増榮光以務朝奬可依、、、、、

年月日

致仕

中務久疲宦途已請懸車敬老之道猶可光榮
宜授崇班用慰衰暮可依、、、、、

年月日

文官 官恪勤状諸宮御給等用此状

中務性理恪勤功効克宣慶賞攸鍾抑令典
宜授榮爵用光朝章可依、、、、

年月日

武官

中務表節兵擁宣勤羽衛精誠無懈夙夜在公
宜授榮爵用旌寵章可依、、、、

秀才

中務孫弘勤業仲舒垂帷鶏蹠學優麟角功竟

音樂之有琴笙人倫之有周孔宜授思擧以超
常倫可依、、、、

紀傳

中務炙輠不竭談天無窮貫穿六經馳騁九流
宜增榮爵用照儒門可依、、、、、

年月日

明經

中務叢高重席名顯瘦華為孔堂之棟梁涉儒
津之舟檝宜縻好爵用勸明經可依、、、
、、

明法

中務銳意憲法留心手文鞫識適理輕重得所
宜授榮爵以勸名家可依、、、、

算

中務精心投算凝想立基輕重斷分忽微莫謬
宜授榮爵用光朝章可依、、、、

書

中務專精龍篆檀美蟲章文書足可八體莫謬
宜授榮級以勸後生可依、、、、、

音

中務通習漢音克傳師法辭詞既協清濁分流
宜授榮爵用穆朝章可依、、、、

陰陽

中務楓天東地探賾窮精倚伏既明祥妖斯驗
宜授榮班式勸日者可依、、、、

天文

中務窮精數象推步天文九觀掌中兆照靈臺
宜授榮班以旌遠術可依、、、、

暦

中務推策曾識窮數盡精分至不愆稀餘斯弁
宜授好爵以旌殊能可依、、、、

漏剋

中務勤心銅史守業合徒晷漏無愆明齊有記
宜授好爵以旌殊能可依、、、、

醫

中務剛訓炎軒陶風緩鵲匡家深術人命所懸

宜授栄班式勸後栄可依、、、、、、

春宮亮

中務青宮當任丹墀宜勤抽其精誠之節崇此王佐之材宜増二級用照一門可依、、、、、、

循吏

中務劉符爲宰親民如子仁以爲任政績有聞慶賞攸鍾仰惟令典宜増栄爵用光朝章可依、、、、、、

國造神主　諸社司譲他人時用国用状

中務修其祝嘏致敬明神言念精誠仰可褒奨宜授栄爵式光祠壇可依、、、、、、

國用　別功献者諸社諸寺　峯別申請用此状

中務肆勤南畝盡力東陂終傾家資以助国用不有褒賞何能勸人宜降及世之栄俾中務農之労可依、、、、、、

神社司状

中務修其祝嘏致敬明神言念精誠仰可褒進

宜授栄爵式光祠壇可依、、、、、、

選叙叙位

勅旨止宣大命乎衆聞食止宣天安二年成選人等尓其奉仕状乃随尓冠位上賜比治賜波久止宣大命乎衆聞食止宣

貞観元年四月十五日　第廿二五帖

成選位記召給例宣命

勅旨止宣大命止衆聞食止宣去年成選人等尓其奉仕状乃随尓冠位上賜比治賜止波久止宣大命遠衆聞食止宣

件宣命摂書杖献之上卿即給外記云之

郡司位記例宣命　賜郡司爵例宣命

天皇我詔旨止宣大命乎衆聞食止宣今国々郡司尓任給布人等冠位上給比治賜止波久止宣大命乎衆聞食止宣

年月日

寛弘元年四月十一日有此宣命　第十二五帖

造宮人叙位宣命

天皇我詔旨止勅命乎衆聞食止宣。今大宮造
仕奉人等緩比怠止無久奉仕留事称安故是以
其仕奉状乃随仁冠位上賜比治女賜尓勅命
乎衆聞食止宣

貞観元二年八月二日
今日叙人總卅七人。造宮上卿行事弁等并諸国物称。左大
臣行之。子刻儀了。請印覆奏及晩。更才四點
宣制叙人列立闈。雨脚忽降。明範朝臣向茂範
卿亭。已叙位端書并成選位記返状書様無相
遣之。造宮国造叙位宣命等有之
宣命内
伊勢ヲハ掛畏支皇太神此状ヲ平久安久
八幡ヲハ掛畏支大菩薩此状ヲ平久安久
北野ヲハ天満天神此状ヲ平久安久
祇園ヲハ天神此状ヲ平久安久
此外ハ皆太神
踏歌
天皇詔旨𨋔辞定奉取念行故是以

譲位
現神止大八洲国所知須倭根子天皇詔旨止良万勅御命乎親王諸王諸臣百官人等天下乃公民衆聞食止宣
任大臣
天皇詔旨止良万宣大命乎親王諸王諸臣百官等天下乃公民衆聞食止宣
御即位
現神度大八洲国所知須天皇我詔旨止良万宣勅遠親王諸王諸臣百官人等天下乃公民衆聞食宣掛畏支平安宮尓御宇志倭根子天皇我宣此天日嗣高座之業
食国礼代太僧所聞王等臣等
已上此等皆雖在目録之前書載于奥者也

八月四日

北野臨時祭　使五位殿上

宣命

天皇我詔旨度掛畏支北野乃天満天神乃廣前尒恐美恐毛美申給止申久去正應乃御代与利始天限以永代天毎年乃今日恒例乃祭日尒東遊走馬并神樂等乎調備豆官位姓名乎差使天礼代乃御幣乎令捧持天奉出給布掛畏支天神此状乎平久安久聞食豆天皇朝廷乎宝位無動久常磐堅磐尒夜守日守尒護幸賜比国家安穏尒天下快樂尒護恤給止恐美恐毛美申賜者久申

其年八月四日

宣命黄紙也有御覧於殿上上卿召宣命内記納筥持参奏聞之後召於小板敷賜宣命若上卿不参之時者宣命内々付女房於臺盤所妻戸賜之使交名依時習也以之可得其意云々

使参行例

應永二年八月四日　使散位従五位下菅原朝臣在勝

同　三年八月　使従五位上修理大夫菅原朝臣在勝

同　四年——　使散位正五位下菅原朝臣為興

同　五年九月三日延引例　使散位従五位上菅原朝臣在勝

同　六年八月　使従五位下行大内記菅原朝臣長頼

同　七年——　使散位正五位下菅原朝臣為員

同　八年——　使従五位下右衛門佐兼大内記出雲権守菅原朝臣長頼

同　九年八月十一日延引例　使同前

同　十年八月四日　使同前

同　十三年——　使民部権少輔従五位下菅原朝臣在直

同　十四年——　使従五位上行大内記菅原朝臣長頼

依上卿不参宣命付女房例

同十五年八月四日奉行頭中将宗量使民部権少輔従五位下菅原朝臣在直上卿不参宣命内々女房賜之大内記菅原長政初作草進之

同十六年八月四日奉行職事蔵人佐俊長使

散位従五位下菅原長廣上卿不参宣命
付中女房於臺盤所書之賜使

右件祭所不載本抄也凡此御願自正應御
代始云々彼抄者是則六朝（四條後嵯峨後深草亀山後宇多伏見）已前之抄也有其疑哉和長今幸得遇
揮筆之日豈不記加之哉而已

正五位下行少納言侍従文章博士菅原朝臣和長

延徳元年十月十二日校合之次加朱点畢

北野祭正應御代始之由載宣命之儀不審事
事保延元年五月書寫之年中行事奥書云故近
衛督秘蔵本也勘物委細注付等故大外記師遠
注加之云々彼本云

八月上丁釋奠事

四日北野祭事（元五是而後冷泉院御時依當母后国忌被用四日當時被停彼国忌而未被下依旧可用五日宣旨歟可尋但近例四日祭直御聖念無也）右如此者時代之相違以外参差
歟古来定命云々又如此子細可尋決之

柱史抄下

帝王部

天皇譲位事

當日内記参内、尋見木笄三丁閑使文名黄紙紙屋紙書杖等。剋限内辨著仗座。職事御勅符宣命事於内辨。内辨召内記、仰其趣。内記奉仰進勅符。即書草一枚（紙屋紙）入筥進之。（由）揖内覧。内記令歸参。内弁起座、於弓場殿奏之。（返給）仰清書。不可有畫令并儀式（年中行事清涼記）。如此但記有之。清書畢入筥奏之。仰云、進木笄。（札）内記退、把木笄筥、納木笄三枚、裹小刀及石懐之。（寛徳親範為大内記、破木笄之間切手、殊可用意之由、先達誡之。）進膝突、置内辨前。少内記以御硯相随、共置之。内弁書木笄銘。先伊勢（賜國）、次近江、次美濃。（以右為上、如元入筥。）書畢、以件筥推給内記前。（天）仰云、破櫃。内記取筥置膝突右、次第破之。（於筥内破之。）總六片。如元相合、奉内辨。内辨立小庭、次召外記。外記捧官符於杖参進。内辨就弓場、令藏人奏覧之後、帰着仗座。内記外記共退入掃部寮小庭數座。

東西對座軒廊立案内辨御内竪召諸司少納言參
候膝突仰云印少納言率中務輔主鈴二人入
自日華門着庭中西座内記入自敷政門着同
東座主鈴取印盤置案上内辨召近衛司將監
稱唯參候小庭内弁仰云印次少納言令問時
剋内弁召内記内記徵音稱唯參入内弁以勅符
筥賜之留木契仰云注せ（書年月日事也）内記奉仰勅
符日下各注時進内弁内弁以勅符官符等入
筥召少納言給之少納言就案中務輔進
就（案）開勅符少納言捺印畢少納言中務輔復座
主鈴進就案踏印（官）符了復座少納言如元獻
之内辨留官符以勅符筥令持内記覆奏如元
内弁歸座召少納言給符筥少納言傳主鈴封
又召内記給木契筥　記等又以紙一枚各
卷褁木契右片捻上下以紙捻結之紙面書銘
（如木契銘）如元並入又殘左片三枚取重褁一紙結
上下書銘加入同筥左又主鈴褁勅符躰各以
勅符入函以系（緘）函上中下三所具上以紙褁

之煎消松脂燒付内記書銘畢主鈴以燻草各
褁其上以系結之以松脂燒付三函畢少内記
付短冊訖以函並入召渡少納言少納言取之
置内弁前内記又奉木契内弁取木契左片褁
紙書封入筥召少納言給之令入印辛櫃少納
言取出鈴三具立日華門外内記等退出掃部
參入撤案并疊等内辨召内竪内竪參内弁宣
左右馬寮召せ　内弁宣固関使に御馬給へ馬
允等各退出又令喚（使）等各給勅符木契等少納
言於日華門外授官符鈴等召内舍人等給之
内弁召内記返給勅符筥并筥硯等次内弁召
左右馬兵庫寮使等仰可警固之由又召諸衛
仰可警固之由次内弁召内記令進宣命草次
清書奏（排杖）諸卿着外弁座内弁着靴近衛陣圍
司分居内記排宣命於杖參入（軒廊壇）宣仁門　在内弁
召取宣命内記把空杖退内侍臨檻内辨謝座
昇閑門内辨喚舍人少納言稱唯刀祢召せ少
納言於（出）外辨參（東上北面）大臣召宣命使中納言作

法如例次内侍給御釼璽出夜大殿授近衛司等大臣諸卿参新帝一如行幸儀

即位由被告申伊勢太神宮事

天皇御譲位以後可有御即位之由令告申太神宮其儀先参内宣命草奏御畫如恒奉幣儀時剋天皇駕腰輿幸建禮門無鈴奏所出大刀契公卿列立建禮門北東幄召宣命内記獻之上卿召使王賜之天皇還御

凡尋常伊勢奉幣之時必於大極殿立使而天皇御即位以前不可幸被殿仍於此門所被立使也但幼主之時摂政参向八省院被立成人時若御坐離宮者執政向於明堂被立也是則不可駕腰輿之故也

同由被告申宇佐宮事（香椎社同被申之）

天皇御即位以後以和氣氏爲使被告申之其儀上卿着陣次有御禊次上卿召内記内記参仰宣命即持参三通（石清水　宇佐　香椎）獻之上卿一一披見之仰云内覧次出卿召外記外記持参官符等次内記外記共帰参上卿起座之間内記外記相並参小庭（内記北外記南共西面也）上卿進射場殿奏覧帰仗座召使宣命

同由被告申山陵事

天皇即位之由被申山陵儀（山陵數不同不随時也但必被申山陵）（若山階柏原嵯峨深草後田邑後山階村上等也）其儀内記参内（大内記必可奏也）催設黄紙兼令内記清書之依為例状也上卿着仗座召内記仰云御即位之由被告申山陵之旨可単進宣命者即持参草仰云内覧内覧之後清書了各書其銘次第並置覧筥内記奏覧之於仗座賜告文於使公卿出敷政門之間賜次官了

御即位事

前日被行叙位其儀同正月七日（清涼記前三日行之云々）當日早旦内記皆悉参陣依大臣召持参宣命清書（入筥或有用杖之例又有奏草之孔然而為非件黄紙殊可美麗之由治暦有其沙汰仍承元四年職事所被沙汰也）付大臣付職事内覧奏聞如恒返給宣命筥之時蔵人二人共持位記筥一合（上臈）

（下﨟二合式　下名各挿之　兵）置大臣前次大臣召内記大内記参進賜宣命筥少内記二人（一賜位記筥上﨟一合下﨟二合）（虫損）各退帰以位記筥授内豎以宣命令持使此間大臣起座出月華隠明修明等門向八省東廊休幕（昭訓門腋）大内記持参宣命筥大臣御云可返遣宣命休幄大内記纖唯取筥退帰次少内記等進入位記筥退帰宸儀駕鳳輦入自昭慶門寄小安殿北面壇上自中戸入御諸事弁備了後内弁入自昭慶門降壇擽（徐）歩入軒幄着兀子座定後少内記二人擎位記筥（解）緒被留（下為治暦）〔承元日用具例〕緒結之仍經上官座後并鉦鼓北置筥於内弁前机上（或内弁着座以前置之可随内弁座）退着殿巽角座時刻天皇高御座礼了還御後房

大嘗會由被告申三社支（伊石賀）

當日上卿着陣召内記内記持参宣命草奏之次第如恒天皇幸八省進発伊勢使（如主之時摂政参着）八省院之後於陣上卿石賀二社使被立也（去行幸之）時伊勢幣於東廊立石清水賀茂使於北廊被立

大嘗會御禊事

御即位後有此儀（六月以前即位其年内有　第七月以後明年有之）十月撰吉日御禊于東河六位内記二人必供奉

大嘗會

丑寅日間不當御衰日者被行叙位（先吉會　九欠行之）（但兩日不當御衰日者不擇日次也）内記皆可参卯日車駕出自建礼門入昭訓門於東戸壇上還御腰輿廻立殿五位内記外記史等扈従辰日節會早旦参上着階下座巳日参大極殿出巽角庭上賜禄（禄）退出午日早旦参大極殿着上官座宸儀御高御座近仗稱警蹕内侍臨東檻召内弁謝座畢（昇）自東階着座更起座立東廊一間壇上召内記（大内記可参也但雖六位何事之有哉）内記持宣命杖出自宣光門降自昭訓門西階趁庭上進宣命内弁披見之如元挿杖付内侍奏之内記暫退其後召内記賜空杖退

悠紀主基叙位宣命（用杖例状）

國史曰古語云悠紀是斉忌之國主基次

國云〻日本紀私記云師説湯者潔斎之儀也今云由紀者是湯之義也云〻主基者其次也然則湯者伊波比支与麻波留之詞也

改元事

公卿議奏了改其年可為其元年之由被定上卿召内記仰依其年例可作詔書之由草清書有御畫内覧奏下之後召中務輔給之

代始無恩赦但永和天禄二代有此事自餘有常赦随休徴変異被仰其年例或有賑恤或免調庸（清涼記云践祚明年有改元事年内改元非礼説也）

減服御常膳事（清涼記云近代多有斯事漸成流例云〻）

上卿参陣召内記仰云可被減服御常膳詔書可草進由即成草進之清書奏了如恒有御畫日上卿召中務輔給之

伊勢斎王退出并卜定参向事

天皇即位後先朝御宇斎王必退出之時有宣命奉幣（若有凶事之時無奉幣）一如伊勢幣儀又其替卜定之時有宣命并奉幣事斎王参向之時上卿著陣被奏宣命之後天皇行幸八省院（雖御坐離宮必有行幸）件参向必有此事仍十一日例幣雖非式日其使所被奉也清書奏或於八省上卿奏之（件宣命候於陣奏之大内記無指障必可参勤也於八省候者六位可直也）王卿著北廊座上卿召内記内記持参宣命皆入時刻斎王入自藻壁門進留昭慶門良角待事奏斎王参向之由天皇自小安殿渡御大極殿斎王輿入自嘉喜門著大極殿北壇上卿起座著東福門南西腋座行事外記史座在同門北東腋内記捧宣命参進仰云中臣忌部召セ中臣忌部等進賜幣物如中臣奉勅語退出上卿召使賜宣命之後斎王[illegible]退

斎院退出卜定事

天皇践祚後不可改斎王之由被告申賀茂社若有凶事并身病退出之時被申其旨其儀上卿著陣召内記令進宣命内覧奏聞之後召使給之次第如他奉幣

大神寶事

天皇即位後一両年間必有此事宣命合五十三通也兼日任例令書誤宣命其儀上卿參仗座先是神寶等昇居於射場殿任目録兼日尋行事出納可注入宣命也上卿召内記内記持參宣命草三通伊勢一通宇佐一通諸社一通有辞別之時四通頗有其憚仍内外宮宣命草二通所書分也無辞別之時或無事奏太〻内覧之後上卿參射場殿奏之次還着仗座令清書内記盛五十三通於筥一令進之上卿向八省發遣次第如恒

伊勢公卿勅使事御里内時無行幸儀

當日早旦上卿着陣召内記仰可進宣命草之由内記進草入筥兼日尋取神寶目録書載之内覧奏聞如恒清書覆奏之後上卿歸着陣座勅使公卿參殿上賜宸筆宣命納懐中其後上卿率勅使并上官内記等參向八省着北廊座召内記令進宣命内記持宣命筥進立庭上幕巽角北面上卿并勅使已下還着東廊座内記持筥相從上卿已下座定之後内記持參宣命於上卿前置筥退歸上卿給宣命於勅使勅使即取副笏出自東福門發向次召内記令取空筥次上卿以下更着北廊座并以下揖過自嘉喜門退出或暫在東廊座不歸昭慶門座而退出

宇佐事

天皇即位後先遣和氣使有例宣命被告申即位由其後一代一度被献之時有例宣命遣五位殿上人為使其後三年一度遣同使被献神寶宇佐香椎宣命合一通近来被献御馬之時有辞別當日尅限參内上卿奉勅之後令敷膝突召外記問官符請印諸司參否次召内記内記進軾仰云宣命若有辞別被仰其旨也即成草進之神寶目録等兼日尋見之上卿召外記外記持參官符上卿覧了云内覧次召内記令清書入宣命草二通於筥着膝突献之奏覧如恒返給之後上卿歸着陳座召諸司請印官符仰次上卿召使於小板敷賜宣命其後召内記返給空筥

祈雨止雨奉幣事

上卿着陣召弁令勘日時召内記令進宣命草并清書内覧奏聞如恒多是丹生貴布祢二社也或有被奉馬之時祈雨者奉黒毛祈晴者奉赤毛或有以蔵人為使之例其時各書此旨傳（云若日次不宜之時止吉日良辰字）

五十二社例

治暦三年六月十五日祈雨畿内五十二社奉幣使京進三社殿上四位二人地下四人也此外廿二社十六社十一社七社多随時被行也

諸社行幸事

當日上卿着陣奏宣命草（或前一日多用當日）清書於社頭可進之由仰之供奉少内記於社頭随上卿召進之又被仰下勧賞之時必有其召仍相待御可候近辺石清水賀茂両社行幸官勧賞還御之後於陣座被仰下也春日一社松尾平野両社大原野北野両社日吉一社稲荷祇園両社次第行幸如此於社司賞若有沙汰者後日被仰下例也

朱雀院御宇天慶五年初幸賀茂社

圓融院天元二年初幸石清水宮

一条院永延三年初幸春日社

正暦四年大原野

寛弘元年初幸松尾平野等社

後朱雀院長久二年初幸北野宮

後三条院延久三年初幸日吉社

同四年初幸稲荷祇園等社

石清水賀茂行幸以前御祈七社（伊石賀松平稲春）

春日行幸御祈廿二社

平野大原野御祈九社

日吉御祈廿二社（儀如恒）已上奉幣

野行幸事　清涼記云冬節行之（兼保以後無此儀）

延長六年十一月十一日可有大原野行幸而當血忌且也陰陽寮申其日不可殺生見血仍停止廿一日朱雀院行幸御栢殿先是按察大

納言奏令放御鵜大池乗輿過池邊鵜又(人ホ)寄舟池濱以太毛盛魚合覧云々

大原野行幸来月可有左大臣奏仁和二年十二月也

芹河行幸内記日記云橘廣相干時参議右大弁文章博士着狐尾袍着靴是承和小野篁滋野貞主等例云々是即儒服今國幹朝臣(左大弁)正幹朝臣(治部卿)須着狐尾袍不失舊例按察大納言云芹河行幸王公皆着摺衣腹巻行騰唯廣相朝臣不着行騰腹巻着袍(靴ホ)衣尾自長故曰狐尾袍云々

承保三年十月廿四日天皇臨幸大井河王卿已下或麹塵闕腋或尋常位袍鵜人獵(長)衣等相從鷹犬相引率列(簇)供奉左右開張御輿細行宮東立五間屋為王卿座其北立五間絹幄為殿上人座其東立五間幄為弁少納言内記外記史座供腰輿還幸御船公卿船二艘殿上人船内記外記等船泝流容与被講和歌之後召大内記藤原成季被仰勧賞事

御元服由被申山陵事(伊勢幣以後有[illegible]吏)

明春可有御元服之由被告申山陵也當日上卿着仗座先令勘日時次令書使定文又召内記令進宣命草内覧奏下次第如恒

御元服事

凡帝王元服必用正月蓋漢家之例也本朝七日以前擇吉日有此事當日辰時内記等参内排細(日)華門上官内記座在彼邊之故也殿庭御装束儀式一如式(出横)也堂上之儀柱史不知禮畢之後各以退出後宴被兼行(元ホ)日節會宴也午時参向殿庭装束如元日儀承明門内立五丈幄必一字中務置宣命版式部立標上卿着仗座召外記問諸司参否次召内記仰宣命事即成草参進内覧之後返給内記(仰下可清書)(之由上清書損)畢持参上卿仰云挿書杖可持(参出横)者次第如元日儀内弁還着陣座召内記内記挿宣命於杖奉之内豎披見内記取空杖退出次召外記令進見参挿見参等於書杖奉之外

記隨內弁命捧見參宣命於一杖內辨參上奏
聞如恒

同賀表事 付節會次第

當日賀表清書之後外記取諸卿判 議次 表函
付中務省舁立日華門中納言二人舁案前大
納言二人舁中參議二人舁後到殿南階舁自
東頭立御前之後從次退下 各揖階下 次召內記奉
宣命 入筥 奏覽如恒返給仰可清書之由即清
書奏覽內弁起座著靴諸卿著外弁剋限天皇
御出殿內侍稱 下名臨東檻內弁給之 昇 著兀
子召內豎 音二 內豎參內弁仰式省兵省 召セ 稱唯
趍帰召之式部兵部丞等入自日華門給下名
退出了近衛陣殿前立戟宸儀謁見近仗稱警
蹕內侍臨檻內辨謝座參上次開門闈司著座
先是內弁以官人召內記內記捧宣命杖入自
宣仁門經幔門跪東階下奉覽宣命內辨覽之
如元挿書杖昇自東階付內侍奏之召內記給
空杖 官內記等著階下座禮了退出

赦令事

當日隨職事告即以參陣上卿召內記仰云依
其事被行赦令詔書可草進者內記 可被用
何年例哉上卿被示者非其限不然者相逢
職事可尋者尋問子細之後內記成詔草入筥
持筥之內覽奏下如恒 清書清書之後覆奏
如例必有御畫返給上卿仰居座召中務輔若
丞給之 輔丞若不參召外記於宣仁門外召錄給也 次召撿非違
使可免囚人之由被仰之但九條殿流召內記
仰詔草之後不待詔書之施行可免之旨召廷
尉仰之是 即 雖一時不可逗留可免 給之故
云々 抑常赦其例非一改元朔旦冬至御即位
御元服等多是常赦也其詞云今日昧爽以前
大辟以下罪無輕重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
結正繫囚見徒皆以赦除或依先例有高年者
賑給事云赦大辟以下八虐故殺人等咸皆赦
除但當赦所不免者不在赦限者大赦絕而不
被行當時所被行者常赦非常赦也非常赦臨

時之勅定也常赦之外記八虐故殺謀殺強竊
二盗常赦所不免者悉皆赦除之字可加也或
依先例調庸未進在民身者同以免除件調庸
今年以往四箇年之外免之故實也或被免徭（役歟）
亦徭并未得鮮由者也

位記請印事

上卿着陣召内記令進位記（入筥公卿一合五位以上一合女位記者男位記上一本）如恒内記置位記筥於上卿前退
入上卿召行事諸司令捺印如例事了令持内
記覆奏返給上卿復座給位記於内記退出

親王位記以弁官給例

延喜七年十月廿五日御記云左大臣奏
敦實親王位記捺印了付右少辨清貫給
親王（以紀紙紀本）

為位記代事

延喜廿一年正月廿五日未刻小舎人敦
忠加元服即仰令授従五位下参入侍前
令右近少將伊衡唱叙之伊衡進跪御前
階展紙叙之（倉卒不書位記地紙為位記代是則先例也）

中務輔代事

江次第曰雖有中將為中務輔代之例上無
外衛佐奉仕例

延久四年成季朝臣記白輔不候近衛次
將等各有障召遣左衛門佐為原行房之
間天晴（曙歟）畢
辰刻参入天氣不快追却上卿奏曰准他事以
大内記成季為代官令勤仕如何仰云猶可催
遣近衛將

造宮事（付大極殿）

造宮之後有節會其禮如旬儀先是被行叙位
當日内弁着陣召内記令進宣命草内覧奏聞
之後返給内記令清書畢持参内弁仰云
挿杖可被召内弁昇堂上節會禄成於殿壇下
召内記内記挿宣命於文杖進之内弁昇殿奏
聞降壇下返給空杖

天德四年十月廿九日詔書調庸未進在民

貞者悉以免除之又復天下百姓當年半徭
應和元年五月十五日貞元二年五月廿三
日天元三年十二月廿八日同四年三月廿
三日兼保二年六月廿一日又以如此又件
年々造宮之後有節會其禮如旬儀有叙位
宣命先是有叙位儀
康和二年七月廿三日有此儀大内記兼衡
給預宣命不知子細懐之退出内弁相尋内
記之處衣深雨降不能遣召仰内記藤原資
康以白紙被奏之希代之例云々
延久四年四月十五日大極殿新成内弁左
大臣謝座昇殿之後於東廊第一間召宣命
（兼日有）草奏事大内記撰叙人之宣命於杖進之大
臣奏下之後返給杖大内記着殿角欄下講
讀之了令少内記進節會宣命了

太上天皇部

太上天皇尊号事

先帝譲位之宣命停太上天皇号而新帝即位
之初詔書上太上天皇尊号當日上卿着陣召
内記仰云太上天皇尊号詔書可草進内記持
參之草清書等内覧奏下如恒（有御書）上卿召中
務給之此次蔵人以口宣可差進院御随身之
由仰上卿々々召左右次將一々仰之

報書事

上皇請罷尊号之書也　（辭）儒草之召能書人令
清書之書檀紙入表函以院司納言為使參内
判官代一人主典代一人相從為使

今上御答表事

上御着陣召内記下給太上天皇報書仰云可
草進勅答内記持參之草清書内覧奏聞如恒
御畫（出横）先例也於御前納表函以上卿（被加）進仙
院御所

皇太子部

立太子由被申山陵事

上卿参仗座召内記（大内記可参也）内記着軾仰云立
太子事被申山陵宣命可草進者即成草持参
内覧内記持参之（但可随上卿命式以職事被覧也）内覧奉上
卿上卿令持内記（虫損）奏覧奏覧畢還着仗座
令清書以六位内記等令書之清書畢持参覧
上卿奏下之後分賜使参議等了

立太子事

天皇譲位之時被載加宣命是恒例也臨時立
太子之時有節会其儀同立后節会刻限内弁参
陣先是式部省入自日華門立親王以下標中
務省入自同門執版置南殿前庭大臣召官人
令敷軾職事奉勅仰可有立太子之由大臣召
外記問縁事諸司参否次召内記仰以某親王
可為皇太子之宣命可草進可用何年例者内
記微音称唯退出持参宣命（筥入）大臣奏覧之後
御清書支内記即清書持参奏下如先大臣暫
暫預宣命於内記群卿起座着外弁座内弁於
宣仁門外着靴歴幔門入軒廊二間召宣命（如元）
（入筥或説今度不挿書杖云々天慶廿七年立太子時直幹奉宣命於内弁九条相府令持宣命直幹捧筥具見李部王記矣）内弁取副宣命於笏立軒廊西
一間時剋天皇御南殿内侍臨檻内弁即着堂
上兀子此間上官内記着階下座

皇太子元服事

延暦七年以往宣命弘仁十四年以後詔書也
但寛平九年醍醐天皇即位之時譲位宣命之
中今日有加元服之詞彼度無詔書其後代々
有詔書天下為父後者六位已下叙爵一級調
庸未進免之
加冕礼了太子御休廬天
皇入御之後所司（加）装束南殿如節会儀此間
上卿仰云東宮御元服詔書奉（礼）内記微音称
唯退帰草納筥持参上卿披見内覧奏聞如恒
次清書覆奏之後召中務輔給之

后宮部

立后事

節會之儀如立太子、剋限内記參内、上卿召内記、内記參軾、仰云某可有立后宣命可草進可依其年例之由被仰之（前一日可被仰下也、然而近代如此）即成草持參内覧奏下如恒、次持參清書覆奏之後、上卿座内記置詔書退、上卿召中務輔給之、次召内記給空筥退出

准三宮事

内親王并女御帝外祖母執政臣等多有此事、當日内記參入、上卿着仗座召内記、内記參軾、仰云某可准三宮（虫損）内記退帰成草參進内覧奏下如恒、次持參清書覆奏之後、上卿還座、内記（虫損）退、上卿召中務輔給之、次召内記賜空筥

贈官位事

母后并外祖父母多有此事、上卿召内記、内記參軾、仰云某人可贈（虫損）后宮（水本朱点）臣下至后宮六疑是重某人可贈（虫損）后宮某人可叙其位詔書宣命位記位例可奉仕者被仰下准據之例、即各成草參進内覧奏下如恒（若於位記者直清書進之、自餘草許也）上卿於本座召大内記仰清書事、清書覆奏如例、詔書有御畫、上卿召中務輔賜之、贈后宮宣命使參議次官五位殿上人也、上卿召以納言給贈位位記宣命（告文於墓所燒之、至位記者持向彼子息許之、或以納言差遣、依人可有其事）

臣下部

攝政事

御讓位之時必載其宣命、不然之時有詔書、御畫奏下儀如准后

關白事

御讓位之時新帝先以口宣仰之、後日被下詔書、其儀如攝政

載宣命例、永觀二年圓融院讓位宣命大政大臣藤原朝臣如元關白之由載之

久壽二年後白河院踐祚之初又載宣命此
兩度不可為後例云々
無詔書例延久四年十二月八日白河院受
禪日前太政大臣為原朝臣關白如故之由
被下宣旨其後無詔書并上表事

隨身兵仗事

太上天皇無勅書以口宣被仰下之見下 攝政
關白有勅書賜左右近衛府主各一人近衛各
四人但幼生之初（虫損）攝政日賜內舍人二人左
右近衛府生以下六人也內覽之人賜例御堂
并宇治左府也大臣賜例閑院太政太臣大二
條殿（左大臣時）九条入道關白（右大臣時）當時前太政太
臣也已上攝政關白之外無勅書上卿著陣奏
下次第同詔書（但無御書）

任大臣事

當日上卿著陣召內記仰云以左太臣為太政
大臣以右大臣為左大臣以某為大納言以某
為中納言以某（為）參議宣命可草進者大中納言
轉正員之若不被仰者可尋申上卿也（若多人之時上）
（御書別紙賜內記者例也）即成草參進內覽奏下如恒清書
覆奏之後有節會其儀同立后若三位大納言
任大臣宣命（ハ尓）宮（ハ）高久位早（ハヤ）可在（テト）授從
二位等例也又有秘說四位宰相任中納言之
時內記雖不蒙仰直所書從三位也但雖有先
例近代猶可觸申上卿（欤）抑除目四位參議任
中納言之時執筆雖不蒙仰書從三位也其後
敘位被下之又先立先立字或書或不書有秘
說等

攝關表事

兼日堪能文之儒奉之草進其間作者內々告
大內記許者例也勅答有無隨時儀無勅答之
時職事召大內記（今參六位人先例也）書參藏人所通案
內職事於弓場殿授內記云令書留案文正文
可返上者內記於藏人所書寫之於紙者用紙
屋紙若白紙書寫了於正文者返上職事於案
文者懷中退出（六位書之者大內記許也）（送）件正文留畏紙

正文上卷一枚入本函遣執政第云〻有勅答之時職事前日送書状云明日可有摂政御上表也所請不許勅答任先例可被用意者其後内〻行向表作者許見表草兼又令見勅答草蓋故實也當日参陣上卿着仗座（件上卿大中納言之間属文之人多以勤之）内記参軄上卿下給御表御云摂政辞表不許勅答可作進者内記稱唯持参草内覧奏下如恒次清書（用黄紙也無御畫日）覆奏之時留御所上卿陣座内記退出

大臣表事

近代大臣無三讓之表臨時被獻之時非執柄之外無別勅答（往古間有之近代無之）返給之時召内記被書留案文被納之時被下正文也有勅答之時必被下正文也

神事部

神位事

於大明神者多是正一位也仍無増其位諸國小社有霊験之由國宰奏聞之時先有仗議次御内記令勘申本位當日上卿着陣召内記仰云某神可被増其位可造進位記内記造進之内覧奏聞之後上卿行請印更令頒給之

天暦六年天下諸神増一階其後連〻不絶近則壽永二年日吉諸神并丹生高野明神等被奉階級同三年北野宰相殿被増正二位和泉殿被増従三位等也

佛事部

御願寺供養事

行幸之時少内 記供奉之有赦令并勧賞之時大内 記依召参御堂法會被始行堂童子 收花筥之間上卿臨檻召内記大内 記参進跡下磬折而立上卿云〻 堂供養可有赦令可草進詔書云〻 大内 記微音稱唯退帰少内記候御堂仰可奉勧賞之由参陣詔書上卿着陣召大内記草并清書内覧奏下 如恒有御畫

御願寺供養詔書或不載政殺謀殺字是則治安法成寺 供養日 大内 記菅原忠貞依不載以之為前規但其後度〻有載之例就中永久二年白河阿弥陀堂供養大内記藤原永實承安三年最勝光院供養同光範卿等皆載之仍最勝四 天王院供養日孝範就家例載之

僧事部

任僧綱事

任僧正之時有宣命製作之躰舊跡既明而承保以後絶無此事

延久五年五月六日匡房卿記云自頭弁許送書状云 任僧綱時近代多以詞被仰下但任僧正之時猶可用宣命如何返事云 任僧綱雖可用宣命近代唯以詞被仰下於官也事雖奇怪已為流例但至任僧正者不分明件例外記為之同廿五日有任僧綱事上卿春宮大夫召少内記藤原敦基仰宣命事使参議藤原能季卿遣西綱所給之

補任天台座主事

天台座主慈覚智證大師門徒所補来也宣命用例状但兩大師門徒書様各異清書覆奏之後賜少納言差遣台山也

僧位記事

近代以来無此事

僧贈官謚号事

或起自叡慮或随門徒之申請有此支詔　新作

宣命例状位記状　新作　内記作之一如舊典

雜事部

賜蕃國書事

内記式曰凡賜渤海答書内記従使赴客館凡

渤海國勅書函纜上書封字函上頭書中務省

三字

勅宣命叙位下名等部類事

應和三年閏十二月大内記成忠令蔵人文利

奏部類勅宣命幷叙位下名等前日迎令集之

可令御早撰集奉進之由給木局令作

内記濫觴事

内記

職員令曰大内記二人掌造詔書凡御所記録

事中内記二人掌同大内記少内記二人掌同中

内記　今案大同元年七月廿一日停中内記

考課令曰明於記事不失勅旨為内記之最

延喜内記式曰内記身候陣頭掌記録

著作郎　唐名

通典曰晋職官志云著作郎周左史之任也漢

東京圖籍在東観故使名儒著作東観有其名

未有官魏明帝太和中詔置著作郎於此始有

其官隷中書省及晋受命武帝以繆徴為中書

著作郎元康二年詔著作郎一人謂之大著作

郎佐郎八人又曰大唐為著作局置著作郎二

人佐郎四人大唐六典曰著作局著作郎二人

従五品上著作佐郎四人従六品上

起居郎

通典曰今起居周官有左右史記某事蓋今起

居之本王莽時置柱下五史自魏至晉置起居令後周有外史掌書王言及動作之事郎起居之職隋帝置起居官大居貞觀二年置起居郎二人

司文郎

唐書曰龍朔二年改著作郎為司文郎中佐郎為司文佐郎

内史

周禮曰内史掌王之八柄凡四方之事書内史讀之孔子家語曰古者天子以内史為左右畢隋書曰煬帝時徴天下儒術之士悉集内史省相次講論

柱史 又曰柱下 已上唐名

通典曰侍御史於周柱下史老聃掌為之秦時張蒼為御史主柱下方書又云蒼為柱下御史

詔勅宣命変

詔

唐韻曰詔上命也釋名曰詔照也照人暗不見事以此示之使昭然也又告也教也

綸言古事曰屑君道綸記部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注綸綫也言王言始出也小如絲然既而群下衆之如綫之大也

勅

同曰勅誡也曰也勞也理也書也急也正也

宣命

同曰宣布也徧也明也通也命使也教也道也詔也訓也召也

延喜内記式云凡節會及尋常詔旨者内記預書但臨時詔勅者承旨即内記作詔書了納筥令參議已上若内侍進出於御前

唐曆曰貞觀十年詔始用黄麻紙寫詔勅

延喜内記式曰凡宣命文者皆以黄紙書之但奉伊勢太神宮文以縹紙書賀茂社以紅紙書

公式令詔書式曰謂詔書勅旨同是綸言但臨時大事為詔尋常小事為勅也又曰詔旨云云施行之法一同詔書也

年月御畫日勅書云云

今案古者勅或有御畫

政事要略百六云參議從四位上守宮内卿兼尾張守滋野朝臣貞主造宣命譜奏聞

柱史抄下終

斯抄者具挙恒例臨時之公事不及文筆著作
之子細為令存礼儀粗所注次第也孝範久雖
積五年之拝趨未得被一事之蒙譬難備後鑑
宣禁外見而已抑十巻明文抄五巻、秀句抄三巻、柱史抄二巻抄
物一身之頭目也為報万一之朝恩偷抽三百
之微志我君不捨者臣願可足矣孝範誠惶誠
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謹言

中大夫行翰林学士兼雲州別駕藤原朝臣孝範上

貞永元年五月廿四日令披文書之間取出此
抄披見有し虫思有し虫涙仍留此二巻即加一見
畢

正四位下行越前守藤原朝臣孝範 齢七十五

文永第七年大呂廿八日依為累代之秘抄忽
抛万障加書写人皆専し勝儲期三元我独不
顧歳暮競寸陰而已

總州權守藤原淳範

延徳九年初冬第六日於燈下写了之小槻省

禰時元所持之本也感虫損除徐水拂眼華労心緒
推量改畢如形書之不得推慮於付虫損以他
本令書加者尤可為同志之人凡此抄者内史
髄脳政要柱礎矣

正五位下行少納言兼侍従文章博士菅原朝臣和長 華押也水

大槻清崇　著

近古史談

慶應四年（一八六八）刻本

據慶應四年（一八六八）刻本影印

慶應四戊辰秋

近古史談

題辭

芒芒靖洲威衰千古應仁亂階分裂九土織田勃興畧定中原皇居既壯天子斯尊豐臣繼業東征西伐餘力曜兵威震窮髮我后乘運撫寧四隩誅叛討逆廟算靡遺元和偃武與民休息驩虞三百祀誰之力

寧靜子題

近古史談引

春雷南風揚沙。破窓激之。叢篁淵几席。頑涔之痛。偶士廣袍此巻奕示。属予題言。讀其英主名將之事。如耳喑噁叱咤之聲。讀其武夫慓卒時人俠客之事。如目横劒舞鋼抗眺揚眉之容。讀其忠義猶夫烈之变。令人想整襟正色琢磨礪渴之状。於是指業評快。命寫引謂。獲風頓愈。懐昔在山陽頼氏於京師。晡間侍酒縦譚。及刊予之英雄豪傑以為常。嘗曰。余弱冠游江都。在尾藤二洲塾。家林

駒間好説戦國事。醇乎篤行君子也。而其中乃有如此者焉。余回。尓非由有所謂口耳之聽耶。士廣平生磨寸以呈。瀟洒風流文士也。而與几年氣象見乎毫端如此。亦無乃父兄之由乎。更左右文武者。蛾媚子孫之教皆爾也。我民之於武獨有不待教而爲。加之以學而健而順。於之義以奉公守宮。衛社稷保黎元。於我以為士一誠。表東海而雄於宇宙也。嗚呼一何高哉。可知孟厥念之明。
題於鴨林紫水黒秀閣。

宕陰鹽谷世弘

近古史談目次

卷之一

織篇第一　凡二十八條

卷之二

豐篇第二　凡三十九條

計一百三十條

近古史談卷之一

東奥　大槻清崇　著

織篇第一

了伯聽平語

佐野城主天徳寺了伯爲北條氏據名鳳頸嘗招瞽師善琵琶者某演平語瞽師爲唱二曲一係佐佐木高綱事一係那須宗高事了伯毎聽一曲嗚咽歔欷而不已他日從容問左右曰昨聽平語若何皆曰甚可樂也但所演皆係赫赫功名之事而君獨泣不已何也了伯聞之仰天太息曰吾今而知汝等不足爲我用也顧高綱之與鎌倉公乞其所愛名馬而約先登於不可必之前其心固無生還之理矣宗高立馬於兩軍屬目之中而射扇眼乎海波數百歩之外苟不幸一發不中唯有自刎以投於海耳吾推究二子心事至此則感愴悲泣不自覺涕涙之交乎號也今日弓箭之士果能以二子之心爲心則何戰不勝何功不成汝等乃曰見其可樂不見其可悲吾是以知其無能爲也

寧靜子曰古人云以活眼讀活書天徳寺氏之聽平語可移以爲讀史之法焉

附記

天徳寺了伯佐野城主小太郎宗綱之伯父也宗綱之死諸臣相謀請北條氏第氏忠爲嗣了伯獨欲養佐竹氏子議不合遂去入京隱棲黒谷云及豐公之東征乃起以爲嚮導

織田公納諫

右府信長幼放縱動止不常其傅平手政秀屢諫不聽政秀憂憤之極留諫書一封而自殺於是信長大感悟改過勵行益講武事遂東征西伐誅叛撫服及天正中定天下大半威名藉藉乎京畿近臣或獻媚曰曩中務不察君之成大業如此而早自決死何性之急也信長作色曰言何妄當初微中務一死之諫孤何以得執弓箭以至乎此孤之所以能至乎此者皆中務之力也抑諫臣之死者多矣至自死以諫其君如中務者今古未曾有見聞之也汝乃目以躁急不唯無礼於中務使孤追

悔憾不能已。汝言之妄。不亦甚乎。

寧静子曰。織田公天賦英資。縱無政秀之死諫。豈終身昏迷不自悟者乎。侍臣之貢諫。亦非無謂也。特公不受以為己功。而專帰之政秀。一激之力。君德之美。洵可嘉尚矣。抑公中道不令終。雖如可恨。然臣秀吉継乃公遺業。盡成其所志。則大亂削平之功。不得不帰之織田公矣。嗚乎亦偉哉。

右府營皇宮

足利氏之季。宮闕之頽廢極矣。有傳當時古老之

言云。決墻竹柵。無復門關。群童嘗聚階下。搏土塊以為戲。時掲簾窺戸。闃如無人。而公卿之窮阨殊甚。近衛公国歌會。盛鹽圜於土。實盤以供客。盤板煤蝕。深墨如漆。有人謁常盤井公。時方盛夏。而公無襌衣。直纏蚊幮於體以見。其人其顚尾如此。及織田氏之興。則營宮禁。辦供御。舉廢典。續常職。然後煥然始有可觀者。

寧静子曰。應仁以還。戰亂極矣。天下侯伯。爭地以戰。惟利之視。名分棄而私欲擴。誰復問乎宮闕之廢興。當此之時。不有織田公大節高義以尊天子。則蒼生何由觀皇室之再造乎。而今日蒙頼之美。蓋有由來矣。嗚乎如公者。所謂知時務之俊傑者。非耶

神子田長門

美濃之戰。敵軍大敗。我士池田勝三郎。追敵之唐首甚急。（唐首。謂以旄牛尾飾兜鍪毿毿然者）竟不及而返。信長謂勝三曰。今之唐首而走者。必神子田長門也。凡方追奔之甚急。怯懦之士。必反擊死。不死而遠遁。非大

剛者。不能矣。織田閑之。果神子田也。

寧静子曰。太閤嘗問前田利家諸公曰。假使故右府率兵五千。與蒲生氏一萬人戰。則卿等將何屬。諸公未以有對也。太閤曰。如祇屬右府耳。何則。蒲生軍得北軍首五六級。其一必氏郷首也。北軍得南軍首雖至四千餘級。決不能見右府面。是其將將之才。所以不可及也。余謂太閤此言。與右府所論互相發明。然則三十六計。避為上策者。豈爲將將者言之歟。

無雙道化

道化清十郎。亦美濃人也。來仕信長。從軍屢有功。信長愛其驍勇。自書無双字於背旗以賜之。人因呼曰無双道化云。信長嘗招美濃士平野某。道化與之欵接。因從容問曰。聞子進則先登。退則殿後。不知何以能如此。平野應曰。亦在決死耳。雖然。齋藤氏諸將。前後皆死於國。而余獨保餘喘在此。究竟由勇氣之不足也。今承子之問。不覺慚汗浹背。道化退而嘆曰。平野氏之不伐勇。吾斷不能及。

窒靜子曰。進則先登。勇者所能。退則殿後。非大勇者。不能。而平野實兼之。然則無双二字。移以付之平野可也。

謙信陥私市

武州私市。據爽塏爲城。有大澤繞其後。地勢險壯。越侯謙信圍之。而未能下也。偶騎馬候城中。其牙城接文城處。架以箐橋。橋上時見白衣人往來。影落在水面。蓋此時婦人夏服。多用白衣黑章。謙信因謂是必質子童女在牙城者。出而逍遥也。於是。

使其臣柿崎和泉帥師。門於前門。城兵謂敵來萃焉。戮力捍禦於此。謙信乃遣人城後。壞旁民舍。編其材爲筏。浮之澤中。大噪而進。城中童男女。果大驚號哭。避之支城。城兵在前門者。相驚曰。牙城有反應者。不可以逃也。或自殺。或出降。謙信兵不損一士。而遂陥焉。

窒靜子曰。杉霜臺以雷轟電擊之勢。逞此小技。猶所謂捕兔亦用全力者。

倒勳狀

甲侯信玄。將與謙信和。使長遠寺僧某往說焉。謙信延僧而問曰。甲斐之臣。有向井与左衛門者乎。曰有。其人有刀瘢乎。曰有。在於面。謙信歎曰。昔川中嶋之戰。渠自呼姓名。搶鎩我背後。吾反顧一擊。斬其面。意爾時既傷死也。今尚無恙耶。乃出緑綿戰袍有搶痕者。附以一簡。使僧贈之於与左衛門。世謂之倒勳狀。

窒靜子曰。我聞謙信氏身不甚長。行步蹇蹶。其臨戰也。着黑綿袍。戴小鐵笠。提三尺青竹杖以指揮

士卒耳。由此觀之、其人灑灑落落、可想矣。若夫賜勲狀於敵我者、以賞之、亦其襟懷豁如之所致、豈出于結親逆黨之下策耶。

米田某

信玄之攻村上義清於佐久郡也、兩陣既交戰、矢飛如雨、皆以竹牌自藏、環列為牆、俄而信玄欲分其陣為兩隊、使甘利甲米田乙、遙傳令於別將飫富板垣二氏。二使受命而出、米田曰、牌外路危、請從牌內行。甘利曰、苟畏矢丸、何用勇者、我則從牌外行。出則銃丸乱下、屢為所中、僅免百死、以得達則面色如灰、口噤不能言、米田既傳令於二將、笑謂甘利曰、請取歸路於牌外。甘利曰、一旦悔之、豈可再哉。米田曰、前所以來要子倶者、特恐君命之不達耳。今使事既畢、吾何畏而不從牌外乎。既反復命、意氣從容、辭令如故。甘利乃大慚服。

窻靜子曰、使命重事也、雖尋常細故、不可不愼、況軍令乎。米田之前畏死者、有義以勝之、而後之不畏死者、有勇以鼓之也。有勇有義、以全使事、可謂

信玄亦能使人矣。

岩間大藏

岩間大藏為人魁梧、儼然一丈夫也。信玄拔之伶人中、以列士伍、而性怯懦、畏死殊甚。信玄試之戰陣、七進七退。信玄曰、是不可以常法馭焉。我聞西域崑崙山鐵化為金、則人性怯懦、亦在鼓鑄如何耳。一日臨戰、俄捕大藏、縛之竹牌外、使向敵坐。寸步不能動、則矢丸雨下、礮聲如雷。大藏膽落神死、無復人色。幸而不中。竟戰惴惴、以得無恙。大藏於是憣然改悟曰、人苟有命、矢丸且不能中。死豈足畏哉。自此每戰、鼓勇先登、遂以成驍名。

窻靜子曰、斷錄以上數條、一覽一猛甲起各家氣象可以見其概矣。余嘗詠二公末路云、驚倒暗中跳銃丸、野田城上笛聲寒。誰知七十二疑塚、不似一棺湖底安。春日山頭鎖晩霞、驊騮嘶罷有啼鴉。憐君獨賦能州月、不詠平安城外花。是或可以為二公斷案歟。

附記

諜偵臨戰俄欲分部隊。則單騎馳入其中。馬行所過。左右自分為両隊。當是時。拏搶夫在彼。主不能呼。主人在此。搶夫不得就。各自揮刀。殊死戰。毎以奏奇功。信玄將戰。必演習數回。申明約束。其戰罷輙與諸將論勝敗之理。可者賞之。不可者戒之。故毎戰單騎衝熟。遂以至精勁無匹。是亦可以了二家用兵約畧矣。

藝候戒諸子

元龜二年六月。藝候元就病將死。致諸子於前。呼取箭數條。一如其子之數。乃手自斜為一束。極力折之。不能斷也。單抽其一條。隨折隨斷。因戒曰。兄弟猶此箭也。和則相依濟事。不和則各人各敗。汝等銘心勿忘。次子隆景進曰。夫兄弟之爭。必起於欲。棄欲思義。何不和之有。元就悦以為然。顧諸子曰。宜從仲兄之言。

窩静子曰。詩云。喪乱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蓋兄弟之情。不難於急難相救。而難於安寧相保。果能從藝候父子之言。豈不足以全棣蕚

之情乎。

又曰。崔鴻西秦録云。吐谷渾阿柴臨卒。呼子弟謂曰。汝等各奉我一隻箭。俄而命母弟慕延曰。取汝一隻箭折之。又曰。汝取十九隻箭折之。延不能折也。柴曰。汝曹知單者易折。衆則難摧。戮力一心。然後社稷可固。言終而卒。是與藝候事太相類。蓋暗合也。記以資博雅。

細川藤孝

細川兵部大輔藤孝。少小喜國歌。自謂是纖綿婦女之技。非武夫之事也。偶某地之戰。追敵定棄馬走者。不及而返。從者執馬銜以諫曰。窮追勿失。此驗馬背向髮。以知其行不遠。古歌不云乎。君波麻太遠具波行志我袖移袂乃涙比邊志果年盤（訳曰。君行知不遠。袖淚猶濕。）藤孝頷之。即馳。遂執其人以還。從此潛心歌道。深沈奧妙。至窮古今集秘訣。所謂幽齋玄旨是也。

窩静子曰。幽齋氏之事。亦太有似太田道灌焉。余嘗有詠道灌二絶。曰。村女應門未發辭。獵帰逢雨

亢養時。有華無實。君宥取。捧出棣棠黄一枝。才兼文武。有斯公。一燦然能學國風。作候他年辨胡落水。舍聲在遠洋中。并錄以見國風之學。有益武事矣。

破缸柴田

永祿十一年。柴田勝家為織田氏守長光寺城。佐佐木氏。圍而攻之。遂破其外城。勝家退保牙城。防戰甚力。偶有入告佐佐木氏者曰。此城乏水。若絕其汲路。城可不攻而拔也。佐佐木氏悅。從之。城中果困。而未

覺其策。遣諜偵之。乃託和議。紿平井某於城中。勝家將出接之。平井請盥手。勝家命盛水於巨甕。使二人舁而致之。平井盥訖。則棄餘水於地。無復愛惜意。平井視之。色然而歸。既而備水殆竭。勝家度不可脫。會諸將士。置酒訣飲。時問所餘水。則僅二斛矣。勝家呼冒尖刀。以其鐵鐏破水甕。以示必死。黎曉開門。吶喊潰圍以出。佐佐木氏兵。以其出不意。狼狽擾亂。不可復止。勝家乘機衝突。斬首八百餘級。使人獻之於岐阜。信長大悅。賜勳狀以賞之。世呼勝家為破缸柴田。

靈靜子曰。柴田氏破缸之舉。所謂死中求活者。非胸有成算。何以至乎此。若其失三斛水。而獲八百級。亦惟斷成之耳。

附記

信長以勝家為先鋒將。固辭不受。再三強之。乃敢承命而退。路遇麾下士於安土城下。誤觸勝家衣。勝家怒其無禮不屈。乃斬之。信長怒召勝家讓之。傲然答曰。是其所以固辭主命也。夫先鋒之將。威

權不立。號令不行。安有無禮之士。而假借不殺之理乎。

梶川彌三郎

信長之攻槇嶋也。暴雨連旬。宇治川大溢。殆不可渡。信長立馬水涯。呼曰。誰先渡此河者。古梶原佐佐木。豈鬼神乎。言未畢。有一騎自上游。亂流而渡。信長揚策曰。夫々非他人。必梶川彌三郎也。勿使剛勇丈夫餧於敵。衆競繼之。遂得上岸勝敵。初梶川好博奕。為衆所擯。信長獨愛其勇。賜名馬曰。緩

欲以此樹功。梶川感泣自誓曰。不騎此馬先登者。不生還。至此果有此功。

寧靜子曰。宇水先登。世唯知有梶原佐々木。而知有梶川者鮮矣。抑前梶原之聯騎爭先。孰若後梶川之單騎直進之最壯哉。

大綫山

信長動罵人曰。欸大綫山。猶言懶惰輩也。或云。大綫江州山名。信長藉以目此輩也。天正元年八月。信長攻越前朝倉義景擁二萬騎陣於刀根山。我前軍進陣其麓。相持

近古史談　卷之一　十三

未戰也。一日信長登譙樓。候敵動止曰。今夜敵必退矣。宜乘其撤陣尾擊殲之。屢戒前軍勿惰。諸將士皆笑曰。主將何所見矣。敵以主待客。且據要害布陣。得地之利矣。安有不戰而退之理。日已暮。信長猶在樓上。張目不動。夜漏已及刻。敵中火湯矣。信長急下令。吹海螺。進旗鼓。罵曰。咄大綫山果不及事。我且以麾下擊之。與左右五十騎馳直前衝敵。敵軍擾亂。無復鬪志。皆爭先而遁。我軍追擊。遂得大捷。凡信長見機而動。神速不誤事者。率皆此類。

寧靜子曰。石川丈山嘗論右府用兵云。信長所長。不拘土地之險難。不問兵卒之多寡。出於不意。擊於無備。而十戰十勝。能獲其全者也。至如挫敵救國。則源平已還。雖可與準擬者。唯與源廷尉在伯仲之間耶。是可謂善論右府矣。

仁科信盛

仁科五郎信盛。勝賴之弟也。天正十年春。信盛守高遠城。織田世子信忠。使僧某諭曰。武田氏亡在

近古史談　卷之一　十四

旦夕矣。宜致城而去。信盛怒。捉僧批其兩耳。并劓鼻放還之。於是世子信忠率諸軍。進傅城。攻擊甚急。殺傷無筭。信盛擁殘兵。僅保牙城。小山田備中。春日河内。渡邉金今。福安。諏訪莊原隼人等十八人。逆戰于大廳。縱橫交擊。殺光散火。世子信忠貿盔欄。保侶衣曰。俗作母衣。按三代實錄。小野春風奏。甲胄雖薄。以保侶。請縫造調備保侶衣千領。以備不虞。則作保侶衣為是。倚屏外桐樹。指揮士卒。有一女將。年三十餘。著紅縚甲。提眉尖刀。呼曰。身是諏訪莊之妻。可來與戰矣。斃七八人。刺喉以死。我將

武藏守森長可。登屋發板。放銃其中。彈丸雨下。信盛度不脫。據床屠腹。抽腸投之襖槅而死。時年十九。城乃陷。後信盛投腸之處。血痕久之不滅。而世子信忠所倚桐樹。縱横尚存刀跡云。

寧靜子曰。滅武田氏世子信忠之功居多焉。而五郎信盛之守城不屈。苦戰死節。比之阿兄爲敵所逼。饑困以死。豈不赫赫然有餘烈乎。

稻葉一徹

稻葉伊豫守一徹。既服從織田氏。而信長意未釋

然也。乃設茗讌。延之茶室。竊使其臣三人。託伴接以圖之。一徹從容入室。朗誦壁間所掛詩曰。雲横秦嶺家安在。雪擁藍關馬不前。三人就問其義。一徹一一分解。并說其典甚詳。信長隔壁傾聽。忽然走出。謂一徹曰。我初謂汝一武勇男子也。今乃知其有文學如此。猜疑之心頓消矣。一徹頓首而謝。於是命三人。各取匕首於懷以示之。一徹亦袖裏出一刀。笑謂三人曰。今日之事。僕亦期不徒死耳。

寧靜子曰。嗚呼一徹氏。在刀俎魚肉之際。而能從容以免乎萬死者。以其善解文字。演說古人之詩耳。信乎有武備者。必不可無文事也。

烈奴

稻葉氏之奴。有忤旨抵罪者。臨刑。輾轉號泣而不已。吏問汝畏死乎。奴忿恚曰。咄。吾豈畏死者哉。吾唯恨不伸一臂於君前。以雪寃耳。一徹聞之。遽令曰。急解縛。奴苟以爲寃。我將甘受其報焉。吏乃縱遣之。居數年。一徹病死。既葬。奴走詣其墓。復泣曰。奴久欲遂宿志。而屢失其機。遷延至此。今則已

矣。吾今日而不死。君必以奴爲畏死苟生者。奴爲天下恥之。遂屠腹其旁。出腸以死。

寧靜子曰。烈哉稻葉氏之奴也。假令其出于士流。則世必以爲田横之客豫讓之流也。嗚乎戰國猖獗不屈之民。寧可以太平游惰之情測之哉。

山内一豐妻

山内猪右衛門一豐。始筮仕織田氏也。適有東國人來販名馬者。安土諸將士。皆驚其神駿。然爲價高之故。不能購也。販者將牽馬徒還。一豐見之。不

勝流涎歸家。獨自嘆曰。痛哉貧也。我當事君之初。獲此名馬。以見主公者。不唯一豐一人之榮。抑亦織田氏之榮矣。其妻聞之。就問價。曰黄金十兩矣。妻曰。夫君必欲獲之。妾能辦焉。乃取金於鏡匳致之一豐前。一豐且喜且恨曰。比來窮困之極。或恐及卿顛覆。而卿絶不言有金。何卿之忍耶。妻曰。夫君言亦有理。顧昔者妾之來嫁也。妾父自納之鏡底。戒曰。汝勿以夫家貧故費此金。必也有關夫君一大事。然後用之。妾聞近日京師有簡馬之挙。今夫君而獲此馬。是一世之榮。而所謂大事無乃此耶。是以敢爾。一豐泣而謝曰。卿之恵也。嶽翁之恩也。遂購其馬。無幾簡馬之期至矣。一豐乃騎而入京。風骨峻爽。奮鬣一嘶。信長望見大驚曰。猪右何所獲此乘乎。一豐具告其故。信長歎曰。我家多士。而不能購一馬。洵爲上國之耻。汝落魄歸於我。乃能爲此非常之挙。以一洒我耻。武夫用心。不當如此耶。一豐釋褐五百石。於是增爲千石。遂以見任用。

寧靜子曰。後來石賊之反。夫人齋藤氏。發書爲笠紏。馳使告一豐。一豐得之。不解而獻焉。異日獲九四萬石之大封。職此之由。山内氏何外家之福之多耶。

厨人坪内

三好氏之亡。厨人坪内某囚於織田氏。菅谷九市原五爲説信長曰。渠不唯善調理。七五三宴饗之式。皆能諳之。宥以爲厨宰可矣。信長曰。且使渠調朝食。吾將試其佳否以決之。於是進膳。用三好氏法。信長一喫投箸曰。此水臭物。何足以供吾口。坪内曰。請復之。彊而後可。翌日進膳。極其醇醲。信長毎品咜食曰。佳味佳味。天下之良工也。即日赦而禄之。坪内退語人曰。昨所進。係第一等調和。君以爲淡泊無味。今日所進。特第三等品味耳。而反以爲適口也。顧三好氏五世歴仕幕朝。助天下和羹。故調理獨要第一等風味。而公則不然。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信哉。

寧靜子曰。坪厨宰有揚舊君抑新主之意。以此仕

猜忌無比。吉法師殆乎哉。

善射者某

織田氏臣有善射者。信長聞之。欲試其伎倆。爲設演射場。卜日往觀之。餘士皆多中。某終日而射。率不能中也。信長不懌。帰而嘆曰。所見不稱所聞。人言果不足信耳。其後國內土豪蜂起。勢頗猖獗。信長自將討之。衆逡巡不進。當是時。某直進立信長馬前。引滿當敵。縱橫放射。率無虛箭。寇爲之卻走。信長於是歎曰。有是哉。渠之藏技也。嚮之不中

者。非不能中也。欲養餘力。以竢異日之功耳。諺云。良鷹藏爪。猶信。厚賜物以賞之。

野靜子曰。同一弓箭之士也。戰國之人。與泰平之士。趣向之異。何其甚也。今日紈袴之子。射大的於數十步之外。以冒區區賞賜者。使其當變動不測之敵。果能不惶惑失度耶。然則如織田公士。洵百世士人之標準也。

右府察微

信長嘗自剪十指甲。使侍臣收其剪餘。侍臣搜索左右久而不去。信長問。汝何故不退。答曰。剪餘既得九。而未見其一。信長爲起拂兩袖。則爪墮者一。信長大賞之曰。人之用心。當如此緻密。又嘗召侍臣至則曰。事既辨矣。無復用也。侍臣徒爾而退。少選復召一人。亦如此。最後一人。應召而往。伺候良久。亦復不命事。侍臣將退。顧拾席間所遺塵埃以出。信長俄呼止之曰。坐。吾語汝。凡進退必有機。見機而動。是爲軍之善謀。汝如今之退。可謂能知兵機者。

野靜子曰。右府公以忌克之資。察人於細微之末者如此。織田之門。無懈惰不警之士。蓋以此也已。

森蘭丸

信長近臣。有森蘭丸者。謹信而聰慧。右府甚愛寵之。嘗欲驗其才。命闔前堂紙障。蘭丸諾而往。則障闔矣。乃緩開而緊闔之。然後反命。信長曰。障果開矣乎。曰。闔矣。然則其戛然有聲者。何也。蘭丸跪對曰。君命臣闔紙障。若視其既闔。而徒然帰。則君之命廢矣。臣恐諸臣之或不敬君也。故謹開而闔之。

矣。又嘗奉信長刀在側。刀鞘黒漆。有款紋數十條。蘭丸潛料記其數。信長覘知之。而不言也。居數日。集左右近臣。撫其刀謂之曰。有能暗射鞘上款數者。乃與此刀。衆爭射之。不能中也。蘭丸獨默不言。信長問。汝何故不射之。蘭丸謹對曰。臣嘗料記其數矣。今知爲不知者而中之。是賣主公以貪其賜也。臣心所深耻。是以不敢。信長嘉其誠慤不欺。賜以其刀。後蘭丸察明智光秀有異志。竊謂信長曰。臣視光秀方食失匕箸。是其志猶在小。必將舉大

事也。不及今誅之。後悔莫及。信長以爲讒而不能用。無幾果有本能寺之變。

寧靜子曰。以右府之猜忌。而不嫉蘭丸之聰慧。亦以其有誠信足感人者耳。抑不疑他事。而疑其有讒光秀則右府之祿盡也。嗚乎暴狠。而自遇其噬。右府之不令終。將誰咎乎。

光秀友形

明智光秀。治丹之龜山也。新築一城於山北。號曰周山。蓋以自擬周武也。羽柴秀吉性黠而言傲。光秀則謹愿而多遜辭。秀吉謂光秀曰。人云。汝夜藏周山。將以謀叛信長乎。光秀冷笑曰。公幸勿費無用之辯。天正十年五月。光秀詣愛宕山祠。遂會于西坊。爲連歌。歌人紹巴至。則率爾問曰。本能寺濠深幾尺矣。紹巴愕曰。君不畏天耶。何爲講此不順之與。於是光秀友形始顯然云。

寧靜子曰。英雄之在亂世。其有逆節殊行。勢也。不必一一苛論焉。特其不忠不孝之罪。人欲容之。而天未嘗少假也。不見逐父簒國信玄乎。不免於微

卒之暗砲。不見弑君簒位光秀乎。不免於賤民之竹槍。夫暗砲之戮。竹槍之誅。果然天網疏而不漏。而況光秀之罪。又兼負殺母大不孝者乎。

附記

本能寺之變。右府穿白衣。執十字槍與賊。吉田作兵衛等鬭於庭中。不利。遂走入。作兵衛追之。時夫未明。燭光耿耿。見右府影於紙障上。以長槍擬之。中其右腹。傷甚。右府乃入寢。縱火自殺。後作兵衛變姓名。曰天野源右衛門。有恠瘍宿其頸。又之罕

瘥遂生胬肉源憤恚以琴絃緊禁肉端繫之竹椽
張脚抽之無幾又生復亦如此源愈憤竟引刀自
刎而死又有川上某者光秀小臣也本能寺之戰
執角弓射右府於堂上中之其第六日喪心而死
時譫語曰鵰來刺頷痛甚痛甚嗚乎是皆天網之
所不漏者歟

百姓作右衛門

光秀之敗於山崎也与左右數騎潰圍北出夜過
小栗棲土兵競起逐之有作右衛門者自藪中以

竹鎗鏦其一騎洞肋而死則光秀也遠近相傳作
右獲賊魁矣嘖嘖嗟賞作右稍有得色謂鄉曲之
勇莫出我右者每四隣有暴客先往捕之或格殺
之一鄉頼以安焉作右死其子喜兵衛亦慕父風
久負俠名時有白狼出害人每日暮闔村鎖戶少
年相聚謀除之而議未決喜兵時六十餘獨奮曰
殺一狼何議之有會寒雨夜黑喜兵乃着短簑腰
利鎌直往村口無人處偃臥如死人以待焉少頃
白狼果至彷徨其旁三躍不動則飛噬其喉喜兵
快手剪頭墜地因起接合身首十字樣縛之淋漓
跛血以歸諸少年皆驚以為神喜兵笑曰老夫太
勞矣請買酒以酬我其自負如此

野静子曰弑逆之賊人人得而誅之光秀之死二
農夫手天也而其子喜兵殺白狼以除民害亦安
知非天意誅豺狼心於冥冥耶要之作右喜兵皆
可謂農夫中奇男子矣

近古史談卷之一終

近古史談卷之二

書篇第二

東奥　大槻清崇　著

挈鞋奴

尾州愛智郡有中邨里。里分上中下為三村。日吉者。其中中邨之人也。天文五年正月朔日出時生。故名曰吉。年甫十六。齎其父所遺永樂錢若干匹。以出郷里。多買蠶線針。於清洲而来津島之市。以其針易糧食与草鞋。遂往濱松。遇久能城守松下嘉兵於途。嘉兵異其狀貌。使人問其郷貫。日吉具答以實。嘉兵乃携以帰。為換其服。并以袴與之。初雜處之奴隸中。既而擢為内豎。付之衣服器玩。掌其出納。日吉機慧而敏捷。凡所使令。無不如意。嘉兵甚愛用之。而儕輩之舊者皆嫉之。竊匿其主之器玩。以誣日吉。如此者數矣。嘉兵知其無罪也。憫之。為與永樂錢三十匹。以遣帰。日吉於是資其錢以往清洲。夤緣其郷人仕織田氏者某。為挈鞋奴。無幾為小人頭。改名藤吉。時年十八。

罪靜子曰。小瀬甫庵太閤記云。嘉兵付金五兩於藤吉。往尾張以買桶皮鎧。藤吉攘其金於途。資以仕織田氏。今閱松下環翠氏所記。與此大有異同。不知孰為實録。姑書以備考據。雖然。區區小節。何足為蓋世英雄輕重哉。

設姓曰木下

日吉之幼。習字於横笛山光明寺。寺之對門。有三嶋神祠。祠前大榎樹。枝葉繁盛。偃蹇蔽數十步。日吉素倜儻有大志。不屑學文字。每賺師僧來游戲此樹之下。及後仕織田氏列士班。自設姓曰木下。實本此樹。示不忘也。光明寺到今傳其説。

罪靜子曰。明史有云。日本故有王。其下稱關白者。最尊顯。時山城州渠信長。為此職。偶出獵。遇一人臥樹下。驚起衝突。執而詰之。自言為平秀吉。矯捷有口辯。信長見而悦之。令牧馬。名曰木下人。是傳會之最可笑者。但余久疑秀吉自作姓曰木下。必有所由。及得此説。意始釋然。因附記於此。

歌人幽古

織田右府之遇弑也筑前守秀吉既與毛利氏和兼程東上討逆賊光秀逗姫路者一日尽收金銀以為軍資署分既定是夕浴罷呼堀久太語之曰此城無用守備也吾將一擲賭天下子以為何如久太曰然以僕觀之潮候正好勢不可不揚帆有善和歌者幽古進曰譬之芳山花盛開安得不一往而觀之黑田孝高自旁贊之曰縱欲觀花時不至則不能矣今也風縱雨斜自橋招人時乎時乎宜以此役為觀花之始耳

寧静子曰復讎之挙以順伐逆天人所共與誰能禦之今觀三人之言當時光景千載可想其一戰奮揚勃然以興者何足怪哉

賤嶽之役

賤嶽之戰中川清秀敗死諸砦皆懼結束欲退神子田半左大声呼曰明旦羽柴氏大軍至矣諸君努力諸砦聞之復皆固守備當是時黑田孝高亦守一砦知其不可支自決死召栗山四郎諭之曰汝護阿吉而逃勿使黑田氏無後其功百倍于共死四郎勉强從之阿吉長政小字也途問曰率我將何之四郎泣告實驚曰大人每戒兒云武夫之子有進勿退今而逃是負平生戒也策馬北馳是夜秀吉果至砦遂得不陷是係長政十歲時之事

寧静子曰如水氏之智而一時不如神子田先見天也抑阿吉之以十歲決進退亦可以卜前程矣

羽柴氏神速

越將佐間盛政既得中川清秀首傲然以為無敵已者當此之時筑前守秀吉在大垣聞柳瀬敗聞

抵書曰我得大捷矣單騎北馳步騎數千及於中途日暮達賤嶽址距盛政砦二里而陳盛政馳人致書曰何來之速請待天明一決戰耳秀吉答書曰言當自我發乃為公所先耶明旦快戰之事謹領命矣使者既去秀吉冷笑曰異域張子房吾不之知方今在我 日東誰復有以智先我者乎命設炬火於山野數里照映煌煌如白晝越人夜襲之計遂沮明旦与盛政大戰於嶽南乃有七槍之捷

寧靜子曰。盛政剛愎自用。適足以喪師誤國矣。而羽柴氏之決勝千里。炳若觀火。然則不知孫子所云者。乃其所以自知也歟。

石田三成

豐公嘗放鷹於野。渴甚。投一僧寺。乞茶太急。有行童進一大椀茶。微温盛到七八分。公一喫称快。更進一椀。少熱不滿半椀。公徐喫了。又要一椀。於是代以小椀。太熱不可遽吸。公愛其才敏。請之住持僧。攜歸以為小臣。漸受寵之後。竟列為五奉

行。治部少輔石田三成是也。

寧靜子曰。石豎子一生所為。不過乎此技倆。所謂小人可小知。而不可大受者。豐公乃擢用之。竟誤國家大計也。噫知人之難。雖公之智。且有不免歟。

附記

一歲暴風雨。淀水大溢。堤防善崩。奉行三成急發京橋口米庫。出數十百囊。命土民各運。以塞其壞處。既而雨止水退。三成下令曰。速造土豚。以代米囊。則聽汝等所取。民爭趨之。不日隄成。而堅實倍乎前。三成之敏慧投機。率此類。

嶋左近

石田三成封於水口也。豐公問曰。汝得人焉乎。曰得一人焉。曰嶋左近。公曰孤亦聞其驍名矣。是豈以薄祿征汝小家者乎。三成曰。臣封四萬石矣。今割其半以与之。是以能留耳。公歎曰。君臣同祿古所未聞。汝而能為此偉挙。渠亦感激報之也必矣。乃召左近。賜外套一領以勉之。

寧靜子曰。近世候國之臣。有分二百石之半。養流

落帰化之士者。世傳以為美談。况以一城之主。待其臣之薄如此。則天下之士。孰不願仕其家哉。後人不以其人。廢其事。可也。雖然。三成此舉。所謂不可無一。不可有二者。

小田原之役

天正十八年三月朔。關白豐公。自將步騎十七萬。東征北條氏。前隊諸將先發在駿河。內府信雄軍於三枚橋。　東照公軍於長窪。二十六日。關白率諸軍至駿河。內府　照公。與諸將士。迎之浮嶋原。

關白被緋甲。戴唐冠。帶金裝太刀二口。執彤弓。騎金甲馬而來。扈從士皆異樣戎裝。鮮麗奪目。而茶筅背旗。蟠曳裝束。尤奇異可駭云。既而關白過二公前。瞥然下馬。撫刀揖二公曰。聞卿等異志。有一角鬪耳。疾起決雌雄。信雄赧然無言。慚汗浹背。照公則徐進。颺言於衆曰。當出師之初。先擬一刀於此。實是行之大慶。敬賀敬賀。諸將士同聲拜賀。關白乃趨乘而上。揚揚擧鞭以馳。衆莫弗感歎照公勇智。

寧靜子曰。豐公在千兵萬馬之中。能籠罩群雄。如此。而內府之怯懦。服公之沈勇。隱相默度。早已籌定於胸中矣。他日八國之封。遠地之謫。蓋皆決於此焉。想見當時公目中既無關左。而視北條氏不啻孤豚也。

又曰。豐公之滅北條氏。張宴於石垣山。以勞諸將士。要信雄舞古謠一曲。信雄恚其侮己。故作不祥舞以應之。豐公大怒。遂奪其封。放之那須野。是可以見其庸材矣。雖然。後之奉暴主者。亦不可不以信雄爲懲戒也。

附記

有兩騎將負巨背旗。佩大保衣。過陣營之前。豐公望見異之。使行人問其名。使者馳呼曰。主將之命也。各通姓名。二騎不答。使者反命。公曰。汝不下馬而問。失軍禮。其不答宜矣。更遣他行人。二騎乃下。對曰。小早川臣。河田八助。楢崎十兵。後征韓之役。從隆景。與明兵戰。河田背旗。楢崎保衣。並以雄偉非常。耀名於異域。

花房職之

關白圍小田原五閱月。未能降也。偶有客過軍營者。時燕樂方作。鼓笛嘔啞之聲。喧于耳。客大聲罵曰。何物愚將。作此大怯支。今也勁敵在前。不知所以攻之之策。而惟燕樂是耽。非愚將而何。衛士呵曰。汝何爲者。醉而顛耶。抑喪心耶。客怫然作色曰。身是浮田氏客。花房助兵衛職之也。不敢顛矣。又不喪心矣。抑大將在軍。以游惰娛樂爲大戒。而今沈溺如此。醉顛喪心。大將自道耳。直唾其門而去。

衛士忿恚。訴之奉行長束大藏。時樂局已畢。諸部伶人以次退散。大小諸侯與觀者。亦皆將辭歸。大藏投間入白。豐公聞之也怒甚。遽呼曰。秀家安在。於秀家倉皇入謁。則盛氣勵聲曰。汝客花房自敢嫚罵我。夫匹夫議　天子。関白者。其罪當大不敬。汝速歸。處之磔刑。否則汝罪亦不赦。秀家恐惶拜命而出。行既數百步。公使人呼返曰。花房言雖可憎。既非面刺。唯刎其首可也。秀家將退。則復止之曰。渠是汝客。非汝臣。宜待以士道。賜之自盡。既而沈

吟數四。終謂秀家曰。卿且少進。孤熟思花房言。亦大有理。顧孤之為此。未必為娛樂。其實欲使敵倦於防禦。而速其納降耳。雖然。從征諸將。皆畏訕。感不敢出一語。渠乃匹夫而言之。膽略可想矣。昔青砥藤綱微時。牽牛過鎌倉之府。時最明寺時賴盛行千僧供養會。藤綱笑曰。鎌倉氏為事。不中牛糞耳。府吏聞而詰之。乃曰。方今飢餓之民。未蒙恩恤之典。而徒施諸乞丐之徒。夫牛糞於圃。尚可以滋菜蔬矣。今糞於木。消滴無益於物。所以比也。時賴感其言。即日擢為奉行。于今傳為美談。今花房言雖失過激。而孤之明。獨不若最明寺可乎。卿其疾歸。奉花房為軍師。永留之幕下可也。秀家歸如其言。後果有小田原之捷。

寧靜子曰。豐公為人。躁急粗率。而天性靈慧。故其處事。先迷而後覺者。往往如此。譬之雷霆之轟擊厲迅疾。天地唯恐崩。而雨霽雲開。碧落一洗。未嘗不灑然也。嗚呼。是其所以能駕馭群雄。而速得天下也歟。

豐公天

関白征北條氏。別使九鬼嘉隆。率舟師。以護南海。此際危礁乱峙。水路險惟。每逢東風之烈。波濤驚激。勢卷雪山。無復可列舸艦也。當公之圍小田原城。天氣清明。海波恬平。絕無陽侯之患者。五旬有餘日矣。爾後海濱之人。遇連日晴。謂之豐公天。

寧靜子曰。中葉以還。乾綱解紐。皇威下移。六師之討。絕響久矣。獨豐公此行。入朝陛辭。　天子詔賜節刀。是所謂奉王命討不庭者。洵足為　天朝吐

氣矣。其五十餘日。天晴海穏者。殆亦天心之所以助皇威也歟。

勇婢

處士孫助家。有一老婢。蓋小田原之亡。掠來供使役者。然未詳其為誰氏女。宅外有竹林。林中一厠。毎暮夜有怪駭人。人莫敢往焉。獨婢往。未嘗見怪也。一夕更深而往。暗中忽現一雛僧。視婢佇立冷笑。婢一喝。捕之而入宅。點火視之。則一大老狸矣。婢罵曰。汝毛族。敢魅萬物之靈乎。搏殺之。一家驚

歎。孫助曰。我嘗意渠将種也。今得其實矣。追詰其姓氏。則北條氏将鈴木大學之妹云。

寧静子曰。觀一婢所為。亦知北條氏養士有素矣。夫豐公以天下之兵。合圍半歳。僅能滅之者。良有以也。

豐公賜首鎧忠勝

關白既滅小田原。引兵而東。将征奥州。次宇都宮。時本多忠勝伐士寇在総之廳南。公差人致之行營。一日大會列侯諸将。出首鎧一領。示於衆曰。是為佐藤四郎忠信之鎧。誰居今日可比忠信忠勇者。苟其有之。孤将挙以與之。衆莫敢應者。公因颺言曰。服此鎧而無愧色者。唯徳川氏臣本多中書為然。記昔長湫之役。失我褊将三人。孤憤怨之極。聞敗即發。步騎三萬。颷撃而馳。時中書在敵營。聞之。率手兵五百赴援。与我軍相距數百歩。並隊而馳。每兩軍相摩。輙發銃挑戰。我軍不敢動。行里餘。有一騎。蒙鹿角冑。下鞍飲馬於河。問渠為誰。稲葉伊豫曰。本多平八也。孤不覚涙簌簌下曰。壯哉吾

以我三萬撃渠五百。猶石壓卵。粉虀不回踵。渠則從容飲馬。以示餘暇。何其壯也。但我殺之。亦無補於勝敗之數。不若且縦之。以成渠勇矣。故不顧而馳。今日求之古人。非藤忠信莫可以比。遂以賜忠勝。是夜公竊召忠勝。自點茶而侑之。曰子勇誠無双矣。雖然夸揚之衆。以成海内之名者。孤力亦為多矣。因徐問曰。未知與徳川氏。其恩之輕重大小何如。忠勝伏而不答。強之則曰。殿下之恩。江海無量。但臣為徳川累世臣屬。君恩之大。非可以輕

重較也。公聞之。不懌而罷。
寗靜子曰。豐公之不擊忠勝。猶曹瞞之不追關羽。英雄襟度之豁。可想耳。抑二公賣恩外臣。以結其歡心者。皆欲收以為已用也。而忠勝之不從豐公。亦猶關羽之不從曹瞞也。忠勇義烈之士。寧有可以區區賞賜羅致乎。

利休訪蒲生氏

蒲生氏鄉伏病。茶博利休往問之。氏鄉示其所自詠曰。限有盤吹彌登花波散物遠心短幾春乃山風。譯曰。山花自落。豈無期。何事春風不待時。蓋言見毒也。利休泫然流涕曰。嗚乎惜哉。失無雙國士矣。遂賡歌答之曰。降登見盤積奴先爾掃邉加志雪爾者折奴青柳乃絲。譯曰。及其未積須相掃。青柳元無折雪枝。蓋惜剛勇而不能防害也。氏鄉卒之後。書史福田某啓硯函視之。有遺書云。願移封於朝鮮。蓋知為太閤所疑也。因嘆曰。使主公在世三年。必得其所願。豈不惜乎。
寗靜子曰。豐公之疑蒲生氏。讒人煽之也。公封蒲

生氏。食百萬石。氏鄉來謁。卒然謂曰。聞卿善手跡。幸為孤寫謠曲一本。其籠絡英雄。既已如此。則鴆毒下策。未必太閤之意也。嗚乎讒人之亂。誠可嫉而可憎。

附記

氏鄉既受會津之封。退而倚柱以泣。山崎某就問曰。得無感大封之辱乎。氏鄉低語曰。否否。使我受封中原。雖小國。足以圖霸矣。今乃棄於辺陲。無復能為已。是以泣。信斯言也。豐公之疑。亦非無謂。

上杉景勝

黃門上杉景勝。豪邁而膽太。其臨陣。前隊既交戰。矢丸雨下。呼聲震天地。而景勝身尚踞幕中。鼾聲如雷。其朝于京師。一行鹵簿。數十百人。寂不聞咳聲。唯覺人馬行聲肅肅然耳。嘗渡富士川。人多舡小。中流殆欲沈。景勝怒立舟頭。舉鞭一揮。衆皆躍入水。游而濟。舡乃得達岸。平素未曾見喜悅之色。家有所養胡孫。偶蒙景勝所脫巾帽。走升庭樹。向景勝點頭者三。景勝始莞然。左右侍御。見景勝笑顏

唯此一事云。

寧靜子曰。豐公之畏忌上杉氏。猶畏忌蒲生氏也。而能不逢毒者。以其善於石治部也。余嘗論當時英雄。謂智勇材能。可與氏郷伯仲者。特有景勝耳。其前後皆封會津。以為東奥鎮撫者。亦以此歟。

關白誅利休

關白在聚樂。嘗游南禪寺。路過黑谷。時方盛春。櫻花壓亂。偶有婦人從一僕行賞花者。乍聞前驅傳呼之聲。趨避之花陰。關白自輿中瞥見容姿艷麗。

光彩射人。就問誰氏女。其僕云。茶博利休女新寡而守孤棲者。關白聞之心動。欲載以歸。慇懃諭其意。辭曰。妾近喪良人。寡居煢煢。哀泣之餘。安能得奉箕箒。關白為之魄褫。芒芒然歸。遂强之其父利休。利休亦謂苟曲從關白意。世必云賣此女以獲竒利也。因固辭不從。關白未如之何。意殊怏怏。適有人告者云。利休自刻其像。置之大德寺山門之上。關白於是發怒曰。夫山門。天子入焉。諸公卿入焉。茶博何為者。敢置其軀 天子公卿之上。無禮甚矣。又聞其有私於茶具諸器也。益怒。音使人賜死。方此時。利休與其徒宗巖。點茶於一室。聞命下。不敢驚。儀畢徐起。分器什於所親。以為記念。然後從容自裁云。

寧靜子曰。利休一茶博耳。乃能耻依其女以博富貴。推此心也。何曾有私於區區器玩哉。後之奉其茶儀者。往往賈鬻欺人。其能無愧其師乎。

附記

利休學茶儀於左海人紹鷗。紹鷗斯道之盧陸也。

嘗欲試利休才。命掃除庭中。諾而往。則茶亭之前。帚痕如拭。不留纖塵。林樹蕭灑。青翠欲滴。利休躊躇無復下手處。竟入林中。試搖其一樹。則墜葉飜風。片片點地。殊覺添一段風趣。乃報曰。謹了命矣。紹鷗視之。感其竒才。尽傾秘訣而授焉。利休得宗匠名。始于此。

利休之靈

一夕關白從美人數輩。入于茶房。點燈而坐。自種炭於地爐。以為樂。既而房中忽現茶博利休之靈。

其狀烏帽黃道服。漸逼而坐爐邊。熟視其種炭。目光閃閃。呼吸生熖。衆姬皆悖欲走。公睨視一喝曰。汝何無礼。不脫帽而敢見我。則逡巡退倚于坐隅。公乃架茶鼎於爐中。徐起引衆姬。入便室。遂呼侍豎猪三一郎。戒之曰。利休之靈在彼。汝且往叱焉。三十郎諾而往。先牢鎖廡下戸牖。而後入房。彷徨索之。杳無形影。乃復命曰。靈既去矣。殿下勿以為意。此時三一郎。齡僅十五。容姿端麗。而辭氣從容。公大歎賞。賜以紫袍一領。

齋靜子曰。關白之誅利休。非其罪也。宜其氣冤結。以現此異靈也。抑公以叱咤風雲之勢。不能無悖心於一利休之靈。亦其秉彝之良不可已者矣。至其賴小豎子之力。以自安。則誠可笑之甚。

征韓之役

征韓之役。小早川隆景在開城府。使其臣曾根兵庫候起居於名護屋之營。太閤召見之。兵庫拜謝伏地曰。寡君隆景。使賤臣某敢請。今願得致生兵十萬於韓。則使其守韓之諸城。隆景乃與諸將士。卒現兵十三萬。進飲馬於鴨綠江。長驅破山海關。直攻入北京。以一覆其巢窟。是寡君之志也。太閤聞而壯之。顧謂　東照公及前田利家曰。卿等善記焉。孤縱不幸而即世。有關白秀次在。必將滅明國而後止。當此之時。吾魂化為一大鐵盾。乘風雲上天。以殲四百餘州髯奴於一壓之中。亦在吾度內耳。因憶古有死而為雷者。孤偶忘其名矣。施藥院秀成在側曰。即菅相國也。太閤曰。然。此小漢。不中吾睪丸一點垢。尚能死逞其志。而何有於乃公哉。滿座悚然。莫不驚其雄膽。

齋靜子曰。太閤征韓之役。世多議焉者。余則謂以蓋世之雄。立無事之朝。咄咄不堪髀肉之生。則外征耀兵。亦勢之所必至。特主將不得其人。加以暗地理。而公之齡亦從頹矣。假使其事在五六年前。而公自任親征之勞。則轉瞬滅韓。且暮渡江。明社之覆。未必不在覚羅氏之先也。故余嘗歷論宇内英雄。定為四傑。曰豐太閤。曰忽必烈。曰歷山王。曰那波烈翁。而秦皇漢武不與焉。猗與偉矣哉。

韓國多虎

韓國多虎。如藤氏營在山麓。一夜有虎來噬侍豎上月左膳。殺之。清正怒。天明從圍其山。有二大虎。獰猛排茅葦而進。清正負嵎。裝巨砲待之。虎益怒。張口人立。衆卒將銃之。清正叱曰。且視我殺爾。言未畢。轟雷一聲。丸飛入口中。虎仆又起。輾轉以死矣。黑田氏之營在全義館。破曉人聲騷然。長政謂是必敵來襲也。登樓觀之。有虎入廐食馬。批菅政利直起。抽刀逐之。虎咆哮來攫。政利躍斬其髀。虎轉身而逼。政利殆危。有一士奔擊虎胷。則後藤基次也。政利呼曰。獲矣。一擊裂其胷心。虎乃斃。長政不悅曰。汝等各為一面之將。不知愛其身。而與猛獸爭雄。吾所不取也。

野靜軒曰。暴虎馮河。聖人所戒。馮婦之攘臂。為士者笑之。然當時征韓諸將。鼓餘勇於百戰之後。而試鋒鋩於不可知之外域。是所謂入虎穴探虎子者。則暴山君。搏黃公。其常事耳。未可以不知命概而論之也。

界善左衛門

主計頭清正之入韓也。薩人梅北宮內者。時其亡。起兵侵肥後。肥後人多屬之。兵勢甚盛。佐敷留守。界善左衛門與西度其不可力爭。乃許納降。避城迎之。梅北欣然而入。於是善左謂梅北曰。臣仰君威靈。既為臣屬。豈復有他腸。願獻杯酒。以祝今日。乃招請梅北。盛設供張。及享。使美人行酒。梅北高踞上座。殊有得色。因先自酌。而後擧觴屬善左。善左起取殽侑之。善左察其無戒心。抽刀蹶起。捽梅北仆之坐。刺其喉以殺之。事起不意。在坐皆愕。皇遽起。爭欲刃善左。善左瞋目叱之曰。汝等喪心耶。我為國家誅逆賊。宜舍逆助順。則我公必宥脅從之罪。以賞討賊之功。否則天誅不旋踵矣。衆皆投刀羅拜。請從梅北者聞之皆遁。善左追擊殲之。餘黨悉平。善左原秩二百石。清正賞其功。十倍與二千石。

寉靜軒曰。此擧也。太閤亦驚愕。至遣淺野彈正討之。本多中書助之。然而善左衛門一人之力。能平之。奇男子也。特表出之。

悍卒

征韓再役。左京大夫淺野幸長。與明將高策戰彦陽。不利猶進不已。從士龜田某。固其轡。以刀鞘策馬。馬奔向蔚山。明兵追躡甚急。幸長麾下。或死或散。能從者國老淺野河内。及步卒橋本六郎耳。六郎善銃。執銃名小狐者。連發防敵。銃熱不可手。乃自溺以殺其熱。復返射。殪數十人。彦陽距蔚山僅二十里。皆途餒矣。六郎取摶餅三於腰。以其一奉幸長。一以自食。欲收其一於囊。河内自負乞之。六郎疾視曰。是僕之後食。足下身爲國老。而臨陣曾無腰糧之慮。何以能戰。今日之敗。未必不此之由也。河内怨恚甚。欲得六郎以甘心焉。請之幸長。幸長不許。六郎子孫。今尚仕在藝藩云。

寧靜子曰。堂堂大國之老。賴一步卒之力。以免乎萬死。又至乞其食。真可憫笑矣。曹劌所謂肉食者鄙。未能遠謀者。亂世猶然。況泰平之朝乎。

袖符之夢

太閤嘗從容語侍御臣曰。孤出尾州民間。芻蕘之役。素所熟知。文墨之事。則未嘗學之也。不圖今日爲 天子關白。得與月卿雲客。周旋於廟廊之上。何其幸也。雖然吾母之幼。入大内爲廚婢。時得一近 玉體。其夜夢百萬神符飛翔空際。自伊勢赴播磨。纍纍不絶。覺而有身。遂生我。後奉故右府公命。西征平播磨諸列。會公遇弑。反旆東上。一戰誅逆賊。然後 朝命屢下。終得躋在此位。由此觀之。人生榮達。非偶然也。

寧靜子曰。世傳太閤母夢日輪入懷而生日吉。余嘗疑焉。 天子象也。太閤雖位極人臣。既非 天子。安得成日輪之夢。近閲音博士松苗國史畧云。太閤嘗自言吾母夢日輪入懷而生。余蓋隱然明其爲 皇胤也。而當時不吐實者。憚 朝廷耳。據此說。日輪之夢。亦匪虚誕也。

太閤薨

太閤以慶長三年八月十八日午晌薨。壽六十三。葬於東山阿彌陀峰。初聚樂第之成。公偶詠國歌一首。自書之箋。使尼孝藏主函而藏之。誡曰。他日

有需則出之。後十二年。王此病篤。俄召尼孝命之曰。持昔所付國歌來。尼孝出而進之。公直援筆。記歲月日及諱於其後。欲并造花押半成而腕澁。乃擲筆明日而薨。蓋豫以擬絕命詞。臨薨出以遺後人也。其歌曰。露止置露止消奴留我身哉奈仁波乃事波夢乃世乃中。譯曰。露生露滅是吾躬。浪速榮華一夢中。此箋今尚傳在木下侯云。

寧靜子曰。嘗誦大風歌。而想見漢家隆興氣像。及讀秋風辭。則又哀樂盛衰之感係之矣。唯我豐太

閤歌。僅僅三十一字。而一生鴻業。以夸似嘲。而自吾得失。無復所恨之意。隱然見於辭表。嗚呼豪邁快豁。世復有如此大英雄耶。

太閤雜事

小牧之役。前軍既成陣。馳人伏水。請進馬。時豐公與茶博利休茗飮。聞報便起。直自後園出。褰衣撫臂曰。來來。其輕舉弄敵。每每如此。前田德善院嘗以爲言。公笑曰。勿用。方今天下英豪。誰復有尚乎我者耶。

船違伏水岸上。乍見倒立長竿掛肩衣其上者。公冷笑曰。何物黠奴。做箇惡戲。因顧左右曰。是比喩耳。汝等能解乎。皆曰不解。公乃曰。世變顛倒矣。無祿者在上也。蓋邦語無祿。言非其人也。既而捕吏拘主者以至。則曰。汝雖小黠可憎。亦足以警狐奢。但施之他人。必啓爭端。慎勿再焉。予金縱之。其大度如此。

公之東征。次宇都宮。召佐野天德寺。語戰國事。天德寺盛稱武田上杉勇武無比。公笑曰。使二兒在

乎。一人提長刀導前。一人揭朱傘擁後。亦足以壯吾儀衛矣。而今不在。是實孤之不幸。而二兒之幸耳。

移蒲生氏鄉。封於會津。食百萬石。氏鄉來謁。未及陳謝。公率然謂曰。聞卿善筆蹟。幸爲孤寫謠曲一本。自取筆硯以授之。終不及移封事。

書史在側。草檄文。偶忘醍醐醍字。公以指畫大字於地曰。大字當如此書。蓋以醍大邦讀相近也。其檄征韓諸將。往往用粘合紙。文亦有塗抹處。輒付

使者曰。持此徃矣。

置小墅於城之山里。使茶禿梅松守之。軒前新植松数株。既而生蕈。其實自外移之也。梅松采以献之聚樂第。公笑曰。吁孤之威靈能使蕈生於數月間耶。及其烈而屢獻。則又笑曰。止。止。使蕈多生。太不可。

公逢人輒曰。亦見吉野乎。每諸侯伯來謁。宴飲歎接。或圍棋。或點茶。或歌謡舞樂。各隨其所好。馨歡而罷。蓋皆所以捴攬人心也。要之豁達大度。殆所謂天授者非耶。

加藤嘉明

左馬助嘉明。沈勇而有識量。其待諸臣。恩威兼洽。嘗好聚舶載甆器。每明商至長崎。託而致之。家有青甆鍾子戔碟各十枚。嘉明最愛玩之。有佳客輒供之。一日侍臣某。誤墜之地。破其一枚。侍臣恐主怒。恐惶待罪。嘉明聞之。如有所思。乃召侍臣曰。汝勿患。我豈爲小過棄一士耶。因呼取其餘九枚。盡毀之曰。汝等勿謬以我爲謏憒之擧。吾有所大悔也。顧使此器永存。每後來供客。人必曰。某年某日某姓名破其一。是以唯九。此則以器玩之故。永遺一士罪名也。吾心所甚慊。是以如此。蓋自此絶意不復愛奇物。

寧静子曰。東坡云。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無失聲於破釜。非謂鄙吝之心。不覺發露耶。今也人破其所愛名器。而恬然不怒。更毀其餘。以滅破者之跡。寧有曠懷灑脱。如此之人耶。東坡又云。寓意於物。雖尤物不足以爲病。嘉明氏之愛甆器。其殆寓意之善者歟。

岡野左内

岡野左内。本上杉氏臣也。及景勝移封於米澤。去仕蒲生秀行。食一萬石。左内好貨殖。家資累巨萬。每月二三次。陳列大小判及他碎粒諸金於一室。身挽藉其中。以爲樂焉。人皆賤之。偶隣閭有鬭者。有人來告。左内不暇搢擋。直徃和解之。信宿而返。則黄白猶散在室中。衆始服其宏度。先是關原兵起。左内獻永樂錢一萬貫於景勝曰。非敢資軍需

也。聊以酬將士之勞。有馬奴藏黃金一枚。左内大
奇之曰。人之用心。當如此。賞之以十金。左内後稱
越後守。仕至忠郷時而死。其病革也。獻遺金三萬
両於忠郷。副以正宗刀一口。以三千金獻其弟忠
知曰。聊以報平昔之恩。其遺贈諸友者。自五金十
金以至百金。各有等差。而借約舊券。則并其櫃燒
之。

靜齋子曰。岡野之有武功於上杉氏。人皆知之。而
至積金事。則知者鮮矣。抑世之封殖自喜者。率皆

鄙吝纖嗇。不以一錢利人。而岡野之積而能散。利
國以及人。活運靈動。財於是乎有用矣。錄以戒夫
守錢奴。

附記

左内嘗與吾黃門公。相遇於逢隈川。舉刀相擊。馬
驚而逸。公追斫其背。戰袍毀裂。後左内命縫而繡
補其裂痕。每誇示人曰。是名將手迹也。

清正讀論語

肥後侯加藤清正。在大坂。語人曰。前田亞相。晩年
好學。手不釋卷。說太閤薨之年。招請余及浮田淺
野諸公。談及論語。因舉曾子可以託六尺之孤章。
示余等曰。在今日忘此語。不可謂之忠臣矣。余當
時聽之。不解其意。今而思之。洵有惕然足深省者。
惜亞相不在。無由論心耳。其航海歸肥後也。篤大
艦呼天地丸者而西。艤間日讀論語。以朱墨自句。
清正有所愛胡孫。游戲不離側。偶起之廁。胡孫闖
其亡。竊把朱筆。縱橫塗抹卷上。清正復坐視之。笑
曰。汝亦有志聖人之道乎。復研朱墨句而不輟。

靜齋子曰。昔侍老讀論語。未卒數章而投地。曰是
頭痛之書。其自斷之深亦知矣。清正則異乎此。既
以不可奪之節。輔翼六尺之孤。尚且兢兢而不已。遂
旅次亦不釋卷。則其所造詣。豈唯得一兩句喜者
哉。

飯田覺兵衛

加藤忠廣。清正子也。嘗語左右曰。我願爲多力人。
左右曰。何也。曰欲重襲厚甲。以免銃丸之害耳。飯
田覺兵衛。侯之舊將。而數從清正有功者。此時在

坐進而泣曰。主君何言之怯耶。夫先君之在世。破堅挫銳。大小數十戰。未嘗一受刀瘢。遂爲征韓先鋒。蹂躙八道。鬼上官之名。至今猶止兒啼。然而所著不過一單甲。抑爲主將者。苟能愛將校撫士卒。則三軍之從指揮。猶吾手足。然則三軍之甲。皆君之甲也。假令將叛卒離。君獨雖重百甲。亦無補於死。君何言之怯耶。遂號哭而退。獨自歎曰。噫加藤氏之亡。其不遠矣。居無何。忠廣果坐事國除。

寧靜子曰。當時所用。特鳥銃之小者耳。忠廣恐怖乃如此。設令在今日。覩日怒諸大礮。其股栗何如也。我聞西費耶設烈爾之奪落日橋。仰天數飛丸。約畧五六十矣。尚能得挺身其中。以進。天授英雄。銃亦不能中。而何厚甲之恃哉。

戶川肥後

浮田直家病篤。自知不起。召侍臣曰。寡人旦暮將入地。汝等能殉於我乎。皆曰。臣等受君洪恩。爲日久矣。今日下從何敢辭。直家喜而賜之酒。遂各書姓名於簡。遺命收之柩。戶川肥後後至。獨不肯曰。人各有能有不能。夫破堅挫銳。脫君於萬死之中。是臣之所能。若夫徒死以從君於冥途。臣之所不能。君必要殉死。宜莫若夫法華僧焉。何則僧揮麈一喝。引導死者。猶且使之得成佛。而況自殉以導君於冥冥之中。其登天堂受快樂必矣。且夫僧未嘗一犯矢石之難。而君之所以尊礼寵賜。十倍臣等。是雖以蒙恩之厚薄。且不可以不報也。如臣等。何敢能。直家爽然自悟曰。吾過矣。遂不復責殉死。

寧靜子曰。殉死之爲陋習。今古一揆。可勝浩歎哉。

世之稱忠臣義士者。不知翼遺孤以張大先君之業。而徒死以殉其所愛之君。與夫匹夫匹婦之爲諒者。相去幾何。而況可以君責之臣乎。肥後之言。雖過激也。要可以爲後人之鑒矣。

又曰。嘗聞一老人言云。殉死有義死伙死利死之辨。昔相馬氏臣有金澤忠兵衛者。及其主大膳大夫義胤歿。慨然自奮曰。我家累世忠烈。至先人備中。凡十一世。皆殉節於矢石之間。及我之身。獨受厚祿於治世。而無涓滴以報國也。今而不從君。何

面目見父祖地下。乃屠腹以死。是為義死。其儕輩聞之。亦有自奮而殉者。謂我豈可後於今某乎。是為俠死。若夫非甚有恩於其君。徒冒殉死之名。以爲子孫榮耀之計者。是爲利死耳。觀於此言。為士者。亦可以知所擇矣。

福尾勝兵衛

福尾勝兵衛者。因幡守淺野長治之臣也。方其主疾病。心期殉死。會禁殉之令出。勝兵衛不得已。而別立一案。及長治卒。柩車出。從而送之野。埋葬礼

畢。諸臣皆散。勝兵衛獨彷徨墓前不去。其家屢使人迎之。固執不動。則饋食供之。如此者連日。夜寺僧輩或勸就廡下。辭曰。僕心已從君黄泉。雨露之艱。固非所避也。當此之時。長治子長照嗣。後為式部少輔。知勝兵衛之志。竟不可奪也。為築廬於山間以居之。勝兵衛乃從之。嫩衣麤食。日掃墓門塵。以終其身。

寧靜子曰。福尾氏不以新令改其初心。乃延陵挂劍之心。而守墓不去。則端木廬塚上之志也。嗚呼一死之俠可及也。不死之義不可及也。

塙團右衛門

塙團右衛門直之。仕加藤嘉明。屢有戰功。遂為銃隊將。食祿千石。及關原之役。加藤氏怒其違軍令。遂罵曰。如汝終身不可當將帥之任者。直之深啣之。遂棄祿亡命。留詩於舍壁曰。野水江南遂不留。高飛天地一閑鷗。（如松山故曰江鷗）藤氏時鎖[illegible]之後游事數君。皆不得志。去投妙心寺。爲僧師大龍和尚。改名鐵牛。麻衣草屨。猶不脱一劍。從飯寺中。寺中人莫不

憐而敬焉。嘗與大龍赴一商家齋。請鐵牛後至。稲尚怒責之曰。與師會而後。何也。鐵牛不答。徐布座具拜跪曰。一鞭遲到且休怒。君看駑[illegible]不[illegible]鐵[illegible]和尚投麈尾感歎。

寧靜子曰。塙團戰國一武夫。而能悟禪機如此。真不可多得者矣。但團事。史多録焉者。率係武勇之蹟。余特録其異於衆者。以存奇士。

雲居和尚

雲居和尚。塙團右衛門之子也。德慧名望。高于一

時圜死於大坂之役。雲居索其遺骸厚葬之。遂治任赴奥州。蓋以有國主之聘也。取路東山。出青野原。有草賊七人。遮路來逼曰。奴輩苦饑寒。欲乞貲僧草鞋錢。雲居從容應之曰。不腆腰纏得微。公等窮幸矣。擧囊付之而行。盜等傾囊得七金。各分其一。猶尾而來。曰。欲并衣帶得之。雲居於是抛錫曰。甚哉公等之不悟也。夫千里裸就。雖緇徒不可爲。公等必欲得之。請并身命取之。端坐不動。盜等惻然感悟。相告謂吾輩久行剽掠。未見擧止整暇如此。是必高德之僧也。各返其金。羅拜道旁曰。願削髮爲弟子。幸恕前過。雲居乃起曰。公等苟如此。貧道亦不敢辭。遂相從至松島瑞岩寺。後皆修業各爲一庵住僧。

寗靜子曰。余聞之鄉人。雲居在瑞岩寺。每夜往御島石窟。坐禪焉。有一少年。欲驗其悟道。踞路旁松梢以待。雲居至。則手固攫其頭。雲居佇立不動。乃放之。後數日。其人問曰。師不見怪乎。雲居曰。無見也。但嘗暗中有物。攫吾頭。吾覺其手肉温暖。以爲

少年輩作戲耳。并觀此事。雲居之爲超悟僧。益可想也。

恠猴

藝之廣島。有福島但馬者。其正廳之廁。夜夜有恠出焉。人莫敢入之。一夕武藤坂井大橋眞木村上諸人來集。時塙團右衛門亦往。談論移刻。團起之廁。主人慮其有異。使侍童執燭從之。廁在大松樹之下。蔦蘿纏其上。忽有物下。簌簌有聲。陰風一綫。驀然墜屋上。團謂是所云恠者。屏息俟之。既而恠據屋端。俯矙廁中。面如赤夜叉。目光爛爛射人。團張眼叱之。恠轉身下。直自廁底手攀團之臂。團伸臂執之。恠則躍上屋。鬪之如前。於是團決起攫其腕。極力牽之。廁戶爲破。燭滅。恠在暗中。輾轉欲逸。向之侍童走來。掎其脚。團急抽腰刀刺之。廳中主客。聞其聲也。爭來燭之。團滿身被鮮血。淋漓朱殷。恠則儼然僵在地矣。迫視之。乃一大獼猴之極老者云。

寗靜子曰。世俗所謂恠云者。往往有形氣觸人。而

無見其物也。其實非無物。無有如[illegible]圖[illegible]人者[illegible]而獲之耳。夫猿狄狐狸諸妖獸之外。常州有所云者乎。因思昔者源三位所射怪獸。亦安知非是等之類耶。

敗天公

豐後岡城外數百歩有諸士塋域。每風雨夜晦有怪禽出。腷膊鼓羽。其聲如豹。士女相戒。莫敢過其所云。赤座七郎。岡藩砲隊長也。其妻村井氏弟伴[illegible]將武。時寄寓赤座氏。一夕自外帰。途過怪之

所。忽有物飛拂頭上。隨風淅瀝有聲。村井意欲生縛。衝暗徐進。從其聲以捕之。則敗天公之懸蘿而不墜者矣。村井乃解其懸持以帰。赤座氏連呼曰。起起。我獲怪物矣。赤座蹴衾起。則村井挽敝笠在手。笑曰。果如所聞。其腷膊者。此怪之觸蘿婆娑也。其聲如豹者。此怪之受風飛鳴也。相共拍掌。明日岡城人傳誦曰。怪既爲村井氏所捕矣。夜行無復所患。

寛靜子曰。世之妖云怪云者。率皆敗天公之類耳。

咄咄怪事。可以解盲俗之惑矣。

利常品諸將

加賀黄門利常。擇其臣通古事者四五輩。充侍御。謂之談臣。一夕論近古英雄。談臣問利常曰。豐太閤若何。曰天資無匹。繼曰右府若何。曰勇武絶倫。次問鎌信。曰卓越尋常。又次問信玄。掉頭曰。褊淺卑狹不足道耳。

寛靜子曰。此論實獲我心。録以爲此卷壓尾。

近古史談卷之二終

近古史談卷之三

東奥　大槻清崇　著

德篇第三上

伊田之役

岡崎公幼聰達，有雄才，而能將士，士皆感激樂為之用。天文二年十二月，勒兵萬人，西伐織田氏，進軍於森山。偶軍中馬逸，衆大騷。侍臣安倍弥七惶惑，拔刀弑公。植村新六自旁誅弥七。諸臣来集，相見愕然。新六謂衆曰：吾得天冥助手誅逆賊矣。絲

毫無所憾，唯有一死以殉君耳。皆曰：子欲死則死。吾輩斷不能從也。新六問其故，則曰：吾輩之死，誓不出卌日矣。顧織田氏聞我內變，大擧来侵必矣。當此時，吾輩不在，則誰為儲君以死捍禦者。於是新六亦不死，俱護喪歸岡崎。居數日，織田信秀果率精兵八千人来侵，軍于大樹寺。時內膳信安在上野城，稱病不出。士多叛歸織田氏。見兵僅八百人，皆分必死，號哭辭儲君而出，乃分為二隊，迎戰伊田。此間有二道，上道曠野，下道則田間一線路。

敵要我上道兵於野，前後擊之，一士不逃，皆力戰而死。新六則率一隊進自下道，先衆奮擊，敵皆郤走。遂向上道，乘其兵疲，決戰走之，斬首五百餘級。信秀僅以身遁。此戰也，以我八百破織田氏八千人，世謂之伊田之役。

寧靜子曰：我　德川氏累世養士如此，他日　照祖雲蒸龍變，以至雄霸天下，皆賴此輩子孫之力耳。嗟夫，所以戡定數百載大難，以開泰平無窮之基者，其豈一人一朝之故哉。

石川八左衛門

東照公嘗攻敵城，敵在櫓上，露臀罵公，極其醜惡。公大怒，使從士石川八左衛門射之，一箭殪之，輾轉以墜。公望見大笑。八左亦開口絶倒。敵忽射之，箭穿口中。八左輙顛。公履八左肩以拔其箭，鮮血流迸，滿身淋漓。乃使人扶而返營。八左含塩止血，將息一夜，翌日從軍如常。乃曰：齒舌不傷，並無害飲啖，但言語微苦艱澁耳。

寧靜子曰：當時所謂三河武士者，剛猛不畏死，人

人如此。而　公之雄武英畧。以駕馭之宜矣。其所向無敵。日辟國百里。

鈴木久三郎

三河之役。照公僅以數騎逃。敵兵追之甚急。鈴木久三郎曰。願賜君軍麾。則臣一人留死於敵。君宜以其間脫走。公曰。吾豈忍棄汝獨生乎。久三憤然曰。君亦何迂。直奪其麾。反騎赴敵。公得因以達岡崎城。遂入息。流涕曰。嗚呼惜夫失一佳士。少選有一騎返謁。則久三也。公且驚且喜曰。吾以汝為死。不知何以能脫歸。久三傲然曰。臣反擊連殪三騎。則敵不復追躡。鼠輩何足畏哉。言笑自若。衆莫不壯其勇。

寧靜子曰。是與夏目吉信代死三形原之事正相同。但彼死留其名。此生全其節。要之其為忠烈則一也。而　公之於久三。一哀一喜。君臣同體之情。亦可以此推也云。

土屋長吉

土呂鍼崎之乱。賊黨土屋長吉。不忍視　照公之危。憤然倒戈向賊。大聲呼曰。汝鈍賊。君恩之昭々易見。佛罰之冥々難知。寧墮焦熱獄死。不入畜生道生。言未畢。流丸中胸而死。然自此賊勢大挫。互相悔責。以至納降。

寧靜子曰。初僧徒之誑誘諸將士也。曰前死登天堂。卻生墜地獄。土屋氏亦一惑其說。而其改轍歸順也。忽反其說以呼醒賊徒。使其悔恨謝罪。則謂之功罪相掩可也。要之士大夫惑一時邪說。是醉於麴蘗而迷乎昏冥者耳。其本心未嘗有敵視君之意也。吾故曰。前輩竹山氏論參國不正刑典。為失賞罰之權者。正論也。抑非通論。

蜂谷半之丞

吉田今川氏所據之役。蜂谷半之丞貞次。細心期一番槍。聞其為人所先。不悅。乃付槍於從者。更提大刀而進。敵士河井太郎。以銃轄之。蜂谷揮大刀。截其銃。河井跪狙擊。丸洞蜂谷胸而死。從者馳反其母。母迎之門。問狀。從者曰。郎君戰死矣。母曰。死不待言。妾問其所以死之狀。曰。面敵而死。母喜曰。善。妾

聞之足矣。走入室伏地號哭。

安部孝子曰。蜂谷氏亦一陷賊中者。今之戰死。蓋以贖其罪也。而母氏之一喜一哭。戰國婦人情態。誠有足感動人者。

本多重次

本多作左衛門重次。為人粗豪太簡。其進言於君。不避廣衆。　照公愛重之。及擢為奉行。與高力天野等並職國政。諸臣竊謂。此一舉明公亦失鑒矣。作左豈為人上之器哉。既而政令簡明。府無滯事。

國內大治。輿人誦之曰。佛高力。鬼作佐。彼此無偏是天野。野左韻叶。邦俗謂夜叉為鬼。由來舊矣。　作左在家猶在官。凡事貴簡。不屑煩碎。嘗在外。贈書於妻曰。寄一筆。愼火。阿仙不可瘠。馬可肥。阿仙。其小女名也。

安部孝子曰。德川氏之興。外得剛武之士。以啓土疆。既如彼。內得賢能之吏。以固國本。又如此。大似類周家勃興之日也。文王之詩云。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　德川氏之士皆有之。嗚呼何其濟々也。

重次破釜

安部川磧。有一大釜。不知何人所造。蓋古供湯鑊之刑者。　照公命致之濱松。役夫數十人。搬運許邪而行。本多作左遇諸途。問是何物。役夫曰。烹人釜也。作左怒。就命推破其釜。頃刻盡碎。因謂其宰曰。疾往告主公。有志天下者。刑措是望。焉用此不仁之器。臣重次謹碎之。　公聞之。慚悔曰。吾過矣。召作左陳謝之。

安部孝子曰。公之致大釜。蓋別有所用也。作左不

察而碎之。亦出忠情之餘者。故　公直受為過以謝之耳。不然。　照公之仁。而豈有意酷刑者乎。

朝日千久

照公攻田中城。武田氏所據。數月未得志也。城中有西鄉伊豫者。屢出挑戰。驍勇無比。　公患之。一夜諸老兵。會于大滕菅沼氏。謀所以除之。侍臣朝日千久年十八。進曰。西鄉首。臣能取而致之。菅沼叱曰。汝少年何知。渠之剛勇。雖諸老輩。且不易圖者。汝乃妄言之。不遜甚。麾之去。千久退而獨語曰。且待

明日其夜深更竊取菅沼所愛手鎗以出。時天將明。　照公早在岡部陣。見酉鄕獨騎率數卒而來曰。敵復出矣。誰獲酉鄕首者。言未畢。自路旁竹林中。銃丸一發。射酉鄕肩。墮焉。有人轉騰而出。直進斬其頭。獻之公所。則輞日千介也。　公嘆賞曰。汝一少年。而為諸老輩所不為。可謂剛者矣。

寧靜子曰。狙擊人於暗中。戰國之通習。而有中有不中焉。要是大丈夫所不為也。古云。弋不射宿。夫宿鳥且不射。安有丈夫而射人不意以自快者乎。

長湫之役

長湫之役。成瀨小吉。年甫十七。獨騎馳入敵中。獲首一級而返。致之　照公馬前。　公壯之。且曰。麾下兵寡。汝且留在此。既而小吉見前隊辟易。復馳出。從者援轡止之曰。君功既成矣。乃送死於敵。無為已。小吉怒曰。顧小利失大義。武夫所恥。今日之戰。宜破敵陷陣。追亡逐北而後止。豈以一首級自足。當此時。距麾下可三十步。　公[illegible]止。前隊馬足亂矣。正是壯士死戰之秋。從者[illegible]放[illegible]紲。小吉直馳入敵。大呼勵我軍。我軍為之奮躍。鼓勇競進。軍遂大捷。是歲　公擢小吉。為根來團隊長。大賞其功曰。雖老將宿帥。不能過焉。蓋　公麾下。成童為將者。小吉一人云。

寧靜子曰。大坂前有簡馬之舉。關白豐公。自城樓觀之。有蹄驄馬繫赤[illegible]於鞍而來者。公問之左右。答曰。德川士成瀨小吉。其祿幾何。曰俸米二千苞。公歎曰壯士也。使渠改圖仕我者。五萬石不足與耳。他日　照公以告小吉。勸其出仕。小吉流涕曰。主公果以臣為貪祿而棄君者乎。臣唯有自殺以明吾心焉耳。是其人沈實如此。老將宿帥之言。洵不為過賞也。

濱松夜話

照公之在濱松城。一夕諸老臣侍焉。皆嘗從長湫之役者。　公從容語曰。爾時我以寡兵。破秀吉偏師二萬。獲其將森武藏池田勝入父子。戰既捷矣。余撿三人首。未暇他慮也。高木[illegible]藤四郎進

曰君亦不記猿面公之輕捷乎今何而起倉皇收軍入小幡砦則秀吉果電擊而馳日暮至龍泉寺下軍既散矣乃頓兵田間以待明早是夜使人伺其營報云敵露次山野軍無有統紀衆皆勸夜斫余不從深夜牽軍遂歸小牧矣當是時汝等諸人必以乃公為遲緩失兵機也因問曰汝等之勸夜戰豈謂秀吉首必可致乎諸老相目不言良久曰臣等未始慮及此特於戰則決其勝耳　公曰然縱殲其全軍使秀吉赤身走上國則於其為利乎

為不利乎晝間之戰斬其愛將三人於吾心猶以為過況多殺親臣以深其讎乎於是諸老臣皆服其遠筭

寧靜子曰用兵之道有勇無智則敗矣故古之名將皆善走如　照公豫知豐公之必走而先自走可謂能以智濟勇者矣

又曰兵貴神速一語豐公用之賤岳而大有驗用之長湫而不齊事故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豐公雖智而知彼則暗矣悲夫

鶴章繡衣

與関白和之年　照公在濵松一日烈風寒甚　公命左右致外套侍豎近藤縫進一繡被即関白所贈紅梅鶴章光彩奪目　公顰蹙曰焉用此華麗者哉吾昨不得已於豐家而一着之今豈可再着以破我家朴素之風乎更呼他短挂而服之

寧靜子曰豐公削平大乱之主故物々流豪奢　照祖開闢太平之君故事々入儉素亦勢之所必至雖然設使二公先後易世而出則天下之乱何

時定乎吁亦天矣

北條氏贈蜜柑

天正中江南人始輸香橙香橙俗呼做九年母者京人某得之献諸濵松　照公喜曰是珍果也分其半饋之北條氏相之君臣相謂曰遠參無蜜柑耶我當送山中奴婢千頭以駭遠人之目耳乃実蜜柑於大筐賃驛夫數十人致之濵松　公視之冷笑謂左右曰吾嚮贈江南橙數枚相人視以為尋常蜜柑耳夫氏直年少不解事宜矣宿将老臣

而作此兒戲。北條氏之業衰矣。

寧靜子曰。北條氏據有八州。稱五世之盛。然其實三世耳。氏政以下。蓋莫足道者。氏政嘗見黙刈麥而過者。指以問彼何物。左右曰刈麥也。曰然則盡炊以供座客。夫氏政不辨菽麥。既已如此。何怪乎氏直之認橙爲柑哉。

酒井金三郎

關東諺曰。千葉之原。原之酒井。蓋原者千葉氏之宰。而酒井者又其臣隸也。並以威權凌其主。故有

此語云。關白之滅小田原也。千葉氏亦從而亡。八州皆歸於我。當是時。千葉遺臣。往々有來入仕籍者。及 照公西上如伏水。原吉丸酒井金三等扈從焉。 公俄起出庭。吉丸捧刀。不及著履。徒跣從之。時天暑砌熱。金三走往。授之履。儕輩相詬曰。同僚雖親。豈堪爲執履之役。凛行之稠人中。何不知恥之甚。物論騷然。有司以訴。 公召金三詰之。金三答曰。吉丸。臣舊主之子。臣不忍視其炎天徒跣。故執履以授之耳。豈有他故。 公嘆曰。金三雖年少。不忘舊主之恩。其情可憐。其事洵足嘉尚也。因增祿若干。衆訟乃熄。

寧靜子曰。 照公之取人。多察諸天倫至情之際。而不置纖芥之嫌於其中。與夫劉文叔置赤心於人腹中。千載同其歸。呼是古今人主。所以不可及乎。

大旆次小山

石田之亂。 照公東征。在小山驛。時羽書旁午。敗問日至。曰伏水城陷。曰細川越中妻子燒死。曰賊

收東征諸將孥於城中。 公每聞蹙眉。嚬々不樂者累日。左右或欲慰之。而不能也。適宇都宮團伴入謁焉。其狀佩七種兵器於背後。朱巾纏額。手撫反身長刀。大聲呼曰。武藏坊辨慶敢候起居。 公望見大笑。團伴直進。抽刀西向。作斬首者之狀曰。反賊三成伏誅。快甚快甚。曲踊三百而出。近臣皆喜云。頃來主公氣色。未覩如今日之佳者。

寧靜子曰。宇都宮關東一名族。團伴本赳々武夫。非滑稽之流也。鄕 照公之在伏水邸。有流言。石

白治部將来襲。諸將士皆聚護焉。圍作獨謀決若
自上風縱火。則一炬蕩盡。無術防禦。不若且往其
来詐納降。因以斬其首。遂與本多正純謀。處分既
定。偶無事而止。由是觀之。圍作此戲。聊以表微衷。
不唯慰藉之計也。宜乎。 公之實信而誠喜也。

關原之役

照公之西征也。本多正信留在江戸。獨自憂曰。此
役也。西師之衆。加倍於我。而諸將帥又多更事者。
假令主公當之。吾未見其全捷也。遂召內藤正成

問之。正成笑曰。勿用過慮。吾保其必勝矣。僕自幼
侍公。知公之為人。每怯於耳。而勇於目。故聞變憂
苦。不啻處女也。而一出門。勇氣十倍。以至見大敵。
殆成夜叉之猛矣。況此行可衝突陷陣者有三焉。井
伊兵部也。福島左衛門也。并主公為三也。有此三
銳鋒。而縱横衝敵。無堅不破。雖有西師百萬之衆。
何足憂乎。既而關原之報至矣。果如正成之言。
壺静子曰。誰勸君王回馬首。真成一擲賭乾坤。昌
黎此句。殆如為此役設者。而 照公之勝筭。早已

定於東征之日。而返旆西討也。驅逐群雄。如摧朽使
猎。戰未半日。而敵衆奔竄。天下既歸於瓜掌矣。自
古勝敗之速。未聞如此役者也。顧本佐州之智而
不察乎此。何耶。豈其深於文法者。暗於兵機歟。若
夫內藤氏怯耳勇目之論。可以想見 公臨事而
懼之氣像耳。

平塚因幡

是役也。西將大谷刑部吉隆。病悪疾在輿。使平塚
因幡守為廣代指麾。為廣與東軍戰。知其不可敵。

送所獲首級於大谷曰。以為冥途土宜。請速為計。
勿使元首落於敵手。某亦從此訣矣。附以一首曰。
名乃為爾。棄留命波。惜加羅志。終爾留羅奴。浮世
登思邊鹽。譯曰。死而留名。死不足惜。素知人生之
不盈百。大谷泣謂使者曰。噫平塚有武有文。足以
壯冥途之行矣。乃作答歌。使姪祐玄書以付之曰。
契有盤。六乃巷爾。暫志待。後連先太津。事波有登
毛。譯曰。且待我六道之途。相逢唯有先後之殊。當
此之時。為廣戰疲。息於隴上。小川氏士樫井某揮

槍輅之爲頽蹶起呼曰。身是平塚因幡守。今我德
汝苦戰而倒。投所執十字槍曰。并以爲汝賽功授
首云。

寧靜子曰。在西軍諸將中。我獨有取大谷氏桓々
俠氣也。夫既知石賊之事萬不成。而反覆言之不
聽則曰。見其不成而棄之。不義也。是其俠氣與他
諸將受一時誑誘。迷亂助賊者。不同矣。而平塚爲
廣之苦戰授命。亦果感其俠氣也夫。

宥平塚越中

平塚越中者。因幡守之弟。幼有驍名。其退而在家。
照公百方招之。不肯曰。内府長温言。而吝賜予。我
不屑仕如此之人也。後遂仕石田三成。　公聞而
不能平。既而三成敗於關原。軍吏生縛越中以獻
焉。　公快之。且笑曰。汝向不我足。而受三成重聘。
以致有今日。其狀洵可觀矣。越中張目罵曰。咄。戰
敗爲虜。武夫之常耳。足下之幼。因於織田氏。縲絏
三年。醜態可想。是之不問。而何嘲人之爲。抑負故
太閤之遺剳。蔑視孤兒寡婦。以奪天下之權。如足
下所爲。乃丈夫所耻。我何苦仕此無道之主乎。欲
斫斫之。吾頭可斷。吾口不可塞。　公怒曰。如此無
狀漢。與其一擊爲快。不若留餘喘。以受人間苦楚。
乃解縛放之。本多正信聞之。心不悦。他日從容請
間曰。殿下何以不殺越中。　公曰。然。越中可惜者。
剛愎也。倨傲也。其勇其辨。皆可惜矣。渠縱無禮於
孤。留以爲子孫鷹犬之用。亦爲不失一士耳。正信
感歎曰。非臣等淺中所及。

寧靜子曰。江海之量。塵芥糞土。且在所容。誰復測

其深淵耶。而後來　台德公。宥呑舟漏網黨。並遣
焉。如漢高之赦季布。是何足言哉。

佃十成

慶長五年五月。左馬助加藤嘉明從　照公東征。
使其臣加藤内記佃次郎成名十留守豫之松前。既
而石田三成舉兵京畿。天下分爲東西。安藝毛利
氏首屬西軍。聘嘉明之不在。使其將村上曾根能
嶋宍戸等。率兵三千。入豫攻松前。先致書城中曰。
速致城去。不則一擊蹂躪耳。十成等詐答曰。請展

出妻子而後致城。敵信之。陣三津浦以待。當此時。毛利氏兵在大洲。使人約救援城中。大喜。賊獨奮曰。敵雖衆。以計擊之。何不勝之有。即不勝。有抗城以死耳。安有假人之力。以幸功名者乎。遂辭之。適有國民反應。以酒肉餽敵營者。賊聞之。陰募狡黠者數人。質其妻子。多予金而為反間曰。自加藤氏領此土。政苛民困。今大師來臨。百姓莫不悦之。且嘉明之東。盡從鋭卒。留者皆羸之餘耳。而佃次郎現病在蓐。一城無復鬬志。皆將遁去。敵兵聞

之。益弛其備。於是十成使士卒注白布於肩。以為標號。身獨書松字於背。以被之。令曰。斬敵勿取首。聞法螺便退。夜乗風雨發。間道潛兵。直襲毛利氏營。敵兵擾乱。十成提薙刀。奮撃斃敵三將。十成亦被重創而退。翌早。敵復来攻。加藤内記出拒之道後村。十成裹創而起曰。藝人擁大兵重来。則難可支。不若及今快戰。暴骨原野。與其瘡創以斃於蓐也。乃多造紙旗。驅城下民二百餘人。赴道後村。毛利氏兵望見。以為大援至。引兵遠去。遂自國早浦

艤船以歸安藝。是秋東軍大捷。天下平定。嘉明歸松前。欲賞十成功。而無首級可徵。偶有捕得生口。告曰。當夜親見書松字於背者。以薙刀斬村上等首。嘉明乃賜勲狀曰。不假他人。能全一城。義也。斬敵三將。不言其功。勇也。賞之以豐公所賜兜鎧一領。而給浮穴郡六千石。及加藤氏移封會津。乃加一萬石。

寧静子曰。庚子之乱。天下侯伯。各盡精鋭。以會中原。而國内皆空虚矣。假使東西兵結不解。曠日持

久。則四隣乗隙。根本動揺。留守之任。不亦重乎。乃如佃十成。以一孤城。受大國衆入。而不少屈。捍禦有策。一戰卻敵。求之當時。不可多得。可不謂偉丈夫耶。

雨降地固

関原乱平之後。照公謂諸侯伯曰。石田之乱。所謂雨降地固者。妖氛一消。天下自此清明矣。諸侯伯同辭奉賀。肥後侯清正獨謂。世之治乱。譬諸天之晴陰。青天白日。俄有起雲雨。故難測者。人心也。

未可以為安而不置慮也。公深以為然。

宜靜子曰。後十又五年。果有大坂之事。而前三年清正既沒矣。照公之以清正言為然者。亦或有察禍於未然歟。

避雷符

照公既老。在駿城。一夜天氣俄變。白雨飜盆。霹靂連聲。窓戶皆震。近臣或有股栗者。太公端坐。而喩之曰。凡災異之來。豫設防虞。率莫不可避。獨雷公之降。直射旁激。無有定處。不知何以避之。汝等且有說乎。皆曰。非臣等凡慮所及。太公曰。然則我授汝一副避雷符。如是之天。可散在各處。不可聚居一處。是之護持耳。夫一人死。而全家皆活。是得失之最易明者。而世俗不察。徃々聚首一室。謂相依可免。死殊不知雷適落其中。則一家粉虀。無復噍類。乃諉以為夙世之業。何不思之甚。自今以徃。汝等慎勿履其轍。

宜靜子曰。此論一出。變動不測之雷。亦有可避之路。仁人之言。其利博哉。

雛僧三條

太公與諸老臣話。問曰。汝等聞雛僧三條之話乎。皆曰。未也。昔有山衲。迎雛僧於里。晨夕以供使役。一日雛僧逃歸。泣訴其父曰。兒既出家。雖苦固其所甘。但師之遇我甚無狀。殆有不可堪者。其一。師每使余剃其頭。偶一誤刀見血。則鞭撻直下。其二。每晨起擂豉。師嗔研法不精。呵責無不至。其三。余每內逼而起。師冷眼送之曰。汝又復上厠乎。父聞而怒。走徃見山衲曰。賤兒久辱師恩。今有不得已之事。敢請受兒以歸。山衲察其辭色。徐叩以故。乃曰。兒告吾云々。山衲曰。是不可不辨。其剃頭則渠既圓其頂。雛髮之旁。不可委諸人。故我借吾頭。以為學刀之地。今則至自剃其頭矣。獨及剃余頭。故必誤刀。創痕縱橫。其擂豉則凡不問緇素家。擂豉必以研槌。渠獨以木杓。故隨研隨折。每晨不下二三折。其上厠則本寺新造一圊。獨以需縣吏來宿之用。渠利其近且淨。每便輙徃。禁之不止。言未畢。父拜謝伏地曰。小人不知師之厚誨如此。徒聽兒言

以疑之慚悔之極。無穴可入耳。是雖一場話說。然
自諸老奉行。以至監察諸有司。苟有治人之責者。
皆不可不留意於此。否則偏聽誤人。忠邪易地。不
為雛僧之父者幾希。汝等其牢記勿忘。
寧靜子曰。扳倉重宗之代父為京尹也。請教於勝
重。勝重舉此話以答之。則其說流傳已久矣。夫兩
造不具備五辭不可聽斷獄者。最不可無此慮也。

老嫗失火

太公放鷹於駿之野也。偶見一老嫗攜雛兒泣於

路者。憐之。使左右問其故。嫗流涕曰。妾前村一嫠
婦。昨夜誤燒家屋。縣吏罪其不警。人逐之三年。是
以在此。妾不知今夜將何處宿。太公聞之驚曰。
是何縣吏之無狀。夫民誰好燒其家者。若必誤火
者。而一一放逐。雖某亦嘗再失火城中者。不得不
先老嫗而之他。甚哉縣吏之不達理也。遂使人護
嫗復其所。召縣吏讓責之。
寧靜子曰。放鷹遊獵之際。恩及鰥寡之民者如此。
要其歸。雖堯舜之用心。亦不過乎此。書云。不虐無
告。不廢困窮。嗚乎仁哉。

止引水役

太公欲引安部川入城中。以注園池。下吏議之。吏
經理水道。表以小榜。偶　太公還自放鷹。見其道
當一小寺。不悅。從臣或獻說曰。宜賜地於他處。以
移其寺而後起役。　太公曰。否々。假使此役為國
為民而相謀。雖大寺巨刹。亦不得不移之。今日之
舉。特老夫一時娛樂之計耳。娛樂之計。而毀古來
所置佛寺。吾所不欲也。遂命止其役。

寧靜子曰。昔豐太閤築伏水第。移其神廟於他處
而造離亭。至伐山陵之材以充之。何其暴也。我
照公不為一小役毀佛寺。又何其慎也。慎與暴之
際。興亡之機所由伏。余嘗謂有天下氣像在翼々。
而不在落々矣。後之為人君者。亦可以鑒於二公
之事云。

一生四十八戰

照祖畢生之戰。蓋四十八度。其每臨陣。據鞍指揮。
進退士卒。不借一步。及戰急也。手不復秉麾。直以

空拳叩前鞍連呼曰進々。血流淋漓且不顧也。故右手四指中節頑固皆生胝及老屈伸甚艱云。　公語人曰。鎧冑之為物。無用於美麗而又不便於厚重。井伊兵部多力而擐重甲。然被傷者數輩矣。本多中書則反之。而未嘗一受刀瘢由此觀之。大抵輕便而利於戰為可耳。其不尚虛飾而留心實用者。率此類也。

寧静子曰。　東照公之勇於戰陣。是可見其一端矣。抑　公之於武。當時稱為海道無雙。其所以摧

堅折鋭者。赫々乎前史。然而今之士大夫。動輙云公之武不及織豊二公。吾不知其何所見也。

又曰。余嘗謂鎧冑是軍中礼服耳。其拜大將令士卒。非此無以成軍礼也。必以為捍矢石之具則誣矣。况今日大小火器之行。戰法亦一變矣。果金鎧鐵甲之足恃乎。

附記

備侯光政嘗曰。正宗兼光。雖名果為何用。為主將者。唯以三軍之刀為我刀。則所向無敵。其鋒誰當苟頼一刀。論其利鈍。非主將所耻乎。追録以補照公之意。

本多氏絶命詞

中書忠勝病將死。召其二子忠政忠朝。遺言後事。忠政就蓐問曰。大人苟所欲言。請謹聽之。忠勝曰。唯有一事。何也。曰願不死耳。二子愕問曰。人生有始必有終。大人所悉。今何為出此言耶。忠勝乃使忠政執筆以書。其辭曰。死止毛奈。阿羅死止毛奈。御恩遠受志。君越思邉盤。譯曰。死可惜

兮。噫死可惜。君恩海壑未全酬。二子泣未答。忠勝則奄然而逝。時年六十三。

寧静子曰。本多氏之忠於　德川公。黄童皤叟。所皆知而嘆賞。今不必言。特誦其臨終之什。則忠義天性。死不忘君之誠。藹然溢於三十一字。嗚乎忠矣夫。

內藤勇斷

美濃國有妖焉。每至暮夜。好攀人於暗黑中。登肩架臂。繚繞上下。其人欲斬之。忽去不見。內藤四郎

聞之。一心以為渠若架吾臂。我将并吾手断之。張
目待之。暗中彷彿如有聲。云勇断如君。吾敢近哉
蓋老狐之憑人而善魅者云。
寧静子曰。昔李将軍見草中石以為虎。射之。應弦
没羽矣。四郎一心欲斬怪。而怪滅跡。亦同一精神
之所徹歟。

成瀬奇獄

有米商八郎兵者。父子両世。陰用大小二量。以致
巨富。及成瀬隼人正成。来為領主。政令嚴粛。姦慝

逃跡。八郎大懼。自首請罪。隼人謂。八郎欺罔之罪
不赦。然知悪自訴。其心有可恕。況事在舊主之代。
不必追究也。乃令曰。自今以往。陽用二量。買以小
斗。賣以大斗。行之七年。以償前罪。蓋欲以此損其
富也。既而八郎之肆。来買米者。日麕至。其富竟倍
他日。
寧静子曰。奇獄奇断。可補棠陰比事。然隼人所断。
有恩無威。違於理者處之。必有得其輕重者矣。

大窪佳謔

幕府有饗礼。進鶴羹。適大窪彦左謁焉。　照公命
賜之羹。彦左退坐外廳。換幾椀羹之。復入謝曰。小
人飽嘗君之羹矣。為賜多矣。然臣家亦自不少也。
公曰。汝薄禄之家。安得有之。彦左曰。且勿疑。臣将
以明日献之。翌日盛青菘於白板盤。堆積如山。自
捧以獻焉。曰。昨日所賜。臣即此是也。但此物臣家
呼做菘。君之朝。則特謂之鶴耳。　公笑而納之。乃
命左右饗厨人。
寧静子曰。寓規諷於戯謔。使人君笑而解之。蓋為
淳于髡東方朔之流。

宇都宮大和

照公有褻臣。曰宇都宮大和。後薙髪。號圓伴。為人
滑稽多智。能解紛於談笑間。年七十餘。精力不衰。
公戯謂圓伴曰。汝欲得金乎。圓伴云不敢願。然見
賜又不敢辞。　公乃嚢百金於綿。使侍臣投而與
之。令曰。手承乃得。不然則否。圓伴曰。謹諾。既而三
承三失。　公遽懐其金而起曰。咄々失百金。走入
内。圓伴追及閾。連呼曰。鄙哉々々。遂鼓両袖。蝠脾

作鷄鳴曰。戯歌揚矣。仰天大笑而去。其簡率如此
寧靜子曰。是何與宋仁宗惜五百文於官官之事。
太相類也。抑 公吝百金於圍伴。而不惜二百枚
於細川氏。亦可以見其施財之妙用歟

曽呂利某

豐公之臣。亦有曽呂利某者。談言微中。善解人頤
一日来候 豐公之館。間話之餘。嘗 公曰。世以
大黒天為降福之神。家々祭之。而知其奥義者鮮
矣。 公曰願聞其説。曽呂利曰。大黒為貌豊頰纖
目。高其眉宇。而戴黒帽於頭者。表其無覬覦上之
心也。人而不覬覦上。則驕慢之心自消。而人々能
安其分。所以致百福也。 公聽然頷之曰。然。我亦
有五字訣曰宇恵遠美奈。譯曰毋睹上。又有七字訣
曰美乃保土遠志禮。譯曰。知身之分。蓋皆此意已
抑大黒之所以戴帽。更有一層深理妙訣焉。汝知
之乎。曽呂利曰。不知也。 公曰。夫其所以戴帽者。
欲一脱而望天耳。譬諸士之佩刀。常固室以善藏
者。待其一抽以為用之時也。刀而不抽。刀亦為長

物。即帽而無脱。是亦膠柱之琴耳。果有何妙用乎。
曽呂利憮然為間曰命之矣。
寧靜子曰。噫嘻大黒神之徳之與福。果能如此。則
吾将鑄黄金以事之。昔明智光秀久奉此神。供養
惟謹。及其聞僅為千人之主。仍以為不足尊。棄其
像於塗。遂不能安其分。而漸生覬覦之心。至乎甘
為逆賊。則光秀不唯王法之罪人。抑亦大黒神之
罪人也。

太田忠兵衛

慶長中。大内有散楽。下令縱民観焉。於是遠近来
観者如墻堵。時染工吉岡建法亦往。朝吏悪其無
礼。叱而去之。建法怒帰。私藏刀於衣中。而再往斬
朝吏。事出不意。萬衆驚擾。此時京尹板倉勝重在
日華門。観之怒甚。直抜眉尖刀而起。其臣太田忠
兵衛止之曰。是不足煩主公。臣請代往。排衆而進。
遇建法於紫宸殿階下。相呼欲闘。建法偶顛而倒
矣。忠呼曰。衆人蹉跌。武夫所耻。疾起決輸贏。建法
翻身起。忠揮刀一撃殪之。萬衆歓呼。勝重大悦。帰

第賜之酒。因徐問曰。我聞建法雖賤工亦善擊劍者。今其倒者天也。汝盡業焉。乃待其起耶。忠謹對曰。是劍法虛實之辨也。請為主公一言之。夫其倒也。虛於倒。而所以捍身者實也。我臨其實矣。往々有反為所斬者。其起也實於起。而所以防御者。虛也。我乘其虛矣。準少不先於彼者。是雖小技。可以通於兵法矣。勝重大感。增秩以祿若干。

寧靜子曰。昔猿松懶信之追二郎於米山也。不要之山上。而待其下。扱以伐之。亦避實擊虛之術耳。

意太田忠之通於兵法者。豈若此等之類歟。

奇童

勝豐年僅弱代父為京尹。謁於祖國祠。祠前群童聚戲。一童子以鄉訓呼數字曰。自一至九語尾皆帶都音。十獨無者何也。群兒茫然。有一童年僅九歲。應聲曰。亦有然者。五字既帶都音。所以十字止本訓。豐宗聞而奇之。翌日使人召致之。乃合二餅餻為一團。使童子食之曰。今所與上者吉。下者吉。童子沈吟。忽拍掌作聲曰。今所拍左者鳴。右者鳴。重宗益異焉。舉置之左右。後遂列近臣。

寧靜子曰。叔防州之斷獄。機智如神。此童之遇防州。可謂氣類相感者矣。

甲賀氏子

丹後守稻葉正登介弟曰式部。游蕩無頼。不可羈束。正登數讓之。不悛。正登不勝積忿。遽命侍臣甲賀孫兵衛。往斬之。孫固辭。且諫曰。大叔固不為無罪。柳以不從教之故。一旦推刃骨肉。後必噬臍。不若且紓之。以啓其自新之路。正登益怒曰。汝怯懦

不成事。舍汝豈無可使者。孫淚數行下曰。君侯果以臣為腰骨脫矣。則臣不敢復辭。但事之成否。天也。願得監者一人與之俱。許之。此時孫年甫十六。額髮被面。鬖髿可憐。遂與監者。趨造式部之門。具報所以來之狀。於是式部盛氣按劍。待之正廳。孫入。式部呼曰。孫也。我久已知有今日之事矣。然汝乳臭何能為。聲色共厲。孫則脫佩刀投之。後膝行而進。跪曰。少安勿躁。夫君之於公。分雖君臣。親則兄弟。今日之事。豈其之所願哉。雖然。君命不可廢。

直起捽式部奪其劍伏之座旋取匕首於懐擬其
胸左右驚愕莫之敢救孫顧謂監者曰疾歸告吾
公臣之腰骨幸未脫也因徐扶式部而起曰某所
以報公者畢矣君第行某請從遂奉式部而遯於
野風飡露宿十數年及式部病死正登乃召孫復
之

寧靜子曰偉哉甲賀氏之子一舉而衆善聚焉其
犯顏而諫者義也受君命而不誤其事者勇也奉
君之弟而免其死者仁也而終始所處未嘗不出
乎智也嗚呼孰謂十六齡之童而作此雄偉不常
之舉耶

土井利勝

大炊頭土井利勝舉漢絲零餘尺許付侍臣大野
仁兵曰謹藏之同僚或有笑其鄙吝者利勝置不
問居三年偶利勝腰刀帶尾解矣急呼仁兵曰持
往所付漢絲來仁兵應曰唯在此直取之腰袋以
呈利勝乃手自拮据以結束其帶尾欣然微笑曰
無用之用今而驗矣遂召其老寺曰與左衛門命

之曰寡人甚嘉大野仁兵謹愨而重主命也其增
與祿三百石抑漢絲之為物成於彼土桒婦蠶繅
苦辛之手而展轉航于海以入我都其勞人力何
如哉雖則寸殘尺餘徒委之流塵是棄天物也吾
心所最懼而仁兵之守以不失謂之事天者可也
因戲曰一尺之綫博三百之祿所獲亦多矣夫笑
鄙吝者欲何為

寧靜子曰一尺之布尚可縫君臣相容有如此者
古人惜一嚬一笑良有以也

酒井忠利

武之川越有備後村者其里正某世稱備後及備
後守酒井忠利移封於此命改其名不聽既而忠
利巡行封內召見里正面諭之曰君民同稱非禮
之宜不可不速改里正不屈曰小人自君之主此
土納貢課役不敢後他邑而以盡其職主之所知
也今有何無狀而必欲改累世所襲之名雖君有
言小人不敢奉命矣必欲正名分主宜改主之名
耳忠利爽然以解曰然則寡人此土備後汝則一

里正嘗言可憎矣。君臣之制度。由是壞之矣。

村備後。各從其所自称耳。　照公聞之嘆曰。凡責不甚緊要之事於人。而必欲逞已意者。皆褊心無知之行也。如忠利之曠度機智。豈常人所能及耶。

㝡靜子曰。土着之民。抗新来之君。雖剛愎可憎。容主之勢。亦有不得不然者。乃知諸侯移封之制。非所以固民心矣。

松平信綱

酒井氏移封之後。伊豆守松平信綱。代領川越。領内有野火止者。土瘠水匱。田里蕭條。代官安松金

右衛門建議曰。宜鑿新渠。以引玉河。則水利疏通。稲田可以闢矣。信綱問其所費。曰當用二千金。信綱曰。顧吾亦非久于此者。然以三千金。利乎後人。亦吾之職耳。乃命督其事。安松於是募役夫數百人。鑿渠十有六里。自小川村。達新河岸。既成而源水不至。渠中唯沮洳。信綱怪而詰之。安松曰。雖臣亦未解其理。且待明年。至明年。水尚不至。信綱殊不平。譲安松曰。汝特不察地勢高低耳。安松曰否。臣今而有所悟。古云河潤九里。蓋川越之為地。在武野曠漠之中。土燥風多。人家皆吹塵滿座。有客至。必掃席而後延之。而今年獨不然。加之蘿蔔諸菜。肥饒皆異于日。是知河潤入地數尺。而十六里之渠。有以暗助之耳。至其明年。果一夜大雨。有聲如雷。俄而奔流衝決。香魚躍上地。十六里間。一時皆盈。以達新河岸。信綱憮然曰。安松經三年之久。不挫其志。洵有足感歎者。増之以禄若干石。後遂至顯職。

㝡靜子曰。余聞野火止。貢稅僅二百。今則增至數

千石。而渠水之利。民皆賴之。然則松豆州剏利樂樂之惠。莫沒世不可忘者矣。

碁局滅燭

修理大夫酒井忠直二子。長曰遠江守忠隆。次曰右京亮忠稠。皆年少嗜武技。而忠稠特膂力過絶人。忠隆有所愛名馬。曰新月。忠稠甚欲得之。屢請之兄。兄不許。忠稠臣高木源日[illegible]新等。皆以多力相競。忠稠嘗觀其絶技。因有所悟。乃謂忠隆曰。我力能揮棋局滅燭火。伯氏無意觀之乎。忠隆掉頭

曰。吁夫危矣。絶臏之事。其可不思。忠揖奮曰。果有所能。伯氏亦能割愛於新月。乎忠隆曰。可也。於是設大燭於室中。隻手擊棋局。一揮滅之。忠隆驚嘆。遂以馬與之。事達乃父修理大夫。大嘆感。召忠揖戒之曰。汝雖小矣。亦爲一面將。將乃秉麾以指揮衆士者。一人强力。果爲何用。抑持固有之力。深藏而不見。此裡自有許多勝算。非汝所知耳。

寧靜子曰。仲尼不語力。而爲聖人。漢高不鬬力。而爲天子。力之不足貴也尚矣。然則修理大夫深藏不見之言。却是爲萬鈞之力矣。

丁子風爐

或有贈丁子風爐於掃部頭井伊直道。直道喜甚。使侍臣安之於床。愛護殊至。每晨夕拂拭。必戒侍臣曰。苟有沙損。不敢貸。一語。侍臣苦之。其長武川杉原柏原等相謀。各出金若干。新購風爐三箇。謂侍臣曰。誰敢碎主風爐者。其按劍之怒。則我三人者當之。侍臣藤田金弥唯而起。爲誤拂拭失手者。墜之地。盡破。直道怒甚。直起。欲手刃之。三人進而止曰。君何惜風爐之甚。如此尋常器。臣等皆能藏之。乃呼三箇風爐陳之前。皆新製造茶讓主物。直道瞠然。三人因諫曰。爲君愛護甚之故。侍臣等懼失誤之罪。殆不安寢食。安有以人主而以一玩器苦人者乎。直道怒稍解。走入内。是夜召三人及金弥。謝之曰。汝等納身於惡。而不忘諫君。可謂忠矣。賞三人以上下衣各一領。金弥則賜時服云。

寧靜子曰。莽無遺策。噫君臣之際。不當如此耶

茶尭正齋

遠江守松平忠喬。爲人寛仁慈愛。不妄喜愠。在職五十六年。未嘗一日怠鬆。遂進爵至從四位。那中大夫。蓋忠勤之方云。有老臣謀逆。白安藤總太隱計既熟。延忠喬於茶寮。從容歎擬置毒於碗茶。以侑之。忠喬不知之也。徐取欲喫之。茶齋正齋走來。止之曰。茶色惡矣。是必有異。小人請試之。舉碗仰飲。則轉輾吐血而死。忠喬驚欲起。賊持其袖。侍臣高木某。挖賊仆地。一人執槍鑽而殺之。是日微正齋。忠喬殆不免。初忠喬方冬月天寒。覆褥人闇。擁以取

暖。偶正齋來添炭。褥尾揚拂火。火墜燎席。微傷忠裔足。正齋蒼黃收火。面灰口噤。戰栗請罪。忠裔神色不變曰。褥尾拂火。不必汝罪也。但糾官視席爛必有所責於汝。宜移之他。以滅其跡。竟無所責之言。正齋感極而泣。每思有所以厚報之。至此果代其死。

寧靜子曰。遠州之從容不怒。殆有劉文饒秀美爛汝手之概矣。若夫正齋之死。非正命也。而其所以死則忠也烈也。嗚乎誰有若正齋之正者耶。

稲葉正則

美濃守稲葉正則。年少慓悍。喜怒手及近臣。其子某怨甚。每思有所以報之。未果也。一日正則率衆士大獵於野外。正則立小邱之上。據鞍觀其馳驅也。某喜曰。天時至矣。竊伏邱隅。丸於銃。狙擊之。傷其左股。貫鞍橋。正則顧眄不驚。見徒御之逐賊者。故奄之。諸老臣皆諫曰。賊之多寡。未可知。請罷獵而歸。正則不聽曰。勿用。彼何為。游獵終日。及㬎己黙。而後僅帰入城。

寧靜子曰。是與正一徹縱烈奴之事。太相類焉。稲葉一家何豪懐之多也。

近古史談卷之三終

近古史談巻之四

徳篇第三下

東奥　大槻清崇　著

台徳公謹厚

台徳公省太公於駿府。太公館之貳室。淹留踰月。太公竊召女監阿茶。諭之曰。将軍青年。旅次寂莫。可想也。如使女波奈齎點心一盒。候其起居。或有以慰無聊。女監曰。謹諾。乃使人私報之公。公遂呼波奈。慇懃授意。以遣之。波奈時年十八。明

眸皓歯。一笑動人。是夕麗服盛装。携侍女一人潜自後園。徐歩到公之館。公則着盛服。儼然在室。聞戸外微有剝啄之聲。乃起啓戸。延波奈上座。跪受其所賚曰。太公所賜。謹拝領之矣。即勅波奈去。親自執燭。送之戸外。波奈茫然如有所失。帰而報之女監。太公聞之歎曰。将軍謹厚如此。其雖焉雲梯不可及矣。太公又嘗召本多正信。論之曰。今将軍之謹厚。洵可美也。然事亦有不宜過正。謹厚者。不可不思矣。正信曰。唯。他日謁公。因

前席曰。殿下之謹厚甚矣。請少虚誕其言。是太公之訓也。公笑曰。太公之説。庸有人買其虚者。無他以其有實也。我之侗侗無物。縦説其虚。人誰信而買之哉。

寧静子曰。台徳公之言。可謂天籟矣。太公於是乎不免人籟也。嗚乎今日之泰平。果誰開之。而誰成之耶。

彗星見

慶元之際。彗星見于北方。光芒衝天。時兵革僅熄。

人心未安。訛言大乱将復作。台徳公聞之。笑謂左右曰。一箇小妖星。見於廣漢之天。四方萬國孰覩其象。茫乎不可知矣。必引以為己國之災。非愚則陋矣。抑天意之果有向。豈人力所可能避哉。唯人君當順受其正而已矣。既而彗星稍滅。百姓安堵如故。

寧静子曰。公之言通暢明快。何其太似太公也。世或称公為淳良之主。而識見之卓如此。賢者寧可以常情測度哉。

太田某

台徳公時。太田某有功。　公召見。賜之禄五百石。太田怫然而作。直擲其賞状於地以出。　公怒其無礼。欲處之死。井上正就曰。是宜稟之　太公而後決焉。乃使正就往駿府而問。　大公欣然曰。善哉問。将軍之用心如此。泰平之開既有期矣。顧太田所為。誠無礼矣。雖然信賞必罰。政治之所由行。賞罰苟不中。群下将何所帰怨。太田蓋欲諫之。而未有由。故今日捐身以諷之耳。不然太田豈不知犯法之可畏哉。抑我又有可語汝者。昔在参河。寺兵鈴木久三。私取池鯉之魚。自烹食之。我聞之不堪忿怒。急召久三。抜眉尖刀擬之。久三祖而當之。大聲罵曰。噫瞎主。以人代禽魚。悪能定天下。我感其言。退而思之。此時有弋於圃被拘者。久三蓋諫之也。乃命釋其人。召久三以褒之。今六日之所為。殆亦久三之意耳。汝速帰告之将軍。増之以三千石。正就帰以報焉。　公大喜。乃増太田禄。正就而歎曰。孤因汝之言。知孝道矣。又知賞罰之道矣。

賜之以左文字刀。

寧静子曰。吾読史至此條。未嘗不仰慕鼎盛之世也。曰嗚呼使廟堂之上。辨曲直明賞罰。永久如此。天下寧又有衰與乱乎。然則　台公之問。　照祖之答。洵千載之亀鑑也。

太公論復讐

太公自駿府来候今将軍於柳営。先過諸衛士之班。皆年少未執謁者。乃使各自呼姓名而曰。某父有功某所。某父有某事可称。将軍善視之。次至向坂某郎。忽然如有思。顧左右曰。記昔六郎父某。有兄之讐。欲報之未果也。有与其結心契者。謂某曰。余既約為兄弟。子兄即我兄。従今當與子戮力以図復讐。子其勿憂。某怫然曰。汝以我為假他人力。以復讐者耶。何視我之淺也。遂與之絶。既而其讐病死矣。某恨悔成疾以没。爾時六郎襁褓。今見其容而弁也。不覚涕既隕之。遂戒諸少年曰。凡復君父兄之讐。皆出其臣子弟至情之不能已。未始為功名之計也。故苟得遂其志。雖假婦人之手。且

不足以為耻。而況神契明友乎。如六郎之父祖。用勇於所不可用。而竟不成事以貽後人笑者。功名之心害之也。汝輩慎勿履其轍。

寧静子曰。此際復讎之多。百倍西上。雖曰忠孝之俗所使。然其間或有為功名計者。特以其跡為美。故人多不之察耳。　照公此論實闡幽微顯之言。可以為後人復讎炯戒矣。

本多三彌

本多三弥正重。佐渡守正信之弟也。性踈豪而率直。照公嘗在伏水。觀幸若八九郎演高館舞。舞終。謂左右曰。今世安得勇豪如辨慶者乎。三弥進曰。辨慶不乏其人。特無名將似判官公者耳。関原之戰。酣已過辰刻。公尚陣在桃配野。三弥時為監軍。走來告曰。敵営遠矣。請少進大旗。公冷笑曰。黄口児。敢多言。三弥繞其背。私語曰。口雖黄也。遠則不得不云遠矣。及大坂冬役。給事台徳公。食一萬石。太公聞之。召見問曰。三弥善拗矣。今何所改悔。而能高人品如此。三弥曰。今将軍淳以易

事之主也。事若主。而善拗者。非愚則狂矣。　太公笑曰。三弥故態亦復發矣。

寧静子曰。三弥之為人如此。較諸乃祖之曲而巧。何其直而拙也。雖然巧而曲者往往得志。而拙而直者。究竟不免坎軻。古今一揆。是亦可嘆也夫。

賢媼

台徳公乳媼某。蓋参河之人。然不詳姓氏。人呼曰大婆公云。媼賢而有丈夫之風。公以親育之故。視之如阿母。眷遇之渥。至老不衰。媼無他嗜好。但每月二三次。尽致轎夫僕隷於厨下。而盛飯於大盤。一一装之。挽身親饋以供之。奴輩感戴。極其飫饜而止。以此為平生娯樂也。一日本多正信来候。見其親饋。驚曰。大婆公侍婢使令。非不足也。何苦而自饋之為。媼毅然整襟曰。比来人謂子為驕奢猶甚。妾聞之不敢信。乃今而知其匪誣也。子亦忘為弥八郎之時耶。妾昔微時。欲施一飯之恩於人。且不可得。今也設此大饗。使奴輩数十人。快然飽食者。悉皆邦家之恩。而獨忘微賤之時。可乎。子為

天下大老。是之不問。而以徒勞見擬。吾是以信子之驕奢。而不能自省也。正信赧然無言而去。及其疾病也。　公親臨視之。且問所欲言。嫗泣曰。妾復何言。但鄙心所願。殿下克遵太公遺訓。而務致心乎政治。使後人無所間然也。　公又問畀無所私請乎。嫗曰。殿下眷遇如此。今何所不足而敢請者。　公將起。嫗遽呼曰。主公主公。前所以見云云者。妾得之矣。得非以賤息流竄爲念耶。抑彼自犯罪至于此。於妾緣毫無所怨。今臨終以乳育之故。曲從寬典。是舉私恩廢公法也。大妨妾冥途之行。切勿以勞尊慮。言畢而瞑。

寧静子曰。台德公之淳厚謹密。雖曰由天性。未必無此嫗之冥助暗養也。夫外得良師傅以輔翼之。而內又有乳嫗之賢。天之祐德川氏。何其篤也。傳曰。國家將興。必有禎祥。賢嫗之爲禎祥。不亦多乎。

台德公美事

公平素未嘗履日影。夕陽入座。必避而過之。旁好挿花技。每有茶儀。自安之床。或有獻冬日牡丹。　公一覽稱善。左右啟曰。盍插之瓶。　公曰。此花雖美。非節序之正。所不欲賞玩也。伏枕數旬。未嘗一朝廢梳頭。曰雖然病矣。天下之政。不可敬聽。豈可以蓬頭乱髮接之乎。嘗語左右曰。人有恒言云。浮生如夢。寸步外皆闇夜矣。須及時娛樂耳。此言大繆。當云浮生既短矣。不可不加敬。敬之時亦不長。豈不能勉强乎。

舞妓阿國

天正中。有妓稱阿國者。妙麗善舞。名藉々於京畿。少將秀康之在伏水。欲觀其技倆。召致之客館。阿國繫頸以水晶念珠。少將意其品不稱。賜珊瑚念珠。以寵之。既而阿國進奏其技。羅衣從風。長袖交横。極其宛轉之状。少將凝視者久。因大號泣。左右怪問其故。少將乃曰。渠雖裙釵之流。既爲天下第一名矣。我則堂々一丈夫。而曾不得稱海内一人。豈能不羞而泣耶。

寧静子曰。君子喻於義。武夫則喻於勇。故觀一舞

妓亦足以發其豪氣耳。不然上杉氏號稱天下勁敵。而少將以一人當之。誓不使越白河關一步。尚何不称海內一人是憂哉。

紀公生母

紀公賴宣生母曰阿萬。後称養珠院。嘗謂愛諸公子。而献之名劔宝器。常事耳。抑主將所宝者。有名勇士也。一旦緩急。舍勇士將孰之恃乎。妾聞堀圍右衛門。為舊主所錮。仕路迍邅。妾欲得此人。以保護公子。顧不勝於名劔宝器乎。乃就每歲所受粧

資五百金。致其二百金於團右衛門。以待他日之用。

寗靜子曰。鏡臺粧奩。務致其美。婦人常態耳。誰謂捐其粧匳資。而為國家養猛士耶。嗚呼有此母。而有此子。南龍公之勇武絶倫。不足怪也。

南龍公

紀之為國。山深谷邃。老樹森蔚。山魈木魅。往往見怪異云。南龍公好田獵。深入其阻。無所少避。一日游獵友嶋。有顛木。蟠屈當道。乃踞而息焉。既而木蠢々如有動。旋化為龍。嶄然見頭角。公怒而起。拔劔擬其頭曰。既為顛木。則顛木而止耳。山靈伎倆何其露拙耶。言未畢。黒雲卷山。暴雨如注。急駕樓船。回棹數里。霹靂連聲。忽有物墜船上。則一團火精。輾轉迫座。公蹶起。取所有毛毬。投之。使侍臣卷以捉之。侍臣七顛八倒。火團則瞥然乘雲以去。反視船底。棹手五六人。皆粉虀而死矣。其行事猛暴如此。而時復有灑然可喜者。嘗贈牽牛花一盆於生母養珠院曰。朝開之花。過午猶栄。所以供一粲也。答書曰。朝花之贈。奇觀可喜。抑人壽猶此花。苟

得其養。短者亦可使之長也。勉之勉之。即養家國。亦唯此心。視之國祚。何患不長久乎。答謝之次。聊及之。

寗靜子曰。南龍公在兄弟十一人中。最健康保壽。至七十餘齡。豈克服母氏慈訓之所致歟。而其剛勇無前。不若神姦莫之敢避。亦足以徵夫豈復有十四齡之言耳。易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南龍公有焉。

阿閑掃部

越前侯秀康之就封也。聞阿閉掃部為勲閥之士，以重祿聘之。猶有勢亦越之世臣也。將為其子行擐甲之礼。請掃部為賓。禮畢置酒。伊豫謂掃部曰，今日豚児擐甲之初。願子語當年武功以祝児前程。掃部曰。吾豈有武功可語乎。無已則有一焉。吾嘗見一士武風最可觀者矣。賤嶽之役。兩軍既散，吾單騎沿余吾湖而退。有一騎呼於後者。回驟接之則曰。朝来所殪皆雜兵矣。不幸未遇好敵。觀子儀容，果非凡士。敢請一戰決輸贏。余曰。諾。下馬將交鎗。其人曰。請俟之須臾。我鎗缺矣。沒鋒於湖洗之者三。曰可以戰矣。於是相鬪雌雄未決而日已昏黒。乃呼曰。可恨鎗鋒難辨。請期他日。子為誰。身是青木新兵也。後日相見，或問。誓不付勝負於他人矣。揚鞭而別。吾結髮從軍，未嘗見從容整暇如此之士。言未畢，有青木方孺者自屏後出。謂掃部曰，側聽吾子話懐舊之涙不能自禁。吾子亦不記乎。尓時与君交鋒者，即此翁也。掃部拍掌曰，契濶久矣。今日相遇，何其奇也。乃挙觴屬之，好以腰刀。由此青木之名顯于一時。侯聞而聘之，與掃部同其秩祿。

寧静子曰。當時士風桓桓如此。尚武之俗可想耳。今日武弁之家生男則口食之儀，看矜之式，盛張伎樂，請客極歡者，家々皆是。而擐甲之礼則寥々罕聞。嗟乎亦可以觀世變矣夫。

杉田壹岐

越前侯忠直之臣有杉田壹岐者。起於卒列國老。常好直諫，以匡救君過為務。一日侯放鷹而帰，意色欣々曰。今日之獵，從者馳驅殊可觀矣。一旦緩急，我率此輩以臨陣，無復可患矣。諸老臣同辭皆賀。壹岐在末班，獨默不言。侯怪問故。壹岐乃曰。以臣觀之，今日之事，可歎不可賀也。臣聞侍臣之從放鷹也，畏君之挙動無常，往々與妻子訣別而出。君臣之情如此。萬一有事，誰為君之用者。而君反以為可用，是臣所謂可歎者。侯艴然怒見乎色。侍臣伊藤某捧刀在側，揮壹岐去。壹岐叱曰。汝少年何知。直脱佩刀，却之背後，進伏侯前曰。君第甘心

焉。臣不忍坐視國運之蹙也。候不答而入。諸老臣曰。諫君亦有時。今日何日。出此不祥之言。壹岐曰。今日惟時。是以有諫。若夫候君顏色以諫。諫竟無時耳。抑吾輩新進之士。與公等世祿之臣不同。死固其分也。歸舍待罪。呼其妻諭之曰。汝非步卒之妻乎。今則儼然內子。侍婢環焉。是皆國恩之所致。汝慎勿忘。我今夕而賜死。不可毫髮有怨君之心。妻泣未答。剝啄之聲徹於耳。壹岐蹶然起曰。君命至矣。蹶造於朝。侯乃引入寢室。勞謝曰。我熟思汝

晝間之言。寢而不能寐。是以召汝耳。吾過矣。吾過矣。我深感汝志。因手賜佩刀一口。識者謂以侯之猛暴不誅壹岐無禮。而反謝過。以賞之。洵不愧為

東照公之孫。

靜軒子曰。戰國之士。唯知敢死於鋒鏑之下。而不知折首於尊俎之間。故　照公嘗謂直諫之功勝一番槍。若壹岐者近焉。

附記

越前侯光通之時。亦有西尾傳兵者。邑從之臣也。嘗饋食君前。光通見食中有汚物。色變示之傳兵曰。看之。傳兵受則食。皆盡。光通怒曰。寡人唯看云。未嘗食云也。傳兵謝其不敏而止。蓋慮咎及厨人也。其為監察陪駕於東下也。路臨大堰河。水溢涉將絕。圉簿僕從。競先而渡。喧鬧殊甚。光通性急。遽召傳兵怒曰。汝為糾官。不能禁止此等事乎。傳兵正色曰。君第勿噪。君而鎮靜。孰敢不鎮靜。傳兵之因事納約。率此類。

寬永三輔

雅樂頭酒井忠世。大炊頭土井利勝。伯耆守青山忠俊並為　太猷公傅相。謂之寬永三輔。初　太公之在世。召三臣。以今將軍之意屬世子曰。雅樂頭汝以仁輔之。大炊頭汝以智濟之。伯耆守汝以勇勵之。三人協心以輔導焉。我不憂其不為明主矣。抑天賦之不同。豈曰世子之稟。如將軍之稟乎。譬之我寅年而金性。將軍卯年而土性。而世子則辰年而火性也。不能使世子土性。猶不能使將軍金性也。故輔君之道。唯在隨其性以導之而已矣。

三人皆謹奉命。其後忠世忠俊以嚴直見憚。獨利
勝以溫良慈敬承寵。每侍燕間從容說曰。伯耆之
言。不可不聽。否則雅樂必有異言。　公輙悟。蓋
公之所以勵精圖治。以致太平之盛者。實三臣之
功居多。
寧靜子曰。嗚乎寬永之朝。何良臣之多也。其後掃
部頭井伊直孝。讚岐守酒井忠勝。伊豆守松平信
綱。周防守板倉重宗。並在政府。和而不同。亦聞疑
其有隙告之　公。公怒詰忠勝等。忠勝謹答曰。臣

等和於公議。而不和於私事。所以政無私曲。苟公
共和。而依違無所爭。則何由能得致公平之道。
公大悟曰。理宜然。然則告者妄也。忠勝曰。非妄也。
彼陳其所見耳。

大猷公寬仁

大猷公放鷹之次。俄入路旁佛寺而息。伊豆守信
綱從焉。假寐別房。夢中彷彿如聞人聲。曰。期既佳
矣乎。開眼覩之。有一少婦。靚粧治服。啓戶方出。嚮
見信綱則倉黃驚匿。信綱明日造朝。訴之　公。公笑

而不答。信綱更請罪之。　公乃曰。所謂女犯是歟
氏所私禁。彼自有法以處之。於我何有哉。又嘗歸
自遊獵。路過傳馬街。有醉漢臥道。前驅屏之不及。
而　公既至矣。問曰。彼何物。侍御跪答曰。今日是
十月念。商家例有惠神會。所謂百日之澤。一國如
狂。惟斯時為然。故此漢亦飽會主之酒而醉倒也。
公曰。其快可想哉。且與之下物。解所獲一禽以
賜之。一市人皆感泣。為慶神會以到于今。
寧靜子曰。嘗閱湯淺常山文會雜記。云伏讀　東照

公遺訓。其所說率近桂下無為之道。　懿猷二公
時。諸大臣所論議。亦惟無為耳。今觀此數條。果有
然者。欲要之三世所主唯一恕字。

石谷十藏

石谷將監。初名十藏。致仕號土入。嘗為番隊長。其
部下之庭有鶴下來。家奴藏以斧投之即死。部頭
以下。驚愕奔走不知所措。先鎖其奴與主人告之
石谷氏。會不在。待至暮夜。石谷乃歸。問曰。部中得
無有事故乎。部頭促席低語曰。今暮某家有鶴自

空際下。奴誤投斧。即死。百方無救。且為之若何。石谷大聲言曰。子云有鶴自天落而死乎。是暴死也。犬馬猶有暴死。鶴獨無之乎。蓋食毒虫之所致耳。子帰。其以此說傳之部中。明日載鶴以登于朝。啓閣老諸公曰。昨暮僕部中之庭有鶴自天落而死。犬馬猶有暴死。鶴獨無暴死乎。蓋食毒虫之所致。其奈之何。閣老首肯曰。既已暴死矣。當不必問。石谷曰。諾。但中毒之鶴不可納之太官。請拜受而帰。乃退帰則呼部頭峯鶴付之曰。昨来部下奔走。心

身亦労矣。以此慰之可也。

寧靜子曰。石谷氏簡易了事如此。亦足以想像夫無為之治矣。若夫處殺鶴者。更有黃門義公明斷焉。

黃門義公

國家有禁。殺鶴者刑。蓋重祉禽也。水戶黃門義公時。有人銃鶴於禁獵所。縣吏捕以献焉。公怒下之獄。久而不問。歳亦云暮。明年春正月。公招致封内八巨刹住僧。自饋享之例也。禪話之次。及殺生事。

公因謂僧徒曰。日有犯禁殺鶴者。寡人嘗学断此獄。僧等觀焉。乃引出囚人於庭縛之松樹。大聲喝曰。汝犯國家大禁。其罪不可赦。抜刀擬之。而故躊躇。七僧覩之。瞠若不出一語。公於是投刀罵曰。咄鈍僧輩。我豈以人替禽者乎。特法律之不可曲。欲待沙門一哀以宥之。今爾七僧駢首呆然視其危而莫之救。慈悲之謂何哉。夫僧而無慈悲之心。亦安用浮屠哉。命盡逐七僧。而宥殺鶴者。

寧靜子曰。桃源遺事有記云。西山公每斷死刑。戒

獄吏云。行刑之日。必以告我。其意謂苟有生路。吾能活之。故大辟之處斬處磔者。吏往往延時月。或至踰一歳。孟子曰。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如義公殆庶幾乎。

尾公吉通

尾公吉通。承祖父二世窮奢之後。府庫空竭。國用殆不支。諸有司相議。先汰步卒老癈不中用者。二百餘人。盡放之。公聞之憫然。諭有司曰。國家行儉。由供給不足。則放老卒。亦不為無理。雖然彼皆

少壯勞筋骨。老而見棄。何其悲也。寡人以六十萬之封。且不能供給群下。渠雖二百人。并妻孥計。應不下數百人。乃窮餓道路。進不能食力。退又無寸祿。不轉死溝壑而何爲也。步卒之勞筋骨。常事耳。譬諸戶之鶇居鴨居。（俗呼戶限上下爲鶇居鴨居。）鴨居上不勞。而鶇每勞於下。然不可以鶇之勞而望鴨之逸。夫步卒亦戶之鶇居也。勞固其職也。特不可以其老故棄之耳。有司皆感泣而退。盡召還二百餘人。復故。

宣靜子曰。出納之吝。有司常態。而仁人君子。每行惠於不費。所以不傷財不害民也。若夫尾藩老卒。設微仁人一言。則二百餘人。皆死於匪命。豈不悲哉。

中將正之

中將正之之就封會津也。專務教化。不事刑法。有四士。曰乾西。（八左衛門）曰佐瀨。（平右衛門）曰吉川。（市之丞）曰築藤。（六郎左衛門）皆桀驁嗜武技。橫行鄉曲。有暴客之称。有司屢彈劾。其書滿案。將久之不問。左右諸臣皆惑焉。既而中將俄命召四人。衆謂渠罪惡貫盈。非賜自盡。則境外逐放可知也。及至。中將面諭四人曰。汝等暴行。有司具狀。寡人既已悉之矣。然汝等所爲。非必不忠於寡人。要皆年少氣銳所致。從今其愼之。曰八左衛門。曰平右衛門。命汝各爲游手一隊長。曰市之丞。命汝爲旗頭。曰六郎左衛門。命汝爲行人。既承命之後。各守其職。勿或敢惰。四人皆感泣拜謝而退。於是奮然勵行。折節讀書。後皆爲謹敕之士。

宣靜子曰。會津東國重鎭也。自蘆名氏之亡也。蒲生氏上杉氏皆以武人治之。及土津公以幕府懿親受封於此。漸敷文教。人皆知向學。而君子豹變之化。是可窺其一斑云。

節婦一

偃武以還。言義烈之事。必以赤穗義士爲稱首。而世所傳四十七士之外。蓋有小嶋甚兵衛者。而其妻死節事。最可傳云。初甚兵衛去赤穗城也。竊與大石氏謀。（蓋言欲共報主讎。）及大石氏韜跡於山科。

喜兵衛亦去隱于攝之福嶋。以待其東行之期既而漸糜歲月。囊槖殆竭。竟至除短長二刀外家不留一物。喜兵衛自謂貧困至此。無可以成大事不若及今一死。以明其志於是使其妻出賣氷於市身獨在家。整頓後事。而後徐自引刀自裁。不殊。妻自外至。驚扶而起之曰。傷深矣。不可救也。夫君其從容就死。妾亦同死於君前耳。直取刀刺其喉。夫妻相藉以死。妻乃六野氏之女。平生同艱苦。有間輙從慂復讎之事。其叔父九郎兵衛。実逃盟偷生之

人也。而此婦不係世類。變怯懦爲義烈。洵可感歎也。

寧靜子曰。大石等復讎之事。先儒往々有議其非者。殊不通人情。余嘗作義士論以辨之。今附記于此。曰。赤穗遺臣大石良雄等四十七人。謂之義士耶。深夜潜形。破朝貴門戶。掩擊以奪其首矣。謂之乱賊耶。一片精忠。百折不挫。一舉以殪故君之讎矣。二者之目。將何所定曰。深夜掩擊。奪朝貴之首者。其跡也。一片精忠。殪故君之讎者。其心也。苟純乎忠矣。跡雖或涉暴乱。君子必有取焉。良雄等四十七人。義士也。忠臣也。果非乱賊也。曰然則朝議之不待以忠臣義士。而擬之群不逞之徒。以賜死者。何耶。曰。亦以其事涉暴乱耳。事涉暴乱。而不正刑典。何以威制天下。懲後世不軌之徒乎。雖然良雄等之爲忠臣爲義士。朝議終不得而沒也。有僧焉。收其屍以封之墓。置而不問也。有儒士焉。目以義人。錄其事以傳不朽。置而不問也。天下寧有封乱賊之墓。又目之以義人。而不敢之禁者乎。由

此觀之。朝議之所以處良雄等。可謂恩威並行而不悖矣。而在良雄等。則一成故君之志。慰幽魂於地下。臣事畢矣。一死固其所甘受。其又何怨。曰義士之目。則既得聞命矣。抑復讎之名。先儒猶有異議焉。有人殺其君父矣。臣子以爲讎而復之。古今之通義也。今也不然。赤穗侯以私憤刃人於朝。坐大不敬賜死。非吉良氏之所敢殺也。良雄等安得而讎之哉。曰。以常理論之。亦有似焉者。獨不有所謂君辱臣死之義乎。夫吉良氏挾權驕傲。貪而無

獻。銜赤穗侯之不賂於已。屢挫之於朝。至以鄙野之子不知禮節罵之。其辱之亦甚矣。赤穗侯於是乎不堪積忿。欲逞之一擊之下。而不達。幽憤不恨以死。則為之臣者。何心能忍與吉良氏共戴天乎。是良雄等所以為讎。出於萬不得已。則天理之至。人情之盡。尚何暇問義例有無乎。嗚呼吾既借春秋誅心之法。反賞良雄等忠義之心。又據君辱臣死之義。斷然決吉良氏之可以為讎。則良雄等四十七人之為忠臣為義士。照然明白。可以暴於天下萬

世矣。彼拘儒紛紜之論。又何暇置諸齒牙之間哉。

節婦二

大野九郎兵衛之女某。嫁備藩梶浦兵七。生子三人。伉儷殊篤。既而兵七新築一室於屋後。如為菟裘之計者。妻諫曰。夫君春秋方富。而家道不優。今而休退。非計也。兵七曰。吾自有處分。居無何。關東喧傳。赤穗遺臣大石等四十七人。同盟以復故君之讎。有録其姓名以賣於市者。遂傳至山陽。兵七初詬舅氏之逃跡。或別有深謀。及閲其録。無有大野某之名也。妻亦聞之。心竊不樂。嚬々擁被而臥。於是兵七使婢召致妻。命之曰。自汝之歸我中饋之職亦勞矣。雖然我義不與汝為夫婦。顧舅氏身為國老。受厚祿其主。而負恩忘義。不與復讎之盟。此則不忠之人耳。不忠人之女。決不許為吾妻。今日與汝離居矣。然非有罪於汝也。吾預慮汝之無所歸。以設別室也。宜就以終焉。我則不復見汝矣。遂使其三子與一婢從之。身獨居室委家事於一老媼。終身不復置婢妾。

安静子曰。余嘗録殉死條。論一死之俠可及不死之義不可及也。及録此條。則益知不死之義之難為也。夫梶浦氏夫婦。身離居咫尺之間。而終身不敢動心。各守孤節。以全其義。此則異様節婦。異様義士。世間有一無二者。嗚呼何可及乎。

女子復讎

京極侯高豊步卒。有岩淵傳内。艶其僚尾崎幸右之妻。屢以甘言挑之。不應。後又瞯幸右之亡。往説之。偶幸右自外歸。怒其無禮。罵辱之。傳内慚忿。突

起抽刀。斬韮右去。妻取夫刀追之。殆及。投刀中其
右肩。受傷以逃。不知所之。妻反視之。則夫既殊矣。
號哭莫及。遂抱女里也寄其妹夫閒根氏元右門明
年妻病死。里也僅三歲。煢々依於叔母氏居數年。
叔母從容語里也曰。汝母我姊也。汝父實為岩淵
傳所殺。汝母常抱汝泣曰。使之子丈夫。必能復父
讎。而女也無能為已。因憤懣成疾以沒也。里也聞
之流涕曰。兒不夢知之。而成立至此。亞母鞠育之
恩。不知何以報之。既而里也年十六。進請閒根夫

婦曰。妾願身赴關東。為人家婢女。以索讎之所在。
叔母曰。是非汝女兒所能企也。里也固請不已。於
是閒根氏知其志不可奪。託同藩村瀨藤馬携里
也俱往江都。給仕麾下士糸井源仌。源仌愛里也
小心勤慎。問以其鄉貫族類。里也具語以實。源仌
深憐其志。先教以劔法。里也性慧。演習數月。頗有
所得。源仌乃諭里也曰。汝既抱大志。與其糜歲月
於此。不若換數主。以搜讎之蹤跡。里也悅從之。既
而十二年間。歷仕七十家。而無所獲也。最後轉仕

本所坂部安兵衛。亦係麾下士。其傔人有泉丈
門者。年五十餘。平生嗜酒。多大言。一夕醉語里也
曰。余少年挑人妻。不諾。斬其夫去。被妻傷。事如昨
日。而今閱幾十霜矣。里也聞之心動。且為瞞辭曰。
勿用虛談。予豈有此事乎。六內遂縱言曰。余鄉在
讚之圓龜。山海既遼絕。記其子亦女兒。今無復有
質心。袒而眎之。刀痕隱然。里也私自喜曰。既得此
確證。吾志遂矣。明早走告糸井。源仌亦大悅。即
携里也至京極侯告之。村瀨藤馬。藤馬乃訴於官。

捕傳內。下之獄。侯命搆竹柵於下邸。卜日決勝負。
及期。里也身衷鎖甲。白布纏額。腰佩二刀。以出
呼曰。咄傳內。父之讎不可逭。傳內喝曰。女兒何能
為。提大刀擊之。里也一擊斫其肋。再擊中面。傳內
挫屻。乘虛刺腋。徐斬其頭。致之驗官前曰。快哉。二
十餘年宿志。今日遂矣。可以報爺孃於地下矣。衆
莫弗激賞其孝烈焉。京極侯嘆曰。里也賤卒之女。
而其行不讓士大夫。是不可不旌也。陞之士伍。以
侍女公子。

寓靜子曰。諺云天無口。使人告。岩淵傳內自告父讎於其子。明白不諱。非天而孰使之言乎。若夫里也以一女子與長鬚丈夫角鬬勝之。綽有餘勇矣。古今復讎中。絕無而僅有者。特錄以附赤穗節婦之後。

男　清修　清復　重校

近古史談卷之四止

跋

善為國家者知所先而已猶醫家治疫其抑驕元而禪衰弱對症投藥著々中其肯綮也方今泰平之久士風日流卑汗畢世以脂韋柔媚相尚當此之時將何藥以投之當事者宜速設張為以反之曩古淳樸鷙悍之風豈非今日之急務哉此先生

此編可謂知所先者矣余亦不自揣意在挽回頹俗嘗欲作一書臚列古賢言行可以傳者數百條使世有所愧勵焉而未果也此舉先獲我心者因喜而書所見於卷後

乙卯夏六月識于讀園官舍

楷堂學人木村毅





司馬倣就人借書遇其有謬必手刊之邢劭有書不甚讎校云誤書思之更是一適將計人誤謬以為適歟抑適其沈研鑽極與古人原文旦暮相遇也則劭之與倣適不相悖矣磐溪先生之去江都出其所著近古史談三卷屬予校字曰予為我一適如何後予屑々於家私負其約已二寒暑今茲春尾時和事暇始欲適其適而不能適焉者猶十二三乃致之仙臺書問先生先生又使二子某某更一校過然後嚮之為魚帝之為虎一掃而盡則

幸得與某某于里同適也豈翅予之適哉數賀擬授三河金子靜識

楢崎隆存 編

近世史談

明治十一年（一八七八）大阪鉛排本

據明治十一年（一八七八）
大阪鉛排本影印

近世史談目次

卷一

卷四

已上十終

近世史談卷一

浪華　楢崎隆存　編輯

外國船到本邦

慶長五年(西洋紀元一千六百年)英蘭使船、來于泉州堺捕而請通信、爲之外船至于本邦之始焉、同十五年蘭船再來于肥前平戸、而請互市、松浦肥前守達事於幕府、台德公遂許可其願、賜之朱印、爲之平戸開港之始焉、後寬永十八年、鎖平

戸而開長崎、且使蘭人每歲貢于江戸

狂花子曰、今日開化之來也、其遠矣哉、當豐臣氏之衰世、而成胚胎、荏苒至與海外萬里通心緒、而萬里瀛船、一縷電機、其來也遠矣哉、

魯使請通信交易

文化元年九月六日、魯使率巨艦二艘、來于長崎神乃島、則曰、曩(サキ)者、得奉行之指揮、詣江戸、謁將軍、獻國書方物也、貴邦與我邦、貧雖懸隔、接輿地圖、我領部某地、貴邦蝦夷之東北也、而兩國相距纔一千里、豈可得不和親乎哉、因所以請之通信交易也、且出往年於蝦夷根室、將軍所賜之信牌、表其無僞云、

蘭船忠告

弘化元年七月二日、蘭船來于長崎也、輸上國書忠告曰、方今之爲形勢、與西洋各國共結盟

約、不爲交易通商、則各國必率軍艦、將迫于貴邦云何

狂花子曰、此忠告者、實是吐露開化之一言也、

秋帆學炮術

四郎太夫、姓高島、号秋帆、在其長崎也、就蘭人受砲術、後以事禁錮、至是幕府命釋之、使屬江川太郎左衞門、督衆傳習其術、輓近炮技之盛、

秋帆爲著輯云、

砲臺用土沙

魯船之泊長崎也、港吏馬場五郎左衞門等、數與艦師値遇、頗得款接、且一夕饗以影戲、最後寫其本國邊防之狀、大約砲臺若干基、皆兩々相對、一無隻立、而大牙互置、星羅散布、彼云、此特一方之觀耳、乃更寫出各處、雖布置一律而地形各殊、以知其非虛言也、馬場問曰、砲臺皆

似不用瓦石、果是邪、彼云、瓦疊石築、似堅而脆、一砲而可崩解、故本國皆用土沙、鞏固築之、雖銃丸至、寂然不動、且布置如是者、亦非虛搆也、此制海國概然、貴邦亦宜倣焉、於是乎馬場始知本港防備不及海外、且彼托影戲以示其富强也、

萬次郎

萬次郞、土佐國幡多郡宇佐浦之漁夫也、天保十二年正月某日、漁于近洋、忽遭颶漂抵無人嶋、偶得北亞墨利加船之托、航而至其國、留住、後就吾人學亞語、既而爲土人某女婿、捕鯨爲業、居十餘年、稍生歸思、乃往南亞墨利加、採溫泉所產之沙金、聚充路費、航抵琉球、遂至長崎、審告彼邦之風土事情云、

小柳與米人角力

安政元年、正月十三日、米使彼理來于浦賀也、

幕府賜以米百斛海苞五斗、使角力者數十人而授之、時有白眞弓、躬擧八苞頂上戴一苞、掌中置一苞、次有小柳亦然、米人大驚其力量、於是米人則曰、與吾有力者三人、與小柳請爲角力、小柳蹶然乃起、挾一人、躪一人、擧一人、米人拍掌嘆賞、且向譯官則曰、彼之多力何以然乎、乃荅之曰、食日本之美米、飮日本之美酒故也、

象山松陰被坐

墨艦之泊下田也、長門人、吉田寅次郎、與其門人澁木重之助、密就墨使、乞航海之事、墨使弗肎、使人送致之港吏、於是、幕府按驗之、事連佐久間修理、以三人皆犯國禁、囚之獄舍、既而各錮其本藩云、修理名啓、号象山、松代人也、眞田信濃守家臣、博學多識、好讀洋書、傍研究西洋銃法、嘗謂門人寅次郎曰、近年西洋各國、發明蒸氣力、海陸共得便利不少、回知各國之富强在近焉、

豈爲男子者、航身于萬里、不可不知其宇內形勢也、寅次郎聽之大感發矣、寅次郎、萩藩之士、号松陰、頗涉書史、且善詩文、嘗就修理、學兵、以用心於防海策、適聞魯船之來長崎、共乘彼船、欲究航海之術也、乃託事於九州游歷、告別於象山、々々悟得其意、作詩與贐、松陰益感憤、既而至長崎、則墨船既而拔錨、於是松陰再詣江戶、又會墨船之來泊于下田、更謀之象山、松陰乃擕重之助、直赴下田、於此乎事露、幕府以其犯國禁、遂幷罪之、

毀梵鐘之詔

安政元年、詔于幾內、東山、北陸、山陰、山陽、南海、西海之七道、毀各寺之梵鐘、以鑄造大炮小銃、欲備之邊海策、勅幕府公布之、實是三月三日也、智恩院宮詣闕上書曰、昔矣蒙古之寇本邦也、詔天下之神社佛閣而祈焉、忽而神風一夜

激發、百萬賊船立爲海底之物、今也、夷船之來泊、復又依舊祈焉、何難之有、毀梵鐘而爲之預備、不可取也、輪王寺宮亦上書而拒之、事乃輟矣、

嶋津氏献洋製船

薩摩守嶋津齊彬、嘗摸造西洋新製之兵艦、号曰昇平、以而献幕府、々々賜刀劍之、實是安政元年、八月十四日也、

狂花子曰、爲之本邦洋製船之始矣、

地震

安政元年、六月十四日夜、京畿地大震、伊勢、伊賀、大和、近江最劇矣、城樓家屋往々傾覆、人畜之死傷、不可勝計、同十一月四日、京畿、及東海、南海之地大震、既而南海溢、狂波及大坂、東海亦溢、下田最甚矣、魯船亦爲之被破、其他家倒屋漂、死傷山積、實是古來未聞之凶變也、幕府

爲令寛永增上之二寺、大修祈禱云

東湖卒

安政二年、十月二日夜、江戸東南有物、光炎如火、度空而過、俄而地大震、瓦礫雨下、梁柱靡亂、諸侯之邸舍、及士民之屋宅、東西折、南北倒、其壓死者十萬人餘、水戸藩士藤田東湖、亦爲之壓死、東湖名彪、字斌卿、稱虎之助、後改誠之進、其爲人也、慷慨懷節義、博識多才、尤長詩文、仕水戸前中納言、與戸田忠敬等、爲公之股肱、天保甲辰五月、坐公之事、得罪幕府、被禁錮三年、後被宥從公在于江戸、是日地震也、忽馳出公于庭、公出則屋倒、遂爲之卒、行年五十、有回天詩史等著也、

京師凶兆

安政五年、七月十七日、權大納言藤原公純等、爲蠻夷降伏、欲奉幣於大廟、而至三條京極、忽

見黑烟一道衝天而起岡崎、所司代某、鳴鐘發救火夫、既而寂然無踪踖、時人以爲凶兆矣

水戸前中納言激論

大將軍無子、大老掃部守直弼、閣老備後守資始等、決策迎將軍從弟紀伊宰相、爲嗣君云、先是、紀伊家無嗣、文恭之第六子、入而繼之、卽是宰相也、時年十二、幕府乃使賴學第七子嗣紀伊家、而擯斥尾張慶恕、水戸齊昭、越前慶永、各

屛居江戸別第、命松平義比而嗣尾張家、松平直廉嗣越前家、而禁一橋慶喜之登營、尋貶少老丹後守、側用人土佐守、勘定奉行信濃守、褫職削邑云、初水越尾之諸公、以刑部卿欲爲嗣、刑部卿卽前中納言第八子也、掃部頭等深忌前中納言之英明、故以宰相欲爲嗣立、於是乎諸公以爲、若果如是、則必成事矣、相率共登營、請見大將軍爭之、掃部頭等拒而不通、是日、

掃部頭、會太田資始以下之諸吏及尾張慶恕以下之幕族、大議嗣事、齊昭等皆謂、宰相幼少也、方今國家多難、況亦外夷來窺、自非長而賢者、不能以副職、宜迎刑部紹征夷職、以宰相爲其世子也、世次若如是、則千々萬々歲矣、掃部頭曰、宰相現係血屬、立血屬者、舊制爲然、不可違焉、齊昭咲怒、事將及鬪、適間部詮勝自內來聽曰、御前今召掃部頭、竟擁之而入、齊昭等執々而去、或謂、會議以前、大將軍既罹暴薨、秘而議嗣事、又謂、至七月四日而薨矣、於是乎、掃部頭迎立宰相、斥黜諸公、貪權怙勢云、

狂花子曰、自此前中納言之激論、終起櫻田之變云、嗚呼彼一時也、此一時也、

附記

參議源慶福、爲幕府之世子、賜長光國光之二刀、尋而改名家茂、時年十二、於大將軍爲從弟、

也、先是紀伊無嗣、文恭公弟六子齊順繼之、任大納言、卽世子之父也、

彗星見暴痢行

安政五年八月十一日曉、彗星出于東北、光芒長三四尺餘、至十七日之暮、乃轉見于西北、其大如太白星、光芒益長一丈餘、陰陽頭安倍晴雄等上書爲兵革喪亂之兆、此時天下大患疫、病候異常、暴痢纔發氣脉卽絕、死者不知其數、

江戸大坂最爲甚矣、俗稱曰虎狼痢、漸至九月之末、彗星次第減、暴痢亦息矣、明年秋復行、京師最劇矣、死者二萬人餘、長崎次之、

左內某

左內某、水戸臣也、初受藩主密旨、周旋闕下、盡力勤王、後幕府求其黨、責其罪嚴重矣、初左內之就縛也、吏按之曰、密旨係于何事、左內抗言曰、旣曰密、所以不可明言、何責之有、遂被斬、歲

二十有六、在其獄中也、手注資治通鑑、至漢紀而就刑云、作絕命辭曰、二十六年夢裡過、顧思平昔感滋多、天祥大節嘗心折、土室猶吟正氣歌、

櫻田之變

水戸藩、佐野竹之助、黑澤忠三郎、鹿兒島藩、有村治左衞門等十七人、狙擊井伊掃部頭於路、斬之、彥根藩秘喪不發云、此日飛雪紛々、旣積三尺、道路不辨、掃部頭爲賀上巳、將登牙營、儀徒百人餘、肩輿出邸、喝道而行、比過櫻田門外、水戸之黨、穿雨衣、戴竹笠、袖銃懷劍、潛伏濠上、或置山轎於路傍、跪其側、忽有穿簑笠奴裝者自呼訴人、直近輿側、從士叱避之、訴人再欲進也、同志者六七人、放銃拔白刃、躍而勢前驅、々々騷擾、齊聲則曰、狼籍也、輿側衞士、不留于意輿而向之、於是乎、訴人直脫簑笠、拔腰刀、欲斬

輿丁、々々見之、狼狽四走、此時濠上所潛伏者、亦皆脫雨衣、圍輿側、前後叢鬪、互有死傷、忽自路傍所置之山轎、有一人、着黑羽二重之濶袖、而穿小袴、肩掛白襷、手挈短槍、跳出、呼曰、吾薩州藩士、有村治左衞門也、橫刺輿中、掃部頭卽伏、曳出馘之、大鬨曰、獲井伊公矣、與數人提首、走于日比谷、至遠藤但馬守之邸前、屠腹云、或云、治左衞門持所獲之首級去、不知其所之、先

是、治左衛門寓于水戸、深被烈公之知遇、治左衛門亦感公之慈愛、終及此件也、是日浪士之襲撃衛士等、力雖防禦、以事出于不意、終不能救公、死者四人、傷者二十余人也、浪士或有割腹或脱身者、就中、佐野竹之助、齋藤監物、蓮田市五郎、黒澤忠三郎等、自訴其脇坂氏之邸也、竹之助重傷、而右腕既雖欲落、意氣從容、以待其命、傍人皆愕其膽力、入夜終死、大關和七郎、

森五六郎、森山繁之助、杉山彌一郎等、自訴于細川氏之邸、曰、吾輩去月出國以來、潛伏處々、幸得今日之機會、請謁于重職、委曲具狀、以上訴書、官夫憐察焉、於是乎、彦根邸内聞變大駭、叱咤赴援至、則浪士既散、僵死委路、濺血染雪而已、相顧愕然、漸而収屍而還、然邸在距西城郭外櫻田上、僅數百步、耳目以可綴、而此時飛雪攪天咫尺不辨、事亦起倉卒、半餉許而輙息、故無一人之及事者、聞者異之、

附記　浪士之封事

吾曹之於井伊公也、更非有私怨、畢竟爲救萬民之苦、迫于此擧也、夫井伊公也者、慣于太平之久、墨夷之闖入浦賀、則媮安畏戰、唯彼之虚喝是信、開口則輙説時勢之變遷、鄙不奉勅諚、而與五夷終結條約、挾幼君以私意、公卿百官以下、至尾水越三家之諸有司、聊有悖于其意、

皆禁錮之、而處死刑、既如吾老侯、則深憂時世、首以尊攘説、屢雖諫幕府、嘗不顧之、却爲懷異志、加之嚴譴、何事乎、夫交易者、神州之巨害、而釀國家之衰弊、乳臭之稚子能所知也、彼卑賤之銀貨、與我之衣食金銀、以交易、至甚、則使夷虜徘徊于都下、視國人而如土芥、加之、幾内北國之開港將在近也、國民洶々、於是吾曹、同心戮力、不顧不肖、以繼老侯之宿意、代天而誅賣

國利已神人共不可容之國賊矣、非敢以私意、固俟官之公裁、吾曹之所伏而祈也、而今雖除首惡、至吾曹之死後、則神州永爲外夷之奴僕必矣、請速改革弊政、須建無窮之策矣、官幸憐察焉、

水戸齊昭

齊昭、字子信、号景山、私諡曰烈公、武公第三子、而哀公弟也、先是哀公之卒也、公以遺命襲封、

累遷權中納言、其爲人也、聰明果斷、博學多識、擢任人材、鼓舞士氣、崇神道以斥異端、建學校而明倫理、其爲政也、革舊弊禁奢侈、省刑薄斂、而勸農講武、享國以來、鋭意圖治、公夙憂邊海、命鑄大砲、造巨艦、數上書幕府、大論預防之策矣、弘化元年、幕府遂命公致仕、因而屛居于駒籠別第、無幾邊海事起、果如公之所憂幕府於是乎、徵公參決營議、往々有不容公者、公不得已、辭不復出、旣而五夷之約始成焉、公亦廢錮矣、終臥病甚危篤矣、幕府尋釋公之禁錮、未日公遂薨、享年六十一、實是萬延元年八月十九日也、或作十五日文久壬戌歲、天皇詔贈從二位大納言、公之在世、遵守天朝、扶翼幕府、巨細之事、知無不言、以身係天下之望者、殆三十年、迨薨、識者深惜其志業之不成云、

東禪寺之戰亂

長岡屯聚之徒、有賀半彌、岡見留二郎等、十余人、乘夜襲東禪寺英吉利之客館、傷英人二名、番吏督衆禦之、其徒二人、被拘、餘皆逃散、此時英之公使大怒曰、日本亡狀如此、當移檄佛荷兩公使、率兵以正其罪、幕府百方說諭、事漸得解、東禪寺在江戸高輪、

英人測內海

文久元年七月、英人苦內海之多暗礁、乞測量

避之、幕府許之、且使沿海諸藩給糧食、而外國奉行同舟共事、於是乎、測驗之圖成、因以分賜之列藩、

春日神鏡

文久二年、正月元日、大和春日社前之神鏡、無故破裂矣、時人爲兵亂之兆也、

坂下之變

文久二年、正月十五日、下野人、甲田顯三等六

人、狙擊老中安藤侍從于坂下門外也、侍從蒙疵、層遁矣、初顯三等、放銃拔劍、欲傷侍從之箯輿、侍從殆篤矣、衞士、山田彥八等、十余人、力鬪捍之、侍從得間、脫身走入郭門、彥八等皆被創遂殪顯三等六人、擁侍從而還、事聞幕府、撿視其屍、六人各袖一封書、題曰斬姦趣意、其畧曰、安藤信正、不省井伊大老之爲義士所誅、蔑如朝廷、親昵夷狄、却出于井伊大老之上、妄議廢

天子等之事、何犯大義之甚、且使皇妹東下、雖唱公武合体、是亦信正之姦計、而畢竟要於京師、欲得開國之勅諚也、如此之國賊、不可得一日戴天、故及此擧也、此時安藤氏、有家臣五十余人、自稱遊兵、拔白刃以縱橫奔走于坂下門外、搜索浪士之殘黨、白刃閃々映朝日、恰如臨戰場云、而爲此擧者、故外國奉行堀利照之臣、甲田顯三、兒島强助、小山鼎吉、水戶人、黒澤五

郎、越後人河本壯太郎、等六人也、

附記

此歲夏四月、安藤信正遂辭職、幕府慰勞之、罷爲溜詰格云、

平野次郎義擧

嶋津久光、毛利慶親等、有故將赴江戶、途至播之姬路、此時中山公之舊臣、田中河內助、平野次郎、飯居簡平、大谷雄作、靑山頼母、等、每以尊

攘之說、糾合同士、其徒四集、大約二百人、乃相議曰、吾輩雖衆、亦烏合也、不如依託于一大藩而成事、而今日可依賴之人、偏是嶋津泉州也、於是數幕吏之罪、出書于泉州、以奏京師、請促醜夷之親征、其書略曰、癸丑以來、幕府失策、開港處々、則外夷益猖獗、何人可不切齒扼腕哉、臣輩不省不肖、將擧事也、聞君侯之英明特達、固臣等之所望、今而奉君侯之号令、拔大阪、以

燒彥根、屠二條、直上京、而攘幕吏、解公卿之幽閉、下詔於七道諸藩、終奉鑾輿于函嶺、臨境問幕府之罪、然後轉旆外征、以殲滅蠻夷、平定海內矣、泉州心病其粗暴、且依違應之、既而至大坂、其徒既聚、遂入京師、具告狀近衞公、々輙奏聞、天皇褒泉州之處分、因勅駐輦下、益鎭撫之矣、爲此巨魁者、平野次郎、筑前人也、癸丑以來、欲遂尊攘之志、粉骨碎身、以脫本藩、來于京師、而募同志、此時幕制嚴密、共僧月照、隱身於九州、漂泊于處々、月照被追幕吏、遂投薩海、次郎僅而保命、今日始謀此義擧云、爲之文久二年四月六日也、

小笠原嶋發見

幕府以小笠原島之事、答英人也、初吾邦人、得一島於南海、因漸開墾、以爲屬島、名曰小笠原島、既而中廢其開墾、英人以爲奇貨、欲収轄之、

於是乎、幕府遣外國奉行、水野筑後守等於本島、又復修廢業、乃證其事由、以答英人、尋使江川太郞左衞門管轄焉、于時文久二年五月、爲小笠原島之發見也、

生麥村之變

島津三郞、先于大原公、發江戶、至武州生麥村、也、英人乘馬橫遮其前驅、從士等怒曰、不遜也、直拔刀斬英人四名、是以三郞威益振矣、英使

大怒、率兵艦數隻、直逼横濱、以書責曰、息壞在彼、貴國豈忘、顧吾民、有何所負、屢得禍於貴國、聞去年殺本國士官者、三郎之一黨也、速縛主使者、附之於我、兩國參撿、然後駢首誅之、否則、得政府贖罪金五十萬碼矣、苟拒乃有一戰耳、請三月九日爲期、萬一失約、兵艦卽在此、貴國其勿悔焉、書辭倨傲、幕吏大難之、五月九日和議遂决、盡數輸金、英人既獲償、卽日懸帆而去、

是歲六月廿八日、英艦七隻、入鹿兒島港、以書復來逼曰、生麥之事、政府既而謝罪矣、顧貴藩何所决、乞速出罪人、竝輸償金、如頼藩議既决戰志、且依違答之、密爲之備也、七月二日、英將猥入內港、奪所繫瀛船三隻、引還本船、蓋似質之者、於此薩藩大怒、出兵開砲、以擊英艦、是日偶大風雨、海陸乘之齊發、彈丸雨注、炎焰焦天、英艦乃焚質船、翌日拔錨皆去、是役也、敵之死傷數十人、而我砲台戰艦、亦多毀折、三郎飛書、報事、朝廷聞而壯之、既而英人圖再舉、三郎乃遣人橫濱、借金幕府、而償輸之、於是生麥之事始平、

南帝廟震動

文久二年、十月十八日、芳野山後醍醐天皇之廟、無故震動、終破裂矣、時人怪之、此時將軍入朝、下道路人家不及閉窓戶之令云、

斬足利三將木像

各藩浪士、三輪田綱一郎、諸岡節齋、和田雄太郎、青柳健之助、長尾郁三郎等、十余人、至洛西等持院、斬足利尊氏、義詮、義滿之木像、梟之三條河原、揭書其側曰、自賊魁源賴朝、至北條足利、逞其凶逆、不可勝算、然而吾輩、受生于五百年前、不能拔其首、遺憾如山、今而誅戮不廷之臣、如是、蓋唱足利氏之凶暴、暗擬之幕府也、此

時將軍之上洛在近、時人大忌之、守護職會津少將大惡其疎暴、即捕三輪田諸岡以下數人、以索其殘黨、於是長門少將上書於朝廷曰、浪士輩之有等持院之擧、偏惡足利氏之凶逆、以欲明名分之切、毫非有私心、請以寬典處分之、越前中將會津少將等不聽、於是諸國之浪士、大慕毛利氏、頗如主將云、

狂花子曰、三條以下諸公、與長人同其志、蓋

基于茲者乎哉、

五條之亂

備前人藤本津之助、三河人松本健三郎、江戸人安積五郎等、流寓大和河內之間、主張尊攘之說、其黨凡千八余、乃稱奉討幕之勅、自號曰天忠黨、廷臣中山大納言次子侍從忠光亦同之云、此時黨者漸々却邑宰奪兵器、向大和五條也、五條乃官地、縣令曰鈴木源內、黨之入官地也、揭菊桐章旗、結束步騎、吶喊馳至、於是縣民大擾、將奔走東西、黨兵鎮撫之、乃圍源內之邸、說以勅旨、源內拒之、兵忽起、斬源內及屬吏、兵奪牒籥粮米等、火邸而去、屯于邑之櫻井寺、乃榜書源內等之罪、終梟其首云、時是歲八月十八日、況叉朝議一變之日也、京師聞五條之變、命松平甲斐守等捕獲其黨、々々聞朝議之變相議曰、事既至此、吾等無地于容身、大丈夫

快戰以殉國而已、於是乎、其黨合兵侵農、襲高取城、々主植村防戰却之、黨兵退據于天河衢之險、幕府令紀藩津藩擊之、九月十八日、津之助健三郎戰死、忠光脫赴大坂、後復走長州、而五郎等五十余人、被捕下京獄矣、或曰、五郎善用兵如神、此擧爲其軍師云、先是朝議以十津川鄉士之積忠、賜祿旌之、此時忠光等稱勅誘之鄉士往々信從、而高取之戰、頗加擔焉、既而

知其僞大悔之、津藩因請宥其餘、朝議從之、郎日遣使十津川、厚鎭撫之、衆心於是乎定矣、世謂之五條之亂也、

南八郎勇敢

十月十三日、生野銀山之兵敗也、平野次郎等被拘、南八郎以下數十人闘死矣、初次郎之要島津氏于姬路也、以事涉于過激、本藩禁錮之、無幾應朝命、爲學習院之督長、忽聞大和五條之亂、自請鎭撫焉、將到五條也、途而復聞十八日之變、於是憤發、復任七卿、解長州侯之寃、再爲與親征之議、直走于長州、以戴澤主水正、（七卿中之一也）糾合同志、欲强請于京師、浪士三玉三平、南八郎、川俣才一郎等三十余人、到但州生野銀山、襲縣令川上猪太郎之邸、奪金穀等、土兵四起應之、居數日、姬路、竜野、豐岡等諸藩之兵至、適有天忠組敗北之報、於是乎、士氣大挫、

衆漸潰散矣、二郎等乃奉澤氏、將赴京師、但之豐川村而、被執、此時澤氏僅以身逃、復奔長州、南八郎等不敢從焉、率同士十二人、軍于妙見山、此時手下兵、誤銃殺村民、士兵於此反心、吹笛聚衆、數百人皆執鳥銃、圍山而亂發、八郎等衆寡不敵、遂下山就小阜、八郎於是親介十一人之死、自刎而死矣、時年三十八也、

福原越後

毛利家臣、濱忠太郎、久坂義助、來嶋又兵衛、寺島忠三郎等、數十人、推其國老福原越後、率四百人之兵、以六月廿三日、上京、將有所請、先是解荻藩及諸國脫士等、七卿之復任、宰相父子之寃、爲貫徹其報國赤心、陳述客歲八月變動以來之顛末、屢以書上于　朝廷、々々不毫許之、浪士等憤懣不措曰、我等上京不如兵威以掃君側姦臣、因不得已、終及此擧也、長軍陣于

天王山、以書嘆奏再三、時在京幕吏等、獲此報且駭且怖、不知所為、朝紳亦大懼矣、奏議曰、長藩以虎狼之勢而至、今與之抗、啓兵端、則天下忽瓦解、而禁闕亦危矣、請宥長人之願、謀萬全之策、焉、於是尹宮及一橋中納言、會津中將等、奮然決議曰、長人等煽動諸國之浪士、兵威以欲強請于 朝廷、而今許之、彼亦猖獗、輕侮京師必矣、不如急討之、因命在京之諸藩、嚴重九

門警衛、與洛中守護、市民大騷、七月十九日、越後等憤其願之不成、舉兵犯闕、官兵討平、詔削毛利一族之官爵、幕府乃奉勅、興師命前大納言德川慶勝、總督之、臨境問罪、於是毛利父子大惧、誅首謀越後等、獻首謝罪云、

佐久間修理

浪士等暗殺佐久間修理、揭書三條橋、其畧曰、修理夙好洋學、主張交易開港之說、謀之中川宮、及會津中將等、欲遷都于江戶之國賊也、以故誅戮焉、修理号曰象山、為其人也、豪邁倜儻、博學多識、傍讀洋書、頗通于海外形勢矣、甲寅之歲、坐于吉田寅次郎之事、被幽本國、後被赦上京、專唱開港論、乃往來朝幕間、大將有所為、其乘馬也、常用洋製之馬具、是以攘夷徒惡之、終暗殺之云、或曰、肥後人之所為也、

林鶴梁

鶴梁其号、實稱伊太郎、江戶人也、幼而磊落不羈、年至二十四、折節讀書、仕于長野藩、豐山先生、學業日進、經御簞笥同心、為參遠二州之代官、至處皆有政績、而伊太郎雖居劇職、不嘗廢筆硯、所作文章、積為數冊、名曰鶴梁文抄、其文潑々似欲飛者之狀、實是關左文壇之淵藪也、

武田耕雲齋

武田名正生、号耕雲齋、又号如雲、水戶人也、在

其越前敦賀一也、爲二幕吏一被二欺斬一噫矣、嘗有下題二崖山樓一之詩上、以足レ卜二武田氏之一世一矣、其詩曰、崖山妖血涴乘レ輿、禮樂衣冠掃レ地空、借問文章經術士、年來畢竟讀二何書一、三復可レ味也、

天長節

今上卽位、釐二革曆法一、推二步排算一、新舊相配、乃以二聖辰一、定爲二陽曆十有一月初三日一、稱曰二天長節一、是日天下擧祝二聖壽一、蓋新典也、謹案、明治元年、

戊辰八月、乃行二卽位之禮一、

兵庫開港

英吉利、佛蘭西、荷蘭、亞墨利加等、各國公使來二泊于兵庫一、請二開港之事一弗レ已、既而將軍、具レ疏奏レ之、其畧曰、先臣家茂、伏レ闕上レ疏敢請二條約之勅許一、先帝之英明、降レ勅允レ之、而特禁二兵庫之開市一、先臣等、雖二敢不レ違二于聖旨一、其開港之期、既載而在二于盟書一、苟因二循之一、則失二信萬國一、却取二禍目前一、實國家安危之所二關係一、而不レ可二容易一也、仰望、陛下察二古今之情一、鑒二海內之勢一、尙レ信重レ義、從二旣許之條約一、新開二兵庫之一港一、則生二富强之基本一必矣、臣昧死謹奏、疏入朝議則曰、在京諸藩之意亦同、情勢切迫、萬不レ得レ已、於レ是撤二甲子七月所レ揭之長人罪狀榜文一、尋以二丁卯十二月一、爲二兵庫開市之期一、後更以二明年三月一爲レ期、布二令中外一云、

近世史談卷一終

近世史談卷二

浪華　楢崎隆存　編輯

大島三右衛門

三右衛門、本名西郷隆盛、稱吉之助、薩摩人也、安政年間、轉游于京攝間、憂時勢之陵遲也、當井伊中將之執政、往歸于本國、在其京師也、與成就院僧月照友善、月照之爲人也慷慨尚節、此時、幕府大捕天下稱有志者、併及月照、於是、

月照脫身走薩、潛寄西郷氏、具話上國之景況、相謀曰、事既至此、吾曹自死于奸人之手、寧蹈西海自致焉、遂乘夜相攜投海、適月明、有一艇之來、舟人見變、急得濟之、兩人既合瞑矣、舟人看護、隆盛僅甦、月照終死、薩藩憚幕府之譏、竄隆盛于隅之大島、先是、隆盛竄大嶋二度、復併此擧三度也、故自變姓名、稱大島三右衛門、

家茂辭表

十月二日、將軍使尾張大納言齎上書而入于京師、詔問諸藩之意見、於此將軍上疏、其略曰、臣不肖叨辱大任、策富强、輝武威、不能上安震衷、下濟黎民之痛心疾首耳、而臣族慶喜久奉職于闕下、多更事故、則必堪負荷、因臣將讓職於慶喜、請視之猶如視臣、今也、臣且察宇內之形勢、氣運日開、萬國往來、結條約通有無、若神州絕交際、則似畏避者之狀、恐非持國之体也、往

年墨使之入下田也、瑣國之舊制忽變、至許開港之條約、其後更下詔、拒絕外交、萬一無計、而戒輕戰、則彼資以製艦鑄砲、亦取其長、欲精其術耳、而征西之事起、臣入大坂城、不圖夷艦來于武庫、要請條約之勅許、曰若不得命、則直入京師、請之百方說諭不聽、夫我國雖武乎、我兵雖强乎、內憂外患一時屯集、而與各國戰、幸而雖勝之、環海皆寇、兵連禍結、臣之家存亡、雖措

而未レ問、實詐之安危如何、陛下非二覆育之意一、則臣亦失二控御之任一、頻乞賜二改約之勅一、謹言、是時一橋中納言、松平肥後守、小笠原壹岐守等、亦連署上レ書、請二條約之勅許一、

東軍大擧逼二長州一

六月朔日、東軍大擧、逼二防長之四境一、紀州、彦根、高田之兵、自二藝州口一、鳥取、松江、濱田、福山、紀州之兵、自二石州口一、肥後、柳川、小倉之兵、自二豐前一、皆

海陸並發、此時小笠原壹岐守、赴二于小倉一駐、指二麾諸軍一、紀伊中納言、在二廣嶋一總二督之一、別遣二三兵隊一、及松山藩之兵、自二海路一逼二防州大嶋郡一、焉初東軍之臨二藝州一也、令二諸藩一出レ兵會レ之、薩藩獨諭二師之無レ名、固辭二出兵一、至レ此始會、

尾瀬川之役

八日、東軍抵二于大島一、發レ砲而焚二村落一、長人故不レ應、遂上レ陸抄二掠所レ過云、十二日、長人高杉晋作、山縣狂助等、闘レ艦率二水軍一來二于大島一、砲擊數合、殺傷相當、十五日、長人設レ伏挑レ戰佯走、東軍乘レ勝追レ北、忽爲二伏兵一所レ擊、棄二糧仗一而走、夜半悉收二敗兵一歸レ藝、長人乃笑曰、東軍脆弱、共不レ足レ較矣、此役也、松山隊將佐久間一學戰二死之一、十六日、藝州口之東軍稍進、又彦根高田之兵、將レ入二長州之國境一也、長人乃張二疑兵一而待レ之、既而東軍前及二尾瀬川一、先レ是長將、太田市之進、石川小五

郎等、率二兵八百一、潛亂二上流一、倚レ山伏レ兵、至レ此猝襲二東軍之後一、東軍腹背受レ敵、棄レ砲敗走、長兵乘レ勝入レ藝、取二大竹、小方、玖波之三村一、隔二四十八坂一扼二守險要一、於レ此東軍退而陣二于大野一、時長人贈二書于彦根高田營一曰、卿等甚疎二武事一、毫不レ類二其祖之彪武一、今將レ鏖レ之、然爲二幕府一釋レ之且放還、俘四、療二創痍者一、送レ之、當二來而取一レ之、如二其器械一、則宜下以二兵力一而來取上、毎レ俘與二金五兩一、而放還、又榜二書坎

竹玖波之幾址、曰、嚮者、屢託安藝侯、歎訴于幕
府、不曾納之、而大軍之臨我境也、又拘留我老
臣、是苟非問整々堂々罪之帥、故今我等奪老
臣入闕、將有所訴、而雖借路于貴國、不敢侵掠
貴國、若有剽掠者、或罹于兵燹者、則告之、吾等
急處分焉、

田浦之役

附記　島村志津馬

豐前之東軍、將襲赤馬關也、軍議未決、荏苒消
日、而長將高杉山縣等、乃艤巨艦三隻、直迫于
豐前田浦、進發石榴彈矣、小倉之隊將、島村志
津馬、率精兵三百、自陸應擊之、沉其一艦、長人
不屈、更乘走舸、上陸、志津馬乃鼓勇邀戰、自辰
至申、長軍遂不利、燔田浦、斂兵伏而去、向門司
關、砲擊村落焚之、小倉之將、澁田見某、急馳來
而卻之、先是、佛艦自橫濱將赴長崎也、途抵于

赤馬關、却長人曰、我國既與日本政府和親、故
敵政府者、卽我敵也、我將助政府攻叛者、因勸
其歸順、約答期而去、長人乃相議曰、內地之事、
何係于外人、宜佛人之追再不來、速畢事矣、於
是、與小倉藩交兵、既而佛人還于長崎、責長人
之不用其言、長人答之曰、幕府屠我大島、焚我
村落、多殺無罪者、而小倉藩、負于隣交、助東軍
攻擊、日急、我豈束手受兵乎、佛人怒欲爭之、適

英艦亦來會、矣英人居間周旋和解、佛艦乃去、
或云佛人之抵馬關受幕府之密囑也、

家茂薨

從一位、右大臣、征夷大將軍、德川家茂、薨于大
坂行營、時年二十也、老中、稻葉美濃守、護柩歸
葬于江戶、詔賜謚曰昭德院、其明年七月、贈正
一位太政大臣、初將軍之罹病也、既知其不可
起、上表、以一橋慶喜為嗣、代請總督西師、朝議

允之、乃使慶喜於臨藩、而敗聞連至、諸藩往々引兵去、於此、朝野失色、不知所為、將軍亦深憂之、病愈危篤矣、終上鬼錄云、慶喜輙悔奉西征之朝旨、自咎誤事、辭而不復西、上書徵諸侯之有名望者、而請議事、朝議亦許之、慶喜乃手書、特以尾張大納言、松平下野守、鍋島閑叟、山内容堂、伊達遠江守、島津大隅守、長岡良之助等、召之京師、時諸藩多稱病不至、

水戸兩黨

水戸中納言之、以藤田誠之進、今井金右衛門、戸田忠太夫等、大革藩政也、國老、結城寅壽等、心不喜之、百計沮焉、此時及廢佛之議興、僧徒亦怨望、幕府幽屏中納言、禁錮藤田等三人、結城乃得志、復專藩政、於是藩議兩分、一則結城之黨、謂之奸黨、一則藤田之黨、謂之正義黨、爾來二黨之爭、益沸濫矣、及其藤田死、中納言薨、

卒也、仍凝而氷炭不解、奸黨市川三左衛門、朝比奈彌太郎等、以排正黨為事、又正黨藤田東湖第三子、同苗小四郎、田丸稻右衛門等、憤激相約、將舉事也、号為繼烈公尊攘之遺志、遂戴烈公之木主、率兵自野州宇津宮、度于太平山、稱攘夷之軍資、逼于市民、出金、市民不堪其督責、而訴變、幕府乃令近傍諸藩、討其黨、迭有勝敗、其徒出據筑波山、設柵守之、市川等來攻、此

時奸黨相議曰、吾輩之舉事、志在攘夷、何鬪兩黨之私爭、乃相率逃亡、藤田等知不可支、率見兵三百、投武田軍、武田初稱彥九郎、冒跡部氏、後復本姓、名正生、号耕雲齋、水戸世臣、而卽藤田氏姻戚也、武田忽其奸黨之亡狀、遂納藤田、合衆抗幕軍、勢益猖獗、無幾武田等潰圍突出、走抵上州世良田、而涉利根川、遂出中仙道、至上野、高崎、自信濃、歷美濃、渡大田川、抵加納

驛、欲西入京師、路既梗塞、乃轉針北路、踰蠅干嶽、至越前大野、時加州藩、守近江之海津、武田乃貽書云、僕等爲奸黨所讒、獲罪於幕府、嗚呼蹈蹟至此、因欲就一橋公申雪之、願假道入京、藩兵不肯、於是一橋公聞武田等至、親將奉朝命、爲討之、赴海津、武田乃捧書乞哀、中納言不許、武田奔投加賀、出書請除賊名、加藩具狀于幕府、々々乃屬于加藩、因武田以下、時松平相摸

守等、五藩連署、上書乞宿其徒、爲壤夷先鋒以贖罪、幕議不聽、其明年田沼玄蕃頭、受旨臨敦賀、斬流武田以下、其後四年、時勢一變、正黨奉朝旨入水戸、誅鋤奸黨市川等、大得志以雪武田等之寃、於是乎、兩黨之亂始平、

樺太境界

慶應元年秋、幕府遣使魯國、議樺太島之境界、也、先是文久壬戌秋、竹內下野、松平石見等、至魯國、爲議北地之境界、乃以北緯五十度、定兩國之界、遣吏于其地、以治土民、且作地圖、紅青二色而分境、以五十度線之、魯人不肯曰、貴國何以五十度分之乎、夫此地者、素非境界之可定、然今強欲定之、則兩國之間生紛擾必矣、嘗我公使之至貴國下田也、如約暫時兩國人民雜居焉、他日互目擊實地而謀、然貴國強欲分之、則亞尼亞港以北、爲我領矣、此時竹內等不

知其地理、故復不能論駁之、期再會而歸朝、具述彼之欲掠奪全島之意、速遣地理熟知之者、而請決事也、幕府多事、荏苒既經五年、忽聞魯人爲佐賀連島之開拓、於是幕府愕然、使小出大和守、石川河內守等、出舊年竹內等之所約証書、而欲定經界、魯人如無竹內等之約、換佐賀連島、以與千島、小出等不敢聽之、曰曩者所約之事、非境界也、唯使兩國人民而雜居耳、然

今以千島爲貴國所有之地欲與之我頗似食言、其議紛々未決、魯人斷曰、口舌之論何益之有、以來兩國協力開墾之、小出等相議曰、我輩之至也、既遲矣、彼之開拓、既及五十度以南、妄諾彼言、大似不利、於是共約彼我人民之雜居、其明年歸朝復命云、

孝明天皇崩

帝諱統仁、奉諡曰孝明天皇、在位二十一年、壽

三十七、時皇太子尙幼、關白二條左大臣齊敬、奉令攝政、其明年正月、太子踐祚、至明治元年八月、行卽位之禮、爲之今上皇帝也、初天皇之在位也、英明果斷、而辨大體、嘗改正歷聖之諡号、且和氣淸麻呂贈正一位、後自外國之事起、深憂皇基之安危、爲其社稷所規畫、至深矣、至遠矣、不幸而短祚、天下悼之云、

政權歸一

慶應三年、十二月九日、朝廷令天下曰、自今以往、大小政令皆出朝廷、四方其體焉、此日遂詔罷會桑之九門宿衛、以薩土藝諸藩代之、罷二條家之攝政、黜彈正尹尊融、且廢攝關幕府、及議奏官、傳奏司、守護職、所司代、權置總裁、議定、參與之三職、以有栖川宮熾仁爲總裁、以三條實美、岩倉具視、中山忠愛、正親町實愛等爲議定、以小松帶刀、後藤象次郎、木戶準一郎等爲

參與、以總括政体矣、

德川氏復請執政權

長人毛利工匠等、入京師也、朝廷詔之、復毛利家一族之官爵、尋五卿亦歸京矣、初工匠之率兵、到武庫、幕府欲置之大坂、長將山田市之丞、參謀交野十郎等不聽、居數日、無幾政權出于朝廷、至是入京也、先是德川毛利之間、既雖平定、尙有兵餘之氣、與會桑兩藩不欲並立、一昨

日、朝命之出也、德川內府、亦怨不與于其議、意遽變矣、是則以衆議輿論、而托事諸藩士、欲擅朝命之策也、會柔以下諸侯、會二條城、相議曰、近日之朝議、何與前日反之甚矣、是必騙幼帝、謀私者也、乃上書朝廷曰、嚮者詔臣待諸藩之入覲、而議事也、臣等不得與于九日大議者何乎、因請依舊執事於此、天下大疑內府、蓋內府既歸政權于朝廷、而復上此表也、此時薩長土

藝之諸藩、守護宮闕、德川將士據二條城、屹然相對、互似窺其隙者之狀、於是朝野騷然、德川將士等、勸于內府曰、事既至此、何坐受彼之箝制乎、今而據大阪城、以扼咽喉、不如制之、內府然之、

伏見鳥羽之役

明治元年、正月三日、東軍使者瀧川某來、請過二關、官軍不敢許之、某曰、寡君奉旨入朝、而公等拒之、則以兵力過之、不禮而去、既而東軍重沓逼之、官軍見事之急、先登巨熕拒之、東軍亦應之、於是兩軍砲戰、彈丸雨注、官軍力戰、擊走之、伏見火起、東軍亦二道來侵官軍、々々防戰、迭有死傷、酉牌、兩軍引兵、此夜三鼓、諜者報官軍曰、東軍今在下鳥羽、卸甲傳餐、官軍卽急襲之、東軍狼狽、棄兵器而走、適會游軍來援、東軍卽反戰、衝突官軍、々々大亂、殆至不可支、焉

隊將市木某、大山某、後藤某等、乃勵衆擊左翼、於是東軍稍辟易、官軍乘之、大破東軍、而市木等三將死之、此時朝廷、急將西園寺中納言、率精兵三百、遣三但州之地方、令爲他日之計、蓋用伊地智氏等之謀畧也、四日昧爽、東軍大擧、逼兩道、山田孫一郎、伊集院金次郎等、督衆當伏見之東軍、奮鬪走之、而鳥羽道之東軍、聚銃亂射、其鋒甚銳、不可當矣、先是、官軍伏兵於路

傍密篁中也、既而伏兵忽起、弾丸以注于東軍之中堅、是以賊兵殪者無数、佐久間久保田等死之、此時總督仁和寺宮、錦旗金鞍出其不意、官軍大振、乘勢驅突、東軍大崩、相踏藉遁也、火起于鳥羽、東軍退而入淀、其將佐久間、久保田、皆死之、官軍亦有死傷云、

石川厚狹助

官軍大擧、攻淀城也、東軍隔橋而陣、官軍據河

岸砲撃矣、此時賊以搶手百人伏之蘆葦中、別出銃手挑戰、官軍覺之、不敢進、隊將石川厚狹助奮然曰、視危苟避、如人笑何、乃率銃手數人、挺前當之、衆乃奮曰、毋我亙將餌于敵、爭先繼之、於是伏兵忽左右起、銃手亦麕至、先鋒石川、伊東、中島等死之、伊集院、柳田、藤村、三浦等見之大憤激、咄嗟勵衆而進、賊軍氣稍沮、隊伍少亂、衆乃吶喊遂破之、時既正午、官軍遂拔淀城云

局外中立令

元年正月十五日　天皇加元服、赦天下矣、是時各國公使之在兵庫也、發局外中立之令、布告其人民曰、方今日本國內、干戈將起于東西、然我人民中立不倚、毋援師徒、又勿賣兵器、蓋以朝廷與德川氏干戈未定也、十五日一本作二十五日

土備人殺佛人

土州人銃擊佛人十六人于泉州堺浦、佛人或死或傷、先是備前人、亦要殺佛人于神戶、至是佛公使大怒、讓以四條、謂政府貴官宜詣我佛艦而謝其罪也、謂貴國人不許佩刀入居留地也、謂得償十五萬元金也、謂捕殺害我國人之士卒悉處重刑、凡此四條期三日而得報、若爽其期、則我將有處分矣、此時朝廷銳意圖治、且以彼直而我曲也、立決四條、尋捕土備人三十

六名、處斬事乃平、初政令之出京師也、布告諸外國人在兵庫者曰、今後以京師爲日本政府、各國夫奉命焉、既而訴曰、頻年我人民之、爲貴國人所殺者、數十人、悲慘無極、今也　皇帝新執政權、宜令貴邦內無殺人之害、朝廷乃布告之四方、然邦內、尚以惡外國人者甚衆、及此暴擧也

外國事務局

東久世少將、宇和島少將等、詣大坂告各國公使曰、我政府新置外國事務局、使我輩掌之、請自今我人民與各國人民、益交誼盡誠實、互以無疑團爲主意矣、且我　皇帝欲公使見于京師其領焉、

外國公使入朝

三月朔日、英佛和三國之公使、相偕入朝、佛和二使既而畢儀、其英使入朝也、途有浪士襲擊之、我衞卒力拒、遂斬浪士數人、是以公使不能畢儀、途還、同三日、英公使入朝、拜謁　皇帝、賀我新政之盛事、敢納兩國交誼云、

大久保參與論

是歲三月、參與大久保市藏上表曰、伏惟、王師大捷、賊魁東走、而列藩之嚮背未定、外國之交誼未盡、當此時也、宜以非常之斷、行非常之事、恭惟、中古以來、我　皇帝垂簾拱手、足未嘗踏

地、九重深奧、近御座者、不過公卿數人、可謂堦前千里也、夫敬上愛下、則人倫之大道也、雖然、推尊失道、則乖戾于天理、隔絕於上下、是古今之通弊也、請着破俗論、不飾邊幅、以從事于簡易輕便、且平安地勢狹隘、而不足廓於聖謨矣、是以、今又將遷都於大坂、釐革百弊也、伏願、聖明裁之、表入、擧朝爽然、後以江戶爲皇都者、蓋基此議云、

天皇東征

是月以二條城、爲太政官代、裁決庶政、於布新政於天下矣、於是、 帝臨御殿、會諸卿盟曰、廣詢集議、決萬機於公論、破舊來之陋習、矣再命曰、賴天地公道、求智識於宇內、以振起皇基矣、既而 帝親爲征關東、幸于大坂、而觀海軍也、當此時也、諸道官軍、水陸分道、欲攻江戶、

勝安房請弭征師

總督宮、率諸軍、自海道至駿府也、德川慶喜、在上野寬永寺之一室、悒鬱竢命、輪王寺宮又憫之、與執當覺王院、偕至駿府、爲之乞哀、和宮亦與天璋院、馳女使謝罪、既而官軍之先鋒、進至品川、勝安房、卽往品川、就官軍參謀西鄕隆盛、具陳慶喜恭順之狀、且請弭征師、安房素與隆盛相識、是以安房往來周旋甚力、於是取決於總督宮、令効謝罪之實、安房卽奉命、於是乎、都府會議、下令于諸軍、遂輟攻擊、置諸道兵于江戶、以戍之、此時容保在國、憂悸不措、遣其臣某于仙臺米澤、而請申救、二藩不肯、會脫士來投、藩論未定、小山宇津宮既開兵端也、

蝦夷開拓策問

副總裁岩倉具視、三職、及公卿諸侯、列坐徵士、爲蝦夷開拓之策問云、其一謂、箱館置裁判所之事也、其二謂、選擧箱館總督、副總督、參謀之事也、其三謂、改蝦夷之名、立南北二道之事也、

時山階宮、中御門大納言、應聲則曰、人之選擧是大事也、今急不可答也、越前宰相曰、遠僻之地、雖未審之、先以仙臺侯而充總督如何、肥前中將曰、急置裁判所、總督參謀得其人、則豈開拓何難之有、大久保一藏曰、撰擧松浦多氣四郎、木戶準一郎曰、欲立開拓之基本、如鍋嶋侯之說、撰擧得其人、則拓地

育民、隨而成效、故網羅人材、而移彼地、方今以其地歲入之金、給其費用、暫潤眼前之利、則速可奏開拓之効、且爲其人、內山龜助如何、於是岩倉副總裁復曰、會國之應接、各國同樣否、如何、準一郞曰、雖隣境、則於條理上是同、井上石見曰、近年岡本文平、經歷彼地者久、撰擧此人如何、青山小三郞曰、土井藩主如何、此日方里小路中納言、阿波少將、溝口孤雲、荒尾駿河以下、參與徵士十餘人、在坐皆答其無所見也、

近藤勇

賊之別將、屯于流山、香川、等擊走之、捕賊將近藤勇、檻送之板橋、斬以徇軍門、醃首級、而送京師、梟于四條磧、勇素以驍勇著、丁卯冬、德川氏之退大坂也、勇率諸軍、殿伏見、沮官軍之往來、及師之起、指揮諸軍、銃傷其股、而東軍之敗、共走江戶、煽動德川之臣屬、相率趨甲州、合地方兵、而防于勝沼驛、戰敗率部下將走江戶、至此就逮梟首、蓋在京師之日、爲主與會藩之謀議也、

大鳥圭助善用兵

大鳥圭助、率兵二千人、戰于小山驛也、布散小隊、狙擊彥根館林笠間之官軍、破之、長將南部某、館林將石川某死之、於是官軍不能抗、退宇津宮、圭介等次杤木驛、此役彥根之兵、死傷尤多、其翌昧爽、賊將秋月登助、土方歲三等、率純

義回天傳習之三隊、襲宇津宮、官軍松本、黑羽、根、笠間、壬生、土岐、岩村、田須坂、彥根、大垣、宇都宮之兵、拒之城外、二將冒死挺前、官軍退入城內、時圭助所率之傳習隊、出於鹿沼、橫擊之、偶會藩亦自三王嶺進而薄城、砲聲震天、火起城下、官軍遂不能守、棄城而走、城主戶田越前守、投于館林、先是板倉因伊賀彥根兵、降在城中、

賊兵奪之、宇都宮全爲賊有、圭介善用兵、操縱自在、如臂之使指、部下精鋭有就佛人傳習者、故所向窘官軍云、官軍或稱圭助、爲隱然一敵國云、

河田左久馬

官軍大擧、環攻宇都宮、城中堅守、不敢屈也、兩軍砲聲聞十里、砲烟漠々、殆至不辨人色也、時會人揮刀、縱横刺擊、官軍爲之殪者甚多、因州

之將、河田佐久馬、見之恚曰、蕞爾流賊、殪我兵士、宜迨日之未沒殲賊而取城、諸君努力焉、咄嗟鼓衆、因州之兵爲奮、濟空濠登城陣、拔其一角、殪賊無算、此時諸軍之攻擊、亦益烈矣、賊軍魚潰終衝圍、脫走日光、於此官軍終復宇都宮城、日全晩矣、既而圭助等、率現兵數百、投會津云、

彰義隊據寛永寺

三條左大將、爲關東監察使、東下在江戸、朝廷乃勅田安龜之助、續其宗家、蓋以德川慶喜謝罪之實証無可疑也、而封額未定、臣屬議論紛々、既而　朝廷収城及兵器、賊益不憚、脫藉結黨、據于上野寛永寺、自稱彰義隊、擁輪王寺宮、將擧事也、執當覺王院、粗涉書史、通曉理義、私議朝旨、賺法王以招納賊徒云、於是乎會津庄內諸藩、途爲之聲援、其勢大張、峙糧仗繕甲兵、

也、一時餬口之徒、烏合瓦集、無復紀律、遊步其市街、帶長劍著高屐、踞傲無賴務張勢威、時官兵袖著片錦以爲標章、路人窃目之名曰錦切、々々猶云片錦也、賊徒遇諸塗、則罵詈百端、或至逼刃之、官兵爲其所傷害者甚多、是以彰義隊名、大震于都下、官兵憤懣、奏請誅之、

白川城陷

五月朔日昧爽、薩長忍大垣之官軍、分兵三道

攻白川城、時會津兵、守黒川道、純義新撰二隊、守江戸道、仙臺棚倉守棚倉道、而三道之戰酣也、棚倉道先敗、尋二道之賊亦敗、官軍乘勢、至入城下、賊殲兵弃兵杖而走、此役也、斬獲六百八十余人、會將横山主税死之、西鄕頼母匿死、海老名右門自盡矣、於是白川城爲官軍之有、

上野之役

是歲五月、朝廷下追討彰義隊之令、參謀

大村益次郎、在帷幕部署諸軍之所嚮、薩摩、肥後、因幡自湯島、長門、肥前、筑後、大村、佐土原自本鄕、而備前、津、阿波、尾張、紀伊、安藝、筑前兵、各有所嚮、十四日、彰義隊數百人、乘夜脫隊、蓋以追討之令下也、十五日昧爽、官軍齊逼于東台、々々原稱忍岡、倚高僧寺、林木鬱然、岡阜隆然、頗爲勝境、卽是德川氏兆域之所在也、賊兵各被酒、銳意啓門、衝突官軍、却陣于廣小路、適風雨官軍乘之、發大熕而破黒門之一角、賊徒大崩、覺王院等狼狽、率輪王寺宮先遁、時賊之別隊、倚據山王山俯擊官軍、薩兵攀樹仰而向之、爲賊之彈丸雨注、所殪者無數、然薩兵確乎不撓、益出生兵、擊走山上賊、於是賊又退據伽藍、官軍乃縱火燬之、烟焰漲天、賊徒奔潰、倚要擊其敗兵于根津團子坂、斬獲殲之、此役也、上野近傍市街、概罹兵燹、伽藍之火益熾、至夜二更

始滅矣、於是錦切之威、輝四方云、

和銃不利

官軍薄于平城、賊兵出城二里、以土豚築砲臺拒之、因備柳川兵、擊走之、直逼城下、賊兵乃設關于城外、聯銃而發、其銃多用和、適風雨不能射也、官軍奮鬪、破關拔郭、夾檣砲擊、砲聲震天、山岳爲崩、夜三鼓賊燒城東走、於是官軍取平城云、此役也、始識和銃之不利、洋銃之有利云、

江戸稱二東京一

明治元年五月、改二稱江戸一、曰二東京一、漸々開化之進步、可二以測量一矣、

近世史談卷之二終

近世史談凡例

一此書編輯近世之略史、以代一時之談話、爲体裁矣、誠不敢杜撰且、活版疎漏、失照之上下、誤句之前後[illegible]無遑訂正之、識者察諸、

一此書起慶長五年蘭般泊于泉之堺浦、終明治十年西鄉隆盛斃城山、大山綱良處斬、其際巨細之事、大概罔羅之、

一此書陳述去舊就新開化之一端、漸々在合

近世史談　巻之三　〇目錄

如維新之大趣意、

一如客歲鹿兒嶋之亂、則固無有正史、且以新聞紙爲依據也、不能無魯魚、宜待他日考訂焉、

明治十一年二月二十二日閣筆

梅花如星斗東窓下

狂花齋主人識

近世史談卷三

榎本釜次郎等脫二品海一

浪華　楢崎隆存　編輯

明治元年、八月廿日黎明、榎本釜次郎、松平太郞、荒井郁之助等、率二永井玄蕃一、率二開陽、回天、蟠竜、神速、千代、田形、長崎、長鯨、大江、鳳凰之九艦一、為レ鎮二定北國一、置二書于　朝廷一脫二品川海一向レ北矣、德川家急以二飛船一追レ之不レ及、卽啓二狀于　朝廷一、

々々大怒、擬二榎本等以二海盜一、遂布二告外國公使一嚴二禁其交通一、又令二天下一毋レ予二糧食一、二十三日、回陽以下九艦、總洋値レ颶、各處離散、而開陽損レ檣失レ楫、漂二洋中一者三日、漸而得レ到二仙臺領東名濱一、

今上卽位

皇太子睦仁卽位、于レ時聖筭十七歲、為二之　今上皇帝一、實是明治元年、八月二十八日也、

一世一元令

九月八日、改二元明治一、詔曰、體二太乙一而登レ位、膺二景命一以改レ元、洵聖代之典型、而萬世之標準也、朕雖二否德一、幸賴二祖宗之靈一、祗承二鴻緖一、躬親二萬機之政一、乃改元、欲下與二海內億兆一、更始一新上、其改二慶應四年一、為二明治元年一、自今以後、革二易舊制一、一世一元、以為二永式一、主者施行、

天皇行二幸東京一

九月二十日、天皇將レ行二幸于東京一也、卽日車

駕發二禁闕一、岩倉、中山、千種、高野、富小路、石山、飛鳥井、廣幡以下公卿、及池田章政、伊達宗城、木戶準一郞、大木民平等、供奉焉、天皇詣二靑蓮院宮一、而遙二拜天智天皇山科陵一、而至二大津驛一、此幸也、沿道鰥寡孤獨、罹二其水火災害一者、或老耄、孝子、義僕等、皆賜レ物有レ差、以定二天下人心之方向一、洵是廣世之盛典也、同十二月八日還御、公卿諸侯、百官有司、各著二衣冠直垂一、而奉二迎之一云、

惠統睦三字

詔天下、使諱惠統睦三字、蓋以皇祖仁孝天皇諱惠仁、皇考孝明天皇、諱統仁、今上天皇、諱睦仁也、五年正月二十七日、廢御諱闕畫之制、

北地第一戰

附記　大岡甲次郎勇戰

夫爲北地第一戰也、淸水谷侍從、在龜田稜郭、分署松前大野小倉福山津輕等兵、以大野村、

爲本陣、而固守之、賊將大川正次郎、瀧川充太郞之兩隊、向于函館、大鳥圭助等督之云、二十二日、津輕兵、二百余人、襲賊軍八見本多等至大野口、時大鳥等所率之前隊、既在嶺上、聞此砲聲、急馳至八見等之陣、共擊官軍走之、而賊兵在鷲木者、松岡四郞、古屋作左衛門等、陸續率兵向函館、二十四日、賊軍大進、至大野村、官軍與福山大野兵一戰遂奪其陣、先是土方歲三率星恂太郞、春日左衛門等兵隊、自阿没峠間道、逼七重村、此間道鷲木至函館、三十里余、而殊險阻不能率大砲、唯以小銃劍槍進、時官軍百余當之、鼓勇砲擊矣、賊於是乎辟易、稍似退兵者之狀、此時賊將大岡甲次郎、諏訪部信五郞、揮刀突入官軍、奮戰數刻、賊兵留之相爭投銃拔劍還戰、官軍遂不能保、退于龜田五稜郭、此日兩軍、殺傷無算、賊將大岡氏蒙重傷自

刎而死矣、曩淸水谷侍從、知官軍不利、去五稜郭至函館、乘普魯士之蒸氣船、退于津輕青森、翌廿五日、官軍多乘蒸船至青森、此時判事堀眞五郞、報急于東京云、

福島城之役

賊兵之逼福嶋城也、城在地藏山麓、地勢頗險、距城門一町、而有峻坂、道路屈曲、不可進、而坂下有市街、距之六七町、有小山、山上有一寺、稱

法華寺、賊兵先據寺、遂進薄城、々門閉而不開、賊兵數十、潛近傍林間、並銃鏃門之開、城兵不知、一戰殲賊、忽開門、賊兵齊發銃、城兵狼狽、不暇閉門、投銃敗走、於是賊兵急進入城中、時山上賊兵既上地嶽山、出城後、亂入于城中、前後夾擊、城兵不能支之、或斃或遁、藩士田村某、縱火城內、死之、於是乎、福山城亦爲賊之有、先是松前藩主、志摩守、在江刺、築險砦而移居焉、福

山之殘兵多逃于此處、初在江刺也、安田拙造者、察勢之不可防、將勸藩主遷于他方、鈴木織太郎、田崎東等、聞之怒其因循、逼而殺安田、一藩大擾、賊乘其變、而得此利也云、

開陽艦破裂

附記　三上超順

賊水軍將、榎本等、乘開陽艦、自松前灣沿海、至江刺、投錨竢天明、時岸上唯見二三之篝火耳、少焉天明、飛雪滿山、寒威如裂膚、試向岸發砲無復兵士應之者、寂々然、寥々然、於是下端舟而上陸、乃知官軍不在、奪江刺而據之、待陸軍之至、蓋昨夜松前藩主以下七十八、悉發江刺退津輕、以陣熊石也、而日既黄昏、風浪大起、入夜益激烈、軍艦掀飜、纜爲之斷絕、即倍蒸氣力、且避暗礁于洋心、既而風愈起、濤亦怒、軍艦忽爲暗礁所觸擊、賊皆失色、於是函館之賊、聞事

之急、發二艦救之、二艦亦爲暴風所阻隔、不得容易近之、栽轉海路而去、榎本等居艦中者凡四日、漸而風定、卽擎兵器而上陸、後經十余日、全艦盡破碎矣、此艦名開陽、壬戌歲、榎本等、留學于和蘭、新所製造、架大砲二十六門、其蒸氣兼四百萬力、製造率六年而成、伏水之役、追薩摩之春日艦及錶製瀛船、自攝海至阿波、砲擊數合、遂焚錶製瀛船於由岐浦、彈丸數十中春

日艦、爾來在房總海邊、屢逞威力、堅牢精緻、日本第一之艦也、至是乎破、賊兵歎惜、如闇夜滅燈也、此日賊分兵爲陸軍二道、冒深雪衝寒風、逼館林新城、連擊官軍、々々鎖陣門、亂發大小砲、使賊軍不得近之、時賊跋涉山川而來也、不能牽大砲、唯發小銃、賊越智一朔、伊奈誠一郎、自門扉下、潛入撤門貫、衆乃吶喊闖入門內、官軍不敢屈之、格鬪數合而防禦、既而奪賊之要

處、於是隊伍大亂、遂不能敵而敗走、時官軍中有一入道曰三上超順、跳入彈丸雨注之中、左手持俎板防銃丸、右手揮刀與賊之嚮導役伊奈誠一郎鬪、橫田豐三郎見之、欲援誠一郎、提短銃而至、々則超順既斬誠一郎、又向豐三郎、豐三郎急以短銃欲迎擊之、不幸而銕機不發、則投銃不暇拔刀、卽以左手握刀欛、寸步將退、積雪滿地、足滑而蹶頓、超順乘虛跳斫豐三郎、賊之軍監堀覺之助、及黑澤正助、遙望之馳至、刺超順殺之、而官軍踰柵逃走、賊竟拔新城、然兵士疲倦、以不可守之、縱火於砦而退敦村云、

奥羽割國

朝廷下令曰、奥羽二國、古來僻遠之地、以敎化之不洽、今置府縣而革風俗、乃以陸奥國爲五、其十二郡稱磐城國、十一郡稱岩代國、十四郡稱陸前國、十郡稱陸中國、四郡稱陸奥國、又分出羽國爲二、其三郡稱羽前國、九郡稱羽後國

橫井平四郎

橫井平四郎退朝過京極街也、浮浪六人、以巾包面、潛伏路傍、一人起放短銃、五人直揮白刃逼轎側、平四郎乃闢輿窓、拔短刀當之、一人忽橫擊其肩、取首級而去、從者橫山助之丞、下津鹿之助等、苦死防戰、其家士、吉尾七五三之助、聞銃聲馳至、則浪士已去、乃問逃路於人、拔刀

追之、走四町餘、追及浪士、浪士舍首逃走、於是吉尾幸得收首級焉、此夕官吏捕浪士益田二郎鞠問之、郎十津川之鄉士也、平四郎之爲人也、純厚直實、夙勤王事、共贊成中興之偉業、然而遇害、世人不知其故、或云、平四郎嘗議一變政体、有嫉之者、誣以造言、陷浪士、故及之也、

函館脫賊

附記萬國海律全書

明治二年三月、天皇再臨幸東京、將討函館脫賊也、宜布諸外國公使、海陸軍並進、伏水親兵及函館府兵、其餘薩州、細川、長州、備前、水戶、藤堂、久留米、福山、弘前、松前、大野、黑石諸藩、陸兵凡六千五百人、分日向函館、水軍則品川四方一、土方堅吉、赤塚源六、中牟田倉之助、岡啓三郎、石川貞之丞、山縣久太郎等、率甲鐵、朝陽、春日、丁卯、陽春之諸艦、達于南部宮古港、同六月

賊既平、細川兵隊、乃送降俘榎本鎌次郎、大鳥圭助、松平太郎、荒井都之助、相馬主計等于東京、薩親兵及備前兵隊、亦押送榎本等手下兵卒六百人、因之於東京軍務官云、先是、榎本鎌次郎、游學和蘭、翫弄萬國海律全書二卷、至是、以兵已敗不可復爲、輙出貽之官軍、々々參謀獲書大悅、乃與書謝之曰、本邦無二寶書二卷、惜其歸烏有、辱見寄贈、深荷其厚意、他日譯述、遍布行天下、不獨吾輩幸福、亦天下之幸福、幸勿以爲念、因貽五樽酒、

中嶋三郎助

此時辨天砲臺之賊、糧食已竭、士卒飢疲、以故衆議一決、使人報降于官軍、而五稜郭之賊、以道路隔絕、未之知也、官軍於是、道人於千代岡、諭解賊兵、使降、賊却凌辱使者、官軍大怒、乘夜潛兵、以賊兵降者爲先鋒、直逼千代岡、千代岡

津輕藩之砦跡、而要害甚堅固、賊將中島三郎助、性剛毅不撓、率其二子恒太郎、房次郎、及柴田伸助等、登提上、以當官軍、々々隊長、來嶋鎭三爲賊彈所射其右股、不省、益督勵衆、樽澤、上山、首藤等、見之奮激曰、大丈夫在陣中、當如此矣、或排關或踰濠、奮戰數時、七離七合、各被十餘創、流血淋漓、遂擊殺三郎助、其二子及伸助等、奪其陣營、賊殘兵走五稜郭、或逃湯川、三郎

助故浦賀之吏也、爲人強悍、夙通洋學、後爲軍監、貺其品海也、衆推爲函館奉行、兼砲兵頭、初一本木之役、銃丸中腹、創痕未愈、聞千代岡急來援之、而其在陣每言、北海埋吾骨之地也、其豪邁如此

請撤熊本城

明治三年九月、熊本藩知事、請撤其城郭、乃上表曰、竊惟、自兵制一變、火器盛行、昔日所謂金湯者、今恐爲長物、莫復足用、抑今日之城制、防於應仁以還、群雄割據之時、所在豪傑、爭築城壘、以至傳播海內、今也、三治一政、而尙且存亂世遺範、以棊跱方隅、恐非所以混一於海內、恢郭宏謨也、蓋熊本之城池、自加藤淸正氏之所建築、宏壯偉麗、号稱九州第一、臣祖先以來、所據以藩屛王室、未嘗無甘棠茇舍之念也、雖然舍而弗撤手、不能免故套也、願原天下之大體、

以廢撤其城郭、朝議允其所請、或止之曰、願存有名之城池、以備考古之一班、及後廢藩置縣之制出、遂止其廢撤云、

狂花子曰、明治十年、陸軍少將谷干城、籠此城而避薩賊也、若無此城則止矣、幸而有此城、或說之一言、實可謂貫徹千歲矣、因之見之、則干城氏之籠城、非出于一朝一夕之策矣、其來也遠乎哉、

新律綱領

三年十一月敕曰、朕勅刑部、改令律令、乃奏進綱領六卷、今與在朝諸臣、背議以頒布天下、汝百僚其遵奉之、毋敢或懈、後六年五月、又改定律令、以公布海內、

廣澤眞臣

明治四年九日質明、盜殺廣澤參議其臥內、逃亡人莫知其所由、天皇震怒、令都下及近邑、嚴搜索之、乃宜曰、故正四位守、參議藤原朝臣眞臣、竭心復古之業、致身維新之際、献替規畫、勳大功超、今也不幸、遽焉謝世、深嘆惜焉、因贈正三位、幷賜金幣、

關西大風雨

五月十八日、關西大風雨、兵庫、神戶、大坂沿海之地方、海立川溢、激浪襄陸、下民昏墊、死亡者凡七百余人、又大坂神戶間、所架之電線、往々中斷、實是明治四年也、

廢藩立縣

是月解諸藩知事、悉徙之東京、遂廢藩爲縣、其詔曰、朕惟、維新以來、厲精求治、以與天下更始、內以保安億兆、外以對峙萬國、宜當政令一致、名實相副、以弘鴻號於無窮也、朕曩者、聽納諸藩版籍奉還之儀、新命以知藩事、各奉其職、然而數百年、因習之久、徒存其名、未獲其實者、十居七八、非迨今之時振而釐革之、焉得保安億兆而對峙萬國也哉、朕有深慨於此、鋭意雄斷廢藩置縣、汰穴就簡、去虛名而就實効、欲令天下億兆知其所嚮也、汝群臣同心戮力務體朕意、以恢宏丕基、朕一人以悅焉、其明年置三府七十二縣、後革爲六十縣、更又革爲三十五縣

福岡藩贋造楮幣

福岡藩知事黑田長知、同藩權大參事中村無

用免本官二品熾仁親王任福岡藩知事彈正大忠河田景與任民部大丞兼福岡藩大參事使徒四位黑田長知少參事西島劣等閉門斬立花增美矢野安雄小河愛四郎德永織人三隅傳八等流中根直浦上玄之丞澄川洗半田利総等其他處徒刑四人以福岡藩贋造楮幣也

官制等級華平婚嫁

改其官制定其等級也以太政官爲本官諸省爲分官凡亡論官省者寮司各務分課者各曰局更立官級分爲十五等三等以上爲勅任七等以上爲奏任八等以下爲判任廢納言置左右大臣其他悉改官名又許無士民上下皆平時散髮脫刀尋允華族之與平民通婚嫁廢穢多非人之稱令齒平民

播但二國亂

初官廢穢多非人之稱也姬路之村民不服各處屯集遂犯但馬焚其村落逼生野縣廳縣吏白洲文吾山本源六經赴但馬欲鎭撫之日既崦嵫土寇忽提竹槍鳥銃欲討穢多也文吾源六說論殊力寇黨不聽魁首仙右衛門麾衆逼之文吾等死鬪既而土寇長驅進焚鑛山支廳於是地方大擾縣廳請發鎭臺兵卽日臺兵發一舉勦誅土寇悉平其明年捕姬路土寇首謀

十八處軒若絞且吊文吾源六賜以祭祀料

四條隆平卓見

四條隆平之爲奈良縣令也率數名出獵于春日山獲野鹿數十頭而歸遠近相傳則曰往年來誤殺神使之一鹿尚不免山靈之激怒今乃獲數十頭不測之災將至隆平聞之笑曰今日之舉果而一洗土人之俗耳凡眼矣居者數日帖然無事於是人々安堵如故

膳宰始進肉饌

天皇欲除革業以來嫌忌肉食之陋俗、乃勅膳宰、始進肉饍、聞者嘖々、叡慮果決、率先稱喚醒衆庶之迷夢云、時明治五年正月廿四日也、

戶長

五年四月九日、廢莊屋、名主、年寄等、置正副戶長、管理土地人民之事、其俸給費用等課區內人民支給之、且許華士族子弟厄介編入民籍、

信越之亂

元會津藩、渡邊悌輔、近藤慶次、吉田藤太郎、村上藤次、元莊內藩、吉川大介、元米澤藩、竹田某等、與羽鎭定後、流寓信越間、怏々不樂、此時官起大川津之土工、課役地方人民、忽有流言、官作廢佛之議、士民等相會、厭課役之苦、請停土工、卽以三件迫縣廳、其一曰、興佛敎、其二曰、鎖新潟港、其三曰、租稅法復舊、於是縣官、諭事之不當、散遣之、士民等不聽、於是渡邊以下四人、投機謀之、月岡村、安立寺住職、月岡帶刀、私鼓動其徒、々々大得勢、遂以渡邊以下、月岡等、爲主將、其他應之者、二萬人餘、自大川津口、向柏崎、放火沿道村落、將逼新潟港、遠近騷擾、松平參事、南部權參事、谷津典事、伊藤大屬等、乃入賊中、說諭懇到、賊徒傲然却傷縣官、此時大道盈伊死之、縣廳遂請鎭臺兵四小隊出之、據平

島村、以砲擊賊等、々々大辟易四散、於是事乃平、後捕渡邊悌輔以下、月岡帶刀、金子松灘、臨五郎等處刑、

三狀敎則

敎部省定三條、頒布之敎導職、淳々敎導、其一曰、可體敬神愛國之旨也、其二曰、可明天理人道也、其三曰、可奉戴　皇上遵守朝旨也

藤堂獻古銅盤

藤堂高潔獻古銅水盤、是其祖先高虎者、征韓之役、所獲之物也、周圍五丈、盛水八斛、經其星霜、不知幾千年也、乃置之廷遼館公庭中、請供皇國武威之一端、官爲允之、後外客之昇堂者、皆拜觀之、無不嘆嗟昔日驍將之事矣、

鐵道成

五年九月十二日、東京横濱之間、鐵道成、天皇親率文武庶僚、及各國公使領事等、臨御停

車塲、行開業式、使衆庶縱覽之、爲之吾邦鐵道之始也、

琉球藩王

琉球國、正使尚建、副使尚有等、奉其王尚泰之命、入朝、献表書及方物、因陛尚泰、爲琉球藩王、列之華族、待以一等官、賜新貨三萬圓、其餘賜賚極厚、蓋琉球始曰仲縄島、我南海十二島之一、上古有天孫氏、創其國、延及七百年前、舜天王尊敦代立、實爲源爲朝之子、初我保元之亂、爲朝流于伊豆、後遁至此國也、娶大里按司之妹、生一男、爲之尊敦、々々幼有器識、年甫十五、國人推戴、爲浦添按司、當此時也、天孫氏二十五世裔孫、德徽主其國、既而大臣利勇、殺德徽自立、尊敦乃募義故、起兵討利勇、々々刎死、亂平國人大悦、遂推尊敦即位、厥後歷三世天孫氏裔再興、又復尚姓、是以其王族並稱源尚二

姓、皆以時來聘、貢方物、距今五百年前、朱明洪武中、始受明封爵、衣冠悉用明製、遂闕入貢者數十年、我慶長十四年、島津氏發兵討之、終屬于嶋津氏、厥後至於清康熙元年、我寛文二年、清國遣冊封使、封以國王、著爲恒典、其間來聘我朝、納稅島津氏、間歲貢清國、彼我兩屬、仰爲父母國、至是遂爲我藩王、及臺灣之事起、我邦與清爭其藩屬、而版圖全歸于我邦、此日、別賜

物於琉球藩王夫人、及三使臣、各有差、

皇靈式年祭

五年十二月八日、勅改皇靈追祭之式年、乃爲一年、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五十年、百年、爾後每百年、祭之、

大陽曆

十二月九日、廢太陰曆、頒行大陽曆、以本年十二月三日、爲明治六年一月一日、天皇親出

御便殿、行改曆式、以告太廟及歷代皇靈、尋以神武帝卽位年、定本邦紀元、其卽位日、卽明年一月二十九日爲祝日、每年令行祭典云、改曆詔曰、朕惟我邦通行之曆、以太陰盈虧立月、故閒有不合太陽躔度者、是以每二三年、不得不置閏、於閏月、々々前後、季候有早晚、寒暑有遲速、終至爲推步差謬、况如曆面中下二段折揭、率荒誕無稽、莫足取信者、要非所以開達人智、振興國体之意也、如陽曆則不然、成年以太陽躔度、故月雖有日子之差、年則無時節之感、四歲以置一日之閏、不過生一日差異、比諸彼陰曆、其精粗優劣、固有不待辨者也、自今以往、其廢止陰曆、擧行陽曆、著爲永制、汝諸僚百司其體此旨焉、

狂花子曰、距今五六十年前、有中井積善者、著草茅危言、論大陽曆之事、至今日始識其

卓見之不凡矣、積善大坂人也、

北條縣之亂

徵兵令之出也、北條縣民不解血稅爲何事、竊以爲此淩膏血以報答于皇恩也、又忌害斷髮也、屠牛也、與穢多非人相比肩也、其他新政不便於已、所在蠢起、剽掠近邑、縣廳大募地方士族、一擧勦討、事立定、

敦賀縣之亂

敦賀縣、農民之蠭起也、嘯集凡萬余人、旗幟悉署竺語、宣言曰、斷髮洋服、則耶蘇之俗耳、三條教則、則耶蘇之教耳、學校洋文則耶蘇之文耳、遠近響應、賊勢益熾、將逼其縣廳、縣吏大驚、發名古屋鎭臺兵、悉討之平、終捕斬其首領、最勝寺、專乘寺、專福寺、顯順寺等、先是北條、土民之蠭起也、烏取縣民乘機妄發、訴以五事、一曰禁外國人通行、二曰減米價、三曰廢新曆、四曰復

斷髮、爲結髮、五曰廢小學校、會縣下小學校教員小倉哲一、與其下奴、往于伯耆、過一小村、而憩茶店、見小兒遊戲、語下奴曰、此兒妙齡、其才敏如是、若令之入校就學、他日成業、奚足疑矣、小兒驚怪、走告之茶店主人、々々謬聞、相告曰、今有怪異人、語以怪異之事、於是村民群集、私謂、掠奪家兒焉耳、遂相誡、爲之誡云、哲一惶懼、匿以身免、事播遠邇、有訛言曰、頃有怪異人、淩取小兒之生血、闔村騷然、至此縣吏說論、事遂得寢、

福岡縣之亂

初新令之出也、福岡縣民、皆惡其不便於己、不怡奉令、會大旱彌月、稻苗盡稿、穀價騰貴、於是、結黨健訟、連署曰、邀舊知事也、復士族祿也、停外縣采用之吏也、廢新曆也、止地劵也、三年賜田租之半也、且曰、此歲大旱、皆電機之所致、遂截

斷機線、焚滅牒簿、放火官舍、以蹂躪縣下、縣廳卽募地方士族、又假近傍臺兵、以討平土寇、捕斬其賊魁穗波石井等、兇黨悉平、

民撰議院

七年一月、故參議副嶋種臣、後藤象次郎、板垣退助、江藤新平等、連署請起民撰議院、其畧曰、以代議士、出于諸國、而採用輿論公議、樹立國憲、以防有司專制、而振作民權、維持國本、是當

今之急務也、疏上、加藤弘之作書駁之、馬城某亦駁之、輿論紛々、有左甲者、有黨乙者、是自非他新聞紙上燦爭、可以見矣、

橘康哉

康哉、天保年間人也、在其江戸、獲罪也、亡匿于伊豆山寺、幕府物色索之、安政中、魯國之軍艦、來于伊豆、修理之、船將某就其土人、求地方稍解文者、土人答以康哉、船將延見、使用數日益

親、於是、康哉語以其情、魯人遂挈歸其國、會撰日本辭書、既而物移星換、幕政變爲王政、我全權公使榎本某、留在魯國、乃就公使、求還鄉里、公使具狀、付書送之、此時康哉、始得歸于我邦、

賊傷岩倉大臣

七年一月十四日夕、右大臣自赤坂皇居退朝、賊等直遮其所乘馬車、揮刀躍傷右大臣及御者、時天暗黑不辨咫尺、右大臣僅以身免、潛伏匿濠中、賊等不知其所在、急分路逃去、初賊等來迫也、御者被重傷、走報事皇居、衆皆驚異直至、御者再迎扶右大臣于濠中、乃護還皇居、明日御者遂死、先是征韓之議起、副島西鄉、後藤、板垣、藤江諸參議等、共主張征討、而庙議不聽、西鄉遂辭職歸國、尋板垣以下亦辭職、又武市等亦征韓黨者、於是事皆爲出右大臣之意、將除之以動庙議、故遂及此擧也、傷其右大臣者、

高知縣士族、武市熊吉、武市久萬、山崎則雄、下村義明、岩田正彦、中西茂樹、中山泰道、澤田悅彌太、島崎直方也、

大隅重信　上表

七年一月、大藏卿大隅重信、上表地租等槩計曰、田則三百五十一万、六千零七十九町、四段八畝餘、此租則、米千百五十八万、八千六百石、金百三十万零九百圓也、海關其他各種稅、不

與之、

議院憲法

七年五月、頒議院憲法及規則、詔曰、朕踐祚之初、誓神明、漸次擴充其旨、召集全國人民代議人、以公議輿論定律法、開言路、欲使人民各安其業、知以擔國家之重義務、故先召集地方官員、代人民而公論、

佐賀之役

肥前人江藤新平、島義勇等、起兵佐賀、討平之、初新平以征韓論不容、辭職歸國、時佐賀有二黨、曰征韓、曰憂國、各誘同志、將舉事也、宮内省出仕島義勇、請暇稱鎮撫、抵佐賀、與新平共煽動之、遂却豪戶、取軍須、具糧食、將舉兵逼縣廳、權令岩村高俊、告急於熊本鎮臺、々兵入佐賀、遠近騷然、詔内務卿大久保利通、陸軍少將野津鎮雄、大藏大丞渡邊清等、鎮之、未至賊既攻佐賀城、官軍苦戰却之、又來攻城遂陷、大屬小出光照、中屬中島修平等、及陸軍大尉大池奥等死之、詔伏見宮嘉彰親王、爲征西都督、發東京、大坂、廣島鎮臺兵討之、内閣顧問島津久光、亦奏鎮舊治動搖、西下、新平義勇、知勢之不可抗、而亡命、獨朝倉尙武等、猶扼轟（トヽロキ）及本道等要害抗官軍、々々奮戰破之、遂生擒尙武、是日降者千五百人、官軍遂入佐賀城、尋遂捕新平於

土佐、義勇於薩摩、斬新平、義勇、尙武及香川經五郎、山中一郎等十余人于長崎、梟首新平義勇、事始平、

江藤新平

三月廿九日、高知縣捕江藤新平、押送于佐賀縣、初新平之在佐賀也、指揮諸軍、謂諸隊曰、我胸中既有成算、公等其安之、既而兵敗勢屈、及又曰、吾今欲赴薩摩、請西鄉氏之救援、衆皆不

伏、新平遂奪船、赴鹿兒島、緣西鄉氏、吐露心情、以請其救援、西鄉氏卻之、去至日向、僦舟發戸浦、遂着伊豫、晝夜潛行、跋涉山谷、而入土佐、至此縣吏捕獲之云、

島義勇

四月七日、鹿兒島縣、捕島義勇等十余人、檻送于佐賀縣、初義勇之在佐賀也、既度其不可敵、且議降服、其弟副島義高曰、爲今之策、不若緣

島津從二位謝罪乞宥也、義勇違依不決、義高先發途、招義勇、與俱投鹿兒島、縣權令大山綱良聞之、令吏縛獲之、於是義勇與弟義高、及平田重藏、朝倉尚武等、皆就縛云、

金星見

此歲十二月九日金星見、此日也天晴如洗、大陽左上有豆大黑點、是金星經過大陽面也、先是新築司天臺于長崎、米佛二國、星學博士、以其國命、來橫濱、遂行長崎、實測之、我學徒亦有從行者、蓋金星經過大陽面之際、甚有便定大陽之遠度、天文學士最可注意者、故外人皆不惜巨資而來、豫算本年我邦適觀望之度也、

近世史談卷三終

近世史談卷四

浪華　楢崎隆存　編輯

征臺之役

是歲四月、起征臺師也、陸軍中將西鄕從道、爲生蕃事務都督、陸軍少將谷干城、總陸軍海軍少將赤松則良、總海軍、兵凡三千、乘艦發品海、夫臺灣在支那之東南、隔海四十余里、全島幅員、南北九十八里、東西三十余里、山脈連亘南

北、其西部屬隷支那、土地膏腴、穀果繁殖、東部屬土人、處々爲部落、風俗卑陋射獵爲業、有外人漂抵嶋、極暴横、剝奪衣服、甚則殺戮之、實野蠻擴賊之巢窟也、去歲琉球人民過颶、漂着于比、土人嘯聚、殺其五十四人、琉球王憤、具狀奏上、　天皇震怒、遂下征蕃命、出問罪之師云、

米英公使建議

西鄕從道等、率三千余人、至長崎、尋重信等亦至、先是從道遣人于鹿兒嶋縣、募兵八百、至是兵悉會長崎、米國公使芬堪建議曰、同盟國有兵事、不許貸我人民及船舶、載在中立規則、今貴國有事臺灣、雖非兵事、既發軍艦士卒、入清國版圖、則淸國以戰目之必矣、而所其傭役人民等、苟係我米國、則彼必以我爲援貴國、請速返之、英國公使等亦言清國生異議、由是政府遣權少內史金井之恭于長崎、命重信等歸京、

從道不憚曰、我直奉還勅書、躬自擣蠻虜巢窟、死而後已、卽淸國生異議、則政府荅以脫艦賊徒、復可無嫌政府矣、重信諭之曰、所以金井內史使、不敢止此舉、以外國公使故、再議以爲事耳、從道不聽、卽夜刻發艦期、時炭水以裝諸艦、李仙得等亦將連發艦、有功艦載兵二百、先發向厦門、五月參議大久保利通、至長崎、解李仙得等及傭艦之約、更以金十六萬万元、購高砂

社寮二艦、與從道約、以不可慢用兵而歸京、從道以孟春、日新、明光、三國、高砂、社寮、諸艦到臺灣。

清國總理衙門寄書

清國總理衙門、寄書我外務卿、略曰、貴國與我結約以來、二國互固守信誼、交際日久、而親睦益厚、然近者、聞貴國遣兵、爲討臺灣、碇泊軍艦於厦門、日使船夫習水戰、大爲驚愕、臺灣之地、我

東南一孤嶋、而風化未開、然非謂蕃地非我版圖、雖邊鄙之民、皆我版圖也、貴國征之、若果信、則何豫議我政府、而不行之、且擅碇泊兵艦於厦門、是何意也、伏請足下顧慮、西鄉都督對之曰、臺灣生蕃、殘酷無道、敢蔑視貴國政令、有年于此、然而彼等有我民漂流其海濱者、則剝其衣服、殺戮其人、至啖其肉、偶得免死、投貴國官廳、則貴國厚救供之、是我政府何幸過之、雖然

我國民、荏苒爲彼所殺戮、爭忍默視、故吾蒙我政府命、臨蕃地、欲議各酋長、懲戒暴徒、遂泛船貴國海內、而無毫犯貴地、直上陸生蕃地矣、然恐民間或有異說虛聞者、因表意足下、至是、福建都督、又贈書略言、臺灣全嶋、我支那爲所轄、既二百年也、然島民不知浴文明德化、或不守政府法令、亦在我管地、則我民也、且以萬國公法論、則人民諸物、在其管地者、不論動物不動

物、悉可從其國法、也又曰、一得新領、縱令新發見、或攻取有領之理、則他各國爭得下手乎、又曰、各國皆有主宰其自國事務之權、假令有誤失、自他各國、無闕之、今臺灣者我版圖也、有犯者、於支那可裁斷之矣、如足下所說、殺戮漂民者、固於我支那法、可處死刑、是於我可獨決也、然貴國忽遣問罪使、妄侵入彼嶋、是破公法一科、且可謂悖盟約一條、及三條矣、又如琉球漂

民遇殺害、命臺灣在留官吏、可正其罪也、何有煩足下乎、又備州漂民到該島、雖逢掠奪之難、未到殺害之危、是準盟約七條盜難例、同命彼官吏、可懲戒其蠻奴也、今足下深謀貴國利、必廢棄彼一舉、可速束兵而去、否則他邦將尤其非、在清國全權公使柳原前光、辨論之數回、清人不服、

辨法文據

辨理大臣、大久保利通、在清國議蕃地所屬、凡七回、一旦講和全破、將歸也、清國在留英國公使威德(ウエード)、調停之、遂又和成、利通與清國欽命總理、各國事務理藩院和碩恭親王、軍機大臣大學士管理工部事務文祥等、會議條款、互立辨法文據、曰各國人民、有應保護不致受害之處、應由各國自行設法保全、如在何國有事、應由何國自行查辨、茲以台灣生蕃曾將日本國屬民等妄爲加害、日本國本意爲該蕃是問、遂遣兵往彼、向該生蕃等詰責、今與清國議明退兵並善後辨法、開列三條于後、曰日本國此次所辦、厚爲保民義舉起見、清國不指以爲不是、曰前次所有遇害難民之家、清國定給撫卹銀兩、日本所有在該處修道建房等件、清國願留自用、先行議定籌補銀兩、別有議辨之據、曰所有此事、兩國一切來往公文、彼此撤回註銷、永爲

罷論、至於該處生蕃、清國自宜設法妥爲約束、以期永保航客不能再受兇害、又會議憑單曰、台蕃一事、現在業經英國威太臣、與兩國議明、並本日互立辨法文據、日本國從前被害難民之家、清國先准給撫卹銀十万兩、又日本退兵在台地所有修道建房等件、清國願留自用、准給費銀四十万兩、亦經議定、准於明治七年十二月二十日、清國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十二日、日本國全行退

兵、清國全給付金額、均不得愆期、日本國兵未全數退盡之時、清國銀兩、亦不全數付給、立此爲據、彼此各執一紙押印存照、同十二月利通從道歸朝、詔慰勞之、

土蕃少女

吾兵搗土蕃巣窟也、獲一少女、黎面而深眼、手足胼胝、言語不通、又不知爲何人之子、西鄕都督延見、憫其無他、令大倉某保獲之、遂挈歸東

京、又轉托之上田某、々能視養之、敎爲以女紅、迨事成、官賜以絹帛、護送之其鄕里、少女涕泣、深感其高誼、拜謝而去、

朝鮮人砲擊雲揚艦

八年九月、海軍少佐井上良馨等、奉命以雲揚艦航赴朝鮮、按其水理、也韓人自江華島砲擊我兵、上陸問事由、彼砲發益烈、遂取砲臺、獲兵器而還、報警於東京、於比手征韓論、亦爲一時之物議

與魯國交換千島樺太

八年十一月十日、布告與魯西亞國結千島樺太両島交換條約、初朝廷遣海軍中將兼特命全權公使榎本武揚于魯國、與魯國大臣會彼得堡、締盟條約、自是千島屬我版圖、樺太讓魯國、

車駕巡幸奥羽

九年六月、車駕巡幸奥羽也、召地方官于行在所、親問民情、埼玉縣令白根多助、奏陳貢租方法、其略曰、米納則、一時上納無差支矣、金納則、幾度不收納、則農民不可免國弊矣、時人稱贊、爲司牧之明言、

家祿公債

此歳改家祿賞典祿永世一代、或年限給與之制、令自明治十年發行金祿公債証書一時下

賜之、

道路三級

此歲七月定道路等級、爲三、曰國道也、曰縣道也、曰里道也、

熊本秋月萩之賊起

十月二十四日夜、熊本縣賊起、火兵營、纂殺將校及縣令參事、即夜、營卒返戰擊平之、初縣之士族、上野謙吾、加陽榮太郎、大野鐵平等常敬鬼神、唱尊王攘夷之說、稱神風黨、及聞廢刀及斬髮之令、益憤悶不置、此日夜分合士族二百余人、遽襲鎭台營及縣令參事之邸、殺少將種田政明、中佐高島茂德、大島邦秀、及大尉某、軍吏醫等十一人、兵卒死者二百二十八人、傷縣令安岡良亮、殺參事小關敬直、屬吏增田某等十三人、縣令以創卒、此夜以事起倉卒、台將不及赴營、台卒不及執兵、賊徒襲營及私邸、放火亂

射、以故鎭台將卒、死傷夥多、既而臺兵返擊、則謙吾榮太二人亦死、鐵平與其黨數人伏刃而死、其餘死者可七十八人、殘賊或奔走、或自刎、餘皆縱捕、此時秋月賊起兵應熊本也、乃遣內務少輔林友幸、陸軍少將大山巖等、鎭之、先是小倉分兵擊秋月賊、々魁今村百太郎、藍田靜方等、一敗逃走、遂得捕之、同廿八日、山口縣士族、前原一誠、橫山俊彥、奧平健輔等亦集合其黨、搆兵器、齎公金、據萩、遣陸軍少將三浦梧樓等平之、初廣島鎭台聞警遽出兵、二中隊向萩進、與賊遇、砲丸雨注、處々火起、三日夜不絕、官軍亦有死傷、捕賊魁三名、退到山口、賊進到觀音橋、據土塘、既而三浦少將到萩、以驚谷爲本營、乃使別軍繞出石雲之間、十一月六日、合諸隊過觀音橋、三面合擊、砲聲如雷、賊不支而退、賊分其兵爲三、返戰到玉江橋、遂潰走、於此亂始

平、先是、一誠以戊辰功勞、被寵遇、官至參議、位辱從四位、然猶不悅、辭職歸國、以來鼓動俊彥等、擧兵、詔褫位記、尋斬一誠、俊彥、謙輔、百八郎、靜方、久茂、等十一人、而徒役二百三十四人、其餘有差、

前原一誠

一誠將迫巴城也、其五日前、共健輔、俊彥、頴太郎、一清、李六八、携所奪公金及兵器、十一月一

日、取路因州、將向北方、乘舟、々極小、所謂漁船也、忽而暴風狂波、舟欲覆者數、越二日、舟中水盡、不得一滴之露、吻困苦殊甚、漸而着雲之宇竜港、此時朝廷、有逮捕肥長賊之命、島根縣捕一誠等、以獻之云、一誠臨刑、賦詩曰、値遇聖明蒙澤深、致身無路涙沾襟、誰知丙子除姦事、乃是戊辰敵愾心、門戶怨氛猶慘毒、山河王氣既消沉、微臣有罪敢逃死、赫々皇天所照臨、健輔亦作絕命辭曰、二十七年蒙國恩、如今始得表忠魂、人間再出非他望、折檻牽衣效直言、

地租減額

十年一月四日、詔曰、朕惟維新日淺、中外多事、國用實不貲、而愍兆民猶在疾苦中、未被富庶澤、曩改正舊稅法、以地價百分之三、爲公租、使無偏重、今又親察稼穡艱難、深念休養之道、更減稅額、爲百分之二分五厘、有司宜痛節減、歲

出費用、以贊朕意、太政官令曰、地租減額、費用節省、有聖詔、自今民費賦課、不可超過正租五分之一矣、

行在所

一月十八日、天皇參拜畝火山東北陵、手捧玉串、齋祭、縱民觀儀、庶民感嘆焉、而車駕留在京都、以爲行在所、八月廿八日還御東京、

鹿兒島縣之亂

是歲二月、鹿兒島縣士族、西鄕隆盛、篠原國幹桐野利秋等、爲亂、初隆盛嘗力于王事也、以其功勞朝遇隆渥、官至陸軍大將兼參議位辱正三位、利秋國幹亦爲陸軍少將、正五位、共極人臣之榮、然隆盛以征韓論不容、辭參議與利秋等退居田野、尙貪祿位、既四年、設私學校、養壯士、數千人、至是泒出校士、爲各區長、馳閭國壯士、皆入私學校、其恃功代能之極、終謀反逆云、

征討令

十九日詔、討鹿兒島之賊、令天下曰、曩日逆徒掠奪陸海軍所屬之銃器彈藥、暴辱監護官吏、奪造船所、押郵便船、抑留其吏員、捕縛警察吏之歸縣者、故遣海軍大輔河村純義、內務少輔林友幸、問訊事情、兇徒以兵器、拒其上陸、欲奪官艦、反跡顯然、不可不征、乃以有栖川熾仁親王、爲征討大總督、陸軍卿山縣有朋、海軍大輔河村純義、爲參軍、少將野津鎭雄、三好重臣、爲參謀、以近衛鎭臺兵、討之、使軍艦十余隻巡備于西海、

逆徒等出國

十五日、鹿兒島縣士族、會城下者、一萬五千人、稱將向政府有所尋問焉、隆盛乃告別舊知事而發、篠原國幹將第一軍、西鄕隆盛、村田新八、將第二軍、池上四郎、將第三軍、桐野利秋將第

四軍、長山某將第五軍、島津某爲後備、此日也飛雪紛々、寒風凜々、或有跨馬者、有憑鞍者、有堤銃者、有提劍者、或有茅鞋括手下者、或有行廚著腰下者、或有爭隊之前後者、或有爭路之左右者、或有奮鬪墜馬者、或有議論居腹者、爲之白雪暫時變血、宛似梅花與紅梅相爭色者之狀

賊圍熊本城

廿二日、賊分レ兵入二肥後一、始圍二熊本城一、先レ是鹿兒島縣令、大山綱良、爲レ賊作レ書報二于熊本縣及鎭臺一、其書最暴慢、少將谷干城曰、咄何亡禮乎、我夫殲レ賊矣、乃以レ兵扼二肥薩之界一、賊大擧而來、臺將圖二衆寡不一レ敵、乃決レ策焚二城市一、布二地雷火一、入レ城嬰守、賊四面來圍、賊將篠原國幹、率二一隊一而進、官軍亂二發散彈一、與二福岡援兵一挾擊敗レ之、此時賊復分レ兵、一軍圍レ城、一軍進向二筑後一云、

褫二西鄕等官位一

廿四日、詔褫二西鄕等官位一也、隆盛初稱二吉之助一、嘉永年間、主二張勸王之說一、與二伊地知梅江田等一、以レ欲レ成レ事、幕府搜索嚴密、是以藩憚二其物議一、流二隆盛于大島一、文久三年、被レ救得レ參二與于藩政一、明治元年、爲二東征之參謀一、同二年、賜二賞典祿二千石一、四年敍二正三位一、任二參議一、六年累二遷陸軍大將一云、

征討總督

廿四日勅二有栖川熾仁親王一、爲二征討總督一、此日發二西京一、海路自二神戶一向二筑前一、以二福岡城一爲二總督府一、置二參軍本營于南關一、

勅使發

三月八日、勅使柳原前光、抵二鹿兒島一、島津久光、掃レ第迎謁、前光宣詔曰、逆徒亂二入于熊本一、蔑二如朝憲一、抗二敵官軍一、及二悖亂之擧動一、朕已布二征討之

令一、以二二品親王、有栖川熾仁一、爲二總督一、旣而命二追發一矣、汝久光實是國之元功、朕素所二信重一也、今特遣レ使諭二朕旨一、其能致二爾誠意一、久光謹奉レ旨、初勅使之至也、參議黑田淸隆、大警視川路利良、以二軍艦七隻一陪從、於レ是淸隆等壞二砲臺一、釘二砲門一、毀二彈藥製造所一、奪二賊之糧伏一、絕二賊之後援一、柳原前光歸レ京、此日天朝氣霽、春風吹レ暖

高瀨之賊

二十七日、賊襲高瀨、掐喰所開戰、午後戰于羽間川之東、官軍據堤、賊自川上橫射、官軍進擊、賊走據山、官軍棄船楠村退、此戰也、賊鋒甚鋭、官軍與之戰、十余合、將潰、少將三好重臣、親搴旗指揮而追、兵氣再振矣、抵距敵三町許處、賊死傷九十二人、官軍死傷二十六人、重臣亦傷脇。廿八日夕、賊復襲高瀨、官軍進擊、賊退、據寺田、高瀨羽根木並火、

田原坂之戰

四日、官軍取木葉、進擊田原坂、六日復自三面進、攻田原坂、戰太劇烈、取砲壘二所、然有五砲壘、賊堅守焉、官軍肉薄、不能容易拔之、十一日拂曉、官軍進奪賊之吉次坂、右翼砲壘、然遇賊砲擊、遂失之、田原坂之兵、奪賊二壘、而進、賊斷其後、亦不能保而還、兩軍往來、機在瞬息、互認其面目、賊四十許名、拔刀而突入、官軍大困之、十二日、賊自吉次來侵、戰于田原坂交綏、十四日拂曉、官軍攻植木口、右翼兵拔田原坂前面之壘、賊走隔衙而戰、官軍勢益熾、十七日官軍復薄田原坂、拔二壘、其一壘據險、堅守不能拔也、二十日未明、官軍攻田原阪之堅所、遂進至植木獲大砲四門、小銃二百條、午後五時、官兵攻二股入植木、此田原阪近傍諸山矮松繁茂、自戰之起、爲彈丸所射、忽爲禿山、其戰之烈、思

而可知、又賊之巧戰或散據要害狙擊、出我不意、或乘夜來襲、出沒自在、或着單衣、徒跣揭裳、抽刀突入、疾如彈丸、其砲擊亦無虛發、或突然出我背後、或寂然匿深林、初戰用砲、侍黒烟蔽空、忽吹号笛、一齋壯士拔刀而進、官軍屢爲之窘、今而慣其防禦、故賊不復出于此云、

拔刀隊

爲田原阪之戰也、官軍始撰巡査百名、分爲三

隊、拔刀斫小野田三砲壘、忽拔之、此役也、我軍進迫賊壘、將拔之、會津殘卒十三人堅守、故會津藩某、挺身奮鬪、直斬十三人、每戰合大呼曰、復戊辰之讐也、

篠原國幹死

十五日、賊大擧、拔劍斫横平山之砲壘、遂爲其所奪、此夕參軍分巡査六十名爲二、拔劍突入步兵進擊、忽収復之、本日午前五時、田原阪賊、

自前面及右翼來侵、官軍出接、逐前面賊二次、右翼賊奪我砲壘之一處、午後七時、前面之賊、數百名拔劍突我胸壁、劇戰經一時間、賊多死之、卽爲之貴島清之隊也、清初稱宇太郎、率其黨六百人、以十四日夕、抵植木驛、此夕同二小隊到田原阪、蓋賊請其應援也、其黨有就縛者自肯、賊以二百人爲一小隊、合八小隊爲一大隊、現有八大隊、而植木隊多死傷、每一小隊不過二十七人、西鄉隆盛帶精兵八百人、以自從焉、村田三助受傷、篠原國幹死于吉次坂、

賊三懼

廿四日、賊據向坂(ムカフサカ)木留之險、決死而防戰、官賊死傷甚多、此日賊軍相語曰、我軍無敵于天下、唯所懼者三、何者、雨也、赤帽也、大砲也、蓋賊銃製逢雨沾濕、不可裝丸、且其服亦非毛絨、故坐作及行步不便也、赤帽卽謂近衛隊所戴也、

植木木留之戰

廿三日拂曉、賊襲木留及植木、時太霧不辨顏色、烈戰互移時、廿五日官軍將出也、賊乘曉霧一列突入、官軍不能支而退、將校皆大怒曰、死々矣進々矣、烈戰至暮、漸而復昨夜所守之處、乃置守兵、此夜又有賊十余名、乘月明斫植木口營、擊而退之、廿六日賊襲向坂、烏集、再次官兵擊而退之、右翼兵越吉次、抵木留、本日未明、

第二旅團兵分爲二隊、自宮原鏡村兩道進取小川及砂川、賊大敗、賊將兒玉某戰死之、廿八日植木木留兩處、戰太劇、互有勝負、衝背軍小川營斥候、到豐橋奮戰、至午後四時而止、四月四日木留賊乘夜襲官軍、々々逆擊、火賊庖廚、遂取木留、

福岡賊起

廿七日夕、福岡縣報、城背砲聲轟激、火焰徹天、

電信線斷絕矣、翌日再報福岡無賴之士族、一百五十許名、會于城外野、因派巡查捕縛二十許名、四月六日、又復報、擒巨魁越智彥四郎、村上彥十、久見巽、加藤堅武以下百余人、斬久世庸品、下間甚吾、江上信直以下六十人、其他自首者、二百二十七人、

取三嶽

四月二日、官軍取三嶽、初賊之據金峰山及三岳也、其中多肥後士族、築五壘以堅守、攻之不拔、賊登壘壁下瞰我軍、罵詈、先是三月三十一日、參軍山縣有朋、會諸將議戰略、曰三面齊攻、自今夕至明日午牌、而不能拔、則引軍而去、耳於是、全軍疾攻、砲聲轟然、山岳爲之撼、過十二時、拔五壘、而木留植木等七處、及金峰山之三岳、皆火起、黑烟蔽天、遂得大捷、

中津賊起

四月四日、大分縣報、中津土民二萬人余、毀宇佐、四日市諸村區戶長之宅、及其他富豪家、亂入下毛郡、放火數處、於是縣廳出兵八十名、發砲、土民忽四散、賊既敗走、入肥後、將經宮原、投二重峠之賊、警賊以爲官軍、遂砲擊之、中津之賊、狼狽奔走、翌日巡查隊捕縛其徒百許名、

賊襲八代

五日賊、襲八代也、官軍與賊挾隈川而戰、七日

賊遂大敗、向人吉而逃、此時賊將、逸見某等、患官軍衝背後、自歸鹿兒嶋、脅迫老幼士族、令出陣、驅其兵二千餘、衝衝背軍之背後云、

熊本城通

十二日、官軍攻石川村賊壘、不能拔而去、此日午牌衝背軍、第三旅團兵、發片足猷村、中尉八木某、將右軍自梅木、少佐追田某、將中軍、自權現山、三間某將左軍、自糸口進、日暮合戰、少將

高嶋鞆之助、率臺兵二大隊、大砲二門、自吉田口而進、夜二更破賊、遂至御船據之、十三日衝背軍少將、川路利良、高島鞆之助、進兵擊御船驗村、賊潰走、此夜少將山田顯義、大佐黑川通軌、將左翼渡綠川、進擊杉村賊、敗之、直攻川尻

十四日詰旦、少將山田顯義、驅大佐黑川通軌所率右翼兵進、渡綠川擊賊、午牌抵川尻、賊大逃、中佐山川浩、率右側中隊之兵進、到熊本城、

十五日各旅團大擧進、與城兵合、歡聲動天、一時不輟也、

御船之戰

賊之分兵據御船、木山、矢部、大津諸所也、或千人、或二千人、十七日、別働隊巡査六百名、將進擊御船賊、會賊自川上發砲繼圍、吾軍衆寡不敵、且以日暮、乃引兵去、二十日午前、少將川路利良、一隊、出御船後、山田顯義一隊、自正面向

斜面、高島鞆之助一隊、出御船右側、三面合擊賊兵二十五小隊、各據其胸壁迎戰、遂大敗、死傷不可勝算、官軍乘勝進擊、九時三十分、遂拔御船、斬首甚多、我兵死者七人、傷者三十七人、

人吉陷

五月七日、賊徒數千人、據人吉嚴守備、而不許他鄉人入其境、肥薩兩賊、合力相保、日製彈藥數千、聲言既足與二年、當養銃而發也、於是乎

山田少將部署將士曰、其一隈川、右翼路爲參謀高島少佐進路、其右翼兵聯第三旅團兵、自告村向大阪進入、其二隈川左翼路、自初瀨至川崎一線路、約第二旅團兵、令取連絡於左右、而進入、其三自川崎經左翼伏摫至照赫之一線路、爲山地中佐進路、分其兵、爲先鋒預備二隊、先鋒隊單進突擊、以達人吉、爲目途、預備隊警備先鋒隊行進之後、令得糧食彈藥運輸之

便、又以緩急爲應援、且連絡左右二隊進入、其四自照赫路、經左翼萬江、至除烏帽子嶺線路、以堀大佐所率屯田兵、取連絡於左右進入、其五自除烏帽子嶺、至高野一線路、以中佐中村尚武之兵、取連給於左右進入、其六自高野、經遠持至梶原之一路、分山中中佐兵、爲先鋒預備二隊進入、其先鋒兵單進突擊、以達人吉爲目途、其預備兵、警備先鋒行進之後、令得糧食

彈藥運輸、且連絡左右兵、進入、其七五家莊口、自久連子至左翼尾前、爲中佐中村重遠進路、速衝擊江代古屋敷賊、漸可連絡右翼、又須警備左翼那須口、又駐二中隊兵於日當、令固守、且保尾前若出事不得止、則要臨機保日當、部署既定、後以二十九日爲進擊、六月一日、入人吉城、於是三日以來、賊到別働第二旅團軍門請降者、日多一日、薩人降者百五十人、人吉人

三百七八十人、併都城、佐土原等降人、凡六百人、此九日所算也、

官軍入鹿兒島

河村參軍、與大山高島二少將、俱率臺兵六大隊、自海路入鹿兒島城、先是大書記官田畑常秋、自知爲賊所誤自盡、賊將桂衞門自戰地回、自稱鹿兒島縣令、至此遁、五月二日、縣令岩村通後、率屬官百余名、入鹿兒島、卽日行縣務、五

日昧爽、賊襲鹿兒島官軍、々々邀戰、殺其隊長野瀨彌九郎、其他有死傷、午後六時、村田西田中洲之諸處、火起邸宅三分之二盡附灰燼、戰頗烈矣、過十時、賊敗走、

賊出豐後

十三日賊三百名、自日向入大分縣、襲取竹田、同十九日、豐後官軍侵曉霧進擊竹田賊、々據險拒戰、頗劇、遂不能支、棄器械彈藥死屍而走

重岡、

山口賊起

六月一日、山口縣報、縣下須佐士族數千人、據笹浪驛、巡查隊往攻、賊棄器械而遁、獲巨魁町田梅之進、翌日余黨皆就擒、

鹿兒島城通

廿二日、鹿兒島官軍、出兵重富、迂回到城後、衝賊背、賊狼狽潰走、拔壘數處、直達鹿兒島、既而賊自右翼山迴、圍我後軍、苦戰退之、賊指吉野而遁、因定守線、二十五日、川路少將、率兵入鹿兒島城、至是肥薩陸路始通焉、

入都城

二十四日、第二第三第四旅團、及別働第一第三旅團兵、協議一舉衝都城、各路賊兵皆潰走、午後二時入都城、尋陷宮崎、拔佐土原、進下高鍋、入美々津港、實八月五日也、

賊再出鹿兒島

八月三十一日、少佐某鞭馬來報曰、賊將濫入于鹿兒島、九月一日、午前九時、近衞兵自加治木來報曰、今曉賊衝加治木之陣、將赴阿久根、其言未畢、賊忽出縣廳左側之舊練兵塲、直開戰端、此日頑固士族輩、八百余人、一時應之、其勢猖獗、不可當也、於是賊舊欲奪竜驤艦、也春日艦頻砲擊退之、忽見新町邊失火、暫時欲烟

覆天、市街一時灰燼矣、於是鹿兒島亦爲賊之有、縣官等委乘高千穗丸、避難于長崎云、

隆盛利秋等死

賊既奪鹿兒島而據城山也、賊徒中河野主一、山野田彥助二名、詣我軍將談事也、其返答以二十三日午後五時爲期、若失此期、則總軍進擊、鏖殺賊等、期既過、無復一報、於是以明旦約大進擊、則午前四時、各旅團一齊發、鯨聲砲響、

山岳欲崩、乃縱火舊城櫓門、續而私學校、其他倉庫等、皆爲餘烟、我軍進迫于城山、新撰旅團、爲之魁、未經三時間、賊巢悉拔、午前七時、砲聲全綴矣、爲之西南擾亂之結局也、西鄉桐野等以下、或死、或屠腹、或重傷、不知其數、乃聞隆盛之死狀、我軍之砲擊岩崎谷也、隆盛出城山之巢窟、將下岩崎谷、途中、流丸來中股、最重傷、遂見十郎太自拔刀斬其首、後同降人、遂得首既、

經總督之撿閱云、如其利秋、則自眉至背、有四寸余之刀瘢、又如村田、則爲丸透胸云、官軍爲埋隆盛以下死屍于淨光明寺之內也、於是乎、二十七旬之亂始平、

斬大山綱良

先是柳原前光歸京也、綱良陪官艦抵神戶、將入京都、朝廷不許、褫官位、檻送東京、後護送之九州臨時裁判所、玉乃判事糺彈焉、九月遂

伏罪云、其罪案書略曰、既與隆盛等企謀反、作爲中原等口供書、托名于尋問、將迫政府也、且奪公金十五萬圓、以寄隆盛等、是以二十九日斬之、初綱良稱掊之助、以剛毅聞、兼達于劍法、明治之際、爲九條道孝公之參謀、出張奧羽、奏平定功、朝廷爲之賜八百石、廢藩之後、爵辱從五位、任縣之權令、尋爲縣令、

千代鶴

陸軍出仕、青木某、既奉西徒之命、抵赤馬關、也一夕上花街樓、喚名娼千代鶴者、酌以爲之媒、諺曰、月也雲矣、花也風矣、未醒巫山之夢、福岡縣忽報、縣下暴徒蜂起、於是某忙上鞍、千代鶴相送潸然、而見已之閨中、有某所愛之時計、乃千代鶴拭涙抱時計急走、値某之將發、廼持而贈之、某曰、是我之遺物也、汝以宜十襲矣、其語未畢、某發、千代鶴恍惚、吾失吾而歸、于朝于昏、

時計以如已之夫、又聞某氏、熊本某地之戰、而既死矣、於是、千代鶴涙千行萬行、漸而氣定矣、乃賣時計、得二百三十圓之金、爲某行葬祭、且求墓地、建石塔、厚薦之追福云、後千代鶴顏色憔悴形容槁枯、日夜唯向西南涕泣而已、嗚呼傾城之爲實意者、杲謂此耶、

歌鶴

先是賊之據入吉也、守備嚴肅、而不許他鄉人入其地、時願成寺馬塲村、有某氏女、稱阿鶴者、年向五十、好嗜和歌、故村人稱之歌鶴、賊既知阿鶴之性廉直、時々使阿鶴許往來于八代邊、於此阿鶴憑恃之、私通事於官軍、經日事既露矣、賊怒擧之獄十余日也、阿鶴知慘酷之甚與事之不可成、一々白狀于賊、々遂送之山田河原、斬其首云、阿鶴之臨刑也、神色自若、賦一首和歌、今譯之曰、聞說天恩大、未嘗酬一分、妾身

縱處斬、魂到九重雲、實是五月二十九日之曉也、噫矣、

近世史談卷四大尾

正誤

卷一五丁八行目　右回ハ因ノ誤
同六丁右七行目　本寇ハ寇本ノ誤
同八丁右五行目　也ハ削ル
同十一丁左一行目　乎ハ手ノ誤
同十二丁左二行目　兩ハ雨ノ誤
同同丁左三行目　潤ハ澗ノ誤
同同丁六行目　晉ハ首ノ誤
十四丁右八行目　意ノ下則ヲ脱ス
十八丁右六行目　臨ハ見ノ誤
同丁七行目　云ハ削ル
廿四丁左一行目　農ハ晨ノ誤
卷二一丁右二行目　也ハ削ルヘシ
二丁左八行目之家ハ家之ノ誤リ
九丁左一行目　宿ハ宥ノ誤
十二丁右二行目　邃ハ遂ノ誤
十二丁右三行目　士ハ土ノ誤
同丁右四行目　戰ハ彈ノ誤
同丁左四行目　矣ハ師ノ誤リ
十三丁右三行目　柔ハ桑ノ誤
十四丁右二行目　登ハ發ノ誤
十六丁左三行目　讓ハ責ノ誤
十六丁左七行目　銃ハ鋭ノ誤
十八丁左五行目　使ハ便ノ誤
十九丁右二行目　於ハ削ルヘシ
廿四丁右八行目　途ハ遙ノ誤

〇一

廿六丁左六行目　硇蛍ノ碖ハ闕ノ誤
卷三一丁左四行目　各ハ名ノ誤
五丁右三行目　不ハ無ノ誤
七丁右八行目　要ハ要ノ誤
八丁右三行目　敦ハ鶉ノ誤
同丁左八行目　馳至ノ下至ノ字ヲ脱ス
十二丁右二行目　辟ハ群ノ誤
十三丁左七行目　裏ハ壞ノ誤
十六丁左一行目　軒ハ斬ノ誤
十七丁右二行目　革ノ下中ヲ脱ス
十八丁左五行目　領ハ頒ノ誤
廿五丁右六行目　素ハ覓ノ誤
卷四一丁左五行目　比ハ此ノ誤
同十一丁左六行目　沿ハ沾ノ誤
同十五丁左三行目　勸ハ勤ノ誤
同十六丁左五行目　壤ハ壞ノ誤
同十六丁左七行目　朝ハ朗ノ齋ハ霽ノ誤
同十八丁左五行目　齋ハ齊ノ誤
廿一丁左二行目　泒ノ下遣ヲ脱ス
廿二丁右三行目　齋ハ齊ノ誤
廿五丁左五行目　給ハ絡ノ誤
廿九丁右二行目　委ハ悉ノ誤
卅一丁右七行目　遣ハ遺ノ誤
三十二丁右五行目　擊ハ繫ノ誤
同丁右八行目　和ハ國ノ誤

〇二

明治十一年一月十九日出版御屆
同　年二月　發兌　價四十五錢

編輯人　大坂府平民　楢崎隆存
同府第六大區三小區十番組
上福嶋村八百廿番地

出版人　同府平民　赤志忠七
同府第一大區八小區本町四
丁目廿三番地

近世史談

同　同府平民　鹿田靜七
同府第一大區八小區安土町
四丁目四十八番地

發兌人　同府平民　柳原喜兵衛
同府第一大區七小區北久太
郎町四丁目十四番地

印刷　大阪盛業舍

重野安繹　著

帝國史談

明治二十九年（一八九六）東京富山房鉛排本

據明治二十九年（一八九六）

東京富山房鉛排本影印

帝國史談敍

大槻磐溪近古史談。事簡而文易。便於兒童誦習。近時諸塾有用以充課者。然所載止織豐德三世。專主武弁言行。年代有所限。事蹟有所局。讀者憾焉。書肆富山房請予續補之。因搜討諸書。隨讀隨記。每條附以論斷。或匡正訛謬。或拾補闕遺。從類分篇。因年次事。無論搢紳士庶僧侶婦女。凡言行之蹤。而技能之卓者。備擧而臚列之。問有及至尊者。姑斷自鎌倉氏至德川氏末。將溯而及上世。不獨近古也。因名曰帝國史談。體則沿舊。而意則出新。要在發蒙啓惑。以爲史學筌蹄。非敢曰出藍也。庶幾得免續貂焉、

明治廿八年乙未歲十二月

文學博士　重野安繹撰

凡例

一此書專爲初學誦讀而作、不主事實考據、故俗傳口碑、間亦姑存之、但至謬妄太甚者、則時辨正之、懼其貽誤傳訛也、

一雖美談佳話膾炙已久、累見諸撰課本者不載、避屋上架屋也、

一論賛中往往挿事蹟、俾與本條相參稽、亦備記誦之便、且以變近古史談附錄之例、

一篇目凡五、曰行誼、曰政事、曰文學、曰技藝、曰婦女、類分彙別、多寡不同、仍其所蒐輯已、

一行誼篇所包括甚廣、故君德以下、以類相從、凡十五目、目首註之、亦多寡不同、

一每條必註引書、以便徵證、防杜撰、

一人名或直指斥之、或用尊稱諡號、一從原文、不必執一、

帝國史談目次

卷上

行誼篇 凡七十七條

帝國史談 上卷

文學博士　重野安繹　編

行誼篇 凡七十七條

髻觀音 君德以下十二條同

大庭景親捜求賴朝殆遍乎嶺谷梶原景時知其所在佯導景親至傍峰上賴朝得間取正觀音像於髻置之巖窟中實平問其意賴朝曰若一旦身死傳首於景親等將謂臨死祈佛非大將之爲也是忝辱源宗也像純銀作之高二寸賴朝甫三歲乳母詣清水寺祈其福偶得此云 吾妻鏡

論曰檀浦之役義經冒危扱弓恐貽笑於敵也與阿兄此事相類造次顚沛惟汚名辱宗是懼當時名將之用心可以見矣

源右將宏量

曾我祐成時致夜斫賴朝營殺工藤祐經復父讎麾下殺祐成捕時致賴朝召見面詰之時致疏辯不屈辭色並厲賴朝壯之欲宥死祐經子犬房丸哀訴乞殺不得已斬之時年二十賴朝得祐成時致遺其母書流涙讀之命藏之書庫召其繼父曾我祐信慰諭之使歸鄕修二子冥福除曾我莊租 吾妻鏡

論曰源右將鼓舞義勇淬厲士氣雖仇已者往往宥之規摸寬宏淸盛所無其所以創基成業在此

織田右府用財

織田信長幼在尾張清洲學書僧寺同學兒童四五十人舊俗端午兒童分隊擲石謂之石打信長喜之每率以鬪是日信長母例與紙筆墨及米三斗永樂錢一貫文信長盡頒之其勝者無遺一錢識者謂當賞不吝有名將量（雨窓閑話）天正二年小笠原某與其弟與八郎在高天神城屬信長武田勝賴圍之信長與子信忠赴援至今切渡聞與八郎逐其兄以城降勝賴乃引還次吉田德川家康亦至自濱松謝其速出兵信長駄二巨革囊於馬背至謂家康曰事屬徒學洵爲遺憾且遺此以充糧食之費遂辭還岐阜胠之則皆黃金也使二人扛一囊僅而得擧之衆皆嘆異（信長公記）

論曰老人雜話云右府好相撲使人角技三鬪三勝僅與煨栗三個耳今觀是事潤達豪邁出人意表乃知其慳嗇於平生者將大揮霍於他日也駕馭群雄操縱如意洵由斯術豐公大度賜予不吝亦有所師倣耳

豐太閤誡侍臣

太閤常語侍臣曰朋友之不和皆生於私以其便己者不便於人也君之於臣亦然故擇近臣與我等夷者使之時時規諫以鑑是非留心於諸事是爲人上之要也苟不然不能自知其過過益長遂爲人所疎斥亡身喪國職是之由也（明良洪範）

論曰世謂太閤磊落不顧細行誰知省身修行亦有如此者英雄眞不可測也

義久自戒

島津義久嘗命畫師繪古昔暴虐事蹟於屛風或問何不取之乎賢哲義久曰人性有勸乎善者有懲乎惡者余則懲乎惡故也義久初居飛熊城會大內氏使至左右勸修繕庭館義久曰使者而賢則將嗤我捨內務外若不賢徒爲觀美得其歡心無益也（常山紀談）

論曰義久善和歌受古今集於細川藤孝鞍馬間不廢吟詠操守純正武而兼文所以稱雄西陲長保封土懲惡事尤見自修着實

忠興救荒

細川忠興號三齋藤孝之子也在其邑豐前小倉歲大旱禾穀不登吏白曰不獨民迫目前饑餓將不能支來歲忠興深憂之意謂是不可以常道救盡出其父所遺異器珍什使近臣鬻之京師京人多欲買之者而懼後禍因請旨所司代板倉氏板倉曰旣係世族細川氏所藏於買之乎何有余久聞其名價已定則請得一見之富豪聞之爭投以巨資近臣至大坂以此換米麥其他可以充糧食者竭資買之船載至小倉頒之封內以救饑民遠近聞之皆嘆曰有國者可以爲摸範矣後移封熊本（明良洪範）

論曰幽齋三齋父子並以茶儀著其所貯皆希世之珍而方救民急棄而不顧與翫物喪志之徒夐別稱爲治世名賢倡首宜矣

長政誡士

黑田長政嘗出獵一大猪負創奔突而至衆爭擬以弓銃有一士

拔刀而前、長政遽命止之、士爲不聞、奮躍斫之、斷髖骨、達腹、豬乃仆、刺而殊之、颺言示衆、頗有得色、長政召而誡之曰、汝矯捷絕倫、勇之與伎倶可賞也、然與獸鬪、勝之不足以爲功、不勝徒取辱耳、万一有失、大則殞身、小則被創、廢居終身、以千金之軀、與一獸賭死、洵可惜也、若遇猛獸、宜蔽身樹石、待其過以擊不意、不然則危矣、人服其遠慮、（積明良洪範）

論曰、暴虎馮河、君子不取、長政言幾乎道、待過擊不意、術亦巧矣、

忠勝論主德

太閤至自征島津氏、極口稱立花宗茂曰、彼雖年少、勇冠西國、會德川家康詣京、因延宗茂、而家康臣本多忠勝謂之曰、二人皆無

雙勇士、對峙東西、眞天下之鎭也、宗茂以忠勝耆宿老于世故、屢與欵晤、問以武事、忠勝嘗語宗茂曰、寡君自少論事、依違無所決、余常不滿意、今余年漸老、自養成家臣、因有所會於心焉、凡上之觀下、瞭然易明、若顯言其臧否善惡、則爲下者不能復伸頭足、寡君蓋深慮於此也、（積明良洪範）

論曰、語云、水清無魚、不以察察爲明、如依違無所決、正是君德忠勝一勇士、而眼識度量並到、有是君而有是臣矣、

轎中撤蓐

池田光政稱新太郎、爲人英明、幕府時、臣扈其主者、褰裾至股、赤脚徒跣、不論祁寒暑雨、光政意憫之、每坐轎必撤茵蓐、曰聊以分艱苦耳、諸侯鹵簿有制、轎則不可廢矣、然吾不忍獨泰然安坐也、若有病則待醫言始御之、其乘轎必謝諸臣曰、請恕、子孫世守其規、終幕府無改、（侯爵池田章政話）

論曰、祖貽之而孫守之、慈仁之心、忠厚之風、是其所以據要衝保巨封、而與德川氏相終始也、

光政聰察

光政嘗使侍臣肄射庭中、每發不中、因問之曰、汝何所憂、某不輙對、光政曰、今見汝射、體弛腕鬆、不類平生伎倆、吾因以知之、勿隱也、某惶怖、對以實曰、方値歲暮、爲債鬼所逼、思之在心、辱公垂問、罪無所逃焉、光政曰、吾使汝安心、取貨幣一封、於筐中賜之、署曰

廿五兩、某感泣謝恩、歸家拆封、則正有廿六兩、乃謁光政告之、光政笑曰、既以與之、何須辭也、吾嚮知汝貧、將究其由、故衍其數耳、清廉如此、所以致貧也、待之愈厚、（芳烈公逸話）

論曰、光政英明、知人善任、察其動作辭色之微、洞照肺肝、推誠竭情、有君如此、誰不效死力乎、

後光明帝仁恕

後光明帝嚴明而仁恕、唐橋某性魯鈍、衆常調戲之、嘗夜直、衆強以哆囉呢舞、帝聞其喧笑、使愛宕通福窺之、反奏其狀、帝命通福往、與某共舞、衆意沮而止、通福復命、帝惟問其姓名而已、（槐記後編）

論曰、聰察而不苛、周密而能容、君道盡乎此矣、而天不永其祚、昔

者後三條帝登遐、藤原賴通曰、是君而早崩、寔邦家之不幸也、古今同慨、

櫻町帝岐嶷

櫻町帝幼岐嶷、歳甫八歳、方有立坊之宣、有司以宮隘不便行儀、將營繕外寢、諸宮人因請併改修內廷房室、互有所主、議久不決、有司因乳母六條問帝意、帝沈思良久曰、此宮、慈母新中和門院所居、假令不便、不忍擅改之也、然已立坊、則踐祚徙父宮、亦將在近、事出父命、則固無所論也、何不少待之、有司憚其聰睿、呈外寢圖、以請帝旨、帝曰、內殿母所居、故言偶及之耳、至外寢事關朝議、有司宜按舊例以議定耳、衆益嘆服、伏見王宮人某入謁、啓帝曰、

他日後宮之選、請以伏見王女充之、帝不應、屢問之、帝徐曰、余幼、賢愚美醜、不知所裁、不能遽定也、宮人赧愧、槐記

論曰、櫻町帝未至壯齡而禪位、無何崩、聰睿之資、不能大有所展施、後光明帝以後、英主相繼、短祚、朝權不得復、以至光格帝、勤王之論、大興於下云、

實平散衆 忠義以下十條同

大庭景親率兵追擊賴朝、將士防戰甚力、賴朝亦回馬而射、敵應弦而斃、箭竭、景親兵來逼、將士止戰、遂與賴朝相失、衆蹤跡之、見賴朝立偃樹上、獨土肥實平從焉、衆願與俱逃、實平曰、率衆而往、難於潛匿、若以公一身、雖涉旬日、亦易爲計也、衆苦請不已、賴朝將許之、實平諫曰、今日之分離、他日之福也、君臣全命、畫籌、互相表裏、會稽之耻不難雪也、衆皆灑涕而別、飯田家義後至、獻賴朝所遺念珠、亦願從亡、實平諭止之、吾妻鏡

論曰、敗亡之際、欲從者衆、是人情也、實平盡揮而去之、單身獨任、忠之至、勇之極、右將於諸勳舊、往往猜防、有不令終者、而獨實平終始不疑、以契合有素也、

永實餽餉

北條時政詣賴朝杉山陣、會筥根別當行實遣弟永實、索賴朝、與時政遇、時政謬曰、主將恐不能脫景親之圍矣、永實曰、子欲試永實乎、主將若亡、子豈獨存者耶、時政哂而導之、至賴朝前、永實獻

所齎糧餉、衆皆餓、喜曰、不翅値千金也、實平請曰、他日亂平、願以永實補筥根別當、賴朝頷之、吾妻鏡

論曰、謠曲七騎落云、石橋敗後、賴朝將航安房、海上遇和田義盛、實平紿曰、失主將所在、故旁皇至此、義盛曰、吾叛平氏來屬、而主將不在、何以生爲、將自及、實平急止之、告以實、義盛乃出實平子遠平於船底、初賴朝浮海、以人衆、放遠平於陸、謂既爲敵獲、義盛救之携至、實平喜極而泣、謠曲據永實事及盛衰記、三浦義澄事、湊合敷衍、以寫君臣父子處困阨之情狀、小說之勝實錄在此、

祐清辭賞

伊東祐親將往屬平維盛軍、艤船伊豆鯉名、天野遠景窺知之、捕

以獻頼朝、祐親婿三浦義澄、請而管之、尋自殺、初祐親將圖頼朝、二子祐淸告之、頼朝因以免、頼朝德之、召祐淸賞之、祐淸辭曰、父以讐敵見執、子豈獨受賞乎、請速被誅、若賜宥免、將往屬平氏、頼朝從其志、祐淸西上、遂死于篠原役、世稱其義、吾妻鏡

論曰、祐淸之不受賞而往從舊主、吾妻鏡記之、云世稱其義、當時士之務義、而世論以爲名譽、主帥亦以是風勵天下、其事相望於策、遂爲後世規範、曾我兄弟祐親孫也、復讐後斫頼朝營、召詰之、對曰、因祖父事有怨于幕府、頼朝尚義之、欲宥其死、其放祐淸使歸平氏、亦此意也、

助公賦歌

藤原泰衡以九月三日見殺、其十三夜、月色不明、無量光院主助公感舊賦歌曰、昔仁毛成良佐留夜半乃驗仁波今宵乃月志曇利奴留加奈、或告其慕泰衡謀叛、捕致之鎌倉、使景時推問之、僧謝曰、弊寺淸衡以來四世崇奉、得以永傳法燈、衣鉢相承、非敢慕古而蔑今也、觸物感興、情不得已耳、頼朝稱其誼、赦罪遣歸、吾妻鏡

論曰、助公一僧侶耳、猶不忘舊恩、比之河田次郎、何翅天淵哉、次郎藤原氏世臣也、殺泰衡邀賞、頼朝責以大義誅之、事具本書、

長盛殉主

關原役罷、配増田長盛于武州岩槻、及大坂役起、東照公使人謂長盛曰、子深受秀頼恩遇、方今大坂勢日急、子宜速赴大坂、與秀

頼同休戚、長盛謝曰、今而知公誠天下仁君也、常主何得能及此、感恩深矣、但長盛謫居既久、藉使赴大坂指揮新集將士、終無所能爲、負太閤識拔、徒致忝辱、洵爲遺憾、仍舊終身配所、是臣願也、乃許之、大坂城陷、秀頼自殺、長盛聞之、請公曰、爭亂了局、寡君告終、臣復何所求於世、請得賜暇、遂自殺、明良洪範

論曰、長盛所謂五奉行之一、同僚石田三成等敗事受誅、長盛連坐獲罪、其人温厚、不規功名、觀於斯事可知、恐負太閤識拔、而不冒危微幸、遂殺身殉主、可謂有君子之勇矣、

忠隣不白寃

大久保忠隣歷事家康秀忠、年六十二、獲罪配于近江、使井伊氏管之、時忠隣在京師旅館、所司代板倉勝重將使命、忠隣方與客碁、延勝重於座、從容請曰、知有流竄之命矣、今後不能復作此戲、願少待之、乃徐了局、然後受命、在配所有年、井伊直孝時存問之、嘗謂忠隣曰、蒙寃沒世、竊爲君痛之、何不申雪之耶、忠隣謝曰、苟情誼深厚、不翅山海、然苟身之無罪、何致有今日、且太公既薨、若得申理、世將謂太公失刑、是使今將軍彰先考之過也、太公創基、德業粹美、今以免己罪、而致瑕瑾、非忠隣素志也、寧如此而終耳、直孝感慟無言、攬涕而出、明良洪範

論曰、傳曰、勝重將往傳命、二條城兵皆戒嚴、都下以爲忠隣爲變、街衢騷擾、忠隣聞之、盡束縛器仗、送所司代第、人心稍定、忠隣誠

忠如此、故其寃不白、而自白、百世之下如青天皦日、此純臣之節也、

咬菜軒扁額

板倉重矩重昌子、世仕幕府、初爲詰衆、居江戸本莊邸、種蔬、前圃、躬親灌漑培養、顯貴之家時亦贈此、無復營求之意、其居室扁曰、咬菜軒、法眼野間三竹所書也、後任大坂城番、進至老中、又權行京都諸司代事、敭歷中外、屢移其居、雖一時僑寓、未嘗不顏以是額、三竹問之、重矩曰、吾以不材、謬參國政、夙夜戰兢隕越是懼、夫易驕者心也、吾希不敢忘本莊幽居之時耳、爲人謹厚質素、其爲老中、人有贈遺、無論侯伯士庶、必拜而受之、或問其故、重矩曰、某

平生非君父之賜、則未嘗拜而受之、今謬蒙擢拔、受人崇敬、若不居斯職、誰訪問之者、故其所贈遺、雖有大小輕重之不同、莫非君之賜也、所以拜而受之也、命皆藏之、遇親戚故舊沉淪者、贈此慰問、其餘頒之家臣、武野燭談

論曰、咬得菜根、百事可做、古人此語、謂困約可以成事耳、今重矩榮進至顯要、而終始不失其所守、至拜諸人贈遺、以爲君惠、頒諸親戚故舊諸臣、而毫不私有、則又能擴充咬菜之心者矣、

忠僕代主

寛文中安藤重博爲高崎城主、府帑失一刀、獲之主帑吏某器具中、某不能自明、將自殺、或疑其僕、訊鞫首服、遂戮之、無何又失一刀、捜捕得盜、即內房涓人也、將就刑、絮語歎嗟不已、衆哂之、涓人曰、吾悔殺忠臣也、非敢惜命也、嚮吾竊刀、嫁罪主帑吏、其僕代主而死、吾心憐之、而竟再犯重辟、當時吾若速自首、則不至枉殺忠臣也、於是忠僕之名、喧傳遠近、惜失其姓名、明良洪範

論曰、殺身爲主難矣、至甘負罪名、白寃冥冥中、難之最難者、而皂隸之賤、誰謂有其人耶、

柳澤吉保

稻葉正休傷堀田正俊、內外騷擾、柳澤吉保當直、聞變自若、搴裾而坐、吉保時稱四兵衛、官職猶卑、執政酒井忠淸將入候將軍、起居、趨過其前、吉保起止之、攬其衣襟、忠淸曰、汝胡爲者、不識雅樂

面歟、吉保曰、方有變、不許人猥赴君前、不論其爲誰也、忠淸不能爭、脫雙刀付之、謁將軍、具白其狀、薦其可大用、吉保柄用昉於此、槐記後編

論曰、吉保之事、徵之當時實錄、功罪相半、瑕瑜並見、要不失爲一世才傑、其居卑職、能抗元老、亦足以見剛毅不屈之氣、世徒信野乘之言、槪以姦邪諂諛、則過矣、

勅使處變

權大納言柳原資廉爲傳奏、奉勅赴江戸、幕府行勅答之禮於城中、資廉已入城、會淺野內匠頭傷吉良上野介、幕府執政告之、且請曰、血衊殿中、不知宜直行禮耶、抑改卜他日也、資廉曰、勅使所

過、及答勅之殿無血、何害乎行禮、執政曰、然則請先行饗、得少間、粧飾殿中、即治酒饌、遂得即日畢禮、（槐記）

論曰、資廉與執政處理應答、並合機宜、能全體面、使命專對不曠其任、近衛家凞評之曰、朝廷幕府並有人、信矣、

義將匡救（諫諍以下七條同）

斯波義將足利高經子也、爲管領、每侍義滿、開導多所匡益、義滿嘗觀犬追物、曰、此武事不可廢、然奈銜橛之變、義將曰、衆人傷患止一身、明公傷則患及四海、嘗有罪人、義滿欲毀其家、義將從容諫曰、古罪人家不毀、曰、何以知之、對曰、昔平康頼自流所召還、作歌曰、古里乃軒乃板間爾苔蒸氐思比之程波漏羅奴月可奈、以

是知之、義滿納之、（臥雲日件錄）義滿薨、勅贈太上法皇、義將以爲人臣贈位至法皇、未嘗有也、勸義持辭之、（東寺修行日錄）

論曰、引古規今、取證古歌、婉切有味、可知其文學、至勸義持辭法皇號、則尤得大體、義滿之治、前有頼之、後有義將、二人輔導匡救之力居多焉、

憲春死諫

足利氏滿襲職、鎌倉管領上杉憲春爲之執事、氏滿有奪宗之志、會幕府擘土岐氏於美濃、徵兵諸國、氏滿令憲春弟憲方帥兵五百赴之、聲言援之、實擣京師之虛也、召憲春告其謀、憲春大驚切諫不聽、歸家謂其妻曰、余有所企圖、卿能披剃爲尼耶、妻聞之驚疑、意謂吾夫賢聲夙著、是言必有由、不可違也、因從容對曰、是易事耳、直斷髮、親製僧衣、憲春見之笑曰、所請無謂矣、後必有會於心也、乃起入內、遺書規諫、反覆懇惻、入佛堂屠腹自殺、氏滿見書驚悔、召還憲方、爲執事、贈書幕府、誓其無他、事始釋、其得免覆滅、憲春之力也、（鎌倉大草紙）

論曰、諫之於婦而婦從、諫之於主而主聽、自非言行孚於人、安能如是耶、憲春可謂賢矣、

森元諷氏滿

管領氏滿性甚嗜酒、每雨聚飲、謂侍臣曰、上下貴賤、等差不一、若論智德、則卑賤反踰尊貴矣、尊貴者狃逸樂長奢侈、不知衣食艱

難、能通世故人情、推已以體物、惟卑賤爲然、上下易地、則治平可庶幾也、衆無敢應、森元信光進對曰、何爲其然也、有上而後下治、上而能公治下、何有若偏察多私、民將不勝命、以臣觀之、貴賤一定、不可復變易、喩之五層浮圖、國君猶頂上寶珠也、其下空輪、公族是也、大名高家家宰贅御、每層遞下、各有所司、愈下愈賤、至皂隷厠養礎耳基耳、苟莅以至公之心、則下惟上之不久其位是懼、尚何上下易地之爲哉、氏滿大悅、增給下臣俸祿、有差、世謂森元善於諷刺、上下賴以享利、（文祿清談）

論曰、進諫猶治水、激之不若防之、防之不若導之、森元剴切之言、行之以譬諭、氏滿雖驕傲、聽從無忤、所謂行乎其所無事者非耶、

下總追美人

豐太閤嘗多聚美人、與之宴飮、召羽柴下總守、謂曰、孤戰而得勝、故能與美人游娛如此、下總不對、拔刀追美人、太閤驚而讓之曰、汝胡爲戲謔乃爾、下總曰否、公能克天下大敵、而不能克婦女、因以致病羸、時至問國政、罪皆在彼、不可宥也、是中必有一二巨魁、臣若知之、則將直殺之、不能審其爲誰、是以脫之耳、太閤以其言有理、笑而止、下總守即瀧川雄利也、（續明良洪範）

論曰、拔刀追其所寵、觸怒之甚者也、而太閤不問其罪、何其量之寬弘也、世稱太閤豪邁、師心自用、忤意者輙誅、觀此等事、知其不然也、

忠俊忠鯁

伯耆守青山忠俊、傅于將軍家光、所謂寬永三輔之一也、家光年少好歌舞、喜扮俳優粧、嘗梳髮、照以二鏡、修飾儀容、忠俊方至、擲鏡於庭、直言曰、公身負天下之重、而輕佻如此、是亂階也、家光怒、命屏居之、既而悔悟、復召忠俊、忠俊辭曰、苟納臣言、飭躬勵行、則臣事畢矣、若復出仕、是顯君過也、隱居終身、（續明良洪範）

論曰、酒井忠世以仁、土井利勝以智、而忠俊以勇、三人協心輔翼、寬永治績、於是乎成焉、因其一諫、家光改過、眞可謂不負所託、至隱居不復出、則與大久保忠隣終身不白寃、同一用心、三河武士之忠、愛其氣象概如此、

公信直諫

後光明帝嗜酒、往往劇飮、公卿憂之、嘗夜宴、權大納言德大寺公信進諫曰、耽飮無節、非所以保壽養生也、陛下篤信學、而如此、有違其平生、伏請少留意、帝大怒、按劍將斬公信、從容曰、自古未聞天子親誅大臣也、但諫而見納、死有餘榮焉、左右引公信退、帝起入內、明旦帝召參議小倉實起、謂之曰、昨宵之事、朕甚慚於公信、通夜不寐、彼必怨朕、將不復朝矣、實起曰否、公信昧爽參內、俟命已久、帝嘆曰、不圖能如此也、即召入曰、卿言極有理、自今誓節飮、因賜御劍、（鳩巢小說）

論曰、其臣善諫、其主善納、二者相待、能成其美、公信父權中納言實久、娶織田信長女、生公信、剛毅之風、蓋有所承也、

愛宕通福

公卿聚博於宮中、權大納言愛宕通福、時爲後光明帝侍臣、見之謂曰、旁觀技痒、願與入伴、因縱意游娛、既收局、徐謂衆曰、宮禁嚴密、非行此之地也、自今余誓廢之、諸君亦何不自愼、衆納其言、無敢忤者、（槐記後編）

論曰、板垣信形學詩、以諫止信玄宴游耽詩、事與此相類、投其所好、避其所忌、緩頰甘辭、不爭而能止之、是諫說之善也、古有順諫、二子蓋得之矣、

衣甲換弓船（勇武以下十三條同）

源範頼帥師西征、至赤間關、糧乏船寡、士皆懷歸思、範頼將渡海、進攻下河邊行平賣所着甲、別買小船、獨先進、或曰、無甲而進戰、不亦危乎、行平曰、士臨戰、身固不足惜也、且衆憑將船、而吾乘私船、進退由己、縱令無甲、不能先登耶、遂登岸奮戰有功、斬美氣三郎、事平、召還鎌倉、行平謂進謁無贄非禮也、適有鬻良弓者、號稱鎭西名器、行平脫衣換之、行至半途、臣從具馬匹酒食、自其邑下總來迎、行平與至鎌倉、謁頼朝獻弓、副以所齎酒、頼朝詰之曰、士卒乏糧、多棄軍逃歸、汝獨乘馬、且有所獻遺、非納貨賄、烏能如此乎、行平具對以實、頼朝感涕曰、汝射日本無雙、鑑識良弓、宜莫汝若也、親控弦試之、引杯屬行平曰、吾將賞汝以一國守護、顧西國之地、汝既周覽、亦有所屬意歟、行平曰、播磨有須磨明石之勝、書

寫山之靈秀、臣所常希也、頼朝諾之、吾妻鏡

論曰、行平嘗爲頼朝捕刺客、頼朝將賞之、行平辭曰、臣邑貢馬、百姓苦之、請得蠲免之、以代臣賞、頼朝許之、蓋其廉正惠民、所以勇於擊敵而忠於事主、忠勇且惠、得武人本領焉、

本朝無雙勇士

頼朝征奥、次古多橋、小山政光謁獻糧餉、有紺直垂侍側者、政光問其名、頼朝曰、是本朝無雙勇士熊谷直家也、曰、何謂無雙也、曰、往歲一谷以下諸役、彼與其父欲併命者數矣、以故言之也、政光哂曰、爲君弃命、勇士之常耳、何必直家哉、顧彼無隷從、可以供趨使、故自進建功也、若政光、則常使隷從代之、公言如此、自今後將躬親赴敵、以得無雙之稱也、因顧子朝政宗政朝光等、諭以其意、吾妻鏡

論曰、源右將崇尙義勇、群下相率成風、政光關東巨族、方其入謁、右將輙風厲以無雙勇士之言、可謂用意備至矣、

國衡被射

奥州之役、泰衡異母兄國衡設塞阿津賀志山、以拒頼朝、畠山重忠爲頼朝先鋒、攻敗之、國衡走、將踰大關山、和田義盛追及之、呼國衡求戰、國衡回馬關弓、未發、義盛先射、穿其左甲袖、中膊、注矢將再射、重忠適率大軍至、國衡避而遁、馬馳入淖田、竟不能出、重忠部下大串太郎進、馘國衡、國衡馬、曰高楯黑、常騎之以上平泉

山嶺、日必三次、國衡體肥而馬未嘗汗、駿逸稱奥州第一、吾妻鏡

論曰、馬陷於淖、人斃於箭、與木曾義仲之死同、項藉垓下之敗、亦有騅不逝之嘆、英雄末路、千古同轍、

義盛重忠爭功

重忠獻國衡首、頼朝大悅、義盛進白曰、國衡斃於臣箭、重忠不得以爲功矣、重忠哂曰、義盛之言不亦妄耶、某既獲其首、復何所致疑、義盛曰、請據國衡之甲以證之、國衡緋甲黑馬、與某相遇、其左、某射中其左甲袖、箭跡必在其二三札間、頼朝命取甲檢之、果如其言、箭跡歷然、大如穿鑿、頼朝曰、義盛之言明確有據、重忠亦非

飾詐奪功者兩賞之、（吾妻鏡）

論曰、此役奥軍所恃、有一國衡而已、國衡死、而平泉不守、觀二將之爭功、而國衡之爲梟雄可知、二將豈爲尋常尸首贅疣者哉、賴朝幷聽而兩賞之、亦明乎知人焉、

義秀捕鮫

源賴家游小壺海濱、泛海宴飲、聞朝比奈義秀善泅、欲觀其技、義秀乃入海、拍浮往還數十次、終潛水中、久之不見、觀者疑之、既挾三生鮫浮出、船下擧坐嘆賞、賴家賜以所乘名馬、義秀兄曰和田常盛、請賴家曰、泅則不及也、若角其力、亦有爲兄之長焉、願得置馬二人之間、使勝者拜賜、賴家許之、至從臣小坂太郎家、試技於

其庭、二人裸而進、體勢雄壯、宛然力士也、角鬭久之、勝敗未判、江間義時起停之、交綏、常盛不暇着衣、奪馬騎之、揚鞭而走、衆爲之哄然、馬大江廣元所獻、稱奥州第一、常盛嘗屢乞之、不能得云、（吾妻鏡）

論曰、吾妻鏡云、義秀驍勇矯捷、膂力絕人、建保之亂、從父義盛攻幕府、排門而入、所向無前、及戰敗、帥五百人、駕船六隻、入安房、而下文死者中、亦有義秀名、前後矛盾、相傳義秀脫走入韓、其絕影嶋、有義秀祠、土人歲時祭之、所謂失於東隅、而收於桑楡者、俊傑之士、往往而然、

僧昌明

延曆寺僧常陸房昌明、擒源行家、勇名大顯、後以事訴於朝、請幕府以便已、賴朝因賜書、給其寓京餽餉、昌明不懌、親詣鎌倉、請曰、此命似恩實辱、所請不在餽餉、將以自備耳、若語及勇敢之事、竊所願也、賴朝嘉之、改書曰、昌明雖僧、勇士也、吾若入京、則以充宿衞、昌明大悅、（吾妻鏡）

論曰、叡山僧兵、往往貪殘無厭、每爲朝廷患、昌明辭餽餉、而請一言稱譽、心事淸白、賴朝嘉奬以適其志、陰爲衆僧之勸、淸盛用兵力而敗、賴朝用智術而成、優劣別矣、

盛綱平越後

越後人城資盛反、幕府討之不能克、賴家命佐佐木盛綱擊之、時

盛綱在其邑上野磯部、書至、適在門外、即上馬揮鞭而發、從者不追、東裝倉皇追隨、諫其輕易、盛綱曰、吾聞天慶中平將門反、宇治民部卿（平忠文）爲追討使、方食詔書至、抛箸入朝、賜節刀、不還家徑赴東國、是勇士之所貴也、乃倍道兼行、三日而達、力戰平之、（吾妻鏡）

論曰、盛綱聽命即發、事不失機、所以克平大敵、乃援天慶故事、以示將士奉上之道、兵略臣節、並行兩得、而忠文之逸事、亦賴以明于世、美譚哉、

三尺入道

赤松義則入道圓齋、則村之孫也、爲人矮小、世稱三尺入道、時京師有人騎馬馳騁、揮刀斬人、被髮狀類兒、髮垂而大、因稱大童、衆

皆懼之義則單騎追跡遂斬殺之天子賞賜因幡知頭郡但馬朝來攝津中島等地號其刀曰大童（赤松記）

論曰世以赤松滿祐爲三尺入道云將軍義敎侮弄之遂爲滿祐所弑三尺入道義則也爲滿祐父其事誤混義敎之弑由庇赤松族持貞非由侮弄致之也

首級薦和歌

藤澤之役中村重賴與敵遇于藤澤松原騎栗毛馬重畵旗號龍章背幟鎧仗鮮明鬪而克之持首歸年未弱冠面白皙鬖毛薰香重賴見之心憫乞歌太田道灌道灌乃賦以薦之曰斯流時然古曾命乃惜加良米豫天無幾身止思比知良須波重賴答之曰無

幾身止波誰毛知禮止毛諸共仁今波仁及不事遠思曾思不（慕景集）

論曰是事出道灌慕景集確實可信世傳道灌之遭害敵自前後遽起擬以槍問曰和歌如何道灌神色自若答以是歌遂就死野乘好奇之談耳室直淸尾崎雅嘉曾已辯之

氏鄕封會津

蒲生氏鄕少時從南化和尙受儒釋二學與三條西右府及宗養紹巴等攻和歌又通茶儀至作庭門排步石具存儀型齋藤內藏助屢規其無用織田信長攻江州觀音寺城氏鄕有功遂專心於武事信長見弑氏鄕屬秀吉麾下陷勢州龜山筑紫岩石二城皆爲先登秀吉賞以伊勢松阪十二萬石天正中秀吉滅北條氏定奧羽以會津爲東北咽喉使氏鄕居之封四十萬石木村伊勢守父子居仙北其年冬土寇殺木村父子會津至仙北七日程氏鄕聞變馳赴晝夜兼行三日得達攻陷三尾城蕩平土寇秀吉賞其功益賜仙道六郡米澤四郡伊達信夫二郡併前封百万石云（明良洪範）

論曰此見氏鄕寄伊藤氏書足以槪見其生平世傳秀吉忌氏鄕封之會津遂毒之今據是書蓋信任之矣非忌之也且當時醫前田三白診氏鄕以爲肺疾具注病狀其書儼存非毒之也明矣野乘之言往往誤實孟軻氏所以有不如無書之嘆也

新納忠元

關白秀吉攻島津義久義久軍敗而降島津氏族新納忠元據其邑大口不肯下曰關白擧大兵侵我境而無敢支吾者天下將謂國無人乃遺米一苞敵營曰聞京兵乏糧請以之療飢若能來攻敢不迎乎義久苦諭再三乃祝髮出降見太閤太閤曰復能與我相距乎對曰唯寡君之命秀吉壯之手賜長刀一口且飮之酒忠元掀髭鳴唇醻之忠元雖以驍勇著亦嗜書史善和歌手不釋卷嘗野戰露宿堀土納古今集手持火繩取明且揮且讀年八十三卒藩人建祠祀之（島津文書）

論曰忠元睹一美少年戰死者吊之曰昨日麻傳誰賀手枕仁亂禮計牟蓬賀下仁懸留黑髮忠元驍勇絕倫而發於歌詠者淸麗

纏綿、與晉陶潜賦閒情、唐宋璟賦梅花、宋晏殊善豔詞、相類、

幽齋賦歌

細川藤孝號幽齋、在丹後田邊城、石田三成遣兵攻之、幽齋嬰城拒守、兵寡戰苦、中納言中院通勝嘗學和歌於幽齋、聞難馳至、幽齋感其誼、悉傳和歌之蘊、矢丸交下、二人從容晤談、飛丸忽墜于其間、幽齋自若、賦歌曰、此所遠指天打部鐵砲乃玉幾波留命仁向不道曾斯道、（明良洪範）

論曰、幽齋嘯哦乎死生之際、有橫槊賦詩之槪、固爲一世之雄、而通勝以搢紳、厚于事師、切于求道、冒危而不顧、亦毅然偉丈夫矣、

冷酒淸兵衛

東照公在濱松、嘗巡視部內、將還、武田信玄方陣高天神、諜知之、追躡甚急、至見附驛、驛民上村淸兵衛者有勇、見公危、放火驛中、阻敵前路、驛南水田泥淖甚深、又有大池曰今浦、北多丘阜、道路阻隘、敵兵猶豫不進、淸兵衛捷路導公、至天龍川、俟既濟毀船、行半里餘奉公于橋塲村妙恩寺、夜已深、翌日歸城、公賞其功、賜以名刀、淸兵衛嗜酒、私釀、公每出必過其家、淸兵衛輙薦酒、併及從者、淸兵衛喜冷飮、公呼曰冷酒、於是冷酒淸兵衛之名、徧布遠近、賜宅地田祿、免酒稅、使嫡子新三郎出仕、賜祿千石、新三郎暴歿、召季子新之助、偕父至駿府、本多正信執謁、命更名曰彌總右衛門、正信舊稱彌八郎、故拆其一字也、後隔年賀正於江戶、賜時服、

以爲例、（明良洪範）

論曰、淸兵衛之好酒、藉以勃發其忠勇之氣、與昏迷廢事者不同、其縱火毀船二事、不獨其勇足稱、亦合軍略、若使之委身仕途、則與當時諸勇士均名、不爲難矣、

賴朝鑒識（術智以下十一條同）

泰衡將大河兼任舉兵、聲勢大振、急步報變、曰橘次公成等戰死、由利中八維平弃城逃走、賴朝曰此訛矣、戰死者必中八、逃走者必橘次也、果如其言、（吾妻鏡）

論曰、源右將知人善任、擇材適器、擧於仇、取於親、規摸寬宏、鎌倉幕府之事業由以成焉、其論公成維平、合如符契、藻鑑之明、可以一例餘、

泰時引多摩川

北條泰時欲墾武藏野爲田、引多摩川以灌漑之、慮民不可與謀始、其用官命與出私令、未審孰是、時王相屬北方、武藏野在鎌倉北、泰時諮之陰陽師泰貞晴賢、對曰、田畝溝洫之事、不必論方位、然以水犯土、明忤五運生克之數、於公避之爲可、泰時因請將軍賴經使之避方忌於安達義景武藏鶴見別業、決意出私令、引災於己、以息物議、尋以多摩郡之野、賜箕匂師政、師政父政高承久之役有功、以田邑乏地、久曠其賞、至是墾田議決、故賜之也、（吾妻鏡）

論曰、多摩川水道成於承應二年、而其胚胎既在、是時實爲仁治

二年十月、相先蓋四百餘年矣、

小栗小三郎

應永之末、小栗滿重據常陸小栗城叛、足利持氏帥兵討之、城陷、滿重走參河、其子小二郎潜匿在相摸夜過權現堂村、投土人家、方有群盜主人通款於盜、竊語之曰、聞客常陸豪族、必身帶寶貨、盍殺以奪之、盜悍從僕多健者、因設宴饗小栗、置毒於酒、使諸妓歌舞侑飲、妓有照姬者、通情小栗、具告其謀、小栗乃陽引觴大醞、佯醉、乘間出至林間、有一騮馬、蓋盜纍在行路、掠諸侯騶騎、以其橫悍踶嚙、人不能近、故繫於此也、小栗素善騎因騎而疾馳、瞬間至藤澤道場乞哀主僧、主僧憐之、資送參河、盜索小栗不獲、投衆

於水而去、照姬僅免、後小栗來自參河、訪照姬、厚謝之、捕盜悉誅之、小栗子孫、世仕參河云、（鎌倉大草紙）

論曰、野乘傳小栗判官照天姬事、蓋據此以附會之也、

信長面道三

織田信長娶齋藤道三女、往見道三、道三使諸老臣出迎之國境、信長茶筅髻浴衣濶袖、繪陰形、老臣等大驚、皆謂粗野如此、不宜接見以大禮、急使報之道三、信長已就館、改裝而出、儀容整雅、衆相顧愕眙、遽撤艸具、饗以盛饌、道三嘆曰、美濃一國、不得不舉爲聘幣矣、蓋言兒輩豚犬、終不能抗信長也、（老人雜話）

論曰、紀實之言、樸而不飾、故可據信、甫庵太閤記信長記等皆言、道三潜至民舍窺信長、信長知之、謂道三曰、嚮所見者、何酷肖公也、老人雜話及太田牛一信長記幷無此、野乘緣飾敷衍、往往如此、

光秀薦順慶

織田右府封光秀於大和、光秀辭曰、大和動有土寇、且土豪多隽、非臣所能治、曰、然則誰可者、曰、筒井順慶可、右府從其言、更封光秀於丹波、（明良洪範）

論曰、光秀之薦順慶、非舉材也、避難而嫁禍也、見利忘義、設心陰險、足以徵後年謀逆、

順慶首鼠

山崎之戰、順慶首鼠兩端、遣其臣松倉諜光秀軍、松倉歸報曰、臣

觀光秀漠然無爲、不復見他手段、若藉臣以士二百卒五百、則臣輒殺彼、天下不足定也、順慶不能用、竟屬太閤、（明良洪範）

論曰、太閤惡順慶觀望懷兩端、終不賞之、人呼曰日和見順慶、其無能爲也可知、需事之賊也、順慶之謂矣、

秀政養泣面士

有一士爲人泣面、常攢眉含涕、堀秀政給祿養之、或譏其無用、秀政曰、可以弔喪唁災矣、人家固無廢物也、秀政有偉略、早歿、太閤深愛之、常謂秀政而不死、則吾與關東八州、（老人雜話）

論曰、予聞福島正則老臣四人福島丹波缺唇、關石見蹇、吉村又右衛門吃、大崎玄蕃眇、形皆支離、而以武幹聞、正則深禮遇之、武

田信玄臣某性怯懦、不能涖戰、信玄命以探刺諸士罪愿、且曰、若知而不言、處以死刑、某懼、鉤摭隱伏、纖悉靡遺、大稱職、夫雖於収而易於棄者材也、塵芥糞尿、亦有所用、貯以待時、世豈有棄材耶、秀政事與正則信玄並可以爲用人之法、

除蠅法

豐太閤攻小田原、小早川隆景亦從焉、將設茗讌、請太閤、苦營中多蠅、問除之之法於千利休、利休勸打殺之、隆景曰、其多如此、何得打盡之、利休曰、第打之、何患其難除哉、隆景乃命部下、每人日打蠅二十、不出數日、蠅果盡、（武邊叢談）

論曰、涓滴穿石、積羽沈舟、進學積德、豈外乎此、名匠言其用廣、

利常自晦

前田利常居小松城、稱小松中納言、嘗與諸侯會柳營、時幕府方修武家大系圖、或調利常曰、公先世何所自、利常曰、先父又左衞門、起身微賤、諸君所知也、祖先之系、不能復審之、嚮託之林道春、待渠斟宜考定也、人服其眞率不飾、利常不剃鼻毛、頗損儀觀、諸臣病之、然難顯言、或遺鏡、或使宿直諸士故粧鼻痛、利常如不悟也、涓人某自外歸、橫山左衞門佐命献鑷子、託言土宜以諷之、利常因召諸臣、謂之曰、世稱吾爲長鼻毛呆子、吾耳之久矣、顧吾居列侯之上、祿位無比、若衒聰明於鼻尖、則人必嫌惡之、蒙不虞之禍、惟使世人顯知吾癡呆、然後始得保百万提封、卿等亦不失其所也、（積明良洪範）

論曰、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吾於小松黃門乎見之、

了以通漕運

角倉了以京師人、好工役、明水利、嘗奉幕府命、航安南、後至作州、見和計川急湍亦能通船、謂天下諸水、莫不可船者、乃歸京、泝大井川、入丹波、窮其源、巖石碁布、頗多艱阻、於是上言幕府、請開水路、見允、遂以私費起工、大石用轆轤索引而去之、其在水下者、構浮樓、製鐵錐、長三尺、周稱之、柄二尺許、繫以巨絙、使數十人挽而扛之、自樓上投下、石悉粉韲、其出水面者、烈火燬之、岸濶水淺、則疊石窄之、以增水量、數月而成、丹波漕運始通、時慶長十一年八

月也、明年春、因幕府命、通富士川漕運、其明年又通天龍川、鑿漕渠於京師三條、引鴨川注之伏見、以達淀川、以挽舟通漕運、世謂之高瀨船、從是角倉氏司淀川過書船、子貞順亦善繼述其業、（羅山文集）

論曰、慶元之際、禍亂始定、了以以累世素封、致力漕運、疏通諸水、以興民業、其功不在斬將搴旗之下矣、了以本姓吉田、嘗創大悲閣於大井川上、置其肖像、像披剃、執石鑿、捲巨綱、以踞之、事詳林羅山所撰墓碣、

瑞軒機警

河村瑞軒初業挽車、稱車力十右衞門、後致富巨萬、時稻葉正則

爲執政、瑞軒嘗以事啣之私、大言曰、吾將使稻葉公取笑也、稻葉氏管箱根、山嶺多古木、瑞軒使人說之曰、若採伐之、多得良材、不獨主公之利、亦足以使土人沾惠也、其臣嘲之曰、車力何知、箱根深阻、運搬無路、其廢棄至今、以此故耳、車力何知、瑞軒曰、是不足患也、固請見允、至其歲秋、募集樵夫、多伐山木、十月天寒、又傭人排擠山巓積雪、谿谷皆盈、彌望一白、水凍流斷、至臘月、轉下木、於其上、雪凍路滑、不勞力而達、連抱之材、干霄之幹、層疊叢累、高殆與頂齊、築堤下流堰之、至明春雪融氷澌、乃決之、水勢如懸瀑、材隨流下、不復勞一夫、果得巨利、又箱根山樫木坂、巨石磊砢、行旅艱步、命瑞軒修之、瑞軒率石工赴之、碎截巨石、就以埋之、力省功

擧、不日而成、其機警出人意表、多此類、明良洪範

論曰、瑞軒生穎異、有氣開奥羽海運、治淀河及中津大和等諸水、海內被利、常敬重學者、藏書万卷、新井白石深推服瑞軒、稱爲天下偉人、後仕幕府、子通顯、有文武才、管利根荒川水利、有功、瑞軒豐額峻鼻、眉目淸秀、家傳遺像、年八十二歿、葬鎌倉建長寺之丘、近古以治水漕運著名者、前有了以、後有瑞軒、俱好學、瑞軒起身微賤、辛勤困蹶、功業之卓偉、比了以有加焉、

鍼醫剛直 剛直以下三條同

那波道圓以儒名、仕紀伊南龍公、其甥曰那波加慶、爲針醫、嘗扈公駕在和歌山、賈人嶋某罹久病、介人乞治於加慶、加慶諾之、其人曰、嶋某富豪甲于國、請子加意療之、勿與衆一視也、加慶聞之、默然良久曰、余不能復往、診請辭之、其人告反覆、加慶曰、嚮以療病見乞、余故諾之、子申之曰、富豪宜加意、余獨知下鍼於疾而已、未知下鍼於貨財也、聞者咸曰、剛直不愧爲道圓之甥矣、續明良洪範

論曰、是時去戰國未遠、故醫亦有武弁氣、至後世、婾婀佞媚、惟技售之求、使加慶見之、謂之何耶、獨加川玄悅事、卓然出乎流俗焉、寶曆明和間、玄悅以產科名、權貴豪富無禮則辭之、貧賤孤弱有請則赴之、一富人婦產後發血暈、玄悅襏襫艸鞋、冒雨而往、諸醫先至輿從在門、玄悅大呼曰、諸君載輿、玄悅穿鞋、何不爲設湯、旣入室治暈、顧諸醫曰、暈旣治矣、餘惟諸君所爲、乃直去、其直實有

俠氣、與加慶可併傳、

門吏守職

春日局爲大猷公保姆、威權甚盛、嘗夜歸至平川口、門已閉、乃告曰、余春日也、請得過門、門監初鹿野傳右衞門不肯曰、無本城監察命者不許夜中開門、不問其爲春日、爲天照大神也、春日不能強申稟如法、久之得過、春日稱其能守職、明日贈果子慰勞、明良洪範

論曰、初鹿野氏世襲稱傳右衞門、名昌次者仕武田信玄、以勇著、信玄攻小田原、昌次書香車二字於戰套背、香車將棋小馬名、直前無退、故取義於此也、時酒勻川水漲、使昌次試津、遂先登達岸、師皆濟、或詰昌次曰、香車直前、胡爲中止、曰有命焉、亦不妨也、乃

翻披戰衾、以示之上、大書金字、蓋將棋金將、可進可退、而銀將以下、進入敵闕、則翻背與金將同用也、(武者物語)昌次以寛永元年沒、年八十一、春日局賜號、在其六年、昌次不當有春日天照之語、乃知是爲昌次子、勇剛不屈、有乃父遺風也、

中院通村

後水尾帝慊於幕府、遽去位、內外驚異、中院通村時爲傳奏、京尹板倉重宗就問曰、子常昵近侍左右、必知其由、若祕之、將不利於子、通村曰、非曰不知之也、然上戒予勿洩、以其不利己而食言、武家固如此耶、重宗默而止、通村通勝子也、(好人錄)

論曰、後水尾帝擇僧侶碩宿、勅許紫衣、幕府以事不由於己、爲違

格例、廢格詔命、褫奪僧侶七十餘人紫衣、帝大怒、既而幕府使保姆齋藤氏(春日局)入見、幕府侍婢謁天子、前古所無、帝積不能平、遽傳位皇女與子內親王、明正帝是也、與知者、惟右大臣二條康道與通村耳、幕府委罪通村、遂奏解其職、幽閉之江戶、即爲是時事、通村侃侃讜言、執正不回、可想見忠誠之節、

少慧不足稱(敎育以下三條同)

東照公謂人曰、人之少慧、不足深稱焉、古諺有言、福人之子、經三年而得三齡、謂智慧隨齡而長也、若躐等而進、鮮能保終、凡事皆然、(雨夜之友)

論曰、人之材器、有夙達晚成之異、猶稻有早晚、早苗者或不秀、而晚熟者常穎實、杉山檢校幼魯鈍、屢爲師所逐、終以鍼術名、渡邊華山童時似癡、而以丹青節概顯、荻生徂徠五十以後才氣大發、昔者宋王安石作文傷方仲永、與公是言并觀、足以警發世也、其幼稱神童、長而泯然衆人者、顧亦由其自足與敎養失方耳、

敎子在幼時

舟橋秀賢以才學名、幼時父國賢每出、懸籃盛之、納書其中、若不終課、則不許下籃、雖祁寒隆暑無廢、繼母某氏憐之、時解籃使秀賢游息、秀賢後語人曰、幼時所學、終身不忘、敎子之方、宜致意幼時、在當時、余或恨父刻薄、繼母之慈、今而思之、始知父之眞慈也、若無甘繼母姑息之愛、則秀賢雖無似、或有勝人者、(槐記)

論曰、秀賢高祖清原宣賢、學兼和漢、其敎授弟子、五經論孟用古註、學庸用新註、日本紀貞永式目職原鈔等皆有諺解、薨于越前、曾祖良雄、薨于周防、並正三位、蓋遭世亂離、流寓以終也、至秀賢稱舟橋氏、次子賢忠又更伏原氏、世世傳文學、多爲帝師云、

通茂毀戲具

中院通茂以諫爭得罪、屛居七年、後累遷至內大臣、問道於熊澤蕃山、下席敬聽、無挾貴之色、子定基猶幼、與人將棊、通茂召其傅讓曰、尋常嬉戲、長則自止、是戲愈長愈耽、及今不戒、則將癈業、命毀其具、通茂通村孫也、(好人錄)

論曰、通茂爲青蓮院宮傅、侍臣進尺八笛、稱爲名器、通茂曰、誰進

之者抵柱毀之、後尺八主至、侍臣語故、以謝其人、曰、不患器毀、惟恐內府公知某名也、其嚴正見憚如此、通茂善和歌、朝廷賞恪勤修業、增給其祿、通茂賦歌曰、老乃身爾掛天曾仰久和歌乃浦也浪爾毛有良奴君賀惠遠、其文雅又如此、（雨夜燈）

三成逸事（儉約以下二條同）

石田三成儉而能施、常謂士致身事主、積俸祿之餘、以貨殖、是盜也、靡費無節、逋債貽累、是愚也、居佐和山、其家壁皆粗泥、地板不敷席、庭無泉石花木之勝、關原役興、廣招士衆、府帑無餘、增田長盛長束正家等積財不知散、三成貽書曰、錢穀之藏、正爲備今日之用耳、子等何不慮及之、軍敗就捕、途中乞湯、守卒換與以烏柹、三成曰、烏柹害乎痰、守卒曰、身逼刑死、何用食禁、三成哂曰、有爲之士、至死惜生命、以志在成大業也、（老人雜話、卜齋覺書、甲子夜話）

論曰、世論三成者、皆據德川氏立言、目以叛賊、所擧莫非佞奸凶邪之事、三成固非賢良之士、然已爲秀吉所識拔、終能鳩聚豪傑、以圖大擧、自非超群之才、焉得如此哉、讀史者無偏信過貶之言、而沒其美可也、

重賢畏天道

細川重賢以賢明著、修文武、獎忠孝、課農桑、通水利、凡百政令莫不修擧、自奉儉薄、早膳止湯飯醃菜梅䱒炙鹽豉之類、晚餐一肉一羹、餘稱之、會年凶荒、命更減膳、左右曰、儉亦有度矣、何須如此

乎、曰、否、家臣廩俸不能如常歲、且因此以體其艱苦耳、常服紬若棉、及老病、始用絹帛、然猶澣濯至再三、嘗見一士袨服者、曰、天道可畏也、復之再三、近侍問其故、重賢曰、吾常畏天道、是以幸得免饑寒也、曰、公身爲列侯、何饑寒云哉、曰、否、天道虧盈、故衣食宮室至日用器具、務從節儉、則不爲天所厭、是保福祉之道也、且吾有大國、不復患不足、然常養多士、職在備國家不虞、而徒事褕衣甘食、是不顧天祐也、得免饑寒、不亦多乎、（細川家譜）

論曰、天明壬寅饑饉、穀價騰湧、（一石價至一百十文目）肥後最甚、餓莩相望、重賢令國中曰、米一升限價八十文、犯者處嚴刑、穀買穀竭、則當發廩米以給之、即日價減、延及隣國、士民抃躍、計吏請重賢曰、減民租稅、以諸士食祿之半補闕、以救饑荒、重賢曰、緩急致死者士也、若減其祿、則士氣弛矣、不聽、諸士至僕隸傳聞、感激爭納金助用、重賢不受、命各以金換穀、施粥窮民、皆得支飢、以待麥熟、鄰境盜賊橫行、而肥後一國士民安業云、（手錄、西游記）觀此二事、重賢通理財之術、非纖嗇爲儉者也、

近江聖人（篤行以下二條同）

中江原字惟命、號藤樹、通稱與右衛門、近江高島郡小川村人、幼好讀書、年十一、讀大學、有所發明、從是勤學靡懈、初講程朱之學、後歸陽明王氏、弱冠仕伊豫大洲侯、毋不欲赴遠地、因辭歸終養、四方人士負笈問業、熊澤伯繼亦出其門、藤樹爲人溫厚、篤學力

行人無賢愚皆服其德風俗爲之一變路不拾遺稱曰近江聖人慶安元年歿年四十一所著學庸解翁問答鑑草孝經啓蒙論語鄕黨翼解等凡十餘篇（先哲叢談、先哲像傳）

論曰昔人之學先踐履與後世藉以釣利名者不可同日而論也藤樹以誠實之資運純篤之學淵乎中而襮乎外內外一致聖人之稱不誣矣世儒或病其講王學然德行固無朱王之別也

鷹山至性

上杉治憲號鷹山秋月種美二子也九歲爲上杉重定所養十七承家襲封米澤十五万石敍從四位下任侍從幼有至性善事重定服養備至常謂孝百行之本也躬行率先推以及親族子弟皆

誨以孝悌重定好散樂治憲爲屢演之以奉其歡嘗集九十歲以上老者舉尚志會治憲奉父臨之躬饋薦父治下翕然興于孝天下論孝行者首推鷹山（上杉家譜）

論曰鷹山好學禮賢其發于事施于治者斑斑可觀孫女五人每嫁作書誡之言近而意深可以見閨閫肅穆之風事詳其所著南亭餘韻皆擴充孝悌之心及之也

泰時友愛（友誼以下二條同）

北條泰時友愛甚厚嘗有賊圍弟越後守朝時第泰時方在公廳直馳救之賊就捕餘黨皆平泰時途還平盛綱規泰時曰公身在重職設使有國賊宜先遣使審狀徐爲之計差盛綱等亦足以捍禦未問事緩急親赴之無乃不可耶泰時曰卿言則然矣然人生莫重於懿親兄弟之急坐視不救何徒居重職爲也越後守遭寇在他人則爲小事自吾視之與建曆承久之難無以異也聞者嘆服朝時感泰時之誼作書自誓曰凡我一家於武藏守之族輸誠竭忠莫或敢挾凶害子孫世世靡渝斯誓以一通納鶴岡祠一通傳之其家（吾妻鏡）

論曰北條氏相業創於時政義時成於泰時時政義時以詭譎出之至泰時守之以純粹所謂推赤心置人腹中者所以延至九世之久也

定信篤友

松平定信號樂翁寬政中輔佐幕府釐革弊政世推以爲近世名相常篤於友誼尤與逑齋林衡善衡嘗耽內因罹久病頗有物議定信病之竢其少瘉贈書忠告曰凡爲人上者當先人而損先人而苦先人而勞苟反之則鮮不辱名毀身者人生百歲同過其半矣自愼之與否千載毀譽關焉凡壯健之人不愼其微終致大患比比而然全其天壽是忠孝所尙也萬一攝養失宜浮言再出則雖悔恨竟無及也伏請屏棄聲色嚴閨門帷薄之規以全聲譽於千古不勝萬祈焉辭切情眞衡感之修養自愛壽踰古稀終全令名（松平定信手簡）

論曰直言難矣況言及閨閫之私乎定信能言人所難言輸誠無

匡合朋友責善之道焉、

山中猿 慈惠以下三條同

近江美濃界有村曰山中、癈疾者常群集道傍乞食、信長召土人問其故、答曰、往昔有貴嬪羈旅過此、彼祖虐殺之、子孫世爲癈人、乞丐、因其報也、謂之山中猿、信長意憐之、後至京、路復由此、悉召聚土人、謂之曰、猿無告窮民、汝等既同其里、宜每戶結廬其屋傍、延彼居之、待春秋收穫、分給米麥、無使之至饑寒、則甚副吾意、因給布二十端、充其資、衆感泣奉命、信長公記

論曰、右府行事、慈仁寬恕、往往如此、是以民心悅服、士樂爲之用、惟處僧徒、行軍令、嚴厲無所假借、世以此槪其平生、目以慘覈寡恩、遂至以罹弑爲其報、平淸盛抑制延曆興福二寺、燒大佛、買怨僧徒、世因以其罹疾覆宗、爲佛罰應報、亦此類也、

殿樣祭

重賢好放鷹、恐其妨稼穡、每出畋、使從者由本道、已與近臣並畔而行、不敢入田畝、耕者遇之、不知其爲國守也、嘗畋阿蘇、日已暮、衆農夫手持松明照路、召村長問其由、曰、循舊規也、重賢曰、農夫晝夜勞作、不可復以游畋煩之也、皆遣歸、遂令國中停之、寶曆六年、革政不便民者、民心悅服、戶口蕃殖、封內之民、每歲設祭、稱殿樣祭、以秋後農隙行之、每鄕釀酒製餻、儼如奉神、曰、幸得生斯土、遇斯公、故宴飮自祝、以慰積日之勞也、細川家譜

論曰、視民如子、故民視猶父母、重賢之爲政、求之古循吏、亦罕其比焉、

忠秋育棄兒

阿部忠秋性好爲善、有德望、爲幕府執政、每代將軍詣上野芝公廟、常以昧爽出、見路有棄兒、則收而育之、貧民聞之、竊候忠秋出、故棄其兒、如此者數矣、諸臣諫曰、慈則慈矣、如衆欺誑何、是無用之費也、忠秋曰、恩愛莫深於親子、而棄之、出于貧不能自救、其情可憐也、今收養之、及長列臣隸之末、以供使役、固無所損也、苟用內帑之餘、無及累於卿等、則比之遊樂糜財、不猶愈乎、且吾職在重臣、當以國家爲心、世有棄兒、國家之辱也、爲國家掩辱、豈非重臣之責乎、當時諸侯有四君子十善人之目、忠秋四君子之一也、武野燭談

論曰、忠秋愛鶉、見尤物於市中、意欲之、以價貴未果、或聞之、購鶉以贈、忠秋偶與客語及鶉事、歎曰、荷重任者、不可翫物也、命左右盡放其所養、松平信綱與執政議、屛諸侯贈遺、忠秋作色曰、諸君豈常受苞苴耶、若僕則固無來贈者、何須特屛之乎、公正無私類此、其育棄兒、亦非徒務小惠者也、

辨慶通券 廉潔以下三條同

將軍義澄欲觀古人眞蹟、借之京師諸顯貴中、有僧辨慶書十許通、其文或云、假瘦馬一匹幷糠藁若干件、或云、乞絹布若干端、牽

皆逋負之券、乞哀之書、義澄笑、謂左右曰、十許通猶如此、概之一世、不知幾許、予以此知辨慶寡欲也、蓋家無甔石、賴惠於人、假而不還、惟其不聚歛於民、故窮至此、今世僧侶、果能如辨慶、則將不至爲人所疎斥也、文祿清談

論曰、義經記稱辨慶貧不藏副刀、聞陸奧秀衡蓄駿馬千匹、慕其富、起奪千刀之志、奪九百九十九刀、而遭牛若丸、世據是說、贋作其手蹟、概皆係逋負之券、其以奪千刀爲斬千人、以辨慶事爲牛若事、則又謠曲之揑造也、

經久寡慾

尼子經久領出雲、勇而有衆、隣近畏服、爲人寡慾、凡諸兵仗器具、

至重寶珍什、人苟稱之、隨手施與、無所吝惜、或至傾筐贈衣、身着一架以防寒、衆皆爲之顧慮、法師某嘗謁經久、庭有老松、根幹偃蹇、枝葉扶踈、某謂秀異如此、而無一辭及之、類不鮮事者、且庭上巨物、不必至贈予、因贊賞之、明日經久命贈之、法印樹大數圍、長十六七間、枝幹支吾、不能運之、乃斷截小之、載車廿餘輛、遂致之其家、細川藤孝聞之、謂人曰、經久恬淡寡欲、其所爲往往出人意表、間有類奇僻者、然武人職在攻伐、朝不謀夕、況子孫富貴乎、余則與經久也、與其聚歛傷廉、不猶愈乎、文祿清談

論曰、經久起富田七百貫之地、略雲隱因伯四州、至孫晴久、益極強大、蓋武人往往貪婪吝嗇、賜予以蓋世之雄、而不忍一印之刓者、有焉、經久恬淡如此、所以得衆心也、

烏丸光廣

烏丸光廣、其所居之室、裱褙四扇、常開其二、中央有几、几上安硯、納筆於古扇函、室中書籍、他無長物、不許人猥入、塵埃堆積、坐踞留痕、毎公宴參內、置硯函中、躬親携之、嘗以事留江戶三年、留守臣某聞主人將還、與衆議曰、公久寓江戶、慣廣宏之居、室前之庫、恐惹公嫌忌、衆曰俞、乃壞之、庫中所藏諸家贈遺、列之正廳、詳註記品目、悉頒之於衆、光廣歸家、言未嘗及庫、某謂之曰、庭得無與舊異耶、曰、洵廓矣、庫則何如、某答以實、光廣因問庫中諸物、曰、頒之皆盡、光廣曰、可也、汝何所取、曰、無一所取也、光廣笑曰、何啓也、

不復問其他、蓋君臣俱修禪、故曠達不拘如此、明良洪範

論曰、光廣細川幽齋孫婿、學和歌於幽齋、征韓役、幽齋納古今集秘訣筐中、託光廣曰、人乃國引也八島毛治利天二度返世和歌乃浦浪、光廣答曰、萬代登誓比志龜乃鏡奈禮如何傳加開計乍浦島賀箱、幽齋自韓歸、光廣還筐、曰、開天見奴甲斐毛有計里玉手箱二度返須浦島乃浪、據鹽尻其守之厚如此、不獨曠達不拘也、

公業辭令 敏捷以下四條同

賴朝將慶東大寺大佛、至近江鏡驛、聞叡山僧徒聚觀於勢多橋側、禮之則自卑、不禮則爲倨、沉思良久、將處以其中、遣小鹿島橘次公業、往諭僧徒、公業跪、謂僧徒曰、鎌倉將軍有所戒備、將門之

禮、不敢下馬、請莫告也、僧徒等未及對、賴朝進至其前、執弓而作容、直馳而過、僧徒望而羅拜、公業少歷渉京畿、諳練故實、辭令辨給、進退有節、衆皆感嘆、吾妻鏡

論曰、陷陣衝敵、勇敢爲主、而解紛排難、折衝撙俎、莫要於巧辭令、嫻威儀、源右將兩奬而率之、故部下不乏其人也、

朝光投鞆

賴朝將征泰衡、奏請取進止、朝議未許、將士既集、賴朝以大庭景能耆舊諳軍旅、召以諮之、景能輙對曰、軍中聞將軍之令、不聞天子之詔、既奏之矣、何必俟報、且泰衡之祖、爲源氏家臣、主之於臣、於懲罰之乎何有、兵衆既集、而曠日彌久、恐徒貽民累也、賴朝然

之、賜以厩馬、小山朝光引立庭上、景能在堂緣、朝光投鞆於景能之前、景能坐受付之從隸、賴朝已入、景能謝朝光曰、余已老耄、且保元之亂被創、行歩進止、不能如意、今雖賜御馬、不能下庭、幸辱好意、不翅值千金也、賴朝聞之、亦稱朝光所爲、吾妻鏡

論曰、信太義廣之亂、賴朝禱鶴岡社、朝光從焉、賴朝問曰、事卒何如、朝光率爾對曰、彼已爲臣兄所滅矣、兄言朝政也、賴朝喜曰、此神憑汝以告也、既而果如其言、征奧之役、敵守熱借山、朝光與宇都宮朝綱、豫遣驍勇七人、乘夜潛出敵後、登高丘、譟呼連射、敵兵驚駭大潰、朝光進斬其副將、蓋爲人勇敢、助以機警、所以受賴朝殊遇、有託孤之命也、

應山雅量

近衞信尋號應山、後陽成帝之第四子也、爲關白信尹嗣、嘗赴茗讌於福島正則邸、正則迎之中門、有蛛絲纏面、正則手拂之、揖而入、既就坐、應山徐謂正則曰、今日之饗殊勝尋常、獨待報亭次、有蜘蛛自喬松下、結網中門、錯綜經緯、牽網聯目、巧妙精緻、人工不能及、功殆成、而子方至、恨不盡其技耳、所謂蜘蛛之擧動、無乃子所預命耶、衆皆歡笑、正則意懌、正則爲人卞急、應山恐涓人蒙戮、因以救解之也、世稱其雅量、槐記

論曰、從容談笑、簸弄英雄、使之不得發怒、得柔能制剛之術矣、應山嘗謂正則資性温藉、其暴猛不至如世所傳、蓋德川氏忌正則、

凡諸凶惡殘虐之事、擧委之正則、藉以除之也、

關白磑茶

板倉重宗爲京尹、與近衞應山善、設茗讌招應山、重宗在亭次、親磑茶、見應山至、揖而謂曰、此茶所以供公、不料枉駕太早、某將赴厨辦具、願公試一磑之、付茶磑而入、應山呼曰、子將誇人曰、防州之茶、關白所磑歟、重宗搔頭曰、今日之饗意全在此、恨爲公洞觀衷秘矣、因偕大笑、槐記後篇

論曰、後陽成後水尾二帝、皆以不逞於幕府去位、當時公卿甘受幕府指使、不翅磑茶、應山親覩聞其狀、寓諷刺於諧謔、使重宗措辭之不暇、可謂機智絕倫矣、

豐公好奇 詼諧 以下二條同

豐太閤獵還、過南關、上臨觀之、先驅挾鶴百隻、於青竹、成兩行、次雁百隻亦同、家康以下、騎馬臂鷹從之、太閤乘朝鮮輿、唐服唐冠、手執鷁、至關乞酒、公卿設筵迎接、撤鷁首、則中具美饌、蓋行厨摸鷁形也、槐記

論曰、豐公遊樂、每務豪侈、若聚樂之幸醍醐之宴、出人意表、駭心瞠目、使人不倦、至用兵行政、亦莫不然、綜攬群雄、推倒一世、術之巧者、全在乎此也、

正則逸鼠

福島正則與伊達正宗、抵近衛第、次室有鼠、窣窣成聲、二人入而

四索、不能獲、應山自外問之、正則正色對曰、恨逸之矣、若人則決不使之逃走也、槐記

論曰、合抱之材、不可以爲椽桷、切玉之利、不宜於截紙、人則捕之、而鼠則逸之、人之材器、小大長短、各有所適也、

光秀反心 逆節

明智光秀嘗見雀鷇墜自巢、直起下庭、左右咸謂、吾主性慈、必納之於巢、光秀踩躙殺之、顧謂曰、士行宜時殘酷、續明良洪範

光秀包藏禍心、非一日、先反二年、豫作號令天下書、鈐朱印、延寶四年、幕府評定所偶獲之云、同上

羽柴秀吉連陷備中諸城、與毛利氏兵相持、遣使告之信長、信長曰、機不可失矣、欲自將定中國、遂經畧九州、遣光秀等先赴之、光秀歸其邑龜山、詣愛宕山祠、與紹巴等聯歌、賦曰、時波今雨賀下知留五月加奈、光秀土岐氏支族、國音時與土岐通、雨下與天下通、言土岐氏知天下也、信長公記

論曰、織田右府遇光秀甚厚、而光秀貪而無厭、覬覦非望、遂致弑逆之慘、此數事可以見其本心、待臣猶疑其性慈、諺所云猫善藏爪者、世謂右府侮弄光秀、因怨恨謀反、是野乘無稽之談、徵之當時實錄、無所見也、

帝國史談上卷終

帝國史談上卷正誤

一丁ウ十 用　三丁オ一 戒　同ウ三 何有、　五丁ウ四五 竭情　六丁ウ四 繼短祚　七丁ウ六 人衆　八丁オ八九 使

歸　九丁ウ四 痛　十丁ウ十 自明自殺　十一丁ウ五 居　十二丁オ一 行　同オ九 自　十三丁オ二 矣　同オ十 逸樂　十四丁ウ五 命

十七丁オ四 謁　十八丁オ七 久之　十九丁ウ五 論曰、　廿一丁ウ五 壯　廿九丁ウ 死　廿二丁オ八 雄、　同ウ三 池　廿三丁ウ七 災

廿五丁オ一 信長信長　廿六丁オ四 法　同ウ八 呆子　廿八丁ウ九 仕　廿九丁オ九 設　卅二丁オ四 雨夜燈　同オ十 及之

卅五丁オ五 莫　卅六丁ウ四 畔　卅八丁ウ十 蓋世　四二丁ウ四 公　四二丁ウ四 鼠　同ウ六 自

帝國史談　上卷　正誤

帝國史談目次

下卷

政事篇 凡十一條

文學篇 凡二十五條

技藝篇 凡二十四條

婦女篇 凡十一條

帝國史談　下卷

政事篇　凡十一條

尊氏慕賴朝

足利尊氏常慕源賴朝治績、言必稱之、嘗謂直義師直及評定衆等曰、曩者平氏無道、萬民厭苦、右大將在伊豆、焦心苦慮、殆二十年、舉兵唱義、經五年始戡定、信賞必罰、人心畏服、然用刑失乎酷、親族以下不能免猜疑、予則以安人心治天下為先、故雖平生讎敵、邑土仍舊、況其有功者、固無吝重賞厚祿也、卿等宜體斯意、任人不疑、視金帛如土石、群下所獻遺、動踰巨萬、一時頒與皆盡、初還自筑紫至室津、適新田義貞解白旗之圍、赤松則村齎其所遺旗百餘示尊氏、尊氏見其多舊部下徽號曰、此曹一時避害耳、想當不日來也、後果如其言、梅松論

論曰、史稱尊氏赴事若緩不及、而分畫已明、綱維先布、時出權詐、無窺其際、蓋其規模之宏、器宇之大、自有將將之量也、

賴之戒法

細川賴之自著戒法五章、以示衆、一曰、戒阿主好、二曰、戒掩親訐跡、好誣陷仇家、三曰、戒不善善不惡惡、用愛憎是非人、及外和柔而內實險害、外澹泊而內實多欲、自縱驕奢、不拘禮法、四曰、戒無功邀賞、無才貪祿、狥私忘公、五曰、戒動掠同列之美、自冀其進用、及納賄賂、妄薦非才、凡人犯其法者、聽無貴賤無親疎、互相告發、

告者則大有賞、書以授義滿師友、以爲標準、伺察人物、（細川賴之記）

論曰、足利義詮臨終謂賴之曰、我遺一子於卿、幸能輔之、又謂義滿曰、我遺一父於汝、謹勿違其敎、（細川家譜）賴之由是深思輔導、夙夜黽勉、以至廢寢食、選士之學行醇篤、兼長武事者、薦以充師友、日啓沃善道、至乃隱逸之士、苟可以資匡益者、必勤勤擧之、賴之以誠忠之節、兼文武之才、託孤寄命、洵得其任、足利氏政令、至鹿苑院（義滿）時始成、實賴之之力也、

賴之置童坊

賴之猶憂姦邪之不息也、乃使兒者六人著禮服、異巾大刀、與義滿及諸將士遊狎詼諧歌舞、巧迎合其意、名曰童坊、又曰姦坊、士

大夫有類其行者、則賴之密憑所親、指爲士童坊、衆辱之、士大夫往往恥之、折節者頗多、諂諛之風大改、（細川賴之記）

論曰、平淸盛置童子三百人、截髮詭服、伺察隱伏、與賴之置童坊類、然淸盛因以濟其私、賴之藉以矯其弊、用心之正邪、逈然異撰、

了俊爲探題

懷良親王在鎭西、南軍大振、幕府以今川了俊爲九州探題、自豐前入筑前、所向皆克、親王退據菊池、了俊進戰水島、以少貳冬資貳南軍、斬以狥、大友島津以下强族震慴斂手、南軍不能復展力於肥筑、爲探題二十六年、威令大行、因請大擧伐島津氏、島津氏陰結大內大友二氏、間了俊於管領斯波義將、義將黜了俊、以澁川賴滿代之、九州復大亂、（筑前古文書、今川家譜）

論曰、室町氏名臣、材兼文武者、推細川賴之今川了俊、了俊爲探題、以身繫鎭西治亂殆三十年、經畧之勞、威望之隆、決不在賴之下、以其善和歌多著書、功業爲文學所掩、湮晦不傳、可惜也、

了俊還捕虜

諸島民乘鎭西騷亂、屢侵掠高麗、高麗遣使請禁之、貞世遣僧信弘報之、高麗又遣大司成鄭夢周來、極陳古今交隣利害、貞世厚待之、還島民所虜數百人、且禁其侵掠、夢周又贈書、請贖國民沒爲人奴者、貞世命還一百餘人、（東國通鑑）

論曰、了俊還捕虜、在天授四年、後十六年、李成桂滅高麗、卽王位、

更號朝鮮、鎭西邊民、初專侵高麗、及成桂當國、紀綱寖振、遂轉剽掠明彊、沿海蕭然一空、所謂倭寇是也、

良基調停

後小松帝立、尙幼、前關白准三宮二條良基、以累朝元老、起任太政大臣、尋爲攝政、先是崇光帝爲足利義詮所廢、同母弟後光嚴帝立、子後圓融、孫後小松相繼登位、崇光子榮仁、孫貞成、並不得立、兩統互爭、良基慨然、以調停皇位紛爭、圖國家治平自任、會中秋賦歌曰、今波身乃山止之高幾秋乃月出天幾度世仁仕不良牟、良基善和歌、博覽彊識、諳練朝章、家多蓄典籍、朝廷之禮、武家之儀、賴以取準焉、歷事後醍醐光明以下六朝、年六十九薨、（新後拾遺集、良基）

（基異書牘、）

論曰、自後深草龜山兩統迭立、遂馴致南北兩朝之亂、而兩朝亦各自爭統、朝士武臣、乘以濟私、上下數十年、攘奪無已、良基志在匡救、觀其所賦歌、以身許國之意、藹然乎言表、後不出十餘年、南北合一、海內小康、未必不由良基調停之功也、

營神宮

伊勢神宮營作曠廢幾三百年、祠官上部大夫欲擧行舊典、因堀久太郎請之於信長、信長問其費、曰、若賜千緡、其餘當課之於民、信長曰、往歲營八幡宮、初以三百緡爲額、然終費千餘緡、況神宮營作乎、今給以三千緡、猶有不足、則後將補之、不可以累及於民

也、命平井久右衛門、共上部董役、使森蘭丸至岐阜謂信忠曰、變以錢一万六千緡藏之於庫、料歷年既久、其貫已朽、宜擇人監視、換而新之、隨時支給、以充神宮之費、（信長公記）

論曰、右府修封內道路、斫石通險道、幅三間、兩側間植松柳、架橋梁於諸水、行旅便之、歷復徭蠲租、民樂爲之役、攝津兵庫豪戶常見者、納貲爲檢校、久在京師、檢校例以瞽充之、常見非瞽者也、衆瞽訟其紊亂舊規、納貨賂詐秤量、信長嚴罰常見、常見納黃金二百枚乞宥罪、乃命架橋於宇治川、務從堅牢、貽利於後人、（信長公記）右府崇皇室、敬神祇、汲汲乎用心民政、此數者可以窺其一斑、世徒稱其戰勝攻取之略、至良法善政利民益國之事、則槪乎不問、淺之視右府也、

元親治務

長曾我部元親留心於治務、制法令百條、自祭祀禮典、至租稅丈尺賣買貸借之事、細大悉備、後之徵政俗者、與信玄百條並稱焉、其他定軍陣器械之制、設郡邑吏職之規、山林園池之禁、法度劃然可觀、元親初居土佐長岡郡、領地三十貫、滅州豪本山吉良太平安喜諸族、逐國司一條氏、取土佐、遂併有四國、後降秀吉、領土佐一國、子盛親關原之役、與石田三成、國除、（土佐古文書）

論曰、周防人南村梅軒、通儒術、土佐州豪吉良宣經師事之、宣經族宣義亦好學講道、宣義姪僧信西堂如淵繼梅軒學、迨元親滅吉良氏、延如淵講學、一州彬彬嚮風、其制法令、督吏治、蓋得之於

學也、如淵門人天室傳其學、谷時中小倉三省皆出其門、時中之門又出野中兼山、兼山之門、出山崎闇齋、其學終大行、皆由元親餘澤也、

家康用人

家康嘗曰、用人之道、其要有二、一曰尊賢、二曰使能、資性恭謹、忠正奉上、接物寬厚、不矜己能、聰敏明決、通達事務、宜登庸寵秩、任以政事、謂之尊賢、材藝之士、有卓絕之能、雖行不必美、亦宜拔擢、以收其用、謂之使能、審此二者、庶幾不失人矣、家康擧本多正信於鷹師、拔大久保長安於猿樂、蓋用此道也、（岩淵夜話）

論曰、東照公留心於用人、常言、用人須取所長、譬之耳目鼻口、各有所司、以濟其用、鵜入水以得魚、鷹搏空以得禽、人各有長、勿求備焉、又曰、良將之用人、取其所長、譬諸良醫用藥、知其能否、而爲之方劑、故能治病、庸醫不知藥石能否、而妄爲方劑、所以斃人也、蓋公延攬群材、內有帷幄謀謨之臣、外有折衝熊虎之將、其所以戡定禍亂、混一海內、豈有異術哉、亦止曰尊賢使能而已矣、

兩國六鄉二渡

江戶幕府新架橋兩國六鄉二渡、二渡江戶要害、酒井忠勝時爲執政、衆難之、忠勝笑曰、將軍管天下、當以人爲要害、人之苦困、何問要害、若徒恃一水以爲阻、江戶不可一日守也、架橋猶王道也、

置渡猶覇道也、小大優劣、不必待辯、明良洪範

論曰、江戶控沮包原、地勢平坦、德川幕府開府於此、意在占形勝以制勢、不在據要害以防敵、忠勝着眼大處、不負創業良佐之言矣、

吉宗政績

德川吉宗留心民政、改定刑法、廢拷問、改鑄貨幣、去濫惡、金銀之純、出慶長右、興水利、勸墾田、貯蓄米穀、繁殖物產、歲荐豐稔、米價低落、世稱曰米將軍、自外船交通、藥種及日用諸品、多仰輸入、砂糖、烟草、烏桕、亦傳于我、砂糖需用特廣、吉宗測天度地質、培植製造、欲以防輸入、遣人諸國、巡檢物產、增設藥園、種韓種人蔘於日光及信濃等、親指授製法、就淸商諮詢砂糖製法、命落合某植甘蔗於濱苑、遂移植紀伊、又植烏桕、製木蠟、取蕃薯於薩摩長崎、因命靑木敦書作蕃薯考、借其種苗、頒之諸國、遂遍乎海內、請淸國朝鮮和蘭、各致其所產馬、牧養之、時與邦產之馬角逐、較其足力、徵療馬書於淸商、又用心於醫治、嘗命侍醫抄求急之方、刊行普救類方、便僻鄉乏醫藥者、設病院於江戶、救療貧民、又考古式、興染法、敎南都墨工和魚膠造墨法、諸藩承風、物產大興、甲薩之於烟草、兩野之於絹帛、上信奧羽之於繭絲、阿之於藍、紀之蜜柑、甲之葡萄、土薩之松魚脯、沿海諸國之食鹽海錯、其他陶漆金革諸器、凡諸國土宜名產、大抵自是時興隆、有德院實紀

論曰、吉宗爲政綜理周密、黜虛文、務實用、其益世利民者、不一而足、求之今古、罕得其比、不獨德川氏中興明主也、

文學篇 凡二十五條

泰時聯歌

將軍賴經一日早起、庭上微雪粲然、顧侍臣曰、瓊枝玉樹、山林之景可想也、盍賞之永福寺、因水干衣騎馬而出、時泰時宿直未退、乃扈焉、式部大夫陸奧五郞以下、善歌者皆從之、入池館、擧和歌會、雪乍變雨、不能盡興趣、而歸、大夫判官基綱曰、雪爲雨所害、可憾耳、泰時聞之、口吟曰、雨乃下仁降禮婆曾雪乃色毛見留　基綱輙賡曰、三笠乃山袁賴武蔭登天、三笠山鎌倉山別名、言優游

在世、得能賞雪者、賴幕府恩蔭也、（吾妻鏡）

論曰、泰時和歌散見吾妻鏡中、吐屬雋雅、辭旨並優、可以知文學有淵源、誰謂北條氏徒尚武斷哉、

金澤文庫

北條實時實泰子、義時孫、爲越後守、好學崇典籍、建長中、與淸原敎隆爲引付衆、問業於敎隆及其子俊隆、政務之暇、校訂手寫、兀兀不倦、晚年退居其邑金澤、創稱名寺、興文庫於其傍、多儲羣藉、官府之秘、佛刹之藏、以至海外舶載、捜訪鈔寫、竭力蒐羅、每卷有金澤文庫四字印、儒書墨印、佛書朱印、每獲一書、使敎隆跋其尾、敎隆沒、輒自題識、子顯時、孫貞顯、曾孫貞將、能繼祖業、不墜實學、

其後諸國兵亂、典籍多亡、而文庫巋存、儼如黌舍、讀書者得賴以稽古云、（御本日記附注）

論曰、文庫遺址、今在金澤、俗曰文庫谷、創立年月、史無所徵、參稽之於吾妻鏡實時事歷及其所手署諸本題識、蓋在文永建治之間、鎌倉氏執事好學愛書者、不乏其人、若泰時訪求遺書、三善康信構文庫、載在吾妻鏡、蓋當時良弼、所同用心、而實時亦取遺法於此也、

足利學校

上杉憲實爲鎌倉執事、講武修文、政無偏私、再興金澤文庫、又以下野足利幕府祖業所肇、而屬其部內、興學校、置學田、以養生員、蒐集群藉、或購之海外、分儲足利與金澤、時頻年兵亂、海內無復講學者、學校之設、以此爲冠焉、管領足利持氏驕傲、憲實屢諫、不聽、迨持氏擧兵敗死、憲實披剃爲僧、號長棟、隱伊豆國淸寺、後歷游諸州、終於長門龍門寺、（鎌倉大草紙）

論曰、實時憲實、以閥閱名望、唱學於爭亂之際、皆能忠誠奉公、高踏保身、不獨武門雋傑、亦文學師宗也、

後醍醐帝修禪

後醍醐帝好禪、自在儲位、研修、登祚之後、行法念誦、未曾少廢、僧妙超有學德、號大燈國師、帝崇信之、創紫野大德寺居之、屢召問禪要、嘗書偈賀妙超曰、二十年來辛苦人、迎春不換舊風烟、着衣

喫飯恁麽去、大地何曾有一塵、言辛苦修禪、衣食經世、無復一點塵障也、妙超亦證其既有所悟入、（大德寺文書）

論曰、世見帝中興偉業、徒稱天縱英武、殊不知力學多年、造詣之深、雖高僧碩學、殆避三舍、眞可謂不世出之資矣、

北畠准后

北畠親房深嘆中興不終、皇統垂絕、乃推本皇祖建國之意、著神皇正統記、上起于神代、終于興國初、揭皇統於已微、以明神器之有歸、其明微扶正、誠有合于春秋遺旨云、（神皇正統記）又以吉野行宮艸遣、典禮廢闕、著職原鈔二卷、上之、親房時在常陸小田城、兵馬倥偬、引據無書、皆成乎諳記、而職官之制、敍任之例、詳覈該備、考

古者以爲徵焉、(駿原鈔)

論曰、北朝以南朝爲僞、不用其所叙任官爵、直指斥姓名、獨於親房稱曰准后、無異辭、可以知其爲當時所推重矣、

一休和尚

僧一休、名宗純、號狂雲、初問禪近江瑞祥寺華叟(宗曇)和尚、露臥地上、懇求旬日、始許見、一夕聞鴉鳴、頓悟、華叟遂授徵翁以降傳來印書、時應永二十七年也、後至永享九年、在松源崇岳禪師處、自謂今時佛法陵遲罕有眼者、纔持一紙券則曰吾嗣其宗風、爲其的孫、履徒浩浩、如麻似粟、乃投遞代印記火中、放曠漫遊、嘗賦詩曰、臨濟子孫不知禪、狂雲面前誰說禪、文明六年春、勅住大德寺、

一休作二偈謝恩、終不住、十三年十月寂、(高僧傳、一休年譜)

論曰、一休年譜、高僧傳等皆以一休爲後小松帝皇子、其說原乎東坊城和長卿記、和長父祖以來師事一休及其子紹偵、其或出欲尊己師父以取信於世歟、名僧智識往往稱某皇胤者、未可遽信、

桂庵刻新注

僧桂庵周防山口人、應仁中爲遣明使、遂留學七年、通新注四書、島津氏聘之、爲建桂樹院、僧俗皆受業、文明十二年、刊行大學章句、皇邦刻新注、是爲嚆矢焉、(桂庵禪師碑銘、漢學紀原)

論曰、僧南浦受業桂庵弟子一翁、有出藍稱、施訓譯於新註四書、以授徒、藤原惺窩將航明、遇風到大隅、得此大悅、持歸以傳世、南浦執薩藩文學之柄、義久義弘家久皆信任之、國老伊勢貞昌等亦遊其門、其徒如竹、知名於時、爲藤堂高虎侍讀、又遊琉球、師于其王、薩摩文學、桂庵啓之乎前、而南浦成之乎後、而宋學之盛行乎我、實由二氏也、

詠歌復采地

東下野守常緣、千葉常胤之裔也、常胤第六子胤賴、食下總東莊、稱東六郎大夫、其孫胤行、承久之役有功、加賜美濃郡上、常緣其十世之孫也、有武幹、工和歌、爲幕府近臣、是時千葉氏分立爭宗、下總大亂、幕府遣常緣鎭之、留在東莊有年、齋藤妙椿乘虛襲郡

上、取之、常緣以其隕墜祖業、深自痛恨、會其父忌辰、延僧供養、詠歌薦其靈曰、有留賀中仁斯流世遠志毛見佐利計武人乃昔乃猶毛戀志幾　妙椿亦善歌、聞而憐之、贈以歌曰、言乃葉仁君賀心波水莖乃行方透良波跡波違波慈　遂盡還其所侵、(鎌倉大草紙、重編應仁記)

論曰、戰國之世、攻城略地、爭奪成俗、而倡和之間、變怨爲恩、古云、歌能感鬼神、和武夫、信矣、

昌賢興學

長尾昌賢居上野白井、興學校城中、聘藤原某於京師、爲賓師、士民嚮風、昌賢名景仲、爲山內上杉執事、智而勇、兼修文武、輔翼其主、盡忠、修政整兵、將士畏服、敵不伺彊、學校遺址爲佛刹、曰雙林

寺、有昌賢夫婦遺像云、（雙林寺藏長尾系圖）

論曰、山内氏之有昌賢、猶扇谷氏之有太田道灌、昌賢沒而道灌起、二氏因二人存亡、以遞相爲盛衰、而其智勇兼文武、亦相同也、

道灌築城

太田道灌名資長、雄邁有文武才、仕扇谷上杉定正、竭心輔翊、相地武藏野、創築江戸城、濠深壁堅、營靜勝軒城中、西對富岳、東望海洋、極眺矚之勝、徵題詠五山諸名衲、書板以揭之軒楣、蓄書數千卷、暇則讀書嘯咏乎其中、逌然自適、嘗朝京師、天子勅問其風景、献歌對曰、我庵波松原續幾海近久富士乃高嶺遠軒端仁曾見流、道灌善謀、善戰、居江戸三十年、隣近畏服、世比以諸葛孔明、

罹讒遇害年五十五、及德川氏徙江戸、據其址以經營牙城、（靜勝軒詩序、參取太田家譜國史實錄）

論曰、德川氏牙城之址、即道灌所居也、世以西城爲道灌遺址、沿新井白石西城考之誤已、

實隆著日記

三條西實隆歷事後土御門後柏原後奈良三朝、至正二位内大臣、學莫所不該、尤善和歌、諳練朝章、朝廷每有疑議、就以諮詢、所著日記、自文明六年至天文二年、凡六十年、朝野内外之事、備舉靡遺、徵當時文献、賴有斯書也、薙髮號堯空、賦詩曰、三十年來朝市塵、扁舟歸去五湖春、平生慚愧無功業、合對白鷗終此身、世稱逍遙院内府、（御本日記附注、日本詩史、）

論曰、文明天文之間、干戈相繼、朝家衰替、公卿朝不謀夕、實隆獨修典禮於將泯、講文學於既替、其紹墜緒、啓來世、功決不在戡亂定民之下、而謙虛不自居、誦其詩可以知其人、

手寫史記

實隆親謄寫元本史記四十三册、時年五十六、校勘極精、文保中有文章生英房者、亦手寫史記、與實隆同齡、世以爲雙奇、（御本日記附注）

論曰、古人爲學、勤於手抄、東坡李氏藏書記、論之詳、菅相公亦云、學問之道、抄出爲宗、我縉紳如近衛豫樂公、（家熙）以攝關之貴、手寫其家累世日記、三年而卒業、事見槐記、與逍遙公異世同揆、

三世文學

三條西公條、實隆子、繼父業、學兼和漢、世稱漢學過父、國學不及、官至右大臣、稱稱名院、公條子實條、亦好學、善和歌、官至内大臣、三世登三公、並以文學著、世稱三條西三代、（御本日記附注）

論曰、居台鼎而富文學、一世猶難、況三世乎、博士諸氏無顏色矣、

宸翰樣

後陽成帝天資英聰、興廢繼絶、訪求遺逸、問道藤原肅、（惺窩）延三宅島、講經、留心典藝、尤妙翰墨、後水尾帝以下、相傳爲範、有栖川幸仁職仁二親王、亦承其訣、漸行公卿間、名曰宸翰樣、不由其授受、則不許書扁額、謂之額字傳、（史徵墨寶考證）

論曰、往時朝廷書書者彬彬輩出、法皆原晉唐、蓋與唐通交而得之也、至鎌倉氏僧侶入宋傳東坡山谷書、專務剛勁雄拔、書風至是一變、武家多倣之、而天潢一派、仍守遒潤優美之風、師弟授受、淵源無絕、晉唐之遺、于今歸存云、

通勝善歌

中院通勝頗敏善和歌、正親町帝朝、爲權大納言、違旨去京、流寓諸所、改名素然、號也足軒、細川幽齋在丹後田邊城、通勝就而受古今集奧旨、經十九年召還、後陽成帝賜詩、有前身蘇武歸來否一瞬居諸十九年之句、通勝獻歌謝之曰、思比幾耶雁乃使爾賴美來志雲井爾還留身遠今年止波、九月十三日夜咏名所月曰、名仁志負不秋乃二夜乃後瀨山後瀨替良須月毛澄末奈武、措辭巧妙、世以爲絕調、著源氏物語注五十餘卷、曰岷江入楚、行于世、藏恩記、國史實錄

論曰、通勝子通村、孫通純、曾孫通茂、並以忠誠節槪著、不止藻辭卓絕、通茂坐事在關東數年、德川光圀以歌贈答、嘗咏月曰、行久方爾身哀波誘波傳宵宵乃袖乃露問不秋乃夜乃月、幕府憫之、赦而西歸、

鸚鵡返

烏丸光廣善歌、而不喜爲人書之、或屢乞之不能得、因寵姬謀之、姬贈盆梅、光廣副以古歌、曰、君奈良傳誰仁加見世牟梅乃花色遠毛香遠毛知留人曾知留、蓋欲得光廣答歌、以應其請也、光廣援筆、改仁加爲加波、還之、其人大悅、東野遺稿

論曰、答歌換易其一二言、謂之鸚鵡返、取義於鸚鵡善學人言也、古有其體、事見阿佛抄、光廣及板鼻檢校見後皆倣之也、

後光明崇儒

後光明帝崇儒好學、常曰、佛學有抄趣、然有體而無用、人主當務有用之學、不喜漢儒古注、命講官進講程朱新注、講官奏舊例講筵遵漢唐注疏、今遽用新注、無乃不可乎、帝曰、從善明主之事也、自我作故、何問舊例、聞朝山意林庵精乎易、召入講之、假賜六位袍、每朝服之、又勅刻性理大全惺窩文集、文集賜御製序、鳩巢小說

論曰、慶元以後、文學漸興、儒敎盛行、世皆爲幕府倡導之功、而不知天朝有此等事、蓋帝之好學、受之後陽成後水尾二帝、而靈元上皇又接帝後、數聖相繼於上、幕府諸賢相承於下、然後文化沛然浹四海、亦氣運所使然也、

家熙購書

近衞家熙好讀書、居關白職數歲、朝廷屢擧大儀、賜予頗多、家熙擧以購書、其他饋遺、盡貯以助費、故浩瀚之書、亦得輙購、尤精於唐六典、補闕訂誤、凡經六歲、偶得明正德本、比照率皆符合、喜甚、因上木公世、近衞板六典是也、槐記

論曰、近衞氏龍山公前久以來、世世好學、善筆札、而家熙尤爲博洽、

是時德川吉宗爲將軍，好學勤政，京師有伊藤長胤（東涯）兄弟，江都有新井君美（白石）荻生茂卿（徂徠）等，東西對峙，官武相應，文運旺盛，治化休明，蓋千載一時也。

宣長明邦典

本居宣長，伊勢松坂人，常以究邦典明古道自任，謂古道之傳于今者，賴有古事記耳，因欲註釋以公世，患無良師，會加茂眞淵以公事來松坂，宣長往見之，執弟子禮，具陳其意，眞淵謂之曰，明古道，宜先究古言，究古言，莫善於萬葉集，予專精萬葉，將漸及古典，今老矣，子年力方壯，黽勉匪懈，必能成業，然事有先後，登高自卑，躐等直前，竟無所得，子其記之，宣長服膺其言，鑽研攻苦，遂著古

事記傳四十四卷，經三十五年而成，時年六十九，淹博精核，貫穿古今，邦典因以大明，其見眞淵，前後一次，後惟寄書以質疑義而已，而言必稱師，終身不衰。（玉勝間、古事記傳）

論曰，邦典之學，釋徒有仙覺、契冲，祠官有荷田東滿、加茂眞淵，宣長出諸氏之後，集大成，後世尸祝而不衰，然當其生時，世以爲異學，衆口嗷嗷責之，其所著玉勝間言之詳，偉才卓識之人，不容於世俗，往往如此。

板鼻檢校

寶永年間，瞽者板鼻檢校，從某貴官，過信濃姨捨山，山以月著，貴官問檢校，月色何如，檢校輒誦古歌曰，吾心慰（免加禰都）更科（也）姨捨山（爾）照（留）月（遠）見（傳），傳字古歌用清音，檢校讀以濁音，其義一轉，別出新趣，人稱其敏警。（擁書漫筆）

論曰，瞽者之精學，世惟知有塙氏，而未知有板鼻氏，板鼻之先塙實爲七八十年，塙之篤學，豈非聞其風而興起耶。

賜一目

杉山和一，初名養慶，大和人，幼失明，來江戶，學鍼術於山瀨琢一，性鈍拙，不能進，屢爲其師所逐，將赴京師，過江島天女祠，斷食以祈，怳有所得，創製管鍼，技極玄妙，延寶中，將軍德川綱吉召見，治病有功，綱吉欲厚賞之，問曰，汝何所欲，對曰，臣願得一目，綱吉憫然曰，吾能與汝一目，乃賜宅地於本所一目，給祿五百石，爲關東

檢校總錄，尋加賜三百石，命就家設館，使諸生就學，其術遂徧乎天下，稱曰杉山流。（續近世畸人傳）

論曰，古者典藥寮有鍼師鍼博士，置學生以講究之，中世以後，醫學衰替，鍼術亦廢，豐臣氏時，醫官園田道保善其術，傳之入江賴明，賴明又受明人吳林達之傳，極其蘊奧，傳之其子良明，良明傳之琢一，而至和一，受術琢一，別開手眼，其術於是大興。

保己一著書

塙保己一，幼失明，學音曲三年，不能通一曲，攻鍼治導引術，亦劣下，授之醫書，再過輒能成誦，不誤一字，遂專力讀書，學大進，爲總檢校，博覽强識，著群書類從五百三十卷，續群書類從一千卷，篇

峡之浩瀚、古今未曾有也、(塙先生傳)

論曰、寛政初、執政有松平樂翁氏、司學有林述齋氏、保己一遭遇得時、以一瞽者成就大著、向若無汲引者、雖抱穎異之資、豈能得成其志乎哉、

乘尹藻鑑

保己一寓於雨森檢校門、不修所肄藝業、偸閒讀書、松平乘尹(縫部)正家其隣、奇保己一爲人、官暇授書、謂人曰、彼瞽識量絶人、後必成名、然使彼不盲、則或有犯法令、以毀身、其失明者幸也、(塙先生傳)

有眼者不便

保己一爲門人、講源氏物語、方暑夜、風滅燭、衆曰、燭滅矣、請且停

講、檢校笑曰、何有眼者之不便也、檢校將赴京、過富士山麓、賦歌曰、言乃葉乃及婆奴身仁波目仁見奴毛中中善也雪乃富士乃嶺、後再赴京、路由碓氷嶺、賦曰、紅葉葉乃碓氷乃御坂越江志與利猶深加良牟山路遠曾思不(三養雜記、擁書漫筆)

論曰、講書有眼者不便、觀獄無眼者却便、可發一笑、古語曰、有若無、常人之謂矣、又曰、無生有、塙氏之謂矣、

石村檢校

天正中、有瞽者石村檢校、曉音律、諳書史、名重京師、嘗賀新正於權門、傭一村夫爲相者、因諭之曰、衣長袖頭戴物、是貴人也、謂之公卿、若遇之、宜速語我、勿使我失敬也、曰、諾、行至大達、相者曰、其人至矣、檢校乃頓首伏地、終日如此、不知幾十次、體凍、衣汚、疲甚、歸家、謂相者曰、今日途上之拜、比常甚多、且未嘗賜答謝、有違舊例、無乃誤告我耶、因備詰其狀、相者曰、所遇皆長袖而大章、頭着帽、手把鼓、從者負囊跟後、如公所誨也、檢校噫曰、是萬歳樂也、田舍漢誤我矣、愧恨久之、万歳樂者、賤民每歳首、烏帽子披襖、唱壽謠、以乞錢穀於人者也、(文祿清談)

論曰、遇於路而每人跪拜、雖公卿近乎諂、檢校拜於不當拜、而何獨慚於萬歳樂耶、然拜於不當拜者、不獨檢校也、

技藝篇(凡二十四條)

陸奥三衡

藤原清衡領奥六郡、(陸奥五十四郡、古以九郡爲一部、)康保中自江刺郡豐田、徙居岩井郡平泉、創中尊寺於關山、堂塔四十餘、禪坊三百餘、別設堂、置釋迦像一百、金色堂塗以金、壇皆鏤螺鈿、經藏藏宋本一切經、自白川關至率土濱、凡廿餘日程、每一町立率都婆、繪金色阿彌陀像、衣川當其中央、據阻設關、曰衣關、左接高山、右控孔道、南北峯嶺連亘、名駒形嶺、駢植櫻樹三十餘里、至基衡管奥羽兩國、建毛越寺、堂塔四十餘、禪房五百餘、鏤金銀寶玉、劉紫檀赤木、五采絢爛、秀衡繼業、爲鎭守府將軍、建無量光院、模宇治平等院、壁扉畫觀音經大意、又自畫狩獵圖、凡三世九十九年、並三十三年而卒、所造立堂塔伽藍、不知其幾、云、及泰衡軍敗、縱火焚館、實庫皆燬、

惟存一庫、中有沉香紫檀等厨子數脚、藏牛玉犀角象牙等笛、水牛角碧瑠璃等笏、金鳥玉幡、金華鬘飾以玉、蜀江錦金鶴銀鵠瑠璃燈爐、南鋌百、各盛以金器、其他錦繡綾羅、不可勝計、吾妻鏡

論曰、奧羽二國、安倍氏以後、殆如版圖外、三衡相繼一百年、物産豐饒、私士隷民、不輸貢賦、所貢不過金穀馬雜物少許耳、堂塔伽藍之美、可以見其富盛、賴朝討滅之、政令始得及東北、其功偉矣、

佛工運慶

基衡妻建觀自在王院、四壁繪京師名勝、佛檀用銀、高欄磨金、京師佛工雲慶作諸佛像、基衡使人就而豫議酬謝、雲慶注擬上中下三等、以對基衡從中等、用功三年之間、海陸二道、遞送無絕、迨

成、贈以黃金百兩、鷲羽百尾、水豹皮六十餘枚、安達絹千匹、希婦細布二千端、糠部駿馬五十匹、白布三千端、信夫文字摺千端、山海珍異副之、別積生絹於船三隻以贈、雲慶悅甚、戲使者曰、已拜厚賜矣、所希猶在練帛也、使者歸報、基衡驚悔、乃滿載之三船以贈、佛像精巧罕匹、鳥羽法皇勅不許出京、基衡憂甚、斷水漿七日夜、以祈于佛、因九條關白以哀乞、僅見允、吾妻鏡

論曰、奈良以還、工藝大興、當時崇尚之甚、觀於運慶酬謝之厚可知、所以名工輩出也、

和卿鑄佛頭

治承中、東大寺罹燹、大佛頭燬、壽永二年、詔宋人陳和卿補之、四月十九日起功、改鑄十四次、至五月廿九日成、工役十餘年、建久六年三日竣功、天子臨幸落慶、源賴朝自鎌倉赴會、禮畢、賴朝欲見和卿、固辭曰、將軍臨軍克敵、多殘人命、罪業深重、不願往謁也、賴朝賜以奧州役所着甲、及鞍馬三匹、金銀等物、和卿受甲及鞍一、喜捨充營作費、其餘皆辭之、吾妻鏡

論曰、實朝將赴宋國、命和卿造巨船、然則和卿不獨造佛工、又通造船術、或以其說實朝再生事、目爲姦詐、此佛者常、勿怪已、

重源造一輪車

俊乘坊重源有巧思、東大寺災、重源欲募緣以再造之、創意製隻輪車、大可容身、乘以巡海內寺、楹梁長二百尺、大數十圍、重源巧

畫妙計、運轉如神、梓人皆就乞指授、元亨釋書

論曰、往時僧徒、皆善工作、觀勒曇徵及空海最澄以下皆然、非此則不便造佛寺化民衆也、吾邦一輪車、始見于此時、

八郎弓箭

賴朝兩日與勳舊諸將讌、命各談舊事、大庭景能話保元戰事曰、士當致意於兵仗、而弓箭爲最宜、用比其力、則較弱小者、鎭西八郎善射、古今無雙、然弓箭過其力、某嘗與八郎遇於大炊御門河原、適値其左、八郎持滿擬我、某謂八郎生長鎭西、慣步戰、方其騎馬射或不如意、某久在東國、閑熟騎馭、乃疾馳出其右、八郎彀率竟失其可中於身者、止中膝、某若不察於此、幾乎不免矣、士宜併

熟騎馬少壯之輩、宜存之耳底、莫嘲以老耄之言也、聞者皆服、（妻鏡）

論曰、義家用弱弓、八郎用強弓、而並稱善射、射之巧拙、不必關弓之強弱、用弓箭比其力較弱小者、及騎射當併善、洵老兵者之言、

朝村善射

將軍藤原賴嗣入朝京師、嘗與其弟福王詣祖父右大臣道家第、福王猶幼、其所養小鳥、飛逸止庭樹、衆莫知所爲、結城朝村善射、賴嗣召命之曰、宜射而生致之、不可傷殺也、朝村不能辭、執弓與引目箭進、引目箭用之禮射、木鏃穿竅、不能傷物、朝村至樹下、枝葉交錯、僅見鳥形、因削鏃成腔、引滿而發、鳥入腔中、與箭墜、納之樊籠、輒撼尾羽、囀鳴、衆咸嘆賞、賴嗣脫衣纏頭、右大臣亦贈以劒、（吾妻鏡）

論曰、百步而穿楊葉、稱爲千古絕技、然彼靜此動、彼止中之、此生致之、以朝村視養由基、技之優劣有間焉、

始傳鐵砲

天文十二年八月十二日、葡萄牙船漂到種子島、船主某齋鉄砲、島主種子島時堯請而獲之、就究其術、盡得蘊奥、使其臣篠河小四郎學彈藥之法、劍工八板淸定學鑄造之法、時堯精熟其技、發輒破的、根來寺僧杉坊、和泉人橘屋又三郎、聞之往學、並傳其術、又三郎最巧、人呼曰鉄砲又、（南浦文集、種子島家譜）

論曰、金史云、火砲名震天雷、鐵罐盛藥、以火點之、砲起火發、聲如雷、蓋巨砲之製、支那先於我、小銃則我先製之、傅之支那朝鮮也、

義輝技巧

將軍足利義輝性技巧、使人問鐵砲及硝藥事於種子島時堯、因自研究之、京畿始傳其術、又召工製銃、賜之上野金山城主橫瀬成繁、關東始傳鐵砲、時天文二十五年五月也、（種子島文書、橫瀬文書）

論曰、義輝播遷京江間十餘年、及還京、遂遇弑、其製硝藥造鳥銃、可以見天資敏慧矣、世或稱爲庸愚、蓋未盡其人也、

贈鳥銃朝鮮

天正十八年、宗義智贈二孔雀及鳥銃鎗刀等物於朝鮮、命放孔雀於南陽海島中、下鳥銃於軍器寺、朝鮮之有鳥銃始此、（懲毖錄）

論曰、登壇必究云、嘉靖間、和人傳鳥銃、乃知在傳朝鮮之前、

鐵艦

天正六年、織田信長與毛利氏構兵、相拒播磨、而憂大坂僧徒通毛利氏、命其將九鬼嘉隆造巨艦、幅四十尺、長六十尺餘、以鐵裝之、以防矢丸、致之大坂灣、以絕播攝間海路、（多聞院日記）

論曰、鐵艦之創、於我遠矣、迨德川家光懲洋教之禍、嚴禁外交、巨舶堅艦之製遂廢、不然、則縱橫航乎海洋者、不必待今日也、噫、

隆景製軍艦

小早川隆景留心水戰、征韓之役、創意製軍艦、檣帆柁櫓之具、至欄板窓房之制、皆設機開合、莫不如意、仁科某游事隆景、習水戰之法、其所作摸形、現藏八王子信松院、可以徵當時遺制、（信松院文書）

論曰、往時我軍長陸戰、短海戰、隆景製軍艦、蓋深有見于此也、明治以還、朝廷大修軍備、兵艦之製日精、而得因隆景模形以審其古今沿革云、

天主閣

信長城近江安土山、移居之、作天主閣、使森三郎左衛門董役、疊巨石爲基、採之於觀音寺長命寺等諸山、每石引以二三千人、津田坊所献尤大、曰蛇石、運至山下、不能復移、用一萬餘人、經三晝夜始致之其上、基高十二間餘、起閣於上、凡七層、高十六間半、下層南北廿間、東西十七間、植柱二百四、漸上漸狹、每層分室若干、室內布質黑髹、戶壁皆貼金、命狩野永德畫之、極意匠渲染之妙、

惟第五層無畫、第六層形八角、徑四間、金內朱外、第七層方三間、內外皆金、工匠盡選名手、明人一觀造屋瓦、城據高峻、將士邸宅繞麓、其南有灣、田畝村里綺錯平敷、東對觀音寺山、西北控琵琶湖、漁舟商舶出入于湖波浩渺之間、隔水遙望比良比叡諸峰、朝暉夕嵐、可坐挹掬、地勢之勝、構造之美、莫與爲比、信長公記

論曰、天主閣始見細川兩家記、事在永正十七年、信長之築安土、爲天正四年、相距實五十七年矣、佛說帝釋、譯曰能天主、須彌三十三天、帝釋居其頂、以主之、天主閣象之也、世謂其昉于信長、原天主教、非、信長納洋教、欲以抗佛徒、非信其教、近時識者論之詳、

筆道守護神

細川藤孝好學、嘗從足利義昭、逃近江朽木谷、借祠燈以讀書、極其該博、尤邃於和歌、當時推爲師宗、公卿將士多執弟子禮者、藤孝憂書道衰替、聞嘗我孝成傳空海遺法、使飯河秋共就受之、秋共傳之藤木成定、成定傳之其子敦道、敦道爲書博士、子孫襲職、垂絕之統、賴以復存、因崇祀藤孝、爲筆道守護神、秋共爲中興祖、細川家譜 藤木文書

論曰、世知藤孝善和歌茶儀、未知其留意書道、三者皆究其奧秘、繼往哲、開來學、守護神之稱、可三道併用、

茶則三條

黑田孝高好茶儀、嘗作茶則三條、揭之茶室、每條繫語於後、以戒

子孫、一曰、禮茶宜靜而無沮滯、人之智慮、過靜則流乎弛懈、無滯則失乎急迫、性之所近、易僻而難克也、二曰、茶椀以下諸器、宜屢洗滌、不留埃垢、明義理者、亦不免物欲之汚也、三曰、茶鐺汲湯一杓、須補水一杓、不可徒飲徒用、自君親至朋友家臣、受其恩者、苟不思報本、則將得罪神佛也、孝高後號如水軒、圓淸取之水隨方圓器之語云、黑田家文書

論曰、孝高爲人敏而豁達、富智計、觀其早從欵織田氏、與秀吉結爲兄弟、洞察機先、免身危亂、茶則取譬切近、理致雋妙、可謂能履其言矣、

探幽畫妙

狩野探幽以畫名、伊達政宗嘗製貼金屏風二雙、高七尺、幅稱之、使探幽畫之、探幽湛墨汁於巨器、浸以馬鞋、展布屏風、印之諸處、鞋痕狼藉、又援巨筆、亂畫竪條、政宗瞠視無言、起入內、衆皆咎探幽、探幽不懌曰、品畫宜於既成之後、何在傍紛呶爲也、乃徐點綴之、馬鞋化蟹、竪條成蘆、戈甲枝葉、隨手而成、姿致橫生、宛然逼眞、其餘一雙、亦任筆高下亂點、稍稍補其觜尾羽翼、迨成即無數飛燕也、頡頏差池、筆筆殊態、人始歎服、

牧野佐渡守製六曲屏風一雙、請探幽畫十二個月富士圖、探幽固辭、牧野謝曰、吾誤矣、輙收屏風、談笑自如、探幽起步庭中、彷徨良久、牧野見之、竊笑、探幽還坐、復展屏風、和筆濡墨、一揮而成、既而謂曰、巨構如斯、使即席完之、何責難之甚也、相共一笑、

論曰、探幽嘗以巨資購茶盒、什襲珍之、明曆大火、延及其第、僕竊茶盒售之京師、詐云焚燬、探幽偶得之、贖以金三百兩、名曰都還、不復究其所由、世稱其雅量、明良洪範其人如此、畫之所以冠絕古今也

石州茶儀

片桐貞昌初名貞俊、稱石見守、貞隆子、且元甥也、通茶儀、亦善烹飪、勿論盛享大饌、乃至造次草具、莫不皆適口也、或問其術、片桐曰、饗饌有表裡之別、精粗濃淡之謂也、欲能粗而淡、則必先究精而濃、否則流乎薄矣、然偏於精與濃、未嘗不失之乎腴膩也、補粗於精、拯濃於淡、二者相待、始得鹽梅之和焉、又曰、盛羹於椀、不可甚盈、及客更乞之、視其減否、以增損之、是饗客之法也、

貞昌嗜烟、以舶輸香爐、爲火椀、或曰、是珍器也、何不以爲香爐、片桐曰、否、此在香爐則劣、在火椀則優、以火椀之優、而變爲香爐之劣、是廢器之用也、器豈有優劣高下哉、顧其用之如何耳、茶事之蘊蓄在於此矣、將之於士卒、何獨不然、世所傳石州流茶儀、始自貞昌云、明良洪範

論曰、茶儀出于禪學、間寓至理、合乎士君子處心制行之道、不止嫻動作威儀之末、故古豪傑尚之、後世靡財珍器、徒講縟禮、失矣、

森本築壁

德川氏改修江戶城、命加藤清正淺野長晟、築櫻田日比谷等城壁、清正使其臣森本儀大夫督工、地沮洳、不能成城址、傭人刈茅於武藏野、塡之沮洳中、聚衆童子、日蹈籍跳躍其上、人皆哂其迂、既而淺野氏工先成、會霖雨、所築塌崩、隨修隨壞、而森本基址堅牢、疊石有法、無復墊陷圮坼之患、長晟召森本、問之、具對其故、乃大服、後世塡築水田河海、皆用是法云、明良洪範

論曰、清正精於工作、聚樂亭及伏見熊本二城、成乎其經畫、尤明水利、肥後諸大川、清正皆疏通之、至今無氾濫之患云、森本築壁、蓋亦得之於清正也、

光悅論騎法

本阿彌氏業相刀、自室町氏時、數世相承、至光悅、益精詣、擅名、元

和正保間、又善書、推其理、以及諸事物、妙悟神解、闡發蘊賾、稻葉正勝嘗蓄一馬、愛甚、偶生一癖、毎轉折回旋、輒踏跙不進、因廣延致善騎者、調治多方、竟不能矯也、其臣田邊權大夫問之光悅、光悅曰、騎之與書、不得遽相擬議也、然亦有可以致意者焉、乃召其人、使之書假名の字、の字斜畫一線、右旋成周圜、光悅在側、備誨其筆法字形、且謂之曰、余未曉騎法、然於書法、則較有所得、の字於回轉處、不甚用力、致餘勢於其尾、以攙之、故方其運筆、宛轉流達、心驅手隨、不期然而然、是其所以能成圓也、若故矯揉之、則鮮不澁且滯、子何不試之夫馬、騎者大悟、癖果癒、（明良洪範）

論曰、唐張旭觀劍舞、以悟書法、因彼以得此也、光悅因書法、以論騎法、推此以及彼也、技既入神、趨歸雖殊、其左右逢原則一也、

上田善騎

蜂須賀氏臣上田半平、以善騎名、公廐有一馬、荒騂殊常、不可駕馭、諮之上田、上田曰、惟有用古製良鞍耳、有司取諸鞍庫中、使之自擇、有一鞍、古色黝然、上田曰、可矣、用以馭之、馳驟如意、初上田鑒定鞍、或毀之曰、彼妄言欺人耳、騎之巧拙、何必由鞍哉、三浦某一見鞍曰、是判官公鞍也、先公至鎭、好搜討舊蹟、蒐集古器、往昔屋嶋之役、佐藤繼信代義經死、義經賵以愛馬、鞍藏志度寺、寺頽敗、先公命修繕之、乞鞍得之、卽此也、蓋歲月既久、管庫吏亦不知之、與佗鞍雜貯、衆始服上田鑒識、（明良洪範）

論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上田善騎、精於擇鞍、譬猶善書者擇紙筆、善射者擇弓矢、理固無二致也、

人有短長

後水尾帝常言、人各有能有不能、敏於彼者、或鈍於此、粗於此者、反精於彼、禀賦一定、不容移奪、人能自知其所長、而專攻之、則用力少、而收功多、足以傳世不朽、所謂名工是也、用力其所短、則畢生刻苦、竟不能爲中工、伎之優劣、亦由遭際幸不幸也、（槐記）

論曰、爪牙羽角、不一其利、人之不能竭其才、以不能自知而用之也、至於用人、亦莫不然、毆之於其所長、則爲俊傑、投之於其所短、則爲凡愚、英才偉器、何代無之、顧用捨如何耳、

享保治曆

德川吉宗潛心天學、設木表城中、測日晷、建司天臺於神田、改製渾天儀、曰簡天儀、創意畫井字於望遠鏡、以省視力、又設木桶居室側及長崎駿府、測雨水多少、徵來歲旱潦、以備凶荒、弛洋書之禁、命京都人中根玄圭、翻譯西洋曆算書、玄圭因作曆書上之、曰律襲曆、又白山曆、吉宗深知西曆合天、然慮其駭民聽、而不果行、命西川正休澁川則休等、補正貞享曆、奏請行之、寶曆曆是也、命三奉行、製日本總圖、主者難其方法、吉宗使之每國自左右中三所、望視近國名山高嶽之頂、爲準矩、正方位地形、五年而成、（有德院實紀）

論曰、吉宗知歐人精學藝、取而用之、凡百學術、因以大興、今日之

文明既胎於斯時矣、

金飾笙

伶人某得一笙、稱名器、愛翫備至、飾以純金、示之其師辻伯耆、伯耆獨語曰、是無用之飾也、會春日祭、伯耆與某並中選、某將敗裝上場、失笙、金環樂方與窘甚、諸之伯耆、伯耆曰、笙用銀飾、自古而然、子獨用金、余知其有禍久矣、乃取銀環於懷以付之、某感泣謝恩、槐記

論曰、蜂屋出羽守隆頼常謂、飾鎗不宜以金銀、若爲盜所奪、則緩急不能爲用也、名人用心今古一揆、

宗建善蹴鞠

公卿集於紫宸殿庭、殿高凡十五間、或曰、誰能踢鞠踰此者、中納言難波宗建曰、若見賭以物、則僕請試之、先問屋梁鱗形乎、然後用高足法、直上蹴起、墜於梁背而下、投小御所庭、衆稱着想絕凡、嘗與同僚泛舟法皇園池、觸岩舟傾、衆皆陷水、宗建端坐自若、而領背皆沾、蓋已一陷、而即翻身復坐也、常言、無論絕險至隘、有餘地可着足拇、則決不至傷身、絕技至此、足推以及餘事也、槐記

論曰、庖丁因解牛以知養生、郭橐駝因養樹以知養民、柳宗元因梓人事以知相道、精乎一藝、而綜乎衆理、難波氏之蹴鞠、其庶幾焉、

賢聖障子

寶永中皇居災、迨新宮成、使畫工繪紫宸殿賢聖障子、不詳像大小、董役者問之近衞家熙、先是火方起、錦小路新藏人走上殿、不可復救、截取聖賢像一葉而出、貼之其家廚下、像狩野探幽所畫、稱爲精妙、家熙嘗傳聞之、就而取準、賴以存典型、槐記後編

論曰、宇多帝命巨勢金岡畫賢聖障子、後屢罹災、寬政之災、幕府使住吉行廣照古式更繪之、始復寬平之舊云、

婦女篇 凡十一條

政子女德

將軍賴朝召義經妾靜命舞、固辭、强之、乃不得已而舞、唱歌言慕義經之意、賴朝不懌曰、神前奏舞、宜祝關東萬歲、如何反慕叛逆之徒耶、夫人政子曰、君嚮爲流人在伊豆、妾輸誠結約、妾父憚時勢防禁之、而妾暗夜冒雨、奔于君所、及君舉兵石橋山、妾獨留伊豆山、不知君存亡、日夜憂思、彼之慕豫州、其情所同耳、彼若忘恩不慕、非婦女之操也、寓情于中、形辭乎外、可謂微而婉矣、願君之恕之、賴朝意釋、賜衣爲纏頭、吾妻鏡

義仲妹曰菊、在京師、賴朝召致鎌倉、政子憫之、慰撫備至、謂曰、聞諸采邑盡被橫奪、是奸人挾威行私、非由上命也、故豫州謂義仲爲朝敵、故受討伐、至女子、無所聞知、其在流離、能無教恤乎、因以美濃遠山莊中一村賜之、命義仲舊臣在木曾者小諸衆光等加意保護、吾妻鏡

論曰、孤女寡婦、犹獨自守者、政子莫不撫視賑恤、意在奬勵風節、以矯淫靡無操之俗、世概以妬悍、其女德之美、埋沒不傳、寃矣、若夫識右將于風塵中、輔以成業、及輔孤決政、老將悍卒束手聽命、才略之偉、不負尼將軍之名矣、

千手

平重衡押送至鎌倉、賴朝與政子謀、使侍女千手侍之、千手爲人温藉、及重衡就死、思慕不已、遂成病而歿、年廿四、聞者憫惜、（吾妻鏡）

論曰、千手以一朝之恩、而能致百年之身、外有婉娩之德、中具貞烈之操、可尙也夫、抑亦政子薰陶之所致耳、

虎御前

曾我祐成妾名虎、大磯娼也、稱虎御前、及祐成報讎、賴朝召虎問狀、既而免歸、哀慕不已、詣箱根山、請僧行齋、修祐成冥福、作文弔之、以祐成所騎馬爲䞋、遂爲尼、如信濃善光寺、年十九、（吾妻鏡）

論曰、虎一娼也、而守從一之義、豈二孤孝義所激發、能致其然歟、路柳牆花、任人攀折、而誰謂有後凋風霜之節耶、虎事吾妻鏡或作妻或作妾、祐成知其貞操、陞以爲配、亦不可知也、

君臣兩賢婦

奥村助左衛門永福、前田利家臣也、守能登末森城、佐佐成政攻之甚急、永福料不能防、將自殺、其妻止之、盛粥於桶、巡視城中、親給之守埤者、且諭曰、金澤援兵明日必至、力守一宵、可以轉敗爲勝、將士皆奮、利家聞末森急、與其子利長將赴援之、利家夫人某氏出、謂衆曰、今日之援、安危所繫、卿等盡心樹功之秋也、城若委敵、則卿等宜戰死致節、余亦不肯死人手矣、又諭之利長、利家父子踊躍跨馬而馳、兵屬者僅百人、遂敗成政軍、（明良洪範）

論曰、臨變不驚、丈夫難之、奥村前田、君臣同時、并出女丈夫、意氣相投合、不待期約、而克大敵濟國難、千古美談也、

斬將救夫

關原役興、德川家康使富田信高（信濃守）歸守安濃津城、敵將毛利秀元長曾我部元親率兵三萬圍之、發火箭燒樓櫓、城將陷、信高退入本城、秀元將中村淸左衛門、進擊甚急、信高幾不能脫、有一

騎年廿四五、鎧仗鮮明、提鎗馳突、遂斬中村、敵兵辟易而退、及近信高妻也、妻曰、嚮傳君戰死、妾將與死、不圖再相見也、因共大悅、會高野僧某來議和、信高知其終不可守、許之、開城而退、（明良洪範）

論曰、女子莅戰、古有巴坂額、至單身斃强敵、以救其夫、則勇壯之氣、貞烈之操、求之鬚髯男子、洵不易得、况脂粉裙釵之流乎、

勸夫成志

關原之役、毛利勝永與石田三成、德川家康沒其采邑、謫之土佐、迨豐臣秀賴據大阪城舉兵、遣使招勝永、勝永將應之、密語其妻曰、我家世以武著、碌碌謫死窮陬、非吾志也、今東西分爭干戈將起、吾欲赴大坂以成名、獨患妻子見捕耳、妻笑曰、大丈夫竊於妻

子而墜威名、洵爲可愧、君宜速行、莫復憂妾爲也、若事不成、妾有投海而死耳、勝永大悅從之、妻果見捕、家康聞之、宥而不問、後大阪城陷、勝永自殺、明良洪範

論曰、臨岐顧戀、往往誤事、英雄之士所不能免、勝永妻勸夫成志、毅然不屈、比殉身死節有加焉、是內助之尤大者、

阿茶局

家康在駿府、秀忠使酒井左衛門尉賀正、誤墜烏帽、家康見其下着頭巾、不懌曰、本多佐渡在余側、時着頭巾、彼年已老、余亦退隱、余故恕之、左衛門等豈得傚之乎、今將軍在江戸、受東西侯伯之賀、而彼褻慢如此、失其禮貌、是侮蔑將軍也、侍姬阿茶局在側、爲

之回護曰、昨夜左衛門遣人來告云、偶有寒疾、明旦不能朝謁、妾諭之曰、奉將軍命、特來賀正、期不可愆也、若罹寒疾、頭巾重衣亦無不可、宜黽勉以畢儀耳、今日之事、妾私令之、非左衛門罪也、家康意釋、阿茶有才智、著名于時、續明良洪範

論曰、女子之才、往往招請謁、媒讒搆、獨阿茶出之以正、得才之用矣、

春日局拔參

春日局名福、其父齋藤利三、與明智光秀謀逆見誅、母懷女匿比叡山下、女長嫁稻葉長成、生正利正勝、既而中選爲大猷公保姆、時幕府儲貳未定、公母弟國松有寵、春日深憂之、竊赴伊勢祈大神、途過駿府、謁東照公、具愬之、公託放鷹至江戸、諭以立嫡以長之義、繼嗣遂定、世稱曰、春日局拔參、拔參言不告而詣神也、明良洪範

春日局爲人貞淑敏辨、幕府內廷之制、皆成於其手、大猷公嗣職、思鞠育之功、寵遇優渥、所請多可、寬永中入朝兩次、見後水尾明正二帝、拜天顏、賜天盃、又謁東福門院、許着緋袴、叙從三位、遂進從二位、春日局之號、後水尾帝所賜也、明良洪範

論曰、春日維持儲位、身膺鞠育保護之任、能成德川氏之業、其才之與德、比之當時賢輔、未易軒輊也、

臨終守正

春日局病篤、屏醫藥祈禳、端坐待死、將軍家光親臨其家、賜以湯

藥、問其所欲、春日無復所請、深謝其恩而已、稻葉內記者春日子也、有故削籍、家光爲請復籍、春日正色曰、妾知內記無操守、不忠於君、故斥之、若臨終溺愛、忘所以報効、妾死不瞑矣、家光攬涕而還、明良洪範

論曰、溺於私而昧於理、女子之性也、況以材幹器局、致身顯要、誰不庇護其骨肉親戚者、春日謙抑自守、至死無渝、可以見平生操持之正、

侍女刻像

侍女某氏得幸於大猷公、性機巧、嘗自刻公像、置之其室、偶公至、把鏡比照、愕然曰、何其酷肖也、因詰其故、對曰、妾謬荷寵遇、無由

報效、竊謂長之先、少理數當然殿下百歳之後、無得以親拜徳容、給事左右、故敢忘冒瀆、作此私藏也、公稱善、親剪爪髮、命植之於像、公深敬東照公、因付眞影於某氏、據以刻像、造成、併置二像、殿中、常憲公將造祠奉之、生母桂昌夫人嬰侍大猷公、公賜以唐製觀音像、夫人信奉不措、公爲建巨刹於大塚村、別設一堂於寺域、奉二公像、給邑千二百石、名護國寺、規摸宏壯、前設康衢、欲使香火梵唄媲盛於淺草寺也、（續明良洪範）

論曰、釋徒造佛像、誰昔而然、侍女刻主像、今而始見之、意其技巧天成、而得之於親炙目睹、必有逼其眞者、承和中安房孝子伴直家主、造父母像、歳時祭之、事死如生、彼親此主、千古雙美、

酒井忠直妻

酒井修理大夫忠直妻松平氏、隱岐守宣賴女也、爲人貞淑、夫妻無間言、忠直多內寵、皆有子、松平氏視如所生、毫無妬忌色、生二子忠隆忠調、並有材幹、二子患痘、松平氏母養仙院恐其感染、禁松平氏勿視疾、松平氏曰、母子之情人人皆一、母氏之禁視疾者、思子也、妾欲視疾者亦思子也、育子而獨愛其身、未曾有也、強請、見允、二子病遂愈、松平氏亦無恙、（明良洪範）

松平氏在牛籠邸、火起近隣、炎焔及屋、左右勸避之、方侍女有病者、倉卒未暇拯之、松平氏命併衾褥移置之長櫃中、藥鐺湯碗皆具、舁自庭出、從容指使、無遑遽態、火尋熄、衆皆歎賞曰、不愧爲松平氏之女矣、（同上）

論曰、禁視疾之與欲視疾、均出於母子之情、是理之自然、以之爲辭、誰不服從、方災變護侍女疾、措置曲當、愛下之仁、亦猶愛子之情、老子有云、慈而勇、松平氏之謂矣、

帝國史談下卷終

帝國史談下卷正誤

四丁オ四 眞蹟　同オ四 觀　同オ五 不　同オ八 當　同ウ二 宜　同ウ七 詐　五丁オ八 關　六丁オ二 濟　同オ七 鄕　同ウ六 幣

九丁オ十 考古　十丁オ十 書　十一丁オ四 薩摩　同ウ十 忠　十二丁オ二 山內　同オ五 相　十三丁オ六 隆　同オ十 揆

同ウ二 不及　同ウ三 至臣　十七丁オ八 毀　十八丁オ一 未　十九丁オ一 衣汚　同オ六 穀　二十丁ウ六 夜以　廿一丁ウ二 徵

及　同ウ十 宜　廿二丁オ二 論日　廿三丁オ六 見　同ウ十 寺八子制　廿四丁オ二 得因　同オ十 德　同ウ六 在

同ウ九 敎　廿五丁ウ二 日　廿六丁ウ三 得之　廿八丁ウ一 治曆　三十丁ウ七 養生　同ウ八 精　卅一丁オ四 型　卅二丁オ七 歿

同ウ一 曾我祐成　磯　同ウ二 問狀　同ウ三 弔之　卅三丁オ八 闕　同ウ七 關　卅四丁オ四 免　同オ七 帽

同ウ九 爲　卅五丁オ十 局病　同ウ七 正　卅六丁オ二 右　同オ八 始　同オ十 像　卅七丁オ二 視疾之　同オ三 猶

明治二十九年七月十三日印刷
明治二十九年七月十六日發行

帝國史談
下卷奥付



編述者　東京市神田區駿河台袋町一番地
重野安繹

發行者　東京市神田區裏神保町九番地
合資會社　冨山房
(電話一〇六二)

右代表者　仝所　合資會社冨山房社長
坂本嘉治馬

印刷者　東京市神田區表神保町二番地
三島宇一郎

印刷所　東京市神田區表神保町二番地
弘文堂

發兌元　合資會社　冨山房

菊池純 編

續近事紀略

明治九年（一八七六）京都府津逮堂刻本

據明治九年（一八七六）
京都府津逮堂刻本影印

明治九年三月版權免許

菊池純著

續近事紀略

京都　津逮堂梓

續近事紀略序



嗚呼士不幸不得志於當世轗軻髡硊鬱々窮年至於白首衰老曾不能一試其才能大濟世用焉則乃不得弗託諸文章計其所以不朽也

而文之足以不朽者惟史為然史也者傳天下之大事者也資萬世之龜鑑者也傳天下之大事重任也資萬世之龜鑑鉅業也惟能文之士而後為可能焉是故

敘事而不文。非史也。立言而不史。非文也。史之与文相須成用如此矣。竊惟　明治維新已還。天下可傳之大事。与夫萬世可資之龜鑑。累見疊出。燦乎與日月爭光。

豈乏文士千載之一時耶。今而不討不朽。其將何待。余固有志乎新史者。顧其任尤重。而才業尤鉅。自度才踈文拙。萬非所能。是以嘗撰近事紀略四卷。尔唯紀近世事變之大略而止。至於維新以降之事績。未敢遽及。姑以待也。及得菊池子顯。則吾志始乎果矣。子顯才能之士也。最工文章。屬意筆削者日久。嘗過稱許余著。而慨

其有闕於　昭代。欲續其使完。頃因從得閒。遂結撰成書。凡三卷。名曰續近事紀畧。囑余以序。余視其所著。隆議有未完。雖事有未備。然而措詞之精。行文之工。吾竊

以為足傳天下之大事矣萬
世之究讀者矣嗚呼子顯
抱才負能未有所大用一旦
遭遇世道之變覊泊四方
奔走衣食齡已過知命尚
且不甚得志徒与後輩若

余者相驅逐於鉛槧編摩
之間欲以此自見其若亦不
幸者雖然尚幸際會文士
千載之一時記觀聞 國
家盛事遂能脩 昭代之一
史俾其文燦然不朽乎久

者焉而余之志亦得子顯
乃始果矣豈非幸耶然則
其若亦幸者殆非不幸
適所以幸余与子顯之幸也
歟雖微子顯之囑余烏得
不棄而一言於是乎序

續近事紀畧　序

明治八年乙亥十月中澣
灌園石津勤撰





芝川立田誦書





例言四則

一史之所尚者。在於直書而弗諱。書而弗直。則始弗如無書也。唯以今人叙近事。極有難措手者。何也。書而弗諱。則傷於直。諱而不直。則殆乎諛。與其諛而不直。孰若直而弗諱也。予故不自揣。斷然勇往。直書而弗少諱。庶幾不負董狐之旨歟。

一斯編體裁。一倣石津氏近事紀畧。以叙述自戊辰皇軍出征。迄於甲戌佐賀賊討平。附以征臺畧記。題名焉。曰龍興紀事。今改命曰續近事紀畧者。應書賈請求云爾。

一原稿具有友人其氏評語圏點。刊本宜從不從。但文字有點。頗便乎注目。故今削其評語。特存圏點。要亦為黄口計焉耳。固非以此待大方也。

一以月繫時。以時繫年。麟經以下。編年書法。古今修史者。固不可不恪守也。予著斯編。亦倣其體例。以月繫時。曰春某月。秋某月。以標揭四時。獨迨明治六年。廢陰曆。行陽曆。則止書某月。不復標四時。蓋從近制爾。

菊池純子顯氏識

續近事紀畧卷之一

菊池純子顯　編次

戊辰明治元年春正月。內大臣德川慶喜。率大兵入朝於京師。官軍拒之。大戰于伏水鳥羽兩道。賊軍大敗。先是尾越二侯赴于大阪。勸內府入朝。且曰。公第入朝。不可有所挾。公家有戒心。僕等以二藩兵扞衛之耳。內府內抱狐疑。外表無他。對曰謹諾。二侯復命。實在前年十二月晦也。初內府遷于大阪也。新撰組長近藤勇。土方歲三等。留而在伏水。是以東兵次于伏水者。殆至數千人。田中不二麿詳

其說。德川將吏曰。內府已奉朝旨。入朝在近。今日之急務。在解伏水兵。因反覆陳順逆。將吏服而不用。正月朔日夜。會桑二藩。與德川臣屬諸將會議大阪城。說內府曰。尾越之言。不可信也。主公此行。臣等以死衛之。且此役也。在清君側醜類。而決勝敗於一舉焉耳。內府意於是乎定焉。遂決意入朝。會桑二藩為之前驅。事聞京師。輿論洶洶。朝廷卽命薩長二藩。出兵於洛外。置關于伏水鳥羽兩道。以塞其衝路。伊地知正治。山田某請曰。臣等令人諜大阪。舉動異常。一旦大兵犯關。臣願奉朝旨。得處分之。朝廷卽令曰。內府入朝。不許率大兵。至若會與桑。固禁入京師。其他臨機處變。皆便宜從事。乃部署諸隊。嚴備以竢東軍。將佐久間近江。久保田備前。率三兵隊先發。高松濱田譜第諸藩援之。會桑二藩為之先鋒。取路伏水鳥羽兩道。京軍總六千餘人。東軍號稱三萬。三日。東軍遣使者求開二關。戍兵拒之。使者曰。寡君奉旨入朝。而公等拒之。苟見拒則拒焉。我有兵爲耳。言畢而去。既而東軍重沓逼之。京軍見事急。先發巨熕拒之。東軍亦應之。於是兩軍砲戰。聲震林木。京軍力戰擊之。

伏水火起。東軍勒敗兵。兩道進擊。勢甚猖獗。京軍力拒。迭有勝負。及昏。兩軍交綏。諜報曰。東軍尚在於下鳥羽。卸甲傳餐。京軍卽發襲而破之。東軍狼狽。弃輜重先遁。京軍追躡東軍。戰甚苦。會游軍來援。卒返戰。豨突其中堅。京軍大擾。隊長市木某與大山後藤諸人。勵衆擊其左翼。東軍披靡。京軍乘之。力戰敗之。市木大山皆死之。四日昧爽。兩軍大戰于伏水鳥羽兩道。鳥羽道旁原。多窾窪。京軍設伏其中。而東兵不覺。大舉並進。京軍善戰。山田孫一郎與伊集院某。奮鬪先卻伏水之敵。而鳥羽之

敵銃進不止。總督仁和寺宮。擊錦旗進擊賊。彈丸往往中錦旗。既而篁中伏起攢銃射賊中堅。彈丸雨注。丸無虛發。賊殪者無算。京軍衆之驅突賊大崩。相踏籍遁。火起于鳥羽。賊退保於澱。其將佐久間。久保田皆死之。而官軍亦死傷頗夥。

官軍進擊。與賊戰干澱干橋本。連戰克捷。德川內府。與其親臣數人。弃大阪城東走。

五日黎明官軍攻澱。賊隔橋力拒官軍連發巨礮。以挑城外敵。敵亦應之。彼我砲戰相持不進。賊發槍手百人。伏之蘆葦中。別出銃手挑戰。官軍[illegible]之

不敢進。隊長石川厚狹。自奮曰。視危失機。知人皆笑何。乃率銃手當之。衆皆奮曰。毋令我兵餧敵爭先。繼之。左右伏起。石川伊藤中島等皆死之。隊長柳田某伊集院某等。叱咤勵衆。進衝敵前軍。敵兵辟易。官軍鼓噪奮擊破之。進畧澱城。日已加午。敵退扼橋本。當是時津藩為賊守山崎關門。天使就之。諭以順逆。津藩奉命。悉歸官軍。而賊軍未覺之也。六日官軍進攻橋本敵。先是賊欲以澱城為根據。澱藩拒之。乃退止舍城外。官軍至澱。疑城中與賊通款。詰責甚嚴。澱藩分疏。具訴其事情。以表無他。官軍意釋。卽以澱兵為先鋒。進攻橋本。賊殊死戰。勝敗未決。津兵從山碕陣營。發巨熕。橫擊賊牙營。彈丸破裂。殪者無數。一軍崩潰。走入大阪。先是敗聞日至大阪。至是德川內府。與會桑藩主。及板倉小笠原諸將。倉皇收軍。航海東走。既而大阪城火。九日官軍進入大阪。此役薩長二藩。戰沒者殆三百餘人。盖每以寡敵衆。連戰克捷。故其死傷者尤甚云。然薩長二藩揚武威。亦此役所致。

官軍分兵畧近畿諸藩帖服。近畿大定。

官軍已獲大捷。分遣諸軍。畧定近畿諸藩。帖然[illegible]

圖歸之。初東軍集二條城。公卿憂悸。慮事成起[illegible]下。既而東軍赴大阪。上下降心。相倶賀其無恙。獨隊將伊知地正治。山田市之丞。參謀交野十郎等。胥議曰。今雖皇運禺盛。鯨鯢遠遁。自古受兵于畿內。能得全勝者。不過屈指。彼若集大兵。扼大阪咽喉。絕我糧道。陸軍由海道。海軍要兵庫。我軍孤立。猶鳥在樊籠。與坐就擒獲。孰若預遣兵于二丹。畧地撫民。據以固其本根。是萬全策也。朝廷乃遣西園寺中納言。率精兵三百先發。未幾官軍大捷。不復庸其策。止兵。雖然所在列藩。向背立定。帖然不

動者皆朝廷有人規畫獲宜之所致時人稱廟謨無遺算云初紀州兵在大阪天王寺也及兵起發間使請命於官軍參謀晉議曰紀藩非不辨順逆雖然彼亦敵之戚族向背未易測也為今之計者不如却大阪兵于藩地以無內顧之憂因傳命於紀藩紀人卽收兵而還先是彥根大垣諸藩在於近畿者盡屬官軍至是畿內及關西諸侯盡勤王無復挾異圖者或曰初西鄉隆盛在帷幕首建復古議在振興王政維持國體而用兵革則非其志也其用兵蓋以德川氏議中變出不得已云

是月朝廷削德川內府以下官爵傳令四方布告其罪狀大興東征之師

正月十二日詔削德川內府以下官爵因宣布四方曰客歲德川慶喜之託事退大阪也朝廷遣尾越兩主諭慶喜促入朝欲有所處分而慶喜外示恭順內抱不軌名稱入朝其實犯闕以會桑二藩為先鋒繼之以大兵是其私心誠非奉朝廷則要朝廷也是以官軍拒之於郊遂至須干戈慶喜倔强益發麾下兵抗戰連日發砲於錦旗一敗挫衂之餘倉皇東走其欺罔朝廷驅擾輦下罪惡貫盈天地所不容則大起東征師與汝諸藩兵討罪行罰因任有栖川宮為征東大總督授錦旗節刀當是時諸外國公使在於兵庫者以廿五日發局外中立令布告其人民曰日本國內干戈將起東西吾人民中立不倚毋援師徒毋賣兵器蓋以朝廷與德川氏干戈未定也

二月土州人銃殺佛人于泉州公使怒督責償金官乃捕土人盡處斬事輒平

初政令出自京師布告諸外國人在兵庫者曰今後宜以京師為日本政府外人咸奉命旣而詔曰

頻年我國人民為貴國人所斬殺者不唯十數人其悲痛慘刻有不容勝言者今 天皇新親萬機與天下更始宜下令貴邦內毋令有殺人之害朝廷卽宣布于四方固禁其暴行而邦內人民疾惡外人者益衆二月十五日土州人銃擊佛人十六人于泉州堺浦佛人死傷相半於是佛國公使大怒讓以五事曰政府貴官自詣佛艦宜當謝其罪也曰日本士官不許佩刀入居留地也曰得償十五萬元金曰謝事以政府文書曰捕殺人日本士卒悉處重刑且曰凡決事限以三日卽背約違期

自有處令在當是時朝廷銳意圖治且以彼直而我曲也立聽其所求廿五日悉捕獲土人害佛人者處以死刑事輙平先是宇和島東久世二公赴干大阪宣布各國公使曰頃我日本政府置外國事務局令予曹掌管事務敢請自今厥後胥共謀議事歸干好且　天皇近日將延見公使干京師公使其領之公使曰如聞王旅近日將有東征之舉吾亦且至於橫濱以圖吾民安全　天皇若欲見我輩何不速刻日以辨公事二公曰凡外國人民在橫濱若函館者吾亦保護之萬保無虞幸毋

為意公使等不聽曰當今之時因循彌日則非計之得者也於是朝議遂决入見日定或曰延夷虜於鳳闕恐速物議廟議笑而排之

晦日英佛和三國公使相偕入朝佛和二使入見畢儀獨英使為浪士所襲擊途而還

晦日英國公使入朝塗有浪士襲擊公使傷其衛卒衛卒力拒遂斬浪士以致無事公使不能畢儀半途而還是月朝廷照先朝之例重尋外交遍宣布於四方以令知朝議所向

三月三日英國公使入朝謁見　天皇尋和佛公使亦入朝賜謁見且賀王政盛事改約兩國交誼

當是時畿甸屬無事無復兵革之虞京師士民相慶曰不圖復見耕作熙熙之風矣大久保參與上表曰伏惟鳥羽之役雖官軍獲大捷賊魁東走列藩嚮背未定外國交誼未全宜應以非常之斷行非常之事也恭惟我邦中世偷惰為風其稱　天皇者深在簾內足未嘗踏地九重深邃自與人間迥異其親近辦坐者弗過數人公卿豈非悖天理之甚邪夫敬上愛下則人倫之大道也雖然推尊失道則上下離上下離則下情不達是古今通弊

也故今將改邉幅之舊習施簡易之新政且平安地勢狹隘別為一疆要非基聖猷之地是以今又將遷都於大阪釐革百弊此二者皆今日之急務豈非宜速舉行者邪伏願主上英明速賜聖斷表上舉朝爽然為動其容方今關左遷幸以基千歲不抜之鴻業者蓋胚胎此一議云

是月盡除諸國舊令今布新政於天下先是以二條城為太政官代裁決庶政　天皇臨幸太政官代

天皇大會公卿諸侯誓之曰廣興會議決萬機於公論破舊來陋習基天地公道求智識於世界大

振　皇基。尋策問蝦夷地開拓。
天皇幸大阪。親閲東征海軍。諸道官軍。分道入江戶。
尾藩賜不臣者十三人死。奪十七人祿。以定一藩方
向。
諸道官軍。將分道入江戶。薩州。紀州。長州。藤堂。備
前。佐土原。亀山。水口。大村。因州。細川。越前由海道。
薩長別軍及因州。土州。大垣諸藩。由山道。飛報日
至。江戶。項背相望。德川臣屬譜第諸藩。日相聚首。
以謀議軍事。初伏水鳥羽之役起也。尾紀二藩各
結黨於其藩内。建奉宗佐幕之議。以與關左相應

援。尾侯憂之。卽與其臣小瀨新太郎。田宮如雲。田中不二
麻呂。鷲津毅堂。丹羽淳太郎諸人。傳大義滅親之令。賜死
于首謀者渡邉石川等十三人。褫鈴木成瀨以下
十七人之祿。其他或禁錮。或退隱。輕重各有差。於
是閤藩方向盡定。勤王之志益確。而紀藩在於江
戶者。益主持奉宗家之議。因與德川臣屬相謀議。
近藤勇亦會之。於是諸臣盡集於城中。謀議紛興。
或曰。出兵于箱荷。以扼其要害。或曰。發海軍以擣
大阪。遂以其策。逼於慶喜。至令慶喜憂悶廢眠食。
而慶喜恭順謹愼。確然不動。盡擯斥群議。無一所
采用。獨召勝安房。大久保一翁于其別室。託以密
勿。因自書誡其臣屬曰。毋抗官累罪戾。果抗於官
乎。是猶剚刃吾腹焉耳。遂避城。屏居于上野寬永
寺。賊徒益不憚。人人欲有所圖。私標榜其隊名。走
嘯聚于常野甲信之間。
官軍進擊。入于甲州。畧取其府城。薩長及大垣兵。轉
鬪大破賊兵。
官軍長驅自信至甲。直畧甲府。於是賊徒在於府
城者。設柵於勝沼驛。據山沮官軍。官兵排闥繞從
敵背襲之。賊徹橋築砲墩拒之。官軍砲擊戰未數

合。賊火民舍以禦官軍。官軍辟易。因土別軍從山
上俯擊賊軍。賊軍大敗。斬獲畧盡。遂畧府城。置守
兵赴江戶。是月薩長及大垣兵亦入武州。至於梁
田。擊走賊兵。進薄忍城。初賊兵走於忍。忍藩舍匿
為之應援。是以藩老某自刄謝罪于官軍。一藩悉
屬官軍。山道盡開。督將岩倉公率諸軍。舍于板橋
驛。
德川慶喜遣勝安房。就官軍參謀西鄉隆盛。謝罪於
總督宮。官軍乃止攻擊。
先是總督宮率諸軍。自海道至駿府城。而德川慶

喜屏居上野寛永寺。幽憂弗措、謹慎竢命。輪王寺宮不忍坐視之、與執當覺王院與倶至于駿府、爲之請哀。和宮亦與天璋院馳女使謝罪。使者往還于海道者項背相望。既而官軍先鋒進至品川。勝安房即赴品驛、就官軍參謀西鄕隆盛、具陳慶喜恭順之狀、且請止官軍攻擊。安房曾與西鄕親善。是以安房往來分疏周旋甚力。西鄕乃取決於總督宮、令効謝罪之實。安房即奉命、具狀奉呈西鄕啓之總督宮。總督乃與參謀會議、傳令于諸軍、以止攻擊。於是官軍入江戶者所在屯集。

夏四月、勅使入江戶城、傳宣收城郭軍艦銃砲、定罪宥死。賊徒憤恚、相率走東北。

四月四日、勅使臨江戶城。德川臣屬洒掃道塗、盛服邀之。田安中納言拜迎勅使。宣曰、盡獻城郭兵甲、毋有所畜積。曰佐慶喜抗官者、盡減死一等。曰宥慶喜之死、幽之於水戶。中納言奉命。賊徒等聞之、內不能平、相率走于東北、居三數日、慶喜去赴水戶。先是松平容保走其國邑。板倉伊賀・小笠原壹岐等伏匿東北。凡德川氏譜代諸侯留在於江戶者、或赴京師、或逃采邑。至是府下一空、非復前日之比。初會津藩士與脫賊兵隊横行於兩總・二野之閒、馳說諸侯、煽動土豪、所在屯集、大募金穀。結城領主水野日向應之。其臣小幡兵馬以下六十人首唱大義、奉其嗣子迎官軍、逐日向及脫賊。既而日向再誘脫賊、俄起薄城、殺小幡、逐義黨、城遂陷。嗣子某走投官軍。賊勢甚銳。當是時、彥根及諸藩官軍悉在宇都宮。賊軍皇張、進薄宇都宮。飛報至板橋。參謀香川敬三與有馬祖式・上田諸將率見兵三百、進抵千住。偶賊別軍在流山。官軍進擊急襲、破之。賊不能支、爭弃兵器而遁。官軍追躡

擒賊魁近藤勇、檻送板橋。勇頗有驍名。丁卯冬德川氏遁于大阪、勇率諸軍、戰于伏水、遂止而沮絕官軍往來。及師起、屢與官軍戰。銃傷其股。既而賊軍敗走、相偕赴于江戶、煽動德川臣屬。又赴甲州、聚其土兵、拒官軍於勝沼。不利、匿江戶。至是官兵徇之於軍門、馘首而送京師、梟于三條磧。蓋勇近年在京師、爲會藩主謀故及之云。官軍已平流山之賊、香川祖式等轉戰抵下野、攻結城。賊皆弃城而走。祖式卽與須坂藩兵代據城。香川及諸隊長與彥根兵至宇都宮。賊將大鳥圭介率諸軍攻結

城遂拔之結城悉為賊巢穴官兵走宇都宮十七日大鳥圭介率兵二千進抵小山驛連擊官軍彥根秋元大垣笠間之兵邀戰不利賊縱散兵狙擊官軍官軍不能支長州隊長南部某秋元隊長石川某死之日昳官軍收兵舍宇都宮賊亦退于杤木驛此役彥根兵死傷尤衆

賊將大鳥圭介陷宇都宮官軍力戰迭有勝負

十九日黎明大鳥圭介率諸軍攻宇都宮松本黑羽根笠間壬生土岐岩村田須坂彥根大垣宇都宮各合兵拒之城外賊兵奮鬬官軍不支退據城

此時賊分軍由鹿沼進會藩亦由三王嶺齊進薄城砲聲雷轟山岳欲崩官軍辟易弃城而走藩主微服遁館林先是板倉伊賀降於彥根軍在宇都宮城中及城陷賊兵奪之宇都宮全為賊有大鳥圭介頗有軍畧善用兵操縱如意進退可見不唯臂使指且其所領兵卒訓練有素皆佛人所指教是以部下精鋭所向無前官軍大窘皆畏大鳥以為隱然一敵國云初小山武井兩驛之戰旁近諸藩應官軍者率皆用甲冑劍鎗故每戰不利要衝地往往為賊所據至是飛書報板橋及江戸朝廷乃遣薩長大垣土州因州之兵援之廿二日合諸藩兵昧爽官軍攻宇都宮賊距城里許出拒官軍官軍邀之安塚賊潛兵由間道直襲官軍後彈丸雨注軍大亂薩長別軍在雀宮者聞急馳至軍復大振協力擊賊賊兵大崩退據明神八幡二山官軍合擊四面齊進攢銃彈射硝煙蔽天兩軍晦冥不辨人色日加酉賊兵堅守益擊官軍官軍死傷不暇指屈因州隊長河田佐久馬憤恚曰以烏合流賊據蕞爾孤城衆喪我兵卒是武夫所慚何不迨日未沒殲滅斯賊陷斯城耶叱咤勵衆鼓勇而

先登因兵殊死肉薄登城直拔其一角當是時全軍攻擊勢如風雨賊軍辟易據城及二山者一時魚潰潰圍而走日光官軍遂復宇都宮城而日全奠矣此役旁近脫賊盡集宇都宮賊勢尤猖獗是以官軍頗苦攻擊云既而大鳥圭介在日光近旁屢出兵抄掠土州兵邀之今市互有勝敗賊又屢不利大鳥乃率見兵數百人走投會津先是德川麾下脫賊別據上總木更津盛峙糧餉總督宮遣諸藩兵擊之賊兵進次舟橋當是時備前兵在八幡藤堂在貝塚筑前在行德佐土原在鎌谷與賊

對壘相持未戰。
閏四月官軍大與賊戰舟橋。既而賊軍敗走上總。盡平。

是月十一日黎明賊兵不意襲藤堂備前營。二營倉皇不知所出。賊兵乘之。縱横砲擊。官軍大敗。賊兵尾擊。追至市川渡。官兵爭舟溺者無數。佐土原兵聞砲聲大起。猝發鎌谷。賊分軍要之於塗。佐土原兵伏散兵於麥圃。狙擊賊兵。賊殪者無算。因發臼炮。悉走其殘兵。當是時賊牙兵破八幡貝塚官軍退次舟橋。傳餐佐土原諜而知之。分兵為三

隊。一由海路。一由本道。一由間道。三方進擊。徑襲舟橋。賊軍狼狽拒之。偶筑前藤堂備前兵亦馳至會之。裏賊兵前後擊之。賊殊死戰。官軍縱火燬其巢窟。烟焰漲天。賊軍潰亂散走四方。未三數日。上總脱賊盡平。

朝廷勅田安龜之助。續其宗家。三條左大將傳宣收城及兵器。賊徒益不懌。遂據東台。

三條左大將。為關東監察使。東下在江戶。　朝廷乃勅田安龜之助。續其宗家。左大將傳宣。蓋以德川慶喜。謝罪之實明確無可疑也。然而封額未定。臣屬洶洶。議論紛興。未知其孰勝。初勝安房屢往來官軍。脱賊以謂是左右賣國者。有私圖。刺殺之者。既而朝廷收城及兵器。賊益不懌。所在蟻屯。以集黨與。自號曰彰義隊。遂據東台。東台原稱忍岡。倚高置寺。林木翳薈。岡阜隆然。頗為勝境。即德川氏兆域之所在。而輪王法王居之。先是德川氏之寘皇族于寛永寺。或曰備緩急也。是以賊徒欲擁法王圖事。執當覺王院粗涉書史。號稱通曉理義。私議朝旨。賺法王。以招納賊徒。於是會津。及關左豪族為之應援。賊勢益盛。峙糧仗。繕甲兵。凡脱兵

逃卒。奴隷輿臺之失其首領。以潛匿市井者。爭來投之。以為一時糊口之淵藪。瓦合烏集。無復統紀。其横行市街。帶長刀。穿高屐。偃蹇倨傲。務張勢威。當時官兵袖着片錦。以為徽識。路人窃目之。名曰錦切。錦切猶云片錦也。賊徒遇諸塗。詬罵百端。頗極醜詆。或至逼刄之。官兵為其所傷害者甚多。是以彰義隊名。大震府下。官兵憤懣。請誅鋤之。朝廷令德川氏諭賊徒。解其兵備。賊徒不聽。朝議又名法王諭之。覺王院拒之。不遣。朝廷終下追討。令大村益次郎部署諸軍所向。薩州。因州。肥後諸隊。

由湯島長州肥前大村佐土原由本鄉藝尾紀筑諸藩各由別路賊徒聞事急五月十四日脫隊進者數百人十五日黎明官軍鼓噪分道進擊傳東名黑門賊徒各被酒出門豨突官軍辟易不敢復薄會大霧雨官軍衆之發臣熕破其一角賊徒大崩覺王院度事不集乃奉法王先遁當是時賊徒數百人尚據山王山叢銃亂射俯擊官軍薩兵力戰緣樹而登焉賊徒善拒彈丸雨注丸無虛發殪者無算伏屍相枕官軍益出生兵擊走山上敵敵退保伽藍官軍萃焉縱火燬之烟焰漲天賊徒奔

潰官軍追躡擊而殲之伽藍火益熾及夜不熸府下騷然無幾而寢從是人皆懼錦切相指目避之錦切之威輝四方云

朝廷定德川封額併駿遠奧羽之地賜七十萬石奪諸臣官爵賊將林昌之助率脫兵據函嶺官軍擊卻之。

初德川氏封額未定諸臣等私相議擬曰且賜三百萬石或曰不過封二百萬石及令出相鄂昭曰彰義隊等實誤國事矣先是賊將林昌之助與脫兵相謀率兵數百去其領邑至是據函嶺要害朝廷即遣監軍中井某三雲某於小田原以其藩兵討林等小田原藩私援林等逐三雲朝廷即發諸軍問罪於小田原小田原恐怖不知計所出刑首謀者以討林等請哀於朝廷林等航海走于奧羽朝廷因削小田原封額於是關左八州畧屬平定

朝廷特旨收錄德川諸臣傳旨於德川氏德川諸臣相率歸順是月官軍攻白川城不利遂轉戰入越後取長岡

先是官軍大舉攻會津加州尾州薩州長州越前松代松本之兵由越後口薩州長州別軍與大垣

忍之兵由白川口於是德川脫兵與會津仙臺棚倉中村之兵相俱據白川城官軍力戰殺傷相當遂拔城畧地既而賊復大舉薄城官軍不支弃城而走賊復奪城據之當是時水戶姦黨市川某朝比奈某等率其藩兵四百投越後之賊賊據長岡城勢日猖獗官軍先擊小千谷之賊走之寘兵各所或阻信濃川或扼榎嶺而榎嶺尤屬要害左臨信濃川右接金倉山賊兵據之路梗不通至是官軍擊走之四方官軍遂薄長岡賊軍連戰迭有勝負居十日賊又大舉圍榎嶺薩州長州土州上田

諸軍堅守之。賊即絶官軍援路。官軍孤立無計所出。參謀黑田了輔山縣狂介等以河東精鋭擊賊腹背。蹙之。隊長三好軍太郎。堀潜太郎。竹田十左衛門等率長州及高田兵二百。乘大霧。衝救濟千曲川。適霖雨彌旬。河水大漲。舟殆覆没。極力救之。壘。得達岸。直上陸侵賊壘。賊兵狼狽。弃守而走。官軍即奪其巨砲。用以擊賊軍。殪數十人。會薩州及諸藩之兵。由植下村。亂流而濟。亦破賊。皆走之。既而諸官軍皆濟川。與榎嶺妙見口官兵皆馳向之。賊軍大亂。官兵鼓噪乘之。賊遂燬城。拉長岡藩主。

從間道走。杤尾。午牌官軍陷長岡。先是白川敗聞。至于江戸。朝廷即遣因州。備前。大村。柳川。佐土原。笠間之兵援之。於是諸軍大擧復攻白川城。賊軍辟易。盡弃糧仗走。

六月官軍陷白川。遂分兵攻棚倉城。

官軍已拔白川城。嚴脩戰備。日議向會津。賊軍據棚倉岩城平二城。堅守不屈。官軍即分兵為二隊。一由畑驛。一由本道。廿四日昧爽薄棚倉。砲戰半日。城遂陷。於是賊精兵悉集平城。勢尤猖獗。官軍殆為之所沮。初官軍拔白川城。道路險悪。先據之者。則攻守兩有利。故兩軍大爭之。迭有殺傷。

秋七月。參謀河田佐久間等率諸藩兵圍平城。攻擊累日。賊不能拒。遂火城東走。官軍與賊爭長岡。屢為賊所敗。後再取長岡。悉誅其黨與焉。

官軍決策攻平城。先部署諸軍所向。因州。柳川。佐土原。備前由湯本口。柳川別軍。薩州。長州。大村諸軍。由小名濱。十三日質明傳平城。賊兵偵知之。距城里許。設土豚。築砲臺。以為防禦計。因州。柳川以下兵奮擊走之。直薄城。賊又設關門于城外。擶銃拒之。柳川兵力戰。遂破關門。薩兵亦陷外郭。當是

時。賊軍隔橋砲擊。柳川兵百五十人。潛緣橋架。突進犯賊右翼。橋上官兵亦乘之。賊軍披靡。退保于城。諸軍悉圍之。賊亦力拒。兩軍砲聲。攻擊如雷。山岳欲崩。日已暮。官軍即謀再擧。寘兵于城外要地。夜已三鼓。于城火起。官軍馳集之。賊悉遁不復留隻兵。蓋前日戰。賊極力防禦。是以彈丸硝藥悉為匱空。未半日。官軍潮湧蝟集城下。賊度不可拒。燬城東走。官軍盡略其地。取之。平城之地。山峻谷邃。號稱與羽要衝。便於守。而不利攻。故此役官軍死傷尤夥云。當是時。征討總督仁和寺宮。率諸軍在

越後口西園寺壬生二卿從之官軍悉據長岡起塹柵其近旁以為應援賊亦築堡塢分德川會津米澤長岡之兵守之梗其走路於是日夜砲擊勝敗未決廿四日官軍會議攻破賊塞尋且向會津部署諸軍所向是時官軍別發大艦抵于新發田治下總軍且以明曉發軍假寢俟旦賊軍偵而知之夜半出精兵擣其要衝鳥銃連射大敗官兵追北逼長岡官兵在於長岡者聞砲聲甚盛皆相謂曰是我兵發號砲也人皆起結束既而所在火起砲聲漸近諜報曰賊來侵也言未畢賊兵驟至徑

薄官軍官軍大崩賊軍追躡追北擠之於川官兵死者無算既而天明賊軍遂復長岡初官軍攻畧長岡治下市民常通款於賊軍日報知官軍情狀此役首為內應賊軍每戰獲奏奇功者蓋為之耳廿六日官軍分兵為二一則卮傾嶺妙見坂一則卮信濃川西南築砲臺於河岸與賊交戰賊軍大舉且濟河薄之官軍防禦甚苦或曰暫避銳于三國嶺以邀擊勞是全勝之策也參謀山縣某曰當今之時退一步則增賊勢進一步則折賊計一步進退係全軍勝敗安以一挫衂失軍機之為哉吾

聞白川口官軍畧其地方日入奧羽者不暇救與意者奴輩必顧其後勢不能持久諸君其勗之遂決攻擊策當是時賊皆狃前日之捷不復設備廿九日官兵乘大霧由妙見口潛窺賊營賊兵困臥官軍即以短兵逼之縱橫驅突斫賊數十人繼以銃手蹙之賊兵辟易一敗塗地既而官兵四集吶喊逼長岡賊軍大敗官軍追躡縱火所在賊益亂爭棄城走官軍遂取長岡捕市民通賊者盡誅之以徇軍門長岡地方自五月屢罹兵燹城郭市街延燒畧盡蕩為荒野

續近事紀畧卷之一　畢

續近事紀畧卷之二

菊池純子顯　編次

秋七月改江戸爲東京征討都督九條澤醍醐諸卿率兵在奥羽諭以順逆諸藩疑懼弗服逆徒殺官吏以煽動諸藩

先是征奥都督九條澤醍醐三卿率薩長兵八千人已在仙臺以指揮地方諸藩而諸藩往往抱疑懼不奉其指揮獨秋田津輕生駒諸藩一意歸嚮初會藩鎖四疆脩兵備庄内亦爲之聲援於是秋田生駒之兵屢與庄内交兵秋田生駒毎戰不利

既而徳川脱兵與仙臺庄内進入秋田遂薄其城秋田不能自保即報急於九條氏先是仙臺米澤二藩奉命征討會津出兵其國疆會津奉書以請哀於二藩二藩即解兵備會南部丹羽三春以下十藩于白石身親執牛耳連署請宥會藩弼亂參謀不聽曰令會藩誠謝罪宜當納城及兵杖以表恭順之實然而出兵於隣鄉盛設防禦策以抗官軍外示恭順而内包藏禍心安在其爲謝罪邪不知諸藩亦以爲何如邪且又聞之仙臺以下諸藩與於賊者日月盛熾因卻書不省更出兵討會津仙臺米澤諸藩素不服官軍藩士咸憤怒曰督將許納而參謀等壅蔽之此挾朝廷以逞已威也專恣如彼勢不可不誅也遂要殺參謀世良某鳴罪以煽動南部諸藩諸藩動搖即謀與俱援會津九條以下諸卿即去仙臺至盛岡盛岡素勤王兵士等奉九條醍醐投于秋田時澤公在秋田於是三卿會議發間使報急江戸朝廷大驚削仙臺諸藩主官爵下追討令先是輪王寺宮與執當覺王院脱走在於仙臺仙臺藩奉之同盟諸藩勢益振遂拒絶官軍駸駸逼秋田秋田孤立城陷在旦暮既

而薩州土州佐賀島原平戸之兵至秋田官軍又大振先是九條以下諸卿在於奥羽具嘗艱苦至是衆皆帖然殆乎有同生之槩也秋田官軍既已獲勢援日攻畧其旁近近郡悉定諸道官軍亦深入敵地遂畧取二本松及三春而仙臺南部米澤庄内之兵屹然對峙與官軍相抗官軍健闘遂入仙臺進取駒峰是時諸道官軍亦分兵擊南部米澤庄内賊軍倔强官軍屢不利居無幾白川口越後口賊軍悉敗官軍長驅進逼仙臺

八月號加陽宮位記徳川慶喜奏請徙駿府朝議聽

之。

初德川慶喜。走於關左。加陽宮。欲私有所圖。與關左通聲息。發聞使動慶喜。慶喜卻之不報。至是事覺。謫於安藝。德川慶喜之屏居水戶。四鄰近邑。干戈未弭。相訛傳云。脫賊且奉戴慶喜。以圖事。慶喜憂事變不可測。奏請徙駿府。朝議聽之。至是慶喜屏居駿府。

榎本鎌次郎。松平太郎。荒井郁之助等。率回陽。回天。蟠龍。神速。長鯨。大江。鳳凰。七艦。脫品海。

初朝廷收德川氏軍艦。榎本等哀訴不已。朝廷乃

續近事紀畧卷二　三

收富士山以下四艦。特賜開陽丸數艦。榎本原熟操艦。部下士官。亦訓練有素。且其所率開陽丸。架大礮二十六門。蒸氣力兼四百馬。堅牢壯固。號稱本邦第一。是以衆皆依賴。常不懌主家恭順。其三兵隊脫江戶。榎本等在品海。潛助其計議。至是聞奥羽諸藩相蠭起。爲謀曰。以此艦戰。雖傾海內兵。不足慮也。以此兵橫行海上。以爲陸軍應援。則大事可集也。因托名于鎮撫。留書而去。德川氏走輕舸急追之。弗及。朝廷以書辭頗悖慢。讓之德川氏。德川惶懼。不知計所出。朝廷卽擬榎本等以海盜。遂布告外國公使。嚴禁其交通。又令天下。毋予糧餉。

是月。官軍入會津。攻若松城。

當是時。官軍已據二本松。分兵攻仙臺以下諸城。而不復問會津。是以會津益嚴守備。分布脫兵梗塞各路。參謀伊地知某與板垣某相議曰。譬之草木。會津根柢也。仙臺諸藩枝葉也。今伐其枝葉。而舍其根柢。隨伐隨萌。則非計之獲者也。不如弃其枝葉。以動根柢。根柢一枯。則枝葉立枯。必矣。且若松之城。自今以往。不出三十日。深雪冱寒。不輙得

續近事紀畧卷二　四

進。軍時機一失。則無爲已。卽留諸藩兵於仙臺。遂率薩。長。土。大垣。大村。五藩兵。以八月廿日。發二本松。向方成嶺。嶺屬會津二本松封疆。先是賊軍築砲臺於嶺上。至是發巨砲。拒之。官軍一戰走之。廿二日。官軍拔猪苗代。賊預撤橋。絶其往來。官軍輙作假橋渡之。擊瀧澤嶺賊。亦走之。廿三日。直進傅若松城。卽日拔第三郭。賊軍大驚曰。官軍輙從天飛來也。乃退入城。初會兵拒官軍。會津川庄內藤原。三斗小屋諸口。悉出大兵。備之。獨猪苗代。人皆負其險。僅置戍兵數十耳。故官軍擣虛奪。膽云官

軍已傅城日發巨砲以挫賊兵殲全軍來於是賊出守四境者聞官軍逼城稍稍弃戍入保若松城廿五日黎明城兵發大衆侵官軍官軍敗績死者無算參謀郎令散兵於四方城兵不復敢追既而官兵四萃午牌城兵復來襲官軍官軍亦復大敗會官兵襲城後城兵果擾官兵衆之反戰破之賊軍一敗退是日尾紀肥前兵進由白川口藝州宇都宮大田原兵由藤原口相俱擊沿道賊兵晡時入若松治下是夜三鼓城兵襲官軍營官兵死鬪擊而卻之爾後城兵屢衆夜襲官軍官兵頗苦防

禦當是時官軍由越後口者進向會津川賊阻川拒之連砦八里官軍奮擊破其一方而賊益悉銳力戰道梗不通既而官軍在若松者向賊軍後賊軍顧之越後口官軍擊破之賊兵遂弃守自間道走入若松城

九月官軍拔若松城藩主父子與其重臣諸將出城降官軍黨藩歸順奧羽悉平

九月十日越後口官軍進入若松治下以會諸道官軍官軍勢大振先是二本松官軍進取天寧寺山天寧距城不甚遠可以俯瞰城中於是用野戰砲以亂射城中城中堅守亦應之諸軍謀議別築礮臺于城之東南隅砲擊益急十三日城兵架夜以襲城東官軍官軍原不諳地理一軍崩潰死傷過半且日官軍連發巨砲以彈射城中榴彈雷轟中牙城樓櫓硝烟四迸城兵震死者無數一城為之辟易而城中或放紙鳶游戲自如故示暇餘既而城西官軍偪城砲擊城兵應之殺殪官軍十五日全軍齊薄城從是城兵不復能侵襲官軍參謀伊地知某與山縣板垣諸人相議曰懸軍萬里深入其阻而曠日彌久變或生肘腋未可測知也何

不凌城踰壍以決勝敗於一擧因疏行首部署諸軍所嚮先是米澤藩降官軍官軍命以追討先鋒進攻城於是城兵大失救援兵勢寖衰初官軍從二本松直逼城下出其不意賊軍狼狽不暇脩守備是以糧餉不支且以東北諸藩屢失利將乞降謝罪十九日會藩手代木某秋月某發使者詣米澤營米澤避嫌疑縛使者送諸土州陣營土兵廉問獲其實參謀相議曰藩主父子宜當詣軍門降也城郭兵仗宜當獻官軍也授事剋日而後還使者使旨反命會藩奉命廿三日藩主父子及其世

臣等出城。悉降軍門。獻城及兵器。此時會藩重臣其愧憤其敗亡。手刄妻孥。以自殺云。後五日。仙臺。南部。庄内諸藩亦降。既而南部藩復畔。官軍討平之。先是若松城之降。水戸姦黨市川朝比奈等。率其黨數百入水戸。而正黨拒之不納。殺傷過當。互有勝敗。正黨訴之朝廷。朝廷即發近旁諸藩兵討之。姦黨大敗。市川朝比奈僅以身免。伏匿下總成田近旁。正黨諜覺之。捕而斬之。初官軍攻若松城。以地方險峻。不能運轉大砲。皆用十二斤砲。是以環攻累旬。頓大兵於孤城下。其不得速奏功。蓋為

之爾。雖然東征之役。奥羽諸藩。率皆慣用解邉留銃。而官軍多用後裝銃。是其所以兵鋒無前所向克捷也。

廿二日。以　天皇誕辰。停刑戮。賜酺於群臣。爾後以此日。為天長節。令海内衆庶奉祝其嘉節云。尋改元明治。

詔曰。自今一世一元。以為永制。四方其體之。

冬十月　天皇行幸東京。

是月三日。　天皇行幸東京。有栖川帥宮。以東北畧定。奉還錦旗節刀。　天皇優詔。賞其功勞。其他諸將亦賜物有差。因詔議東北歸降諸藩處置。

十一月。處分東北諸藩。曾抗　王師者。

召會藩及仙臺米澤諸藩主於東京。尋幽輪王寺宮於西京伏見宮第。板倉父子。及其他脱兵皆囚而幽之各所。

十二月。論東北諸藩之罪。削封宥死。各有輕重。

特詔減會津仙臺米澤以下廿三藩。主死一等幽諸各藩。削仙臺米澤以下封三分之一。令同姓襲封存祀。又分陸奥為五國。曰磐城。曰岩代。曰陸前。曰陸中。曰陸奥。分出羽為二國。曰羽前。曰羽後。明

年特賜陸奥斗南地三万石于保科氏。以存其祀。於是天下之事。畧屬平定。

詔岩倉右兵衛督。諭英佛米蘭伊孛六國之公使。停局外中立令。大購求外國軍艦兵器。

以東北諸藩悉歸順。天下畧定。朝廷乃作書。予英佛以下六國公使曰。今者奥羽背藩。與北越脱兵。改圖謝罪。崩角歸降。絶無復衡行之賊。故自今厥後軍艦兵器。可以貸。可以販。唯其所購求。勿敢或異議。公使等獲書。會議累日。遂令其人民。發局外中立之令。於是諸外國聽販賣兵器。我政府新獲

甲鐵艦。甲鐵艦者。徳川氏曾自米利堅所購得。今年夏初來於横港者。其初來也。政府欲收用之。米人揭其旗章。固守局外中立。令不輙許與之。至是政府説諭。始獲之。蓋我邦軍艦。以開陽丸為第一。今至獲甲鐵。其堅牢無比。或出其右。

天皇再還幸西京。榎本鎌次郎。大鳥圭助等。率脱兵取函館。遂長驅陷松前。

先是榎本鎌次郎。率軍艦在仙臺。及東北諸藩盡請降。無復容身之地。大鳥圭介。亦率脱兵去。會津走仙臺。遂投海軍。於是二人相議。欲先取函館以

為根據。即發仙臺。至鷲木港。港距函館十里。時函館知府事。清水谷侍從。在龜田五稜郭。佐竹。津輕。松前。大野。小倉。福山兵屬焉。以分守各地。既而聞脱艦逼函館。又弃五稜郭。退函館。遂走津輕青森。遣判事堀某。報急東京。賊陸軍上鷲木港。分兵為二。一則向函館。大鳥圭介將之。一則向嶺下。某々將之。官軍邀擊卻之。大鳥聞之。遣生兵赴援。遂破官軍。當是時。賊將校土方歳三。亦率兵。由鷲木港。踰川汲嶺。間道赴函館。攻畧地方。擄大野文月二邑。官兵邀之七重邑。大破賊軍。無幾。賊又大擧來戰。官軍力拒殪賊隊長大岡某。諏訪部某。賊尚不屈。挌鬬數合。遂大破官軍。官軍死傷過半。賊兵乘勝。遂拔五稜郭。於是脱艦回天蟠龍二艦。在鷲木港者。皆入函港。先是官兵與知府事某。同走青森。故函館一空。不復見官軍隻影。賊兵上陸。遂取函館。尋開陽丸諸艦。亦入函館港。則推永井玄蕃。權為函館奉行。布告居留外國人。約與裁決事務。此時賊水軍率蟠龍艦。進白津洋。薄松前城。松前兵從各所砲臺砲擊。蟠龍艦。蟠龍在灣中。馳騁縱横。左右應之發榴彈。毀礮臺。而陸地砲擊益急。飛丸

中其舳艫。脱艦終不得近城而去。既而賊軍海陸並進。大鳥土方等將之。進逼松前。松前兵嬰城力拒。而藩主在江刺。隊長安田某。自知勢不可支。勸藩主避兵他國。同藩士。鈴木織與田崎東。恚其偸安誤事。自抵江刺。逼殺安田父子。闔藩騷然。賊兵乘變。徑入城。松前人田村量吉。燔城拒戰。卒死之。松前悉為賊有。賊軍傳松前城。至此歷五日云。賊軍已取松前。更欲取江刺。海陸協力。一由松前城。取路於本道。一由五稜郭。進軍於間道。榎本等別將海軍。自乘開陽丸。督水師。直抵松前港。下錨江

剌海口。先是松前藩主。與其臣屬七十人。去江剌走津輕。賊海軍輙上陸。取江剌。以竢陸軍來。此夜風濤大作。軍艦掀飜。纜為之斷絕。卽倍蒸氣力。且避暗礁于洋心。既而風益烈。濤益激。軍艦忽為暗礁所觸擊。賊衆失色。函館賊兵聞事急。發回天神速二艦救之。二艦為暴風所阻隔。不得輙近。栽轉海路而去。榎本等居開陽艦中。凡四日。而風徐定。卽挈兵器上陸。後經十餘日。全艦盡破碎。兵賊軍歎惜。如闇夜滅燭云。當是時。官軍設關于小沙子。及稻倉石。要害守之。賊將土方歲三等。率兵數百

一鼓走官軍。轉戰遂抵江剌。賊別軍由間道進拔稻倉關。直逼館砦。官軍固關砦門。發大小二砲拒之。賊以踰越險阻。不能備大砲。獨以小銃接之。忽有二賊兵。馳騁如飛。潛身過門扇下。從内開之。以導賊兵。賊兵吶喊闖入門内。官軍力拒。部伍大擾。紛拏狼狽。殆乎不辨彼此。官兵三上長順。右手揮刀。左手持狙。與賊隊長伊奈誠一相輅。遂斫伊奈。賊橫田某。提短銃。馳而救之。又斫之。又有二賊。奮槊從後鏦三上。三上遂殪。當是時。官軍敗績。賊盡拔諸砦。自本道進擊。會賊別軍亦集。遂合兵赴熊

石。熊石亦不見官兵。賊軍再還五稜郭。於是軍艦礮臺相俱連發空砲。蓋祝畧取其地方也。榎本等遂見函館在留各國領事官及英佛船將。告已裁決港内事務。英佛船將居間。欲請我政府解兵從容慰籍。榎本等榎本等謝其厚意。因曰。願得擁立德川氏一血族。開拓蝦夷。世世子孫。掌管北門鎖鑰。卽作書价英佛船將。呈諸政府。既而賊兵等。權議置其首長。令群衆公選之。乃推榎本鎌次郎為總裁。松平太郎為副總裁。荒井郁之助為海軍奉行。大鳥圭介為陸軍奉行。盖準擬米利堅合衆國

公選之例。以衆望定之也。遂以五稜郭為本營。函館松前江剌皆置奉行。以綜理地方庶務。先是朝廷聞脱賊據有函館地方。令德川氏討之。德川慶喜請自往討之。朝廷弗許。更命水戶藩主討之。至是朝廷覽榎本等書辭無禮。益怒。大令天下征脱賊。當是時。賊軍已失開陽丸。兵力為之削弱。政府獲甲鐵艦。水軍大振。

是歲著日誌。梓而頒布天下。令衆庶普知政令所由。

又造楮幣。

盖以國用不給。新造楮幣。以明春布行海内。又與

伊斯波尼亞國結條約。令英人築各地海港燈臺。以便航海鍼路。

己巳二年春正月。近畿關西諸侯入朝賀正。

是月五日。浪士某殺横井參與于退朝之塗。無人知其故者。或曰横井氏居常有變更政體之說。其嫉惡之者。誣以耶說。故浪士信其說。以致有此事云。

二月。設公議所。徵諸藩士。為議員。縱議政道。後改曰集議院。蓋戊辰更始際。既廣興會議。決萬機於公論之 敎誓也。

廢撤函根以下諸道關門。以通行旅。尋允發行新聞誌。又除磔罪火刑。

三月。設待詔院。以納衆庶建言。後設之集議院中。

天皇再臨幸東京。遂發水陸兵。討函館脫賊。先是名公卿諸侯于東京。至是四方牧伯皆會萃輦下。朝廷因諮詢政道基本。蓋亦採其公論。爾既而盡罷就國。從是 天皇永駐蹕于東京。人皆以知內旨在遷都云。當是時。朝廷方討伐函館脫賊。宣布諸外國公使。盡避在港外國人。海陸官軍並進。伏水親兵及函館府兵。其餘薩州。細川。長州。備前。水戶。藤堂。久留米。福山。弘前。松前。大野。黑石。諸藩。陸兵凡六千五百人。分日向函館。水軍則品川四方一。土方堅吉。赤塚源六。中牟田倉之助。岡啓三郎。石川貞之丞。山縣久太郎等。率甲鐵。朝陽。春日。丁卯。陽春諸艦。先發甲鐵。丁卯。春日諸艦七隻。達于南部宮古港。函館賊兵聞官軍大舉來討。卽計議決策。遣荒井郁之助。將回天。蟠龍。高尾三艦。先發函館。廿五日質明。軍艦一隻。揭亞國旗章。破浪疾來。吾軍以謂是外國船。而不復加意。既而其艦窺我無備。忽撤亞旗。揭國旗。發巨砲。直衝甲鐵。

我艦始知其脫艦回天。相視愕眙。急加炭火於蒸瀛鑵。不暇運轉發砲。賊兵大塚某。野村某。揮刀豨突。跳入甲鐵艦。官兵品川某。土方某。脇某等。揮槍輅之。立殪賊。賊船將甲賀源吾。倚回天艦甲板。發五十斤砲。中於甲鐵甲板。官兵多死傷。既而諸艦四萃。爭砲射脫艦。彈丸霰集。甲賀左右指揮。善操船。是以回天艦縱横馳驟。不唯手足。官兵或用小銃狙擊賊將。傷股及腕。甲賀弗屈。益勵衆力戰。官兵擊殪之。賊兵褫氣。脫港而走。我艦追躡弗及。此役。賊兵欲奪甲鐵艦。凡海軍揭他邦章旗。及港

内戰令揭自國旗章者則海軍之法常所施行故
賊兵用之回天艦以襲擊我也初回天諸艦之來
函館也蟠龍高尾爲風濤所沮隔漂于海上高尾
艦亦傷損其機關泊宮古港不能進戰船將古川
某與其僚屬七十人縱火於艦上陸降于森岡藩
是日官艦追回天艦途見高尾近而視之火發於
艦內不復見隻兵乃棄之去於是官艦相約直向
函館賊兵卽勒回天蟠龍千代田三艦日夜巡視
函館港內以備非常又分陸兵守五稜郭函館松
前福島之要地乃布告事於在留外國人避兵於

他邦四月長陽諸艦亦至奥羽遂與甲鐵春日陽
春丁卯諸艦以其八日發青森九日黎明過江刺
上陸兵于乙部村陸兵直上山據要衝賊聞官兵
悉上陸率兵來戰官兵據高俯而擊之官艦亦橫
砲擊賊兵賊兵一敗退隔川戰官艦轉逼江刺賊
兵駭顧遂走松前官兵進取江刺十一日官軍攻
松前城分兵爲二一由江刺口一由鷄邑口當是
時賊軍且復江刺大呼豨突直衝官軍官軍逆戰
賊兵剽悍善用銃鎗官兵死者無算爭棄兵器遁
唯別軍進於木古内二股者大破賊兵十三日官

軍乘大霧襲木古内二股之賊營賊伏兵於山間
亂射官兵官兵死鬭不得進既而大戰木古内口
官軍敗績此時仙臺脫兵五百人來投賊軍賊軍
大振賊兵在於松前城者聞木古内二股之大捷
大舉且逼江刺十六日晡時進抵清部邑官軍偵
知飛春日艦近陸砲擊陸軍亦應之海陸竝進大
破賊軍斃其士官數十殘兵皆走松前十七日官
軍海陸竝進薄松前城賊據本道拆户砲臺拒戰
狙擊殪官兵數百官兵不能進別取路於山間賊
以別軍邀之官兵奮擊走之繞出拆户後因與本

道兵夾擊之當是時官軍諸艦已逼松前城發砲
擊碎砲臺及城郭賊軍彈丸空匱裝大砲以小丸
防戰甚苦既而小丸亦竭海陸官軍攻擊益急遂
大破賊軍日昳賊終走福島官軍卽取松前城賊
軍尚堅守福島尻打木古内諸營十九日官軍又
冒大霧侵木古内賊營一營踏籍官軍乘之擊走
之會賊兵在尻打者聞木古内之敗襲官軍後敗
兵又戰夾擊官軍官軍敗走賊又復木古内廿五
日辰牌官軍別攻二股口賊兵堅守不屈屢更生
兵來戰砲聲震遠邇日已晡勝敗未決兩軍交綏

廿四日質明官軍率甲鐵春日長陽陽春丁卯五艦進函館港賊軍運轉回天蟠龍千代田三艦輅之砲戰交當海水為之洶湧日加午官艦退休兵既而四面進萃賊艦賊自度其不易當卽預測遠近距離佯退誘官艦港心官艦咄嗟追之於是砲臺彈射距離不誤尺寸丸無虛發中朝陽之甲板官艦不屈挺進逼之而砲臺彈發益劇官軍原不熟操艦是以不能冒險深入遂收軍退是日二股之戰勝敗未決賊兵力戰一銃動至千發銃熱不能把握乃貯水於盤且灌且彈云明日賊兵數百

踰砦侵官軍官軍辟易避之百許步監軍駒井某從山上俯瞰之憤恚不止提手下兵馳而衝賊隊賊兵大擾官軍反擊大破之賊兵敗走退守諸砦此役兩軍死傷者四百餘人監軍駒井氏亦中流丸死廿九日昧爽官軍海陸竝進逼矢不來陸軍亦分兵由兩道進大鳥圭介以見兵五百來戰官兵欲擊賊左翼攀登道旁卯阜賊兵預結柵山腹狙擊官兵官兵敗衂既而官兵奮進大破賊兵甲鐵以下五艦亦近岸橫擊賊軍又發百斤彈連擊碎砲臺賊軍崩潰死者無數遂弃守走集於五稜郭及函館於是水陸官軍進取砲臺尋抵有川

夏五月官軍大與賊兵戰海中迭有勝敗既而賊軍敗衂盡來請降於軍門

是月二日官軍進抵於七里濱及大野邑賊兵衆夜襲七里濱軍營官兵大敗退舍追分明日賊又衆暗侵大野營官軍苦戰擊卻之四日質明官軍戰艦又逼函館賊軍以回天蟠龍千代田三艦逆戰與砲臺相應連擊官艦砲響雷震山岳為之動既而有二飛丸一中蟠龍蒸瀛罐一斃砲臺兵卒數十賊軍辟易從是應擊頓衰以日全昏兩軍收

兵五日黎明官艦皆泊在函館近海忽見一賊艦來近徑馳向甲鐵長陽二艦二艦逆砲擊之賊艦弗應徐進衝甲鐵甲鐵方懲宮古港之變踆巡避之長陽橫擊發砲挑戰賊艦尚未應也終突過二艦間去二艦大怪就而視之闃不見一人機關悉破壞二艦輙奪之賊兵望見相嘲笑曰是所謂死諸葛走生仲達者也蓋昨夜千代田艦衝暗失路誤觸暗礁不能進船將森本某不知計所出倉皇疾呼自壞其機關碎砲門衆輕舸上陸榎本等讓其倉卒誤事罪為水卒士官市川某深愧其失策

自屠以謝罪於群衆云。既而潮至。艦亦隨而浮游。
故漂流以到此也。七日官軍諸艦盡發。有川近海
向函館港内賊兵以蟠龍壞破。不可運轉。寘之砲
臺近旁。權為浮砲臺。獨縱回天一艦。以當官軍諸
艦。時甲鐵發三百斤彈。斃回天賊兵數十。又擊碎
蒸瀛機關。是以回天亦不能縱運轉。賊兵遂上之
淺渚。亦為浮臺砲。射官艦。彈丸適中其艦。官兵亦
有死傷者。是日官艦近逼賊艦。賊艦多用小銃防
禦甚苦。若令官軍攻擊盡力。覆其賊巢。一舉足之
勞耳。唯其不熟水路。遂不能窮擊而止。八日陸軍

官兵。圮于七重大川二邑。時已夜。賊將古屋某。率
見兵三百。發五稜郭。會大霧雨。官兵弛備偃臥。賊
兵衆之。直侵其營。一營大駭。蹶起接之。咫尺暗黑。
不辨彼我。官兵自相刺擊。死傷過半。賊兵奮擊。蹂
躪而去。是夜賊兵大川某亦率兵數百。赴七重邑。
乘風雨縱火陣營。逼之。官兵力戰擊卻之。九日大
鳥圭介。率兵八百。侵七重邑。官兵預設伏于大川
赤川近鄉。覘賊來逼。直起擊之。賊兵敗走。官軍追
躡。以日昏遂收兵還。當是時。官兵大舉。水陸竝進。
四面逼函館。春日陽春二艦。以十一日。昧爽先出

函館。背別發輕舸。進陸兵寒川邑。伏兵於山中。以
蕞敵來。既而甲鐵長陽。丁卯三艦。首尾相銜。以薄
函館前面。是日蟠龍修理竣功。賊兵放之於海。與
浮臺砲墩相應。擊縱橫當之。會山中伏起大破賊
兵。春日甲鐵諸艦。與蟠龍相馳逐。殆乎將獲蟠龍。
而賊將松岡盤吉。善進退軍艦。操縱如意。馳騁合
法。令砲手永倉某。發耶字烈翁砲。榴彈飛擊中長
陽艦硝匱。玄烟騰上。聲震十里。軍艦沈没。不復留
片板。賊兵拍掌連呼曰。快甚。兵官軍飛輕舸。以濟
其溺者。由是賊陸軍回兵大破官軍。官軍敗衂走。

七里濱。蟠龍追躡橫擊之。甲鐵春日見戰急。直薄
蟠龍左右。砲擊殆碎。蟠龍。蟠龍辟易。不能復支。走
遁砲臺下。悉破蒸瀛機。投大砲於海中。縱火回天
蟠龍二艦。上陸遁逃。於是賊兵盡失軍艦。陸軍官
兵無所顧慮。勇往直前。擊破賊軍。護賊魁土方歳
三。及有勇數十人。賊軍大敗。殘兵悉走保於五稜
郭及千代岡等壘。官軍遂復函館。是日官賊兩軍。
鏖戰終日。自卯及酉。官軍復護大捷。十二日官軍
進薄五稜郭。甲鐵艦距郭三十町。連發榴彈。不中。
船將等乃定距離。而後發。為從是百發百中。丸皆

無虛發。壘壁震裂。賊兵死者無數。賊皆為之褫氣。十三日。官兵永山某。自抵辨天臺。喻賊兵降之。賊兵稍稍歸嚮之。或有唱異議阻之者。永山再赴賊營。見榎本說以順逆。榎本頗有悔悟色。憚部下異議。依違不決。特陳謝其厚誼焉耳。從是賊兵脫軍竊通款請降者。日衆。一日十六日。官軍別遣使者。喻賊兵。賊不奉命。及凌辱官使。官軍大怒。即分兵為三隊。自七里濱桔梗野先進。隊長來島賴三率衆直薄千代岡。飛丸中其右股。不顧而前。與樽澤。上山森首藤岩見。白子諸人。或排關。或踰濠。勵衆

進鬬。賊將中島三郎助。倔強善戰。與其二子恒房及柴田朝夷。近藤福西等。上堤力拒。樽澤挺身當中島。七離七合。身被十餘創。流血淋漓。遂殪中島戰歿。是時官兵亦斬中島二子及柴田以下數人。大破賊兵。取其陣營。初榎本鎌次郎。遊學和蘭。藏齎萬國海律全書二卷。至是以兵已敗。不可復為。慨出贈之官軍。官軍參謀獲書大悅。乃與書謝之。曰。本邦無二寶書二卷。惜其歸烏有。辱見寄贈。深荷其厚意。他日。譯述遍布行天下。不獨吾輩幸福。亦天下之幸福。幸勿以為念。因贈五樽酒。謝之曰。

聊以慰將士之勞。十七日。官兵田島敬藏。喻榎本等降之。賊將等且代衆就刑。十八日。榎本鎌次郎。松平太郎。荒井郁之助。大鳥圭介等。咸詣軍門降。尋永井玄蕃。松岡磐吉。相馬主計等。亦降。後皆押送東京。是役賊海軍人人精於學。而其所據地形。亦屬險要。是以官軍大費兵力。然而獨甲鐵之一艦。堅實完固。受萬丸不少動。賊軍亦為之辟易云。初榎本等脫品海。佛人三名俱走。援之。及師將敗。榎本等喻還東京。政府因告佛國公使。禁此輩居留我邦。公使即罰三人。押送之於本國。蓋以其犯中

立令也。

是月。建招魂社于東京番町九段坂上。尋設電信機。以正月三日。五月十五日。九月廿三日。祭祀戰死者。蓋伏水之役。上野之戰。會津之降。以關係天下大事也。尋又設電信機。東京達橫濱。以便公私報告。

六月。詔大論賞丁卯以還有功勞王事者。頒賜兵部卿宮。及太宰帥宮。其餘九條左大臣。澤三位以下卅三氏。島津毛利以下。九十餘藩。西鄉隆盛。大村益次郎以下。秩祿若金帛。尋置左右大

臣大納言。參議之三職自餘悉改官名。蓋以大寶
以降名之與實不相副。更欲撥名取實也。
是歲薩長土肥四藩主上表論。封土不可私有。請奉
還版籍。自餘諸侯亦從奏請之。朝廷不敢輕決。大與
群臣會議許之。
遂改公卿諸侯之稱。名曰華族。又新建置府藩縣。
三治一致之政法。以前諸藩主權充知藩事。以一
變封建割據。從是天下政令。盡歸　王家。烝庶擊
壤永謳歌太平云。

續近事紀畧卷之二終

續近事紀畧卷之三

菊池純子顯　編次

己巳明治二年夏六月。筥館已平。諸將獻俘于東京。
是月。從征細川兵隊。送降俘榎本鎌次郎大鳥圭介。松平太郎荒井郁之助相馬主計等。至自筥館。尋親兵。及備前兵隊。亦押送榎本等手下兵卒六百人。囚之於東京軍務官。
秋七月。改濱殿石室。稱延遼館。以爲外國王族客館。
是月。改公議所。稱集議院。
八月。疆理蝦夷地方。定爲十一國。更稱北海道。

是月。劃蝦夷地。爲十一國。曰渡島。曰後志。曰石狩。曰天鹽。曰北見。曰膽振。曰日高。曰十勝。曰釧路。曰根室。曰千島。
減松平越中。板倉伊賀等死罪一等。幽之各藩。
初松平越中。板倉伊賀。竹中丹後等。從戊辰正月伏水敗衂。所在潛匿。終投脫艦。抵蝦夷。迨事平。至自筥館。自首請罪。是月十五日。減死幽各藩。
九月。山口藩士。神代某等。襲大村兵部大輔于西京木屋街旅寓。傷之。靜間某等。健闘死之。
大村兵部大輔之經理其部下也。抵西京。寓木屋街。九月四日晡時。山口藩士。神代直人。與高知藩岡崎強之助等五人。聯鋒突入其旅寓。遂傷大村。靜間青太郎足立孝之助吉留音之丞。山田善八郎等。會在外。聞變馳至。大與賊鬪。賊遂斃靜間等三人。遁去。後大村病瘡沒。神代直人等之傷大村而遁也。有其黨被重傷而委頓者。直人即奪其首。遺屍而去。既而官吏檢屍。獲尺書於其懷中。蓋數大村專浸淫洋風。牢弗可回也。或曰大村爲人執拗。篤於自信。平素大失人望。是以及之。初大村際會維新之秋。專從事行軍。頗有功勞。是以官悼惜其死非命。爲下褒詞。以旌其勳勞。明年逮捕直人以下與事者數人。悉處之斬。

是月。大論賞文武諸臣有功勞王事者。
十四日。論賞淸水谷公考。黑田了介。山田市之允。增田虎之助。曾我準造以下海陸軍士。八十一人戰功。須賜秩祿若金帛。又別賞島津毛利氏以下。十六藩兵士有功勞者。廿六日。更賞文官勤勞王事者。須賜祿米。三條岩倉二氏。各五千石。中山中御門各千五百石。正親町三條。大原。東久世三氏。各千石。澤氏。八百石。山內氏。五千石。伊達氏。千五

百石而德川正二位松平從二位淺野從二位並進爵一級又須賜祿米成瀨從五位木戸孝允大久保利通廣澤真臣各千八百石小松帶刀後藤象次郎岩下佐次右衛門各千石其餘島義勇北島秀朝土方久元西尾爲忠田宮如雲中根雪江福岡藤次辻將曹江藤新平新田三郎田中不二麻呂神山君風林半七等賜秩祿若金帛各有差

冬十一月賜故仙臺藩三好監物天童藩吉田大八褒詞及祭粢金令仙臺天童二藩世旌表其忠節初監物以客歳正月率藩兵一大隊護衛禁門及

後討會之役起先歸其藩地欲圖報效會國老坂英力首唱異議以爲所謂王政復古要非朝旨以煽動一藩藩士往往信其說討會之議久而不決監物憂憤唱以大義率先極至卒爲闔藩所忌惡擯黜罷其藩政未幾奧羽諸藩同盟之議興焉監物退屏居其采邑官軍長驅由白川磐城兩道藩士欲執監物幽之遣捕吏數人圍其宅會監物病在於蓐徐起謂其母曰兒命已逼矣無復可爲雖然寧死爲忠義之鬼令吾君主再仰白日乃兒死之日猶生之年唯兒先於母死有餘罪願宥之又召其子酉助俊治欣吾三人勗之曰吾今雖死亡如魂氣則未敢不在於此土也吾知自今不出三旬國是一變其歸於正也必矣兒曹努力母令吾志爲畫餅乃賦絶命國歌一首貽之其伯子在仙臺者又命其家奴小寺某以經紀其後事遂從容自刄而死死年五十五時八月十五日也後三十日國論果大變人皆服先見不惑莫不嗟悼者與監物同時有天童藩士吉田大八者亦自刄而歿先是大八以去年正月扈其藩主赴于京師朝廷詔藩主以奧羽鄉導大八東下代藩主奏嗚攻正

歸順說爲莊內藩所擊破城郭蕩盡悉爲烏有大八奮擊不留復其地名振遠邇其年四月仙臺米澤及旁近諸藩會議援會津大嫉忌大八令天童藩逮捕之大八逃亡草行露宿具嘗艱苦而四鄰皆敵無躬可匿終爲所捕縛下天童之獄六月十八日山形嶺岸勘解由秋元鐵輔莅陳說各藩決議逼大八自刄大八神色自若作遺誡及絶命詞以付其幼子終自殺時年三十七大八覃思鈐韜兼邃國史尤精刀鎗之術居常慨綱紀弛廢久而弗振至此二人節烈聞于朝廷厚賜而賞之

是月以蒲生君平高山彥九郎忠慨氣節裨於世教賜饋其孫子旌表閭門

庚午三年春三月山口藩大樂源太郎佐佐木正一等煽動部下剽掠市民官軍討平之乃遣德大寺從二位鎮撫其地方

初方朝廷釐革其藩政頒與資金減省祿秩會年穀不登士民大困兵士以謂是豈上殺下之策耳乃托名攘夷以煽動土人大樂源太郎佐佐木正一等爲之主謀遂剽掠市民設關于要害以遏其藩廳欲悉誅黜其吏士闔藩騷擾知事父子憂其

頑梗不曉躬親臨之說諭百方兵士尚不服分軍部署其所嚮絶藩廳糧道廳吏大怒出兵壓之報事東京而賊勢益張諸藩隊長糾合山口兵卒二月十一日進戰于小郡奮擊數合大破賊兵尋東京兵亦至焉乃執首謀者千餘人處以流斬賊首大樂脫身走九州投久留米藩藩士舍匿之爲官吏所識察島田某殺大樂以滅其口既而事覺郎捕島田及其黨與二十人降爲庶人悉繫於獄

是月東京人高山某等創造人力車

東京人高山幸鈴木德等創造人力車以代便輿人皆便之未幾大布行海內後四年英人居留于清國上海者設之會社購得車數百輛令韃奴運轉之

靜岡藩知事德川家達奉還錦旗

初朝廷委任大政於德川氏賜錦旗傳之子孫至是家達以維新復古之日不容藏置重器奏請奉還之

夏四月凡贋貨幣製于函館平定以前者特赦私造之罪

近時兵革騷擾國家多故姦民投隙贋造貨幣者

日多一日眞僞混淆不暇悉甄別之衆皆苦之而外人爭請弗論眞贋悉以他日換眞金先是薩藩鑄造新貨以爲一時周急計而悔釀成今日之大害上表具陳其情實以謝其犯國禁乃令曰凡贋幣係於函館平定以前之鑄造者一切赦之

是月膳所藩知事本多某奏請廢撤其城郭

膳所藩知事以我邦城郭搆造不爲今日之用建議悉毀之

德島藩士忌惡其支封稻田氏首屬官軍以圖獨立至是毀壞其第宅未幾事得寢德島藩主乃捕其首

謀者悉罸之。

德島藩士。逼其支屬稻田氏采邑。大毀壞其第宅。及旁近家屋。稻田氏族屬廑以身免。投于近藩。具愬其事由。藩內大訌。初稻田氏屬於德島藩。隱然如附庸。對峙不多遜。戊辰之役。別出兵。首應官軍。扞衛大總督。頗有功勞。是以德藩猜忌。私胥議曰。稻田氏將乘時變圖獨立。遂至有此擾。當是時藩主在於東京。遣吏人諭其藩士。不聽。稻田氏遂赴東京。依其藩主。是月盡捕主謀者罸之。或有愧其亡狀而自刄者云。後朝議以戊辰之役稻田氏功

勞尤顯。敕叙從五位。遂併其臣屬。移住于北海道。爲開拓使貫屬。

秋七月。盛岡藩知事某。首辭免其職。建請廢藩爲縣。朝議從之

先是諸藩爭奉還其茅土。而仍任知藩事。盛岡知事。以名實不相稱。首辭其職。充家祿以藩封之十一。挈家移于東京。遂奏請廢藩爲縣。以爲諸藩率先。朝議允之。異日郡縣之制。此藩爲之先鞭云。

是月。薩藩橫山正太郎。遺諫時相書。自刄。官悼惜其忠死。賜金充祭資。

是月二十八日。薩藩橫山正太郎。投諫書於集議院。自刄。其旁近。先是朝鮮亡狀。却我國書。辱我使節。朝廷震怒。欲問罪乎朝鮮。橫山深慨國家疲弊。士氣不振。極諫征韓不可。其書曰。方今朝野主張征韓之說者。紛紜聚訟。不遑口數。盖雖出於忠慨義憤。不可抑遏之餘。要之由不顧名義何如也。伏惟我邦形勢。外雖恬凞。內實有土崩之形。失於虛飾而不見實効。政令煩瑣。民不聊生。是數者皆識者所以寒心憂慮不措也。抑朝鮮蔑視我邦。加我以無禮。由我國威不振焉耳。果令國威光被海外

萬國邪。不用一矢尺兵。九夷八蠻。崩角而降附。何足道哉。不慮於此。輕擧妄動。興問罪之師。苟得志則可。不幸而一跌。不獨億兆苦塗炭。併貽國家之大害。恐非計之臧者也。且夫朝鮮近年。屢與西洋諸國交兵。未嘗不克捷也。由是觀之。豈可與文祿征韓之役。同日而語也哉。夫以豐臣氏蓋世雄畧。尚且破斧缺斨。以逮黷武之嘲。今一二大臣。奮區區微力。欲運之於股掌上。何其不思之甚耶。然則今日之計。宜建之紀綱。以示威信於天下。使國力足備緩急也。安悻悻然問罪於朝鮮之爲哉。橫山

者。則森有禮之伯兄也。
八月。在留各埠支那人。密販買我童男童女。以輸送海外。官捕犯人。嚴禁之。
九月。熊本藩知事建議。請撤其城郭。
是月。熊本藩知事請撤其城郭。乃上表曰。竊惟。自兵制一變。火器盛行。昔日所謂金湯者。今悉爲長物。莫復足用。抑今日之城制。昉於應仁以還群雄割據之時。所在豪傑爭築城壘。以至傳播海內。今也三治一政。而尚且存亂世遺範。以基峙方隅。恐非所以混一海內。恢郭宏謨也。蓋熊本之城池。卽

加藤清正所建築。宏壯偉麗。號稱西州第一。臣祖先以降。所據以藩屛王室。未嘗無甘棠茇舍之念也。雖然。舍而弗撤乎。不能免故套也。願原天下之大體。以廢撤其城郭。朝議允其所請。或止之曰。願存有名之城池。以備考古之一班。及後廢藩置縣之制出。遂止其廢撤云。
是月。改定度量衡。下議院議之。
改定度量衡。下集議院。議其可否。議官論爭。不果決。
議定藩制。以宣布天下。
凡藩屛。分爲三等。十萬石以上爲大藩。五萬石以上爲中藩。不滿五萬石者爲小藩。著爲永制。
天皇臨幸越中島。大閱練兵。
是月八日。　天皇閱練兵于越中島。是日暴風雨。海水驟溢。儀衛或有溺死者。
冬十月。更革兵制。海軍取法於英。陸軍專用佛式。
閏十月。宥賀陽宮罪。復其本貫。尋赦伏見宮第四子。故輪王寺宮。留學海外。
賀陽宮嘗有罪。謫於安藝。至是處以寬典。宥歸復其本貫。伏見宮第四子。故輪王寺宮公現。亦嘗有

罪。削其官爵。公現悔悟。請留學于海外。以贖前罪。
乃宥其罪。允其所請。
是月。苗木藩大參事石原某。與其僚屬。請奉還家祿。以編民戶。允之。
石原某嘗竊謂。身負士族之名。無功而食祿。則識者所愧。宜當從事農桑。以爲衆庶率先。釐革風俗焉耳。請之被允。近日士族。奉還家祿。以此爲唱首矣。
十一月。杵築加藤龍吉。關宿黑川友次等。傷南校教師英人某。明年捕加藤等。處以絞若流。

是月二十四日。東京南校教師。英人某等經過神田鍋町。時方晡。杵築藩加藤龍吉與關宿藩黑川某拔刀薄之。擊傷英人。英人狼狽走而避之。適薩藩肥後莊吉過之於途。又追傷之。一市大駭。既而三人就縛。明年處龍莊以絞刑。又刑黑川處之准流。

改定新律綱領。剞劂竣工。敕頒布海內。

敕曰。朕敕刑部改定律令。乃奏進綱領六卷。今與在朝諸臣習議。以頒布天下。汝百僚諸臣。其遵奉之。毋敢或愆。後明治六年五月。又改定律令。以公布海內。

是月。米澤藩雲井龍雄謀叛。捕斬而梟之。

初龍雄托名於德川氏恢復。竊圖不軌。以招聚不逞之徒。畜硝鉛峙糧仗。遂在其藩地。爲之策應。事漸泄。是歲七月。命其藩士捕龍雄等。檻送之東京。至是處以嚴刑。都下戒嚴。人皆比諸慶安由井氏之變云。

辛未四年春正月。盜殺廣澤參議于其家。天皇震怒。令天下逮捕之。

正月九日。質明盜殺廣澤參議其臥內。逃亡。人莫知其所由。參議躬際維新之會。參與密勿。獻替畫尤有功勞。是以　天皇悼惜。爲進一階。追贈正三位。並賜金幣。即令天下。大索盜賊。越月弗得。乃下詔曰。故參議廣澤真臣。不幸遭盜害。不獨朕不能保護大臣。遂失盜賊所在。抑維新以降。大臣殞命於盜賊者。前後接踵。業已迨三人。此誠由於朝憲之不立。而綱紀之不肅焉耳。朕甚憾之。其令天下逮捕之。毋敢或舍匿。

二月。置郵便廳於各地方。以便內國文書之往復。

是月。置郵便廳於各地。以便內國文書之復逆。令

吏管轄之。納賃資於官。日配達之各家。要令四方文書務無壅滯。其施設法方。漸次就緒。遂至於明年三月。廢賃爲税。押以公章。以糊貼文書封表。尋至其七月。大行海內。民賴其利。

夏四月。置鎮臺于東山西海二道。

東山道以石卷爲本營。福島盛岡爲分營。西海道以小倉爲本營。日田博多爲支營。

五月。關西大風雨。海溢漂没廬舍。死亡頗夥。

是月十八日。關西大風雨。兵庫神戶大阪。天保山沿海地方。海立川溢。激浪襄陸。下民昏墊。死亡者

凡七百餘人。又大阪神戸間所架電線往往為之中斷。

六月。毛利從二位卒於其藩地。詔贈從一位。先是從二位。罹篤疾。勅使岩倉、大納言就慰問之。至是宣贈從一位。以褒賞勤王首唱之勲勞。

秋七月。廢刑部省彈正臺。更置司法省。

廢藩為縣。遂解諸藩知事職。

是月十四日。解諸藩知事職。悉徙之東京。遂廢藩為縣。詔曰。朕惟維新以降。厲精求治。以與天下更始。內以保安億兆。外以對峙萬國。宜當政令一致。

名實相副。以弘鴻號於無窮也。朕曩者。聽納諸藩版籍奉還之議。新命以知藩事。各奉其職。然而數百年因習之久。徒存其名。未獲其實者。十居七八。非迨今之時。振而釐革之。安得保安億兆。而對峙萬國也哉。朕有深慨於此。銳意雄斷。廢藩置縣。汰冗就簡。去虛名。而就實効。欲令天下億兆。知其所嚮也。汝群臣。協心同力。務體朕意。以贊宏丕基。朕一人以悅焉。因別勅。麑島。山口。佐賀。高知。四藩知事。褒賞版籍奉還首唱之功。又賞熊本。名護屋。德島。烏取四藩知事。能規畫將來。尤得其宜。明年分天下。置三府七十二縣。後革為六十縣。

是月。捕福岡藩贋造楮幣者。鞫之。處以流若斬。

福岡藩故大參事立花增華。矢野安雄等。贋造楮幣事露。被捕。處以流斬。輕重各有差。因罷其知事黒田從四位。代以有栖川親王。

八月。改官制。定等級。允華族與平民通婚嫁。及釐革上下習俗。

是月十日。改官制。定等級。以太政官為本官。諸省為分官。凡亡論官省寮司。各務分課者。名曰局。更立官級。分為十五等。三等以上為勅任。七等以上

為奏任。八等以下為判任。廢納言。置左右大臣。其他悉改官名。又許无士民上下。皆平時散髮脫刀。尋允華族之與平民通婚嫁。廢穢多非人之稱。令齒平民。

是月。賞從三位島津久光功勞最大。命別立一家。分賜宗家所受賞典祿十萬石之半。

冬十一月。姫路土冦蠭起。壞縣廳。殺官吏。但播二國大擾。官兵討平之。

初自官廢穢多非人之稱。伍之於平民。姫路村民不服。所在蠭屯。遂犯但馬。火其村落。逼生野縣廳。

縣吏白洲文吾山本源六徑赴但馬欲鎮撫之日已晡土匪聚嘯提竹鎗鳥銃欲討滅殲多以甘心文吾源六說喻甚力寇黨不聽魁首仙右衛門麾衆逼之文吾等死鬪殺傷相當遂斃於賊手既而土寇長驅焚掠鑛山支廳地方大擾縣廳請發鎮臺兵一舉勦誅土寇悉平明年正月捕姬路土寇首謀十人處斬若絞弔文吾源六賜以祭粢

十二月華族外山光輔愛宕通旭有罪賜死捕其家扶比喜多源二等十數人及秋田縣士族中村等以下四十四人處以流斬

初外山光輔等憤維新以降政體變更　天皇久在東京還幸無期欲除當路有司將縱火於皇城奉主上於西京以號令四方比喜多源二等為之謀主山口藩脫隊在於九州者約為之應援天下洶洶舉朝為之震駭是月三日遂捕外山以下數十人盡刑之海內肅然

壬申　五年春正月叙德川慶喜從四位宥松平容保以下十餘人之罪尋赦東北舊藩主悉叙之從五位當是時騷亂之餘人心洶洶各懷疑懼朝廷勵精恩威並行至是遠近悅服

是月褒故近衛氏女官津崎岡村二人貞烈志操百折不屈賜穀二十石以終其身尋悼惜故和泉守真木保臣首唱大義殉于國事歲賜祭粢料穀十石

三月命本願寺光尊東本願寺光勝興正寺攝信佛光寺六十列華族

是月信越土寇蠢起官兵進勦事立平

先是故會津藩士渡邊悌輔近藤慶次等與故莊內藩吉川大介故米澤藩竹田某自奥羽來平逃流寓信越間沈滯轗軻怏怏不樂會官有大川開鑿之事徵發地方農民民厭苦之既而有訛言云

官有廢佛之議土寇蠢[illegible]相[illegible]言曰罷工役興佛教停貿易復租稅縣廳不聽說諭百方土寇益不服於是渡邊等與月岡村安正寺僧[illegible]相倶會議推戴月岡以為魁首村民烏集殆至二萬人是月四日土寇潮湧進向大津川口五日質明進逼柏崎放火沿道諸村逼新潟港遠近驚擾[illegible]平參事與南部谷津諸人說諭土寇土寇[illegible]傷其縣官縣廳乃請鎮臺四小隊以礮擊土寇土寇辟易伏匿四方事遂平因捕月岡等諸人悉處之刑

夏五月　天皇巡幸西國觀風問俗以撫綏天下踰

月還駕。

是月。甲州山梨縣土寇又大起。

甲之為國。古屬武田氏。當時租稅極薄。務收民心。及德川氏時。率由舊政。未敢更革。既而維新。以降以貢法失當。欲釐而革之。於是東西二郡與中郡村民相議。欲請仍舊。乃率三千餘人。逼訴其縣廳。縣廳不納。土民大憤。各挈鎗銃。蹂躙市街。傷害仇家。勢甚狂暴。縣官不能制。乃借上田分營兵隊。一舉平之。明年三月。誅主謀小澤島田等。處以絞刑。又捕其黨與。悉刑之。

秋九月。東京至橫濱鐵道竣工。 天皇御滊車。行幸橫濱。

是月。東京至橫濱鐵道竣工。其十二日。行開業式。是日。 天皇御滊車。發鐵道館。臨幸橫濱。文武諸僚及外國公使等皆從焉。令庶民縱觀之。品川碇泊軍艦及近衛砲隊。與日比谷門外操練場。一齊發祝砲。聲轟市街。我邦用滊車。以此為初。

琉球王尚泰遣使獻方物。乃封尚泰。為琉球藩王。

是月十四日。琉球國正使尚建。副使尚有等。奉其王尚泰之命。入朝獻表書及方物。因陞尚泰為琉球藩王。列之華族。待以一等官。賜新貨三萬圓。其餘賜賚極厚。蓋琉球。始曰仲繩島。我南海十二島之一。上古有天孫氏。創其國。延及七百年前。舜天王尊敦代立。實為源為朝之子。初我保元之亂。為朝流于伊豆。後遁至此國。娶大里按司之妹。生一男。是為尊敦。尊敦幼有器識。年甫十五。國人推戴。為浦添按司。當是時。天孫氏二十五世裔孫德徵埶其國。既而大臣利勇弒德徵自立。尊敦乃募義故。起兵。討利勇。利勇刎死。亂平。國人大悅。遂推尊敦即位。厥後歷三世。天孫氏裔再興。又復尚姓。是

以其王族並稱源尚二姓。皆以時來聘。貢方物。距今五百年前。朱明洪武中。始受明封爵。衣冠悉用明製。遂闕入貢者數十年。我慶長十四年。島津氏發兵討之。終屬於島津氏。厥後至於清康熙元年。我寬文二年。清國遣冊封使。封以國王。著為恒典。其間來聘我朝。納稅島津氏。間歲貢清國。彼我兩屬。仰為父母國。至是遂為我藩王。及臺灣之事起。我邦與清爭其藩屬。而版圖全歸于我邦。

是月。令僧侶冒稱氏號。

冬十月。令天下放解娼妓。

以先是娼家主人虐使娼妓莫與外邦所謂賣奴異官出此令欲令以解其倒懸也但娼妓淪落無躬可托者及請再鬻身者皆從其所欲不必禁之

始白露國人在支那澳門艦載其賣奴數百人將赴其國途中遇之苛酷賣奴相告語曰今而虐使如斯他日憂苦可知也既而遇颶海上漂泊抵横濱賣奴乃請哀本地縣廳欲歸本國縣吏詰問具得其實蓋白露人不待支那人首肯強而掠奪之也縣吏裁決護送之其國而白露國船主怏怏不服明年遡之魯西亞斷其當否或曰禁他邦賣奴

宜嚮自我始於是出放解令

十一月廢陰曆頒行陽曆著為永制因改以本年十二月三日為明治六年一月一日

詔曰朕惟我邦通行之曆以太陰盈虧立月故閒有不合太陽躔度者是以每二三年不得不置閏月閏月前後季候有早晩寒暑有遲速終至於為推步差謬況如曆面中下二段所掲率荒誕無稽莫足取信者要非所以開達人智振興國體之意也如陽曆則不然成年以太陽躔度故月雖有日子之差年則無時節之感四歳以置一日之閏不過生一日差異比諸彼陰曆其精粗優劣固有不待辨者也自今以往其廢止陰曆舉行陽曆著為永制汝諸僚百司其體此旨以遵奉之遂推步月日以改定天長節及諸官祭

定官員及非役有位之服制以從來衣冠為祭服如直垂狩衣上下服一皆廢止之而武官則仍其舊

是月以神武天皇即位年定為本邦紀元

十二月頒布徵兵令于天下又下血税令

詔曰朕惟古昔我邦郡縣為制募全國壯丁以設

軍團扞衛國家固無兵農之異及至中世兵權下移遂歸武門於是兵農始分而封建之形全成兵以馴致王政不振迨戊辰維新之秋乘豐亨豫大之運更始千有餘年未曾有之國體當是時海陸兵制不可不從時而變也今推原我邦古制參酌海外兵式欲以樹立全國募兵法鞏固國家保護之基礎汝百官有司其體朕意普宣布全國尋出血税令布告以生血報國恩之意後僻鄉蚩民往往誤解其旨以謂是汲人民生血以供上用耳物議恟然

是年以楠氏豐國東照三社列官幣社。

癸酉六年二月令天下禁子弟為父兄報讐殺人。令曰殺戮人民則國家嚴禁而罰殺人者則政府公權然而世之為子弟者若有其父兄為人所傷害者必為之坐薪嘗膽矢要報讐窮天極地不擊而殺之不措焉古今循守以此為孝且義既然之風習牢不可破焉此固雖出於骨肉至情無已之餘要之不得免以私議犯公權假報讐之名義以濫殺人之罪也豈非無謂之甚哉自今以往不幸有骨肉至親為人所傷害者其速具狀以聞論罪

報怨均在官裁若夫有不用此命擅殺人民者律以典刑毋有寛假。

是月允邦人與外國人通婚嫁。

五月東京城災。　天皇遷幸赤坂離宮。

天皇敕從二位島津久光入朝尋備内閣顧問。先是海軍大輔勝安房及侍從西四辻公業奉敕赴于麑島敕久光入朝宣曰汝久光久罹病不知近況何如客歲西巡久駐本縣汝久光上疏建言時事當時機務倥偬未遑答批遂齎還而熟讀焉其所條陳切中時弊莫不出於憂國之誠意朕甚嘉之欲就質其所縕而海岳遼遠不獲屢引見朕甚憾焉汝久光其速東上至于闕下朕欲面有所諮詢汝其強勉副朕所望至此備内閣顧問。

是月北條縣土寇蠭起剽掠其近郡官兵討平之。初徵兵令之出也縣民不解血稅為何事窃以為此浚膏血以報答　皇恩也又忌害斷髮也屠牛也與穢多非人相比肩也其他新政不便於己所在蠭屯剽掠近邑縣廳大募地方士族一舉勦討事立定。

六月敦賀縣鳥取縣土寇並起官兵討平悉刑其主

謀。

是月敦賀縣農民亦蠭起嘯集及萬餘人旗幟悉署竺語均服同裝潮湧不啻宣言曰斷髮洋服則耶蘇之俗耳三條教則則耶蘇之教耳學校洋文則耶蘇之文耳痛擯斥之遠近響應賊勢益熾將逼其縣廳縣吏大驚發名古屋鎮臺兵悉討夷之終捕斬其首領最勝寺專乘專福寺瀬順等先是北條土民之蠭起也鳥取縣民衆機妄發訴以五事一曰禁外國人通行二曰減米價三曰廢新曆行舊曆四曰復斷髮為結髮五曰廢止小學會縣

下小黌教員小倉哲一與其下奴壓游伯荅過一小村懿茶肆馬見小兒游戲語其下奴曰此兒妙齡其才敏如斯若令之入黌就學異日成業奚足疑哉小兒驚怪走告之茶肆主人主人謬聞相告語曰今有怪異人語以怪異事於是里民群集窃以謂是掠奪家兒焉耳遂相誡為之備哲一惶惧拉其家奴壓以身免事播遠邇有訛言曰頃有怪異人浚取小兒生血闔鄉騷然至是縣吏說諭事遂得寢

是月福岡縣亦有土寇之擾未幾事遂平

初新令之出也土民皆悪其不便於已不怡奉令會亢旱彌月稻苗盡槁穀價騰貴於是結黨健訟連署曰邀舊知事也復士族祿也停外縣采用吏也廢新曆止地劵也三年賜田租之半也且曰比歲大旱皆電機所致遂截斷機線焚滅牒簿放火官舍以蹂躪縣下縣廳卽募地方士族又假近旁鎭臺兵以討平土寇捕斬賊魁穗波石井等兇黨悉平

詔廢貢納法制地劵定地租隨地價高下而造地劵照地劵而定地租征以百分之三詔曰租稅則國家大事人民休戚之所係焉而古昔制法非一寬苛重輕往往有不獲平者今欲悉更革而畫一之乃廣採有司群議周盡地方官衆論更與內閣諸臣論議以定公平方法制地租改正法以頒布天下汝諸臣庶幾賦有公平之法民無勞逸之偏以鞏固國力與天下更始

九月從三位澤宣嘉卒

宣嘉際王政維新之會翼贊有力臨卒　天皇悼惜為追贈正三位竝賜金幣永世表其功勞

十二月詔頒賜撮影　御容于各府縣廳

甲戌七年一月　天皇率文武諸臣臨御于日比谷操練場舉行軍旗授與式

爾後每設新兵必行斯式

是月故參議副島種臣後藤象次郎板垣退助江藤新平等連署請起民撰議院

其略曰出代議士於諸國以採用輿論公議樹立國憲以防有司專制是當今急務振作民權維持國本莫不職是之由疏上加藤弘之作書駁之申說人文未開暫舍之以為後圖之說而馬城某又駁其說主張議院不可不起之議輿論紛紜有左

甲者有黨乙者未知其孰是也皆載其所見於新聞誌以公布天下議院之說一時動朝野

四月內閣顧問從二位島津久光任左大臣

六月我船艦搭載貨物歸自澳國遇颶豆洋覆没失其貨物托天草會社撈之海底

我船嘗舶載貨物赴于澳國展覽會者是月會畢而開帆途遇風浪大作覆没豆海悉沈其貨物官因名肥後天草會社撈其海底蓋去年天草人發明撈物海底之術開會社辨之故命云先是稻田氏發淡路航於函館遇颶紀海没其器物遂托此

社撈之社長發水夫八人没海搜索悉獲之矣中有名器豐太閤所賜稻田氏祖某是以稻田氏特取其器餘悉須與會社以酬其勞

九月捕高知縣士族宮崎岬千屋孝卿新瀉縣士族戶田九思郎悉處之刑

初岬之與孝卿憤教院混淆神佛自謂掃蕩妖教興復神道者莫如焚佛宇盡除之去年十二月放火東京芝浦大教院燬之既亦胥議曰大凡佛之蠱惑人者不暇口數也而其最迷亂人心者為淺草寺觀音今東此堂塔予之皷火則神威可以皇張也是歲一月八日相謀放火觀音堂未發而事覺官捕斬之時人呼其輩為神狂

是月元掛川藩士擒康哉歸自魯國

康哉天保中嘗在江戶鬪爭獲罪亡匿于伊豆山寺幕府物色索之不獲康哉後折節讀書畧通字義安政中魯國軍艦碇泊伊豆會艦為海嘯所破乃上陸修理之適其船將就土人求地方稍解文者土人答以康哉乃延見康哉甚有口辯船將大悅之使用數日益親康哉語以其情請與如魯國船將聽之遂挈歸其國會撰日本辭書康哉與有

力既而物星變換迫我明治維新之秋康哉瞻望桑梓不能自禁時我全權公使榎本某留在魯國乃就公使求還鄉里公使具狀付書送之至此始歸我邦

是歲前參議江藤新平島義勇等據佐賀縣作亂同縣士族朝倉尚武香川經五等二十餘人首應之官兵連戰悉誅夷之

初江藤新平之在東京也內閣征韓之議起焉而大臣不聽曰今也東有鄂羅之患而國事未及脩整要非出師之時也議遂止焉江藤副島諸人怏

怏不喜。遽謝病辭職。物情囂然。江藤悒悒。益有不平色。當是時。朝倉尚武等在東京。大服江藤之議。還。謀之其同志。同志應之者數十人。是歲一月一日。其黨中島鼎藏。山田平藏等。至於東京。說江藤曰。本縣同志者固不乏其人也。唯非先輩鼓動之。不足以成大事。願累公一行。以力賛之。僕先還縣。以得通其意。江藤欣然從之。益主張前議。於是中島等。先還其國。其二十五日。江藤遂至佐賀。為征韓首謀。黨與大振。峙糧仗。略官舍。截斷電線。名募兵士。二月二日。剽起圍小野組銀行。刧掠其金幣。

一縣大擾。不復問縣廳。爭先駭走。賊黨益張。欲逼森參事。傷害之。先是征韓之議起也。其黨高木太郎等十三人。逼森參事。欲借議事局。參事卻之。不聽。大郎憤恚。至是踏籍器什。縱以惡言相詬罵而去。當是時。電機報急事聞東京。東京戒嚴。九日。發大阪鎮臺兵二大隊。東京鎮臺砲兵一大隊。特遣陸軍少將野津鎮雄。山田顯義。海軍少將伊藤某將之。使參議大久保利通。總管全軍。翌日。向佐賀縣兵號三千。先是副島義高。村山長榮等。建議募其同志。名曰憂國黨。時島義勇辭官。屏居東京。鬱

鬱不得志。遙聞縣地動靜。竊以謂是可以投機逞志也。至是。將拉其弟重松基吉。入佐賀。是月十一日。抵長崎。適江藤亦在長崎。乃謂之曰。甞聞熊本鎮臺出兵。將討伐吾黨。我黨死生。實決於今日兵。雖然。勝敗天也。幸而一捷。庶幾可以逞其素懷也。公以為何如。江藤首肯曰。是先符吾所見。今與君同心戮力。則大事或可僥倖也。義勇曰。善。兵遂決策。與俱赴佐賀。先是黨人分為二焉。一曰征韓黨。一曰憂國黨。至是義勇為憂國黨魁首。乃誘其徒。曰。天下之變。在近日。有志徒已開端東京。勢非可

抑遏。今而本縣首唱。先機舉事。天下其孰有不響應者哉。其徒踊躍。既悅江藤之至。又信義勇之說。皆以謂二人明眼洞見時勢。不唯燭照龜卜也。因益固其志。當是時。佐賀縣權令。岩村高俊。在於東京。未赴任。而事起。於是建言。勢不可坐視。將赴佐賀。是月十日。過長門。參事森長義。先在赤間關迎而撝之。且曰。賊黨蔓衍。已及闔縣。今以寡制衆。非計之得者也。因具陳賊黨暴舉之狀。高俊卽遣森長義。請山口縣廳。謀事。躬自抵熊本鎮臺。與陸軍少將谷干城等。決軍議。遂分臺兵。取路於海陸。將

入佐賀。陸軍少佐。佐久間左馬太。率兵由陸路。陸軍大尉和田勇馬。將海軍。先由海路。適佐賀縣士族前山精一。遣其徒吉田某通款高俊。具語叛徒情狀。以明無貳。高俊大嘉賞前山之志。授以密旨。慰吉田。還之。蓋江島二魁。實以是日從長崎至于佐賀云。十四日。高俊與和田勇馬及陸軍少佐山口浩等。乘舞鶴船。抵本縣早津江。陸路臺兵進至于筑後瀨高驛。是日。大久保參議。乘北海丸發東京。初江藤島二魁。入于佐賀。即夜會香川經五。山田平藏。山中一郎數人。議防禦之策。而衆議未決。

江藤曰。事已至於此。庸詎猶豫之為。今人擬刄吾頸。不敢與之抗。束手待死。寧有此理乎。諺曰。先則制人。諸君以為何如。衆皆從之。乃使滿岡某作檄移之四方。曰。朝鮮亡狀。擯我國書。凌辱吾使節。偃蹇倨傲。莫所不至。此不獨吾輩扼腕切齒。苟有士氣者。豈得不憤恚哉。是以去年十月。廟議悉決征韓。然而一二大臣。苟偷一時。壅塞上下。以其不便於已。發兵加我。吾雖無似。豈有可俛首束手。伏斧鑕之誅哉。必也欲決壅蔽。清君側。遂奉錦旗。問罪於朝鮮。冀天下有志之士。其諒之。於是征韓黨則營於川上。憂國黨則軍寶珠坊。部署兵士。以備諸道。十五日。岩村高俊。率臺兵入城。江藤偵知。馳中島愚藏。香月經五于寶珠坊。誂明日攻城。皆赴時。城中糧盡。徵糴于縣下。縣民憚憂國征韓二黨。無敢應者。高俊即遣人坊市。僅獲粟數斗。以支持。且夕。是夜二時。前山精一。又赴吉田。告急城中。誡曰。今夜兩黨將襲城。請亟備之。高俊急戒將士。以設守備。十六日質明。兩黨競進。圍城數匝。解東門一角。三面合擊。砲丸如雨。臺兵善拒。既而糧盡兵疲。無復可支。乃欲潰圍驅突。山川少佐。與山大尉等。

乃開其北門。直衝賊軍。縱橫揮擊。無不一當百。賊兵披靡。遂放火於賊營。奪糧而還。是日大池大尉。殪于攢丸下。奥山大尉等亦被重傷。十七日黎明。賊兵蟻集。薄城。砲擊官兵死鬪。而城中糧益乏。無計可為。欲出城圖再舉。十八日質明。全軍開門潰圍豨突。且戰且卻。賊兵時其疲困。不可支。四面合擊。大蹙官兵。官兵奔潰。遂濟筑後河。賊兵追躡。銃擊其舟。一舟悉殪。所餘僅一中隊耳。退陣筑後府中。死傷凡二百人。於是賊兵移軍於城中。二魁胥議。分兵守諸道。當是時。賊軍鴟張。氣焰益熾。肥前

闔國悉應之兵集者殆及八大隊器械硝丸皆稱
之。先是敕褫江藤島二魁位記十九日下賊軍征
討之令以公布海內遂以東伏見宮嘉彰親王為
征討總督陸軍中將山縣有朋為之參軍刻日發
征海內騷然是日大久保參議督軍入於筑前博
多港置牙營於博多出細作窺伺賊動息諜報曰
賊兵暴悍分守四境陣堅而整不可犯也參議卽
與諸將會議三道並進陸軍少佐茨木惟昭率步
兵一大隊陸軍大尉山崎某率砲兵隊並由田代
口陸軍少佐厚東武直率半大隊由荻原口陸軍

大尉某率半大隊由平等寺口陸軍少將野津鎮
雄督全軍發博多二十一日官軍進擊賊於田代
驛二十二日鼓行抵旭山下旭之為山嶮起曠原
林木蓊鬱最稱要衝賊軍據之築砲臺俯射官
軍彈丸雹集厚東武直布散兵薄其正面殲以砲
隊兩軍砲擊聲震山岳官軍別分半大隊取路于
山澗間道擊其横又遣一隊繞出賊背三面齊攻
呼聲如雷大破賊兵賊兵辟易弃守而遁官軍遂
奪砲臺進至中原驛賊兵據險力拒迎擊官軍
賊鋒甚鋭官軍死鬪殆將破遇諸道官軍破賊來

會因合其兵大破賊賊兵狼狽相踏籍逃器仗蔽
道是夜官軍陣中原驛前山黨皆合之是日熊本
官兵亦進濟筑後河進于江見六田賊兵大擧逆
擊官兵官兵大敗收軍退西尾村官兵死傷頗多
山田少將亦別率福岡兵擊三瀬之賊賊先據嶺
上官軍以巨炮挑嶺上敵賊兵應之俯狙擊官軍
賊又以別軍斷其軍後官軍腹背受敵不支而退
越智某保飯場金武二山發間使令請山田少將
曰事急敢請速出援兵少將欲激而勵之陽罵曰
兵之敗衂卿等自取之也何不自奮鬪以贖前敗

使者逡巡而去既而發二小隊赴援於是越智等
憤激力戰竟日擊走賊兵取三瀬嶺是役官軍死
傷無數賊亦衆失其驍卒二十三日賊亦據寒水
村要害叢林狙擊官軍官軍苦戰奮擊破之賊兵
大潰小林中尉死之二十六日福岡官軍赴援熊
本兵遇賊於神崎擊走之見一卒捕而鞠之曰北
山隊長朝倉尚武密使而致書於弘道館西耕藏
野田辰藏今獲其報書還者輒奪書視之叅獲其
密計問曰賊今在何地曰兵皆多集佐賀城及北
山明日大擧且襲官軍專為其備耳意當書中有

此車。於是官軍悉獲賊。要領。先截斷其橋梁。以捜塞賊路。二十七日官軍三道逼佐賀城。以日暮不果。二十八日官軍進陣蓮池。先是有賊中懷疑懼降附者。至此木原隆忠自揭白旗代兩黨請降。其軍門渡邊大佐東鄉大尉延接之。以書辭失體卻之。遣還隆忠。既而隆忠與副島義尚復來請謁軍門。出書謝罪。書辭又不遜。乃留隆忠。還義高。剡時而求。既夜義高馳使呈書請乞哀於大久保參議野津少將。卻書不聽。期以明日午前十時以表其無貳。是日賊隊長村山長榮挈白旗來軍門。遠藤

某等接之。長榮白曰。官軍入城。與吾黨衷情相背。是以輕舉妄動至此。今而噬臍。固知罪不可逭也。雖然敢抗王師。圖不軌。固非吾黨之意也。故今將說諭闔國。以効恭順之實也。伏願姑休戰息兵。以允其降附。因出書請哀。以書辭不恭。又卻不收。長榮請改書。刻晷遣之。及期不至。遂進軍入佐賀城。

三月一日陸軍少將野津鎮雄率鎮臺兵入佐賀城。前山精一等從之。先是總督宮及參軍率東京鎮兵發品海。抵兵庫。將向佐賀。至是飛檄偶至。報告賊降。乃命班師。獨遣總督宮于佐賀。論罪處刑。

便宜行事。而江藤及島二魁。逃亡不知其所之。因令天下逮捕之。初官軍進由田代口。江藤新平首赴神崎驛。進退諸軍。謂島義勇等曰。我既有成算在。陷堅挫銳。固易易耳。新平在焉。公等其安之。意色甚驕。策馬而行。既而其兵屢敗。自度不可支。走還佐賀。告島等曰。吾今欲赴麑島。緣西鄉氏以請營救。衆皆疑懼。不敢聽。二月二十三日江藤遂與中島鼎藏。山中一郎。香川經五等。夜半奪船發其港。二十六日至麑島。三月一日訪西鄉氏。語以衷情。以謀其營救。議不諧。去。潛行至飫肥。依小倉某。

貸船發戶浦。香月中島等亦尋發船。先是島義勇等在佐賀城。日議降附。未得其策。義勇弟副島義高建議曰。側聞從二位島津公現在麑島。今緣公謝罪。或可以僥倖萬一也。義勇違依不決。副島先發佐賀。途馳使強招義勇。與俱發。往江港。五日入麑島縣。七日本縣權令大山綱良令吏捕之。島義勇。副島義高。平田重藏。朝倉尚武等以下十餘人。皆就縛。押送于佐賀縣廳。初江藤等之去戶浦。以其十五日抵宇和島。晝潛夜行。跋涉山野。二十四日至於高知縣下。香川經五等先被捕縛。二十九

日吏遂捕江藤于甲浦併押送之佐賀縣四月假
置裁判所於佐賀縣其十三日設刑場於城中岩
村權令野村權參事莅之令步兵一小隊邏卒數
人監護之斬江藤島二人梟之朝倉尚武香月經
五山中一郎西義賢副島義高等十一人悉處之
斬捕其他與事為之隊長司令者三百餘人配之
京攝兩府及滋賀廣島和歌山名東堺飾磨岡山
七縣限以歲月各就懲役餘皆宥不問遠近始安
初朝倉尚武率兵數百拒大阪臺兵交戰數日屢
破官軍官軍大苦尚武有一女年甫二歲及尚武

就刑其妻悲慟不措遂以尚武所愛利匕首刺其
女殺之已亦自刄殉云事既定官乃以前山精一
等與其同志二百人夙屬官軍戰功尤大賜金帛
賞之初佐賀縣首亂也近縣響應欲共事及其屢
破臺兵志益動熊本兵亦私應之是以官軍計議
遂借東京大阪兵鎮壓之皆由電報迅駛與出兵
之速焉耳令其稽緩延滯至三數日其兇焰蔓衍
亦將及九州全國云

近事紀畧卷之三　終

續近事紀略

征臺畧記

菊池純子顯　編次

臺灣之地。在支那福建省。泉州府厦門港之東南。隔海相距凡四十里許。幅員弗甚廣。南北九十八里。東西廛不過三十餘里。則一大島耳。島中分為二。西曰西部。東曰東部。西部已屬支那。土地沃饒。物產豐阜。邑里有贊港澳。有埠風帆浪舶。日輻湊其間。以貿通有無。東部則反之。言語呀呀。絕無解文字。弗務耕織。弋飛走。以代衣食。有漂民。然抵島土番。嘯聚爭掠奪其衣物。甚則至殺而啗肉。其悍獷猛暴。不唯虎狼鬼蜮。是以。西部人相告誡。弗復交通云。先是明天啓初。海徼人顏振泉。據以為海盜。泉州人鄭芝龍。亦入其黨。勢益皇張。威震海上。既而振泉死。芝龍降明。又為紅毛所據。濱田兄弟。劫而畧之。事在我寬永五年。其後芝龍子鄭森。又據之。以奉明正朔。欲圖恢復。傳至其孫克塽。竟降清。實我天和二年也。後又二百餘年。有征臺之役云。初文祿十二年。島津家久。伐琉球。悉平之。自是永屬島津氏。世修朝貢。既而際明治維新之會。天皇敕為藩屏。四年十一月。琉球船遇颶海上。漂抵臺灣。琉人為土番所殺戮者。五十四人。明年

三月。小田縣漂民。又為其所屠戮者四人。琉藩憤恚具狀以聞。皇帝赫怒。召諸將。敕之曰。臺蕃豺狼。不可不懲也。琉球藩屏。不可不庇也。曰從道。(西鄉)汝為生蕃事務都督。宜當整朕旅。問罪島夷。毋令航海者有後患。曰千城。谷汝為少將。陸軍親兵。汝皆將之。曰則良。赤松汝為海軍少將。艨艟軍艦。汝皆進退之。僉拜稽首而陛辭。七年四月十五日。王師三千發品華。舳艫相銜。國旗飄風。十八日。有功大有諸艦。悉抵長崎。權以舊薩邸為蕃地事務局。日議軍事。獨廈門領事福島九成後不到。蓋北海丸(艦名)為風濤所阻隔也。廿五日。抵崎港。機械盡壞。乃代以有功艦。廿七日。福島九成先發。當是時。軍艦匱少。不能悉載兵。欲假艦于外人。而外人弗聽。曰支那之與日本。皆我同盟國耳。擯彼而助此。何有於盟哉。事支吾不決。兵士憤懣。乃購艦外人。以為已有。議遂決矣。水陸二將。率見兵千六百。乘日新孟春明光三國四艦。以五月二日。發崎港。大隈參議。西鄉都督。莅而送之。既而福島九成。抵廈門。告事其政府。即開帆直赴臺灣。泊于社寮港。三日水陸兵艦。悉達于社寮。乃上布陣。社寮之地。雖無高山峻岳。然亦土地平曠。可以耕桑也。因具問其地俗。

土蕃畧通支那語亦能解文字名焉曰熟蕃而車城尤稱殷振其住山中者分為十八社曰牡丹曰高士滑曰某曰某皆屬野蠻是曰生蕃而牡丹人種性尤暴悍常喜鬬爭有負者則屠而食之生熟二蕃每社有酋長令土蕃歲納其貢税社寮酋長曰彌亞先衆降附命為鄉導令詗其舉動熟蕃讋服莫敢復抗者獨生蕃十八社頑固狡黠時發小銃狙擊我不意我兵大困欲徑擣其巢窟懼禍及無辜乃移軍絶生蕃通路十八日遣徵集兵伍長北川某深入敵地偵其地形山谷深阻不復見隻兵生蕃伏匿在茂草中狙

擊殪北川有一卒走而報之我兵大怒欲擊而殲之廿一日遣見兵十餘人令彌亞為鄉導生蕃廿餘人又潛匿榛莽中鳥銃連射狙擊我兵我兵不動發銃於莽斃一人餘皆駭走欲追躡逼之彌亞止之曰佯走誘我吾恐其有伏也乃收兵退廿二日質明發薩州熊本兵二小隊進擊抵車城入山三里許土蕃壘石為壘據險力拒彈丸叢集我兵不得進即分兵繞上壘後山俯而射之土蕃狼狽不知計所出薩人奮擊短兵接之殺傷過當斬首十二級牡丹社酋長首級亦在其中云我軍大捷勒兵而還營先是有一土

蕃日來我營呈媚貢物其狀甚異我兵目攝以為間諜欲捕而鞠之土蕃覺之疾走先遁我兵追之矯捷如猱遂失其所之至此生擒土蕃一口廉問得其實則嚮來吾營貢物者果間諜也即斬以徇于軍是日西鄉都督至自長崎泊臺灣近港會支那軍艦二隻亦入泊此地遣士官數人來請曰願得見西都督都督辭曰公事叢沓願得以明日相見廿三日支那使人來踐約因見都督詰我兵航海所自都督告以漂民遭害之事使者領旨而去於是都督上陸巡視其陣營以龜山為牙營號曰都督府當是時土蕃大敗

擒斬粗盡皆失其魂魄爭降軍門者日饒一日都督盛陳兵衛延見降蕃外嚴武備而内結信義號令明白恩威竝行土蕃悦服悔其不蚤請降簞壺咽路爭獻牛酒以犒王師時方五月溽暑如燬兵士大困事聞朝廷即遣外國醫員以備軍中疾疫又贈製氷器械以為消暑計於是患者則不乏醫藥渴者則獲嚼氷兵士感激不知夏日可畏未嘗不仰其深仁厚澤也六月一日總軍三千分為三隊各部署其所向中軍由石門口左軍由風港口右軍由竹社口三道進擊既而霖雨彌月蜀漏不啻而我兵不屈進抵四重

溪是地距牙營壓里許塗有河流萬水奔注勢如激箭士卒提挈亂流而渡一卒為水所漂欲就拯之不及而溺矣從是我軍分兵進至石門山谷深邃加以霖潦泥淖沒踝澗水橫流土蕃伐木塞路士卒登頓呼聲相應或捫葛藤或攀巖角草行露宿具嘗艱苦屢為土蕃所狙擊尚能鼓勇而進所在村落闃不見一人乃縱火盡焚之三日全軍悉會于牡丹社西鄉都督與參軍諸將僉議曰我聞各地戰爭土蕃等皆棄村里而遠潛匿山谷者所在皆然時而出沒灌莽狙擊我兵卒此非讋服於我則仇讐我焉耳我兵忿

怒尾擊索之彼已去失其所在忿者益勞而仇者愈夥今欲盡捕而誅鋤之此所謂功弗償勞者恐非謀之臧者也不如杜彼巢窟絕彼糧道雖以倔強之土蕃計盡術窮安得不悔非改圖乞降於軍門邪衆皆然之乃寘戍于雙溪風港之諸道盡杜絕其通路收軍還龜山遂為持久之計峙糧仗設兵營建病院脩橋道大起土木事聞支那輿論洶洶初廈門領事官福島九成贈書乎福建總督李鶴年曰去年遣副島大使報告貴國政府曰我邦近日出師欲問罪土蕃冀以疆場密邇毋致騷擾且萬國貿易臺地者毋為土蕃販買兵器貴國其幸諒之李鶴年答書曰臺地區域原清國所管領土蕃暴行或犯國禁討伐之全權獨我清國所擅又何借日本政府之兵力以問其罪之為哉書辭頗嫚都督見不懌曰曩者副島大使奉使於支那其大臣毛董二氏答之曰臺灣東蕃也在我固為化外之民其伐與不伐亦唯貴國所命貴國其能裁之言尚在耳墨尚未乾而反覆如斯今奉鳳皇之詔討鯨鯢之野蠻獵貐三千久暴露海外然而拘外臣之片言失征討之機會不獨汚衊我國體併速外人嗤笑是不可不深慮也因沈唫久之而未

得良策也六月廿一日日將晡有軍艦二隻樹黄龍國旗破浪入港泊琅𤩝灣一見知為清國軍艦我兵未詳事由窃僉議曰彼若以亡狀擬我勢非可默止也彼我討論迭生葛藤恐有不測之變群議紛紛未知所決也既夜軍中猝傳事務局令曰支那軍艦晡時入港遣使求謁都督都督許諾約以明日無事則已苟有事乎風波倒起尋以干戈懸軍深入敵地危急存亡有此一舉雖然亡論士庶卒隷凡貫我日本戶籍者宜當竭盡身力一死以圖報效也士卒奮激軍大振皆分必死廿二日質明清國州郡副都督某

及臺灣道憲其與佛國公使二人率護身兵若干人上陸。蓋佛使居間調停之也。我兵洋裝嚴備邀之延抵車城客館。既而造牙營。西鄉都督迎而接之。主客揖讓禮畢而坐定。其東向而羅列者。則為清使四人。其西面而有不可犯之色者。為西鄉都督而參軍參謀皆隔席而侍坐焉。清使從容正容曰。今日正使沈葆鎮宜當來見。不幸有病。現在臺府。其懼遷延曠日也。令僕代理之。足下其諒察之。嚮者僕之赴臺灣。取路上海。會貴國使節。柳原氏赴北京。傾蓋一晌談及蕃地事。覼縷應答。分手而別。足下其知聞事由乎否。

曰。不少知也。清使首肯曰。如然則今有緊要公事在焉。此不可不問而質也。抑貴國出問罪之師。宜當速馳一价見報。知其事由也。弊邦以賦從三軍後。誅暴殄亂。弗復庸累力也。然而莫一言以及之。吾提我兵莅其疆。貴國既已奏膚功。令僕弗迨事。寶山空手不用師而還。僕何面目復視人乎。言未訖。都督一揖答之曰。其所謂出問罪之師者。去年令副島大使報之貴國總理衙門。此貴國所稔知。今足下當路。豈有不知之之理耶。清使沈思曰。曩者北京發使者宣布貴國。贈書于州郡。僕側聞之矣。當時僕在福州。福州之

於北京。道路遼遠。其相距不唯參商。加焉以山路險惡。非齎十數日糧。所弗能造此。僕今日所以後期而乾也。都督曰。否。不然也。抑某問罪土蕃。土蕃倔強未迨悉平。是以誓留數月。以至今日。要在剗除荊棘。廓清海氛。為航海衆庶保護幸福。於異日焉耳。是某所以鞠窮盡瘁。報國家而足下以某為翫兵黷功者。某惑滋甚。清使首肯曰。高喻明白。悉有條理。其誓留討事。亦不為有害也。雖然臺地提封。亡論都鄙生熟類皆係敝邦隸屬。至其暴殺琉民。掠奪物產者。則僕雖無似。亦荷方面之寄者。自有處分。在不復累他人手

也。往復論辨。言未半。臺灣道憲卒然問曰。我聞貴國出師。欲侵襲我土疆。殺畧我人民。不知信乎否。都督佯為不聞者。弗顧而坐。蓋慮其議論輩出。別生枝蔓也。於是清使示都督以柳公使與清國政府影簡一通。書辭率申說誅夷土蕃。撫納降附。至其功成而班師。宜當不終日。而開帆之旨。其言叮嚀。可以見其為人也。既而清使又問曰。都督誓留畢圖。慶幸於將來。不知有何良策耶。願獲與聞其餘論。都督掉頭曰。不須多言。蓋顧方畧何如焉耳。何則土蕃勦誅。雖率屬平定。其遺類殘族。或潛匿山谷。以收拾餘燼。亦未可

測也。是以至其方畧。則有秘而不易明者也。曰。然則尚有不可不談論者。抑僕率師出敝邦。敝邦政府命僕曰。宜速援日本誅夷土番。立奏平定功也。如聞遺蕃未平。尚潛匿山谷。僕亦欲率兵援貴國都督弗聽曰。蕃地進退。則兩國重事。非吾輩立談可決。貴國若有所要。何不就吾撫公使謀之。若夫問罪戎事。則某所獨擅。何仰他人鼻息之為哉。反覆論辨。喔喔不決。乃約以再議。清使退歸其客館。廿五日。都督邀清使於牙營。再申前議。論辨竟日。遂不決而罷。廷至廿六日。日出而議事。日昳不決。一是一非。各主張其所見

至其議論激昂。相持不降。則口角沫出。舌端火發。筋纛侯直面目發赤。而至其言論平穩。愈出愈無窮。清使恚曰。議論紛紜。竟日弗決。要之貴國所望欲。令航海人民無復後患焉耳。若夫果然。則自今厥後。嚴法度。明約束。不令土番恣暴逆。有如明鏡。貴國若為不信。請納任子。以表無貳耳。都督弗聽。且謂之曰。貴國餌我以任子。以明無貳。我未能信之也。清使曰。何也。曰。貴國於是役。其不容信者。不一而足。何則。初我漂民為土番所虐殺。業已經二年矣。貴國恬如不知者。而今以討伐為已任。何其反覆表裏一至於此耶。一

不可信也。嚮者遣副島大使。謀議蕃地事務也。貴國政府答以化外之蕃民。而今又反之。以悉貴國所管轄。何其反覆表裏一至於此耶。二不可信也。且夫往年琉民為土蕃所殘害。我政府起問罪師。首報告貴國。而貴國讓以報告後期。以致懲師期。何其反覆表裏一至於此耶。三不可信也。夫業已有三不可信。饒令貴國固守約束。以禁土蕃暴行。我知其決不可保也。故曰。貴國不容信者。不一而足也。清使愧赧。冷汗浹背。無怒氣可洩。直顧其舌官。罵之曰。咄。苟以三軍將率。接外國使節。加焉以暴言。無乃汝誤譯言耶。何

其輕率乃然耶。都督慰藉曰。是非舌官輩所知也。抑某與貴官議事。反覆論難。不覺衷情發露。以致此唐突。貴官憑怒。不見齎威。今日所議。請姑舍之。亦當卜異日。以申前議耳。清使意釋。都督從容謂清使曰。某不自揣。辱總戎命。冒波濤於萬里。暴露師徒於海外。然而貴國獨專勦誅之功。糜吾財用。勞吾士民。而為貴國闢草萊。費用耗損。豈可勝計哉。清使謝曰。如然則得為日本償軍費。乃約以證左。及昏議論初定。一曰。征臺之役。日本軍費。清國政府一切償之。二曰。清國政府。嚴制馭臺蕃。要令我漂民無患害。三曰。凡此

約彼我一決已定之後日本宜解兵徹軍毋令隻兵在臺地盟訖焉清使謂都督曰貴國以好意定約束我亦決不食息壤之言百方調停稟之我政府凡貴國所費軍須一切算淨宜當償之耳都督亦答之曰貴國果令其言信然某亦不敢加兵于土蕃以遁貴國踐約而已於是議事全結局清使收軍遂赴臺府先是五月廿二日我軍破土蕃于石門口土蕃敗衄獲牡丹社酋長是以高士滑爾乃射不栗諸蕃寒心破膽皆弃其家宅負幼扶老爭遁山林者不暇枚舉厥後全軍大舉以六月一日三道進擊跋涉山谷悉

焚其巢窟土蕃震慴深匿巖穴間無復出頭者當是時我都督府專撫納土蕃降附者以阻絕生蕃饟道又禁熟蕃販賣硝藥彈丸居無幾牡丹諸蕃潛匿山谷者糧盡暑劇疲困弗能自支悔非改圖來請降于我軍門者項背相接於是南臺蕃地悉平初熟蕃等屢與生蕃鬪為其所凌轢是以其耕牧于野外常挾兵器以備非常今者則風俗悉改田野愈闢敬老慈幼艱難相倶慶弔相恤皆有賣刀佩犢之槩無復前日野蠻風盖都督規畫臺地法度約束頗有可見者故臺地父老相慶曰不圖今日復覩耕作熙熙之太

平也當是時以我軍久駐留臺地清國大抱疑懼備軍艦築砲臺以戒不虞於是訛言洶洶或曰支那政府償軍費于日本以救燃眉之急或曰日本多齎農具欲以開拓蕃地其志固非淺小也其攘而除之非用兵則決不能也或曰日本發大軍侵襲廈門謠曰一犬吠虛萬犬吠實都鄙騷擾皆荷擔而立至有驚極而絕氣者云先是駐劄清國全權公使柳原氏奉朝命赴北京路經上海與官吏議時事支吾不決去抵天津有大臣李鴻章以才學聞鴻章邀公使議事務公使慮議論牴牾遷延曠日以他事答之不復及

時事鴻章望羊束手而別初朝廷遣副島大使于支那討論時事要在全國權懲創土蕃焉耳而事若扞格不貫風波倒起或至用兵我亦不得不應之廟議一決乃令田邊某赴清國傳之公使以七月十六日發朝廷以大久保內務卿為辨理大臣更以八月六日發東京遂抵長崎其十六日改駕龍驤艦發崎港赴支那九月一日（支那七月十一日）抵天津又艤船而發經內河過通州遂抵北京實九月十日也既而辨理大臣與清國宰相及樞要諸臣反覆應酬同議國事未獲要領至十月議尚未決辨理竊以謂與其因循曠

日東手無策。孰若先回艦歸東。奏事于朝廷。以議再舉耶。乃以十月九日治裝。開帆在近。總理衙門大驚。即遣使者來請曰。願得緩歸期。以定約束。乃期以其十五日。於是暫留待期。至及期。又復請曰。更緩五日。則為幸亦甚也。延及五日。乃會議決事。議論枘鑿。相背馳弗容。辭色共勵。和議殆將破。公使與辨理度事不集。九月廿六日欲發北京。人心洶洶。事變沮不測。總理乃令英國公使調停之。公使居閒周旋甚力。乃以十月三十一日。為定約期。此日相會者。清國大臣顯官十有餘人。我柳原公使。大久保辨理亦蒞焉。連署盟曰。二國業已結和親。自今其後。毋虐漂民。毋掠土地。毋變法度。毋誅土蕃不告。又盟曰。曩者生蕃橫殺戮貴國漂民。請得輸入金十萬圓。以存養死者妻孥。且夫貴國出師。問罪土蕃。脩橋道。設陣營。糜糧耗財。亦當不貲。敢請別出四十萬圓。以備軍須之末。今現輸送十萬金。請幸受而納之。至其餘四十萬圓。貴國徹軍解兵之日。亦當盡數完之耳。（支那一圓。則當我日本一圓五十錢。然則今所輸送償金。即當我七十五万金。）乃約以其十一月廿日。贈證書以表無他。十一月一日。大久保辨理悉率其僚屬。發北京。遂抵臺灣。西鄉都督迎之其牙營。先問支那

事情。辨理具語其事由。且以獲大利於是。辨理與都督相俱。欵晤。祝聖壽於無窮。禱寶祚於悠久。因整謹而別。辨理即發龜山。懸帆而走。長風萬里。凌船破浪。亡何卒達。實為其十一月廿六日。當是時。無都鄙。無遠邇。僉聞大久保辨理凱旋無恙。官吏祝之朝。庶人慶之市。祝砲連發。讙聲如湧。萬竿旗章。紅日飄風。滿街士女。觀者如市。百官郊迎。皆賀其無恙。兒童走卒。莫不皆識其聲名。三都工於寫真者。至有寫其圖鬻之者云。

野史氏曰。吾嘗讀稗史。中載臺灣近事。頗為詳悉。云

吾兵搗土蕃巢窟。獲一少女。黎面而深目。手足胼胝。言語不通。又不知何人子。西鄉都督。延見憫其無佗。令大倉某保護之。遂挈赴東京。又轉托之上田某。某能視養之。教焉以女紅。迨事成。官賜以絹帛。護送之其鄉里。少女涕泣。深感其高誼。拜謝而去云。抑此末界瑣事。雖不足記。而傳亦可以見國家好生之德。淪浹民心之一斑也。而況以至仁王師。討至不仁之野蠻。其崩角稽首。請降軍門者。何足怪哉。

附記

皇國德化所漸。亡論士農商賈。以至碧瞳紅髮人。爭

敵王愾者。亡慮數萬人。亦可以見　皇國涵養有素。恩威竝行。以度越一世也。今舉其尤彰彰者。以告世之委靡怠惰。墨守故套。毫無生氣者云。其尤可嘉稱者。舊薩州藩士。凡一萬八千人。願不假公費從軍事。於是海內諸縣。爭勤王事者。在高知縣。則舊土藩七千人。在廣島縣。則舊廣島藩。千八百人。在滋賀縣。則舊彥根藩。八百三十四人。在千葉縣。則舊古河藩百八十五人。其他併僧侶平民。几若干人。在熊谷縣。則舊川越藩。併舊高崎藩。百二十九人。及小黌教員二十三人。在石川縣。則舊金澤。舊大聖寺藩。數百人。在

筑摩縣。則舊飯田藩。百四十九人。在飾磨縣。則舊明石藩。八十人。舊林田藩。若干人。其他舊宇都宮藩五百人。舊庄內藩。舊舘林藩。各若干人。在奈良縣。則舊郡山藩。數百人。此舉其大畧耳。而在其　皇族。則為桂宮。為靜寬院宮。皆減省其費。獻以千金。在華族。則稻葉正邦。在官吏。則黑田開拓長官。或獻千圓。或供萬金。大分縣賈人。廣瀨某。貞藏請省用費。以補軍資。青森賈人。野村某。治三郎獻古幣百圓。比較今新貨。則百圓而當五百九十四圓九十八錢七厘。以充糧仗。而予尤嘉歎神奈川縣佛人某誠意云。初佛人聞我國有事于支那也。慮吾軍須不貲。則欲圖報効於萬一。乃奉還每月給貨一半。以供軍資。書辭悃愊。令人自然起敵愾氣也。嗟呼自士農工商。以至海外諸人。僉知節衣食。報國恩。率皆如此。況正士大夫。以國家安危自任者。一聞其事。行豈得不感憤而興起哉。吾故畧敘其誠忠大節。以身勤王事者。以戒世之委靡怠惰。毫無氣節者。

續近事紀畧　征臺略記　終

跋

吾師三溪菊池先生東京人也一旦遭逢時変東依西托流寓四方具嘗艱苦連変境遇每嘗艱苦文必進一境每変境遇著必成一書先是八九年前先生在東京著晴雪樓詩鈔及東華集詩名大噪既而来寓西京寄蔵乃有西京伝新誌民権講義東京写真鏡等著皆文章奇抜命意新工於是先生之声名益籍籍大伝播海内焉而今又著續近事紀畧若干巻境遇異若述愈変愈富其様而行乎世者業已如新甚既脱稿未逸上木者曰讀史戰論曰南紀名賢録曰銷夏雜志曰草冠紀略其他詩文集皆手自繕写整頓裒然成冊嗚呼今他人有此一著書亦足以博声名望銀文

軍也而況於著身如此多而先生尚自視欿然方且讀書窮年著述自娯若何先生境遇百変其著書之富文章之進未可測知也昔者盧陵序梅聖俞詩曰窮者而後工予今於先生著亦道焉

明治九年丙子三月

門下生　矢野述謹識

明治九年四月刻成
仝　九年三月版權免許

定價金五拾五錢

京都府平民
著者　菊池純
下京第三十區枳殼馬場七條上ル萬屋町四百六十九番地平井孫右衛門同居

京都府平民
出版人　大谷仁兵衛
下京第五區三條通御幸町西ヘ入辨慶石町五拾六番地

三府

發兌

書肆

東京日本橋川瀬石町　村上勘兵衛

同　通油町　水野慶次郎

大阪北久太郎町四丁目　柳原喜兵衛

同　心齋橋筋一丁目　松村九兵衛

京都柳馬場御池下ル　北邨四郎兵衛

同　三條通寺町西入　杉本甚助

同　寺町通四條上ル　田中治兵衛

同　三條通柳馬場東入　辻本仁兵衛

同　柳馬場三條下ル　辻本九兵衛

同　三條通寺町西入　細川清助

岡千仞 著

尊攘紀事

明治十五年（一八八二）東京府龍雲堂刻本

據明治十五年（一八八二）
東京府龍雲堂刻本影印

鹿門岡千仞著

尊攘紀事

東京　龍雲堂



尊攘紀事叙



自尊攘之論興。四方奮起。争効力王事。遂開今日之聖運。尊攘二字之有功於世也大矣。然人特知二字之有功於世。而不知二字中又有名實之異。余嘗謂近日之事。假攘夷之名。以成尊王之實耳。夫夷果可攘乎。今之夷非昔之夷。昔者田村将軍嘗攘之於鈴鹿。夷之自北來侵者

也。北條時宗嘗攘之於博多。夷之自西來寇者也。來寇來侵。故攘之云爾。今之夷曰求通好。曰乞互市。互市通好。天下通例。豈容遽然攘之。且世局大變。五洲交通。我之不可畫界自守也亦明矣。海外萬里。人安其土。彼之不有覬覦吞噬之意也亦明矣。嗚呼察於彼我之形情而能隨時救務者。其唯豪傑之士乎。如水藩烈公

君臣是也。烈公觀承平之久士氣衰苶不振。倡攘夷論。以鼓舞激發之。欲以成其尊王之志。二三賢侯贊之。四方志士應之。於是海内囂囂然望。朝廷以攘夷之勑責幕府。以征夷之任。幕府窮迫。至自解其職。賢侯志士投機以成尊王之事。尊王之實舉。而攘夷之名廢。此癸丑已後之大勢也。友人岡天爵輯錄癸丑至丁卯十又五年之事。附

以議論。命曰尊攘紀事。屬予序。十五年間。變故百出。要之不出於尊攘二字。因以名其書云。大人識其大。小人識其小。紀當時之事者。其書亦多。大率瑣屑繁蕪。見其外而不及其內。眩其名而不考其實。天爵與天下豪俊結納。其所睹聞。皆得要領。所謂假攘夷以成尊王者。發其底蘊而無餘。文辭亦卓絕。非他撰比。自謂必傳之書。非夸言也歟。

癸亥。薩藩與英人戰。予奉藩命到江戸。天爵聞之。千里來見。謂余曰。往年游水藩。問開鎖得失於會澤憩齋。憩齋所答與其著新論殊趣。予惑焉。請質於子。余乃誦近製詩。內曰。畢竟和戎是禦戎。因痛論三日。天爵首肯而去。夫鹿兒港之戰。馬關之役。特以應攘夷之名耳。薩長主意亡於此。故一戰輒和。一擊輒止。而尊王之事。二藩終成之。觀

於是事。而可以得尊攘之說。又可以讀尊攘紀事之書。

明治十五年七月下浣

重野安繹士德甫撰





尊攘紀事序

幕府末造失措固多矣而其足以速亡者在黨獄焉其可以為得策者莫可數然舉一橋越前二公以一洗累世積弊者享保寬政之更革蓋亦未及此從則霸業宜以中興而不能拯其亡者以前失

已蠹其內也夫幕府之啓海禁也忼慨之士憤嫉外人欲藉朝威以沮幕議於是尊王攘夷之論興矣幕府處此誠難矣然和戰異見是天下之公議幕府盡違衆議亦未可罪況雄藩巨鎮如薩摩加賀仙臺未嘗唱戰以水戶烈公

雖唱尊攘及入參幕議悉事情則不復議戰者考衆論見其多寡判之幕議未必決於非也故先帝雖不好和而未嘗斷言不可和每言委衆議其勅諸侯曰亦輔幕府以禦外侮幕府違勅擅修盟約猶謂將軍年少何咎乃遣

大原卿勅舉一橋越前二公釐革庶政其依寄幕府之意蓋莫如渝也幕府反卽嫉讓已遂勅者逐斥親王大臣羅織憂國士為黨誅竄數十百人志士憤惋視如寇讎於是乎欲覆幕府之情始興矣夫一橋氏天下人望之所屬幕府擇世子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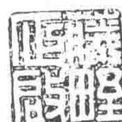
日人皆冀其入爲嗣其爲攝理也孰不欣幸者況越侯夙有仁聞又爲幕府親族以輔之是猶有德公樂翁並出也其勢何爲而不成就能破三百年之陋制行諸侯之覲返其質削繁省冗善政良法不出數月而畢幕府勢威宜以萬世也而詔使來歸京中

議論已變遣三條公勅議攘夷將軍入朝對之未至而驟彊以攘斥期是皆草莽匹夫所主張而二氏之賢加以尾土守諸侯佐而不能折處士抗議越侯窮蹙脫身霸業日以衰是何也志士死非命之怨深銘黨士之骨雖磨而不可磷也故勉抵捂其所趨使幕府

不知其所措前者覺後者繼大和但馬之亂輦下之變以至長門抗拒莫非伏怨發分當此時鎖港之不可行人已知之而其皆藉以攘夷論者中其所忌以撓之而已及幕府已而其論亦罷其情可以見矣嚮使幕府不買私怨於議士則一橋越前　天子之所簡選

有門地有名望調和官武酌定外交不難也黨獄株連不斃則不已有國者所宜儆也岡君此編叙述詳確文辭雄快足破坊間俗書之妄予亦頃修近世史博綜諸說通觀告得頗悉肯綮故畧論其大勢以弁首若夫勤王諸士百折不撓以能贊

成復古偉業則本編固悉之矣何
須予表出哉
明治壬午六月
三等編修官藤野啓撰




自叙

原仲寧督府紀略序曰自余入京三易歳變故百出殆非人力所能爲病床不寢深考其故始知天地間本有自然之大勢循環于冥冥之間而其潛運默移常出人意之表處其時當其局或有不及知者知而不及制者此固難與俗士共談焉因以歔欷者久之仲寧入京爲己亥正月是夏一橋公奉攘夷勅東下翌年毛利氏建白親征事破七卿西走武田耕雲與其黨據那珂湊潰圍西上竟斬於敦賀此類皆仲寧或不及知者或知而不及制者宜矣其歔欷者久之宜矣其難與俗士共談焉蓋徳川氏以積弱之餘與歐米各國予和戰之大局上爲朝廷之所誚讓下爲薩長諸藩之所交逼大勢

之潛運默移常出人意之表固當然者矣抑余弱冠始入江戸翌年米艦至浦賀後遊京攝會嶋津氏護朝使而東翌年將軍入朝余從藩主上京是秋薩長與英法搆難大勢之潛運默移至是愈速爲毛利氏犯闕爲防長征伐爲復古建議爲大政奉還爲伏見之變爲奥羽之亂以致明治之維新此皆天地間本有自然之大勢循環于冥冥之間者矣而今就其迹而求其故有得有失有天有數皆有不得不然者而存焉顧余逢多故之世雖無一所爲又曾與一時豪俊周旋于驟擾之間半夜不寢反思天下之所以至此百感交集不覺大息矣乃出平生所手録掲其槩略又著論附篇末以抒所見仲寧紀略成於乙丑夏日曰天下治亂之機方在今日大

運轉換。未知其何出也。是秋仲寧爲人所刺。嗚呼。仲寧與余論是中者又與余同所見者。安得起諸泉下與之論天下治亂之機。難與俗士共談者矣。明治壬午一月。仙臺岡千仞撰于東京寓舍

緒言

一余承乏史館編輯。米艦來航以來事。當時圖書。無一供史料。每公退歴訪舊故。搜索逸事。得一異書一異聞。便筆記積爲數十卷。將有所編。既而病眼不瘥。此念亦廢。今茲辛己病眼稍復。檢出舊稿。蠹魚駁蝕。不覺凄然。乃加刪削。修爲四十篇。每篇泛論當時得于見聞者附後。

一此書在史館時所私編。命曰退公録話。後刪其繁雜。彷紀事本末體。設題分篇。而以此際天下所論。不出于尊攘二字。改命曰尊攘紀事。

一稱呼書官。（中納言類）書官稱。（伊勢守左衛門尉。修書勢州左衛門類）書藩名。（越前氏水戸氏類）書家稱。（一橋氏類）書通稱。（[illegible]太郎類）書號。（臺堂類）類例不一。非有意而爲。左氏本自有此例。

尊攘紀事　十　緒言

一此書起稿未半。獲原仲寧督府紀略。事實簡該。行文暢達。余一見曰。仲寧撰此書。何一類留供我取材者。蓋余在昌平黌。得益友四人。薩摩重野安繹字士德。會津高橋宗彰字有常。三河松本衡字士權。水戸原任字仲寧。仲寧有才學。幼爲藤田東湖所重。其遊昌平黌。老儒碩學。皆友待之。

一橋氏參幕政。事無大小。出於仲寧。當時稱爲得人。惜死非命也。

明治辛己十二月

岡　千仞誌

尊攘紀事目錄

尊攘紀事卷一

宮城縣　岡千仞振衣撰

米國軍艦入浦賀

重野成齋曰氏榮是論爲幕府始終

嘉永六年六月亞米利加合衆國海軍提督彼理以軍艦四艘入浦賀奉行戸田氏榮遣屬吏問故曰本國發重使乞隣交通商請見重官達國命氏榮諭我國制長崎以外禁外國船進港彼理不肯曰萬里奉國命我將爲我所欲爲將走艦入内海氏榮曰請告狀政府與之刻期三日狀報曰彼不得所請立生大變今也沿海忽備釁端一闢取覆敗也必矣權受國書閣老阿部勢州會宗藩及諸曹議論紛然無所統

内藤耻叟曰勢州來訪以夜我談及登營參政。

水原節夫曰使命往復國勢之伸縮係焉辯之之屈伸決於當初之應答九里濱延接自破邦禁宜彼日驕傲而我終委靡也

歸時水戸前中納言得罪幽別邸名望重天下勢州受將軍命往請登營參大議辭不見坐待至夜乃出見曰力病以奉盛旨翌日登營論和戰利害且曰不一戰以折彼驕傲則國威日挫諸曹恐怖強爲之説曰權受彼書遷延答期以修武備而後戰於是受書議始決起假館九里濵會津彦根川越忍四藩勒兵備變彼理從兵護衛入館就位進國書方物氏榮使譯官口諭曰所請事體極大非可輙答請明春決答賜物慰勞既退衆意稍安四艦忽然駛入内海發砲下哨船測量淺深氏榮遣吏詰問彼傲然曰明年再航不得所請則有戰而已故測量内海爲繫艦隊之所耳後二日抜錨而去國書副漢文曰我米國隔大洋與貴國相對若駛汽艦十八晝夜可以達我國雖新造生齒日繁貿易年盛貴國能開海港通互市其爲國益不細若有所疑則試行數年無益而後止我國船艦航漢土及獵鯨魚者或遭颶風或少煤炭漂至貴國無歳無之切望貴國接濟給卹以盡善隣之義又有大統領委特權狀曰朕一心依賴彼理彼理有識有才請貴國大臣與之議定交信通商章程是時太平年久外内忘兵而一旦有此警朝野騷然急命諸藩出兵戍沿海要地令瀕海徙老幼婦女前中納言專主拒絶與書勢州陳不可和十事勢州不

河野通之曰家慶深知老公有爲遺命任國事而閣老不用外爲外人所要挾内爲國論所遁勒輾轉至敗亡蓋畏戰之心使之也。

能斷受書務順適彼意是月二十二日將軍德川家慶薨世子家定嗣立家慶病漸深憂外憂薨前日告諸老曰前中納言用心當世一切外國事務諮之水戸氏七月會列藩群矦示米國書曰國法禁近外人前日之事出于一時權宜不可以爲常彼所請家國大事宜各陳意見於是天下競論防禦方法和戰利害或謂絶彼請則不得不戰戰則兵備不整再來之日托事延督答期以修兵備兵備一立則或戰或和其權在我或謂統御不得其人則衆心不一若委一切海防事務前中納言則紀綱一新士氣振起何患外夷之爲或謂一朝允彼請則英法諸國各倣其所

今日不能戰。明乎焉能戰。況論言虛構。其誰信之。

當時豈無忠憤義勇之人。使之抑鬱死非命。不知幾十百。今而思之。尚有餘憤。

爲陸續來請。國力有限。要求無厭。不若嚴絕彼請。或謂貿易通商。國法之所禁。但撫漂民。給薪炭。允彼所請。且以探海外動靜。或謂幕府以征夷爲職。一旦怖彼恫喝。允彼要請。失職無甚焉。請大舉掃攘。以挽回頹風。更張國勢。儒生劍客。亦爭上書論外事。人心洶洶。幕論曰。衆議雖有異同。其要歸和戰二字。顧邊防未整。兵器未完。未可妄啓釁端。彼來歲航度。姑以婉辭弭之。唯彼以暴威來逼。勢不可不應。宜用力實地。抑忠憤。蓄義勇。莫汚國體。八月。薩藩報曰。米艦來琉球。繫泊蓋諜我邦動靜。且待來春期至也。

歐米人接踵我邦。始于此。是秋余遊浦賀。聞香山中島諸人說。汽艦迅駛。火器精銳。而眇視我國。如不爲意。愈知宇內大勢一變。而我邦孤立東海。竟不免此患。先是水戶烈公慨邦人忽海防。消梵鐘鑄大砲。修武備。振士氣。將以身率天下。遂以是觸幕府之嫌。幽閉別邸。天下寃之。而會澤藤田青山豐田諸儒。著書盛行天下。傳誦其書。槩慷慨時事。痛斥外國。而米艦入浦賀。其所要請。諸儒所擬議。一一符合。時論歙然宗其言。而烈公解幽閉。參大政。隔日登營。天下想望風采。皆曰。治亂安危。繫斯人。烈公亦慨然以身許國。宏謨碩畫。將有所出。群小不便。讒謗交起。遂鍛鍊起大獄。株連宗藩列侯。

重野曰。淋漓痛快。論得當日情形。宛然在目。

天下大亂。噫使幕府始終委任斯人。仗宗戚之重。參天下之政。則武備輕忽。不至如此之甚。政綱陵夷。不至如此之極。一旦緩急。折衝樽俎。不乏其人。不必至狼狽失措。取侮外人。如此之辱也。及米國事起。始解幽閉。猶恐無及。而起之不盡其用。黜之不以其道。此自壞萬里長城者。如之何不釀其亂而速其亡乎。

俄國使艦入長崎

七月。俄羅斯軍艦四艘。入長崎港。奉行大澤氏移檄旁近諸藩。備哨船。嚴守沿岸砲臺。遣屬吏詰問。曰。俄國使臣布恬廷。奉國命。有所請。願見高貴大臣。呈國書。論使事。奉行狀聞。幕議使奉行受國書。書副漢文。以三事爲請。曰修隣交。曰正唐太疆界。曰許俄國船舶入海港。買薪水食糧。缺乏之器具。布氏特呈一書。曰。疆界一事。非書牘所能悉。請延外臣於江戶。與大臣面議論決。是月。俄艦入唐太玖琛潭。松前戍卒懲文化亂爲寇。至埋兵器。藏糧穀。航海。保宗谷。松前得報發兵。氷合不可航。乃屯增氣宗谷。幕府已退米艦。爲帖席之念。忽得是報。人心恟恟。十二月。烈公盡衆議。命大監察筒井肥州。勘定奉行川路左衛門尉。赴長崎。延見布氏。備禮授國書。曰。貴國與我邦。各土其土。

木原曰俄勢幾殆聖謨諸人得支梧其間米勢急我不遑遑其衝易地皆然

野口之布曰筒井川路當時能吏若使二人當米來必至如林井戶失體余嘗觀隨員手記二使論辯數十回翌日遣中村爲彌追說千島唐太論辨未盡者極爲痛快蓋二使專持大體別遣屬官盡餘論苦心處置

東野曰蓮翁常云俄逼我如火英逼我如水火猶可撲滅水漫溢無如之何果信

民其民互不相通問各安於無事今新定疆界當先按圖籍驗地理確有憑據而後兩國發使臣反覆討論以劃定彼此疆域此非一朝所能辨若夫貿易通信則我國固有厲禁今夏米國亦來乞互市現今宇內形勢一變不可拘舊法然而許貴國拒米國固爲不可若許貴國米國則萬國並請此非國力所能給況我國將軍新立百度草創此等重事問之列藩以議可否奏之朝廷以仰勅裁非經三四年之久不可也議定之日自我報荅布氏每條論難且曰千島北方屬俄南方屬貴國擇捉我屬島而貴國人占居左衛門曰千島全島我屬地而貴國人蠶食其北曰唐太全島屬俄貴國人占居其南左衛門曰唐太南部古來屬我今貴國欲全領擅妄如此通交互市寧可議乎布氏不敢爭曰請驗實地而後決受書而發二氏飛書報應接始末曰速遣吏巡視唐太按驗疆界彼既據守其地不速往恐非我有也乃命監察堀利熙赴蝦夷檢覈唐太疆界布氏已發歷視唐太沿邊廻艦抵大坂港畿內騷擾聞我許米國下田函館二港轉入下田與筒井川路諸氏議定和好條欵準米國且曰日俄以擇捉蔚布中間爲界唐太仍舊貫不分疆域

蝦夷自阿部比羅夫置郡領以來史傳無所見及

木原曰北劃五十度東包括千島蘭人亦嘗著其書近古東境爲俄人所蠶食竟至以東境換北境其源遠矣

松前氏服全嶋奉貢大阪豐關白大悅賜金印世主其土而唐太極北一大嶋雖松前氏亦維朒視之歲遣藩士一兩人督漁獵而已林子平三國通覽圖其地陸接滿州蓋邦人古來無窮其北疆者也布氏奉是書幕府召松前藩宰問疆界不審觀荷蘭人輿地圖畫五十度爲日俄疆界遂以是爲說布氏曰外人地圖何足據且度數屬天非就地而畫者山河形勢豈可以度數分劃乎夫唐太我北門鎖鑰而不知疆界爲何地其忽自治如此幾何不爲彼所蠶食乎是役原仲寧受烈公命從川路氏引見布氏之日捧刀而待布氏曰所請三事一言而定而待三四年者何故左衛門逍遙論難不少凝滯彼亦承服其理後饗二使於艦中布氏出迎禮待極殷左衛門有才幹爲諸曹所推官軍入城慨然曰此臣輩不力之所致正服自殺如斯人立身有本末者矣佐和氏歸自俄曰布氏八十餘今猶健聞川路氏自刎失泣豈由當時有所服於應接之間也歟

鈴木大亮官於開拓使用心北陲邊事曾著唐太沿革考曰唐太一稱空子文化六年改曰北蝦夷言語風俗槪同北海道往昔山丹人歲齎木綿繻子錦帛烟管來易獺狐貂水豹皮奉其痴駁無書

重野曰。唐太屬我。始于寛政。今世人之所不知。

札歲加負債。牟利無飽。忿爭不絕。或至質子女爲奴婢。西部沿海。爲减人口。土人不平。寛政元年。土酋遣五人來宗谷。請屬松前氏。獻寶物表無他。翌年。松前氏遣其臣高橋寛光。置廠舍於白主。玖琛潭。綏撫土人。文化四年。幕府交貊皮二千六百四十張。償山丹人負債。自是山丹人交易全絕。明淸地誌。無山丹。近藤守重曰。土人皆云。溯黑龍江數里。南岸有一部落。曰山丹。屬滿洲。滿洲與唐太西部。隔海相對。乃古肅愼之地。後漢曰挹婁。元魏曰勿吉。隋唐曰黑水靺鞨。後靺鞨强盛。號渤海。渤海爲契丹所併。蒙古以其地曠濶。人民散居。置五府。

分領黑龍江南北。明因部族所居。置都司官。拜酋長爲都督。給印信。各統其屬。按淸一統志。淸祖平三姓之亂。居寧古塔。建國號曰滿洲。後以東北諸部。屬寧古塔。康凞十五年。移鎭吉林烏剌城。留副都統鎭寧古塔。烏剌城東北三十餘里。混同江海口有太洲。南北二千餘里。東西數百里。距西岸近所僅百里許。有山曰圖可蘇庫。其長竟洲。林木深翳。有小水數十。東西分入海。按黑龍江合嫩江松花江。曰混同江。入海。所謂太洲。謂唐太也。安永年間。唐太土酋至山丹。見滿洲官人。官人命名曰揚忠貞。授印信。令管理部屬。印方二寸。刻篆字滿字。文曰管理三姓地方兵千副都統印。最上德內之巡視唐太。親見印信云。寛政元年。俄人至唐太西部彰僞。見土人。度身材。截頭髮。與燧石而去。三年至頓內。五年。來根室。送漂民。請貿易。文化三年。寇唐太擄略土人。四年寇擇捉。而唐太西北部。爲俄所占。陸續來移。按寛保三年。荷蘭人所刊地圖。有薩哈連河。河口一島。曰薩哈連島。唐太是也。盛京通志曰。黑龍江。卽薩哈連江。薩哈連者黑也。蓋唐太徃古無所考。而松前氏布政令。亦寛政以後之事。其地無定名。呼太洲。呼薩哈連。皆外人所命。而我呼唐太。亦唐人之義。蓋異域視之也。唯風俗言語。同我北海道土人。足徵其同一人種也。

河野曰。唐太原無主蠻土。近百年來。英法採無主海島。殖民爲管地。蓋俄人攙出唐太。亦彷之耳。

阿部勢州請退不允

米艦始來。阿部勢州命戶田氏榮却之。而米人强請。不得已受國書。意以爲待彼再度。以雪前恥。起水戶烈公參海防事務。日與諸曹議防禦。論方略意頗銳。既而米艦駛入內海。恃兵恣睢。百司狼狽。授旨林井戶諸氏。責彼無禮。諸氏畏怖。往復傳命。每發一辭。輙爲彼所折深。恐一旦激變。禍及天下。遂閱下田函館二港。以牵無事。天下不滿其所爲。物議紛起。勢州深自慚愧。語家宰曰。余以庸才任重職。將軍若數余誤

森保定曰。勢州處分。不滿輿望。門田堯佐勸之辭職。不用。至此有此請者。無他。國事日非。內訌外釁。湊合一身。進退維谷。有爲銳氣消沮略盡也。

木原曰。言出於肺腑。一讀爽然。唯已發禍端至此。欲嫁責於閣老他人可乎。

國事。褫職思罪。則人人奮發。政體一新。挽回可期。且已解海禁。自令諸國陸續發使。要我至開兵端也必矣。當是時。率臣隷任責方面。盡力防禦。可以雪今日之辱也。乃稱病。與書牧野備州曰。僕叨掌故將軍之恩遇。任宰輔之重責。常不自安。米艦之來。請非發于今日。往年荷蘭特使告歐人窺我也久矣。後又命領事懇切忠告。既知此事。宜先彼未至。急修武備以待。而因循至今日。昨年受國書。全出權宜處分。遂至敗祖法。開二港。此皆正弘以不才居重職之所致。正弘固分粉虀其身。以報國恩。而一旦變發不虞。狼狽倒置如斯。何辭以奏朝廷。何面以令諸侯。正弘自今退

森曰。既不能盡力老職。何能任責方面。

思前愆。甘受嚴責。往年以微勞。加賜一萬石。今皆奉還。卿諒區區。告之將軍。速解現任。他日有事。將任責方面。以一死報國恩。備州愕然曰。勢州以是解職。則忠雅亦當辭職。乃亦上表請解職。將軍懇諭曰。今春之事。豈汝二人罪乎。汝二人去。如余何。會京都仙洞御所火。延及大內。烈焰四散。公卿第宅士民坊舍。延燒千餘戶。所司代報變。諸曹遏勢州曰。內外多故。日急一日。而閣下決然辭職。豈臣子所宜爲乎。勢州無如何。乃起視大政。而中心危懼不自安。以堀田備州固持和議。薦爲閣老。專掌外國事務。後論止巴耳利西入見不合意。愈不安。尋病卒。或曰。勢州深悔此事。

河野曰。我邦解國禁以來。各港大開。造設鐵路。文日盛一日。横濱上海。爲東洋大互市場。以聚萬國船舶。眞五洲大變。

日肆酒色。以促性命。一時擬以魏無知。

米國發使。要我不特我邦大變。自有歐米以來。未曾有是事。謂之五州大變亦可也。我以東海獨立國。應此千載未曾有之變。以不世出之英雄。如豐臣德川諸公。當之猶恐不敵。況當時閣老。以其人物則門閥紈袴。以其才畧則猥瑣庸劣。以是輩當是變。何異螳螂抗車。蚊蚋刺牛乎。唯勢州少參機務。以聰敏聞。此猶可與談大事也。勢州得浦賀急報。與扳倉防州謀。授旨添川勘平。說藤田東湖。起烈公參大務。烈公負文武大略。豪邁不群。而輔佐諸臣。概皆超凡出群。而薩摩佐賀土佐長門諸雄

木原曰。通篇痛論不遺餘力。而議論正平。自足服人。然當時紀綱廢弛。不能改一弊。安能一親內外諸侯引之參謀。淺乎。設有德公再生。輔以樂翁公。此事或可庶幾也。

藩。亦皆有爲之主。毅然以天下爲己任。皆可與有爲者矣。若使勢州奏朝廷。以烈公輔佐將軍。協心薩肥諸大藩。左提右挈。以當天下之大難。以輿論所向。公議所歸。具狀陳奏。以天裁決和戰二策。和以天下。戰以天下。則堂堂之旗。正正之陣。天下何事不可爲。而其策不出于此。徒以一二有司臆言了是局。大機一去不可復回。大勢一屈不可復伸。大辱一受不可復雪。遂以是爲輿論所不容。內自慙愧。薦備州爲自免之計。余不特爲勢州深愧之。實爲神州惜失此一大機會也。

河野曰。將以是拒彼。淺乎其視米國也。

亞旦後爲大統領。彼畧傢米全國者。豈甘爲此輩所賺乎。

佐田白茅曰。是時羽倉簡三見勢州。論互市之不可。勢州固不可互市。唯欲以擬後十年了局。故爲彼所乘。

幕府許米國入下田函館二港通商

安政元年正月十三日。米國使節彼理率軍艦七艘入浦賀。直指內海。泊于小柴本牧兩灣。戸田豆州遣屬吏遏之。傲然曰。浦賀狹隘。不容我艦隊。幕府命儒員林大學町奉行井戸對州往見。授旨曰。不許彼請。又不絕彼望。託言左右遷延歲月。使彼引去。以俟我決答。乃擬鎌倉爲會見所。對州至浦賀。遣屬吏請上陸。彼理稱病。副將亞旦來見。告之相見于鎌倉。亞旦問鎌倉何地。出圖指示。亞旦曰。本國有命。云往江戸。會大臣。對州不得已。告浦賀爲會見所。亞旦曰。江戸咫尺。盍延大使于此。對州答以國禁。亞旦曰。歐米各國遇使臣。必於國都。貴國豈得獨異乎。懷出江戸近海圖。指品川川崎曰。此地沿海。宜爲會見所。不決而罷。是時命諸大藩出師守沿岸。兵營相望。彼不以爲意。日放大砲。響徹數里之外。又下脚艇測量生麥大師河原海岸。幕吏遏止。不可。對州請米人擇會見地。按行至橫濱。曰可。乃繕館舍爲會見之設。林井戸二氏移館神奈川。遣吏試問彼意。曰。開海港通貿易。吏論不可。彼曰。此事當見大臣論了。等卑賤。何知可不可。狀聞。幕議沸騰。趣召二氏。二氏擬陳答問各款請旨。水戸前中納言與閣老論亘數日。曰通商決不可許。彼果爲之啓釁。亦不得已者。意無暴戾至此之理。

水原曰。當時幕府無戰心。故如兒戲耳。若有一周瑜。案決策。則百萬勝兵可亾也。

二氏取旨卜日。告延見。諸艦進泊神奈川灣。直逼品川砲臺。連發大砲。響達江戸府下。百萬負擔而立。二月十日。列松代小倉二藩兵。延見彼理。從兵上岸。銃劍裝隊。威容肅然。二氏從屬員迎接。一揖就位。二氏曰。將軍新喪。百事倥偬。貴國所請各款。不遑熟議。唯救卹漂民。修理毀船。將軍在日已準之。至隣交通商。國法所禁。宜反覆討論。待議定日而後決答。彼理故爲不解。直論通商條約曰。此地副余望。不復必抵江戸。若貴國不允所請。我不敢退一步。意色頗決。二氏恐其激變。專表懇親之意。給石炭食料。彼此通餽贈。皆允彼所請。唯拒名爲通商。彼理不少枉其說。至日晡而罷。二氏以彼強辯不可奪。致書曰。我既許漢土荷蘭通商。若欲依此例。則請再議。彼理見其可說。期十九日。至此減儀衛。和言容曰。長崎不便通商。宜別開四五港。且貴國於漢土荷蘭。待如臣虜。非我儕所堪。彼此人民。皆天所寵。宜許其自便。二氏辨國法難俄變。彼理強辨論無是理。乃許開下田函館二港。彼理色降。請檢兩港地形。而後議定。會罷。二氏草條約案。請允裁。勢州怒其所許太濫。前中納言尤不懌。二氏曰。彼所要不止是。臣等竭力抗論。僅得如此。若拒臣等所許。則有戰焉耳。今也沿海兵備。殆如兒戲。戰敗而後議和。其所許豈止此乎。前中納言默然。竟可。

其議彼理以言歸好。延二氏及屬員其艦。大饗贈國旗以表無他心。三月三日。議決條約十二款。曰兩國君主批準署印。彼此交換。自今閱十八月施行。十三日發神奈川。赴函館。留一書論鎖國舊法不可固執。前中納言以議不合稱病。辭登營。六月大學會彼理于下田。附加條約。一如彼所請。自知不滿世論。上書引過曰。臣等以短才當大任。不能副台旨。罪當萬死。惟爭瑣事。啓大釁。非委囑大事之旨。故寧犯罪戾以完和好。此役幕府深恐生事。務順適彼意。彼愈爲得計。凌傲侮慢。無所不至。有一人上岸。突入軍營中。取武器玩弄。營兵怒。幕吏告遏其入軍營。其人笑曰。貴國人抵米艦。縱觀諸器械。我不敢拒。今何拒我之爲。他皆類之。會筒井川路二氏歸自長崎。曰臣等宣國禁。反覆論難。卻俄艦。而今劇許彼二港。俄人聞之必謂臣等處間叨立異說。此使彼有辭也。且彼所要。一一許之。則天下憤恚。遂釀喪亂。此事追論無詮。唯俄人再至。日不可不彌縫體面。十二月亞旦來下田。齎大統領所親署條約書。請交換將軍親署書。林井戶二氏力辯將軍無親署之例。乃使閣老代署。旁書代公方三字。翌年三月。米艦二艘入下田。請測量沿海。列藩爭論不可。曰。四方環海。我之所以據而爲險。一許測量。何以立國。

藤野正啓曰。筒井川路二氏論爭頗過激。政憲老練。聖謨多智。萬無此事。蓋時人捏造以布世也。野口曰。二使奉幕旨。拒俄人所請。論難苦辛。僅遂其志。而未復命。既許米使二港。此不得不一直者。不可謂萬無此事。但未言待俄來彌縫。老練多智本色。

是時余在昌平黌。與同窓諸友連署上書。大意謂祖宗法度不可不遵。外夷陸梁不可不懲。幕府世職征夷。三百列藩八萬麾下。固備外夷之侵寇也。彼繫軍艦要開港。迹既不恭。事固無名。以全國敵愾之公憤漏之。一二軍艦固未爲無算也。此事距今二十八年。回想當時。歷歷在目。神奈川會見之日。余慨然以爲此天下大事。與同窓諸友赴神奈川。米艦泊海心。巍然如城。沿岸旌旗林立。皆列藩兵營。日將加午。本艦發砲爲號。每艦下哨船。衛兵八百。列槍銃。一齊上岸。白刃號令。立成隊伍。威容凜然。萬衆駭愕。是時和戰未決。各藩士人會神奈川。日論國事。余以當時所聞。蓋筒井川路二氏之赴長崎。烈公專參大政。幕議主戰。唯以戰備未完。皆曰延晉。決答以修戰備。至米艦入神奈川。當路吏曹恐怖膽落。松平內藤二老深害烈公論拒絕。密諷井伊氏說溜間諸侯。一日烈公聞諸老有與議登營。問策諸老相目不言。公曰。譜第列藩與我同休戚者。歷召列侯。問意見。無復一人陳所見者。公固偉松平定猷建言剴切。目定猷令陳所見。定猷惶恐曰。事迫唯祈和平而已。一坐同聲贊之。公慨然曰。天下之事去矣。蓋是時大平爲弊。大小諸侯徒粧邊幅。柔懦庸暗。無復足與謀大事者。林氏

森曰。當時幕吏固云。一二軍艦。固不足畏。特慮彼連各國。

木原曰讀至此使人追念當時氣揚如山

以爲儒宗中此撰而非有經世之才應變之略其前後應接亦多命吏胥爲之道地然則其摸稜了局亦一二輕儇吏曹乘此機施狡獪技倆耳彼理日本紀行誠告本國政府書曰䘏漂民泊鯨船二欵不爲太難至開港通商則非藉兵力或不能得條約五欵爲許七里游步曰此事出於期望之外日本七里當英法十里四方十里周廻七十里以是地供游獵跋涉豈不綽綽然有餘地乎然則雖彼猶不意我許十二欵條約于一言之下如斯之容易也

尊攘紀事卷一終

尊攘紀事卷二

宮城縣　岡千仞振衣撰

英艦入各港

河野曰。俄英不相容。英艶是事非一朝。

安政二年五月英艦入函館。見奉行。請見俄國條約。不敢示。問蔚布唐太何屬。奉行曰。蔚布屬俄。唐太疆界未定。艦將笑曰。唐太若屬俄。則我且奪而據之。六月英法軍艦入函館。請醫傷者。曰。與俄艦戰于烏膜都加。海俄人敗走。載俄俘四十餘名。三年三月英艦三艘入函館。五名突入南部藩營門。毆倒一卒。守兵揮棒抗之。奉行馳人止之。四月英艦四艘入函館。兵卒三十餘名醉酗。剽掠人家。傷人。奉行詰艦將。艦將曰。前請牛肉不與。故有此暴行而已。五月英艦入函館。曰。載病者三十餘名。願給牛肉。奉行答以屠牛爲邦禁。乞雞千頭。乃與二百頭。八月英艦三艘入長崎。直軼停船標。衝邏船。傷數人。結隊橫行市街。奉行遣吏書詰。艦卒奪書鞭吏。艦將請游步港內。不允。艦將曰。函館下田許游步。何也。奉行語塞。九月英艦入長崎。會諏訪社祭。市街雜沓。遣吏止上陸。不聽。奉行見艦將。語嚮所泊英艦發砲。幾傷漁船。艦將傲然曰。是必空砲。又讓其夜間發砲。犯港法。艦將曰。此爲軍艦常例。奉行曰。港法不論何國。禁發砲。曰。卿等生來曾目外國軍艦否。

木原曰。傲慢至此。猶甘爲順適。幕吏辱國體。一至此乎。

尊攘記事　卷之二　二

是時英法撥土。討俄人在東洋者。火東薩加尼加羅西諸邑。其屢繫軍艦於函館。不足怪也。然而夷考其迹。猶有可論者。蓋米國之發使於我。必先與荷蘭及英法。熟議而後擧。故聲於彼。形於此。露痕迹於隱約之中。自有不可掩蔽者矣。蓋彼以東洋諸國。爲博贏利資富強之地。非一日。而覗我邦禁耶蘇以來。鎖海港。謝外交。國內無事。以爲彼承平日久。武備日弛。若以大艦巨砲。恫喝之。可以逞我所大欲也。而米國新與漢土通貿易。日本海爲必由之地。故首傾國力從事于此。其發使必先與荷蘭謀曰。我以軍艦要日本。不可無所先。於是荷人張大其事。告米國有要請之謀。勢州所謂荷蘭特使是也。其入浦賀要貿易。荷人在長崎者。爲之說曰。若開兵端。立取大禍。又恐我不遽信。發使艦托舊誼。說開港之利。以我固耳英國強名。爲之說曰。英國強暴。非米比。而窺貴國有歲。於是入函館。入長崎。劫官吏。威市民。使我朝野愕然。不可端倪。而俄窺我北疆日久。聞米有此擧。以爲可以達我積年之望也。米入浦賀。故爲恣雎。俄入長崎。故爲恭順。米俄爲之實。形荷英爲之虛聲。而我墜五里霧之中。不暇爲之謀。供薪水糧食。許船舶繫泊。唯其所要請。彼以爲日本技倆止此耳。於是發辯士游

畫出心事。洞如觀火。

重齋曰。常寧形勢。毀言時憤以燃犀照海。自雖燃犀。雖不知出于實。何以當之。

蒲生曰。余[illegible]遇此災。一讀追念當時。毛髮上竪。

說威以大艦巨砲之不可敵。勸以通商貿易之爲大利。至曰英國命其將薄林克率五十艘艦隊要貴國。現在漢土。夫英法衝北京。猶不過二十艘。豈遣一使臣有發五十艘艦隊之理乎。試算五十艘艦隊糧食器械費額巨萬。將取其償何地。且已爲日本發五十艘艦隊。中間聞我許米國條約。長崎咫尺。無一所爲而反軍艦。此非英國所爲也。彼設此事爲說。亦殆張儀以商於五十里欺楚之類。若使當時對之曰。我未嘗獲怨英國。彼擁五十艘軍艦要我。我當明辯貿易之所以爲國禁。而彼猶不聽。則有以死從事爾。如此則彼不特詐窮術盡。苦策無所出。亦將曰日本獨立帝國。不可以虛聲動也。

江戸大震

十月二日。東南有光如火。俄頃大震。大地鳴動如百雷並發。城郭樓櫓列侯第宅。無一完屋。須臾火起二十四所。火道四達。煙焰滿城。覆壓之餘。驅以烈焰。童幼婦女。轉輾叫號。連三日始止。小川街小石川本所尤甚。死者二萬五千人。江戸開府以來。慶安元祿兩震傳爲烈。而未至此慘。是震戸田忠敞藤田彪死。二人爲齊昭腹心。名望重天下。彪涉古今。持名節。毅然以天下自任。四方相傳。爲邦國殄瘁之歎云。

朱原曰。天人相與之理甚微。惟君子知之。

自國史上所論起。自是水戸文字。

歐人精窮理。天地災異。皆推究其所以然。至精至晰。一一有至理而存。如不足爲異者。而漢人固執洪範九疇。輙說徵應。曰天地日月災異。皆君相不德之所致。嗚呼天地日月。宇內萬國所覆幬。豈一一鑒萬國君臣失德。降之災祥乎。雖然余觀幕府末運。天保以來。頻年凶荒。大內再災。江戸城三災。地震海溢。暴風淫雨。無歲無變異。乙卯大震。死者二三萬人。癸未惡疫。死者四五萬人。輾轉災異。幕府以亡。而聖主親政以來。災異迹消。天地清明。風雨順適。頻年豐饒。與幕府末運判然相反。蓋天地萬物。一積氣之所生。而人在天地間爲最靈。故人心不和。災異並臻。猶人身不和。疾病乘之。天人交應。理之不可誣者。傳曰。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此理洋人所未究。及未可與漢儒五行說槩斥也。

此災烈公使弘道館儒員上所見。原仲寧對極爲剴切。曰臣伏惟人與天地爲三才。故人事得失。徵之天地而可推。天地妖祥。鑒之人事而可驗。臣請參之古今。終其說。我邦皇室衰替。兆于貞觀。是時地震連年。上佐半國沒海。陸奥民死傷千數。武門專權。始于文治。是時京師地大震。宮殿廊廡。悉皆崩壞。至承久陪臣執國命。是時鎌倉地震連年。夫

昌谷千里曰仲寧辭官予餞與劉父張離宴於東台酒樓此夜大震一讀不勝今昔之感

皇家大權一替歸于外戚二替歸于武門三替歸于陪臣此古今之大變局而皆大震蓋外戚之於皇家武臣之陪臣之於朝廷皆於象屬陰物類之相感捷如影響有如斯者伏惟去年幕府聽米人所請是歲六月畿內東海地震土坼水湧其災且數百里十一月畿內南海東海地震海溢村落漂没人畜死傷不知幾千萬至今年江戶大震城郭第宅街衢閭閻無一完屋所在火起延燒四達數萬生靈斃死於壓屋烈火之下兒喪其母婦失其夫哭泣道路慘不忍言古昔人主逢日食彗孛之變必減膳撤樂況今日之至慘百倍於日食彗孛

其警懼反省宜如何而可而洋學者或曰天地災變皆有理可推不足爲異無識輩轉相唱和擧海溢地震之變恬不以爲意此殆安石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憂祖法不足守者以是執大政之人上人心何以一國論何以定海防何以修天意何以囬嗚呼貞觀文治承久皆古今變局而天子正位於上萬民輸誠於下猶不失祖宗之舊若使外夷乘我政綱弛廢人心狂惑之餘逞其所欲則神州之禍恐不止於貞觀文治承久之比也

米使巴耳利西謁將軍

蒲生曰外人猥瀆於我三百年今之來非口舌之所能禦宜其幕吏喫驚不能措一語

洋人用心史乘如此

四年二月米人巴耳利西至下田見奉行曰奉使命謁將軍親呈國書定通信貿易條欵備州授旨井上信州中村羽州拒之曰一許彼請則國力不給大本不立國家安危之所繫宜反覆說諭以拒彼要請巴氏以二人不齎委任狀不見二人請委任狀更往反覆說諭彼悍然不可乃命岩瀨修理往諭彼不少枉其說修理曰將軍見外國使者吾邦前古所未有巴氏懷出一册曰英國使者見家康秀忠於駿河載在歐米史乘修理言窮巴氏乃上書曰英法謀逼貴國貴國危難殆逼眉睫余受大統領命爲貴國謀匡濟之方諸君速延余都下具陳其略諸曹往反論爭且

木原曰切中當時之弊

數月會荷蘭書告曰貴國業已許米俄英下田函館二港法國亦應踵至四國冨強冠宇內貴國與之通問深爲貴國賀之而貴國猶執舊章不允貿易未爲得矣貴國接外人諸所請求不敢輙決遷延依倚至不得已而後許之既不能強又不能弱損威速侮窃不爲貴國取也且貴國不聞漢土近事乎道光一敗五港失守香港廈門全歸英轄其他廣州福州寧波上海諸港賈舶四集貿易殷盛國人始知貿易之利四方輻湊日愈盛大漢土固陋以中華自處蔑視外人輙尋干戈兩國立約曰漢人罪連英人英官參按日者英船來廣東載髮賊十二名本省發卒捕鞠英

我所通十六國[illegible]一荷蘭而已荷彼協謀云云猶爲至誠憂人國者亦然矣

人大怒進兵逼城下官吏奔竄外人傳爲笑柄尊己卑人誤約失信實爲漢土弊風今也俄土新和英法諸國會巴黎府申盟約歐州全土悉歸無事今後各國將專力於東洋貴國不通外人則已苟通外人則速開海港通貿易謀與國益否則變發旦夕噬臍無及備州一見大懷危懼曰蘭人所告如彼米使所逼如此而猶拘泥庸見固執祖法其能免踏覺羅氏之覆轍乎是歲九月荷蘭船入下田港延奉行觀艦隊操練私語以國王意曰英國命其將薄林克使貴國此人通十六國語年六十餘名聞四方貴國拒之必生不測之禍巴氏亦語岩瀨氏曰薄氏來航則貴國大勢一變不至闢十數港則不已岩瀨氏歸報諸曹愕然六月聽巴氏入見授旨信州遣之曰先受國書而後入見巴氏不肯曰國書大統領所親署閣老猶不可觸手況足下輩乎往復交辨累日不決巴氏恐其敗事遷就其說曰進謁之日授國書閣老閣老奉之將軍如斯雖非本旨亦權宜之計也乃從一譯官入江戶館蕃書調所使者就館慰勞是爲十月十九日翌日詣備州第面陳使故呈國書副本次日登營宗戚勳貴就班位外藩列侯不與將軍烏帽直垂疊席而坐巴氏立禮譯官進國書閣老奉之將軍威儀頗盛謁見儀畢賜饌便殿國書無他旨義唯曰開港

河野曰大有此理不可一槩爲游說者言

木原曰殆類以菓餌童兒巧亦甚

彼知我懼阿片烟禍因特爲此言以表忠切亦巧亦術

通商一切事務關兩國交際者悉皆與巴氏商議施行退詣備州敷陳書旨次日土岐丹州川路左衛門井上信州就館議事巴氏爲諸氏論大體曰方今世界萬國皆體上帝至仁之眞心互通貿易交結和親若有拒絕不通者則上帝所棄萬國合兵問其罪迩百年来人知盛開有電線通音問有滊船滊車以便運搬萬里比隣交際四通一和一戰互競雌雄而貴國以天幸免干戈二百年此不可常者大統領爲貴國謀至厚至篤故命小人進說懷出一書柬曰此爲英將薄林克書薄氏將率軍艦五十艘逼貴國請貿易現繫泊香港閱讀一回曰先彼未來與我結條約則小人居間周旋以免是大恥願貴國拒外國處教法煽惑愚民也西班牙葡萄牙煽教法略人國二百年前之事不足以爲慮貴國與我結隣交條約則嗣後各國來要亦不得加弊國所約合衆國法禁兼弃人國非英法諸國以蠶食爲事之比後來貴國生事外國則我以同盟之誼居間調訂彼此交和以保永久平安又曰凡與各國結盟約先置各國公使府下營一切交際事務往年漢土以阿片煙故與英人戰遂至開十餘港一如英所要此無他不置各國公使也阿片爲毒耗神氣促性命其害人民無甚於貴國逼英英必將輸阿片須先設厲禁絕禍源印度各國

與天下之大事件而備例等問答雖議條約亦專亦忽

不與外國結盟約故爲英所并若嚮通盟約則同盟各國緩急相救萬無至亡滅之理貴國鑒于此首開海港許各國通商則戰艦銃砲凡百器械貴國之所需無求而不得貴國富强基于此矣又曰小人嚮過香港見薄林克英國窺貴國有日彼萬里奉國命必將得要領而反命也而今猶因循不果以與漢土搆兵也若漢土事平彼必轉其鋒堅艦大砲以乘貴國無備貴國何以應之小人爲貴國計無若與我通信訂約如斯則小人馳書止是謀是類所論陳數萬言其揣摩情勢曲陳利害猶蘇張縱橫說列國聞者忘倦乃與之議貿易方法爲十六條曰米國與日本結隣交永久不渝各派公使駐府下領事駐各港曰日本與他國生隙米國居間謀平和曰江戸大坂兵庫長崎函館新瀉七所各開互市場税出入物貨一準歐米諸國所爲曰金銀貨幣商斤量交換曰米人犯日法日人犯米法各付本貫罰曰米人住諸港不滿一歳則不得出十里之外滿一歳則得照領事文憑抵各地曰外人建禮拜堂奉國教他教人不得妨碍之曰領事囑官捕縛罪犯人必給其費曰政府得托米工鑄砲造艦政府所購買貨物不課税曰米人遇日人準同盟國人曰設税關規則防互市姦濫曰神奈川條約與今所定抵觸者除之曰條各施行十五

河野曰此約幾年於今弊實有出不得改正一事噫

年再議更正曰英法諸國來請亦不得加此條約草案稿成約曰明年正月押兩國政府印信而後施行尋改正月爲三月會巴氏病侍醫看護航還下田備圳聽巴氏之入見前中納言深持不可曰如天下正議何乃辭參營列侯亦多上書論爭川路氏深慮人心向背請問列侯意見而後施行曰先事問之則熟考時勢以答後事告之則爭發異論沮之乃輯録其所問答及可資參考者爲十六冊頒告諸藩曰方今五洲形勢譬猶漢土七國爭雄之時處非常之世宜立處非常之策更張國勢成中興之大業正在是時今將變革祖法如彼所請然而人心向背國家治亂之所繫列藩各論可否得失上陳列侯爭發異論沮之

非常之事必須非常人以常人行非常之事萬無成理此幕政之所以日非也

余少時讀新井氏采覽異言箕作氏坤輿圖識杉田氏地學正宗略知五洲之大勢及得地理全誌海國圖誌瀛環志略愈審其大勢慨然曰彼所以致富强者由泛通有無貿易耳而未得其說及巴氏問答筆記出始得其詳蓋從前論事者林子平海國兵談會澤恒藏新論非不痛切而論止防禦其唱開國者有高野渡邊二氏而二氏以是下獄是後論事者懲二氏不敢及是事及海防論起古賀大槻二氏主隣交亦皆說而不詳蓋由禁耶蘇

未原曰東洋人評西洋書我邦爲始明人西域聞見錄多出想像不足據

以來鎖國厲禁至嚴至密也聞烈公固非貿易備州用事以來多稱病不出岩瀨氏深憂是事屢見戸田藤田二氏說以開港二氏亦有所深考將有所出不幸死震災後烈公聞備州命諸曹草通商貿易條約大驚上書請曰臣以肺腑列三家逢幕府危急萬不可坐觀焉願奉使命歐米各國以誠實陳國情拒絕彼所請彼察我國情不得已聽我所拒亦未可知且歷使各國彼此往復非朞月間所能以此間張武威修戰備然後徐議開鎖之得失利害許彼所請亦未爲晚如此則外禦諸夷之侮內建富强之基四方憂國志士亦將有所賴而安焉書凡數千言曲陳利害頗剴切備州一見以爲公狂忿至此極懇一橋氏却之嗚呼公此策洞見外情適當時勢安知非藤田戸田二氏生前與烈公所熟議乎公以宗戚大藩天下名望所繫奉使于域外各國則不特彼至誠以與我三百列藩草野浮浪亦貼然無敢唱浮議動人心者一戰一和唯其所爲抑公所謂拒絕非徒拒絕之將一戰陷天下死地振起百年惰廢而後從事於開港貿易也惜乎備州器小不足與謀大事也

蒲生曰余作象山傳載熟海論象山以此觸忤時嫉真爲皇見烈公所見亦又暗合孫帝眼光識力不期而暗合烈公豈狂忿者哉噫

堀田備州上京奏外事

皇上深用心宗社安危聞米艦入浦賀也憂悶不措草宣命禱之勢廟及二十二社又命七大寺及延暦寺轉讀般若經如弘安蒙古來寇之故事屢諭幕府曰祖宗有法禁外夷入海港今也諸夷乘我海內忘兵駛入內海公然犯國禁爾來地震海溢無歲無災害安知非祖宗神靈之所以譴責也耶宜深加警戒以維持宗社無汚國體備州之許巴氏入謁勢州固爭不可諸藩志士集京都見例貴論時事水戸書生豐田小太郎上書近衛氏曰幕府官吏怖米夷恐嚇將許其入謁是國家大事列藩所深憂者彼謀我始則投書而去次則結和次則請測量沿海次則請置使臣今則請朝府城謁將軍將乘我無能爲逞溪壑之欲也幕吏不是之察一意主和是其意在苟偸無事以保其官祿也願出自聖斷嚴勅幕府停彼入謁使天下知朝意之所在則四方志士感奮興起其振張國威果爲如何朝廷固不平幕府所爲聞是事人人切齒先是幕府奏外事皆由所司代論者爲失體至此備州亦瀕憚物論以爲貿易通商衆論之所不與苟得勅允而施行則可以箝四方論者之口也命林大學津田半三具米艦來浦賀以來顚末及巴氏問答筆記西上關白以二氏位卑不見乃因傳奏陳奏朝議曰此國體所關事體極大而幕府使一儒

安達清風曰清水僧月照奉勅使高野山月照與西鄉隆盛相知於近衛氏始于此

木原曰備州嘗不知朝廷輕外夷而欲得敕允欲天下之口益爲一切賄賂可以餌朝臣枉敕許也

東野曰此論再發爲長井氏建白三發爲薩摩氏國是論及薩長惕力勸王事爲今日國體備州此言謂之無理不可也唯一朝開巴氏之邪說將施行之眼下道聽塗說者豈不爲人所信也

負上奏此輕朝廷也宣旨曰除國禁往外人府下通貿易國家大事宜熟圖善處莫辱國體備州恐遷延時月逼條約期日五年正月從川路岩瀨諸氏西上館本能寺發賄關白以下皆謂此啗朝廷也却之乃因關白奏米使請貿易顚末曰方今宇內形勢大變有無貿易無國不然獨皇國屹立海表依舊鎖港勢之不可者且英米強盛冠萬國而連艦來請勢不可拒絕幕府深察于此將改二百年舊法大開外國交際彼置公使我亦遣公使彼以軍艦護商船我亦發艦隊巡視各國張掎角之勢策進取之方強盛國力嚴重武備以立耀皇威於海外之基礎願朝廷詳古今時勢之變從宜制權允彼所請則中興之大業可期也詔問朝臣意見競論不可如出一口皆曰我邦國體尊嚴冠絕萬國寶祚磐石以至今日狂虜何物乘吞噬之勢挾虎狼之威交來要我其情不可測況淨戰艦轟大砲恐嚇百方視堂堂皇國猶嬰兒然幕府職任征夷不能折其兇鋒以耀我國威奔走驅馳唯恐失其驩心殆類狂惑喪心者且使我悉允彼所請則他日至屈國體割土地爲彼臣虜亦未可知彼所請斷不可允唯昇平日久天下忘兵若自我啓釁使無辜生靈陷於塗炭非朝廷恤民之旨宜命大小諸藩諭陳可否而後上奏取天裁獨鷹司政通東坊

木原曰朝臣貪賄習慣爲風此時公卿相約拒賄而猶不免噫

幕吏用術愈切而朝臣持議愈堅落類激成之者

城聰長受備州囑陰助其說一日關白以下論事上前政通每議與諸卿反上怒關白九條尚忠彌縫退去乃使傳奏議奏傳勅曰所奏關國體榮辱未知人心向背如何朕將聽天下侯伯所議而後決之其速徵群議以奏又使關白告曰若不得已開海港則宜除畿內近國方今外夷窺窬皇居單薄主上所軫念宜命大藩嚴警衛且開海港置商館二事果不貽後患否熟議上奏是時巴氏以期逼來江戶督促不止備州策窮作閣老連署書奏請曰戢人心定向背幕府力能任之請莫以是惱宸襟乃私散萬金公卿之間改勅旨勅草成有幕府果能安人心一衆力則所上奏一委之幕府之語尊融親王與近衞通熙三條實萬諳東坊城氏以聖旨與前相反中山忠能以下八十八人連署駁勅文退朝群詰關白第論爭明日再至促答人心驟然乃罷聰長傳奏三月二十日備州入朝關白以下列班左大臣近衞通熙傳旨曰米使所請神州大患往年下田條約已不副聖旨況今廢國禁開各港恐得大罰于祖宗在天之靈宜命列藩熟議以聞備州再奏曰所草定條約皆與米使反覆論難所決定今難復變更彼怒我遷延日月生紛爭則不特幕府之難實皇國之大患朝議不可曰米國條約聖旨已爲不可衆議上聞而後取聖旨決定

若彼以遷延之故開釁端則天也幕府體聖旨莫汚國體備州惶恐而退四月三日入朝請假有旨曰國家多難至此極而將軍未有嗣宜立宗室年長望隆者爲儲貳此時將軍暗弱海内屬望一橋氏故有是諭也巴氏之來江戸諸曹不知所答備州使岩瀨氏先歸報狀滿營失色而巴氏督責益急答以備州未得勅允巴氏不知我邦有天子君臨億兆有朝廷臣視幕府聞是言大怒責其食言既而備州東還延巴氏其第曰隣交之不可拒貿易之不可已實如卿所諭而朝廷難輙改舊法命幕府使列藩熟議而後允貴國所請巴氏怫然作色曰堂堂兩國議定大事以

既誤第一着故無著爲彼所壓倒唄

難輙改舊法中止此萬國公法之所不載古今史書之所不記貴國政權在幕府故與諸君議定國事若幕府無議定國事之權則直至京師見皇帝商議取決拂袂而起備州百方説諭改以七月爲條約施行之期作與大統領書曲陳延期日之故付巴氏翌日將軍見三家及列侯示勅書令上意見閣老諭台旨曰嚮參取衆議草條約以請朝裁朝旨固不好戰争今日待外人除前所議定無復他道諸君酌量時勢莫失是旨尾張氏不聽曰朝廷深憂國事徵衆議豈可媚幕旨罔天聽乎極言通商定約之不可烈公與書閣老陳通商不可許十四條曰老夫世列三家與

此書係呈山公潮月同書四方傳播

幕府同休戚不可不爲天下正言諸老相目默然先是諸曹以爲家國多事閣老權微不足以定天下之紛紜乃薦井伊掃部頭爲大老井伊氏素不善烈公笑曰斯老又復多言是時議者皆曰將軍贏々不辨菽麥不足與爲不若立一橋氏挽同衰運尾張越前薩摩土佐宇和島諸氏皆言是事越前氏説備州曰卿若立一橋氏余説前中納言改建言旨備州大説越前氏使人諷公公正色曰吾之建言爲皇國及德川氏也其人大慙既而井伊氏勢日盛備州孤立尋論儲貳不合且難違朝諭辭免備州首唱開港開蕃書調所舉箕作杉田川本諸氏教授洋書聘荷蘭人

傳航海造船刀圭諸技術邦人始知向洋學

幕府之奉朝廷首置所司代凡百事務無所不該有町奉行掌坊市獄訟有禁裏附掌禁内雜務宮門監衛有代官掌近畿租税土木一切民政皆盛置僚屬以理庶務衛兵稱曰在番以譜第諸侯厚禄麾士爲頭每年交番入衛更選譜第兩藩率藩兵鎭二條城稱曰定番監察一歲三次交番監諸曹不正其權尤重近畿五藩掌防火備非常稱曰火番受所司代指揮所司代位貴任專威震朝野攝政關白有名而無實皇上在九重之中垂拱仰成蕊折衷鎌倉室町二氏之遺意陽尊崇之陰牽

藤野曰置所司代自足利氏而已然木原曰德川氏制度周匝無一罅隙所以保三百年之安也及人才衰制度隳不能制浮浪之士此府遂使然者

安達曰。[illegible]奏傳奏必出於書幕府。曰幕府[illegible]莫貢幕旨。恐是北條氏以來遺法。噫亦甚矣。

川島曰。大哉王言。非此不足懾姦賊之心。

制之家康頒十八條皆無非此旨賴以保無事者二百五十年而及米國事起聖上深憤幕吏怯懦屈國體四方憂國藩士出入公卿之門爭論時事而公卿亦皆慨國威之衰替毅然以效節自期此時朝貴爲輿論所推者三條實萬德大寺公純久我建通中山忠能萬里小路正房大原重德而尊融親王英武有斷稱今大塔宮九條關白既爲備州所餌怒八十八名結黨要請欲罰之上曰彼輩所論皆朕意也卿以爲非乎尚忠曰臣特病其舉動耳上曰汝既不非朕而非彼何也尚忠語塞蓋名分之所在人心之所向有不可奪者也堀田氏既不得請而還四方相傳爲笑柄諸慨時事者皆無不讚皇上之聖德而快備州之狼狽也

許米英條約

六月三日米艦二艘來下田曰英法克清國將率五十艘艦隊逼日本巴氏曰吾奉使在此可受制二國乎倉皇附乘直指內海曰將逼政府印貿易條約奉行井上信州大驚恐不及機請巴氏同乘駛入內海泊小柴是日俄艦亦駛入神奈川如巴氏所請信州登營告事急大老會諸曹問策皆狼狽不知所爲乃命永井堀岩瀨三氏從信州往見巴氏曰英法艦隊

川島梅坪曰。名曰假惡知其非眞。幕吏反覆詭詐。皆是類。

木原曰。不須一矢。不煩一戰。取[illegible]二百餘年[illegible]許之於一喝之下。參河舊武之餘烈盡矣。

先點三箇斷字。而歸重一雄斷。滔滔說下。勢成建瓴。痛絕快絕。

新克清國其鋒不可當今轉鋒向貴國曩日屢言是事今已不及貴國若忤彼意則直開兵端其禍不可測貴國若能允我請印條約與我結同盟之義則吾居間調停止彼發軍艦我邦自彼理請是事今已三歲貴國不敢允又不敢拒歐米人於貴國非有恩怨若貴國欲戰則歐米人固不畏戰而貴國猶豫不斷此全蹈漢土之覆轍也四氏復命大老以下愕然失色取嚮所議定貿易章程十六條署閣老花押付巴氏且囑之止英法軍艦稱曰假條約曰眞條約俟兩國王印以行二十二日大會列藩傳將軍旨曰嚮奉勅旨諮詢列侯意見將集衆議仰天裁何料米俄二

國大舉要我時勢切迫若失此機則大砲一發外釁一開百萬糜爛至蹈漢土之覆轍也故特以一時權道假許米國條約固非敢戾朝旨拒衆議也即日附驛傳上奏曰嚮奉旨徵列藩意見適米俄二國使艦告英法來逼之狀禍逼眉睫不復遑經奏與之決定條約至沿海防禦當益致完實以安叡慮尋許俄英法三國皆如所約米國

我邦開港始于阿部氏無斷與堀田氏之臆斷成於井伊氏之武斷方今五州萬國苟立邦國萬無鎖港之理余獨病三氏不以一大雄斷創立開港國體也何謂雄斷我邦創國以來未嘗與歐米通

聘問彼無故率軍艦駛入內海要劫恐嚇無所不至曰不許我所請火汝國都戮汝臣民兇暴無禮至此神人之所共憤億兆之所共仇萬國公法之所不與而奏之朝廷朝廷曰戰問之列藩列藩曰戰問之衆庶衆庶曰戰於是奉朝命率三百藩引見使臣責其無禮却其國書待其肆兇暴逞凌轢發使往復辨論以晰曲直之所在及其悍然開兵端而後驅億兆于死地與彼決雌雄於彈丸雨注之下此戰以全國者一戰而勝勝而後許彼所請是策之上者此謂之雄斷也一戰而不勝再戰而不勝三戰而不勝而後奏之朝廷謀之三百藩與國內衆庶而後講和戰不勝而後行成萬國皆然設令不能爲上策不至爲下策也今觀三氏所爲朝廷曰戰三百藩曰戰衆庶曰戰而勢州恇怯不能斷甘爲彼所要劫許其繫泊二港非無斷而何備州始非有成見往復辨論輙爲彼所挫不得已許其入見聞其緩頰進說以爲貿易有一理與一二諸曹私議其室不奏朝廷不謀列藩與之議定條約此非臆斷而何至井伊氏恃權勢張威福不知詔勅之爲何物褫魄於英法之虛喝落膽於艨艟之虛聲印兩國條約於一恐嚇之下非武斷而何此約一成不可再變此辱一受不可再雪以是

重野曰鹿門在茗黌日與四方書生切歯扼腕論是事今猶想見口角噴沫怒聲如齒

始之以是終之雖有善者無如之何及聖上戡定大亂創大法開萬世不拔之大基尚不免爲彼所強制也噫

罰水戸尾張越前三公

井伊氏之許外國條約烈公曰此使幕府陷違勅之罪也天下謂之何烈祖置三藩何爲與尾張一橋二氏登營請見將軍病辭請見大老以公務辭三氏不敢退自巳至申是時井伊氏與諸老議立紀侯爲儲貳以爲三氏請見漏聞是事將有所論也乃出見三氏責其許外國條約曰不經勅許擅與外國結條約聖上震怒勅列藩責幕府以違勅之罪則卿輩何以謝天下大老俯地辭謝曰此皆備州在職時所爲臣始不與知今已罷備州以謝朝廷尋應上京陳奏事情諸君少寬之三氏盛氣誚讓總州見烈公意色頗決擬井伊氏而退三氏曰國事去矣太息而退是日越前氏亦登營見閣老久世氏斥其擅許條約及驛傳上奏之不敬且曰此既往之不可追咎者如聞立紀侯爲儲貳方今國家多事非幼主所能任況[illegible][illegible]備州立一橋氏乎而今議立紀侯此專非於[illegible][illegible]也久世氏亦然之入論井伊氏大怒聲達外舍[illegible]幸水野氏有權謀將擁立其主入執大權陰[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水原曰元老之權頗重雖親藩之貴無與衡之故有積德重望之人然後始爲之當時閣老[illegible][illegible]君相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伊氏而[illegible][illegible]大權[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事唯其所爲此三公之所以爲其所反擠[illegible]已[illegible][illegible]出於不得已者

川嶋曰。是人權謀百出。有氣有膽畧。不如此不足以亂天下。

有司亦憚一橋氏賢明。多利紀侯年少。附和曰。紀侯屬尤親。決議爲儲貳。至是監察池田氏私井伊氏曰。事不速決則破矣。彥老然之。直告將軍。翌日立紀侯爲儲貳。中外愕然。是爲六月廿四日。翌月四日將軍家定薨。是日朝廷飛書至。曰主上將有所問。急命三家若大老西上。彥老以爲尾張水戶乘此變有所論爭。則大事破矣。秘喪矯命。逼烈公錮駒籠邸。責尾張越前二氏。讓封移別邸。禁肆出入。停水戶一橋二氏登營。命高松守山府中三藩護駒籠邸。尾宰竹腰紀宰水野二氏與聞水戶藩政。監察監視。非違監察拒曰。臣等未詳前中納言何罪。不肯奉命。水戶宰亦拒二宰與聞藩政。事罷不行。彥老下是命。太田資始爭曰。他日驗實不得其罪。何以令天下。彥老曰。如此則僕當上封土謝罪。三藩不知其故。人心恟恟。訛言紛起。彥老命肥後會津以下六藩備不虞。官吏直營中二晝夜。云八月八日發喪。世子家茂襲統。以其幼推田安氏攝庶政。事無大小皆決於井伊氏。

東照公之立三宗藩。尾紀二氏大其封而殺其權。水戶氏小其封而與其權。將軍無子。尾紀得襲統。而水戶不得襲統。尾紀隔年就封。水戶常在府下。監視幕政。故世稱曰副將軍。及有德公入嗣。以尾紀宗統日遠。給三公子各十萬石。賜第田安清水

河野曰。累句反覆痛快。彼所謂筆未至處氣先吞者。使人一讀稱快。

蒲生曰。聞有欲爲斯人建豐碑。頌其功者。殆明人建魏閹功德碑之類。

一橋。稱曰三卿。將軍無嗣。得入襲宗統。著爲恒典。而愼德公以文恭公出于一橋氏。不忍絕其家。請烈公第八子襲一橋氏。是爲慶喜氏。此失有德公置三卿之旨者。唯已爲三卿。固宜入襲。況其賢明夙爲天下所稱道乎。況朝旨諭幕府立長且賢者乎。夫繼嗣大事也。而不奉朝諭。不謀宗戚。不顧輿論。奉將軍庸瘖乘疾病無知。與其黨援立年少。利我者。通商條約。朝廷之所不許。宗戚列藩之所不與。天下人心之所不服。而與一二吏曹私議其室。許之于一應接之下。此殆華父督有無君之心而動於惡者矣。宜矣其以柱石之家宰轄之尊。丧元路旁。取辱當時。傳笑後世也。而世論者或以其犯一大不韙。許外國條約。爲功於家國。余不知其何謂也。

興大獄

井伊氏常謂天下之事。唯幕府所爲。非朝廷之所得而制焉。已訂外國條約。驛傳上奏。皇上震怒。會關白以下曰。幕府專橫至此。宜急召三家若大老詰責之。飛書限三日。下令幕府。彥老奏曰。水戶尾張二氏有罪屛居。紀侯猶幼。臣直弼與大政。不可遠離。不日間部總州西上。奉賜諮詢。皇上得是奏。憤激親書宣命。

安達曰。讀至此段。悚然曰。使皇上有此言。爲臣子者應如何而可。抑皇上猶此至誠感動天地。宜矣四方志士雲合霧集。能奏掃蕩之功。

木原曰。烈公臨是機。不敢斷人。或疑其不類平生。蓋公深顧本末之義。有所深慮也。

奉伊勢石清水加茂三社。設御坐東庭拜禱。七日不御膳。三條實萬諫其損聖體。上曰。神祖肇國。一百二十世于今。未曾受外侮。至朕世玷辱國體。至此何以謝在天之靈。實萬曰。陛下獨不憚幕府耳目乎。上變色曰。朕以是罹賊臣手。可以少謝在天之靈。實萬惶懼而退。是時九條氏黨彥老。廣橋久我中山諸卿。亦稍異其說。其仗義執節者。僅有三十餘名耳。一日上悄然曰。朕不德。不可瀆天位。朕將告遜位大廟。左右固諫。上曰。時事猶可爲乎。三條實萬謹對曰。勅水戶氏協力列藩。輔佐將軍。猶可有爲也。召關白。關白托事不至。八月七日。勅德川齊昭曰。幕府擅與外夷訂條約。變祖法。斥宗藩。朕深恐其亂天下。汝齊昭率諸藩。贊將軍。禦外夷。寧邦家。又勅幕府曰。三藩以下列侯。皆體朕意。輔將軍以安國家。尾水越三氏。忠誠憂國。朕所深憑。亟効忠節。翼將軍。莫以幽閉之故爲顧慮。其特勅齊昭。以其位在列藩上。使之告朕旨各藩也。烈公惶恐不敢斷。示之大田間部二閣老。二氏拜觀曰。勅幕府亦此旨。應協議復命。會九條關白書告曰。勅水戶氏。出藩人私請。而非朝廷之公議。彥老大悅。總州詣水戶邸曰。勅書有可疑者。不日小人西上奏狀。釋朝廷之疑。請莫公示列藩。諭黜藩宰岡田武田二氏。朝廷又慮水戶藩獨力難任大事。勅前田島

以剝朝威奪朝權。爲忠義。鎌倉以後無代不然。

蒲生曰。使聖上有此語。彥老之罪。擢髮有餘。

津伊達毛利以下十三藩。令協力水戶氏。而諸藩觀望無敢出力者。紀宰水野氏說直弼曰。水戶氏將挾朝廷。斥卿等。此蔑幕府也。非處之以嚴法。則幕威不立也。而今將軍位號未正。不可有所爲。請急乞朝廷下宣號。而後嚴治其罪。直弼然之。九月間部詮勝西上曰。維持幕府在此行。吾年半百。性命非所惜。已至館本能寺。稱病不出。日逮朝貴僚官及儒士交朝貴者。檻送江戶。訊鞫語連廷臣。輒逼青蓮院法親王。前關白鷹司父子。左大臣近衞氏。前內大臣三條氏。落飾屛居。朝野愕然。乃說九條關白曰。齊昭參幕政。實與阿部勢州協議。許米人所請。今日開港。勢不得不然者。而今唱異說。委罪幕府者。特設詭計。謀立一橋氏爲將軍。已擅大政耳。朝廷若恤德川氏。無若速正家茂位號。尚忠然之。十月任家茂征夷大將軍。蓋水戶氏本欲藉朝威壓閣老。而不知朝臣執說不固。朝廷將憑水戶氏以制幕府。而不知水戶國論不一。詮勝乘間逮捕志士。恐嚇朝貴。上非不燭其奸。而關白以下多黨彥老。孤立無援。且以爲不準所請。多害志士。乃曲允其請也。詮勝已得所請。恐朝廷難詰外事。大索諸論國事者。不問朝野。悉皆捕縛。檻致江戶。人人股慄。尚忠恐忤上意。不敢悉奏。上聞志士一掃無遺。曰。與多虐無辜人。不若速除朕一人也。遂不復問

木原曰當時傳此書因會澤翁已老矣盡取新論以爲人名望頓減

外國之事十二月賜暇詮勝入朝奏曰幕府固奉攘夷宸旨唯朝幕一家而後可以奏掃攘之功伏冀姑娭其時乃獻金帛資供御關白以下贈賄無算特增九條氏祿千石家茂之襲統諸藩士會京師謀狩宜命要幕府令奉朝旨及詮勝以兇暴逼朝廷悉恐累藩主散歸如某藩俄召還藩士在京者散金將軍後房以掩其迹云翌年二月總州東歸遂興大獄逮水戸安島茅根鵜飼諸人以鞫問事狀久木金子高橋以下皆曰奉勅舉事與其黨數千人南上烈公深恐其生事遣左右止之小金原會澤安上書曰尊崇朝廷恭事幕府義公遺旨不外此二事今欲奉朝命搆難宗家何異源義朝害其父爲義宜使闔藩人士深體此意若萬不得已則舉士地人民納之幕府仁至義盡義公讓國亦如斯爾齊昭嘉納之水戸獄興大田資始數爭不可至是稱疾罷閣老書告同僚曰外夷跋扈皇上憂慮外藩切齒至麾下士庶皆不直官所爲宜先立和内禦外之策前中納言假有可疑宗戚懿親宜除小嫌全大體外事已殷加之以内訌眞可寒心僕雖罷免不敢不告八月誣齊昭以結朝廷謀不軌錮之水戸責慶篤以不匡救父過一橋氏以屛居思愆安島茅根鵜飼父子賴日下部橋本諸人處死土佐宇和島二侯連坐讓封朝貴僚屬列藩士

枉誣至此其激爲櫻田爲筑波那珂湊實有故也

庶得罪者百餘人總州亦以議不合辭職川路岩瀨永井平山諸氏經歷諸曹以練達見稱至是亦皆奪官井伊氏以大老位百司之上閣老諸司皆其所薦引諂諛爲風包苴公行怨讟紛起道路以目水戸藩始不關涉勅書之事日下部伊三治薩摩人父時獲罪其藩客游水戸烈公告之薩侯復籍伊三治學和歌三條公常慨國事上京見三條公言次陳勅烈公輔將軍公首肯是時西鄕隆盛危之東下見茅根論是事茅根曰日下部之西發余出餞不一語及是等事隆盛曰余亦疑其輕舉余將止之比西歸勅書已降。

河野曰諸子卓々事蹟不可埋沒唯編之[illegible]

嗚呼幕府之事至是不可爲矣蓋天將中興我皇家振起千年之衰廢創立萬國並立之基礎故降冒昧如井伊氏者肆其猖獗貫盈其罪惡以促德川氏之命脈也余獨悲當時憂國諸士張膽絶脰鼎鑊在前刀鋸在後大義所在視死如歸今以所聞記其一二三條公常慨乾綱之不振有回天之志世稱曰今藤房其得罪憤懣不食而薨僧月照出入近衛氏爲幕吏所指目遁薩摩逮卒踵至乃與西鄕隆盛夜乘舟相抱投海隆盛幸甦安島帶刀受獄辭悽然曰臣固分死不知累及前中納言公否請一聞而後死在坐者皆掩淚橋本左内受

梅田賴臨絶詩慷慨激烈毫無怨悔亦當時人傑。蒲生曰梅田賴諸氏[illegible]

越前公臣上京吏詰受何旨左内曰此爲密旨豈可明言乎拷掠百端遂不言吉田寅次聞間部總州上京會同志謀要殺會幕府命藩檻致吏詰通謀賴梅田諸人寅次辨其誣更告以謀刺總州吏大驚乃論幕府違勅大罪辭氣慷慨遂處死日下部伊三治以犯狀尤重三奉行參坐鞠之伊三治嚴冬單衣榎楚並下皮肉皆爛而慷慨憤勵伏義論辨不少挫屈瘐死獄中梅田源二就逮賴三樹賦詩傷之未幾三樹亦就逮三樹罪不抵死以每對痛斥時失處斬浮田一蕙以畫名常寫蒙古覆敗兒島高德白樹題詩圖表志與其子下獄瘐死。

木原曰。先師刻春雨樓集。已觸幕忌。當時佐久間羽倉及先師。以論事爲幕吏所耳目。羽倉[illegible]以列塵下免。

勝野豐作出入水戸氏西上散萬金交名士唱尊攘之說獄興匿水戸妻孥處流梁川星巖藤森弘庵爲一世儒宗星巖贈詩總州論大義逮至會死妻張氏下獄弘庵辭水戸氏之聘西游以與書世古角太誹謗時政下獄角太亦以出入三條氏下獄池内陶所同諸士下獄承吏旨一一首實以故放免後爲浮浪所刺島田帶刀長野義言承井伊氏旨說九條氏詮勝之在京專以二人爲耳目。後皆爲浮浪所刺。

尊攘紀事卷二終

水原曰。櫻田張本。

尊攘紀事卷三

宮城縣　岡千仞振衣撰

水戸浪士途刺井伊氏

井伊氏既錮烈公水戸。遣安藤對州諭慶篤。曰勅書非出叡旨。宜奉還。慶篤曰。勅書至重。宜直上還朝廷。對州曰。卿疑朝旨乎。出示一宸翰。辨其非聖旨。蓋詮勝謀九條氏所作。非眞翰也。烈公不敢自斷。會群臣議之。金子高橋二氏獲罪家居。曰今日之事。有盡藩力奉勅旨而已。與同志數百人。屯集長岡驛。要遮藩宰齎勅書者。烈公遣左右說諭之。二氏傲然論納勅之失體。格鬭互有死傷。烈公深難違幕旨。命青山延光率藩學書生往討。衆皆散走。乃命藩宰大場氏齎勅書南上。原仲寧疏納勅失體十條。大場姪齋藤留三慨然曰。勅書初下。余將以死從事。今已矣。伏刃而死。衆皆感動。大場亦爲之留行。金子高橋二氏與同志議曰。聞薩長藩士會輦下。謀擧事。宜先斃彥賊。協力彼輩。以唱義天下。高橋父子西上。金子以下留江戸。謀井伊氏。三月三日。井伊氏登營。是日風雪。咫尺不辨。過櫻田門。有一人捧書伏路旁者。左右爲一鬭人訴事。叱而避之。不聽。匍匐近輿側。忽有數士人。拔刀衝圍。簿儀從淆亂。號砲一發。伏者十數名蹶起。猝進。刄騶卒曰。國賊。昇夫棄輿而走。一人乘機蹴輿。自

此青山氏之所以爲正黨所不容。

佐田曰。天降大雪。有非偶然者。若天地感至誠。鬼神泣壯烈者。

安達曰。以政府之老。喪命路上。和漢古今之所無。無政綱至此。幕府之亡也久矣。

呼其名曰。薩摩浪士有村兼武。拽出直弼。一擊僵之。貫首刀尖。走且呼曰。大願成就。衆乃止鬭四走。邸人聞變馳至。不及。伏尸縱横。相顧茫然。輿主屍而退。兼武馳至龍口。創劇。投首路旁。自屠而死。諸士凡二十名。大關森杉山森山四名。至細川氏邸自首。黑澤蓮田齋藤佐野四名。至脇坂氏邸自首。廣岡山口鯉淵稻田四名。重創斃路上。廣木增子關海後金子佐藤岡部八名。遁。後皆逮捕。佐野氏創劇不能言。手示懷。自側搜出疏狀。題曰斬姦旨意書。署每人名氏。曰賊臣井伊直弼。挾幼主。擅威福。黜罰宗戚列侯及諸曹賢者。逼朝廷。幽屛親王公卿。遂至議主上讓位。臣等義不與賊臣戴天。謹爲天下加誅戮。不敢自逃避。首實就鼎鑊。高橋至大坂。寓友人家。逮卒來逼。呼酒與其子庄左訣飮。衆蔟擁不敢逼。提刀而出。衆皆逡巡。徐步行拔天王寺子舍。斬指題和歌窓紙。自殺。大關以下獄決屢斬。海後岡部獨免。

松林伯鴻嘗以斬姦旨意書爲未盡。作與人書。數彥老十罪曰。黜屬猾邊。國事日急。皇上憂勞。方詔列藩熟議得失。而彥老擅通和親。許互市。其罪一也。皇上聖明。卓越前古。朝臣亦皆忠誠憂國。而疾其持正議。幽閉之。以孤朝廷之勢。其罪二也。故將軍儲貳未定。衆望已歸一橋氏。而以其不利已。迎

井地知貞馨曰。兼武兄勇助。加此擧。脫走報薩摩人。爲邏卒所逼自殺。

幕府秘此事。託曰賜藥。此亦見幕政姑息。此篇不敘何也。

重野曰。是時大高大島二人。待吏曝告之而謝。後盛抓腕曰。使我在江戸。不令斯賊首承戸人。

木原曰前擧伯鴻文史留絶大論係係說出處筆力扛鼎此種論大關于國體保建大記中興鑑言以後所無

立十三歲之幼主其罪三也前中納言公之忠赤天下所共知而誣以曖昧疑似之事幽之水戶其罪四也内而一橋尾張越前外而上佐宇和島皆王室之藩翰幕府之羽翼而逼之讓封其罪五也擅罪公卿寮官獻畫策者其罪六也水戶諸臣輔佐烈公區畫國事者或死或流罪及童幼曾無孑遺其罪七也布衣儒生慷慨家國維持綱常者一網打盡耗國家之元氣縮宗社之命脈其罪八也貪貨賄通請謁登用猥瑣小人奔競爲俗廉耻掃地其罪九也許貿易以來物價騰貴金貨濫出海内咸被其毒其罪十也嗚呼伯鴻論盡矣獨憾其諭水戶氏收勅書無忌憚尤甚者而不一言論及于此未爲盡矣夫皇上憤外夷陸梁以天下名望所繫在水戶氏特勅烈公率列藩輔將軍亦猶後醍醐帝勅楠正成討賊臣正親町帝勅織田右府平亂畧也而彥老何人以勅書指斥已擅斷要闕白草宸翰收已下之勅書僭逆悖亂至如斯而逭天誅殆三綱淪而九法斁者矣嗚呼吾於是有知十八義士之有功於天下也最大矣蓋有十八義士是擧而後天下始知我邦天威至嚴天罰至重苟有逼朝廷矯詔勅者雖幕府大老任托孤之責者猶不遁浮浪之手也於是乎勅書之權重於丘

[illegible]

山明於日月威於鈇鉞也蓋我邦國體卓越于萬國者有名分綱常不可得而泯滅如斯者也

安藤對州代井伊氏

安藤對州爲閣老專阿附井伊氏及是代井伊氏爲大政無所變更勢威日盛是年八月十五日前中納言德川齊昭薨齊昭以尊王室攘外夷自任爲幕吏所忌幽閉兩次而有爲之氣不少自屈四方聞風奮起尊攘之說殷然動天下謚曰烈公子慶篤昏懦群臣分黨少壯詭激輩奔走唱義勢日暴横慶篤下令禁止不聽對州欲擧尾紀二藩兵討之會津侯固爭曰水戶士人砥礪名節其志固在攘外夷以張國威擧兵臨之無名甚者請思其次十一月外國奉行堀織部論英俄爭對馬之事面折對州歸家遺書自双俄人請正疆界織部奮然航唐太與俄人論爭不屈對州之許普魯生通商英米人築館織部仗義固爭稱爲有蹇蹇之節其自双時論深惜或作其與對州指斥五罪書一時流傳讀者感激英法之出兵漢土疑俄助漢人擬駐兵對馬縊俄人在日本海者俄漏聞是事發軍艦二艘據對馬劫奪民物藩人憤怒爭手兵器將開戰端對州恐其生事文久元年正月遣小栗豐州對馬諭俄人退去俄人不可曰我爲島主

川島曰近觀報知新聞書織部憂從臣果刺俄人獄丧心自双不知信否

東西奔走無奈兩艘軍艦何哉。

伐英人絶外患勢益暴横乃赴箱館論俄領事領事
曰軍艦非吾所能進退會俄軍艦入箱館奉行村垣
淡州見艦將諭之始撤去對馬軍艦五月水戸浪士
有賀岡見前木十四名夜襲東禪寺英館傷二名衛
兵健闘斬二人英人大怒出償金得無事英法自此
置護兵七月許英艦測量沿海令諸藩給薪水食糧
伊勢祠官状奏朝議曰此開門揖盗也勅幕府遏英
艦入伊勢會英艦已發遣瀛艦追止之九月命水野
忠徳視小笠原島對州聞米公使説各國移民開拓
小笠原島有是命已至男女三十九人皆自英米轉
住者賜物慰撫建碑表爲日本屬島而還對州將結

木原曰掃攘乃不克則已而曰十年後從事此所以延也緩也茍且偸安不知將歸責何人。

朝臣以懾服諸藩乃請將軍尚皇妹不聽九條關白
逼上曰公武一和國論歸一而後從事掃攘上乃許
十一月皇妹和宮降配將軍家茂千種有文岩倉具
視護輿東下見諸老傳旨曰外夷窺窬國事日急自
今命二三大藩預聞外國事務商議取上裁然後施
行諸老對曰事體重大難遽奉聖諭請姑仍舊曰外
夷掃攘期何時諸老曰練武十年而後從事曰道路
云幕府謀移天位信否諸老惶恐獻家茂誓書二年
正月十五日對州登營途有浪士突起拔刀衝輿側
左右驚愕未遑抗闘白刃亂下直刺輿窓中對州背
從士四集交相格闘對州棄輿歩走僅遁浪士七名

内藤曰此筆成于原仲寧之手。

曰甲田下野人曰川本越後人曰平山黒澤小田高
田皆水戸人皆闘死曰河邊水戸人詣長藩邸自殺
桂氏舍檢屍得斬姦旨意書曰井伊氏得罪天下皇
天赫怒借手十八義士伏大戮而對州受井伊氏後
專逞姦譎自知爲正議所不容將借重外夷箝制國
人開五港許沿海測量延外人於私室議内外機務
至要請皇妹私使門客議廢帝之典故不特國賊獲
罪天下抑亦幕府之罪人也臣等不與國賊同生敢
捐微命行天罰初大橋順藏著闢邪小言痛斥外夷
四方爭傳後草千代田問答責難論論幕政失體義
徒慨時事者宗之妻弟菊地奉兵衛爲府下豪商散

川島曰二毛志士四應當時稱曰豪傑會。

萬金賑恤志士一日會同志謀擧事曰奉一橋氏唱
義曰戮安藤氏正大典因一橋氏臣山本繁三呈同
志意見書繁三反覆告官官大驚逮二人七士以事
暴有此擧連坐數十人勅使東下諭幕府出獄數日
而死。

井伊氏之變余與諸友論善後之策曰井伊氏罪
浮天地其及此固宜也唯既與歐米各國訂條約
而無故破約告拒絶此曲在我況今日五州氣運
一變萬無鎖港獨立之理乎顧國内騷然所以至
此坐不諳五州大勢而已若使將軍協心尾水越
三侯率加薩諸大藩入朝謝米夷事與以來無狀

木原曰余先師弘庵先生亦主張將軍率諸侯入朝定國是之說但未嘗說和親之事

而後會列侯於殿上具奏絕外人之爲無策變條約之爲無名宇內形勢一變萬國以貿易資富強蒸氣電信凡百器械無國不有獨立鎖國萬非長久之策與諸持異見者反覆論辨則至理之所在必有起賛其說者況如島津氏固持開港說如毛利氏亦命永井雅樂奏開港說此納約自牖者蓋當時志士誓唱攘夷皆出憂國忠憤欲已而不能者若使之一旦悟掃攘爲速國難之階貿易爲興國益之源則安知不翻然謀所以轉禍爲福變敗爲成乎對州不是之思以爲天下之事一切可以私智小計濟之至要請皇妹托昏姻之義謀回聖上誓天地神祇之旨此以血洗血以暴代暴者愈足以激天下之義憤耳余是時與飯山奎堂二氏寓大阪每論及和戰之利害開鎖之得失未曾不舉是言大息當時年壯氣銳夜半聞鷄互以先鞭自期而二氏皆憤國事死非命余以碌碌瓦全至今日每一念至此不覺凄然久之

安達曰坂人至今猶說雙松岡雙松已斃國事鹿門不過洩憤文墨三子之不幸一至此

大原左衛門督奉朝旨東下

外夷事興以來有志義徒不勝憤懣奔走四方匡合義故劍客清川八郎殺人亡命至京因田中河州見中山卿草募義徒檄文稱內旨西游說以義舉筑前平野國臣筑後眞木保臣肥後宮部鼎藏轟武兵衛豐後小川一敏以下歘然應之皆曰嶋津氏國富兵強納言公雖已逝介弟泉州君豪邁有大志常慨聖上幽鬱幕吏專橫將待時有所爲可說義舉也國臣奮曰余嚮從僧月照入薩余且往試之已至因一友上所草培覆論謂培朝廷覆幕府也泉州賜金遣歸曰東上以待泉州恐浮浪輩輕舉誤大事常戒藩人曰方今志士以尊攘爲口實煽動四方交結志士謀舉大事聞藩人亦往往與之交通切慮萬一輕舉破大事釀出海內大亂爲外夷所乘噬臍無復及汝輩深戒于此一從孤命私命左右諳近衞氏告素志及此決計東上文久二年四月船抵室津浪士簇要皆以爲回天偉業可立奏也泉州病其粗暴使左右諭之曰凡事非得天裁則名義不立我將謁近衞氏請朝旨姑待之乃止之大坂藩邸諸浪士烏合雖同唱勤王意見不同清川主先除九條關白及所司代酒井氏藉島津氏之兵力鳴幕府之罪平野則曰直舉義兵移鳳駕於大坂下令七道以討幕府之罪平野私就朝貴建言曰方今黠夷逼於外大姦驕於內如癰疽并發天下安危在旦夕志士扼腕切齒將糾合同志舉義旗四方響應既至數百人然非藉大藩有勢力者不可以成大事今島津氏入京此誠千歲一

木原曰何其應之深而思之遠蓋陰密水戶氏謀一著也

三策粗暴亦甚。然有不如斯則不足聳動一世、使幕吏膽破、薩長得乘勢、浮浪煽動之功。

時謹獻三策。曰拔浪華火彥根屠二條鳳駕幸浪華。召七道諸侯統六師討幕府之罪。其次黜幕吏募四方義徒浪華爲根據。使青蓮院宮問幕府之罪。其次就泉州所奏黜幕吏。張皇威駐驆浪華。問幕府之罪。此三者一斷啟衷。莫以失千歲一時之機也。會黑田侯東覲至播。侯爲泉州叔父。國臣籍筑前往說以義。舉侯愕貽。遽移病西歸。逮國臣檻歸所司代酒井氏。聞泉州擁浮浪入京。大恐。使近衞氏馳書止之。泉州訝之。既而岩倉大原二卿趣入。且傳內旨曰。上寬幕府違勅之罪。責攘夷之實効。卿能奉斯意。以周旋。泉州意始安。十五日入京。因近衞氏奏曰。攘夷未易卒

河野曰。島津氏始不言攘夷二字。確有所見也。

言。請先修內以及外。尋條陳意見曰。解粟田宮及鷹司大閤近衞左府鷹司右府幽阨。釋一橋尾張越前土佐宇和島四氏閑居。免九條關白所司代酒井氏。臣鄙人。固不知二氏之罪。唯浮浪激徒欲獲二氏甘心。不早爲之處。變發旦夕。又曰。擯安藤氏。勅一橋氏輔佐將軍。越前氏任大老。立尊卑之分。明邪正之辨。官武一體。人心一致。然後取天下之公論。云待外夷之良法。又曰。戊午以還。幕政失當。權臣專制。外夷跋扈。上勞叡慮。下擾民心。而浮浪輩唱尊攘之說。四方蜂起。天下騷然。臣將赴江戶。謝賤息茂久闕參覲。曷圖浮浪輩要臣中途。就臣議大事。臣常奉先臣齊彬

見斷事之決。

遺命。將爲天朝幕府効微力。竊恐浮浪輩粗暴過激。徒釀禍亂。是以不自顧卑賤。詣闕下。奏微衷。伏請召閣老久世和州。命是事。上嘉納。付朝臣議之。正親町三條氏難釋尾張越前二氏。泉州曰。是等瑣事。猶不如叡慮則如大焉者何。叡斷一決。臣請奉以周旋。彼若抗命。則有天討而已。勅留闕下。鎭浮浪暴動。眞木保臣田中河州諸人在大坂。以爲泉州因循失機。薩人亦與之。曰曠日無爲。看失大機。不若除關白及所司代。逼泉州決大事也。廿三日夜。潛發大坂。泉州大驚。遣左右八人。曰吾奉朝旨。鎭暴徒。而藩人黨之。其罪不可逭。汝往諭止之。若不聽。則任汝八人所爲。八

見用意之密。

見委任之專。

人馳至伏見。諭止。不聽。乃格鬭。斬田中柴山以下九人。浮浪聞變。寢謀。既而泉州恐久世氏西上遷延姦回。拔閒請。自我發勅使。就宣聖旨。詔舉其人。大原三位自薦。擧副使。三位曰。二人必有二人之見。不如遣臣一人。五月九日。特詔大原重德任左衞門督。敘從二位。使於幕府。諭聖旨曰。日來列藩憂國事。獻謀猷。如島津毛利二氏。親詣闕下奏事。朕深嘉之。而四方志士。密奏或曰。奉鑾輿於函嶺。討幕吏違勅之罪。或曰。首除姦回在京者。勅五畿七道。攘外夷。其言雖出憂國至誠。粗暴輕忽。事難施行。朕將使德川氏更張內外紀綱。興復祖先功業。大要三項。曰將軍率列侯

木原曰入朝固美事唯至此狼狽決議愈見胸無定見唯事塞責。

河野曰有變通。

入朝議釐革內政處分外夷之方法曰依豐臣氏之例命五雄藩爲五大老以嚴海備曰一橋刑部卿爲將軍輔佐越前中將爲大老以總幕政汝往告是旨商議三項施行其一事達江戶幕吏大驚忌免安藤氏閣老釋尾張越前一橋三氏召見慰勞命溜詰諸藩上所見命諸曹釐革庶政六月朔延見在府列侯親諭曰泰平日久綱紀頹弛武備廢壞加之外夷陸續踵至官武事情不通聖上爲之焦勞孤將上京親奏國事取天裁以更張國威建不世之偉業卿等有所見竊言極論莫少忌憚是月大原公至江戶泉州首詣越前氏圖議使事既而將軍與越前會津二氏及諸老延見牙城拜使命曰敬領勅旨熟議以聞公退見越前氏以下致意頗懇既而諸老慮權勢歸一橋氏拒之曰將軍已長無用輔佐泉州見閣老脇坂氏曰聖上發特旨諭將軍豈可拘泥名號墨守古例乎且爲之說曰將軍入朝少緩其期似無不可且入朝遇異議難決者處之甚難若舉越前氏爲政事總裁代將軍入朝候聖旨議國是爲事至易閣下思之脇坂氏然之而猶難一橋氏爲輔佐與板倉氏詣大原公館請曰使刑部卿參政務以答聖旨之辱公不肯廿九日登營趣奉命囑後事左右曰奉使無狀何顏視人意色甚決脇坂氏進出曰勅旨不可違請任

木原曰此時幕府猶有權力非是不能抗。

斯公强項果如所聞。

河野曰見自處之謙。

見智慮之熟。

慶喜準輔佐公正色曰纔有準一字此不奉勅旨也脇坂氏語塞曰謹奉命公猶恐幕議難保不敢發七月九日幕府命一橋氏將軍輔佐越前氏政事總裁泉州與一橋越前二氏相得頗歡屢議國事曰所司代不可不精選改官武中間名穢禮節失體者追褒水戶前中納言追罰井伊直弼責罰酒井間部安藤三氏及公卿附黨直弼者緩列侯參府之期放歸其妻孥留府下者命大藩護衛京師如此者數十條八月廿一日大原氏以使事了西發發前日泉州從士斬英人駐品川三日幕吏勸取道木曾不肯請從兵卒亦不可歸京復命賜物賞勞召泉州入朝辭曰官武有常典非賤人所勝勅任大隅守駐京護禁闕時長藩用事公卿爭延浮浪攘夷說盛起隅州恐其生事上書曰幕府新奉勅宜徐察其政績不可叨以横議者言聞之近日四出內旨召集諸藩恐幕府不安漸生嫌隙在京月餘日賜劍及物西歸臨發近衛氏密問意見乃手書以答曰幕府今舉一橋越前二氏閣老私忌之宜務使大權歸二人不然則勅意不行二人亦無能爲也幕府人才無踰二人者二人無所爲則幕府不可復爲朝廷不可無大處分慶永之入朝宜問十年以後處外夷之方略如何攘夷一事宜使官武列藩熟議而後相宜處分開鎖大難題幕

適切時情[illegible]觀大勢十年之後[illegible]言不[illegible]事[illegible]忠義之心[illegible]此[illegible]事宜大書特書與淮陰登壇之[illegible]武侯草廬之謀並傳

府已開港朝廷强之以攘夷則勢不能奉命如此朝命廢而天威損浮浪輩紛然蜂起邦內大亂實爲可慮今纔橫濱一港臣一家之兵足矣唯各國合兵以鳴我不義不信之罪則我忘兵三百年勝算不可必故臣常謂方今急務在一洗浮華舊弊充實武備唯不口攘夷則武備無充實之期以攘夷唱天下則激論之士得志益肆橫暴臣竊恐遂以是踏清國之覆轍也今幕府悔過委政二氏二氏亦勵精盡力於此若二氏偷安目前不有所爲則朝廷有煥發大號與天下更始而已

川島曰此亦與[illegible]陛[illegible]名見禍起時[illegible]天下之事同日之話。

余聞故薩摩侯之就封次伏見微行入京謁近衛關白關白以皇上深憤外夷凌辱國體私從薩侯進謁便殿皇上慨國事太息侯悚然曰陛下憂勞至此臣雖不肖願盡國力從事于此領旨而出將改革藩政充實戎備東上奉朝命協力諸藩振起幕府之衰替方略已定授旨一二腹心上京周旋會病薨泉州所謂繼亡兄遺志謂是事也侯賢明與水戶鍋島二氏並稱米艦始來列藩獻策爭論拒絕如出一口而侯獨以造大艦鑄大砲講航海之術爲急務不一言及拒絕後聘荷蘭人於長崎親出郊迎以其言築砲臺後年擊走英艦實由新築砲臺也嗚呼當擧世贖贖競排外人之時能着

河野曰鹿門歸自京師常語人曰余三變氣質在京爲勤勅書生後游京攝爲風流文人更變爲慷慨義徒此爲義徒之時。

眼于此可不謂先見之明耶泉州之入京余屢訪堀次郎論時事又于一二公卿論所見又目浮浪梟人首於三條磧一日會諸友慨然語之曰北魏高歡觀衛兵火張彝宅曰事可知歸家傾貲結士顧彥老以幕府大老閣薄儀從道路擁衛而爲十八浪士所要殺元路傍時事至此極余將歸鄉學高歡所爲拂袂而起諸友壯之即日上程至江州爲藩邸所召再上此事距今廿一年當時所交歡如松本奎堂小川靖齋本間精一橋本大路松林飯山或死獄或死刺客或死干戈嗟英雄事業固非一書生所能爲唯處亂世不枉其操斷然能行其志如諸子爲可尚而已

河野曰開窗見山何等快事。

毛利氏入京

毛利氏不是廷議固持鎖國授旨永井雅樂入京見正親町三條氏說曰苟能開航海之術橫行五州學彼學術技藝大砲大艦所以恃而凌轢萬國者爲我有則可以耀國威於海外也三條氏歎賞入奏是言雅樂草數千言因三條氏供上覽上意頗動雅樂以爲可以濟時艱請世子定廣見閣老安藤氏說曰我邦中古文學掃地武人得志東照公慨于此大興文教開三百年泰平之基田父野老亦解綱常之重故

當時諸藩長皆讓夷之不可為若使二藩降心協謀為官武盡力無少爭氣則不釀出紛擾蓋坐統御無其人而已

米艦事起以來論者議幕府之違勅一唱百和漸動天下夫名分大義本也外夷處分末也幕府首盡尊王之道待皇上釋疑朝臣漸悟鎖國非長計改圖所以待外夷則朝廷豈不許幕府之所請乎諸老固憂物論不與聞之大悅文久元年慶親東觀路過伏見三條氏傳內旨賜物至江戶建言幕府曰天下之勢合則強分則弱今也群議紛興人心渙散將以是敵歐米之強兵抑亦危矣臣竊謂合天下之勢在一天下之人心一天下之人心在尊朝廷明上下之分上下之分一明則天下觀感興起爭盡力於幕府無敢唱異議者於是奏萬國情實取天裁盛航海之業講

木原曰幕府無意戰也幕府實欲戰豈憂無名乎彼始航以來凌侮百端幕府若執正不屈彼必開戰及是鳴彼罪是名義之舉直在我者背文城濱之戰情之役皆以曲為直遂舉大勝故以曲直為名非迂論患在應敵也

其然豈其然

富國之術立強兵之基可和則和可戰則戰天下何欲而不得故臣謂和戰末也一人心本也顧朝廷亦唯憂人心之不統一耳豈固執一說區區然鎖國之拘泥乎安藤久世二氏以為毛利氏勤王名家可以說朝貴也乃告將軍請侯建白朝廷侯乃命雅樂上京以侯旨上書曰幕府怖外夷之虛喝廢祖宗之舊典國威凌替政綱紊亂使天下人人不禁憤懣實所不忍言然而承平三百年文弱為弊未可專咎幕府也臣謹按方今時勢攘夷非所宜為凡兵直為壯曲為老今也與外夷通信條約一旦自我開釁曲在我而直在彼彼以有名攻我無名臣未知勝敗安在況承平歲久士不知干戈一旦變發安能抗彼百練強鋒乎天祖授神器天孫固曰天日之所照普施德化今原是旨廣交海外萬國盛開航海之術橫行五洲爭衡萬國以是為國是以是率天下則彼驚我果斷服我威德致誠實於我也必矣今年辛酉臨屬神武革命之運冀朝廷以非常英斷立萬世不朽之偉策言凡數千言引和漢極論開鎖之得失頗為明晰衆或為幕府說客爭駁其非會對州為浮浪所狙擊雅樂不自安既而島津氏入京久坂寺島諸氏與浮浪往來專唱攘夷說著辨妄論論雅樂誤國是四月正親町三條氏召雅樂傳內旨曰慶親已納說幕府宜

雅樂建白非不卓唯著安藤久世輩目尊為幕府之道地宜矣其為當時所不容也

安達曰辭令渾然不見斧鑿之痕處是際極妙

上京親奏所見侯與群下議曰方今物議沸騰人心渙散非將軍從列侯入朝盡衆議以仰天裁則不可為於是復幕府曰臣嚮使雅樂進說辱達天聽有旨趣臣上京具奏臣以外藩上京奏事列藩倣之此開亂竇也願將軍循祖宗故事率列藩入朝取天裁以定國是此言見聽納則臣請上京盡力幕府諸老諭曰入朝儀久絕用度鉅萬今難遽舉行願思其次先是世子定廣西歸有旨入京詔曰輔乃父慶親協力島津氏周旋國事尋中山氏傳旨詰雅樂建言大旨慶親聞之憂懼且憤為島津氏所先會將軍入朝議決請曰先駕上京為幕府道地六月七日發是日大

森曰。雅樂氏豈誤國家者乎。余特惜矦不固守雅樂氏之説。遂釀天下之亂。以是賜死。冤亦甚矣。

河野曰。許下田非上意。開鎖盡衆議而一決。自是一項。許下田非上意。自是毛利氏之説。盡衆議而一決。自是島津氏之説。

原氏入江戸。皆疑其間勅使至。遽發江戸。已至。浮浪士以雅樂建言盛唱開港。爭放誹謗。曰毛利氏之上京。爲幕府謀朝廷之不利。矦乃稱病。使諸臣見中山正親町三條二卿辨疏。且曰雅樂實誤寡君旨。今已罪黜。二卿狀奏。詔慶親父子曰。汝已斥雅樂。宸疑釋然。宜奉嚮所賜勅旨。駐輦下周旋國事。矦拜謝而出。久坂寺島二人要雅樂於途。雅樂取別道而西。自及其家。九月詔定廣東下。曰嚮所下三項。第一項幕府已自決。朝旨所急。在第三項。汝宜協力泉州。速使將軍奉勅旨。中山氏召見。諭聖旨曰。戊午以還。朝臣列矦坐國事。蒙誣蒙者。皆已雪冤。而列藩志士死國事

者。及往日殞命伏水者。其忠可嘉。宜録其後。祀冤魂。流放者復舊籍。贈官故水戸中納言。定廣退而草六條請旨。其一曰。戊午勅曰。下田條約以外。不得有所加。然則現行條約。在勅旨所禁乎。批曰。許下田亦非上意。唯開鎖和戰。國家大事。宜盡衆議而後一決。已至諭大原公。辭不見泉州。亦不見。蓋泉州不慊勅文中殞命伏見者。其忠可嘉語也。定廣乃請太原公除伏水一節。事始解。乃進見將軍。致勅文。退條記要旨以進。幕議難赦坂下東禪寺死罪者。定廣固爭曰。同一死國事者。舍之不問。蔑勅旨也。慶親在京。用久坂寺島諸臣説。專唱攘夷。君臣相議曰。自今以往。爲官

外事起以來。始以官武不容。次以薩長不容。天下大亂。幕府以亡。老泉曰。夷狄内也。非外也。此之謂也。

當時鹿門盛氣論掃攘二字。千言萬語不外此。

木原曰。島津氏指斥毛利氏爲無謀

武周旋。以掃攘外夷。達勅志爲主。遣人東下。致言定廣。未幾矦西歸。定廣駐京周旋國事。朝廷以薩長漸開嫌疑。將藉一雄藩調停之。會山内氏東覲。下内旨入京。列藩承風。爭朝京師。至八十餘藩。而公卿固不解外情。四方浮浪。概皆詭激。及毛利氏專唱攘夷。歙然宗之。

歐米各國。以其富強。則歷航五州。雄視宇内。以其學術。則究天地之秘。窺神人之奥。以其智巧。則駛瀛船。設電線。凡百器械。無一不奪化功。以其經濟。則有無販鬻。謀貿易之利於千萬里之外。此和漢圖籍之所未論。及古今賢哲之所未講明。在東洋

各國人。方且師之不暇。而我一概目爲夷狄。眞無謂者。況彼請我曰通信。曰貿易。萬非胡元徵貢獻諜吞噬之類。其爲狀雖可惡。其爲名猶可恕。永井氏當群口嗷嗷之時。斷然以是説建白朝廷。可謂出流俗之見。知當世之務也。而聖上以掃攘大義誓天地神祇。四方論者。奮起論及開港。擯爲誤國。實有故也。蓋其意以爲我邦太平三百年。人忽干戈。天下倦治。非一戰以奮昏惰。興廢痼。振起國家之元氣。則天下之事。不可復爲也。嗚呼嚮使幕府奉聖上誓天之旨。率三百列藩。與彼決曲直於萬丸雨注之下。待天下人人知彼強盛難抗。服彼器

攘夷然薩長二氏之稱強國内名無他無謀攘夷以濟其鋒也此鹿門所以反覆唱是說也

械精練悟彼貿易互市航海通信爲方今急務而後發使講和則不特我之憤起振勵開達智見破頑陋謀所以與彼并立百倍維新之今日如水戸氏不必分黨屠戮如彼之慘如毛利氏不必構難格鬪虐無辜如彼之甚如浮浪有志不必奔走四方致死鋒鏑如彼之痛聖上之所以誓上下神祇一戰而效在天神鑒之所以誘衷降福一舉而驗所謂一戎衣而天下定是也余當時每聞一變亂未嘗不追咎幕府之失機釀是禍也

尊攘紀事卷三終

尊攘紀事卷四

宮城縣　岡千仞振衣撰

三條姉小路二卿東使

木原曰。此改革宜在米使始來之時。至此着手。何及。

越前一橋二氏之參幕政須令天下凡百政事取法寬政以前事無大小專主簡易許列侯率妻孥就封改參覲期日爲三年一覲在府百日減麾下俸祿編騎步兵三隊罷諸藩歲時獻餽省列侯鹵簿從卒專以養國力振士氣爲事天下拭目觀新政而毛利氏父子駐京都專唱攘夷之說將立功壓島津氏上言曰嚮松平慶永請緩上京之期疏中有時勢難行語夫斷行大事挽回頹運唯今日爲然時勢之難易固

此至大難事。而毛利氏毅然以是自任。勇決可驚。

安達曰。朝廷憤武門專權八百年。此說之所以易入也。

非其所論也恭惟叡慮之決于攘夷戊午以還確乎不動前日定廣所稟破約攘夷一事官武異所趨實根于此請臣父子奉以爲官武合體眼目上嘉尚勅書勗之既而島津氏西還毛利氏愈得勢力九月建言曰勅使西還以來觀幕府之所爲文恬武熙因循姑息唯安之偷雖以慶永慶喜之賢獨立無援安能奏掃攘之功臣聞緩寇一日遺患百年宜再發勅使諭二氏速絕外夷中納言三條實美年少氣銳誓繼父志至是奮請自往乃與姉小路少將東下長土二藩護衛十月十八日至江戶登營宣勅二道曰幕府奉旨布新政叡感不尠唯攘夷議未決天下不知所

向其速議決須告列藩而攻守方略武將職掌盡衆議上奏又曰廟議一決外夷來寇何地難料宮闕禁嚴衞兵不具宜令列藩貢身幹強壯志氣忠勇者爲親兵專掌宿衞糧食器械兵員多少準封土大小擬議上奏諸老新奉勅諭釐革諸政纔成端緒卒有是勅惶遽不知所爲越前氏曰朝旨至重不可不奉一橋氏爭曰頻年多事國力疲弊新令列侯就封土休息民力圖充實而今幾何日其事未効俄拒絕外夷此勢所不能爲而直奉朝旨此面欺朝廷罪莫大焉幕府世職征夷掃攘夷狄固其任也唯使彼憑恣至此誰之愆不若具奏情實以仰朝裁越前氏曰且第

木原曰。此亦月擬一雖手段與安藤輩所爲相距幾何。

備州當國之戰。越前氏已贊其開國說。自非一橋氏紀奉家訓主攘夷之此。此二人之所以一北表而武其襲也。

奉朝命若掃攘處分固有緩急待將軍入朝親奏取決諸老固事偷安爭贊之一橋氏不肯曰諸君果欲以死成掃攘之大業僕何敢異議而今一時飾言以答朝命攘夷處分固有緩急是其心已自僞今日之事以至公至誠處之尚恐天下或不服一民猶不可欺況萬乘天子乎遂稱病不出周布高杉諸人憤營議遷延涉日曰不如火橫濱洋館劫因循幕吏決謀出邸定廣大驚馳馬追及諭止之將軍以事急遣使起慶喜曰孤決志從事於掃攘一橋氏起拜曰殿下此言眞國家之福也然而此事至難願堅忍不拔莫爲浮議動議決十一月廿七日一橋越前二氏輔將

軍延見兩使答曰謹奉攘夷聖諭掃攘處分自有綏急當詣闕親奏請天裁若夫禁闕警衞臣雖不肖既叨軍職分當自任不必勞聖慮十二月兩使西發山內毛利二氏尋西上復命是時諸藩浮浪會集輦下競爲詭激肆殺爲幕吏耳目者梟首三條磧號曰天誅岩倉富小路千種久我四卿以飛語免黜三條實美盛用事長土二藩爲之心膂詔置參政寄人數員管軍國事務稱曰國事掛令曰廟議決於攘夷國家安危繫此一舉朝廷將開言路採衆議凡有所見者不問朝野造學習院見國事掛上陳公卿多迂事情延諸藩士指摘幕府過失極口指斥此輩素行無賴或至白晝行劫奪金巡吏不能制止正親町三條中山大原諸卿竊患之建言曰幕府悔過圖新朝廷委任責成可也安驟無賴浮浪張皇空言難行之事之爲衆曰此佞幕府也迫三卿自引去遂劾大原氏在江戸矯勅旨以是坐廢自是朝議多成是輩三公以下備員而已八月松平容保爲京都守護職

是輩唯有一身而已。非如門族有身家之慮。貧人射博一勝。金注瓦注囊怯之形判然。勢不得不爲大和五條之變。

是歲九月余奉藩命東歸藩主召見問京師事情且曰今也無故拒絶外人無名之甚者余曰井伊氏爲大老不奏朝廷不謀列侯鋼宗藩異論者恐怖于米夷之一恫喝與一二吏曹匆卒結假條約以是得罪天下喪元路上此天下之大變彼國書固曰試行數年若有不便則止之今試行未經一年而物價騰貴上下困弊國內鼎沸朝幕束手不便之尤甚者以是爲名何無名之有況井伊氏所許假條約而非眞條約乎曰今日之事自我破條約則彼必連艦來問我罪汝果保必勝乎余曰凡戰有畧者勝無畧者敗勝敗兵家之常臣所畏更有大焉者聖上以攘夷誓天地二三大藩主之四方志士奮臂効力幕府若不奉朝旨則勢不得不動六師六師利則建武之事復見于今日也六師不利則承久之難復見于今日也國家危急至此極非雄藩繫天下名望者所宜傍觀也主公果以拒絶爲無名以開戰爲危事盍爲天下一出與在京諸藩辨論和戰之得失防大亂于未危濟大難於未兆爲天子解深憂答天下之重望也言未畢藩主怫然而起退草時務數條因執政上陳藩人驟然或目爲浮浪人游説圖不良者蓋奥羽僻在偏方不審天下之大勢所在也尋有命赴江戸余知爲其所遠怏怏而西途過水戸原仲寧要余共論所見抵掌三日如出一口且曰余左右烈公之側公口不及和一字察其旨亦不過一戰陷天下於死地以振起國家之元氣也嗚呼薩長稱强以能與英佛戰也聖朝開維新之治亦唯以戊辰之

河野曰。鹿門欲以一藩爲薩長所爲。其氣甚鋭。而其所言如以水投石。非特鹿門百年之遺憾。實我藩終古之大憾。

一部紀事推究旨義所在。到底不出此數語。

一戎衣也世徒謂戰危兵凶固非識者言也

水原曰宇都宮藩生君平所生故信緝張其訓能先天下論是事

宇都宮藩修歷世山陵

井伊安藤二氏變起以來尊攘之論日愈盛宇都宮縣信緝爲大橋氏之門人說藩宰間瀨和三曰薩長諸藩上京謀挽回皇運我藩力微不能與雄藩馳逐唯有可一事以表尊王之誠歷朝山陵蕪沒荊棘志士所慨若上書請加修繕大義之所在不得不許如此他日朝家復大運可以免責罰也和三然之會大原公奉使東下因堀次郎陳誠公大悅是歲閏八月上書請修山陵曰恭惟歷聖山陵廢壞不修爲臣子

家光修日光廟請朝廷歳時奉幣准伊勢大社而歷聖山陵概不問所可忍孰不可忍者矣

者所不忍傍觀今也將軍尚皇妹朝幕一家宜首加修補上成皇上追遠之志下達幕府尊王之誠請先入朝之期奏請就功今也關西諸藩爭論尊王大義萬一有議及此事則不特幕府之失職譜第如臣亦不免其責也如功役諸費臣盡藩力任之幕府嘉之命如所請於是和三上京專督山陵事務和三爲藩公族復本姓稱戶田氏以功班列侯

朝權下移以來歷聖山陵爲狐兔之窟樵牧之徑幾百年於今松下貝原諸子慨此事有所論著蒲生君平歷探畿內搜索遺蹟著山陵志尤爲苦辛烈公深慨失體上書幕府及近衛氏論修理山陵不報嘉永年間有盜發武烈神后聖武三陵取朱砂水銀是時川路聖謨爲奈良奉行羽倉翁與書痛論是事曰西土革命立國而帝王寢陵置守戶禁樵蘇堂堂皇朝亘古一姓而陵戶不置樵蘇不禁致有此大逆不唯守土官不愼幕府亦不逭其罪方今諸曹曉瑣事者多而明大體者甚尠卿既誅盜誠能奮身建言復陵戶舊制則爲千古偉績嗚呼匹夫匹婦猶重祖先墳墓堂堂皇朝亘古一姓而歷聖寢陵委之荊棘眞爲臣子者所不忍言而戶田氏能奮興千古之墜典翁所謂明大體者矣先帝之崩戶田氏管葬儀上書曰歷聖葬儀自

川島曰讀至此愈知蒲生高山諸人泣癖非矯激之爲也

持統天皇以下皆火葬至近世行葬儀於龕前堂假行火葬式于山頭堂僧徒奉秘柩至陵地爾曰密行葬儀禮典尤大者而其闕如此請廢龕前山頭二堂僧侶虛式相地與山陵斟酌古典新修葬禮莫遺悔於百年之後朝議可之營陵於泉山號曰月輪山陵建築方法一準古制云余聞信緝親談是事爲之慨然

將軍入朝

文久三年正月一橋氏上京浮浪皆曰以掃攘逼幕府在定期限久坂寺島轟三氏詣鷹司關白關白病

水原曰。前狼後虎危哉岌岌。

辭三氏不敢退。曰幕府已奉攘夷勅旨。請剋攘夷期日。意色頗厲。尋橋本三條西豐岡東園壬生諸卿亦逼以是言。關白不能奪。夜入狀奏上。懼其激變。勅三條橋本諸卿。就一橋氏館要以攘夷期日。一橋氏曰。幕府固奉聖旨。請待將軍入朝。熟議以奏。諸卿不聽。請間十旬。不聽。請五旬。聽之。乃頒告中外。將軍牧瀛艦擬海路西上。臨發英國軍艦八艘入橫濱。詰問生麥兇殺狀。於是倉皇就陸路。至桑名得頒告攘夷期限中外之報。諸曹愕然。曰時勢至此。斷然有戰而已。馳驛戒防禦。三月十五日上京。館二條城。率三親藩以下入朝。皇上嘉尚。謁見儀畢。賜對便殿。恩意甚渥。

安達曰。此日大雨。有心者或爲非吉兆。

將軍拜謝曰。臣無狀。幼齎重寄。任用非人。上負陛下之盛德。下孤蒼生之大望。奉聖諭以來。追咎既往。深自惶悚。今也拜趨闕下。咫尺天威。恩遇優渥。不知所言。上曰。汝能修百年廢典。帥侯伯舉朝見之儀。朕深嘉尚。方今國事多難。議論紛然。汝其莫爲群口所惑。將軍感謝而退。奏增供御貢賦額數。復伊勢加茂祭典。修列聖山陵。定春秋行幸式例。卜吉詣上下加茂社。將軍率侯伯供奉鳳輦。至尊拱默深宮之中。二百年於此。四方傳爲盛事。本日遠近士女縱觀拜伏道路。塡塞墻堵。或有感泣者。將軍之入京師。四方浮浪爭會輦下。皆曰。使彼有所畏怖。而後可有爲也。夜入

蒲生曰。越前氏英邁有所見。一橋氏之言亦[illegible]々可聽。各行所見亦不枉其志者。

等持院。取足利高氏木像首。數亂賊之罪。梟之三條橋。會津氏大怒。遣兵卒搜索捕縛。人心騷然。既而詔將軍限攘夷期。曰不得過三旬。越前氏曰。攘夷國家大難事。而迫促如此。萬難施行。具實上奏。一橋氏曰。卿記客冬之言乎。攘夷大難事。唯朝廷幕府合爲一家。以萬死從事。何患難爲。且此事不成。亦足以落虜膽張國威。嚮已奉勅旨。豈容一日猶豫乎。且卿非攘夷。益言之。勅使東下之日。今將軍舉入朝盛典。率侯伯拜趨闕下。天恩隆渥。朝野悅服。歸攘一事。聖上所誓天地。而遷延期日。托事故沮朝旨。何以示天下。雖然朝廷限三旬。是强難行之事也。宜曲陳情事。以請

河野曰。德川氏末運。一橋越前二氏天下名望所歸。而各持異見不相容。德川氏不幸莫大焉。唯事至此。雖東照氏再生亦不可爲。於二氏何責。

緩期。乃議限一歲。越前氏起曰。卿自爲之。余則不能。意色頗決。遂稱病。不請命而發。一橋氏大息曰。予與越前氏共齎朝命。輔佐將軍。勉强至此。今一旦不相協。使之引去。究非幕府美事。然事至此。不得不斷。告將軍責其輕朝命。免總裁職。幽閉其藩。乃奏請緩期不聽。請待將軍入朝。又不聽。尋詔將軍曰。攘夷處分。一委一橋氏。汝留京師。修攝海戎備。鎭人心。遂定五月十日爲攘夷期限。尋以禁軍不足。命列藩十万石以上貢親兵。三條卿督之。島津隅州固不可將軍入朝。遣其臣大久保利通。因近衞卿論其不可。至此有旨上京。一日見中川親王鷹司關白一橋山内四公

水原曰斯人所爲邈然無倚論至此使人爲見天上人之思

於近衛氏曰今日幸面諸公請陳所見攘夷爲難事固不須言而為浮浪所逼定期限令天下何用關白輔佐總裁諸職之爲浮浪輩何知天下大計且是輩横行輦下妄議大政朝憲幕令安在盍逐捕是輩以正大憲今日之計宜重任中川親王前關白及中山正親町三條大原諸公遣諸藩就國禁朝貴延接浮浪游士毛利氏近狀尤爲難解宜使幕府推詰之滿坐爽然自失留數日西發贈書近衛氏曰聞英艦簇集横濱將攻弊邑臣家歷世荷寵爵管王土六百年於今一旦爲彼所汚辱何以視祖宗乎閣下護衛不乏其人臣請西還竭死力誅鋤夷賊以報隆恩萬一

一橋氏奉攘夷之命亦非自衷托事遁歸可推見也

焉近衛氏馳書追止隅州答曰臣前呈鄙懷此外無可復言臣不請命辭闕下恐英夷來逼也閣下今辭内覽傍觀時難攝家且然況疎遠如臣者乎朝廷大計非臣輩所能贊駐闕下何益四月車駕幸岩清水社擬授將軍節刀如歷朝命將故事家茂稱病不從一橋氏代從比詣祠下托事遁歸浪徒皆曰情夫不足與爲事至上書請車駕親征一橋氏既奉攘夷之命廿一日發京師先是英人要求生麥償金閣老大恢稱病不出小笠原長行意以爲出償金而後告拒絕名義兩全又恐遷延期日至開兵端伴見英將許賠償一橋氏至未知是事會諸曹告以詔旨衆不敢

論此事者高山蒲生以下皆非浮浪游生唯此時幕政衰故不至動天下所謂天下有道庶人不議是也

應一橋氏意謂我既盟約自我開釁名義不立不若召各國公使告以國情彼不奉命則砲火以逼乃召各國公使公使洩聞是事不敢應曰嚮屢見小笠原氏斯人已了事情不必往是爲五月十日

將軍之入朝余扈藩主上京與諸藩士論時事又抵横濱探英艦事情略諳當時大勢藩人以余好論事爭問所見余大息曰天下大權歸浮浪之手聞者愕然曰方今上有朝廷下有幕府而三百列藩各有臣屬輔佐其主雖有浮浪千百人其如之何余曰諸君曾觀戰國七雄爭强之時乎魏其信陵田文徒以大國公子爭集四方浮浪制天下大

借戰國養客指作當時喚醒庸俗大意來自三穗論策

權盖當時王侯生長深宮骨緩肉慢柔懦如婦人而門閥世臣亦皆顧身家重田禄惴惴焉唯過失之懼而浮浪游士既不得志其國周遊四方備嘗艱難磨礱才知其於天下大勢諳熟胸中其臨大事斷大計勇往敢爲無一所顧惜故四公子輩賓致門下珠履玉簪唯恐失其歡心每有事率之當大難解紛理擾無一不如意方今幕府政令不行而三百諸侯生長宮中不知哀樂爲何物世臣門閥槪皆紈袴子弟而浮浪書生雲集輦下出入公卿之門揣摩天下之勢使幕府至有今日之舉動豈非天下之權歸浮浪之手乎自今以往使公卿

鹿門嘗在京攝間親與諸豪論議故於當日情勢如觀火不獨識力出衆恨在其藩陳慨進說如水投石百事隨擧不補敗亡也

內藤曰余所推服於鹿門在于此

賓待此輩如戰國公子所爲則朝權挽回可期日而待也聞者或爲然或爲不然余一笑曰文王起于百里然則維臣三千一德一心者亦皆不過集天下浮浪之士織田豐臣二氏或起小國或奮人奴亦皆集天下浮浪人爲股肱腹心而已聞者愈不服此行數見用事者有所論說不省余頗不平其發京松本奎堂勸余脫藩籍余笑曰余家世列伊達氏籍如子言所學忠孝之道安在奎堂不復强此事實爲十津川義擧前四月之事

薩藩擊走英艦

木原曰投身虎口寂然如水氣已呑强英

島津氏發江戶過生麥英人誤衝騶從從士斬一名傷二名英人在橫濱者得報族至島津氏已過神奈川奉行大驚馳吏追及戶塚夜已半請見從臣辭以已寢翌曉不告而發至函根書報曰昨夜一從士亡命途斬英人或此士所爲幕府諭島津氏出行兇者答曰歷問從者無一行兇者令出知情者答如前且曰英人若發軍艦問狀宜諭彼抵鹿兒島親見彼辨解事情必不至取外侮辱國體幕府無如之何英人日逼政府曰必得行兇者而甘心是時英新勝漢土大悅曰是可籍以耀武東洋命其將基哈氏率軍艦八艘至橫濱逼政府曰地球上不問遠邇英國威權

其言大夸倨如令臣屬國者

川島曰彼本以賠償了局爲上策故少變氣色假示所欲

所至苟有虐待我民者必糾其狀討其罪政府不能得行兇者罰之則宜出賠償三十万金決答限二十日過此猶假二十四時而猶不決答則炮火蹂躪以完我國權是時將軍入朝一橋越前以下皆從諸老不知所爲橫濱市人騷擾四避貿易不行市肆晝鎖外商大窮請奉行止之奉行曰英國要求期日已逼我議未決戰端將開故致此騷擾非號令所能止英法公使致書政府請大臣來議且曰英國不好戰請鎭靜港民竹本正雅竹本正明往見延答期爲四月五日會水戶氏與小笠原閣老領攘夷旨東歸論賠償非朝旨竹本正雅柴田剛中見英法公使論爭兩

河野曰既不能拒償安能鎖港乎

日不能奪竟許賠償諸老怒其專斷罰二人致書曰賠償一項無復異議秖交付緩急猶須商議英人催督日急諸曹爲之說曰生麥曲在我宜出償明名義而後鎖港水戶尾張二氏連署奏曰鎖港償金二項混合名義不明請先出償而後鎖港是雖乖臣二人前議事情不得不然書未上詔旨至曰和親條約本出於幕吏之擅許廢從前條約謝遣外人在三港者限三十日不遵此命者一一捕戮諸老驚愕曰此假令出詔旨不可遵奉請尾張氏上京陳奏已發慶勝在京馳人止之乃稱病留名古屋水戶氏得一橋氏自岡崎所發書發論拒出償諸老及監察以營議屢

觀諸人論事。如低恭對喝。使旁觀者兩手握汗。而當局者泰然不自知。

變稱病不出。小笠原氏主先償後鎖之說。會朝廷召閣老。衆推長行。長行以期日遷延危難逼且夕。過橫濱見英公使。論難三日。貽書水戶一橋二氏曰。島津氏虐殺無辜。曲在我。曲者出償。萬國之通義。且出償聽彼所請。而後諭以鎖港。則彼是各有一理。彼不得不聽我所諭。乃見英公使。諾出償。遺書各國公使。告鎖三港。外人嗷嗷不已。曰。兩國條約押印以行。今書告拒絕。何異宣戰書。法公使責長行曰。貴國鎖三港。則宜首償各國家屋造築費額。法人在橫濱費百十萬元。在長崎費十七萬元。貴國能償否。長行茫然。此

至此始悟鎖港之不可。以爲愚亦甚矣。

爲攘夷期限日。水戶一橋二氏得長行書。大驚。召還。

木原曰。斯人讀書能文。有盛名。越前氏羅參大政。今其所爲如斯。噫。

河野曰。長會三百諸侯。絀攘夷而繼傳彼一辭矣。噫。

長行示鎖港往復書。辨理由。二氏默然。初水戶氏奉攘夷之旨。慨然以爲可以繼烈公之遺志。及東還。營議鼎沸。慶篤無斷。屢變其說。及是深愧負朝旨。上表請解任。長行曰。朝廷不達外國事情。吾且入奏。乃與井上清直向山一履水野忠德乘汽船西上。朝廷深憤其虧國體。命將軍削官位幽閉。長行不屈曰。天地間自有曲直定理。彼直我曲。曲者出償。豈爲虧國體乎。罰井上向山水野三氏有差。英人已得償金。意益驕。請曰。將赴鹿兒島。要取三萬金賑卹死者妻孥。一橋氏蹶起曰。我已出償金。彼將何求。與諸曹辨論數四。遣參政有馬道純止之。英人嘲笑。不以爲意。六月

安達曰。吾首出彼先。當米國初來使。幕吏如藩人所爲。則必有足大吐氣者。

廿二日。英軍艦七艘兵一千五百發橫濱。廿七日入鹿兒島。泊谿山灣。藩人固守七所砲臺以備。二十九日。七艦進砲臺下。要請曰。得生麥行兇者戮之艦將之前。得金三萬元。卹死者妻孥。藩人請上岸。不肯。乃對曰。殺人者固當死。如罪人未獲。何條約許外人游步。未曾許外人衝諸侯行首。我邦禁衝諸侯行首。犯者殺而無赦。我主謹守邦制。宜請幕吏論決此事。而後賑卹如所請。壯士十八人裝爲賣菓者。謀短兵接戰。各砲臺應之。混役夫給薪水者乘艦。英人覺。停其上艦。七月一日。伊地知正治伊地知貞馨齎藩主書。見艦將曰。事關政府。滯泊累幾日。無可決答。速抵江

滿生曰。此一戰。元寇後所以後僅擧。鷲津翁有句云。艦將頭顱碎作灰。何等快事。

戶議是事。我藩亦發重臣參其議。艦將怫然。聲色共厲。指市街曰。不得所請。則直付兵火。二人曰。不究條理所在。則付兵火。亦不得已。議不諧而退。先是泊三汽艦於加治木。以其脆薄難敵軍艦。命五代才助松木厚庵以三艦避外洋。是夜英人橫奪三艦爲質。藩人憤怒曰。往復議未決。橫奪人艦。此賊也。二日下令各砲臺砲擊英人。火三艦。整列艦隊。一巡港內。砲擊各砲臺。炸彈一爆。市街皆火。藩人殊死奮鬭。是日西風怒濤。層起舶艦。動搖發砲。多失標準。而藩士勇往敢進。氣勢不屈。自朝至暮。不少絕發砲。遂壞一艦。餘皆碎易。翌日再戰。諸艦多損。焇藥已盡。藩人氣勢倍

蒲生星海曰僕將繫嚢奉之氣病殆死聞此戰大躍入意今讀之不覺躍然

木原曰米艦始來使幕府委任烈公率列藩決勝於萬絶南注之下隨人

此捷易易耳誤國家取辱外國者幕吏也嗟

痛快不啻麻姑搔痒談鋒彷彿魏源聖武紀

戕英將校死者二十餘名藩人死者僅一名艦將切齒走投佐多灣修理損艦歸橫濱島津氏戰既勝恐彼再擧遣重野安繹追及橫濱見艦將曰往復議未決橫奪人艦何異盜賊之爲艦將不能奪乃出妻孥賑䘏金三萬元行成此戰一艦危急斷錨而去凡海戰以斷錨爲大恥行成之後必出金償還及英人來取藩人不徵金相傳爲笑外國事興以來我常爲彼所凌轢而此戰全勝嶋津氏威武大震英人始知薩爲强藩翌年六月英將與公使巴氏乘軍艦三艘來鹿兒島藩主父子延之磯野別邸宴饗盡歡翌日導獵磯山西鄕隆盛出接論國事有所約五代松本二氏爲艦將所擒赴龍動頗得彼要領而還

余在京攝與薩長諸藩士及浮浪慨國者論時事大意謂甲越之所以稱雄當時織豐之成覇天下者以其四受强敵與之百戰以淬練其鋭鋒也今也英法以宇內之强國擧鋒向我此甲越織豐諸氏四受強敵也奉皇上以掃攘大義誓神祇令天下乘此機盡全國精鋭與彼角逐競爭于矢石交下電火并發之地百折千挫精者愈精鋭者愈鋭毅然卓然以復元龜天正之士氣則縱令不能制强英法如織豐二氏成覇天下亦可以威制下英法者如甲越稱雄當時也已而長藩砲擊外艦慨

重野曰余是爲暴徒所狙別鹿門後三日西發

木原曰鹿門此行過余鄕反覆論說余時尚未首肯于成齋說

凡處分大事必有股肱腹心而助其斷亦從戰有發南周翰勸戰孫擬所而起是也今無諸曹一人應召者

然謂復元龜天正之士氣始于此擧也是秋聞薩藩挫英鋒於一鏖戰之下謂薩人虐無辜曲在我方今朝廷令天下攘夷天下唯恐武備不張士氣不勵萬一蹉跌以取侮於海外無所論于區區曲直也會一友報重野士德在橫濱謀講和卽日理裝訪士德於江戶邸士德嘉余遠來張宴海樓哀絲豪管悲歌慷慨飮連三日益士德主和余主戰士德主開港余主鎖港意見不合痛論極罵意氣山揚聲撼隣壁當時余膂力方剛好論時事慨然以功名自許而來廿年間關喪亂頽然以老回想當時覺耿耿斯念未降腕下猶記余發江戶士德送至北郭勗余盡力國事有詩曰從來忍辱眞知辱畢竟和戎是禦戎余亦自是不甚說攘夷二字

將軍東下議攘夷

一橋氏奉攘夷之命東還諸曹無應命者五月十日召各國公使在橫濱者無一人應召者大怒曰余以德川氏宗親輔佐將軍親奉聖旨召外人在我土者而無一人應召者彼蔑國威一至此乎乃命諸曹戒兵備諸曹不應一橋氏深恐遷延期日重罪朝廷諸曹皆曰小笠原氏西上上奏事情從其報而後掃攘未爲後也是時閣老概皆庸才權落諸曹諸曹亦皆

是無股肱也無腹心也成得局事

斯人心事亦爲可憫

齷齪無一人奮擔國事者害一橋氏之督攘夷爭放飛語曰刑部公陰負聖寵交結朝貴其留將軍而東謀奪幕府之大權也一橋氏大憤曰事至此皆吾不德所致書告將軍曰慶喜不自量妄當大任攘夷過期幾日于今上辱朝廷下負幕府覆餗之罪萬無所逃速解臣任加嚴譴以謝朝廷又因鷹司氏奏曰慶喜以菲薄叨膺寵命戰兢日夜唯恐上負聖諭下失輿望也而臣不德固無名望麾下臣屬無復一人用命者或至指臣爲懷異圖臣實不勝重任以故攘夷延期日復一日茫無寸効伏願陛下憐臣愚忠解臣現任處臣嚴譴以明天憲書奏皇上慮慶喜一旦去

際此際麾下八萬無一人持戰論者文弱爲俗怯懦爲性與宗社大事不痛癢相關安得不速其亡乎

職幕府無足託者詔曰攘夷一事朕日夜軫念至廢寢食將軍亦有所奏陳卿宜黽勉盡力國事一橋氏再奏曰陛下憫臣孤忠使臣勉強就列聖恩寬大徙增慙悚今也陛下詔天下拒絕外夷須期海內普天率土誰不奮起抃躍思敵王愾獨幕府總大政長羣牧而士氣委靡漸生嫌忌蔑臣庇弱侮臣庸愚三令五申無一用命者上負朝眷下孤輿望外夷日愈跋扈國威日愈陵夷臣實不忍坐視假令陛下寬貸臣罪臣切恐朝憲不立爲聖朝大累朝議無如之何水野板倉諸老奏曰今日之事非復水戶一橋二氏所能辨若遣將軍躬督百司從事掃攘不必辱國體至

議愈周密而策愈姑息此諸曹愚弄一橋氏者余獨恨一橋氏無所發之斷也

藤野曰此亦虛構飾言而其實罷商則和破犯約則戰開眞是一事而已

此朝議然之六月將軍乘汽船東下與慶喜以下議拒絕方法群議紛然諸曹爲之說曰拒絕方法有三一曰掃攘決勝敗於一戰之下也二曰拒絕拒貿易絕交際也三曰鎖港鎖港門使外人引去也而掃攘拒絕非較彼我兵力確有勝算則不能爲也今日之計有一鎖港耳鎖港三一曰盡鎖三港二曰先鎖橫濱漸及長崎函館三曰鎖橫濱長崎函館仍舊又曰鎖港門撤商館無得舍一外人是爲眞鎖不撤商館不逐外人令商賈過販賣是爲罷商請自罷商而下手然後及眞鎖先鎖橫濱而後及長崎函館而拒絕而掃攘順序不紊國力不損名義亦明國威亦宜是

木原曰天下之事豈有萬全乎以萬全爲念幕府所以終亡

議一出萬口同辭一橋氏固爭曰洋夷出入各港盤據已深固非尋常姑息所能制今日之事有一斷而已無以區區順序爲之也衆皆曰天下之大豈可如悻悻匹夫然乎宜反覆熟考以謀萬全之策大擧一開噬臍何及或曰一橋氏無謀如此欲以德川氏累世基業爲一擲孤注也一橋氏知事竟不可爲請上京具奏不聽既而薩長二藩奏掃攘狀一橋氏曰幕府誤此一着何以令天下入見將軍曰方今之勢猶坐弊船殿下不及今拯之則上下胥溺而已於是又議鎖港川越侯爲總裁職亦銳意論掃攘乃延米荷公使於軍艦操練所水野板倉諸老以下就座一橋

攘夷何事。偶憚吾聽。如婦女子所爲。幾何不長彼傲慢。速彼侮蔑。

河野曰。鏖飲至此。不將鎖港不可爲。開港亦不可爲。可戰而和。和故曰可鎖而開。開故牢恭。吏所謂開鎖和戰。余不知何謂。

氏偶憚聞之。告曰。將軍有旨鎖横濱。止貿易。移外人在横濱者長崎函館。貴國於我交最早。故首告是事。二使曰。條約不可違。可違非條約。次日召英法公使。不來。乃遣外國奉行竹本池田二氏。告是旨法國公使。公使曰。此事非吾職所與知。幸法國軍艦泊港。宜遣大臣告之艦將。乃命參政田沼立花二氏往告艦將。曰。此事重大。請聞其說。二人曰。國人多仇外國。競唱異論。相聚爲亂。薩長暴擧。諸君所見。近日又有井戸谷事。非權鎖本港。以輯人心。則交際不可得而完。艦將曰。政府不能禁邦人作兇暴。反欲鎖海港以安兇暴者。此外人之所不解。嚮既報井戸谷事本國。本

減稅何等事。此殆以商於二三百斯我者。蓋告各國政府。諭公使。斯誣彼之舊法。

國應不日發軍艦問狀。諸君不是之顧。却欲鎖海港滋激外人之怒乎。是時浪徒刺殺法人於井戸谷亡去。故有是言。二人曰。卿職不關兩國交際。我國將發使告是旨貴國政府。艦將曰。發使宜命列侯以上委之全權。如是則國帝接見事速決。如尋常使節。大臣接遇。使命多沮。於是幕議命監察池田河田二氏爲大使。使于英法各國。幕吏急鎖横濱。英米公使乘間欺幕吏曰。減入港貨稅十二。爲百分五若六。余且告本國鎖横濱。乃減稅額。一從彼所說。

有國者之忌戰。猶病者之忌醫。病者忌醫則死。有國者忌戰必亡。余觀幕威日愈衰弱。歸亡滅而後

已。無他。忌戰也。夫攘夷之勅不奉則已。奉則有戰而已。而曰拒絕。有三等。掃攘有緩急。徒弄口舌。苟且自免。無一非兒戲。幕府末運。人材掃地。閣老參政皆以門族爲之。此輩視外人如虎。一切應接。皆委奉行。奉行亦皆恐觸彼怒。有所論難。則委之屬吏。此輩皆以官海爲利市。不知廉恥爲何物。受彼凌蔑而不較。受彼啐罵而不羞。彼愈傲然。少逆其意。至唾其面。蹴其頭。此亦犬彘視我者。皇上以拒絕令天下。四方義徒。以掃攘責幕府。實有故也。一橋氏始終以攘夷自任。數爭此義。則似矣。然余惜其無足與爲也。蓋此時浮浪蜂起。水戸爲之淵叢。

河野曰。爾時鹿門在藩失意。與梅村森井諸人創今的社。爲文酒之飲。醉則論必及此事。悲歌慷慨。痛罵當路。人漸傳爲怪事。

一橋氏烈公寵子。爲浮浪義徒所歸心。當奉攘夷勅之時。請朝廷以武田大場諸氏爲腹心。協力水戸臣屬。則藤田山國以下千百浮浪。爭先雲集。鎖港口。撤商館。勦僅々醜虜於一擊之下。猶獵狐兎也。兵端一開。人心固結。鑿斯池。築斯城。太平游惰之習。不令而一洗。奮發鷙悍之氣。不作而大振。以海內無疆之衆。待域外有限之兵。未爲無算也。且我所謂掃攘。將繼之以綏撫也。拒絕。將承之以和好也。一戰而不勝則再戰。再戰而不勝則三戰四戰。不以勝驕。不以敗屈。天下悉知大艦大砲之不可少。貿易通商之不可已。外國交際之不可不講。

鹿門常語人曰。在江戶日。與一友訪耕雲。一見名刺曰。十年來耳熟足下名。直延上坐。縱論時事。余少游四方。無此快事

而後率列藩諸侯。具奏和戰利害開鎖得失。奉詔旨行。成彼亦知所懼。而不敢爲不遜。我亦有所恃。而不敢失國體。彼島津毛利二氏。以一藩侯猶優爲之。一橋氏以將軍輔佐奉天子勅命。翼之以烈公所養千百文武之士。天下何事不可爲也。是秋余訪武田耕雲水戶邸。會一橋氏奉詔西上。余問曰。國事方急。先生蓋翼一橋公西上。耕雲瞋目曰。余前日在京。與諸藩士逼朝貴。刻攘夷期。而因循至此。唯有一死以謝朝廷而已。耕雲以尊攘大義鼓舞天下。遂得賊名而死。其潰圍西上。猶曰見一橋氏論此義。余爲一橋氏深惜失此一大機會也。

尊攘紀事卷四終

尊攘紀事卷五

宮城縣　岡千仞振衣撰

長藩攘夷

長藩自米艦來要以後專以練武爲事以下關爲中國咽喉築砲臺七所繫汽船列大砲攘夷期已逼磨勵日夜以竢五月十日米國汽艦泊長府久坂寺島二人進兵艦與岸上砲臺應擊米艦拔錨駛走奏狀朝廷下書褒賞廿三日法艦駛走檀浦戍兵砲擊小倉藩戍兵隅海相對傍觀不應遣使讓其阻詔藩人曰幕府未令攘夷故不敢妄發長人曰貴疆扼海口與我東西相對而不戮力於我不特使外夷得計朝

木原曰小倉氏君臣流離之張本

威不行天下也發兵數百畧田浦築砲臺嚴守廿六日荷艦過赤馬關各壘砲擊荷艦應擊壞亀山八幡社六月朔米軍艦抵赤馬關挑戰會世子巡視海備將駕汽船歸山口旗幟羣立米艦故衝列船中間擊碎庚申壬戌二艦死傷若干人毛利氏以外釁一開非獨力之所支請援隣近各藩皆依倚而答上書請廷議運良策十六日英艦抵長府守兵遣使告不妄擊英艦測量深淺方位直經兵庫抵大坂港因藩戍兵砲擊之英艦不應七月正親町公董奉詔西下慶親父子迎謁公董宣勅曰朕嘉汝掃攘不愆期特遣重使勞慰將士宜勵醜類以安宸襟藩人導巡視沿

河野曰一再戰乞隣援不免爲無謀攘夷

海賑恤罹兵燹者慶親遣支藩上京謝恩幕議以毛利氏爲誤解攘夷旨遣監察中根市丞詰責之又遣牧野村上二氏諭九州列藩乗朝陽艦同發已至田浦長兵砲擊告爲幕使長兵愈怒不敢止發砲轉赴赤馬關旗幟林立擐甲馳馬將士奮揚連發大砲丸墜艦中冒萬死上岸告爲幕使且詰發砲守兵傲然曰夷艦往往僞揭幕旗而過故汽艦不論彼我一一砲擊中根氏命小倉藩士爲導長兵聞知入艦搜索其人恐累中根氏自殺既而守將來見曰寡君當出聽使命請就館舍導至一舍曰藩砲擊夷艦壞二軍艦乞借朝陽艦乃敉脚船送致牧野村上二人小倉

木原曰長人殺氣如火而發砲詰問詰無策亦非幕府之病在不得諸藩之情

奪朝陽艦翌日一人稱藩主命來見中根詰不請幕府砲擊外艦及掠奪田浦且曰幕府方請朝廷姑止攘夷待後令其人大怒不敢援言激徒聞之要路刺殺屬吏無一還者先是平野眞木久坂諸氏憤幕吏因循爲說曰綏寇一日大機悉失非車駕親征則天下之事不可復爲四方浮浪爭賛是説於是慶親命益田彈正東上就關白鷹司氏奏小倉氏五罪曰朝廷須告攘夷之期幕府私令諸藩沮之天下漠然不知期日爲何事況今釁端已開此皇國危急存亡之秋非六師親發以令天下則臣竊恐皇威陵替日甚一日其禍不可測請速移蹕凾根勅絶醜夷巢窟以

安達曰騎虎之勢不得不至此

此浮浪持論

野口曰。亂極而思治。治極而思亂。同一理。天下苦無事三百年。勢不得不至此

决天下方向。又使久坂眞木諸人說朝貴肥後宮部鼎藏山田十郎土佐土方久元上書曰。幕府姦吏爲狐爲蜮。其末以兵威逼朝廷者。憚名分耳。而知名分在君子。至小人無忌憚者爲北條泰時。爲足利高氏何所不至。聞越前氏發使說薩。薩越合從則關西諸藩大半響應。夷考方今列藩。大抵皆偷安附勢。無足托家國者。方今大計。有六師親征而已。錦旗所向。誰敢異同。請速進鳳輦濃尾之間。勅中川親王爲先鋒前踰函嶺。臨橫濱。衝醜虜巢窟。以次及長崎函館。則四方志士雲合霧集。不特醜虜不足爲虞。中興大業可一舉而成也。三條卿以下爭贊是議。詔衆議可否。

木原曰。使是策施行。當時則天下之事瓦解土崩。唯此事激動天下。旋大運。曰速一日。事固有不可知者。

安達曰。激發天下士心。實在此一詔。

衆謂洋夷雖強。梁末至凌辱朝廷。折兇鋒張國威。武臣之職。幕府之責。何遽至勞聖體。議奏及參政寄人皆曰。幕府因循。舉世偷惰。陛下一命駕。則海內奮起。勇氣百倍。可以奏掃攘大偉勳。一千歲一時。此機不可失。關白不敢决。召因備米澤三矦阿波世子諮之。四矦同辭曰。幕府果不能奮撻伐之威。臣輩雖無似。猶能致一臂之力。今誰出斯暴言。其罪可斬。關白爲然。却其議。諸藩浮浪切齒。皆曰。四矦阿附幕府。庸懦無足與爲。說議奏及參政寄人。逼關白曰。少猶豫。則失天下之機。關白不得已奏决。乃詔曰。戎狄跋扈凌茂皇威。朕將親御六師。剪滅異類。先幸大和。拜神武

浮浪之功亦大

大哉王言

皇陵。然後詣伊勢。告之大廟。頒軍令天下。勅召毛利氏父子。參大議。是爲八月十三日。四矦大驚。詣朝請謁。久之入見。泣奏曰。陛下何遽至此。臣等雖無似。職在藩屛。臣等在此。不可勞聖體。陛下倘委臣等以膺懲之任。豈敢不盡力。唯臣等蒙德川氏之恩。二百餘年。今也家茂年少。一旦使之陷大不義。義之所不忍。願陛下姑回聖慮。使幕府成攘夷之功。上曰。如詔已下何。四矦曰。陛下若不能回聖慮。願使臣等東下。督幕府掃滅醜虜。幕府不奉命。則臣等直蹂躪橫濱。不克則死之。願陛下紓旬日。借臣等一死之地。而後徐命聖駕。六師繼發。未爲晚矣。上曰。朕意已决。四矦恐

桂宮言出于天倫至誠。不得不動。

藤野曰。召近衛氏以下。曉也。作藏人日記。其記刻限可徵

惶而退。尋詔二十五日發輦。皇姊桂宮見事急入見。諫曰。陛下御無上之尊。採用草莽浮浪之言。輕出九重。暴露草野。恐非祖宗之意。如神器至重至神。妾請代陛下守之。上亦少有悔心。沈吟久之。中川親王固不可親征。參政寄人說關白。拜爲鎭西將軍。親王辭。至此上遽召親王及近衛氏父子二條德大寺諸卿。謀之。親王曰。陛下苟知其不可。斷之宸衷。則臣請盡力廢之。上意决。勅親王部署大事。夜未曉。召會津矦。矦引兵而入見。詔關九門。雖廷臣非召則不得入。已曉。詔停議奏傳奏參政寄人等參朝。遣柳原光愛諭旨毛利元純吉川經幹。罷其衞界町門。二人曰。夜來

河野曰此長藩犯闕之張本且見兵戟相摩殺氣衝天

閣[illegible]時[illegible]侍辟以下無故免黜臣等守禁門警非常[illegible]糧[illegible]而後撤衆光愛反覆開諭遂奉命乃命因備米澤阿波四藩宿衛禁門薩摩會津兩藩衛九門皆戎裝列砲內外戒嚴朝野騷然長藩已撤界町門衛整隊至關白第將有所奏關白亦蒙朝譴停參朝親兵在外者聞變馳入門已閉三條卿第在九門之外群集第中皆曰親兵將備幾急也請排九門而入三條卿未詳其故急騎入朝門兵不入馳至關白第兵甲闐咽滿第喧嘩禁中流言曰三條卿集親兵舉事詔使詰問三條以下知事破率親兵與長兵屯洛東妙法院中納言三條西侍從四條少將東久世

木原曰遂非飾慝之言

錦小路壬生澤六卿皆會長人固與薩人不相容以爲薩人假朝命報私怨也而三條氏亦不善中川親王亦以爲親王所陷皆憤懣曰乘機討二姦是夕詔中外曰親征本非朕旨二三朝臣不達大體者爲暴徒之所詿誤遂至矯詔旨驚駭朝野本月十七日以前之事皆此徒所爲朕之本旨不在此也長人謂三條卿以下曰讒搆已深宜圖後舉即日奉七卿西發二十日削三條以下七卿官位停毛利氏父子入京禁長人駐京尋廢參政寄人以正親町三條中山三卿爲議奏釋大原卿幽閉放還諸藩親兵親征之議起于長藩成于浮浪之煽動藤本眞金松本衡爲浮

白根翁曰此時在藩邸後救舟遂致中山侍從爲余談此事頗詳

浪之所推稱兩本至此私獻策曰先收畿內地爲根據然後糾合同志進旆函根奉中山侍從赴大和途聞廟議中變素謀齟齬勢不可中止乃驅士民襲殺五條代官榜所在曰自今以後永屬皇家遂營天川十津川農兵應之畿內大擾紀伊彥根津諸藩發兵討平之侍從與從者潛行入大坂長藩邸西遁平野國臣受命往諭浮浪歸則已亦在停藉中乃奉澤宣嘉募義故舉兵但馬據生野出石姬路諸藩起兵討平宣嘉僅以身脫薩長二藩首入京師論國事天下靡然而二藩勢力角立漸不相容至是釁隙始開因備阿藝諸藩憂之上書曰攘夷之本在列藩協心而薩長二藩首唱大義朝廷依賴所謂同功一體者伏望降旨調諧俾二藩戮力以責其成功不報

當時嘲是詔曰反覆綸旨反覆綸旨豈帝所欲爲乎余夷考當時事情爲宗社大計勢不得不出于此蓋朝廷以虛名位億兆之上欲有爲於天下勢不得不藉雄藩有勢力者故水戶氏遣臣僚上京論天下大計首降內勅囑以輔翼幕府島津氏上京論事則以其策發重使東下尋毛利氏父子入京盡國力勤王事遂至使將軍率天下侯伯奔走于殿廷之下其功尤大矣當時稱帝親毛利氏而疎島津氏顧薩藩雖雄以其人則泉州侯家族以

可藉已如此益併擠二藩俱進鶩不並彼勢不得不逐歟

森曰回護得妙

藤野曰僕嘗著所紀後亦以此意著

其位則未叙朝爵非毛利氏父子親且尊之類帝將藉薩長二藩以抗幕府振其式微豈親疎于其間乎夫既藉其力不能不用其言故毛利氏所建白將軍入朝春秋行幸加茂八幡詣祭朝貴列侯黜陟賞罰無一不採用唯恐一旦失其歡心也而其領攘夷期限長藩砲擊不違期至三至四冒至難唱天下而幕府訂約通商悍然仍舊其蔑朝詔一至此極誰不憤懣且外釁一開防長日急至此恣幕府之所爲無之責罰委毛利氏於餓虎之徑也此帝之所不忍爲其下詔親征情義不得不然者矣而無如大權下移以來朝廷無寸兵尺鐵以

供禦侮無一土一民以資爪牙其贊親征者長藩而已浮浪而已而長藩與英法搆兵國事方艱士皆背顧浮浪烏合書生聚爲一團者未可托天下之大事何況薩人新挫強英虎視一世通謀越前宇和島諸氏論親征之不可而雄藩勢力可與謀大事者如因備阿波米澤陸續奮起非復嚮藉一毛利氏之比當是時帝爲宗社之大計勢不得不出于此其可親征猶漢高以酈食其之說鑄六國之印其不可親征猶以張良之說消六國之印適見聖量之無可不可固不足以損日月之明也抑此變七卿蒙譴西走毛利氏爲天下首難百揆不

先帝不圖吾兄先爲此論

甫生曰臣子須君体當如此心見斡旋之巧妙筆力之雄大

木原曰鹿門以友朋爲性命每讀此書舊故存歿使人惻然

浮浪亦已危此事

撓島津氏爲朝廷腹心勢力日盛而戊辰維新之大業實賴七卿及薩長二藩顧此皆先帝熟考大勢斡旋時機運神算於方寸之中奏偉績於年月之後固非尋常庸人所能測知也抑神祖神孫在天之靈以外釁一開大八洲之陸沈間不容髮特降斯變誘帝衷於冥冥之中也歟傳不言乎無適無莫唯義與從硜硜之信大人不爲也

丁巳九月余游上毛見楫取縣令縣令出示中山侍從臨發與三條中納言久世少將烏丸侍從書松本奎堂所草辭旨慷慨足以想見當時附錄于此曰幕府違勅不一而足朝恩寬大不問其罪彼

愈爲得計近來所上言書辭悖逆無所不至所謂是可忍孰不可忍者臣等不禁憤怒私與同志謀舉事會宸斷親征須詔中外實爲千載一時詔旨一下空論無用臣將明日發京途募義徒赴南都迎鳳輦夫機事尚密兵要神速今也詔告親征宜即日進大駕若遷延度日奸徒乘機巧設言語以枉聖旨則大機一失百事瓦解賊臣跋扈外夷猖獗神州陸沈而諸君立廟堂參密勿無復所遁罪于天下後世時勢迫切不能一一

島津氏入朝論國是

蒲生曰。一橋氏此言。不愧爲烈公之子。

河野曰。薩長交鬩牛耳。何類晉楚之爭覇。如越士齊耳宋秦如因備守和

島。曾耳衞耳

木原曰。此老髓一聲碎響微者如孫吏內懼浮浪之篤聽外畏外夷之恫喝畏首畏尾所餘幾何者。

幕府聞新征詔下大懼。日夜會諸曹議攘夷得朝議一變毛利氏蒙譴而西之報。大悅皆曰朝議一變何以攘夷之爲。一橋氏愀然曰天下擾擾至此皆原於幕府擅許外請況我爲彼所凌侮設令無朝命不得不絕豈可以一時浮議動搖乎朝廷亦恐幕府解掃攘命有栖川親王爲攘夷特使東下。未發國是論起。初三條姉小路二卿之奉使命。專賴毛利氏及復命。薩長嫌隙愈深。姉小路卿夜退公途爲人所刺索賊不得衆疑薩人所爲。詔罷乾門守衛禁其出入九門。薩人以爲長藩所陷。互相敵視。至此長藩獲罪。七卿西走。浮浪藩士唱攘夷者。或戰死或散走。會薩人擊走英艦奏捷。勅書奬勵。上意方向島津氏。及詔上親征。上意漸悔浮浪過激詿誤國事。授旨近衞氏召隅州。隅州未發遣小松帶刀上書。曰方今沿海無一守備。以此當歐米堅艦巨砲。何異童兒空拳當劍客。秪足以自斃耳。彼堅艦巨砲。橫行五州。鹿兒島一戰。幸免覆敗。殆出天助者。而今談攘夷者。未嘗目堅艦巨砲。未曾講海陸兵制。發口輒曰攘夷。臣不知何謂。且朝廷所勅。幕府所令。每事齟齬。列藩不知所從。東西奔走。徒弊國力。殆如中流失楫。冥夜滅燈。何以戰。何以守。其病在國是不立也。宜速召列侯。盡衆議。以聖斷定國是。然後勅天下。足兵食。一方向。以闔國全力。

一讀爲慨然敵國之念。維新事業不得不推斯人爲第一。時事至此極。有若而人。維持危急。眞豈遲未及者。

川島曰。一橋氏持此論。恐出於隅州氏意料表。

征服醜夷。如此則和戰在我。開鎖在我。始可與萬國并立。置國家於泰山之安也。書奏。上大有所悟。朝議一變。罷有栖川親王東下。詔越前土佐肥後肥前久留米宇和島諸氏入朝。十月三日。隅州駕幕府所貸汽艦上京。上手書揭條。密詢隅州。謹對曰。方今五州萬國。無所不通。而我邦國于海心。豈可獨鎖海港乎。兵端一開。億兆靡爛。此皆陛下不忍爲者。臣請待將軍入朝。與一橋越前二氏熟議上奏。以仰聖裁。委政柄于幕府。臣固謂至當。武臣執國柄。八百年于此。今也劇復王政。國內爭亂。臣不知何所底止。況今外夷虎視。禍逼旦夕乎。會津氏猶有不絕者。每事諮詢。臣竊以爲不可。如臣賤微。屢賜密勅。漸觸耳目。若有所諮。經中川宮及前關白手爲可。是時二條卿代鷹司氏爲關白。建議曰。嚮將軍興三百年之廢典。天下傳盛事。而三條實美要以攘夷。過激失體。遂使將軍不得盡閫外之職。今也邊海交兵。國論不一。官武異見。政令二途。致今日之擾亂。皆實美以下所爲。宜召將軍盡衆議。以鞏國本。會津氏專主此議。遂詔召將軍。一橋氏曰。嚮殿下奉攘夷之勅。未立寸功。設令聖上垂大恩。無所嚴責。如天下公議何。殿下宜待鎖港功成。然後入朝。今也亂形漸成。此臣子竭誠祈天永命之秋。臣宜夙駕以萬死謝朝廷。以達幕府尊王之誠。

河野曰。一橋氏已不能下手攘夷。至此猶說鎖港。徒使人厭與。且所使池田河田輩成何事。此已不能強。又不能弱者。宜其果亡滅矣。

也乃命板倉防州管鎖港事務。十一月。一橋氏上京。越前宇和島二氏及細川氏二介弟黒田氏世子皆會。詔議國是。一橋氏以爲幕府已奉勅旨。雖未即掃攘醜虜。鎖横濱一事。已遣使告各國政府。何更議國是之爲。唯官武異見。政令二途。天下所疑惑。宜使幕府一意尊王室。朝廷一意任幕府。内外協一。無間可乘。庶幾國本立。而人心合矣。議者不料國力。欲與強虜決雌雄於一戰之下。固屬無策。唯今現行條約。成于彼所要劫。將因是固隣交。講信誼。誤謬之大者。不可不改正焉。隅州越前宇和島諸氏固主開港。皆曰。方今姑息無大於鎖港。此豈足以爲國是乎。今日之

藤野曰。此言明快。幕府所以失人心

者。以騎牆乎此二者之間。持其兩端也。而今爲此言者。亦爲期歲月圖富強而後戰之說。與幕府相距幾何。

事。欲戰則戰。欲和則和。宜取其一。以明示天下也。方今昌平日久。文恬武嬉。天下忘兵。以是與英法白戰精兵接其鋒。未戰而勝敗已判。不若令天下期歲月。以圖富強。國本立而後戰。庶幾足以折彼兇鋒而耀我武威也。於是開鎖之議。又興論難紛然。朝議曰。待將軍入朝。而後決之。趣將軍西上。詔一橋越前隅州土佐宇和島五氏。五日一朝。議國事。稱曰參預衆。任中川親王彈正尹。預聽朝政。叙隅州從四位下少將。賜鞍馬。賞擊走英艦之功。隅州固與越前氏善。而近衛氏爲女婿。以故最相親。勸修寺法親王濟範爲伏見親王弟。有失行。屏居山科。刻苦學問。漸有時譽。隅

川島曰。島津氏於近衛氏。世講本末之義。關原之敗。義弘因近衛氏而生

累世通婚。姻戚之情。相與非他族之比。

州知其有權畧。與越前氏請朝。還俗預朝政。任常陸大守。號曰山階親王。於是中川山階二親王與二條德大寺諸公。協心輔朝政。而軍國大事。咸諮參預衆。而後行。島津氏之權日盛。適薩人借幕府瀛艦過田浦。長人砲擊。火移硝藥。炸發艦裂。死者二十八人。隅州大怒。將遣使詰責。板倉會津二氏止之曰。幕府將問其罪。請姑俟。惡稔。元治元年正月。將軍家茂乘瀛艦西上。勅賜板輿。聽乘輿入禁門。廿一日。從列侯三十八人入朝。上書自責。不勝大任。廿七日。召見將軍及列侯。親詔曰。朕少踐天位。惴惴常恐上負列聖付託之重。下孤元元仰望之切。加之外夷猖獗。年甚一

水原曰。前半汪汪王言。後半少覺煩。德至暴臣愚弄其主。亦失王言之體。蓋不深察而實與詔敕之也。

年。物價騰貴。生民塗炭。上下神祇。億兆蒼生。謂朕何。嚮勅列藩群牧。議國事。皆謂承平歲久。國勢日繼。威武不振。防禦不脩。乘此時。安舉釁釁之典。恐無辜生靈。立罹不測之禍。往年幕府奉朕旨。省濫費。減冗官。充大砲巨艦之用。專修武備。緩列藩參覲。還駐府妻孥。大綱畧舉。曩圖三條實美信諸藩浮浪妄說。不察宇内大勢。矯朕旨。播布攘夷令。尋下親征之命。加之長門暴臣。愚弄其主。砲擊外艦。要殺幕使。誘致實美以下七人。其國狂暴。無不至。而其至此。皆朕不德之所致。嗟汝家茂暨列藩群牧。皆朕赤子。朕將與天下更始。養民力。立國本。省一切濫費。鑄大砲。製造巨艦。

傾天下之全力嚴沿海防備上安宗社下保億兆列藩體此意盡力實備造堅艦鑄大砲練兵卒專修攘斥之具若有怠荒忽其備曠其職非特朕皆得罪上下神祇及列聖在天之靈也是日叙家茂從一位入朝謝恩上書自責曰自今誓奉宸旨以靖寧海內横濱鎖港今既發使各國歷告政府行可使彼知所畏既而朝議爲家茂未了朝旨勅曰横濱鎖港朕已悉之全國兵備不可一日忽之而攝海防禦爲焦眉之急宜速奏其功隅州獻大砲十二門幕府曰攝海三都之咽喉而無可砲臺以拒堅艦無可壘壁以屯大軍一朝有事何以守護京畿幕府命一橋氏禁闕守衛總督兼掌攝海防禦四月創定新制曰增神宮供御米二千苞列侯每代立入朝謝恩獻貢土物如此類十八條一切名器涉僭越者悉皆改革尋又有旨曰横濱鎖港及長藩處分一委之幕府是月將軍巡視攝海至兵庫不請暇乘汽艦東歸自國是論起浮浪之士唱攘夷者罵薩人爲姦回誤國競論毛利氏之冤罪或至相率走長州中川宮尤爲是輩所詬或指摘陰事標榜道路一橋越前會津隅州諸氏連署奏曰中川王忠誠陛下所採擢固知無根之言不足以移聖聽然而積毀鑠金古今炳鑒臣等以死保親王無他冀陛下委任杜微防漸以絶讒者之口既

薩長勤王出誠心憂國大[illegible]借仁義[illegible]維新之[illegible]

野口曰聞將軍東歸發使東北列藩會于江戸[illegible]日光宮鎮[illegible]毛利氏之故轍歟然。

而列藩前後就封長人訴冤不止長州處分論起外國事興以來以開國論建白朝廷者三人堀田備州以是爲朝廷所擯斥天下所詬罵長井雅樂謀閣老稱主命因朝貴上奏浮浪爭責其誤國家遂死非命蓋聖上以是誓上下神祇固非區區口舌筆札所能奪也而及隅州氏國是論上奏雖以毛利氏盡一藩死力浮浪千百煽動朝野不能之奪無他以其一戰挫强英威武震一世也吾歷觀古今史籍無論歐米各國凡英雄豪傑創王覇基業立中興大勳者必先立一大武功動海內之耳目鎮天下之紛擾矣顧幕府握大權三百年天下震懾無敢觸其威而一旦事起邊海狼狽倒置日瀕亡滅者無他以畏憚外國莫之能抗也島津毛利二氏以邑土不過幕府十分一以臣庶不過家門譜第百分其一而二氏毅然構難英法出入萬死之地日夜奮勵遂能風動天下驅迫列藩奏回天之偉勳者無他以其陷擧藩士庶於萬丸雨注之下淬磨其鋒奬勵其氣能爲幕府所不能爲也抑皇上以攘夷大義誓上下神祇異論中過竟不果是豈雖由幕府不盡其職藩屏不効其力抑亦由方今歐米各國不可以弘安蒙古慶長朝鮮概視也然而島津毛利二氏首入京師辱聖眷東西

星海曰下而一字轉入議論抑揚頓挫極是精練之筆。

猶英佛兵法。

藩生曰熒眼如炬先獲我心。

星海曰。三出皆上下神祇字。文法變化。殊覺壯觀。論此事。不可無此堂堂之筆。

清生曰。壯重典雅。當做一篇中興頌讀。

奔走鞅掌王事。使天下曉然知國是所在。又能遵
奉詔旨。砲擊外艦。冒大難。銳氣不撓。至三至四。至
力不抗。勢不敵。而後發使行和。雖未能耀皇威於
海外。亦可以少爲天下伸義憤。奮興三百年之積
弱。振發神州固有之眞元氣也。而遂因二氏之全
力。奏維新之大業。於是皇上之所以誓上下神祇。
上下神祇之所以降鑒誘衷。昭昭乎始驗。顧東洋
諸國。如漢土朝鮮安南暹邏。亦皆無不罹歐米人
之禍。而我邦維持國體。獨立於東洋之表。方將張
政綱。改定條約。取萬國之長。以鞏固立國之基礎。
以置宗廟社稷於磐石之安。嗟乎亦盛矣。

木原曰。倚薩則失長心。倚長則失薩心。倚幕府則薩長共失。偏倚不倚之間。遂致大一統。此先帝之略。抑亦天也。

毛利氏三宰犯闕

八月十八日。詔告止親征及從前詔勅皆暴臣所矯
非朕旨。池田慶德憂長藩憤激。爲大患。上書曰。慷慨
過激之徒。其迹雖粗暴。非賴此輩。不可成攘夷之功。
粗暴固可罪。而發憤有爲之氣。不可挫折。游士橫議。
固非國家美事。而遏處士橫議。則公論讜議不可得
而聞焉。今日攘夷爲急。宜寬洪包容。以鼓動天下有
志之士。既而國是論起。衆迎合隅州之旨。爭咎毛利
氏粗暴。長藩聞之切齒。乃具陳奉勅旨從事攘夷顛
末。曰奉勅始末。命井原久坂二人持之東上。至大坂。

請上奏。慶親父子情事。有旨付郎監上奏。二人不可
至伏見。俟奏遣人收其書。使一橋越前宇和島三氏
議處分。不決。令在京諸藩議。黑田慶贊答曰。聞幕府
密誡其藩爲兵備。此言泄聞。則彼欲致死於此也
必矣。請先召支族及宰臣。詰狀諭以自新之方。彼仍
不服。則擧兵問其罪。乃召兩支藩及吉川氏至大坂。
因藩深寃毛利氏。遣使慰問。且屢上書雪寃。元治元
年八月。慶親命藩宰國司信濃東上訴寃。會召支藩
書至。因止。上書曰。勞天使大坂。於臣不安。請命使臣
上京。臣蒙讒以來。竊聞闕下事情。有不勝杞憂者。積
年叡旨確乎不拔。臣固知之。近日之事。臣竊恐有反

河野曰。伐[illegible]弄其上彼[illegible]反[illegible]所[illegible]此[illegible]和戰各異其[illegible]此論不歸一。則天下之亂無定時。

覆賣國如石敬瑭者。起肘腋之下也。三條東久世諸
卿至誠憂國。誓奉叡旨。從事攘夷。願復其位。以固根
本。臣父子不忍傍觀。將入朝效微力。請察螻蟻之微
誠。免讒責。許上京。尋駁正月告將軍詔書曰。藤原實
美矯命發攘夷之令。按實美任議奏在壬戌十月。戊
午以前。勅幕府督攘夷。不一而足。臣條陳候聖旨。亦
諭臣以破約攘夷。去年八月實美去京以後。猶勅幕
府曰。速奏攘夷之功。臣不知實美所矯何命。去歲臣
竊察叡旨在親征。獻奉岩清水之議。而宸斷曰。幸大
和。此豈一實美在中間爲之乎。擊夷船殺幕吏[illegible]
卿獨所上奉勅始末。已具陳臣日望朝廷[illegible]前

以兵諫其君猶不可以兵明己寃況可乎吾無取于三宰犯闕也

後所上奏處分之朝議苦無辭批曰一切政令皆委幕府幕府所命之聽長人怒六月福原增田兩宰擁衆東上會古高宮部諸人與其黨謀應長人會津氏捜索斬十餘人福原稱治藩人黨是輩者率兵入伏見邸別隊濱忠太郎入江九一以下屯八幡山增田與久坂寺島以下屯山崎移書在京諸藩訴寃曰寡君父子一意奉攘夷勅旨盡國力勤王事東西奔走唯恐敝慮不貫徹一朝蒙天怒禁臣屬入京闔藩驚愕不知其故爾來惶恐待罪哀訴路絕望闕號泣不知所爲伏願一垂聖盼召寡君父子親賜玉音則不終一再問足以釋宸疑霽嚴威諸藩附所見達之傳

木原曰三營鼎峙比之幕兵衞爲羽一道取大敗大爲有畧

奏及所司代未報福原率衆三百整隊移屯嵯峨天龍寺伏見山崎嵯峨三營鼎峙衆凡三千爲犄角之勢京師騷擾松平容保稻葉正邦從兵遷朝九門戒嚴一橋氏方病恐其生事使越因二藩士諭福原旣而國司信濃稱鎭撫逃兵率衆來合天龍寺上藩主書曰群臣及浮浪來寓者視去秋所頒詔書與從前宸旨無一不反謂左右或惑聖聽亡命東上臣切恐其暴動犯朝譴命宰臣國司親相兼程追躡應有所上奏切請亟問盡其所白有旨曰退待後命福原上書曰臣等非敢作亂行暴特請雪寡君父子寃釋五卿入京確定攘夷國是耳嚮移書列藩請贊助臣輩

問詰有辭彼請問八日或有所自反也歟

情事已悉若猶有所疑許臣等入京親賜詰問一橋氏遣監察永井戸川二人諭福原曰千百擁衆逼闕尊王之義安在若有所請還衆本國汝一人駐伏見以陳藩情福原曰群衆充斥非臣一人所能制唯辱台命請竭力以諭是旨請期八日會兩宰以下議之衆皆曰不得所請有戰耳因備對馬藩人多援長人交造關白第逼論毛利氏無可罪朝貴亦多上書請聽其言薩摩土佐久留米三藩不肯請曰長人托名哀訴屯兵京郊朝旨[illegible]大諭之退兵而彼悍然抗命不少自責假令其言有一理要上至此不臣尤甚者措而不問竊恐朝威墜地自今以後無以懲不臣者

是議一出長人無所遁罪

臣等守衛九門固分効死請斷然下命進討譜第諸藩皆以是議逼一橋氏一橋氏曰鎖港議未決外釁已開幕廷紛擾今又動干戈天下自是大亂沈吟不斷衆皆咎其姑息長人私煽動朝貴失意者謀戴有栖川親王又密請討會津氏之勅事連加因備三藩事勢日急會薩藩宰小松帶刀率兵上京一橋會津以下大得力上奏討伐遣永井戸川二氏見福原讓過期不撤兵中川親王二條關白會一橋會津以下駐京諸藩傳軍令部署所向畧已定召邸監乃美織江曰慶親父子首唱勤王今也乃使宰臣擁兵逆上逆迹已露朝廷命諸藩問其罪三宰乃草檄嗚松平

星海曰。僕與通武屢論時事。服其勇決。先師節齋亦常賞其交遊之親。概使此策行。不必徒死。惜乎。

安達曰。大垣有小原鐵心。故能奏此功。

長一隊伏。下立賞因邸。會余在江戶。幸免累坐。

河野曰。至練之兵。如斯可以當長人。

容保誤國。茂上十罪。乞京中諸藩協力義舉。三道并進。久坂通武固持不可。曰彼挾至尊。臨我。我不能免逆名。請奉朝命。退屯兵庫。待嗣君至。未爲晩。眞木和泉。非之曰。今日之事。但有橫尸闕下。以明尊攘大義耳。福原亦以爲此事至危。不可以累世子。十八日夜三鼓。福原隊進至藤森。大垣藩兵善拒。兵士多斃。福原亦傷面。轉向竹田道。爲彥根藩兵所扼。敗走山崎。自嵯峨者。分爲三隊。會津藩衞蛤門。三隊萃鋒衝突。會兵逡巡。會桑薩三藩守唐門。分隊來援。長兵少却。長一隊伏衆日野卿第。覘容保入朝。容保自日門而朝。乃進攻唐門。會兵不敵。捨銃揮刀奮鬪。長兵屹然

不動。薩一隊守乾門。聞急來援。長人敗走。是夜小松帶刀受命攻天龍寺。臨發聞砲聲在近。分隊爲三。烏丸室町新町三道并進。國司信濃邀擊。三隊分爲散兵。或伏埕。或攀屋乘暗狙擊。死尸堆積。國司僅以身免。益田隊進薄界町門。越前一橋二氏兵防戰。久坂寺島眞木三氏。以兵五百。直入鷹司氏第。逼見前關白。將有所謀。大砲轟屋。前關白出避。三氏殊死奮戰。越兵披靡。會薩彥桑四藩兵來援。久坂寺嶋負重創。自殺。舉邸皆火。眞木收殘兵而退。關白第近皇居。砲丸及殿陛。朝臣議車駕出避。一橋會津二氏深恐其有變。極口諫止。擁衞御座。比天明。長兵悉敗。而幕人

星海曰。余在後以事過界町。夜半見[illegible]色如火。四顧[illegible]不聞[illegible]然聲。時見死尸橫路。慘不可言。

安達曰。此時大小諸藩兵守京師以萬數。而長人千里懸軍。不抑他方號令。嚴肅士氣凜然。蹂躙[illegible]敵敗潰離散爲人。人稱其強。爲海內無雙。

星海曰。余在此間。無一所爲。殊增慙愧。

慮浮浪潛伏市坊。放火數所。延燒百三日。坊衢悉皆焦土。廿日薩兵攻天龍寺。長人已遁。收文書散所。得糧米。賑罹兵燹者。會桑彥三藩兵進攻天王山。眞木以下二十餘名。知不免。放火自殺。三宰收潰兵。海路遁走。會定廣從兵航抵多度津。聞敗報。驚愕反兵。賀藩世子在京。警衞屢爲長人上書雪寃。是夜變起。倉皇不告而發。宰臣自殺。以謝藩士。通長人者伏刑。將軍命參政本多氏賀捷。尋詔曰。毛利氏群臣。帥隊入京。藉口哀訴。要劫朝廷。朕使諸藩諭退。彼悍然逞虐。向闕發砲。罪在不赦。幕府其速征防長。討其不臣。薩會桑以下褒賞有差。以有栖川親王鷹司父子庇長人。停入朝。幕府剝慶親父子官位及賜名。於是慶親改名敬親。

余常論三宰犯闕。不特無名義。其爲無策。亦甚矣。夫毛利氏先天下。朝京師。罄國力。翼皇室。無所不至。蹇蹇之節。天下萬衆所知。其建白親征謀。不用事中止。擁七卿西歸。雖屬過激。其迹未嘗涉不臣。當此時爲毛利氏之計。因因備以下列藩。陳情實。訴寃罪。不敢以蒙譴之故。廢恭順之禮。不敢以受訴之故。露忿悁之色。爲粗暴爲無謀。爲愚弄其主。一如不聞。起敬起恭。如孝子事頑父。則其坐收天下之名望。固將百倍島津氏也。外無所爲。專勵內

藤野曰久坂之輩來爲長人輔弼爲攘夷首而皆死闕下英氣日消竟取大敗如此論則薩藩之績可以數

星海曰文有抑揚有頓挫一擒一縱

猶兵家用兵非文壇宿將不能解此妙余常感一縮殊得史遷之妙訣

治繕甲兵貯糧食築壘壁鑄大砲造堅艦盡全國精鋭守亦馬關當四國軍艦來擊之時以闕下蹀血之全力挫彼兇鋒於一奮戰之下而後發使明告我開戰端出於朝旨幕命猶島津氏發使橫濱緩頰行成則彼知犯條約者不在長人而在幕府以是言詰幕府逼朝廷則馬關五度之砲擊天下必別有任其責服其罪者如此則一和一戰操一縱其權在我條理秩然名義瞭然不特可使千百無辜臣隷少免兵火慘楚之苦又足以少挫彼狃傲伸我國威也而其策不出于此以一朝蒙譴之故不忍憤憤抗兵犯闕此悻悻小丈夫所爲況是時薩人新得朝廷之寵方思戮力幕府立一奇功以傾輿望而長人以無繼客兵與之接鋒一敗塗地取賊名于一時此不特無名義可取無復謀畧足觀也余常感毛利氏勤王出於憂國至誠又與久坂高杉諸人変服其志操節概非尋常人所能及也故於此擧深惜其進退無據也

尊攘記事　卷之五　二十二

尊攘紀事卷五終

尊攘紀事卷六

宮城縣　岡千仞振衣撰

毛利氏和外國

長藩之砲擊外艦。各國公使大怒。告本國發軍艦會横濱。是月三宰犯闕敗還。公使大悅。以爲機可乘。告幕府曰。四國合兵問長人砲擊之罪。此舉止關長藩。非敵貴國。幕府使參政立花氏諭之曰。我方討野州賊。賊平則征長藩。諸公暫待之。四公使曰。此事待已一年。而政府舍之不問。故自往討之耳。長藩之奉朝旨專唱攘夷。村田藏六涉洋學。不敢爲然。勸井上馨伊藤博文游西洋。馨在龍動。聞英米是舉。深慮鄉國無故構難。禍亂不測。馳歸至横濱。會英將發艦擣防長地。勢馨懇之附載。抵豊後姫島。艦將遣馨說。且附書曰。往時人智未開。陽托通交。陰窺人國。或弘法教收人心。吞噬人國。往往有之。今則人智大開。通有無。訂盟約。一遵天地之公道。日本未達此旨。將拒絶各國盟約。斥去外人在横濱者。此獲罪萬國公法者。貴藩人砲擊外艦。尤爲暴戾。然而外人猶寬之者。愍無辜人民罹兵火之慘毒也。貴藩翻然悔悟。作誓書。證不復砲擊外艦則已。不然則各國將聯兵大舉。得兇暴者。誅戮之也。馨見藩人。說外國事情懸異。我聰察。令止兵。衆不敢爲意。作答書付馨曰。我藩之砲擊外

木原曰。彼亦不容易舉兵。蓋懲鹿兒島之一敗也。

果有人

河野曰。長人盛論攘夷。而遣伊藤井上二氏于西洋。其用心可知也。

艦。奉天朝幕府之命也。諸君欲止我之砲擊。宜請是事天朝幕府。八月四日。英艦十艘。法艦三艘。荷艦四艘。米艦一艘。抵豊前姫島。是時藩主幽三宰請罪幕府。藩論一變。停砲擊外艦。屯沿海戍兵於内地待警。大驚。遣使告停砲擊。英將曰。予不擊我。我不得不擊子。翌日進艦。隊爲彎月狀。英法二艦列中央。十六艦分爲四隊。每隊並進。砲擊前田砲臺。臺兵殊死防禦。砲丸雨注。炸彈破裂。傷數十人。守兵逃散。艦兵上陸。撿大砲。釘塞砲口。六日進擊杉谷壇浦砲臺。長兵奮勇防禦。僵二將校。炸彈交發。火起壘内。烟焰滿空。艦兵私乘哨船上岸。擊其背。藩兵阻山扞禦。萬砲交發。死者接踵。艦兵悉撤各臺大砲。載之艦中。一艦擱沙不動。五艦擁護。發砲四射。不能進退。一艦進攻長府。燬砲臺。七日砲擊八軒屋米庫。守兵力盡。不敢抗。八日砲擊彥島砲臺。守兵悉遁。艦兵上岸。火各所陣營。戰連五日。英兵死者八名。法荷各四名。傷者六十名。獲大砲七十門。藩兵死傷不勝算。知其不可抗。遣宍戸行馬杉德助行成。曰我所以砲擊外艦。實奉朝廷幕府之命也。示之朝廷所須告攘夷期五月十日之令。艦將始知事有所由。許其請。揭白旗。令止戰。且要藩主來謝。敬親使宰臣行見。且書告曰。寡人奉朝廷幕府之命。砲擊外艦。曷圖受妄舉之名。因遣嗣子定

想見旌旗林立。天日無光。

安達曰。此戰使久坂寺島諸人猶在。當方面之任。則猶有差强人意者。

木原曰。已有幕令。非私戰。四國雖欲

退兇暴。豈可待乎。

廣西上請朝旨。未至。聞家臣暴動。途還。適貴艦來討。寡人將有所告而戰已接。寡人於貴國。固非有他怨。豈忍虐無辜人民於鋒鏑之慘乎。故遣宰臣行成。敬親父子以身蒙朝譴。遣毛利出雲臨盟約曰。自今以往。欵待外艦。石炭食糧。應乞給與。外舶遭風濤者入港繫泊。不修砲臺。馬關免兵火者。出金償之。若軍費償額。一聽諸公使與政府所議定。實待具有禮意。四國艦將大悅。諸艦歷視攝海地形。還橫濱。藩宰井原主計附乘。屢見諸公使。陳情實。且曰。嚮所諾償金巨額。非一諸侯所能辨。請更有所處。諸公使知薩長二藩勢力可倚。私之曰。抵償費額。責之政府。政府不能辨。則當開馬關爲市場。主計辭謝。已而尾張氏班兵。幕府方議再討。小倉氏上書曰。長人與英法締交。恐彼借外兵拒幕軍。宜禁外人繫船艦馬關。幕府亦頗疑英法助毛利氏。

星海曰。上議論激切。與高使論者無遺憾。

世論毛利氏攘夷者曰。不知外國條約之不可犯。不量堅艦巨砲之不可觸。要請戰期。妄開釁端。虐無辜士民於炮火之下。一敗塗地。出償行成。何其不自量也。嗟乎。毛利氏嚮唱開國。以是說幕府。建白闕下。豈不知攘夷之爲無策。鎖港之非長計乎。顧外國事興。天下紛然。萬姓嗷嗷。日瀕危殆。益坐畏戰而已。況聖上以攘夷誓上下神祇。天下爭論掃攘。勢如騎虎。不可中止。而其唱開國。概出于幕吏之畏戰。固非有籠絡歐米之畧。經綸當世之才。神州陸沈。宗社存亡。實在此時。而付家國大事。是輩。譬猶坐弊船駕風濤。泛泛乎不知漂入鬼國。且彼堅艦巨砲。實爲堅牢。而我未嘗交一矢接一丸。一見膽落。甘爲彼所蔑視。國體不立。皇威不宣。此不特長彼驕傲。愈足以挫我奮然有爲之氣也。於是翻然變其說。以一藩死力當天下之大難。將鼓舞天下義勇之氣。與彼決勝敗於萬丸雨注之下。百戰淬鋒之餘。我勝則固可以耀國威於海外。長免侮蔑之辱。我敗則可以使國人有所激發奮勵。一掃偷安姑息之積弊。此開鎖之利害和戰之得失。一戰而定也。其以攘夷逼朝幕。固將以是率天下。不復遑顧區區條約之曲直也。而其砲擊夷艦。至三至四。百敗不撓。風烈所及。惰夫起氣。威武所震。天下竦動。其受四強國之兵力。不敵而和。敗紲之餘。草木皆兵。猶能發使止戰。反覆論辨。明晰條理。不辱大體。能使兇虜折服收鋒。其毅然以家國大事自任。吾求之前古。未多見其比也。余常推薩長爲大功於皇國者。以其能與歐米強國接鋒。爲幕府所不能爲。以決天下之方向也。

安達曰。描寫毛利氏情事。宛然浮出。蓋鹿門當時在京都。與諸藩浮浪切齒唱此論。故無一語不眞。無一筆不透。

星海曰。毅然筆力。愈出而愈遒。雄介擒縱。惟意所向。老手無敵。

木原曰。一語卓絕。不啻如倩麻姑搔癢處。

使讀者發越勃々如讀一部水滸傳。

水戶黨人據那珂港

朝廷頒告攘夷期日。勅水戶氏東下。督掃攘事務。藩士少壯輩奮躍。謂掃醜虜。成烈公之遺志。在是時也。少壯輩爲四募同志。屯鄉校。專講武技。以待令下。既而慶篤爲諸曹所惡。屢變其說。因循無爲。藩人失望。而鄉校壯士千百爲群。資用不給。就富豪借金穀。浮浪無賴爲之耳目。藉口攘夷。刦掠土豪。藤田小四郎爲東湖第二子。爲筑波寺僧除强盗。遂與其徒往據筑波山。與四方浮浪通聲氣。元治元年正月。藩主遣武田耕雲戒飾少壯子弟專爲詭激者。藤田以爲藩主昏暗。不足繼烈公之遺業。嚮朝廷勅烈公輔幕府攘外夷。今

川島曰。七十唱義。亦源三位之亞。

奉木主出兵。武王伐殷以後所無。

也。朝廷詔天下頒告攘夷期日。不若募同志舉義兵以成烈公之遺志。歷說小川潮來玉造諸校。田丸稻右爲市正。老成好義。爲藩望所歸。乃往說之。稻右年七十。聞其辯論慷慨。慨然率同志赴之。議曰。此舉繼先君遺志。宜令衆知名義所在。乃造烈公木主。題曰。贈從二位大納言源烈公。奉之營中。每有所爲必告。神四方浮浪爭歸之。皆謂日光山地勢險要。德川氏所廟。可爲根據之地。四月二日。奉木主發筑波。上書板倉閣老曰。閣下之賢明。天下之所稱道。而當此危急存亡之際。未聞發一號令。爲幕府雪大辱。臣等不忍坐視。與同志謀。誓于日光廟。將以身任禦侮之責。

尊攘二字本出于水戶。其至此勢不得不然者。

願閣下速奉朝旨。下攘夷之令。又以備前藩主爲烈公子。連署上書曰。臣等鄙賤。不辨天下大計。然服先君遺訓。知尊王攘夷爲大義。今觀幕府所爲。有不勝悲憤者。去年八月。薩會二氏相謀。陷毛利氏。逐七卿。天下皆罵曰薩賊會奸。而朝幕延之參大政。小臣不勝悲憤一也。朝廷屢下攘夷勅。而幕府在中閣止。日又一日。橫濱三港之一。尚且不能鎖。況其他。小臣不勝悲憤二也。堀田安藤逼至尊。蔑朝憲。使天下至此。其罪不容誅。而今猶免戮。小臣不勝悲憤三也。臣等每念至此。感憤刺胸。五肉如裂。於是與同志決死。誓於日光廟。方將勦滅醜虜。以上安宸襟。下慰先君之

木原曰。一橋氏諸士所歸心。而因備

靈於地下。閣下先君寵子。臣等君戴有日。伏請諒臣等區區微誠。達之天聽。命臣等攘夷先鋒。藩侯固持攘夷論。一見激賞。以書上聞。且奏曰。臣雖不肖。亦耳先臣訓辭。不一日忘攘夷大義。伏願勅幕府以濟是輩之志。又上書幕府曰。今春詔書及將軍所上奏。皆曰無謀攘夷非所宜爲。臣竊謂待有謀而後攘夷。猶待河清。其期不可知。肉聞浮浪憤幕府因循。所在蜂起。此輩臣本生家歷世所撫養。志操卓然。固服義訓。若收是輩。充先鋒。則醜夷不足勦。且乘此機。英斷舉事。未爲無謀也。若徒拘蹤迹。目爲亂人。出兵致討。勦于此則起于彼。撫于東則發于西。天下自此大亂。諸

二藩亦贊此論故諸士徘徊日光太平之間將俯伏幕府使之決策於攘夷此所以故爲遷延遲重也惜變生中途此策不遂玉石共焚

士次宇都宮見縣元吉說義擧藩論稍動至日光奉行命近藩戒嚴不得入轉據太平山其衆日加分屯山下鳩工造戎器勢威日張傍近小藩及富豪懼其生事陰饋金穀通贈賄藩主遣山國立原二人諭以解散山國爲田丸兄固與諸士同論乃告曰此地屬幕府不可久住宜輯諸隊據筑波鎭靜以俟時機不自我啓釁幕府亦無緣致討幕府偸安諸藩闚變亂兆巳成余亦非死牖下者爲諸士區畫方略改革軍制留數日而去田丸然之率衆移筑波付一隊岩谷信成歷說結城壬生下館諸藩先是田中愿藏集徒赤城山中至此說信成曰二隊協力直入甲府發倉

河野曰幕府失政如彼恬無一人爲

是事者豈以士風重廉恥人耻爲無名之擧也歟

庫布恩威轉鋒入駿府略信濃此英雄事業也信成曰吾輩擧事將奉朝命攘夷狄如子言亂賊之爲也田中怫然率其徒抵櫪木集富豪課軍資三萬金不聽乃放火燒數千戸田丸藤田大怒曰此流賊之爲耳將討之衆皆諫止幕府以其逆迹巳形命常野諸藩擧兵追討至是姦黨朝比奈市川諸氏煽動弘道館諸生曰彼借名攘夷掠奪金穀放火村落幕府命諸藩追討而藩人傍觀何以謝幕府諸生固非此輩所爲乃與至江戸見藩主請討伐且曰武田耕雲實主是事武田與藤田戸田諸人爲烈公所任至是姦黨讒構百方欲致之死藩主不忍幽之水戸山國亦

叢爵朋黨一起一扑人主束手不至亡滅則不已如水戸亦是也

禁錮是時藩主與川越侯管鎖港事務閣老結朝比奈市川二氏說藩主拒攘夷武田山國憂姦黨劇得志與同志數百人南上少壯子弟屯潮來小川諸校者亦從之藤田田丸在筑波聞是事將要武田以下令協力義擧出邀府中武田山國拒之乃放火眞鍋民家激土浦藩拒諸士南行武田山國辨疏事情自間道而過幕府關松戸千住不入武田山國以下其黨數千人屯小金原都民不知何故人心洶洶藩主亦逼物議錮市川佐藤朝比奈三奸既而幕軍與諸藩兵討筑波市川與其黨屬幕軍屯于下妻七月與筑波黨戰于高道祖大捷衆大悅群飲賀捷既夜筑

波黨掩擊幕軍不戰而潰市川與其黨遁歸途見朝比奈佐藤失意歸鄕相謀曰先則制人彼輩巳爲幕府罪人宜自我下手巳入水戸矯藩命囚武田田丸以下妻孥大張氣勢藤田田丸聞之大怒曰內奸跋扈藉幕威沮義擧不先淸內奸何以伸大義於天下乃謝諸藩浮浪率步騎五百赴水戸國內大亂會長人犯闕諸老要藩主參幕議乃遣支藩松平賴德率藩宰以下往鎭騷擾武田山國與其黨在小金原迎謁請從行衆凡千四百人市川黨以幕府巳令追討目爲亂賊伐木撤橋淸野以待賴德至市川黨樹柵嚴守請其退徒從入城賴德怒曰我代藩君來鎭國

木原曰三奸有斷有謀其藍攪者是傾覆天狗備者更愚弄藩主二一中機會。

所謂鎮家者，戸田與藤田建次郎爲鎮家魁。

內進退在我，何煩汝指揮。言未畢，黨兵發銃，砲丸雨下。賴德愕然。武田黨亦發銃拒戰，斬八人。賴德與武田以下議曰：彼抗兵梗命，不可以口舌爭。此地不便戰，且無所得食，姑退那珂湊，爲後圖也。乃收衆引退。市川黨已據那珂湊，備兵以待。諸士奮戰，奪磯濵據之。兩黨隔川對戰，數日不決。於是筑波黨與潮來小川黨協力，武田氏奮戰，拔那珂湊，以奉賴德，移爲根據之地。賴德詣神勢館，召見藩宰戸田銀次，責其無狀。銀次常病激徒暴横，專事鎭撫，與市川黨同其事而異其旨。至是欲納賴德，市川朝比奈不肯，令其黨砲擊神勢館。賴德大怒，揮士衆進戰，不克，退保那珂

川島曰，攘夷二字，爲幕吏禁忌宜爾，市川此言爲隱然一强敵之念。

湊。先是幕府以浮浪勢日猖獗，命參政田沼意尊督二本松福島宇都宮壬生下館土浦各藩兵，討浪徒。進至筑波，藤田以下已退。市川黨要說曰：耕雲爲藩宰，妄唱攘夷，蠱惑藩人，煽動朝野，不乘此機除根株，則行誤天下。意尊不知正奸軋轢致此變，以市川專承合幕旨，大悅。進次府中，分諸隊火玉造小川潮來諸校，移陣見海濵。磯濵藩人少有氣概者，不欲附姦黨，爭投那珂湊。至此，幕軍藩兵集水戸者六萬人。九月，大舉薄那珂湊。武田山岡田丸藤田諸人，兵凡二千五百餘，固守不屈，四出制敵，每戰出奇，所向披靡。幕小吏田中鉦之助立矢丸之中，揮扇呼曰：吾將爲

木原曰，幾頻勸說，非不切，唯乘出閫，却縛屬死，其罪過殺僚。

諸君請命，益致吾大炊君。營衆擒至，賴德使左右出接。田中曰：大炊君以宗藩㡧族，與浮浪輩抗幕軍，吾知其非夙志。賴德具告爲市川黨所陷。田中曰：然，臣請爲諸君雪冤。出告軍監戸田五介。往說曰：大炊君無罪，軍監以下所諒知。益出閫見諸官，爲衆請命休戰。賴德然之，與藩宰大久保鳥居以下十八人出閫。耕雲危之，不可，曰：吾上陳情事，爲諸子請命。市川說意尊曰：不戮是輩，則是軍無名。責其罪，褫官爵，縛送江戸，尋賜死。從者及鳥居大久保以下處死。戸田銀次藤田健次久木直次三人深傷那珂湊亡在且夕，玉石不擇，忠良諸士與暴徒共就殲滅，謀幕吏私招

河野曰，諸士烏合浮浪一敗之餘，猶能倔强，若使烈公率此輩當戎馬之衝，三千一心，水火唯命，天下不復說薩長。

榊原富田二人誘說，以立功表誠。二人諾，夜私會各隊議去就。衆不可，曰：是大炊君覆轍也。翌日火起，幕軍約各藩進攻。乞降者千二百人，結紅巾自表。不降者奮戰衝圍。武田藤田與其黨千餘人出走，與諸隊會于太子村。諸生隊追躡，諸士嚴兵待之，勇氣凜然，勢不可近。是爲十月二十三日。諸士已脫圍，議曰：吾輩爲姦黨所陷，遂得罪天下，而其所以至此，將奉朝旨勦絶醜虜，成先君之遺志也。有西上因一橋氏訴情朝廷耳。乃推武田爲總督，分筑波隊爲三隊，分潮來隊爲二隊，田丸井田藤田諸人統之。出下野，稱赴日光，轉出黑羽。藩人不敢抗。大田原藩遣金枝彌五

使者有辭。

森曰。余是時在髫生。見諸藩出兵。有紀事詩曰。白晝公然各荷戈揹行十里少誰何。諸公定解鈴語客。寇不追城外過。

請曰。小藩力微。豈敢當鋭鋒。唯諸君途出城下。寡君死期至也。衆感其義。取間道經兩野。出中山道。高崎藩要之下仁田。大敗。諏訪松本兩藩扼和田嶺。撤橋絶道以待。諸士固熟用兵。一再戰。藩兵敗潰。死傷無算。沿道諸藩聞風畏怖。或陰導間道。或發空砲。給車馬。賂金帛。不敢薄擊。竟入美濃。聞大垣彦根大兵扼揖斐。取路山間。出越前。時方嚴冬。積雪滿山。人馬凍死。衆負糧。伏夜臥雪中。崎嶇輾轉。達今庄。事聞。京師震動。一橋氏奏曰。使是輩横行至此。皆臣罪也。請親出討之。與弟昭武率加賀會津桑名小田原諸藩兵。陣疋田驛。命大垣彦根越前諸藩兵爲先鋒。加賀大

尊攘記事　卷之六　十二

兵扼其西北。諸士進至新保驛。山谷皆兵。乃與書加藩本營曰。臣等奉先君遺志。常恐失墜。會遭姦黨帀川朝比奈等讒構。蒙譴幕府。無由雪寃。一橋公實先君之寵子。而寡君之介弟。將一入京師。訴微忱。以請湔雪。非敢作亂。請爲臣等開道。參政永原甚一往見諸士。問志。深感其義。遣使白狀一橋氏。一橋氏却之。諸士皆曰。歷艱至此。有鏖戰快死耳。耕雲不聽曰。一橋氏我之所執臣禮。豈可抗鋒乎。遂投書加賀氏曰。臣等既誤抗幕軍。又驚擾沿道諸藩。犯法觸憲。爲罪不細。今謹歸命於轅門。既分萬死。亦復何言。唯素志在慨家國。而空蒙流賊汚名。千載有餘憾。大藩少鑑

木原曰。既感其義。益係新諸人之命。耕雲有大臣之度。無大臣之器。使東湖氏在。不至此。[illegible]不可[illegible]曲直兩[illegible]本欲[illegible]操入室[illegible]白昔流[illegible]成敗論[illegible]相掩不求知。耕雲氏首肯否。

河野曰。殺戮降已屬無理。況加以百餘名。濫亦甚。

[illegible]

微衷。一橋氏命拘之敦賀僧寺。其徒凡八百二十三人。或分錮彦根福井小濱三藩。因備諸藩請命諸士攘夷先鋒。令立功償罪。不報。翌年二月。參政田沼氏命彦根越前小濱三藩。斬武田藤田田丸山國以下三百五十二人。流百三十六人。餘以從諭。市川黨捕武田田丸山國諸人子女在水戸鄉里者。無少長皆處斬。後王家復政。正黨在京者奉勅東下。誅朝比奈市川以下。正姦黨爭三十年。至此其禍始熄。而烈公所養文武人才。死亡略盡。

世謂水戸黨爭。始於史官互持異見矣。益立原翠軒爲史官總裁。與小宮山諸子議修續日本史。藤

尊攘記事　卷之六　十三

田幽谷固執修志之議。藩主用幽谷議。罷立原小宮山。使幽谷與門人會澤豊田諸氏草十志。隱然爲黨爭之勢。烈公未立。會澤爲侍讀。專任啓沃之責。烈公改革藩政。幽谷子東湖專參機密。閥閲世臣多喪勢力。結城寅壽年少有才。與東湖同用事。窃通謀諸不逞者。構烈公幕府。幕府固忌烈公英邁。目爲驕恣。逼傳封幼子。幽烈邸。東湖會澤以下累坐禁錮。諸忠良贊烈公者。一網打盡。寅壽悉擧黨已者列樞要。於是兩黨屹立。怨隙益深。及烈公起參海防。東湖諸人登用貴顯。而寅壽戮死。其黨貶黜。烈公之再譴。寅壽餘黨稍稍得志。及筑波事

藤野曰。水戸黨爭錯雜紛糾。煩難逆不易判。判出篇。大略得之。余若水戸黨爭始末。驕之曰。正黨贊烈公。其姦黨激[illegible]徒慨其姑息[illegible]憂其粗暴[illegible]戸如隨長[illegible]則公然[illegible]府也必矣[illegible]水支之分[illegible]發爲蕭墻之鬬而止。是亦光圀竜名義之初也。

亀野曰揭出烈公心事炳然如火抑當時藤田戸田二子已死輔佐無其人遂至此也歟

與市川朝比奈乘間説藩主以是輩借攘夷亂天下中立持重者贊成之集武田以下諸誓尊攘者於那珂湊大兵勦絶樹功幕府勢日恣横藩人目爲姦黨政事益姦黨奉藩主附幕府正黨戴烈公奉朝旨兩者不容互募黨衆而正黨過激者刺彥老狙安藤氏襲英館目爲激家中立持重者憂此輩粗暴專事鎭撫目爲鎭家及筑波事起鎭家逼時勢不能自保起勠力姦黨非其志也而以其多學館諸生曰諸生黨一起一仆互相噬呑父子仇視骨肉相屠其狀殆類借名國事而逞恩讎者矣而源其所以至此坐幕吏恐烈公一旦得時已輩不得保富貴弄威權私乘群下黨爭設私智小計離間烈公父子之間水戸君臣不之知而已抑使烈公奉勅書贊朝議排幕政仿薩長所爲則和戰唯其所爲天下固無爭雄也而深顧本枝之義隱忍不發遂使一藩擾亂罹此慘毒益其心曰如此庶幾處嫌疑之間而不失忠貞之節愈見其用心之苦矣而分黨殘殺殆無孑遺此亦劫運之不可逭者也歟

余猶及天保之末年蓋烈公爲政其藩正田政移江戸邸士人興弘道館尤爲大業稱曰三大改革弘道館專講文學祠鹿島社配享夫子公深意之

川島曰水戸爲文學之唱義公之時已然

安達曰烈公改革藩政僅就緒即叢謗甚此法不行而猶能作振藩鼓舞天下其利渉矣

所在公自撰館記示爲學之大要豐碑深刻其所謂發揮神聖之大旨講究文武之大道皆所以奮起一藩以及天下列藩論文學之盛推爲第一而以其學專主國體一時稱曰天保學迮閲原仲寧尚不愧齋集有書弘道館記後文足以見其梗槩錄于此曰方今天下太平內外無虞業已數百年人人狃治出而嬉入而媮爲上者逸其心思爲下者惰其四體尚文者徒流浮華之趣赴之節習武者不學無術闇于君子之大道心神無所守於中而名利誘于其外奔競之風盛而輕薄之俗成家異論人人殊見臆度妄行將何所不爲即責之以勵節義望之以經綸家國吁亦已難矣我公夙有見于斯慨然改革藩政首興學校統治教一文武將振起頽俗興隆斯道使人人翕然咸知所嚮內有所操守而不爲外物誘非剛明果決以弘道爲已任安能如此哉臣觀記文開發神聖之微旨表章萬古之大道揭正義於昭日立民極於無窮所以使夫人瞭然知由斯道以達其才成其器可謂深切著明矣所謂奉神州之大道資漢土之聖經忠孝無二文武不岐學問事業二其途而一其功敬神崇道二其事而一其致建學大旨實不外此數語而後任斯責者所宜仰以取則立準也今

內藤曰幽谷灊生君平碑文高山仲繩祭文推重無所不至回天二字或諸先輩之遺意

也列藩競崇文學學校之設無藩無之文物之偉
人材之盛孰不可觀而及其經年月萎苒不振有
其名而無其實顧在後嗣君與一二任其責者經
紀振作不墜其緒而已嗚呼烈公不世出之人傑
而以是蒙罪抑亦天下之不幸東湖幽囚別邸作
歌題曰回天詩史彼固以挽回天運自期也

毛利氏戮三宰謝罪

福原增田國司三宰敗還慶親大怖不敢見遣人誚
讓曰孤命汝輯攝士衆汝妄以干戈驚宸極負孤父
子以朝敵之名且既開戰盍退保天王山以收敗卒

木原曰已授黑印干戈驚宸極五字或不服唯至不撫死傷不卹殘兵真無辭

一敗之餘不撫死傷不卹殘兵棄器械先遁墜我家
武名爲罪大矣因藝藩上書曰三臣違臣所令擅作
語言瀆朝聽卒動干戈驚擾輦下此皆臣父子教戒
無素之所致臣悚懼不知所措乃命樊族吉川氏拘
三宰謹待嚴誅朝廷却之詔奪慶親父子官爵命幕
府出師征討幕府褫松平稱號及諱字慶親改稱曰
敬親池田茂政上書曰毛利氏之罪在不赦唯邊疆
搆兵外夷窺釁當是時內動干戈糜財損人非計莫
大焉願下列藩熟議處分池田慶德亦曰假令毛利
氏有罪其地則皇土其人則王民願移征長之兵以
禦外夷外夷退去然後議其罪列藩多論伐長之不

藝因備三藩以地勢亦不得不助長州

河野曰隆盛掉三寸舌定天下之大

可八月幕府命尾張大納言爲總督越前氏副之命
各道二十一藩出兵慶勝陳不勝任辭謝再三家茂
手書懇諭曰諸藩兵氣奮興苟不乘此機鼓舞策勳
則銳氣挫折不可復爲武臣爲朝廷討叛逆不可少
猶豫卿雖病力先諸軍以速成大功勿失兵機十月
尾越二矦上京部署各藩海陸所向十二日二矦入
朝陛辭十五日抵大坂會征長諸藩議進擊方略期
十一月一日各軍抵敵境期十八日各口進擊十一
月監察戶川氏抵廣島移檄長藩告奉勅問罪先是
西鄉隆盛受隅州旨見總督說蕩平之策總督遣隆
盛說吉川氏吉川氏固與本藩異論三宰之敗還因

雖殆類戰國策士所爲

藝藩訴敬親無異心抵山口請敬親鋤三宰間隆盛
言大悅語曰敬親暗愚定廣粗暴不能甄別正邪故
過激書生卒得勢力經幹意欲戮首名某某等以謝
朝廷唯敬親父子無一定見輒爲暴說所惑故經幹
不可一日去其側請待總督臨境藉朝廷聲威除此
輩以表伏罪之實至是敬親用吉川氏言戮三宰函
其首命宰臣志道安房謝罪軍門曰三臣實擾闕下
賤臣父子不與知其故今也大軍征討闔藩恐懼賤
臣父子不敢自寧屏居寺院謹戮三臣函首級以表
臣父子無他又曰佐久間宍戶竹內中村久坂寺島
來島實贊三臣暴舉久坂寺島來島戰死佐久間以

處置得所

曖昧了局尾張氏之宿謀彼起任總督出于不得已無所怨于長州也

下四氏悉捕處斬罪魁已伏刑請寬其餘總督以其有辭停各軍進擊十六日撿三宰首吉川氏詣軍營陳敬親父子伏罪狀請哀乃命毀山口城出五卿鎭激徒是時錦小路氏已死澤氏敗于生野不知所往經幹受命而退尋敬親父子呈伏罪書十二月總督會從征各藩論處分小倉肥後久留米三藩曰敬親父子果悔過待罪宜面縛獻城地今托罪三臣以遁其責豈朝廷討逆之意乎願速進軍或曰削防州或曰削十萬石而總督不欲用兵使廣島福山諸藩說監察永井戶川專主寬恕使其宰及戶川監察入疆內撿山口毀城見敬親父子闔藩謹愼無他異狀乃

川島曰已有諒伏罪三字將軍再擧眞屬無名

稟之朝幕慶應元年正月召毛利筑前命曰諒藩主父子伏罪諸宰臣宜與吉川氏及三支藩協力以靖定封內解散諸藩兵西上或請駐兵以俟幕府處分總督已納薩筑藝諸藩說不省會幕府有命曰護送敬親父子及五卿於江戶命吉川氏及支藩鎭臣屬屯駐諸藩兵以俟後命總督書答曰臣總因衆議處分敬親父子及五卿以稟臣已受閫外之寄量事宜斷行幸諒是意抵大坂稱病使宰臣奏長防平定之狀勅上京親奏會津氏非慶勝待毛利氏之過寬曰如此則蔑幕府也請曰臣自赴江戶從將軍入朝議此事會幕府命松平阿部二老從銃隊上京乃勅阿

河野曰將軍再討固爲失擧唯尾張氏曖昧了局亦不爲得

部氏東下趣將軍入朝幕吏亦不悅慶勝寬待毛利氏又聞其激徒再起及私交通外人狀爭勸將軍曰大旆西指於區區防長二州何有於是再討論起

世論是事者或曰毛利氏犯闕逆迹判然設使將軍乘此機令沿道各藩大擧直發以問其不臣之罪則堂堂之旗正正之陣其逼敬親父子讓封削土誅反側觀威武唯其所欲爲而不出于此强起尾張氏任閫外之職彼不特無怨于毛利氏嘗爭繼嗣與條約得罪于幕府者宜其納島津氏說模稜了局以釀滔天之禍促幕府之亡也嗚呼此亦可言而不可行者矣蓋天地間不可得而泯滅者

水原曰說良心不可泯滅者立說多

少間言語一刀兩斷爽考當時情勢實不外此

良心也顧毛利氏犯闕雖涉不韙源其所以至此其至誠深衷固有可以質鬼神誓日月者而存焉夫朝令之不行于天下八百年于此而毛利氏不忍觀聖上憂鬱先三百藩上京奉聖旨贊朝旨列藩聞風爭先朝覲未朞月能使幕府率大小侯伯擧二百年之墜典俯伏于殿陛之下其功於朝廷遠出島津氏之上而島津氏妬其功烈乘親征中止約越前宇和島二三藩入朝排毛利氏爲誤國爲暴徒爲亂人禁敬親父子入京至甚駡其臣庶爲愚弄其主無非一所以激彼怨速彼暴語不言乎君辱臣死三宰移書列藩分疏情事皆出于臣

薩知長可與有爲故以是爲納交之道地耳。

子迫切之誠者其決死犯闕其心固以爲一死以盡爲臣之分也故尾張氏西討因備藝筑諸大藩皆阻其進兵此皆良心之不可泯滅者至夫島津氏嚮陪毛利氏者至此隆盛奔走說尾越以寬大說吉川氏以除三宰謝罪蓋嚮陪毛利氏出于一時之權道非自本心故至此不忍傍觀挺身當紛紜之衝百方畫策以拯其危急也嗚呼天厭德川氏也久矣事至此雖有善謀良圖固無可施也。

尊攘紀事卷六終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三輯

維史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14664080
SS号=14664080